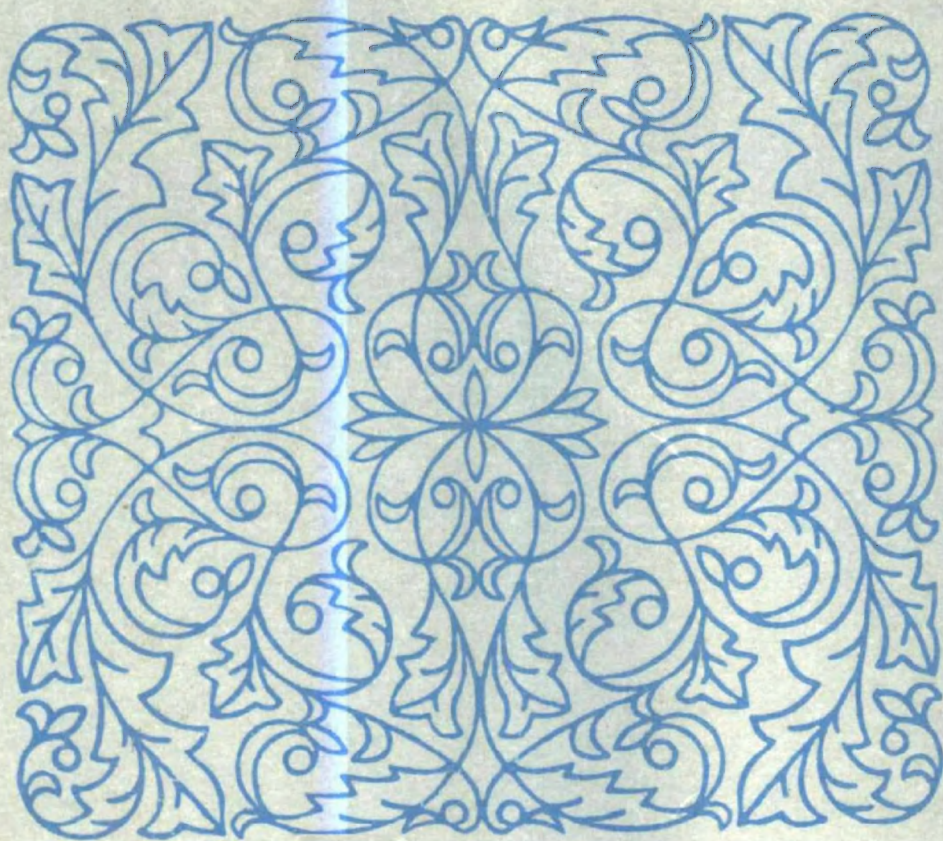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三編

29 .



本書據神州國光社1933年版影印



(一) 字簽其及影面之袖領日抗戰滬



(二) 字簽其及影面之袖領目抗戰滬



(三) 字簽其及影面之袖領日抗戰滬



(四) 字簽其及影面之袖領日抗戰滬



戰女之戎從筆投



我軍之高射礮



礮重塞要淞吳之毀被已現
車克坦之軍敵



槍關機射高之軍我 上
 擊射之機敵對兵步軍我 下



胞同之歸可家無我時殺焚敵被

胞同之壕掘軍我爲動自



北閘之時戰 上
公國中之毀炸被 下



廠總館書印務商之毀炸敵被 上下
路山寶之後戰



為國傷殘之我軍戰士(一)



爲國傷殘之我軍戰士(二)



受辱之女同胞爲敵斷手



胞同之殺慘敵被

川之方後我亂擾隊衣便其爲以，去剝敵爲多衣其



序

——淞滬抗日戰爭的教訓與中華民族的前途——

悲壯的上海反日戰，過去快要一年了。這悲壯的鉅大的犧牲，所剩下給我們的是些什麼？

(一) 這悲壯的犧牲證明了中國的士兵的血，是可以為反抗野蠻的侵略而流的！在滬戰期中，我曾經幾次祕密上前線檢閱，為了眼前士兵的勇敢而興奮得發狂。他們的每一滴血都為反抗侵略的熱情而沸騰！他們在現代的利器之下，忘記自己的生命是可死的，這不僅是證明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士兵的勇敢，却是證明中國士兵在反侵略的戰爭中是勇敢的。

(二)這悲壯的犧牲證明了中國的民衆在反侵略戰爭中是能萬衆一心發生很大的力量的。在戰爭期中農工商青年的義勇軍風起雲湧，雖然沒有受過軍事上的訓練，但其不怕死的精神是可佩服的。上海孤軍抗戰之能維持到三十天，固然是爲了士兵的勇敢，而尤其重要的原因却是民衆的實力上與經濟上的援助。由這個事實的證明，中國要作反帝國主義戰爭，必須士兵與民衆互相結合。

(三)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心理上的虛怯已經達到了極點。日本在四點鐘以內可以掃平上海的話，幾乎是沒有人會懷疑的真理。所以在戰前許多反戰的人，都根據精確的統計——中國的財政可以供給幾天作戰，中國的子彈可以供給幾天的射擊等等理由來將主戰者嘲笑。然而事實並不如此。這種事實打破了百年來人民虛怯的心理，自然是很可寶貴的犧牲的代價。

從以上幾點看來，中國決不是已經到了不可救的絕境。如果說得更明顯一點，被壓迫者決不會死於壓迫，而祇會死於不抵抗。不過我所謂抵抗，不僅僅指打仗而言，決非衝

動式的抵抗，而是以持久的反帝國主義侵略的精神，全國生產各部門，政治經濟各組織，有計劃有組織的抵抗。這樣的抵抗，沒有不得到勝利的。

二

根據以上的教訓，我們知道中國民族是有光明的前途的。我們怎樣使中國走上這前途？

第一、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社會。在我們的面前擺着三個可能的前途：一是殖民地化的前途，換句話說，就是亡國的前途；二是資本主義的前途；三是直接走上社會主義的前途。無論我們能從半殖民地化中把中國的民族資本解放出來，或直接走上社會主義的路，解除帝國主義的束縛，是唯一的前提。所以我們要為反帝國主義而鬥爭。

第二、中國的革命從辛亥革命到現在，都是三民主義在領導着。三民主義不是以它的靜的內容在領導革命，它是逐漸前進去適應革命的需要，換一句話說，就是三民主義

是在動的發展中領導革命。沈玄廬曾經有一個妙喻：『革命好像坐火車，最初上車的人不一定都可同車到盡頭，他們中途也有陸續下車的，也有中途陸續上車的。』火車不能爲了中途下車的人們而停止，亦猶之革命不能爲着中途落伍的人們而中斷。乘着三民主義的火車從辛亥革命到現在的，已經是很少的了，然而我們仍然要負起駕駛這火車向前邁進的使命。不應當因爲中途有人落伍而懷疑三民主義，亦不應當因爲中途有人落伍而放棄三民主義的前進性。如果三民主義沒有前進性，則辛亥革命的時候早已窒息而死了。三民主義在現階段的動的意義，是反帝國主義並掃蕩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漢奸勢力，如買辦階級及地主等。

第三、中國在政治上要爲民族利益而謀統一。不統一則民族的力量薄弱，永遠衝不出帝國主義的天羅地網。但不在民族的利益上謀統一，是緣木求魚。不但必然求不到，即或求到也不是我們所需要的。爲了全民族的利益我想無論什麼主張上的成見或歷史上的恩怨，都成了極脆薄的障礙。

第四、在經濟上要有統制的組織。在落後的國家要以放任經濟來追趕其他國家是絕對不可能的。要以國家的統制有計劃的來發展社會化的生產。即就消極方面說，統制經濟也是非常必要的。日本以中國的抵貨爲一種戰爭行爲，雖然這是他們的強辭奪理，同時也可見抵貨的確是殖民地性的國家反抗帝國主義侵略之一有力的武器。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由國家的統制來運用這有力的武器。

第五、反帝國主義運動要得到勝利，就需要民衆起來。這個勝利不是由英雄可以爭得來的，而是要全部民衆動員才能擔負這偉大的使命。所以要組織民衆，武裝民衆。這樣一方面可以使軍閥戰爭不能延續，並且保障大衆的反帝政權。

總之，日本帝國主義的最凶殘的相貌暴露以後，我們應當覺醒：以反帝國主義鬥爭爲我們目前惟一的任務，組織並武裝反帝民衆作爲鬥爭的主體，以統一的政權，統制的經濟爲我們鬥爭的準備與手段。

現在由國家的前途，想到我們今後應當怎樣努力。

我從菲律賓經過，慚感交并地受到僑胞的熱烈歡迎。因此想到我們的第十九路軍是怎樣地博得高度的榮譽與期望。『盛名之下，其實難符。』何況在這艱苦的國運中博得偶然遇着的虛名，是如何的悲痛的事。我們應當十分地勉勵使我們的軍隊能永遠追隨全國革命反帝民衆與友軍之後作反帝的抗爭。所以應當從此加緊政治的訓練，使每一個士兵都不會有一點虛驕之氣，使每一個士兵都知道每一滴血都要爲反帝而流，尤其爲反抗我們正面的敵人日本而流。

第二、我們的第十九路軍要在負責綏靖的區域，與人民合作，使每一個人都安居樂業，使每一個地方的農民都解除豪紳地主的束縛，而踏入耕者有其田的第一步。掃除日本帝國主義在福建的漢奸勢力。不要好高務遠，不要空曠口號，要一步步腳踏實地往前走。

淞戰後的中國的命運，依然是一步步地往下沉，一步步地往下沉！三十天的上海抗日戰爭給與了我們一些什麼？

如果爲了淞戰的教訓，中國堅決的向着反帝的路上走，則淞戰將是中國復興的號音。

如果中國仍然走着回頭路，仍然回到爭權奪利的個人戰爭，則淞戰將是中國滅亡的喪鐘。

東三省依然變了顏色，而別一面，義勇軍依然繼續不斷地反抗。復興之號音乎？滅亡之喪鐘乎？是在我們自爲之矣！

華強素兄與朱伯康君撰十九路軍抗日血戰史，爲此悲壯之戰爭留真實之史蹟，亦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之意。書成索序，旅中匆書數語，願與國人共勉之！

序

淞滬血戰瞬已一年。孤軍抗強敵持兩月之久，雖以無援撤退，然全國民氣爲此一振，回首淞滬，咸奮萬千。

甲午以還，日帝國主義者之謀我，無日或解。田中之輩，不諱言以吞併我國爲征服世界之第一步。九一八奪我東北之不足，復于一二八犯淞滬，蓋欲擴張其勢力于上海，使全國均俯首帖耳以受其宰割也。然淞滬小試，已足見彼夜郎自大者，技亦止此。特我國自甲午敗衄以來，已不敢作對外之戰爭，帝國主義者予取予求，我則俯首退讓，帝國主義者長驅直入，我則望風而逃。國人皆勇于私鬥，而怯于公戰，此帝國主義者日益張牙舞爪而國民之悲憤不可仰也。我軍本守土之責，振臂一呼，全國響應，雖未能殲此仇讎，然亦足以警國人之迷夢。而日帝國主義所希冀之大上海計劃，亦未得如願以償矣。日帝國主義者向

中國作強盜之戰爭，吾人必須對之作抵抗之戰爭，始有唯一之生路，此民族之戰爭，乃神聖之戰爭，亦天職之戰爭，唯有在神聖之戰爭中，求民族之生存，此我國民所當深省奮勵者一也。

淞滬之役，我軍設備陋簡，器械窳舊，與第五軍合計亦不過四萬餘人，防線蜿蜒數百里，以禦彼器械精良，源源傾國之師，自無勝利之可言。然我將士痛彼慘無人道之日寇深矣，上下一心，前仆後繼，精誠所至，感泣鬼神。倘全國團結，一致禦侮，不僅奇恥可雪而中國亦不患無新生之機，唯抵抗始能圖存，唯無抵抗即足亡國，此全國民所當深省奮勵者也。

淞滬之役，我軍得民衆莫大之幫助，近者箪食壺漿，遠者輸財捐助，慰勞獎飾，永不敢忘。此同仇敵愾之心，使吾人感奮欲涕，捍衛國家，固吾人之天職，而民衆與軍隊合作，尤爲抗敵之必需條件。此吾人願與國人共勉者三也。

當茲淞滬戰爭週年紀念之日，正東北義勇軍苦戰冰天雪地之秋，不忍大好河山，沈

淪夷狄；於是揭竿挺險，抗彼兇頑。吾人札念淞滬之戰，應不忘已變色之疆土，與血戰之同胞。此國人在此痛定思痛之餘，應在精神實際援助爲祖國奮鬥之東北義勇軍者四也。

國命岌危，已有山河破碎之痛，世界風雲日急，甯有苟且偷生之時？國命不絕如縷者，徒以帝國主義互相衝突，始得以倖存而已。近遠東之均勢已破，日本乘歐美之經濟恐慌，利用歐美以及美俄與歐俄之衝突，恃法英之後援，突襲我東北，其野心正方興未艾。夫生存競爭爲人類之天性，亦未有不奮鬥而能圖存者。象物之巨者也，童子可折枝左之右之，進之退之；蜂蠶物之細者也，壯夫不敢無備而侮之，自存之道，唯視其能奮鬥與否而已。淞滬之役，吾人雖明知孤軍難以持久，然爲民族爭生存，故不計成敗利鈍。紀念此神聖之戰爭，即在繼續此奮鬥之精神，此吾人願與國人共勉者五也。

華強素兄及朱伯康君，皆我軍同人，欲爲此次戰爭留真實史蹟，特多方採錄，成茲巨編。於當日戰鬥之經過，軍事之布置，已傳真相十之七八；若以現代戰術評量，或不免幼稚之議，然讀者念及將士之血肉犧牲，戰地之慘破慘裂，其將共奮臥薪嘗膽之志乎？是則陣

4

亡將士之血，將凝爲民族復興之靈，「同茲編之作亦爲不虛矣。」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陸光

序

——寫在十九路軍淞滬抗日戰史的前面——

自從淞滬抗日戰爭發生，一直到現在，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幾個月，但是，關於這一類的紀述，還是絡繹不絕的刊行，大概已有八九種之多。上海申時電訊社，在編完了淞滬抗日血戰史以後，我曾被邀，寫了些個人對於這一役的感想，算做序文。現在，華強素兄和朱伯康君，又專門和十九路軍，編了一本淞滬抗日戰史，交神州國光社付印去了。強素兄對於軍事，早有專門的研究，朱君是富有新思想的人，那末這本戰史的刊行，要比較有價值，比較可信，這是無庸疑議的。我素來不會說話，尤其不善於寫文章，所以，在這裏，沒有多大的意思，可以貢獻給讀者。不過，我們應該明白：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謀我，已非一朝一夕，由「九一八」的佔領瀋陽，到「一二八」

的襲攻關北，不過是積極侵略的徵露其端倪，我們爲求民族生存，國土完整而抗戰，無論訴諸情感或理智，固屬天經地義，誰都不能反對，不過，抗日的陣線，却不能只憑一時感情的衝動來維持；事過境遷，置之不問的心理，固然不對，只有行動，沒有計劃的事態，也要不得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由淞滬抗戰的結果，回溯到瀋陽事變，可以證明，對日帝國主義者只是抱着害怕的心理，或容忍的態度。實在不行的，除非能夠反抗。只有反抗，才能阻止日帝國主義者得寸進尺，貪而無厭的侵略暴行！

第三，由淞滬抗戰所得的教訓，是惟有抱着反帝的決心，才能真有保障民族生存，國土完整的希望；也惟有對外有決心反帝的表現，才真能獲得大多數民衆的同情。

第四，從瀋陽事變到淞滬戰爭，我們可以看出日帝國主義者侵略暴行的表演，實是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合奏粗劣的交響曲。因此，我們應該澈底認識軍國主義和資本制度的弊害，從艱苦奮鬥中，打出一條自由平等的光明大道來，以建設國家，以和世界人

類相見。

據最近的觀察，東北三省義勇軍的活躍，足使日帝國主義者，和淞滬戰爭一樣的受着打擊。然而，武藤信義已赴滿洲統監之任。這明明是日帝國主義在更積極的表現其侵略中國的暴行；而且，日帝國內部的法西斯蒂運動，日益擴張，大有壓倒其他一切勢力的氣概；在這兩種事態形成的結果，頓使國際形勢，更趨嚴重；日美日俄間空氣的惡劣，已成不可掩蔽的事實。我們處在這種形勢之下，正好切實準備反抗的力量，找一條正當的出路。至於要躲閃，恐怕天下決沒有這樣便宜的事。從瀋陽到上海，這明明都是人家要來找我們的，我們是爲求民族生存而抗爭。這一點，希望讀者不要模糊！

蔡廷鍇。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於漳州

序

——勿辜負上海及東北死難將士民衆之血——

一二八悲壯慘烈之一幕，忽又經年矣。午夜心魂，痛定思痛。一年容易，萬劫未回。我不得不爲戰地殉國民衆與諸同胞致沈痛靜默之哀悼！

淞滬之事往矣！然閘北真茹大場蘊藻浜吳淞之壕塹未盡平，荒郊野外之累累戰骨未盡收，頹垣敗壁之慘象未盡泯，日寇鐵蹄下之殘跡，無一非我同胞之創痕，事過情遷，餓而奮興，伐而熟睡，時間空間之催眠與疲弱，殉國英靈，當爲慟哭！

當戰事之酣也，民衆之熱情與將士之慷慨，直有『可使制梃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之概，物質貧乏，而精神奮發，今日併此有死無二之精神，而日就死亡萎滅，當此日此時，願國人恢復此壯烈之精神，進而爲國防上物質上之準備，以還我東北大好之河山！

血仇事變已一年矣！在此一年中，中國民衆所獲得者，係無數生命財產的損失，與一

紙空文之李頓的報告書。回想戰時情景，願與全國同胞一來體認此慘痛戰爭中血的教訓。

十九路軍及友軍之抗戰，雖以糧盡援絕而退，然吾人試思：如無此次之抗戰，上海又將是何等景象？數萬人血肉，保存一隅殘破之土地，固係痛心之事；然繼此血跡而起之全國民衆反日潮流，係中國民族復興之朕兆血。不會白流的，也只有血中尋求中國民族的自由和獨立！

十九路軍等之抗戰，原無必勝之算，而這戰爭唯一意義，即在表示中國民族不屈不撓之精神，抵抗的精神！無抵抗主義之誤，盡天下蒼生，我們已經看見了，與其束手待斃，何如一戰求存？如果全國能作持久的抗戰，中國民族何至無復興之機？

日本是我國全民衆的第一個敵人，在中國之肆虐深矣！慘矣！甲午以來，殺人越貨，言之痛心！歐戰之中，中國本有自強之暇，而此時援助中國北洋軍閥，摧殘中國革命者，即是日本。自九一八而一二八一直到最近之殘殺東北義勇軍，皆表示其非將我民族淪為朝

鮮不止。歐洲帝國主義者且利用其監視鎮壓東亞革命運動，默認其凌遲我國。日本，不僅是中國民族生死存亡之敵人，而亦是東方黑暗勢力之柱石。我們要反抗一切帝國主義，尤其要反抗這窮兇極惡的日本！

滬戰起于東北之淪亡，而今日本正以全力撲我東北之將士與我義勇軍矣！蘇炳文將軍飄流俄境，馬占山將軍在冰天雪地，僅留一息以搏鬥。東北戰爭已歷十五六月矣。東北之抗日戰爭，較之淞滬戰爭猶艱苦十倍，故吾人紀念「一二八」，猶當以實心實力，援助東北苦戰的同胞！

總而言之，唯有全國民衆一致武裝抗日，武力收復東北，中國民族才有一線之出路！
上海是悲壯抗日戰爭爆發之地，在戰爭中上海民衆表現了誠懇的援助。死難同胞之血猶熱，在含淚追悼之日，我們應該勉勵如何不辜負上海陣亡將士之血及東北死難同胞之血！而也只有全國一致，擴大抗日宣傳和運動，從經濟抵制，到準備全國民的武裝抗戰，才可以慰死者之英靈，亦即求國民生路之唯一手段也。

而今而後，國際情勢將日益尖銳化，而太平洋之次殖民地中國，益將爲俎上之肉。『一二八』之慘劇，將見層出不窮。吾人將繼一二八之血跡，武力抗戰以求存耶？抑繼續無抵抗坐以待斃耶？

華強素兄朱伯康君書十九路軍血戰史竟，血淚之跡，血淚之文，當國人之鼓暮晨鐘，願誌數語，願與同胞共勉之。

序

(一) 對日戰爭與中國革命的發展

一 主戰與非戰

到今日，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東三省新國的承認，正向世界宣傳；日本軍隊對關內的移駐，對東省義勇軍的鎮壓，對熱河的侵逼，着着進行；但國內的人還在那兒作抵抗政策與不抵抗政策的爭執，抵抗是呢？不抵抗是呢？社會方面還沒有定評。在政治上執權的黨派雖漸由不抵抗政策改變為長期抵抗，而有些人心裏未免不感謝不抵抗政策可以暫且維持中國的商埠和沿海市場的秩序。無產階級的黨派對不抵抗與抵抗政策一概否定：不戰既不是戰，也是不對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不獨十九路軍自一月二十八日起整月

的抗日血戰得不到確定的評價，抑且，中國以後對日還是戰呢？還是不戰，也沒有確定的主張爲國民普遍所承認。

在野的黨派可以這樣說：『政府派不主戰，我們反之是主戰的。』在野的黨派也可以這樣說：『政府派作戰是不利於我們的，我們主戰，但必須由我們領導作戰。』在野的黨派又可以這樣說：『政府主戰則我們反對戰爭；政府不戰則我們主戰。』由一個黨的立場上，本不是不可以這樣說，但是一個黨如果單是這樣的去定政策，確是犯了機械論的毛病。——當然，最後的一種說法是不足批評的。

對於日本軍隊攻取東三省及占領閩北的行動，中國政府及民衆最單純的反應，自然是抵抗戰。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單純的反應也許是對的，也許是不對的。我們對於十九路軍的抗日戰以及對於今後的政策確定，並不是以這種單純的反應做標準。政府派可以主戰，也可以不主戰；在野黨可以主戰，也可以不主戰；各依他們的地位而決定。不過自九一八以來，中國各黨派有一特點，這就是不問在朝在野，都沒有鮮明非戰的旗幟的。

尤其是十九路軍抗戰以後，過去標明不抵抗的派系也把主張曖昧起來了。各黨派雖沒有鮮明非戰的旗幟，但是對於主戰的論調加以駁斥的和對於作戰的行動加以破壞及掣肘的，却是不少。我個人及社會與教育週刊主要執筆者不是一個派，但自九一八以來，先主對日絕交，後主作戰，是一致的。在野黨派如共產黨從始便加以攻擊，說我們國家觀念太深，說我們是「高調的主戰論者。」我們懷疑，到底他們主戰還是非戰呢？我們如果單純主戰，我們固然是機械論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如果單純的非戰，則他們也陷於機械論的錯誤。我們沒有看見他們的基本理論文件，我們不能斷定他們怎樣的推理；但是我們看出他們口號是不明確的。

3

社會主義政黨口號的曖昧，——不鮮明非戰却又駁斥主戰論——是一個錯誤。我推想他們主張所以曖昧，是機械的認定中日戰爭是與一九一四年英德戰爭同樣的資產階級戰爭，所以他們裏面的主張是「非戰。」但是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以半殖民國家而對帝國主義作戰，又是不好明白反對的。所以他們只談反帝而駁斥主戰論。又或他

們這樣想，目前如果主戰，便是幫助統治階級，因為目前中國如果對日作戰，當然是由政府領導的。他們並不是反對半殖民地民衆對帝國主義作戰，他們是反對半殖民地統治階級依於戰爭而鞏固政權。

但是這都含有錯誤。十九路軍不受政府的命令而自動抗日作戰，並因為援軍不繼而失敗，這個事實就是他們錯誤的證明。

二 外戰與內戰

九一八以後，政府是反對抵抗日本的。依政府的主張，不獨不對日作戰，並且不對日絕交，這是什麼道理？

我們先要指出：戰不勝是一件事，戰不戰又是一件事。以現前而言，如今東三省的民衆抗日救國軍，他們對於日本軍隊何嘗是因為可以戰勝才作戰？在歷史上，一九〇〇年以前，中國的政府於戰敗之後仍舉外戰。鴉片之戰以後，接着有英法聯軍，諒山之役以及甲午庚子各役。一九〇〇年以後，中國政府從不就外戰着想。二十年來，國內戰爭有如九

門口之役及歸德之役那樣的強烈戰爭，軍備之強遠過於清代，却從不肯對外國作戰。政府的對外政策由「雖敗仍戰」轉變成相反的「能戰也不戰」，這是社會的轉變所造成的。

一九〇〇年乃是世界資本主義由工業資本主義轉變成金融資本主義的時期。在工業資本主義時期，列強對中國市場輸入商品。中國市場為廉價商品所侵占，土貨商人及手工業者大吃其虧。國際貿易的鼎盛及農村副業的凋零，促使農民瀕於破產。因之，中國的商人地主反對外國工業資本主義，雖屢經戰敗，仍斷然使政府出於一戰。到了金融資本主義時期，列強對中國除輸入商品以外，更輸入資本。此以貨幣為形式的資本進口以後，增加中國商人資本的勢力，以貨幣為形式的中國商人資本遂逐漸與外國金融資本相溶合，而為其奴隸。外國金融資本既構成中國經濟的核心，於是中國的商業資本階級不能反對帝國主義。

資本主義的高度發達，有兩個徵象：第一是財產的債權化；第二是債權的證券化。資

產階級爲求商品流通迅速計，財產的移轉不必都以現實的交付爲手段。財產僅管不動，只須代表財產的證券流通，即指示財產已經由甲移轉給乙去了。這種徵象已在中國出現。大都市銀行交易所的業務就是以證券的流通爲一大部門。

金融資本在中國主要是向商業交易及高利貸借方面投入。金融資本的發達並不由生產發達而來。反之，因有金融資本爲後援而加倍擴張勢力的商業高利貸資本，有破壞農業手工業生產的效用。生產既不發達而反破壞，則資本愈向交換過程方面流通。於是國際匯兌，標金買賣，物品交易，地皮買賣，以及其他有價證券的交易，在大都市均成爲大量投資的項目。

脫離生產過程的貨幣資本依於上述各項投機行爲而流通於市場以取利息。利息最大的是公債。公債買賣便成了大都市交易所的一大業務。貨幣資本依於公債而投入政府，政府以此購買社會上貧窮人口。但是，貧窮人口與資本不是在生產過程裏結合，而是一種單純的分配過程，這就是軍隊的編練。

這大量軍隊從來不與外國作戰，因為金融商業資本家及地主都是勇於內戰而怯於外戰的。生產的破壞，使貧窮人口加多。因之，軍隊的補充極易。生產破壞又使地租的收入減少。他們只有從事於政治生涯以取國稅。生產破壞更使商業資本逐漸集中於大都市，更使投機行為興盛。於是，以軍隊爭取國稅的運動不斷發展。金融商業資本家及地主勇於內戰的原因如此。

他們却怯於外戰。他們依賴外國金融資本為通融資本的後援。他們如何可以和他們的主人作戰？

他們怯於外戰。中國與列強之中任何一國開戰，必定以中國的疆域做戰場。尤其是海岸大都市，有條約的束縛，任何強國的軍隊都可以登岸或進口。中國如有外戰，沿海大都市是難免於做戰場的。大都市一做戰場，則交易停頓。證券化的債權當然有停止信用的危險。金融資本家的業務以及政府的財政來源，都陷入危險的狀態。這種外戰如何打得？所以自一九〇〇年以來，中國的統治階級從來雖勇於內戰，却不打外戰。

三 不徹底的抗日

民族資本——如民族工業及非買辦性的商業和海外華僑的工商業，是與帝國主義資本不相容的。他們對十九路軍及東北抗日義勇軍的經濟援助，便是他們反對帝國主義的最具體的表現。但是從兩點上去觀察，他們沒有發動外戰的勇氣及發展外戰的決心。

第一，中國的工業製造品雖有相當的數量輸出海外，却没有與外國大托拉斯競爭的能力。中國國內農村衰敗，沒有豐富的購買力，這種情形雖逼迫民族工業使其不得不向海外找市場；但是外國資本的逼迫較此更甚。試看海外華僑經常把他們的利潤利息匯回本國，向本國求投資的處所；便可知海外的競爭，中國資本所處地位的不利，使中國資本家期望本國市場的安定，便利投資。再則中國民族工商業，手工業及土貨商已受新式工商的打擊而歸於沒落，新工商業則與金融資本結不解的關係。外戰一起，經濟組織全體動搖，民族工商業必為嚴重的恐慌所襲擊。前面說過，中國與任何帝國主義者作戰，

必以中國國境尤其是沿海都市爲戰場。恰好沿海都市就是民族工商業的匯萃地，民族資本對於外戰的發動及延長當然抱恐怖的感情了。

第二，最近一九二五年開始的革命尙遺留恐怖於大工商業者之間，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以半殖民地而與帝國主義國家作戰，則民族資本家所支持的民族主義與勞動大衆所支持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必相共發展。爲使反帝國主義的戰線有力，民族資本階級必須與勞動大衆提攜，但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引起資本家的恐怖。所以民族資本對於外戰的發動尤其是發展，感覺重大的不安。

四 什麼障礙抗日戰

在如上的情形之下，十九路軍的抗日戰是對於金融商業資本的大抗議。

當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九路軍對日作戰開始後，上海的銀行交易所都把大門緊閉，表現着嚴重的金融恐慌。三四個月以後，上海停戰協定草案喧騰報紙，而公債的價格高漲。這指示些什麼？上海的金融恐慌對於政府又是一大壓力，使他不得不開始和

議的談判。

要注意的是中國金融資本是以商人資本及地租爲基礎的。金融商業高利貸資本不獨不能肅清農村封建勢力，並且與農村的封建剝削制度有密切的聯繫。儘管一方面有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勢力，作政治經濟的指導者，他方面却充分有資本主義前期的現象佈滿中國。地方割據的權力對於國稅的瓜分，便是這種現象最強有力的一種。一九二九年七個月的國內戰爭，以各地的權力互相均衡而結束。以全國言，各地軍人犬牙交錯的分佈各省。以一省言，也頗有互相牽制的軍隊並存的事實。兩年來的和平就是這樣造成的。軍事均衡一旦破壞，則國內戰爭便會爆發。

當十九路軍在上海作戰的時候，有些軍隊自願應援，有些軍隊經過往返磋商而後抽調，但仍被阻止，不能到達上海。須知由各地抽調軍隊到上海應援，有兩種結果，或將破壞軍事均衡，使軍事當局不安：第一，上海方面軍隊雲集，得民族資本及勞動民衆兩階層物質精神的後盾，或許成爲一個碩大權力，與政府對峙。第二，各地權力因軍隊抽調而喪

失均衡，引起混亂。這第二層，政府軍事當局也許預見。至第一層，我們不能厚誣軍事當局。我們知道十九路軍是屢次聲明沒有他意而只知爲民族奮鬥的。

另有一個事實，牽制政府軍隊使不能抽調應援。這就是所謂紅軍。紅軍是不是乘政府軍隊抗戰日軍的時機，拊政府軍隊之背而取政權？這問題是不能機械的答覆的。但政府及紅軍指導者原來政策均沒變更以前，政府不敢抽調對抗紅軍的軍隊援助滬戰是當然的。

五 誰能發展抗日戰

由上所述，我們看見財政的困難及軍事的困難，把政府當局陷入非戰及不能充分援助滬戰的境遇。到了瀏河被占，十九路軍後方受擾，使不得不退；而政府也不得不開始和議，簽訂和約。過去的抗日戰爭，如此結局。我們在同樣條件之下希望將來對日戰爭的再現，我們必終於失望。但是事情不是這樣簡單。如十九路軍自動抗戰的行爲，在日軍隨時可以入境的形勢之下，並不是不能再現。在華北，我們更當看到情勢的活躍的發展。

首先要知道東北義勇救國軍是不致隨日軍礮火威力而消滅的。義勇救國軍的發展，有社會的原因。日本帝國主義者暴力破壞的東北農村，便是無限義勇救國軍的來源。縱令日本資產階級能得到一時的安定秩序，從事於東北資本主義的經營，隨資本主義經營而破產的農民，及失業的工人，仍然是抗日蜂起的羣衆。

日本帝國主義者既不能安心經營東省，則對於中國國內民衆援助東北救國軍的行爲，必直接或逼使中國當局鎮壓。直接的鎮壓，以佔領熱河及河北省接近山海關的部分，從此斷絕東北救國軍與內地的交通。

華北軍事均衡，因東三省之喪失，必然漸起動搖。不抵抗的政策將失却貫徹的條件。平津的日軍壓境，將引起抗戰的行爲。於此時機，國民有及時決策的必要。

主戰或非戰，願大家鮮明主張。

我是主戰的。但我主張國民戰。當十九路軍抗戰時期，我的意見是這樣的：只有勞苦大衆纔願意反帝國主義戰爭的發展，只有勞苦大衆纔是長期作戰的主力。國民應當主

張公開武裝，組織國民義勇軍，以農區爲軍事中心，於必要時放棄大都市，對日軍作大規模持久的國民遊擊戰。

爲達到如上的目的，政府以上海金融資本爲財政的政策是不適當的。國民應當主張召集國民代表大會，以集中全力指揮國民戰。

反對者說道：對日作戰，將使作戰的軍隊首領成爲法西斯蒂首領。但是我們要知道：單以國軍作戰決不能持久取勝。國軍既不能單獨取勝，則法西斯蒂權力不會產生。國民應一致努力對日持久戰。此種戰爭，必須有廣大的國民義勇軍參加，恰如東北救國軍一樣，這種國民的武力斷不會產生法西斯蒂。反之，國民義勇軍與國民政權必成爲解放中國民族及大多數勞苦羣衆的勢力。

在野黨派如果像在十九路軍抗日以前及當時一樣，以非戰的內部主張而空喊反帝抗日，則適足以鞏固敗戰主義，即所以鞏固帝國主義的支配力。又或如十九路軍抗日時期那樣，在野黨派以非戰的內部主張而假裝主戰，於援助十九路軍的口號下集中民

衆而又破壞作戰的意義，使民衆不信反日戰爭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則主戰論者及作戰軍隊的失敗，就是敗戰主義的成功。

在野黨派用這種策略來指導勞苦羣衆，是一個錯誤。

反之，單純主戰也是一樣錯誤的。沒有勞苦大衆義勇軍的發動，抗日戰爭是不能策動及持久的。空喊宣戰的人們年來不少，但是他們只囑望政府，終於一場空喊。

六 對抗日戰記的感想

十九路軍抗日戰爭，不獨使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另眼相看，並且改換全國民衆的心理，使發生空前的自信力。

但是，對於金融商業地主的大抗議，終受挫折。十九路軍悄然離滬南去了。不過，自動抗日，是不可磨滅的教條，應爲奮發有爲的將士所領受。現在，日本軍隊從上海回旗而向華北了。全國民衆應促起如十九路軍的抗日戰爭，全國民衆應主張發展此種抗日戰爭爲國民戰。

二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在北平。陶希聖

(二)國民應卽下決心

——戰？不戰？——

日本軍隊一面進取熱河，一面攻擊榆城，脅迫平津。這回事件，是瀋陽事件及上海事件的再度扮演。日軍對待熱河的用意，是要牠成爲第二個瀋陽和遼寧。日軍對待平津的用意，和一二八對待上海及「吳越平原」的用意相似。我現在單說他對付平津的預測，和國民應持的態度。

日逼軍近平津，目的是在又攻熱河，所以此脅迫華北軍事當局使之無力進兵應援熱河。這與一二八以後，日軍脅迫京滬及蘇浙，使政府不能顧到東三省是一樣的，上海蘇杭是東南的經濟中心。他如果把這個平原占領，中國的財政經濟都受他的制命的壓迫。

他以重兵脅迫這個平原，中國政府便陷到困難的地位，並且上海是國際市場，上海事變最招列強的干涉，且最引列強的注意。上海事變勢必先於東三省事件而為國際及中國外交的議題，東省交涉便放置起來任憑他的宰割。這是日本軍隊攻擊上海的用意。這回，又用同樣的手段來攻取熱河了。

天津是華北的上海，是國際市場，是華北經濟重心。另有一層，天津至山海關一帶如受壓迫，中國對熱河的援救，現實受最大的障礙。所以日本為牽制援熱，脅迫平津。

我們應當注意：一二八以後，日軍攻擊上海及蘇杭，目的雖然是在安取東省。但是上海附近尤其是上海的閘北如有可圖，他便去現實的圖謀。日本政府當時對上海附近尤其是閘北向英美法會提議劃為國際自由市，就是這個意思。這回日軍對待平津，雖然是取熱河的手段，手段並不是不可以變成目的。倘能窺取平津，他當然是要窺取的。

列強之中沒有要以實力干涉日本政府窺取平津的，雖然他們都予以強烈敏捷的注意。這種情形與一二八時期也大體相似。

却有一點大相差異。就列強在中國境內特殊影響來說：上海、英美法日列強有共同利害關係的都市。上海是中國中部國際貿易的總口岸。英國對長江一帶的特別經濟勢力雖漸降落，美國在中國貿易數額則漸次增加。他們與上海及長江的關係，誰都不在日本之下。並且上海是中國金融資本的中心。歐洲的金融資本霸權的法國，世界金融資本霸權的美國，誰也不肯讓日本軍隊長期占領上海。但是華北形勢就不同了。河北這個區域，在地理上接近東省。倘如熱河喪失，平津便成了極邊，鄰接日本軍隊的駐地。若論平津的國際關係，日本帝國主義久佔優勢。并且四五年來華北國際貿易最大口岸本是大連。不是天津。歐美列強在此的經濟利害，還不及上海那樣關切。所以平津及河北便與所謂吳越平原不同。日本如不能占領吳越平原，便須退去。反之，日本即不能占領平津，却可以川瀋陽錦州及赤峯古北口做根據地，資助中國的叛徒擾亂平津及河北，甚至以後清或其他傀儡相號召，再來一個偽國家。

華北的危機比一二八以後東南的危機，更是嚴重。華北的危機乃是九一八及一二

八的二重奏。

二

九一八及一二八並演的大事變是臨到華北了。國民尤其是平津的民衆往那裏走？政府對付這回事件的環境，比九一八或一二八時期是不同的。長江一帶的赤軍散，赤軍所牽制的軍隊減少。政府對日的軍事實力比一二八時期增加了。再者這回戰事在北寧路以北，其壓迫中國財政及經濟的壓力，比一二八時期小。戰事如果大規模的爆發，滬京雖不免再受脅迫，但中國財政及經濟不至陷於一二八後同樣的境遇。政府對日的財政實力也比一二八時期好些。最後，十九路軍及第五路軍開八十年來未有的先例。國民及軍士對於民族抗日之戰，已有較強的自信力。十九路軍的民族戰指示國民些什麼呢？長期的抗戰是可能的，雖然失敗是光榮的。『光榮』如果還是空洞的抽象的東西，國民應當知道，民族及國家的組織，在破碎的中國，只有在對外戰爭中纔可以健全起來。這便是戰敗的現實的代價。

三

帝國主義壓迫下的民衆，需要民族及國家的組織來對抗帝國主義以自求解放。這一點是誰都應當認定的。去年一二八以後，有些社會主義者及政黨以非戰的心理來唱反日。他們援引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時期共產主義者的理論來反對中日之戰，以爲十九路軍與日本之戰乃是資產階級之戰，無產階級應當反對。我以爲這是極大的錯誤。

中國乃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次殖民地國家。在這國家裏，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乃是中國自求解放的必由的道路。所以抗日戰爭不是同一階級的戰爭，乃是被壓迫民族向帝國主義的戰爭。

中國民衆在中日戰爭開始後，只應當發展戰爭，不應當反對戰爭。卽如一二八戰爭爆發以後，中國民衆不分階級莫不慷慨以體力財力智力接應援助。我們沒有看見無產者咒罵十九路軍，咒罵他的只是黨派分子。又如東三省的義勇軍，以血肉和日軍作戰，中國民衆不分階級也莫不奮勇相助，我們也沒有看見無產者咒罵蘇炳文馬占山朱霽青，

咒罵他們的也只是黨派分子。

一九一四年帝國主義戰爭是大資本家促成的。其餘民衆反對大戰。反之，中國的抗日戰爭，只有買辦資本家反對，其餘民衆是促成的。現在華北的抗日民族戰爭開始了。全國國民爲求中國民族解放，爲求驅除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應當擴大援助十九路軍及東北義勇軍之氣概，一致猛進，共赴危難。

四

生產衰落，使中國民衆日益無產化。在這個過程當中，知識分子傾向社會主義是必然的。其中不少的人以爲社會主義者必須反對國家民族的精神與組織，也必須反對戰爭。幾年以來，中國的民族意識爲此分裂，爲此消沈。並且對於外戰的輿論，喪失了最急進勇敢分子的支持，爲此無力，爲此寂寞。

我在這兒大胆的指出：社會主義並不反對民族，拋棄國家。尤不反對那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

高深的理論且不去談。現在簡單的問題：中國社會生產的衰落，是誰叫他衰落的大眾所受於生產衰落的痛苦，是誰造成的？不用多說，這是帝國主義。所以中國的大眾是反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也應當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最急進的分子。

抗日戰爭是反帝國主義的最暴烈的行為。急進的反帝國主義分子還當反對嗎？

依在野在朝的不同，對於目前行將發展的抗日戰爭自然還有爭點。所爭的是什麼？是戰爭的領導權。但在緊急的危難時機，是不應當以領導權之爭而反對抗日戰的。簡明的說：中國革命的領導，是要向帝國主義鬥爭中生出來的。躲在國內相鬥爭，爭不出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

目前所爭的是抗日不抗日。政府抗日，自然取得國民一般的輔助。政府不抗日，國民必起而反對。要知道離開國民的後盾及參加，政府單獨是無力抗日的。抗日戰，開展以後，誰反對，誰不參與，誰就為反帝國主義民眾所共棄。除非你不信民眾的力量，社會主義者是最信民眾的力量。

急進的分子應當是最能爲抗日戰爭盡力的分子。一二八前後我曾主張組織國民義勇軍，發展民族戰事。如今我仍然舊話重提。國民除促政府作積極抵抗外，應當組織國民義勇軍參加民族戰事。

五

輿論雖當一致主張積極抗戰，叫號的催戰論又是不妥當的。國民應當沉着的督促軍政當局，沉着的籌畫戰時經濟，沉着的編練國民義勇軍。

還有如下的事情，決不是爲民族求解放的反對帝國主義者所應有的。什麼事情呢？「政府主和則我們主戰，政府主戰則我們沉寂。」這是不應當的。無論是黨派或是個人，應當以民族的大計做主張，以主張來決定行動。

時到如今，各黨各派以及沒有黨派的分子，應當決贊否於一個主題：戰或不戰？主戰的一同備戰參戰。反對戰爭的也把本來主張明白宣布出來。國民力量集中到一個簡單的主張之下，中國纔能得救。

二十二年一月五日在北平。陶希聖

序

——反日戰的回憶與展望——

時間蠶食了人們的記憶，到了一九三三年的一二八所喚起的隔了一年的上海反日戰的影子，大概已經淡了不少吧！若再從而追溯到三十八年前的中日之戰，更幾乎是只剩下一個名稱在一般人的記憶中了。

這兩次中日之戰，在中國與日本都是一個最大的關鍵。第一個中日戰是日本受了資本主義的『外鑠』，於是民治天皇起來作封建的『豹變』。而日本跨進資本主義的門的第一步自然就是奪取殖民地。這個奪取的目的就是中國。奪取琉球，奪取台灣，奪取朝鮮。日本資本主義的是否發展得很順利，就在這奪取殖民地的目的能否達到，這是第一

次中日戰爭暴發的原因。

去年的中日戰爭是因日本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已經達到了快要滅亡的時候，生產停滯，金融恐慌，失業人口劇增，社會上表現極嚴重的危機，牠的唯一的挽救危機的對策，是取得其所謂生命線——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東三省。爲了要保障，擴大東三省的勝利，所以騷擾天津，威脅上海，而中日的第二次戰爭發動。

所以第一次中日之戰是爲日本資本主義要供給其方盛之燄的燃燒奪取中國的領土而戰。第二次中日之戰是在滅亡途中的日本帝國主義要挽救其末運吸取新的滋養奪取中國的領土而戰。

在中國方面，放棄琉球台灣是由於在滅亡途中的專制政府的胡塗。至於中日戰爭的起釁，固由於日本看破中國的腐蝕，但日本脅持朝鮮政變，擄朝鮮王，使大院君主政，以武力驅逐中國駐屯牙山的軍隊的時候，中國依然調兵抵抗。陸軍方面，因爲牙山軍孤，而由英商輪載來之援軍又被走漏消息爲日軍擊沉。海軍則戰鬥經驗太不成，相距六千米

戰力不及的地方就開砲轟擊，以至遭了慘敗。

第二次中日戰，本應該發動於九一八，而那時雄霸一方擁兵數十萬的東北之王張風逃走，把這千萬倍重要於琉球台灣高麗的東三省拱手送給日本。直到一二八日軍威脅上海，十九路軍及第五軍才起來作反抗的肉搏戰。這一次在戰爭的技術上則與第一次相反，日本是在子彈的距離所不及的地方拚命射擊，而我方則毫不浪費地沈着應戰。第一次中日之戰是中國的援軍來不及，而這一次却是絕無援兵。第一次中日之戰是海軍因應戰而被毀滅，這一次海軍却是沉默觀戰。據監察院的彈劾，說是在十九路軍血戰時，十九路軍向海軍借鐵板大砲，亦遭拒絕，而海軍的申辯是「即使有之，亦不肯私相授受，」言外之意，似乎是你們打仗，何干我事！半殖民地的大海軍竟無心至此！

第一次中日之戰，中國還沒有虛怯到不敢應戰，而去年的中日戰時中國已經虛怯到朝野上下無不信日本於幾個鐘頭內可以掃平上海的誇言。前者是中國的虛怯的開始，後者希望其將是中國虛怯的告終。

第一次中日戰後的日本怎樣呢？

日本自獲得了新的營養，並且獲得了對中國北淮南進的渡橋，日本的資本主義一天天膨脹，一直達到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

而中國呢？

中國在那時前面擺着兩條路：一條是淪於半殖民地化的路，一條是步日本的後塵走上民治維新的資本主義的路。因為那時各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散布的侵略網還不嚴密。自中日戰後，歐美各國越看不起中國，並且東方發現了敵人。如果不先着鞭，將來一切權利都會落於這東方新興強國之手。所以戰後三四年間，各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向中國要求租借地，劃定勢力範圍，瓜分的空氣因而十分緊張。爲了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而保持中國形式上的國家，然而半殖民地的命運就從此確定了。

第二次中日戰後的日本怎樣呢？

日本雖然傾全國之力，於三十日之久，才迫退了抗戰的孤軍，然而日本已經不敢像過去一樣地輕視中國；而中國也減少了過去的虛怯。並且日本已經是精疲力竭，引起了國內政治與經濟的更加不安。東三省雖然已經像牠過去對付朝鮮一般地如法泡製，但義勇軍還是不斷的抗戰，偽國的勢力不能出火車線之外，因此所謂生命線的獲得不但不能減輕經濟上的危機，及政治上的不安，而且愈益深刻化了。

中國呢？

在中國的前面是展開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由半殖民地化而淪陷於完全殖民地化；一個方向是打開一條生路。

世界經濟的危機在一九三三年將愈益深刻化，各帝國主義將更汲汲於對中國的掠奪。其端倪的表現已見於李頓報告書。日本要獨佔中國，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則企圖共管。李頓報告便是一個共管的計劃書。完全殖民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真是，第一次中日之戰確定中國的半殖民地化，第二次中日之戰，確定中國淪陷於

殖民化嗎？

三

戰後的中國將淪陷於殖民地化呢？抑將打開一條生路？我們試一檢查中國一年來的經濟情形。這一年來我們所想得到將有利於我們的，當然是抵貨運動。減少日本貨的進口，似乎必然對於中國的民族經濟是有利的。一九三二年上半年日本對中國的輸出是六千三百九十七萬二千圓日金，較之一九三一年上半年期八千七百五十六萬九千圓日金，所差僅二千三百五十八萬八千九百圓。

日輸華（日金千元）

一九三二年（一月至六月）

六三、九七二・〇〇

一九三一年（一月至六月）

八七、五六〇・〇九

減

二三、五八八・〇九

一二兩月是急戰時期，日本對華的輸出低落得很凶，三月以後逐漸增加，八月以後尤其

突然地增高，今年的十月比較去年的十月（九一八以後）簡直超過得可怕：

日輸華（日金千元）		華輸日（日金千元）	
一九三二			
一月	四、七二五	一一、七三二	
二月	五、八六二	九、六三五	
三月	一一、六七九	八、一一一	
四月	一四、五五五	七、八六七	
五月	一五、〇二七	九、三四八	
六月	一二、一二四	六、四〇五	
七月	一二、〇六三	四、六〇四	
八月	二九、六六九	九、三〇〇	
九月	二七、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十月	二七、五八三	一六、〇五三	

一九三一

十月

一五、〇八九

一五、四四七

增

一二、四九三

六〇六

可見中國的抵貨只是一時刺激的作用，並不能爲了這刺激而發展民族的工業。

以上僅就對日的貿易而言，若把全部的對外貿易來考察一下，入超之鉅將更爲驚人。

一九三二（一月至六月）

輸入

六四四（億兩）

輸出

二八七

入超

三三七

從上面的數字去推，這一年的平均數字約爲七百億兩以上，較之去年五百五十九億兩的入超，是一個驚人的新高峯。

這個現象最顯著的是在我國第一個貿易港上海。依據海關的統計：

一九三二（一月至六月）

輸入

二、六六〇、〇〇〇・六五（萬兩）

輸出

五七六、三二七・五〇

入超

二、〇九〇、二三三・一五

入超竟達到二百餘億之多。一九三一年上海的輸入額爲二百四十三億兩，輸出百六十二億兩。從這兩個數目的比較，可看出輸出額可驚的減少。而這減少還是因爲帝國主義自身生產的縮減（不要忘記中國輸出幾全爲原料）。

再就農村經濟一方面來看：

米麥如果能夠減少國外的輸入，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購買者農民身上將減少一部分剝削，而農民的購買力亦可以增加，自然也是民族工業向上的一個條件。一九三二年的米麥雖然是豐收，但是輸入的數目是非常可驚：

担

海關金

米

一八、二九七、七七三

八二、二九四、六八二

麥

一一、八五二、三六八

三四、七五九、六〇三

（一九三二年一月至九月海關報告）

中國的輸出品，以大豆、絲、棉、茶爲大宗。大豆大部分產於東三省，自東省爲日帝國主義所蹂躪以來，已經是無出產可言。棉產去年很豐裕，一九三一年全國產額爲五百五十二萬四千担。去年達到八百二十三萬三千担。但在這樣情形之下，洋棉的輸入到九月底止，已達三百四十五萬四千餘担之多。絲業尤其凋敝，人造絲的進口，達到一千零十六萬八千七百餘海關兩。至於茶的產額尤其非常的衰退。湖北、湖南、江西的茶區的產額比之一九三〇年，僅爲二〇%。安徽的產額比之一九三〇年僅爲四〇%。（據申報七月二日所載）

中國的農村經濟是已經走到了死路了。

再就中國的產業看：

上海的製絲業，一九三一年六月末有百十三家製絲工場，而去年僅有三十一家。左右在不死不活的狀態中保存着。無錫四十個地方製絲工場，只餘十個。浙江省三十八個工場只餘兩個。廣東的製絲中心地順德，三百以上的工場只餘十幾個。

爲了對日的經濟絕交，中國的紡織產業似乎有向上的形勢，但實際上，國人經營的紡織工場都停止夜工，工人大量解雇，生產縮少一六%（根據上海每日新聞七月九日所載）。同時對於日本棉製品的傾銷無法抵抗，以及政府對於排貨運動的禁止，日本棉製品在天津等地如潮地流通：

天津

青島

大連

漢口

一九三一（一月至六月）	一九、三〇一	一三、一七六	二五、二九九	二、二九四
一九三二（一月至六月）	四五、七一六	二六、八三五	四三、六三〇	二、二九四

（單位千萬碼）

絹織物，小麥粉，煙草，火柴，等產業以及二三重工業，炭礦業都是遭着同樣的危機。就國人所經營的第一位礦山中興炭坑，每日虧損七萬圓，其他小礦山的悲慘狀況是更可得而知了。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中國經濟已經到了絕境。然則從何處着手來打開中國的生路

呢？

滬戰後，曾與梁溟漱先生對於這問題作過一次討論，他的最後的結論是：『要救活中國的市場，惟一的辦法在救活中國的農村，使農民購買力提高。』我當時提出兩點反駁：『第一，農民購買力的提高，將救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市場？抑將救活中國自己的市場？第二，農村生產的增加是否抵得住帝國主義生產過剩的傾銷？即提高農民購買力的目的是否可以達到？』現在事實證明帝國主義者的傾銷把農民的豐年所構成的購買力提高的好夢打得粉碎了。

在工業一方面着手呢？一切工業的破產，已經答覆了我們。

第一次中日戰爭使中國由封建的專制主義社會淪陷於半殖民地，第二次中日之戰真將爲由半殖民地淪陷於純殖民地的樞紐嗎？

四

要解答『中國能打開一條生路，抑將絕望地只有淪陷爲純殖民地』的問題，我們

必須明瞭中國社會的性質：

現代中國，是由專制主義社會轉變為半殖民地社會的國家。專制主義社會是商業資本與地主資本的結合，而官僚做這結合的樞紐。帝國主義以其資本之力來外鑠，而地主、商人、官僚，就都做了帝國主義的工具，做了買辦組織的三個大支柱，而半殖民地社會亦就以這三個支柱撐起了可恥的場面。軍閥就是因為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反映於買辦組織的矛盾，而表現出來的東西。

國外農產品的可以傾銷，顯然是買辦商人與買辦官僚政治所發生的作用。去年國內的米麥豐收，根據報紙的記載，中國政府竟累次訂買美麥，為美國的餘剩的生產品找銷場。又如去年棉花豐收，而買辦商人大批的買進國外棉花，使棉價低落，棉花的豐收對於農民便是枉然的了。

買辦組織的最重要保障，是協定關稅。自己不能在稅律上保護生產，而相反地保護外來的產品，自然中國的產業沒有發展的希望。

所以中國唯一的生路在解除帝國主義的束縛。而解除束縛的主要內容，爲解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停付一切內外債，驅逐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打破政治上經濟上的買辦組織，使耕地農有，解脫地主的束縛，以救濟農村的破產。目前第一步即爲繼續並擴大一二八抗戰，及東北義勇軍抗戰的精神，武裝抗日，達到收復失地，廢除中日間一切不平等條約及債務爲止。

如果我們向這一方面努力，則這一次中日戰將爲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社會的開始，不然，將悲慘地沒落爲純殖民地矣！

五

此文寫竟，強素伯康二兄戰史適排竣，即以代序。強素兄參與滬戰之最高計劃與重要機密，伯康兄亦久於十九路軍，和將領與士兵皆有深契，他們的事實的暴露，較之一切空談自然更有價值，這是用不着我在此地曉舌的。

序

——民族戰爭與階級鬥爭的二重奏——

一

民族主義興起於十八九世紀資產階級抬頭的時候，顛覆封建君王的統治而代以統一的民族國家。自十九世紀後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區分日益明顯，於是隨着社會主義的理論而階級鬥爭之說興。『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共產黨宣言中的末句，成爲從 National 到 Interational 的指標。

I
在這時候，世界資本主義已到了百孔千瘡的沒落期，蘇維埃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也成功了，但是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却正開始湧起。中國革命從推翻滿清轉而爲打倒帝國主義，很明顯的這是受了俄國革命的潮流的影響，然而問題也就發生了——就是

中國革命究係民族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是民族戰爭還是階級鬥爭？若由前者，則中國革命應當以全國各階級層的民衆爲基礎；倘其不然而爲階級鬥爭，則似乎須以無產階級爲領導。

關於這個問題，直到現今，還是議論龐雜，莫衷一是。誠然，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從民族戰爭到階級鬥爭，這是一般的進化的過程。但是在這普遍於世界的大勢中，若就中國革命而立論，則對於中國的特殊社會情狀，我們實應有相當的考慮。所謂真理者，原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並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所以對於任何理論，我們應當考察其所含的時間性與空間性。社會主義與階級鬥爭的理論，誠爲現時代的潮流，但欲其適用於中國，究不得不受中國這空間的制限。

因此之故，把俄國革命的第三國際的理論，欲以之卽爲中國革命的標準，實是抹殺了中國革命的特殊性與空間性。而此種不顧實際應用的如何，不管對象標準之奚若，一心以爲俄國以此而成功，他國亦可如此的類推的理論，究竟只是武斷而非合於科學。所

以中國革命而由第三國際以爲指導，本已是極天下滑稽之尤，而一般高唱無產階級革命者，乃更以莫斯科命令爲至高的聖諭，他們對於國民黨的所謂『忠實同志』言必稱三民主義，視爲滑稽可笑，那裏知道自己也是絕對的盲目的服從呢！

二

由馬克斯主義者的見解，以爲世界資本主義發生變革之後，繼着出現的必是國際的社會主義。這是以國際的分業爲基礎的單一的世界經濟組織，所以世界各民族可以由此融合統一，造成和平的世界。在這時候，所謂國境者，只是『自然的境界』，即由恩格斯的說法，民族的境界，不過由居民的同感所決定的自然的境界，但是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其程度實大有不同，有的已到了金融資本寡頭支配的階段，有的尙停頓於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所以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運動的理論，而生吞活剝地應用於落後的殖民地國家，究未免不思之甚。這便是說在時代思潮的普遍性中，我們還得認識各個的特殊性與差別性。

且現世界經濟發展的動向，雖似趨於世界經濟的單一化，但現世界的實際政治，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均，尚停頓於民主主義的階段，歐戰以後，這種經濟上以自給自足為目的之民主主義，益見興盛，各國都欲謀資源與市場的獨占，結果造成了國與國間互相對立的抗爭。如資源與市場的爭奪，關稅的互為報復，金融支配的爭霸等，實展開於地球的各部。不但帝國主義各國成為此渦流的中心，即如殖民地各弱小民族也儼然為一種主潮。戰後各殖民地的國民革命運動，不外是要求政治的獨立，要求被奪資源的恢復並國民經濟的建設。

所以現在不僅帝國主義是國民的，即反帝國主義也是國民的，甚至所謂社會主義的蘇聯也是國民的。帝國主義是想以國民的名義取消內部階級的對立，以增加其資產階級的財富，維持其資本主義的支配，反之，反帝國主義的蘇聯與殖民地弱小民族，則欲以國家的力量，來保障其國民經濟的建設。蓋在國家的基礎尚未形成或固定的時候，若取消國家而高唱國際主義，那便無異自撤其樊籬，以為他人的尾閥。這便是說獨立的國

民經濟尚未能建設成功的國家，實不配來談什麼國際主義。

三

現在國際主義的二大潮流，便是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但此二者，在這時候，都不過是一種空論，不能經受現實的試驗。第二國際中的人物，代表那些以剝削殖民地的餘瀝爲生活的勞動貴族。故如英國那樣雖然勞動黨的政府，亦與保守黨自由黨一樣，不肯放棄印度的統治。因爲印度一旦獨立，不僅英國資產階級將無可剝削，英國的勞動階級也將失其生活的來源了。共產黨人的理論，主張英國的無產階級應與印度的無產者聯合起來，共同推倒資本主義的統治，然而殖民地最多的英國，共產黨的勢力却並無怎樣的發展，爲勞動運動的領導的還是勞動黨。

講到第三國際，現在俄國的共產黨，已很明顯的放棄馬克斯同時世界革命的主張，而採用一國社會主義建設可能論了。這理論的基礎，便是由於列寧所謂『資本主義各國經濟政治發展不均的法則』。所以托洛斯基的意見，以爲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若其

實行，那是把社會主義移轉於國民的限界，而自己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前衛的任務。由理論上講，自然托洛斯基是比斯大林更爲正確，但是俄國的所以必須如此者，實由在行動上若不如此，俄國便將不能存在於此資本主義的世界。

我們來看其國民經濟的建設計劃——五年計劃。蘇聯爲的要獲得實施此計劃的資本，於是把小麥棉花向各國傾銷。這使世界農產物的市場，發生巨大擾亂，使農業恐慌更以加甚，而世界農民大眾乃直接爲其犧牲。又如爲的要完成其國民經濟的建設計劃，所以對於這次日本的侵奪我東北，成立滿洲國，一舉而布其勢力於北滿，作進攻蘇聯的預備，俄國却寧隱忍處之，不願輕啓戰端。這就理論上言，自難逃犧牲農工，或背叛世界革命之嫌，但就事實以言，則蘇俄目前的立場，第一是國民經濟的建設，以此來充實其國力，此外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究尙是第二義。

總之，蘇俄一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我們是只有從國民的社會主義的立場纔能得到正解。而如所謂五年計劃，則不過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建設計劃，所謂蘇維埃聯

邦者，實際只是大俄羅斯國而已。

四

又就目前經濟發展的傾向言，很明白的，無論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國家，都以統制經濟計劃經濟為其目標，以 National 為其限界。誠然，這只是到達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過渡期。因為如計劃的統制的經濟，究非在社會主義完全成立的時候不能實現，現在的統制經濟計劃經濟的傾向，不外是以資本主義或國民主義為其基礎的。

資本主義的組織，自歐戰以來，我們很明白的可以看出，如加特爾，托辣斯和康采倫 (Konzern) 等獨占的傾向是日益增進，各種產業要求與政治權力相合，以形成統一的經濟組織之現象，亦非常明顯，還有在目前世界經濟內部，想要以國民限界為單位樹立經濟的國民主義的潮流，是在任何國家都瀰漫着，因此之故，資本主義正從昔日無政府的狀態在一個繼續的轉變中，這便是希爾弗定 (Rudolf Hilferding) 所謂『組織的資本主義』。固然，在其本身中，含有難解的矛盾，如國民經濟與世界經濟的對立，但其不失

爲現今一個最明白的傾向，是無論如何不能否定的事實。現在各國，除了蘇聯以外，是都意識的向着這國民的計劃經濟之道路而努力。

至於蘇聯的經濟，其五年計劃即顯然是建設統制的國民經濟，以爲他日達到完全的社會主義的一種過渡手段。當時爲了五年計劃的實行，曾激起幹部派與反對派的論爭。幹部派主張單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反對派則主張不斷的革命，主張壓迫農民，以急速的工業化。幹部派因爲反對借資國外，並以爲資本主義的相對的安定有其可能，世界革命非立刻所能實現，於是主張要達到社會主義，應使農民經濟有相當發展。由幹部派之所見，蘇聯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包圍中，要想單獨的從事社會主義的建設，則在使俄國工業化的途上，究非有自給自足的國民經濟爲其基礎不可。這是一種政治的手段。這個手段的表現，便是繼着新經濟政策而來的五年計劃。因了五年計劃的成功，於是使資本主義各國亦感到生產之應有組織與統制，要想模倣俄國的計劃經濟，以爲沒落的資本主義開闢新的出路。

由此，可知經濟的統制化，計劃化，是目前世界的大勢，中國若不欲爲國民經濟的建設則已，否則，便非適應此大勢不可。——姑無論中國所欲建設者爲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這樣，中國就無論如何不能打破國民的限界，中國惟有在這限界以內，纔能以國家權力的統制，從事國民經濟的建設。且資本主義的發展落後的中國，如欲工業化，技術組織，可不必論，以私人資本之力欲與帝國主義的巨大資本抗衡，勢不能敵，彰彰明甚。故在這一點上，亦非有國家的力量，或竟採取國家資本的形式，不能與先進資本主義相競爭。

五

以上所言，筆者之意在表示當此之時，中國革命實無論對外——推翻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對內——從事國民經濟的建設，都沒有放棄民族主義的理由。但是時代既到了二十世紀，自十八九世紀開始發展以來的資本主義已瀕於沒落期，無產階級的新興勢力亦表示其有偉大的存在，即中國革命的內容，決不能就民族主義而止。中國所欲擺脫的，不僅是帝國主義的壓迫，還有資本主義過去的教訓，也值得我們驚心慌目的認識。

這樣，我們建設國民經濟的道路，必然的將爲非資本主義的，這便是說中國的國民革命，求民族主義的革命外，更含有民生主義的社會革命在其當中。民族革命所以求中國政治經濟的獨立，社會革命則在謀中國民衆社會的經濟的平等，以進於真正社會主義的境地。這是中國革命在民族革命的同時，應爲社會革命的第一義。

且在此時，我們須知以資本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中國民族已失其整個的存在。有一部分向以利子地租爲生活的官僚地主及高利資本家，早就轉變而爲帝國主義者的買辦資本。他們以帝國主義者的後援來維持其擄取民衆的存在，帝國主義者則利用他們作鷹犬，以擴張在中國的擄取的範圍並勢力。他們這樣是與帝國主義者同其利害。因此對於他們，我們不能說是民族的分子，反之，還是我們革命的對象。所以我們在對外打倒帝國主義的同時，對內還要有剷除封建統治的民主革命。這是一種勞動而生產的階級對擄取而消費的階級的社會革命，爲中國革命不止民族主義的第二義。

但是這樣的革命，與無產階級的革命究不相同。因爲第一在資本主義發達落後的

中國，新式工業除在幾個通商大埠，尚有發展外，其餘盡是農業手工業的生產，這便是說無產階級的勢力實在渺小得很，不足以獨力擔當中國革命。第二現今的中國是整個的在資本帝國主義的搾取下，中國民族無異全部在無產者的境地，中國自己很少足以與帝國主義相競爭的民族資產階級，即其有之，也是變相的買辦資本，脫離不了資本帝國主義的關係，所以中國革命是一種廣大的被壓迫民族的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有別。且第三，在這時候，即有少數無產階級的存在，在通商都市占有重大勢力，也是不能領導革命。何以故呢？因為有廣大的產業預備軍為其威脅。近年以來，我國農村的崩潰正以加速度而進展，這使大批破產失業的人口以無可得生，相率而集中於都市。他們便是產業常備軍的候補者。因此之故，產業工人的罷工鬥爭，容易為他們所破壞。近來上海的罷工運動繼續發生，然都先後失敗，其意義實值得我們的思考。

不過中國革命，在民族革命的同時，含有社會的階級的意義，則為不可否定的事實。因為在這民族意識與階級意識交流的二十世紀，中國革命還免不了是民族戰爭與階

級鬥爭的二重奏。由十九路軍作戰的勇敢，我們看出激發中國人民的民族精神，而由其最後之不得不撤兵以退，使我們痛感現在支配中國的尙是那些與帝國主義同其利害的封建勢力及買辦資本。非掃蕩這此當前的障礙，中國的國民革命決無成功之望。我們應該緊記十九路軍喋血淞滬而卒失敗的教訓！

同學朱伯康君服務十九路軍軍部，近將該軍這次血戰的經過，編成十九路軍抗日戰紀，要我給他寫篇序文。某自愧淺學，且未能如朱君之毅然投筆以從戎，慙慙何極。然此心此志固亦嘗與朱君同，因敢以此貽之。時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距淞滬戰事發生，正六閱月，東省之險狀日急，而熱河又告警矣，嗚呼！

序

——上海事變之意義與教訓——

轟轟烈烈的上海戰爭水一樣的過去了！英勇的十九路軍孤軍無援而撤退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博全盤的勝利了！大腹便便，陰毒偽善的國際強盜的代表——所謂國際調查團者，乃姍姍而來上海，進行瓜分中國，共管中國，鎮壓中國，解放運動的計畫了！於是高等華人都歡迎他們的顧客，準備和『友邦』訂立城下之盟，出賣阿斗，換取他們的報酬了！

這是黑暗的全勝利：

在每次事變以後，總有一些文縐縐的先生們左一個意義，右一個教訓，談談津津有

味，現在還是那麼樣談談而已，那真是無聊已極。然而，這一次的上海屠殺與上海戰爭，實在是最近幾年間最嚴重的事變；身受這巨創深痛的我們，目擊這血腥的慘劇的未死者，我們在痛定思痛之餘，真正體認這次悲壯的事變的意義與失敗。所給我們的嚴厲教訓，而切實在行動上糾正已往的錯誤——則過去悲痛的回憶，將堅固我們以後的決心，鍛鍊我們以後的經驗；倘能如此，這次幾萬人的死亡，幾萬萬的損失，幾十萬人的流離失所，才不致作無意義的犧牲了！

二

上海戰爭，一方面是一個對外的戰爭，一方面也是一個國內的軋轢不和，即抗日與不抗日的不和；要用新名詞說：是一個民族的戰爭，又是一個階級的戰爭！

在上海事變及上海抗戰中，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出下面幾種現象：

(一)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專制主義的愛新覺羅王朝由『攘夷』而『媚外』，在其『盜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哲學之下，進行其殘民的政綱。於是近代中國的第

一次民族運動——太平運動發生。接着就有義和團的運動，無論帝國主義者和紳士們怎樣斥之爲「匪」，無論這運動是如何爲頑鈍的清廷，迷信的領袖所利用所破壞，但羣衆之對於帝國主義之仇恨的情緒，是不容許我們輕率地譏嘲的。接着有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族運動；但自從辛亥革命流產以後，帝國主義之支配中國，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支配中國日益深刻，隨中國日益半殖民地化，民族的精神是日趨于萎靡了。但在中國幼稚的資本主義之成長中，爆發了五四運動；而隨中國勞動階級的成長，又爆發了五卅運動，沙面罷工及漢口反英運動。然而自此以後，帝國主義者更以空前之猛烈宰割中國，而中國的解放運動也幾乎窒息。日本之佔領滿洲，將軍不戰而逃，雖然有義勇軍及馬占山之抗戰，但沒有給日帝國主義者以大的打擊，於是日帝國主義者于得意之餘，以爲亦可以一鼓而下上海了。不意在這裏遇着十九路軍英雄的抗戰，而全民族的憤怒與熱血亦與十九路將士之血同流。雖終以無援而班師，然而這一次直接的武裝，帝國主義戰爭，簡直可以說是第一次；因爲從前中英中日的戰爭，不過如外人所笑的，是貓捕鼠的。

戰爭；像這一次抗戰之烈而與日帝國主義以重創的戰爭，可說是不曾有過。而這次戰爭之所以失敗，自然有許客觀的原因，而最重要的是這一次的戰爭，沒有擴大，因此沒有繼續擴大全民衆的武裝抗帝戰爭，是中國民族唯一解放之路，而十九路軍的上海抗爭，就是中國近幾十年來第一次的武裝抗帝戰爭，偉大的民族戰爭，這便是這次戰爭永遠不朽的意義。

(二)這次事變，從國際形勢來看，帝國主義者的根本陣容，與滿洲事變前後是沒有什麼變化的。比較動搖的，只是英國的態度。明顯地尖銳對立的，是日本和美國：日本積極進攻上海，以圖鞏固她在華重要勢力範圍——滿蒙之統治，進一步進行其華北政權的運動，並深入其中國內地的支配，不惜以絕大之兵力，攻打南京政權之重心的上海，以中國民衆作犧牲，逼迫其簽訂賣國條約；在華沒有一定勢力範圍的美國，則極力否認這勢力範圍的神聖，在美國太平洋大會操的宣布中，在美國軍事當局高喊「我們準備戰爭麼？」的呼聲中，在史汀生致波拉的書中，在美國抵制日貨的運動中，以及美帝國主義者

在滬宣傳機關大美晚報的言論中，以及美國之不承認滿蒙新國的事實中，都可以看得出來；然而，在經濟恐懼之渦中的美國，在一部分資本家有鉅額對日投資的美國，尤其是受 Socialism System 與 Versailles System 二重威脅的美國，除了派幾隻兵船來滬裝腔作勢以外，實在是沒有『戰爭準備』的，甚至于日兵對美國人有侮辱事件，也只好容忍。另一方面，歐洲兩雄——法國與英國，則是絕對地相對地援助日本的。巴黎外交家與報紙的袒日，國聯之麻木不仁，與助桀為虐，上海法租界當局之援助日本的軍械，壓迫反日運動，在租界上堆沙包設電網等之像煞有介事，以及捷克出售大批槍械毒氣（實際上是法國的）于日本，甚至于在十九路軍英勇抗戰中法帝國主義者有允許日兵通過法界的計畫，都說明巴黎與東京是勾結一氣的。在中國已有勢力範圍而不願日本所獲過多的英國，一向是騎牆而傾日的，所以竟容許日本利用公共租界為進攻中國的根據地，藍蒲生之勸中國退讓，西門氏在巴黎之沉默客觀幫助日本，上海泰晤士報之幫助日本宣傳，尤其是那代表保守黨的木頭（Wood head）也者，借大美晚報所發荒謬

言論，都可以看保守黨傾日抗美的政策；然而，如我時常指出的，英國一向對華是取「二重政策」，因為牠一面不願日本所獲過多，而且在許多地方，在目前，尚須與美國「合作」，所以又常對南京表示若干好感，如蕭浦生之報告要人們以日本將在滬發作的消息，勸其「遷都」洛陽，而這一次國聯的議決案，充分看出英國的精神，也是美國從旁作用因而法國將要其國際聯盟領導權神聖化，而且逼迫日本武裝侵犯蘇聯的結果，（至于日本退出國聯的宣傳，不過是要使國聯袒日之合理化而已）在這裏，就用得着「更公正」的英國。於是乎，以英國李頓為中心的一羣強盜先鋒隊——所謂國際調查團者就來華了。

（三）這次事變，從帝國主義者的企圖來看，充分看出帝國主義者的猙獰與偽善，他們都是中國被壓迫民衆的敵人，他們宰割中國民衆是一致的，壓迫中國革命也是一致的。日本帝國主義之直接殘殺中國革命軍隊與民衆，甚至于造無恥謠言，說十九路軍中有“Communist element”，無待說了，公共租界也給日本作進攻中國軍隊的根據地，此之謂「中立」；法國與英國，皆從旁贊助這劊子手，給他以屠殺的勇氣。巴黎帝國主義

報紙公然認日本強盜戰爭是『正當防衛』；倫敦泰晤士報也和日本一鼻孔出氣，說上海中國軍隊抗戰，不是在南京管理之下的。就是與日本直接衝突的美國，雖然明知日本的行動，是要推翻他在華的統治；然而因為他的赤色恐怖，只好抱投鼠忌器之痛；而且他之反對日本行動，決不是絲毫有所厚于中國民衆，而不過是要鞏固其在華勢力而已。英法美德意五國的國際調查團來華了！他們自然決不會主持什麼正義，至多不過勸日本退讓一點，免得逼出意外的『危險』來，同時則乘火打劫，大家分點贓（例如租界之擴充，中立區之設立……等）而更重要的，是要壓迫中國政府更能担負責任管理百姓，如其意旨。自然，日本的目的，是要有一個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乃至威式毅張景惠熙洽式的偉人，來實行『共存共榮的大亞西亞主義』的親日反美俄的政權；美國自然不主張改弦易轍；在這裏，固然也有矛盾。然而大概二十一條的再承認，至少是可以口頭答應的；日本取得滿蒙實權，暫時也可以休息一下；於是英美在華統治，即從此更加深，殖民地化的程度亦從此而加深。這于『高等華人』，自然也是很好的；然而低等華人的厄運，將從

者，是上海銀行界；歡迎中立區計畫，贊成屈服，唯恐影響他們的公債和生意安全，而希望租界擴大，使地皮可漲十幾倍者，是上海金融界大商人與地皮投資者；乘國之危，貪天之功，想乘機攘奪政權，吞沒捐款者，乘火打劫，抬高物價，操縱金融者；發給空頭支票與血戰的兵士，不知亡國恨，捏造謠言，欺騙民衆，以便高價銷售公債者；拒絕借高射礮于十九路軍，而幫助日本運輸，出黃浦江時向日本艦升旗致敬者；力主無抵抗，在自己家中挖掘地洞，而每天送食物孝敬下關日艦者；想乘渾水摸魚，壟斷上海政權與金融，恢復他們過去的黃金時代者；以什麼五年實業計畫騙人，中飽亡國借款的回扣，在『國亂』期間到處招搖撞騙者；到處蠅動，蠅營狗苟者；歡迎共管，贊美李頓報告書者……亦大有其人。還有，在喪師辱國之後，以孝子賢孫，賤婢妾婦之道，歡迎國聯強盜團之奸淫凌辱，歡迎帝國主義之公幹以圖子孫萬世之榮華富貴者，亦大有其人。這充分證明中國的高等華人只配爲帝國主義當帳房和門警，因此，中國的高等華人只是一種買辦，只是帝國主義體制中的一部分，殺死他也是不會反帝的。他們整個人生哲學就是四個大字：外安攘內！

(五)這次事變充分證明中國資本主義沒有發展的前途。本來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而長成的，一是直接某帝國主義的買辦資本，一是由土地資本轉化的工業資本，也間接在帝國主義統制之下。此外，勉強說得上是民族資本者，只有極微弱的紡織業和火柴等，以及一部分的華僑資本。但是，華僑資本自不能形成領導力量，因為帝國主義的壓迫，海外華僑的事業是日益萎頓，命運也可想而知。而那幼稚的民族資本，開始就遇着頑暴的對頭——日本帝國主義。例如，在這次事變中，比較可說是中國民族資本之萌芽的三友實業社，永安紗廠以及商務印書館，都遭受日本帝國主義者有意的摧殘。本來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第一個巨敵，也是中國資產階級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在日本帝國主義直接威脅之下，這樣脆弱與懦怯的中國資產階級，還有人夢想他有發展之可能麼？中國經濟之健康的復興，只有在打倒帝國主義以後，以國家的力量實行社會主義的統制經濟。

(六)由(四)與(五)，在這次事變中，更可以證實中國社會之性質，與中國革命之根

本問題。中國的資產階級在這次事變中表現得如何平凡而無力，是我們所目覩的了。他們實在沒有半點反抗帝國主義的勇氣與決心，這證明中國資產階級只是一種殖民地的買辦資產階級，中國的最高支配者，是國際帝國主義。中國資產階級只是他們的經理。他們為什麼不反抗帝國主義呢？一方面在主觀上自然是不敢以卵敵石，一方面是客觀上，他們要維持其統治勢力，尤其是他們的軍事力量，與帝國主義作戰，必定引起民衆的革命，促其僱傭軍隊的崩解。他們的軍事勢力基礎，是建築在農民剝削制度之上的。這就是說：他們一方面靠封建剝削關係，維持他們這軍事勢力；一面要依賴帝國主義，鞏固其後盾。因此，我們可以毫無疑義地說中國社會，實在是一個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的專制主義底社會。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通過中國買辦資本與軍閥統治，一面剝削工錢勞動者，一面掠奪最後被剝削的農民。中國的統治者是與帝國主義者一體的。因此，中國革命問題，實在是一個反帝問題。只有中國被壓迫的革命的工農革命的商學兵才有反帝的決心，因此也只有他們才能擔負中國革命的使命。所以徹底反帝，就是中國革命的方針；

所以，如果這一次能積極抗日到底，也是一條到革命成功之路；因為如此，不僅可以粉碎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而中國統治者的經濟基礎——公債與租稅，也就要瓦解了。因此，其他帝國主義也要來彈壓反日運動者，原因也不在乎此。

(七)在這次事變中，使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認識我們的友人。在日帝國主義者肆行大屠殺的時候，其他帝國主義幫忙屠殺的時候，日本的無產政黨及左傾羣衆，舉行反戰示威，反對進攻中國；蘇俄不待說了，紐約柏林巴黎倫敦等重要都市以至捷克波蘭希臘等國的革命黨和革命羣衆均有反對日本侵略中國，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宣言，和示威運動——在日領事館前的示威運動；蘇俄的輿論與民衆亦同情于中國的民衆，並號召世界被壓迫民衆聲援中國；世界弱小民族，如朝鮮印度的革命民衆與黑人勞動者團體，也都對中國抗戰同情，而多少表示反對日帝國主義的運動；另一方面，日本的法西斯蒂，則猶以日本政府爲不徹底，暗殺井上，刺塚磨，犬養，毆打若槻之事不斷發生，而這後台主持者，無疑是代表富農，貴族及最反動的產業資本家的軍部。而日本的社會民主黨，則公

然與軍部攜手擁護侵略中國的強盜戰爭，變成最無恥的社會法西斯蒂。亞姆斯丹發了一個可憐的宣言，叫他們的人在議會中提出質問，英國的工黨與德國社民黨也沒有極積反對日帝國主義的言論與行動。站在反帝的立場上，應如孫先生所說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八)這次事變又加緊反俄戰爭之危機。日帝國主義者每逢在進攻中國足以引起其他帝國主義之干涉的時候，必定向蘇俄示威，博其他帝國主義的諒解，這倭奴的醜陋之風騷，與無恥的撒嬌，真不知玩了多少次。當他進攻上海正酣的時候，又行他這雙管齊下政策，強迫中東路運兵，進兵蘇俄邊境，甚至伸其魔手于海參威，後來又要搜查哈俄領館，炸松花江鐵橋，製造反俄謠言，誣馬占山蘇炳文將軍有蘇俄援助，而歐美帝國主義者自然也一致鼓動日本做反俄先鋒，和緩自身衝突。然而，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也是很難消滅的；日本一面要進攻蘇聯，一面又不敢過于冒險。美國德惠日本反俄，然而又不願日本在滿洲之強大，又在『考慮』對俄復交問題。於是而中俄復交了。

(九)這次事變中，又證明中國流氓無產階級是不可救藥的東西。中國的流氓無產階級，在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會中，已經養成一種最兇殘而無恥的東西。他們的德性，完全是與統治者一樣，不過是不在台上而已。他們的罪惡與反革命歷史是擷髮難數了，在這一次偉大民族戰爭階級戰爭之前，雖然也有少數有人氣的行為（然而也還是爲了金錢的誘惑），然而，爲日本人作偵探，拋炸彈，領路，運送，埋地雷，供奔走者，盡是這般東西。他們沒有民族意識，階級意識，有錢便是老子。他們是革命中障礙之一。

因此，如我先前所說，這次上海戰爭，不僅是一個民族戰爭，又是一個階級戰爭。一面是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在朝在野的漢奸，一面是世界被壓階迫級與中國革命軍士與衆。並不是中國在朝在野的漢奸沒有民族意識，而是他們的階級利益，切身利益超過了他們的民族意識！

三

然而，上海抗戰是慘敗了！前敵將士及民衆的淋漓之血肉，只作了帝國主義者和喪

心的爲政者分贓席上的酒宴！還有什麼比這更痛心的失敗？

然而，爲什麼失敗的呢？一方面固然是帝國主義勢力之強大，反革命勢力的強大，整個的反革命戰線向中國被壓迫大眾之進攻，而反日民衆自身的缺陷也是不可否認的：第一，是反日聯合戰線之缺乏或鬆懈，敵人向我們進攻，而我們自身不能團結，不能在最低限度的主張上團結行動。就是在前敵作戰者，只有十九路軍和其他少數軍隊，全國廣大的民衆沒有跟着這血潮奮起決戰，使日帝國主義有集中全力撲滅上海抗日勢力的餘裕。聯合戰線不能形成，民衆與革命軍事勢力不能更密切合作，是這次失敗的主因之一。

第二是十九路軍自身的猶豫。十九路軍孤軍抗戰，雖然作了偉大壯烈的犧牲，然而始終囿于防禦戰爭之義，不越雷池一步；而且除了軍事抗戰以外，在政治及外交上，寂然無聞。在戰爭開始時如能很迅速地攻入租界，將日帝國主義的倭軍完全解決，使其他帝國主義者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決不會是這樣一個結局。除了與全國民衆結合，領導全

國民衆，以鐵血手腕制裁帝國主義者，推動全國抗日高潮以外，只有在華洋統治者夾攻之下平白犧牲。至于其他軍備上及戰略上的缺點，華振中先生已言之詳矣。

第三，是由于中國無抵抗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合作，彈壓反日運動。日本帝國主義開始提出辱國條件之時，他們馬上應允，在戰爭中，除了時時刻刻求和（據日文報紙）以外，就是坐視日本屠殺中國軍隊和民衆，幫助日帝國主義鎮壓反日運動。平日也喊什麼『國難』『國難』『反日』『反日』，然而民衆一旦起來要實際『反日』，解決『國難』之時，他們又要來『取締』。武漢天津北平廣東以至滬甯之取締反日運動，理由是有『越軌行爲』。他們爲什麼反對反日呢？因爲他們就全靠帝國主義扶持，而民衆之抬頭就是他們之末日，國家及民族之利害，決比不得他們個人的利害；他們之喊國難，不過是不好意思，騙騙阿斗而已。無抵抗主義不死，國難不止；要打倒帝國主義，也就要取消無抵抗主義。

第四，尤其是城市革命潮流之低落。中國城市革命運動之消沈，在這次上海事變中

第一章 十九路軍史略

軍隊精神與軍隊歷史，關係最爲密切。研究戰史，必先明瞭其軍隊的歷史。所以我們在未記十九路軍抗日戰事以前，先將十九路軍的歷史敘述於此。

十九路軍因其歷史悠久，教育精良，養成官兵團結一心，犧牲爲國的精神，所以此次上海抗日，血戰月餘，屢摧強寇，振起中華民族的精神，打破日本的心胆，驚動世界的耳目，得到意外的戰功，建立不朽的威名，這豈偶然的嗎？須知其備嘗艱苦蓋已十有二年了。

當民國九年，粵軍由漳州回粵，打破陸榮廷所統率的桂軍，解除客軍的壓迫，實行粵人治粵的時候，廣東軍人大多數有感於過去八年來受客軍統治的苦痛，有根本整理部隊，以實現保國衛民的覺悟。時廣州北較場營房駐有粵軍第一師第四團，訓練最嚴格，最

精勤，最爲社會人士所親愛，稱爲全粵模範團，實卽今日十九路軍之始祖。當時第四團的團長，卽爲現任交通部長之陳銘樞。而現任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司令戴戟，師長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等，當時皆分任團附，副官，連，排長等職，全團軍官以保定軍官學生爲骨幹，而第一師師長鄧鏗，字仲元，實爲該團的導師。

鄧師長仲元之統率第一師也，常以模範師自期，并每以此勉勵其部屬。常謂「軍人最要有愛國精神，軍隊最要有嚴肅軍紀，吾等治軍目的，須有遠大眼光，期在對外。」時團長陳銘樞，最爲鄧師長所器重。而第四團因爲人才集中，訓練有方，遂成爲第一師中之最精銳的，合於理想的，模範的良好軍隊。其特別的精神，卽爲全團官兵皆富有愛國愛民的精神，而且十分團結。

當時第四團訓練情形，除日常學術科外，有軍官團以研究學術，鍛鍊身體；有各種禁條，以陶鑄德性，卽煙酒亦在禁止之列。每星期三、六，營內或放電影，或演白話戲，或請名流講演。凡此種種，皆由於團長陳銘樞專心訓練，且由鄧師長特別優待，與以各種便利，故發

展長才。因此，全團官兵皆能於無形中養成其高尚人格，愛國精神。但當時有一特別困難問題，即逃兵特多，難以防止。因為第四團訓練嚴格，其志氣薄弱之士兵，往往逃到其他部隊中去，以為較得自由；且因第四團多受教育的關係，每逃到其他部隊時，必能升級，如兵可以升班長，班長可以升排長，當在師會議時，第四團官長中，有將此種情形面報鄧師長，且請其設法維持，鄧師長則謂：『你們教兵最怕教得不好，若是把兵真正教好了，能夠愛國愛民，則逃入別的部隊又能升級時，他們也能使其他部隊因而改良，這也是我們對國家所盡一份的訓練責任。且可於無形中使其他部隊都變成第四團同樣的勁旅，豈不更好嗎？』團長陳銘樞最能體會這個意思，因而加倍努力訓練，結果，該團所有那些志行薄弱的士兵，大都逃走了。其逃至他部隊，能否影響使其改良進步，是另一問題，但其眼光遠大，能忍勞耐苦，熱心學術的優良士兵，大多都是因為當時的陶鑄，變成今日的十九路軍之優秀軍官了。

民國十年粵桂戰爭，兩軍主力激戰於梧州，相持不下。陸榮廷以沈鴻英部出連陽欲

由北路抄入廣州。鄧仲元師長指揮第一師，分兩路夾擊之。一由韶關經乳源出連縣；一由連江口入小北江進連縣。時陳銘樞團長指揮第四團，及鄧演達獨立營，任連江口之一路，大破桂軍於涵沔。此役爲粵軍勝利，桂軍失敗之最大關鍵，亦爲第四團初次出戰之第一功。由此遂展開了以後常勝的戰績。當時鄧師長由廣州出發時，送行者皆有憂色，以兵力比較自有衆寡懸殊之勢，且全局安危，皆將繫此一戰，其危迫可知。然鄧師長鎮靜如常，且謂：『你們莫擔心，我自有把握，一星期間必可破敵。』及其凱旋回廣州，前後恰巧爲一星期。卽此足見當日鄧師長深信第一師之有必勝把握如此，而其所最受深信的，且首立戰功之第四團的價值，可更不待言了。

廣西已定，移師北伐，當時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已任大元帥職，因目擊北洋軍閥正驕橫江南，民衆無不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而第一師遂奉令北伐。十一年夏，圍攻鐵壁堅城之贛州，第四團與陳光遠部在城南王霸嶺苦戰七晝夜，卒大破之，贛州亦陷。方謂破竹之勢已成，革命大業不難立就，乃不幸身繫粵局和黨國安危的鄧師長因先受奸人暗算，

被刺於廣州大沙頭廣九車站。此時粵局遂有陳炯明變亂，而攻贛之師遂不得不全部回粵，而粵中遂從此多事了。陳銘樞團長痛國事之不可爲，即辭去團長職，學佛南京。所遺第四團職務即由陳濟棠担任。

十二年孫大元帥回粵主政，陳銘樞受任爲粵軍第一旅長。陳爲人忠心黨國，敬事上官，信朋友，愛部下。其治軍特長處，即爲知人善用，相見以誠，此番所以復能出任國事，此後又能屢蹶屢起，且能造成今日抗日保國之十九路軍，原因基此。時張發奎任第一團長，蔣光鼐任第二團長，蔡廷鍔黃固黃質勝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等，即在第二團分任營連長等職。全團下級幹部多由前第一師第四團調用，故能事半功倍，多立戰功。其最大戰績，即爲十四年春在廣東興寧破林虎主力軍於神崗山之一役。同年夏，回師廣州，平定楊希閔劉震寰所部滇桂軍之變亂。此二役關係極大，不但使廣東內部日趨統一，且使革命軍全部亦因而漸歸於一致了。

十四年夏，陳銘樞受命爲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師長，即以前粵軍第一旅蔣光

熊國爲基本，擴充爲三團，蔣任副師長，蔡廷鍇任二十八團團長，孫繼苑漢傑先後任二十九團團長，戴戟任三十團團長。而張發奎則任第四軍獨立旅長，後再升爲十二師師長。秋，第十師蔣光鼐以一團兵力在廣東鶴山單水口破鄧本殷主力萬餘衆，乘勝追擊，遂平南路，迨廣東內部統一告成，北伐又從始開幕。

十五年夏，革命軍北伐，第十師第十二師均奉命出發。歸第四軍副軍長陳可鈺指揮，且第十二師之於陳銘樞師長，因原有部屬的關係，所以表面上雖不相統屬，而實際上亦實受其指揮。在作戰的時候，頗收協同之效。故能所向無敵，屢建奇功。汀泗橋，賀勝橋，當武長路中段，爲湘鄂交界要險，爲軍事必爭之地，北軍十萬之衆，節節扼守。吳佩孚且親臨賀勝橋督戰，以示死守。卒以陳銘樞師長指揮靈敏，及將士之勇敢犧牲，攻汀泗橋破，攻賀勝橋亦下。第十師俘獲敵衆萬餘，將士無不以一當百，爭先猛進。因此時諸將士受革命熱潮所鼓蕩，只知勇往向前，打倒軍閥，不知有什麼生死利害。所以由賀勝橋至武昌，能跟蹤追擊，日走百餘里，不念勞苦，亦毫無倦容。吳部官兵無不縮頸吐舌，驚爲神兵。

圍攻武昌，血戰月餘，陳嘉謨、劉玉春親率部屬萬餘人，用大炮，長槍，炸彈，短刀，拚命死守。因武漢爲軍事必爭的地點，實革命軍和吳佩孚生死關頭所繫。武昌不失，吳氏隨時可以反攻，武昌不下，革命軍根基到底不能穩固。陳銘樞師長深知這武昌城的得失關係重大，所以也嚴督所部將士，憑着革命熱血，利用竹梯爬城，前仆後繼，雖死傷過半，卒破武昌。俘陳劉兩氏，并降其全部。第十師因爲最先入城，俘獲最多，功亦最大，破城之日，適爲十月十日，萬民歡呼，好似重見天日。比之十五年前，武漢起義時，當日人民的狂熱，可有過之無不及。且第十師官兵因爲攻武昌的勝利，深信革命精神足以戰勝堅城利器。這次上海抗日，能血戰月餘之久，絕不是偶然微倖的事，實在養成已非一日了。

武昌已下，移師入贛，攻馬迴鎮，斷南潯路。孫傳芳軍隊因九江南昌間消息隔絕，軍心搖動，先後崩潰。革命軍的第一第三第七各軍，遂得速定江西，直搏金陵。實亦多借賴第十師的力量。十五年冬，陳銘樞受任爲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軍長，且兼武漢衛戍司令。蔣光鼐爲副軍長兼第十師師長。苑漢傑爲副師長。戴戟爲二十四師師長。蔡廷鍇爲副師長。又

張發奎賀龍楊其昌各師，皆暫歸陳銘樞軍長指揮。時民衆以十一軍戰鬥力有如鐵的堅強，軍紀有如鐵的堅定，故特加以鐵軍的徽號。受民衆的愛戴，即此足見一斑。假使當日革命軍真能同心同德，努力北伐，則統一全國，不難立刻實現。

不幸十六年春，因共產黨徒的離間挑撥，使甯漢分家。且知陳銘樞軍長忠心黨國，不能利用，遂用盡諸種手段，逼使去職。蔣光鼐戴戟兩師長亦離武漢。當事急的時候，陳銘樞軍長本可以其實力和衛戍司令名義，把叛國暴徒如鮑羅廷等一網打盡，然所以不那樣實行的緣故，就是由於陳的一念忠厚，不願於革命尚未成功時演爭權奪利自相殘殺的把戲。所以忍痛去職，直走南京。但以後卒不免於箕豆相煎，實非陳氏所願意，亦非當時所及料。陳銘樞和蔣光鼐戴戟等去職離武漢後，張發奎受任爲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兼第十一軍軍長。蔡廷鍇則爲第十師師長，然關公歸曹，其心實未嘗一日忘記劉大哥。是年春，二次北伐，軍入河南，臨穎一役，十二師精銳消失殆盡，全賴第十師第二十四師挽回戰局。此固由於蔡廷鍇師長之力。但秋間當葉廷賀龍在江西脫離張發奎，直入廣東潮汕時，

蔡氏亦率第十師入閩，當時陳銘樞東渡日本，先則請蔣光鼐回軍率領，後則電請陳銘樞復任軍長。是則由於陳之善於將將，待人以誠的果報。然亦是蔡氏有信義，有智能，不爲人所利用。十九路軍之有今日，卽此亦足見蔡氏的功了。

十六年冬，在福州，以第十師爲基本，重組第十一軍，陳銘樞任軍長，蔣光鼐仍副之。第十師師長仍由蔡廷鍔担任，張世德副之。新編第二十四師以黃質勝任師長，旋奉命回粵。陳銘樞軍長指揮十一軍，及錢大鈞三十二軍，陳濟棠十一師，與張發奎部五師之衆，大戰於廣東東江的老隆藍口岐嶺鶴樹下。兩軍死亡萬餘，張之二十六師師長許志銳陣亡，許本智勇兼備，誠爲國家有用將才，死得無名，真可痛惜。當兩軍接觸的時候，陳銘樞軍長慨然嘆息，謂『兵凶戰危，非仁人君子不可以將兵，彼小孩輩意氣用事，把軍國大事作兒戲看，真可痛心！』豈料此釁一開，手足相殘的禍害，尙不止這一次就可以了結呢。

十七年春，回抵廣州，再編二十六師，以戴戟任師長。全軍各師旋分防南路，一方與地方民衆合作，辦理地方治安，交通及其他建設事業。一方則專事軍隊的補充訓練，當時以

東江戰役死傷過多，特辦十一軍軍官教導隊於廣州河南小港，專訓練下級軍官。是年夏，濟南五三慘案起，全國民衆皆悲憤痛恨，誓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報仇雪恥。時軍長陳銘樞，副軍長蔣光鼐，對其軍官教導隊學生訓話，皆謂「當此國難臨頭，我輩軍人，應把這救國重任担負起來，你們應鍛鍊身心，誓與日本不兩立，如不能爲山東同胞復仇，爲民國雪恥，以發揚我中華民族的精神，光大我民族的歷史，你們可不要爲十一軍軍官教導隊的學生，更不配做十一軍的軍官！」而該教導隊主任華振中，更時以「愛國家，信國民，報國仇，雪國恥。」訓勉全隊學生。一切教育訓練，皆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爲對象。即早晚點名，每餐食飯，皆要高呼默念：「打倒日本！」「爲山東同胞復仇！」「發揚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國萬歲！」等口號。又常對學生訓話說：「教導隊使命，要在爲我軍創造新生命，教導隊學生們的重任，全在對外作戰，打倒帝國主義時期，使我軍得有特別表現。」當年十一軍軍官教育如此，是則國家思想，民族精神，已深入全軍官兵腦中，無怪此次上海抗日血戰，有這個驚人的成績。

十八年春，陳銘樞軍長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中央開編遣會議後，第十一軍即首先縮編爲一師一獨立旅，受陳濟棠節制。當時全國自動縮編者只有此軍，蔣光鼐爲廣東編遣區第三師師長，戴戟副之，并兼第八旅旅長。蔡廷鍇爲第二獨立旅旅長，且受蔣光鼐師長節制。夏編遣會議決裂，吳桂有事，蔣光鼐師長率蔡廷鍇旅和陳維遠第七旅等，大破徐景唐師於東江派尾。當出發時，蔣光鼐師長對所部官兵訓話，謂：『中國現在最需要的爲統一和平，我們當以鐵血擁護之，不容任何人破壞。』所以派尾之役，能以少勝衆，雖係教育關係，然亦由於正氣使然。同時戴戟率第八旅亦大破白崇禧所指揮桂軍於花縣白泥，兩廣因此無事。中央得以安定，全係第三師第二獨立旅之力，亦係陳銘樞主席從中指揮之功。秋中央命改廣東編遣區第三師爲六十一師，以蔣光鼐任師長，戴戟副之，改第二獨立旅爲六十師，以蔡廷鍇任師長。因歷史的關係，兩師表面上雖不相屬，事實上却完全一致教育作戰，未嘗稍事分離。冬，張發奎軍和桂軍連合攻粵，花縣血戰四晝夜，死傷三萬人。張軍進攻最猛，損失亦最鉅。當時第八路軍各師和中央第三第八師等，屢頻於危，若非蔣光

蔣師長指揮若定，調動有方，則當日的勝負，真屬不堪設想，那得有乘勝追擊，直入廣西的一回事。

十九年春，蔣光鼐師長指揮第六十、第六十一師和香翰屏所部第六十二師，再敗張桂軍於北流。廣西多山，地險勢要，人民強悍，李宗仁、黃紹雄等統治多年，地方組織甚爲完備，人民武裝團體尤不可輕視，孤軍深入，處處受敵，當時作戰的困難，殊非吾人所意料。但卒能制勝的原因，不可不謂非蔣光鼐師長指揮之力。夏，因閩錫山馮玉祥之變，隴海路戰起，張桂軍走湖南，圍出武漢響應閻馮。時武漢空虛，南京震動，蔣光鼐師長奉命指揮第六十、第六十一及李揚敬所部第六十三師，由韶關出湖南，追躡張桂軍後，先頭部隊抵衡陽，張桂軍由長沙回師，陳濟棠在廣州聞報，急電放棄衡陽，撤回至九峯、碎石防禦。因當時張桂軍有四萬之衆，兵力多一倍有餘，必扼守湘粵交界要險的九峯、碎石，取攻勢防禦，戰局方有把握。但蔣光鼐師長知己知彼，獨斷專行，決心在衡陽取攻勢防禦，并以決心和理由報告陳濟棠總指揮和陳銘樞主席，後得回電有『我軍在衡陽如猛虎藏深山，雖屬險着，

亦是妙算』等語。及後張桂軍果爲蔣氏所算，大破之於衡陽。然兩軍肉搏爭持，死傷極大，第六十一師第九旅旅長張世德陣亡，尤爲蔣部最大損失。以張世德爲第六十一師勇猛果敢的戰將，蔣光鼐師長依之爲左右手，他的存亡，影響於該軍的前途至大，張發奎部幾全軍覆滅，退回廣西收容，不過九百餘人。桂軍亦受重創，其師長梁重熙陣亡，斷頭洞胸，總是革命的同胞。革命尙未成功，手足如此相殘，真是痛心極了。

衡陽戰後，中央命調第六十第六十一兩師至津浦路綫作戰，并任蔣光鼐爲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總指揮，仍指揮第六十第六十一兩師，此十九路軍名稱所由來。蔣光鼐總指揮出自廣東東莞世家，（其祖父爲前清翰林）根基已厚，德性寬大，無名利心，最富於革命精神，民族思想，待下公正和愛，三軍信服，平時最能體貼下情，解除官兵的痛苦。戰時軍令如山，絕不容有一毫的苟且，用兵謹慎，處處留心，不與敵以可乘之機。戰鬥激烈時，則能不顧一切，勇敢犧牲，加之以沈着堅忍，所以以前能做陳銘樞主席的副手，今能做十九路軍的領袖，造成十九路軍常勝的戰績。當十九路軍未到津浦路以前，中央軍和閻錫軍

已苦戰兩月，相持不下，此時蔣光鼐總指揮統率所部，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戰略，先克泰安，再攀越泰山長城嶺佔仲宮黨家莊直入濟南，兵臨城下，閻錫山部始知飛將軍從天而下。然大勢已去，無法挽救了，閻軍終於一敗而退。閻之於晉，生聚教訓幾二十年，其有用實力，不能用以對外，這次作戰，因十九路軍抄襲泰安濟南以致狼狽潰退，死傷受俘逃散不下十萬人，晉軍精銳損失殆盡，最爲可痛可惜。濟南已下，蔣光鼐總指揮受任兼濟南警備司令，第六十一師師長由該師副師長戴戟代理。蔡廷鍇受任爲第十九軍軍長，仍兼第六十師師長。但蔣氏謂「我軍非爲地盤而戰。」對警備司令一職，決辭不就。蔡氏對第十九軍軍長亦未正式就職。務實際，不貪虛名，第十九路軍將領大多如此。旋全軍奉命祕密調平漢線，長途行軍十餘日，始達目的地。時馮玉祥部多方偵探第十九路軍位置，因馮部在河南防禦最堅固，閻部雖敗，尙未至受十分影響，他最怕的爲第十九路軍。但蔣光鼐總指揮指揮該軍，突出平漢線西，圍攻禹城，斷平漢線路，把新鄭許昌馮軍主力，舉行大包圍。由山東戰線最東處，調到平漢線極西處，神出鬼沒，實爲馮軍所不及料。這是由於蔣介石總司

令運用神妙，亦係第十九路軍忠勇善戰，不避艱苦所致。迨牛集金鐘寨馮寺鎮莊郭店先後截擊，歸路全斷，而張維璽、山金凱等五師之衆，完全在新鎮繳械降服。而河南從此平定無事了。馮軍在我國爲訓練精良，能耐艱苦，善於戰鬥的部隊，力量足用以對外，惜其官兵不以國家爲中心，是教育的根本錯誤。這次爲內戰而犧牲殆盡，不念斷頭洞胸，總是黃帝子孫，你爭我奪，還是楚弓楚得，這是馮玉祥的過錯，也是中華民國軍人應當澈底覺悟的大事。

當山東河南戰爭危急的時候，湘鄂贛各省的兵，皆抽調到非常空虛，共產黨因此非常活動，十九年冬，河南已平，第十九路軍即奉命入贛剿匪，由萍鄉蓮花泰和深入赤化三年男女老少都變了赤黨的與國，皆未得與赤匪正式接觸。因爲赤匪作戰，素來避實擊虛，不打硬仗，所謂：「敵多我避，敵少我擊，敵來我走，敵去我追。堅壁清野，斷敵接濟，聲東擊西，埋伏襲擊，敵行我截擊之，敵住我騷擾之。」專利用民衆的報告，消息靈通，以出奇制勝方法，應付我剿赤軍隊。赤匪朱毛因爲十八年秋在廣東梅縣受蔣光鼐總指揮親自指揮第

六十一師第七旅和教導團跟踪追擊，日行百餘里，出其不意，猛行襲擊，幾使赤匪全部覆滅，所以赤匪對十九路軍亦取避敵方法。第十九路軍自二十年一月起，在興國五月，赤匪果絕不能活動，民衆脫離赤黨來歸附者日衆，贛南各縣漸次肅清，當時赤匪軍中人，皆謂『第十九路軍戰鬥力固可怕，和赤匪爭民衆尤可怕。』若國內安定，假以時日，赤匪實亦不難撲滅。夏，廣東政變，陳銘樞主席離粵，各路剿赤軍無功，且多有損失。及陳銘樞主席到贛，受任爲剿赤軍右翼集團軍總司令官，第十九路軍調吉安，擴編第七十八師，以第六十師旅長區壽年調任該師師長，蔡廷鍇軍長辭去第六十師師長兼職，由該師副師長沈光漢升任。第六十一師師長戴戟因病辭職，而以該師旅長毛維壽升任。同時蔣光鼐總指揮滴患腸熱病，養病上海，總指揮職務遂歸蔡廷鍇軍長代理。而其第十九軍軍部亦於此時正式成立。

二十年秋，九月，當蔣光鼐總指揮尙養病上海，剿赤軍努力進攻江西赤匪的時候，蔡廷鍇軍長正指揮第十九路軍之第六十、第六十一兩師在興國之高興圩附近，與赤匪激

戰時赤匪集其精銳槍械齊備者約六萬人，另以地方赤衛隊、少年先鋒隊等十萬之衆，手執梭標，四面包圍埋伏，接觸之初，第十九路軍即被截爲數段，無法連絡，赤匪期在必勝，奮勇猛攻，其犧牲精神，至足驚人。高興圩爲軍部所在，赤軍進攻，至爲激烈，衝入圩內肉搏巷戰，凡十餘次，其『活捉蔡廷鍇』的口號，真是滿山遍野，不絕於耳。時蔡氏以爲必死，故從死中以求生，手持短槍，奔馳督戰，雖危險萬分，不肯退出高興圩一步。因那時兵力的比較，絕無勝利的把握，稍一退步，不堪設想，惟忍耐堅持，或有一線生機。全部官兵心理，又與蔡氏相照映，以爲必勝。因蔡氏忠勇善戰，在第十九路軍歷史長遠，素爲官兵所信服，深信其必能指揮破敵。且第十九路軍在過去戰史上，原爲常勝軍隊，已養成官兵必勝的信仰，所以這次惡戰，雖當萬分危急的時候，各部官兵皆處之泰然，沈着應敵，最後赤軍且以其學生軍五千人，誓死向高興圩猛攻，亦卒不得逞。血戰三晝夜，赤軍死傷三萬餘人，其主力軍軍長彭德懷亦負傷，因即敗退。然當時第十九路軍已屢陷於危，但卒得最後勝利，且收剿匪以來特有的戰績者，全賴官兵用命，亦係蔡廷鍇軍長指揮之功也。

二十年冬，因九一八事變，國內和平會議告成，第十九路軍調駐京滬，陳銘樞總司令和蔣光鼐總指揮先後受衛戍京滬之命，全路官兵一致抱着對日犧牲爲光榮的決心，所以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開北一戰，能開我中華民族對外戰史最光榮的空前戰績。

第二章 抗日血戰之原因

人類社會所以廣續不替，其基本條件有二：一曰生存，二曰生殖。生存所以維持自己的生命，生殖所以維持下一代的生命。前者是以生活資料獲得為條件，後者是以種子繁殖為前提。由於前者，於是人類有勞働，有生產，有生產關係，有國家，有各種社會組織。由於後者，於是有兩性結合，有男女關係，有家庭組織，有宗族的綿延，以至於有民族的發展。一切社會現象，形形色色；一切社會關係，錯綜複雜；以至於一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歸根究底，莫不匯流於這人類的兩大本能：曰生存，曰生殖。

每一生物，無論走獸飛禽，爬蟲節足，牠要維持生命，牠必須獲得物質的生活資料，牠必須經過吃食，消化，營養，排洩諸機能。換句話說，牠必須獲得生存與生殖本能的滿足，牠

纔能夠維持生命於永續。人類是最高等的生物，亦如一切生物一樣，有營養排洩新陳代謝等等諸生命現象。這種要求的滿足，於是有賴乎人類的勞動。勞動是人類維持生存的手段。由勞動所發生的關係，是社會構成的本質。

然而，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人類的生存，並不完全依賴於勞動；這便是掠奪。

掠奪，是人類爭生存除勞動之外唯一的方法。資本階級對勞動階級，資本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民族，其間爭生存的關係，是掠奪關係。自己不能生存，於是掠奪他人以爲生存。中日兩民族間的仇視，就是這種爭生存的表現。

日本帝國主義者要求生存，在他們國內又不能維持他們的生存。他們有過剩的人口，他們有失業的恐慌，他們有多量的剩餘的生產物，他們有過剩的資本；同時他們更缺乏原料，缺乏食糧，缺乏煤鐵，乃至缺乏領土，他們求之於西方，則歐洲大陸與英倫三島決不容其插足。而向美洲的移民，又受到美國移民律的禁止，被根本的排斥。求之於南方，則物各有主，我來已遲，南洋羣島各地的殖民地早已被各帝國主義者分割淨盡了。於是他們

們就不得不求之於地大物博的中國：琉球被割了，台灣被割了，朝鮮被亡了，他們也可以躊躇滿志了。然而不然，竟得寸進尺，到現在，還有所謂厲行明治大帝第三期的計劃：吞滅滿蒙！

第一節 日本帝國主義之必然的動向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作全般的侵略，尤其是向東三省及上海施行軍事政治的佔領，從中日兩民族的整個歷史上看，乃是必然的事情。歷史上沒有無因而起的偶然，也沒有平空而來的突變。從同治訂約至最近的九一八，其間亘六十年之久，日本帝國主義所積極訓練的軍隊是爲了什麼？上下一致的侵略爲中心的軍國民教育是爲了什麼？民政黨與政友會海軍省陸軍省歷年來所爭持的政策是爲了什麼？財閥鐵路閥工業資本家與商業資本家，所以更積極投資與市場掠奪是爲了什麼？從這種種，日本帝國主義向上海積極進兵，決不是意外的事了。

21
我們在歷史上更可以尋出日本對中國侵略的途徑。一部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自

始至終，便是對中國的侵略史，而其前資本時代之歷史，則爲中國的附庸史。日本是東海島國，種種風俗文化都與中國無異，自漢已正式遣使來朝，其發生關係更遠在古代。武王滅殷，封箕子於朝鮮，朝鮮即入中國的版圖，日本與朝鮮僅隔一衣帶水之對馬島海峽，其時必有中國人自朝鮮度日，而日本人亦必有經朝鮮以來華，只不過年代久遠，無史蹟可徵罷了。至秦時徐市（或稱徐福）入東海求神仙之事更見之於史書，在日本史中載徐福抵日事甚詳，且有徐福墓及徐福祠等足爲彼此相攷證。嗣後歷魏晉齊梁數百年間中日兩國民來往漸繁，而以漢文與佛教輸入日本，爲中國對外之光榮。漢文輸入日本，始於東晉安帝時（即日本應神天皇即位之十五年）。其先日本無普通應用文字，因百濟王遣臣阿直岐至日本貢良馬，阿直岐通中國文字，天皇即命皇子菟道稚郎子就學，阿直岐又推薦百濟博士漢人王仁爲皇子師，王仁即以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授之。其後我國書籍輸入日本漸多，於是孔孟之道，遂爲日本所傳播。佛教傳入日本當在梁元帝承聖二年（公元五五三年），其時中國人由朝鮮至日本傳播佛教者甚多，初時雖爲日人所反對，然

經長期紛爭，佛教勢力終佔優勝。迨日本聖德太子執政後，信奉佛教者更逐漸增多。於是漢文與佛教之勢力在日本展開，日本之文化就發生重大之變化，而中國在日本所樹立之勢力遂至不可侮。至隋唐時代，無形中日本爲中國之藩屬。隋煬帝大業四年（公元六〇八年）日本推古天皇慕隋之威名，特遣小野妹子來聘，並大遣學生來遊學。唐太宗之世，政教修明，威聲遠播，日本遣使朝貢更盛，其使節分執節、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執節使由天皇賜節刀，監督大使以下隨員，奉國書方物求謁天子。當發遣時，日天皇則先祈禱於神，一祈海上平安，一祈唐帝賜『拜謁』宴饗之榮，如是以爲例。同時更選拔朝野俊秀，隨同來華留學，因此日本留學生之渡唐者更多，且有終身不返而入中國籍以終老者。在軍事上日本亦爲中國戰敗之附屬國，唐高宗時百濟恃高麗爲後援，連侵新羅，新羅乞師於唐，帝命大將蘇定方伐百濟，進兵成山，拔其都，降其王，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嗣後百濟降王之弟扶餘豐由日本歸，且乞日本援之，天智大皇遂冒然派兵至百濟。高宗龍朔元年（公元六六二年）唐軍大敗日本援兵於錦江口，百濟乃平，日本懾服，遂爲中國之屬國。

此外其一切文物建設皆偷竊模仿中國而成，例如日本無鑄錢後，由我國傳入隋之五銖錢，唐之開化錢，於是始有貨幣鑄造之舉。日本著名之大寶法令，即是採用我國唐律而成。嗣後歷五代趙宋，日本仍然爲我國無形中之藩屬。元代日本海盜屢到中國沿海標掠，於是有倭寇之患。元亡明興，倭寇如舊。成祖之世，日本寶町將軍足利義教遣使上書自稱國王，願受中國封冊稱臣。且欲博中國歡心，因多捕海盜誅之。至足利義教時代，復上書稱臣，奉明正朔。及足利義政時，因日本財政困難，更乞中國救助銅錢，中國因處於主人地位而允之。日本在此時猶爲中國之屬國。其間雖屢有倭寇標掠之擾，然皆一擊即平，聞我國勇將俞大猷威繼光之名而胆裂，望風披靡，海警遂靜。滿清定鼎，日本懷柔，依然爲中國之外府。迨至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六七年）口本維新，國勢大變，明治政府鑒於中國迭次失敗於英法俄諸國，大開海禁，日本亦欲享通商利益。同治九年（明治三年，即公元一八七〇年）日本派柳元正光爲正使，花房義實劉永寧爲副使，來我國修好，總理衙門應之。翌年（一八七一年）日本復任伊達宗城爲特命全權大使，來北京，與直隸總督李鴻章締結

中日修好通商條約十八款，規定日本得置領事於中國各商港，並予以許多通商利益。於是種下禍根，養成今日之大患。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爲中國之屬國，其以後則跨上資本主義之路，一變爲中國之仇敵。日本國勢之發展，乃中國國恥之累積。同治十三年（即明治七年，公元一八七四）日佔台灣，締結和約，卹款五十萬兩，改琉球爲沖繩縣，琉球遂亡。是爲日本南進海洋政策之第一步。甲午（光緒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中日戰敗，馬關條約締成，朝鮮遂亡，並割讓奉天南部遼東灣黃海北岸台灣全島澎湖列島，奉天海外諸島嶼，內河航行權及其他權利並喪。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役，八國聯軍攻陷大沽口，天津，揚村，通州，北京等處，訂立城下之盟之北京條約。而俄人遂乘機佔領東三省，因之而爆發日俄戰爭，戰之結果俄敗，訂立朴茨茅斯條約，以我國之土地與主權爲戰利品，旅順大連轉入日本之手。我國且與之訂立中日滿洲善後協約並附件十三款，除向帝俄應該收回的權利完全讓渡於日本外，而且還讓出中國從未喪失之權利，其重要者如（一）開闢東北三

省之遼陽新民屯鐵嶺法庫門長春吉林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愛琿等十一處爲商埠，名義上爲各國共謀利益，事實上專爲日本開放，於是日本遂作大規模之移民。(一)陸路通商之最優裕的待遇，於是日本的商業金融機關便滿佈於東三省。(二)安東鐵路爲日俄戰爭時日本強築之軍用鐵路，而中國竟允許其存在，於是日本有了侵略上的交通便利器，便源源而來，在翌年便設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同年七月又設關東都督府，(即後來所謂關東軍司令部及關東州民政署者是)於是日本北進大陸政策乃得初步之成功，其侵略方式又展開了一個新局面，而外交上所謂問題者也增多了。舉例言之，如所謂採伐鴨綠江森林問題，撫順煤坑問題，新民至法庫門之鐵路問題，營口支線問題，間島問題，安奉路問題，凡此都是日本侵略中國而引起比較大的問題，其結果，中國無一不是喪權辱國！從此日本的侵略面目愈來愈凶，而中國的國恥亦愈積愈多了。未久即有清末郵傳部以鐵路爲出賣之大借款，民國成立，又有以鹽稅爲抵之善後五厘金幣借款，民二有南京事件，而承認日本滿蒙五鐵道之建築權。(一)開原至海龍城，(二)四平街至洮南府，

(三)洮南府至熱河，(四)長春至洮南府，(五)海龍城至吉林。日本自此要求成功，其侵略則又進一步，而開始經營東蒙古。民三夏歐戰既開，日本便思乘機奪取德國在華之權利，如膠州灣之租借地等等。民四日本乘歐戰正劇而袁氏活動稱帝之時，提出足以滅亡中國之廿一條件。民五有鄭家屯案，強迫中國增聘日本警察爲顧問，駐紮南滿，東蒙之中國軍隊及中國之士官學校聘用日本將校爲教習。民六二月二十日日本與俄國訂立操縱遠東之合同。三月一日日本又與英國訂立密約，英允許日本戰後收領赤道以北德國固有各島嶼及承受德國在山東之權利。同日又與法意兩國訂立類似之密約。又懼美國未與訂立密約，特派石井子爵赴美與國務卿藍辛會見，以巧妙之措辭，遂於十一月七日騙得日美兩國發表共同宣言（即世謂藍辛石井條約）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之利益。民六與民七之間，日本乘我國黎元洪與段祺瑞之衝突，督軍閥之起事，張勳之復辟，及南北戰事等，組織特殊銀行團，借資於北京政府以助長中國之內亂，其間計梁啓超經手之第二次善後借款及印刷局借款，曹汝霖經手之交通銀行借款，吉長路借款，第一次軍械

借款，有線電信借款，吉會路墊款，金礦森林借款，熊希齡經手連河借款，直隸水災借款，王克敏經手之第三次善後借款，劉傳綬經手無線電信借款，段芝貴經手之第二次軍械借款，章宗祥經手之滿蒙四路墊款，濟順高徐二鐵路墊款，參戰借款，不下五萬萬之多。繼之，又成立中日軍事協定，遂使日本得公然出兵北滿。民八歐戰終止，巴黎和會開幕，日本要求將山東之權利無條件讓與日本，因事先有我國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外務省換文，有對山東問題中國欣然同意之語，鐵證如山，中國外交陷入窮境，因此爆發偉大的五四運動，中國代表拒絕簽字，得留下華府會議的一點後步。嗣後日本侵略愈進愈迫，案件愈演愈多，民八有長春案件，福州案件，並助長內亂發動奉直戰爭，收容安福禍首。民九有彈春事件。民十因有華盛頓會議，日本稍斂其凶鋒。民十一有所謂親善運動。民十二有六一慘案及廈門事件。民十四有五卅慘案的爆發，其冬又出兵南滿有助張（作霖）阻郭（松齡）之舉。民十五有大沽事件，民十六有寧案交涉，民十七更有進兵濟南阻撓革命，造成五三慘案之舉動，其冬並有皇姑屯炸死張作霖之案件。六十年來日本帝國主義者無年

不在中國表現其猙獰面目，而中國當局六十年來誤國賣國，使日本的所謂積極侵略政策，無年不收到相當的成績！依照這些成績而言，這次東北的被佔及上海的進兵，並不算是突滑的事情！

尤其是在最近，日本帝國主義在自己本國以內造成的不景氣，使它必然的乘機向東三省佔領乃至向上海進兵。日本帝國主義之進兵上海，乃是從他們帝國主義所造成的矛盾中求解決。換言之，其唯一的出路，不得不求之於殖民地。日本政府必然的更換登台於殖民地的人物，使前警視總監大田政弘爲台灣總督，前陸軍大臣宇垣一成大將爲朝鮮總督，支那通內田康哉爲滿鐵總裁，便是此種要求的表現。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一方面有大量的過剩生產物沒有銷場，他方面有大量的失業人口沒有衣食，資本主義的發達，乃造成資本主義的大恐慌。對於政治，一則使日本政府感受從來未有的財政大困難，裁員緊縮的政策，徒然使政府機關中拋出大批官員的失業，而沒有積極的效用。二則使日本現內閣表示沒有能力，在野政黨大起風潮。三則因中國政府所建築的所謂南

滿鐵路平行綫及與旅順大連的葫蘆島商港，使日本的外府南滿鐵路及其附屬業務，起了空前的危機。此種政局不能安定的情形，使日本的執政者相信軍事獨裁可以安定政治，可以挽救危機。這引起軍閥宰執政府的野心，無顧慮的向東三省作橫領的行爲及向上海作橫蠻的戰鬥。外求最後手段的成功，以救濟統治階級的危機，內求政黨爭鬥的和緩。尤其是這種政策，他們認爲是可以緩和因資本主義沒落及大量失業人口所引起的恐慌。這種種的因緣，使日本軍閥號召失業軍人及鼓勵二十六年來的軍氣，從事滿洲的軍事行動。因滿洲的軍事行動，遂引伸到上海。

第二節 國際形勢之沉悶與世界經濟之恐慌

其次在國際形勢上，恰恰給予日本進兵上海的一個最好的機會。日本的統治階級，看透了自國狀況的不景氣，看透了國際形勢的沉悶與世界經濟的恐慌，於是它更敢在上海一試了。

在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中，中國是世界經濟的一環，是帝國主義各國共

同的殖民地，是各帝國主義國爲解決其內部矛盾的對象。因爲最近世界經濟的恐慌，各國爲欲解決其矛盾，故對於殖民地利權的要求亦益緊亟。這些時，中國便處在帝國主義各國加緊的剝削之下而無從解脫。

自甲午中日戰爭以後，中國一時陷於瓜分的危機。列強各國都各自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從事借款和鐵路的競爭。競爭之不已，恐引起戰爭之恐怖，於是調和衝突，就把中國夷爲共同的殖民地。所以美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有主有門戶開放主義的通謀。他主張各國對華機會均等，他主張保全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日俄戰後，美國重申前議，更於是乎有美國務卿諾克思（McCoy）對於滿洲鐵路中立提案，藉以打破日俄在滿洲利權的獨佔。然而却不如人意，未能成功。因之最後乃有四國銀行團的成立，因日俄之反對，英美德就就把他們摒棄於借款團之外。民國成立，由日俄妥協，有由四國銀行團變成六國銀行團之舉，對華國際共管之機運，就走入了成功的境域。歐戰既起，銀行團無形消滅，中國就成爲日本單獨的侵略地，於是就利用袁世凱的帝制運動而有二十一條

的強迫承認，復操縱安福系成立西原賠款，造成南北戰爭。歐戰告終，各國嫉視日本的單獨獲利，於是有華府會議的召集，成立九國公約，確定尊重中國主權獨立領土行政完整等原則，藉以抑制日本的野心。此後，因美國銀行團代表雷蒙德（Lamont）之來華，新銀行團的成立，曾盛極一時，然卒因中國政治的分裂，使其共同投資的計劃無形消滅。但是國際共管中國的企圖，却仍往來於帝國主義各國的心目中，無日或忘，所謂新道威斯計劃，不外此種陰謀的顯露。

十餘年來，太平洋上能夠維持武裝和平，各帝國主義間能夠除了因不平等條約所獲得之權益以外，不敢破壞中國領土的獨立與主權的完整者，完全是靠着列強的均勢，可是現在，這太平洋沿岸的列強均勢已經破壞而轉變了，而這均勢的破壞與轉變，却是有利日本的大陸政策的。

所謂均勢，是英、美、日三大帝國主義的相互對立，他們是代表着世界最大的三個海軍國，他們都有利害關係的牽制，他們都是在中國互爭市場與原料的主要國，他們三國

都不能單獨的向中國下手。美英爲爭奪中國及菲列賓的市場和太平洋的商業交通，早已結成不解之仇。他們兩國互爭世界投資市場與金融霸權，也是決不能並立的。美日與英日的關係恰巧又是如此。因此三國中如有一國要單獨攫取中國領土及特殊利益，其他兩國必聯合起來干涉。自德國歐洲戰敗退出太平洋舞台後，英美日三國便相互維持了東亞的均勢。然而近來英國經濟的衰敗與後退，美國的生產過剩與失業人口的激增，使他們都無東顧的餘暇，日帝國主義遂運用縱橫捭闔的外交政策，各送秋波，在『慷他人之慨』及『共同諒解』之下，就毅然佔領東三省及向天津上海等處挑釁了。這是國際形勢所給與的便利，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世界經濟恐慌下聰明的出路！如果日本在『慷他人之慨』的政策下不爲單獨的絕對佔領，英美二國是不會加以干涉的。否則，若超過了獲得英美二國所默許的利益以外，英美兩國亦終必起來干涉。日本不欲世界大戰之再起，只有從此了事，於是上海戰事之解決與東三省之喪失便不成問題。

如上所分析，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毅然的對中國作如是的侵略，是千載一時的機會。

本來日本帝國主義於歐戰期中，因緣時會，發展其勢力，聚斂其橫財，戰後遂完成其獨佔資本主義。然而，金元帝國登台，新的危機同時孕育。英法德意諸國因合理化運動的復興，重伸勢力於東方市場，俄國又另換一副面目恢復舊俄時代的勢力並標榜着反資本主義的宣傳，移殖其勢力於中國；美國則對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政策極力保持，於華盛頓會議中迫令日本吐出歐戰時期內乘機攫取的獨佔權利，並竭力與中國親善，以擴大其投資區域。世界各強國中，左右顧盼，都使日本四面受敵，中國這塊肥肉使日本竟無法吞食，而中國這幾年能夠維持獨立相安無事者，也靠了這國際形勢的均衡與各帝國主義彼此利害的牽制。

但產業合理化的結果，生產額巨量增加，生產品價格低落，利潤減少，可變資本的工錢減少，而不變資本的新機械的價格增大，平均利潤率低下，勞動強度增加，工錢相對減少，失業者增多，大眾購買力貧困。於是商品過剩又成了嚴重問題。其次，合理化的厲行，造成世界市場競爭之尖銳化，於是就不得不採取嚴峻經濟壁壘，加緊保護關稅和傾銷

(Dumping)資本輸出，殖民政策等等，將市場競爭推向戰爭的方面。其次，合理化的巨量生產，又造成國內市場的狹隘，引起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及其各自本身的諸種矛盾。這就造成世界經濟的大恐慌。而最近的恐慌，性質比從前還更加酷烈。從繁榮的美國交易所恐慌開始，波及全世界，遂造成世界的不景氣。各國生產和輸出的減少，物價低下，股票跌落，失業增加，農業恐慌增大，例如一九二七年共同物價指數為一百，則在美國一九三〇年為九十小數一，一九三一年為七十二小數八；在英國一九三〇年為八十六點一，一九三一年為六十六點三；日本一九三〇年為八十九點六，一九三一年為六十八。這樣物價每況愈下的跌落，就是表示生產的過剩，也就是表示生產力的低落了。又例如金券，在去年英美激勵的下落，毫無善狀，德國在四月雖頗為騰漲，但四月以後却一再暴落了。日本因一九三〇年原料品價格之下落與交易所的一時投機之增加，暫時還停留在小康的狀態中，然至去年却大大的下落。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世界信用之收縮與經濟之恐慌了。至於失業人口，在去年上半年英國有二百萬，德國有四

百萬，意國有七十萬，法國有七萬，美國有一百萬，而在日本，據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的國勢調查，失業總數為三十二萬二千五百人，比一九二五年增加十分之四，而實際上還不止此數，據朝日年鑑的推察，總在百萬乃至一百五十萬以上。去年二月失業率為百分之五點六十一，三月為百分之五點七十九。三菱造船公司停歇與海軍軍縮，造出龐大失業羣，中小工商者的破產，更增加失業的人數。又據內務省統計，俸給勞動者及知識階級失業的約四十萬，而工廠礦區以及農區之熟練的勞動者尚不在內。一九三〇年一年間礦山工場停閉者四千六百，直接失業七萬人，事業縮小者五千六百件，失業六萬餘人，因罷工而失業者一萬餘人。為防止這失業洪水泛濫，日本只有向中國求出路了。同時，日本的海外市場又受到收縮的慘運，例如一九三〇年一月至十月間貿易總額輸出一二七六百萬圓，輸入一四六九百萬圓，比一九二九年同期輸出減少百分之三十二，輸入減少百分之二十九。而英美之對外貿易更形不振。最重要的對華貿易自去年一月至九月減少百分之二八，十月比前年同期減少三分之一。最重要的商品之小麥棉織物

絲織物，幾減少一半。以美國爲主要顧客的生絲也同樣的減少。生絲輸出減少，農家所受的損失，奚啻五億元？而棉花，鐵，羊毛，木材的輸入，亦因生產之減少而減少。日本在美國的市場既如是暗淡，而印度輸入亦已絕望，而海外市場亦皆閉塞不堪。唯一有望的中國市場，又因政局不安，排貨屢起，及美國的競爭，一九三〇年下期比二九年年下期輸出減少四一三五〇八千圓，輸入減少三四二四七三千圓，其入超額有七千六百十九萬圓之巨，而去年下期與今年初春更甚，重要輸出品爲絲織物減少二千萬，糖，炭，紙及水產等，亦無不跟着減少，這是表示着生產的收縮，而輸入品中僅牛肉，雞蛋，牛皮却增加一百餘萬，這是表示着日本的必要食品之不足。像這樣的恐慌程度，使日本乘着列強自顧不暇時遂突然向中國求解決，九一八東北事件便是這求解決的實現。此外在金融方面亦是非常紊亂與恐慌，尤其在日本更有特殊的形態，如因金解禁及金禁之反覆實行，雖使資本價值增高，然因物價之下落，資產內容之實質價值顯然低下。又因金融本身的紊亂，形成更大的獨佔金融資本，徒使恐慌之輪廓擴大。因之日本的金融資本家在中國，尤其在滿蒙朝

鮮台灣更加緊殖民地的榨取，盡量投資。然而其資本大部分借自英美，故常受外國資本之威脅，而所謂獨佔的利益亦受動搖。此種動搖的恐慌，日本就逞其野心，佔東北爲己有。上海事件之發生，只不過是奪取東北的一個手段。

總而言之，在這世界經濟恐慌的漩渦中，日本獨佔資本主義必須把牠的賴以生存的原料產地販賣場所資本洩口的滿蒙獨佔。這是這次「一二八上海事變」主要的原因。而國際局勢的沉悶，又爲日本這次侵略政策的決定點。因爲在中國競爭最激烈的是美國和日本，此外還有英國的參加。英國與中國貿易最早，有香港上海及長江流域爲根據地，且伸其勢力於威海衛，又把持着中國的海關實權及航業金融的霸權。美國在戰後對遠東經營不遺餘力，設立遠東貿易局，派遣商務官於各地，投資數量及區域日益增多，遂有凌駕日本而上之勢。然而日本的勢力還是不容易壓倒的，日本對華的貿易雖不十分繁榮，然在去年尙有三億九千萬之巨。同時中國輸出之原料亦年有二億八千萬，日本仍佔着第一位的優勢，這樣，英美常有聯合以制日的趨向，自華盛頓會議以來至最近的

『九一八東北事件』都是如此。然終於因上述的經濟恐慌的關係，使英美都各顧自己，無力作強硬的干涉。法國、意國及新復的德國，雖然都想替中國說話，然而皆因根基甚淺，只能看大局的推移以決定其態度而已。至於蘇俄與日本雖在北滿的利害衝突，常有風雲緊急的傳說，然而實際上蘇俄不敢與日本啓強硬的決裂，牠雖標榜着反帝國主義，亦同樣的只有看風轉舵而已。從這種種縱橫交錯的因緣，使日本胆敢向上海進兵，以爲解決滿蒙的手段。所以上海抗日戰爭的爆發，我們僅就國際關係上去看，更不是偶然的事了。

此外更有可以注意的一點，即日本因世界經濟的恐慌，政治的一般都趨向到法西斯蒂的道路。法西斯蒂政治的厲行，對外的侵略政策必然硬化。這不獨日本爲然，全世界都這般趨向。因爲資本主義恐慌的增大，金融獨裁政治必日益急進，自由民主主義必日益破產，此時的政治惟有讓法西斯蒂主義傲然抬頭，增強對外的力量，以鎮壓對內的紊亂。德國總統選舉時極右的國粹黨與極左的共產黨票數增多，與登堡國家緊急法令之

頒布與國家社會黨領袖希特拉(Hitler)勢力之日益膨漲；中歐及巴爾幹不斷的法西斯蒂騷動，美國的聯立內閣與保守黨的絕對勝利；而在美國，也有極少數金融托辣斯以百萬美金為背景樹立獨裁制度的企圖。在日本法西斯蒂的激進，更見明顯，軍閥的拔扈，在野軍人會與青年仕官思想行動的激進，民政黨與政友會所樹立的議會政治的破產，國本社勢力的膨漲，都使日本對中國終有逞其野蠻行為的一天。在這國際經濟政治的霧圍氣中，一切都向極端發展，妖氣正瀰漫着大地，中國民族不事一致的積極抵抗，只好做日本極端軍國主義下的犧牲品！

第三節 所謂滿蒙問題與中日懸案

年來中國境內頻繁的災害與禍患，造成中國社會空前的危機，更使日帝國主義毫無忌憚的對中國作大規模的侵略。

在今日，中國一方面有大量人口的窮困，一方面有買辦金融資本的累積。農村經濟破產了，而都市工業不能振興。離村農民不能容納於工商業，於是只有當兵當匪之一途。

頻頻的戰亂，使灌溉農耕與水利經濟愈益破壞，於是就發生前年西北的大旱災與去年長江十六省的大水災，使我國的國家財政與人民生計陷入空前的危境。日本帝國主義者就運用其祖傳的流氓習氣，不顧人道與信義，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突然的就佔有了東三省。貪心無厭，更慘酷的向上海進兵了。

日本帝國主義對華露骨的侵略，處心積慮，必欲攫取遼寧為生命綫的滿洲，識者因早已料其必有今日的。而況在今日，又給予了日本千載一時的機會。三五年來中日懸案的增多與滿蒙問題的嚴重，都是日帝國主義準備鯨吞的張本，「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須先征服中國。」倘中國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日本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亦是我日本帝國存在上必要之事也。『田中義一滿蒙積極政策奏章』無恥的日本帝國主義，一面嗾使御用的狗頭博士如矢野仁一等，攷證滿蒙非中國之領土，由帝國大學資助出版，對世界大事宣傳；一面又侈然高叫滿蒙是他們

的生命線，是他們大和民族最低限度的生存權，政友會時代之滿鐵副總裁在其所著動的滿蒙東亞時局的動搖以及許多書籍雜誌報章中，就高叫着這類的屁話。上海如果他們有胆量攫取，那末上海非中國之領土，也自然會在他們狗屁不通的侵略邏輯之下攷證出來的。侵略滿蒙以至全中國既是他們一貫的策略，而中國自身之無法抗拒，遂使他毅然的大喊着解決中日懸案的口號之下，演出空前的慘舉，乃是必然之事。半年來，所謂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朝鮮事件，都是日本併吞滿蒙的陰謀詭計之暴露。因為在今日滿蒙不僅是日本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的市場，且為工業原料品的資源地及食料品的供給地，而且更為大規模移民的目的地。日本二十餘年的努力，移居滿蒙的人口已有二十餘萬之多，而移住滿洲的朝鮮人，更達百萬了。『日民移鮮，鮮民移滿』的毒辣政策，既有相當的效果，而田中的祕密奏章中，還有移殖二十五萬以上的鮮人於滿洲，乘機搗亂尋釁，以便採取直接行動的計劃。不但此也，日本更利用鮮人，為侵略滿洲的工具，希冀遮掩着他們的猙獰面目，這種露骨的毒辣政策，實為滅亡中國的利器。本來，朝鮮為吾國的領

士，其人民爲我國殷民箕子的裔孫，朝鮮人就是中國人，日本利用朝鮮人以侵略滿蒙，無異以中國人來侵略中國人，此種以手打手的自殘手段，若不早日設法防止，那麼中國的前途，不亡何待，可憐無知的鮮民，既做了亡國之奴，復爲仇人之傀儡，不顧中國農民的利害，擅掘溝渠，挑起了中韓農民的衝突。日本便一面嗾使鮮人屠殺華人，一面更大肆煽動造成朝鮮慘案，無辜受戮的華人不計其數，而日本反津津有辭以爲進駐重兵於滿洲的口實。

如上所述，日本帝國主義，所以突然作露骨的侵略，既爲數十年來預定的計劃，其處心積慮，必欲攫取滿蒙自屬毫無疑義的事實。查日本自日俄戰後，其對外政策，即由被動的而進於主動的地位，由防禦的而變爲進取的性質。日俄戰前，日本原有所謂南進與北進兩派。南進爲海軍派所主張，力主步歐美國主義之後塵，向海外發展。北進爲陸軍派所主張，向東亞大陸發展。當時兩派爭執頗烈。嗣後因海軍發展，與列強在太平洋及南洋之勢力範圍衝突，受到阻礙，於是不得不向大陸發展。此種大陸北進政策之發展，當之者

當然爲老大之中國及新敗之俄國，權衡利害，自以向中國積極侵略爲宜。自此以後，日本無日不秉承此傳統政策，極力向東亞經營。而我國之滿蒙，乃爲其注意力集中之地。其步調雖或急或徐，然而根本上固未嘗離開此種對華侵略的積極政策。『竊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既爲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及征服中國全土，使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全帶，無不畏我服我，仰我鼻息等等之大業，尙未能實現，此皆臣等之罪地！』（田中義一積極奏章）誠然誠然，天皇聖明，中國當滅！我們試來檢查一下無恥的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成績。縱橫我們中國與日本是勢不兩立，這些舊賬總有清算的一天！

我們不說遠的作歷史上的攷察，我們也不說廣大的作地理上各地方的檢查，我們只就今日日人所侈然藉口的所謂滿蒙問題與中日歷案而論，日本滅亡中國的成績，已足夠使我們驚心動魄，追論其他！

例如鐵路問題，實爲滿蒙問題的主幹，無論政治方面，軍事方面，經濟方面，日本欲經

略滿蒙，均惟鐵路是賴。在日人方面視之，鐵路爲日本對華政策上的重大問題，當然置諸首位，具有早日能解決的性質。計日本在滿洲作侵略工具的鐵路，可分爲五類，並其條約上的關係，舉例如下：

(一) 日本管理：

南滿鐵路（長春至大連）及其支綫（旅順柳樹屯營口煙台撫順各支綫）

一，一一四杆

一九〇五年日俄朴次茅斯條約。一九〇五年中日滿洲善後協約。一九〇九年

滿洲五案協約第三款。

安奉鐵路（安東至奉天）

一九〇五年中日滿洲善後協約附約第六款。

(二) 日本借款：

新奉鐵路（新民至奉天）

一九〇七年新奉鐵路協約

一九〇八年新奉鐵路續約（郵傳部與日本）

一九〇九年新奉鐵路借款細目（郵傳部與南滿鐵路會社）

吉長鐵路（吉林至長春）

一九〇七年吉長鐵路協約

一九〇八年吉長鐵路續約（郵傳部與日本）

一九〇九年吉長鐵路借款細目（郵傳部與南滿鐵路會社）

一九一五年中日條約（關於滿蒙）第七款

一九一七年改訂吉長路約（交通部與南滿鐵路會社）

四洮鐵路及其支線（四平街至洮南。其支線從鄭家屯至通遼，即所謂鄭白鐵路）

路）

一九一三年滿蒙五路借款預約（交通部與日公使）

一九一五年四鄭鐵路借款合同（交通部與日正金銀行）

一九一八年四鄭鐵路續借款（同上）

一九一九年四鄭鐵路四百萬墊款（交通部與滿鐵公社）

一九二二年四洮鐵路續訂短期借款（同上）

（三）日本墊款正式借款未成立者：

吉會鐵路（吉林至朝鮮的會甯）

一九〇九年間島協約第六款

一九一八年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交通部與日興業銀行）

開海鐵路

一九一三年滿蒙五路借款預約（交通部與日使）

一九一八年滿蒙四鐵路借款預備合同（章宗祥與日興業銀行）

洮長鐵路

一九一三年滿蒙五路借款預約

一九一八年滿蒙四路借款預備合同

吉海鐵路

同上

吉敦鐵路

一九二五年吉敦鐵路祕密合同（交通部與滿鐵會社）

（四）日本讓渡與新銀行團者：

洮熱鐵路

一九一三年滿蒙五路借款預約

一九一八年滿蒙四路借款預備合同

洮熱鐵路之一地點至某海港

一九一八年滿蒙四路借款預備合同

(五)中日合辦未經中央政府承認者

天圖鐵路

一九二二年天圖鐵路祕密合同(非正式合同)

綜上觀之，中日間關於鐵路之協定凡廿一，無一不是日本對中國侵略之工具，日本有如是周密之鐵路網，分佈東北，長驅直入，自然可制中國之死命。而日人尙有所謂天下四分勢，即以滿洲爲中心，長春爲中點，向四方放射鐵路，有四港爲其主宰，即大連，葫蘆島，海參威，清津（或羅津）。此種鐵路，各自有其背後地，各自有其物質吸收的終端。滿洲鐵路之預定線完成後，此鐵路終端北朝鮮東海岸之海港，必能盡量發揮其機能，必爲貨物之集散地，亦必各自有其勢力範圍，或由於人爲，或由於天然，而形成劃然的分野。如果東三省問題不能解決，則日本直搗中原之勢一成，中國滅亡無日矣！

再如日本之對華經濟侵略的傳統政策而論，很明顯的，一爲原料的掠奪，即所謂解決其本國之原料問題及食糧問題，一即市場的獲得，以解決他們本國的收入問題。此兩

問題全以對華投資與推廣貿易爲唯一手段。而日本的對華投資，又以東三省爲中心，以長江流域爲基幹。他們除單純的經濟侵略之外，更有政治及武力爲後盾。例如，東三省工業除大倉財閥在本溪湖之鐵與煤，東蒙古之水田，天津之裕元紡織廠，單獨投入資本約二千五百萬日金；三義財閥在大連之油脂工業，安田財閥在南滿之正隆銀行因融通資本所管理之小企業；三井財閥在大連之小野塞門士公司及其分工場等外，其餘國家事業全爲國家資本，或爲國家資本庇護下所組織而成者。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東三省既用其全副力量侵略以吸收現金外，更需要從中國農村中間吸收工業的原料品，據滿鐵調查科的調查，近二十年來東三省的對關內貿易，超出純額竟達七二三、二五七、九〇六海關兩，其中尤以近來出超額爲最多。此外東三省的礦山，森林，港灣，工場，農山，教育，地方設施，研究機關等等，莫不爲日本所侵略，所獨佔，而東三省金融事實又完全爲日本所操縱。其侵略中心的機關，所謂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實超出了英國用以滅亡印度的東印度公司之機能，其南滿鐵路對中國侵略的成績，亦超出了英國三A鐵路數倍！如此中國，

如此印度，後先相照，不忘何待！而況近來日人對中國更作露骨的侵略，與南滿鐵道相提並重者，又有所謂吉會鐵路之修築。此路在滿蒙所佔之地位，在國防上及存在上所佔之重要，都超過滿鐵，日人最近三年來積極圖謀實行侵佔者，即爲此路的修築，同時我國人所惴惴不安，旦夕防範者，亦即爲此路的修築。所謂解決中日懸案及滿蒙問題，其最明顯的基點，也在於此路的修築。日本欲實現其侵略政策的成功，必須強築吉會路，中國爲防止滅亡的悲慘，必須全力拒絕，日本計無所出，於是遂以暴力佔領東三省，我國東北四省的領土主權就立時喪失！這樣嚴重的局勢，遂展開了上海戰事的前夜。

第三章 抗日血戰之醞釀與爆發

第一節 不抵抗主義與敗北主義 (Defeatism) 的反響

去年九月十八夜，日本砲火突然紅遍了瀋陽城，駐紮在該處北大營及其郊外的我國大軍，接受榮臻及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避免與日兵衝突，立時退出，於是不到二十四小時，我國東北的七萬五千餘方里的版圖，就立刻變了顏色。我關東三千四百餘萬的人民就無辜的引頸就戮。我東北的物質精神皆被日本獸兵掃蕩而空之。我東北當局苦心所發明的不抵抗主義，遂彌漫了全國，所謂鎮靜政策就是這主義的引伸。於是日本的毒焰囂張與我國敗北主義的悲悶，交互錯綜，縈迴的造成了東北滅亡的慘史。

所謂敗北主義 (Defeatism) 是政治學上的一個名詞，是對敵爭鬥怯弱的一種主

義，其內容，簡言之，可分爲：（一）常把敵方估量太大，而自視過小。（二）常取守勢，以圖苟安；一有機會，即與敵妥協，敵如進攻，則實行退却。（三）希望敵方內鬥不一致，或敵人自己破裂；若敵不內鬥破裂時，則希望第三者出來干涉，打抱不平。（四）希望敵人意外的損失，盼天公打雷下雹，把敵人打死。（五）希望自己一點也不犧牲，不勞而獲。（六）毫無鬥志，雖口頭宣戰，但不作戰爭的準備。（七）常抱主觀的勝利，自己覺得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即不幸而敗，將來亦必勝；即將來不勝，而精神上也是勝利。（八）本無鬥志，到了萬不得已，爲維持面子起見而戰，結果是願意失敗。敗北主義的內容如是，而我國上下所表現的事實，全是這內容的說明。當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抗日運動應時而起，而全國的報紙充分的表現了敗北主義的內容，對於日本佔領瀋陽、吉林、長春、新民、牛莊、通遼等處，故意描寫得威風，說日本軍器如何如何的犀利，佔領時如何如何的勇敢，否則，就登着日本軍艦來到天津、青島、上海了，漢口日兵登岸了等等一類的話，說得過份可怕，使人人腦海中都印上了怕日本兵的心理，日本兵的威風，是我們中國人給他們宣傳鼓吹起來的。將自己看得太小，

把敵人看得太大，這不是敗北主義的呼聲嗎？中國政府當事件發生之初，即希望國際聯盟出來干涉，又希望美國出來幫助，故成天總說着國聯怎樣，美國怎樣，然而却忘記了自己應該怎樣，要知道國聯根本沒有力量，而中國希望之；美國根本沒有幫助中國以抗日本的必要，而中國亦希望之；世界上只有強權，本無所謂公理與正義，亦沒有什麼真正的國際和平條約，而中國更信賴之；這不是敗北主義嗎？瀋陽陷落以後，張學良受不了國人的責備，始聲言在錦州死力抵抗，但不反攻，以圖苟安；迨至日兵追到錦州，又不抵抗，便向關內撤退，日兵在天津騷動了，便劃出中立地帶，以求妥協；有人罵東北當局爲亡國奴，即應聲說『你們平津的人却還在我們的統治呢！』以自解嘲。像這樣步步退却，臨到機會便與敵人妥協，而對於國內人民反用嚴厲手段去壓迫的態度，還不是敗北主義嗎？即如宣傳而論，這次東北的事變，明明出於日本上下一致的侵略政策，而我們偏偏說他不一致，偏偏說牠是日本軍閥的單獨行動，使他在國際輿論及外交上可以掩蔽罪惡，這消息本是日本在美國傳出，以減輕國際上的視綫的，然而我們的宣傳者，亦拿來掩飾自己的

愚昧和觀察不明的錯誤，這樣敵人明明一致，而我們却說他不一致，這不是敗北主義嗎？又如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日本國內忽有小地震，上海的時報便當做要聞，用大號標題登出，說是「應該！天理昭彰，報應不爽！」並希望日本再震一下，這與鄉下老太婆吃了虧，就希望天雷打死人，是同一的意義。這不是敗北主義嗎？再如對日作戰的呼聲雖高，而一般軍人則擁兵不動，希望自己一點也不犧牲，不勞而獲，旁觀而已，這不是敗北主義嗎？在國民間，雖努力於抗日運動，只口口聲聲說宣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話，然而政府却不作戰爭的準備，更不為戰爭的先鋒，又不知利用愛國運動，其結果，人民隨着政府走，政府隨着國聯走，國聯隨着日本帝國主義走，中國白白做了這其中的犧牲品！這不是敗北主義嗎？總之，九一八事變以後，敗北主義充滿了全國，將民意消沉下去，一切弱點顯露出來，坐待亡國而已！嗚呼，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則曰：不抵抗主義為之倡！

本來，不抵抗主義，即是亡國主義，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或某一個人，被壓迫到毫無能力抵抗時纔有的現象，是壓迫者對於被壓迫者，用來麻醉以消滅其抵抗的一種

文化政策，是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的一種奴隸道德；故在其心理上的畏懼怯弱，行為上的卑躬屈膝，禮教上的自卑自謙，和順恭敬，宗教上的忍辱耐苦，希望來世，都是由此而起的。更從歷史上看，最早唱不抵抗主義者，爲釋迦牟尼，佛經所說須「菩提忍辱波羅密」等語，無非教人不抵抗。然而現在的印度怎樣？佛說慈悲，原爲教人苦海，以求精神之安慰，但在政治上則造成印度之淪亡。次之，則爲我國之老子。老子教人無爲，教人不爭，教人柔弱，教人含垢忍辱，教人報怨以德；當然是一個不抵抗主義者。然而黃老之說最盛的西晉，竟致五胡亂華，偏安江左，而其結果，也終於爲外族所滅亡。再次之，則爲耶穌。因爲他本身是一個亡國之民，所以他說：「有人打你的左臉，你的右臉也交給他。」以這樣的不抵抗精神，提倡宗教來救國，理應使敵人感化，使國家復興，然而猶太民族結果怎樣？而耶穌本人還釘死在十字架上！最近印度的甘地，所以受人崇拜的當然是他的不抵抗主義。然而現在怎樣？訂下了「甘歐協定」，停止了排斥英貨與非武力抵抗運動，而印度民族仍毫無得救。不抵抗主義在滅亡了的民族與國家間尙且行不通，而況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因

此羣情憤激，輿論騷然，不爲羣衆所接受。於是一反此種主張，要求一戰。各地學生就紛紛赴京請願與示威，學生運動曾盛極一時。然除了『政府接受請願條件，答覆圓滿』等空洞詞句外，仍無一毫辦法。用於自衛的唯一武器的『杯葛』(Boy Cout)政策，得不到政府的幫忙及奸商的偷運，對日經濟絕交仍無辦法。視爲唯一可以依賴的國聯，除因循延宕及一些議而不行，行而不通的空洞議案外，仍無辦法。全國上下無論言論界與抗日救國會，除了充分表現敗北主義與阿Q精神(阿Q被人打時，終說孫子打祖宗，認爲勝利)外，仍無辦法。一般封疆大吏。除左發一通電，右發一通電，空叫『請纓殺敵，準備抗戰』外，又是一無辦法。在這樣的全國慘痛毫無辦法中及不抵抗主義的團氛氣中，黑龍江的抗日砲火一響，就打開了全國的悶氣，提起了國民的希望，於是紛紛募捐慰勞，馬占山將軍就成了一時的民族英雄，滿洲偽國的成立，這纔取消了他的頭銜。

第二節 三友實業社被焚與日僑暴動

自東北被佔以來有四五月之久，我政府除叫人民鎮靜與依賴國聯外，我民衆除飲

恨忍痛作口頭宣傳外，既無事實上若何有效之表現，而日本又復進兵不已，先後向榆關，天津，塘沽，青島，廈門，福州，汕頭，上海等處挑釁，天津事件雖在小小抵抗之下劃出傷心的中立區以求解決，而上海事件則從此擴大了。

日本的有計劃的在上海尋釁，殆爲其外交上運用常有之取二還一，進百步退五十步的策略。他們想佔領滿蒙，於是便以侵略上海爲副作用。講價還價，是他們外交上慣用的策略。他們以爲倘僅佔領東三省以要求東三省，則就案論案，我國民必然的要起強硬的反對，而政府亦不敢專擅承諾。若使在佔領東三省以外的地方，如全國經濟中心的上海，那末就以交還上海爲取得整個東三省的條件，使我國政府以滬案勝利爲審案屈辱的掩護，由此可以欺騙人民。於是他們侵略東三省的目的就達到了。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上海肆擾，既爲預定計劃，則日本之僧人無端開釁，亦必爲日本政府所嗾使。一月二十日上午二時半，暴日僑民勾結日陸戰隊往引翔港縱火焚燒三友實業社毛巾工廠，胆敢不服從上海第一特區工部局巡捕之彈壓，殺死華捕一人，重傷華

捕二人，又於同日下午聚衆數百實行暴動，搗毀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各商店等慘毒行爲，實爲日本政府所嗾使。以便造成嚴重局勢，爲進兵上海之準備。當此暴動案發生後，市長吳鐵城曾於下午三時派秘書長俞鴻鈞親往日領事署提出口頭嚴重抗議，要求此後不發生此項事件，嚴緝兇犯，並保留一切交涉。日總領村井蒼松除承認日浪人此項舉動極端不法，表示無任遺憾，並允嚴緝兇犯之空洞言辭外，並沒有什麼外交上有效行爲的處置。而反於其翌日——即一月廿一日上午十時，日總領村井復至市府謁見吳市長，當面表示日前日本僧人五名在馬玉山路被毆打一事，要求吳市長嚴緝兇徒，同時並提出書面抗議，有四項要求：（一）市長須對於總領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處罰，應迅即切實施行，（三）對於被害者五名，須予以醫藥費及撫慰金，（四）關於挑日侮日之非法越軌行動，一概予以取締，尤其應將上海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以及各種抗日團體，即時解散之。吳市長即予口頭之答復，謂關於第二項，中國法律對於傷害罪之處分，本明有文，自當緝兇依法究辦，至——三兩項亦可考慮，惟第四項事關民衆運動，如在法律範

團以內者，本人無權取締，如有非法行動，自當依法制裁等語。此種反賓爲主的交涉，顯見不利於我方，亦即表示我國外交當局的無能。至日人結隊焚燒中國工廠，殺傷在職華捕等舉動，市府僅在廿二日下午三時向日總領事提出一紙抗議文云：逕啓者，案據市公安局呈報，本市翔港馬玉山路三友棉織廠，於本月二十日上午二時二十分，有日本青年數十名，潛赴該廠外縱火，共燒燃火四處，當時因深夜，工人已熟睡，未及覺察，厥後該廠職工等，經細稽察，並據附近鄉人目睹，係該日人以火酒汽油硝磺等物引導放火，是時該處附近報警亭有華捕三人值差，聞警即電救火會求救，日人及將該亭施以包圍，用刀將三〇二九號華捕斫傷，十一、十六號華捕被刺傷倒地，並將電話機割絕，拋擲附近浜中，另有七六五號華捕被該日人等追至臨青路，亦爲利刃殺死，該日人等逃逸無蹤，計該廠被禁，損失極大等情，據此，查該日人等竟敢於清晨結隊縱火，焚燒本國工廠，殺死在職華捕，不獨爲法所不容，而際此多事之秋，其影響所及，尤爲嚴重，據報前情，除當即派員而提抗議外，用特提下列條件：（一）日本總領事向本市長表示歉意，（二）迅速逮捕及嚴懲縱

火殺人之罪犯，(三)充分賠償被害者，其賠償之金額另協定之，(四)切實保證嗣後不得有同樣事件發生，本市長深盼貴領事對於上述各條，能誠意履行，俾本案可以從速解決，以息糾紛，而睦邦交，相應函達，煩請查照爲荷。此致日本國駐劄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市長吳鐵城。」市府復對於二十日日僑居留民大會會衆，在北四川路沿途滋擾，打毀店鋪事，向日本總領事提出抗議，原文如下：『逕啓者，案據市公安局呈報本月二十日下午一時，本市日本僑民在公共租界蓬路日僑俱樂部，開居留民大會，到會人數約千餘人，會議完畢後，即羣集赴駐滬日本領事館及日本海軍陸戰隊請願，行經北四川路時，沿途滋擾，毀店鋪多家，並將第一二五號一路電車及公共租界公共汽車玻璃打破，折至虬江路口，將華商店舖之玻璃窗亂行搗毀，直至午後六時餘，在狄思威路始行四散，當時本市民衆，憤不可遏，本由各該管區所長，率同警隊長警，極力彈壓勸導，尙無事故發生，計此次華商各店舖損失極大等情，據此，查關於日僑此項非法運動，本市政府節經函請貴總領事注意，切實取締在案，乃此次該日僑等，復又故意尋釁，當此時局嚴重，民氣激昂之際，如果發

生誤會，責任自有攸歸。用特提出抗議，即希貴總領事，迅予查明肇事人等依法懲辦，並嚴切制止，以後不得再有上項情事發生，至各商店所受損失數目，俟詳細調查後，再行要求賠償，相應函達，即煩查照辦理見復爲荷，市長吳鐵城。」兩國僑民因細故鬥毆，當然是極細微的事，我國僑民在鮮境無故被殺，死者一四三人，傷者三四五人，失蹤者七二人，暴亂經十日始止，並不聽到日本政府有若何之表示與處置，而今竟因此細故，反小題大做，造成焚燒工廠與北四川路暴動嚴重事件，自然可以十足證明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上海係有計劃的挑釁。而且三友實業社是我國較有希望的棉織工廠是我國民族工業的一部分，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一帶的商店，是我國較有希望的商業經營，是我國商業資本的一部分，年來日本在華貿易的低減，恐不能與我國的棉織業及商業經營競爭，所以他們處心積慮必毀滅我國的民族工業與商業經營代表的處所，這更足顯露出他們計劃的毒辣。這種殺人放火的毒辣勾當，公然在我國領土內幹出，而且縱火暴動之後，還召集居留民大會，決議請求政府切實保護居留民生命財產，及日本應有的權利，並要求日海軍陸

戰隊負責防範。在我國內任人橫行，國尚未亡，國民生命已毫無保障，試問我們良心未死，熱血未冷，到此尙能忍耐嗎？

第三節 民國日報被封最後通牒承認

不但此也，當此事變發生之第二日——即一月二十二日，我市府提出之抗議書，不但日總領署未曾接受，而反於同日，駐滬日本第一艦隊司令部在上海各日報復刊登啓事，略謂如市府答覆不能圓滿，則該隊將取嚴厲之對付行動云云。同時虹口公園附近一帶，日兵三五成羣，徘徊其間，站崗甚密。該處日本海軍陸戰隊本部戒備更嚴，並且駕駛甲車馳驅不息，炮口向兩旁的居民瞄準，大有草木皆兵的氣象。北四川路行人稀少，貼在兩旁商店玻璃櫥上的反日標語，多被日兵撕去搗毀。向視爲小紐約的熱鬧街道，一變而爲蕭殺的景象。聞北天通庵淞滬車站寶山路同濟路橫浜路等處，常常發現海軍陸戰隊，全副武裝，槍刺齊出，或荷手提機關槍，或騎自行車，或機器腳踏車，往來馳騁，嚴密梭巡。距離日兵營五六十步的地方，設置軍用電話，兵營的左右，滿佈日崗，崗兵對我民衆，怒目相向，

頻舉槍描準，作射擊狀。同時在日本方面更劍拔弩張，躍躍欲試。芳澤外相、大角海相，在閣議席上關於上海之突發事件，均有詳細報告，對於此事討論日本政府應急對策，結果決定立取適切手段，由大角海相處置之。此外重光特別爲了此事覲見日皇，考慮上海局勢，決議以應付上海事件之緊急計劃悉聽海相主持，並商定一切事端，悉由駐華日艦隊司令鹽澤及駐滬日海軍官負責解決。一時風雲，盡集上海，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而我國則毫無準備，除由吳市長提出抗議書外，僅由外部電告我國首席代表顏惠慶，囑於開會時報告國聯，俾作公道之評判。嗚呼，卽此無效之報告書，尙須待至廿五日國聯開會才能提出，當他們雍容揖讓之際，而金兵早已渡河矣！我國外交之無能，卽此一點，已暴露無遺。

日本挾其預定計劃與新帶來之威風，又復突然向我上海民國日報館無端提出如下抗議函云：「係貴報本月二十一日發行第二章『日浪人藉陸戰隊掩護』之記事，與事實全相違，故意破壞本陸戰隊名譽者也。於此對貴主筆嚴求下列之四項矣：（一）主筆

來隊提出公文陳謝。(二)揭載半張大的謝罪文。(三)保證將來不再發生此種事情。(四)罷免直接責任記者。以二十三日午前五時爲限，要求回覆，若不承認莫怪也。昭和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午後五時日本海軍陸戰隊，復於其翌日(廿三)開完居留民大會後蜂往該報館搗亂，因戒備森嚴，未被搗毀，然而可憐，堂堂的中國國民黨俱有深長歷史的機關報，竟不奉本國政府命令，而在工部局強迫命令之下於廿七日停刊了，該報的緊要啓事云：『昨日公共租界工部局通知「現因本埠形勢緊張，工部局董事會勸告貴報停刊」等語，本報自即日起暫行停版，特此佈聞。』我們看看這樣的通告，可恥辱甚！傷心孰甚！言論自由，在憲法上有無上的威權。無論何種政治黑暗的國家，均不容破壞；而現在中國尚未亡國，而言論自由首先受日本之干涉與壓迫，自由何在？主權何在？而且受到壓迫的，不僅民國日報一處，凡在各大埠的報館如北平的晨報，導報，世界日報，天津的大公報，益世報，以及漢口青島廈門福州汕頭等埠民國日報和其他各報，莫不接受同樣的最後通牒，要求停版，其唯一藉口的理由，說我們登載了韓國獨立黨的宣言。夫我國爲獨立的主權

國，言論自由，本國自有權衡，又何至於受日本的干涉，我國國家還未亡，而先受此亡國的苦痛，毫無言論自由可言！況且此種凶惡的通牒，都在同日出現，十足顯出日本整個策略的毒辣，而我國各地報館大都接受其要求，紛紛停版一二日，或竟至於長期，更足形容出我國步步退讓的慘痛。嗚呼，國未亡，而亡國之慘痛，已備受至矣。

上海民國日報被封後，我國的國家面子，已經丟盡，日本帝國主義者當可躊躇滿志。然而竟得寸進尺，於廿五日，日總領事又來市府，向吳市長催詢日僧案四項條件之答覆，而對我國因日浪人焚燒三友實業社工廠及搗毀北四川路華人商店所提出之抗議書，則竟一字不提，亦未見答覆。這樣愈逼愈緊的尋釁方法，實使人退無可退。於是，萬分嚴重的最後通牒，就在廿七日晚間八時向市府提出了，要求日前提出之四項，限四十八小時內，予以圓滿的答覆，並限至遲於廿八日下午六時為止，否則日海軍將自由行動！

可憐在重重追壓環境之下，市政府爲了避免事件擴大，忍氣吞聲，竟承認他們的最後通牒了。

該項答覆，於廿八日下午二時，由市府祕書長俞鴻鈞送達總領署，原文云：『逕啓者，案准一月廿日大函開，日本僧徒天崎水上，信徒後藤淺岩、藤村等五名，於一月十八日下午，至馬玉山路附近，被毆受傷，提出條件四項，請求接受等因，准此，查該案發生，殊屬不幸，本市長深表歉仄！當日據報，以案關傷害，法有明令，當即嚴令公安局，限期緝凶，歸案法辦。至該被害人之醫藥費及撫慰金，本市長亦可酌爲給予，以示體恤。至來函所提關於抗日運動一節，現查上海各界抗日委員會，行動有越法軌，業經令行主管局，將該會取消，以維法紀，關於此類之越軌違法行爲，本市長仍當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締。至其他各抗日團體，并已令局，予以取消。相應函達，請煩查照爲荷。』

於是劈頭第一步的工作，就解散抗日會！抗日會之解散，明明是被迫於日本之最後通牒和海軍飛機、大砲等，然而市府却爲了顧全自己不可羞掩的面子起見，在令公安局取消抗日會的命令上，却說得好聽了，好像是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無關的。原令云：『爲令遵事；慨自吾國蒙難以來，本市人民愛國心切，乃有各界抗日救國會之組織，不幸措施失

當，責難紛來，而本市民衆團體又復呈控到府，籲請救濟，本市長深思痛慮，不得不奮謀國之忠，毅然制止，爲此令仰該局即便遵照，會同社會局迅將該會即予取消，仍將辦理情形，俱報核辦，切切此令。」

於是市公安局長溫應星，市社會局長麥朝樞，自奉市政府令，取消各抗日會後，於廿八日晨零時三十分派科員會同前往查封：（一）五區所屬天后宮內各界抗日救國會執行委員會，開北中興路開北檢查分處暨貨棧。（二）六區所屬極司非而路曹家渡檢查分處暨白利南支路堆貨棧。（三）二區所屬肇嘉路南市檢查分處暨兩宜坊六號堆貨棧。（四）三區所屬潭子灣堆貨棧。（五）七區所屬吳淞檢查分處暨堆貨棧等處，至下午五時始完竣。我們在此，我們就可以瞭解我們當局之息事寧人的苦衷，和一切官僚報銷主義的本質。然而不幸，我們當局抱着息事寧人的苦衷，步步退讓，件件忍辱接受，把嚴重的問題，輕輕的報銷過去，日總領事村井倉松也認爲滿意了。可是村井滿意，而鹽澤不滿意，實於午夜率領大隊海軍陸戰隊及便衣隊，向我華界我軍防地開北進攻了！於是乎，偉大的

第四章 抗日血戰經過

一，戰鬥前敵我兩軍的形勢和準備：我十九路軍有衛戍京滬警備淞滬之任務，當一月二十日，日本浪人焚燒我引翔港三友社工廠，慘殺華捕陳得勝和搗毀我北四川路各商店的時候，我軍從各方諜報，知道日本政府對上海事件，原係有計劃的挑釁。一欲造成上海之紛亂恐怖，以使國聯無暇顧及東三省；二欲以武力取締我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以及各種抗日團體，如天津青島福州等處，同樣屈服其亡國條件。日本海軍則因為要與其在東三省，佔領我國土地，和屠殺我國民衆的陸軍爭功，特逢長其政府罪惡，更欲使上海事變擴大，進圖佔領閘北引翔吳淞各區，以作日本的租界地。且在事實上看來，上海方面於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日本總領事村井倉松親到上海市政府，竟然提出他們預先有

意造成的日僧被毆案，要求道歉處辦撫慰金及取締民衆抗日運動，而對於其日本浪人的殺人放火搗毀商店毆打行人的橫行案件，反置之不理。同時虹口一帶日本陸戰隊武裝遊行示威，又放飛機在三友社工廠上盤旋，虹口公園附近的日兵和北四川路一帶的日本浪人，更身藏武器，三五成羣，徘徊來往，如臨大敵。其在北四川路底的陸戰隊司令部戒嚴尤爲嚴密。并駕駛鐵甲車，馳驅不息，更以砲口向着馬路兩旁的我國居戶民衆威嚇，此種無風起浪，草木皆兵的蕭條恐怖氣象，完全由於日本方面故意造成，以圖實行其計劃和威脅我民衆。在日本國內方面，則於二十一日即由海軍省決調派航空母艦能登呂號，巡洋艦大井號，及驅逐艦四艘，陸戰隊五百名，預備役軍人和軍械若干，由吳佐世保兩軍港分向上海出發。其外務省對於上海事件，開主腦部會議之結果，則決定要乘此機會，消滅我國內以抗日爲目的的一切抗日團體，爲先決條件。并命村井依下列數點，向中國當道提出要求：「（一）担保華人團體與個人將來不有抗日運動，（二）上星期華人毆擊日僧，中國當道應向日當道正式道歉，（三）日人爲華人所加或因華人慫恿之損失，與傷

害，應由中國當道予以賠償。(四)華人在上海市區內，對日人作暴行者應加以懲治。十二日日本政府開閣議，則決在上海增加警備力，且由大角海相負責辦理，并決令重光公使速行歸任，向我中央政府嚴重抗議，盡力鎮壓各地抗日會。二十五日午後，日本海軍省首腦部與外務省首腦部開聯合會議，協議如中國方面不表示誠意，不實行日本之要求，決以實力務期要求之貫徹，并協議萬一時之具體方策。二十六日，日本海軍省最高會議，決定在一二日中發揮實力，其方法如下：(一)駐滬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艦隊。(二)就地保護留滬日僑。(三)自吳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軍保護。(四)在吳淞口外拘留一切華籍輪船。(五)加派軍艦到南京漢口廣州汕頭廈門等埠，并使浪人同時暴動。二十八日日本海軍下令航空母艦加賀鳳翔巡艦三艘，及驅逐艦隊，準備開滬。凡此種種行為，皆係日本政府和其海軍省，實施其原定計劃的步驟。其一切矯揉造作，不過用以欺騙國際和其國民罷了。所以自一月二十日以來，調兵遣將，全是極力準備戰爭行為。再看上海方面，二十三日午後三時許，日驅逐艦薄狄藤葛等號抵滬，拋泊於楊樹浦江面，巡洋艦大井號所

載陸戰隊及軍械等，則停泊於匯山碼頭登陸。是日所到軍械軍用品等，計有大砲，機關槍，及子彈，炸彈，電話戰壕用工作器具，材料等，悉數運存日本海軍司令部。陸戰隊則大部駐公大紗廠，一部駐楊樹浦日兵營房。二十四日午刻，日航空母艦能登呂號載飛機一隊，拋泊於黃浦江三四及三五號浮筒。二十七日午後三時，日有飛機三架由上海九運到上海，在匯山碼頭起卸，運至虹口日軍司令部，是日日領且復以前次條件，向我上海市府提出嚴重要求，限二十八日下午六時圓滿答復，否則即取自由行動。二十八日早，日巡洋艦夕張號統率驅逐艦隊，月文月，水無月，長月，菊月，三日月，夕月，望月，陸月，如月，彌生月，卯月，等共十三艘，并陸戰隊千餘名，抵吳淞口，下午五時許，開入上海，夕張號停泊於匯山碼頭，陸戰隊及其大砲六門，軍械百六十箱，即登陸，進入司令部。其他各艦均在黃浦江第二十四五號浮筒附近拋泊。又晚八時許，另有日陸戰隊千餘名，在匯山碼頭登岸，開往北四川路一帶。截至二十八日晚止，總計敵人日本在上海軍艦，并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所率原駐上海之安宅，平戶，常盤，保津，浦風等艦，約有二十餘艘，陸戰隊約三千餘名，在

鄉軍人（即後備役預備役的武裝浪人）約三千餘名，飛機約四十架，鐵甲車十餘架，又長江各地日艦，計有宇治，伏見，偶田，勢多，對馬，天龍，比良，鳥羽，熱海，二見，並桃柳，檉梅等十四艘，統歸鹽澤指揮之。又自二十五日以來，居虹口日僑婦孺，多數移遷至法租界，其一班浪人則購買糧食，及購製中國平民裝之便衣，和在其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領取槍枝炸彈等戰鬥用品。其陸戰隊和其在鄉軍人的一部，更化裝爲我國平民不斷的至我閘北北站，至天通庵，八字橋一帶防地偵察，極力準備其進攻工作。又利用浪人流氓，圖在真茹暴動，破壞國際無線電台。同時敵海軍司令鹽澤，且一方對上海各國總領事表示，如不先商諸工部局，決不在公共租界內作任何行動，一方則以其鐵甲車，陸戰隊，浪人，在北四川路一帶極力示威橫行，形勢益加嚴重。二十八日上午九時，日陸戰隊約三百人，自江灣路移駐橫浜路日本小學，對我軍特別警戒，同時日軍司令部北端特派排哨，對江灣方面警戒，下午日軍司令部附近之警戒更加嚴重，配有鐵甲車五輛，武裝電單車三十餘輛，似有向我進攻之勢。寶樂安路口日軍，更特配備警戒，計兵約四十名，機關槍四挺，武裝電單車十

餘架，日本小學之陸戰隊，增至約五百人，且有步兵砲四門。日軍司令部并下令在駐軍附近的日僑限本日下午五時前遷入租界內。兇惡橫暴的日本，原係整個有計劃的來謀我，且以圖欺騙國際，正所謂得隴望蜀，志不在小。我中國同胞，即能低首下心，甘作亡國奴，長期不抵抗，也必不為倭奴所容！所以北平各使館當局，當滬案緊張時，都認為『中國對日現在祇有屈服和抵抗二途，和平的機會早已過去了。中國要立即醒悟！』以上就敵人方面看來，識者早知上海終不免於一戰，我中國同胞雖欲屈辱，亦不可得也！

我十九路軍因歷史教育的關係，官兵對於日本，原已深深的認識是勢不兩立的世仇。所以當中日交涉緊急，全軍由江西調來京滬線的時候，陳銘樞部長以下至十九路全軍各官兵，皆認定對日犧牲為至上的光榮。當滬案緊急，日人無理要求的時候，全軍官兵皆深恨日本的橫暴，已欺侮我全中華民族，亦且目無我十九路軍，人人皆決心犧牲，欲一雪我軍人勇於內戰，和對外不抵抗的恥辱。及諜報知道日本有佔領上海的決心，總指揮蔣光鼐因鑑於敵情和本軍的狀況，即與軍長蔡廷鍔警備司令戴戟等作一度的密議。當

時最要解決的問題，一是如日軍攻我防地時，我軍應抵抗不抵抗？二是如實行抵抗時，應取何處作抵抗綫？結果決定在原地抵抗。其理由：（一）抵抗，是因我東北軍過去的不抵抗，已鑄成今日的大錯，縱成敵人的驕橫，啓發國際的蔑視，中國軍人的價值，已毫無存留的餘地，現在豈容再誤。（二）在原地，是因（甲）我軍原有衛戍京滬，警備淞滬之責，敵人以佔領上海爲目的，我軍如退出上海，不論在真茹南翔或崑山取抵抗綫，實際皆與不抵抗同；（乙）上海爲各國通商大埠，我們在原地抵抗，可希望因英美法各國利害的衝突，減少敵人的橫暴行爲；（丙）我軍軍械比日本差，應利用街市戰，以減少敵人飛機大砲之威力。議決之後，當即以祕電報告政府和部長陳銘樞，當時陳氏完全贊同，政府當局則在此無可奈何中，亦認軍隊應當備戰。但一方仍希望能用外交方法和平解決，反言之，即能避免戰爭，則上海局部雖條件上稍爲吃虧，亦所甘願。迨我十九路軍得陳銘樞部長和政府覆電同意之後，即密令七十八師翁照垣旅，在閘北吳淞之綫佈防，因當時十九路軍六十一師駐南京鎮江，六十師駐常州無錫蘇州，七十八師駐崑山南翔上海，而駐上海者，僅閘北翁

旅張君嵩一團之兵力，所以必須另行配備，不能空言抵抗也。密令大意如下：（一）確報日本現派大批艦隊來滬，有佔據上海威逼我政府，取締我國民愛國運動之企圖。（二）我軍有衛戍京滬防守上海之任務，如日軍向我駐地進攻時，應在原地抵抗撲滅之。（三）七八師應以一五六旅防守閘北至吳淞之綫。（四）吳淞要塞司令應率部固守吳淞。（五）六十、六十一師，暫在原地準備候命。附注意事件：（一）對於租界外各國在華界之工廠、教堂、房產、人民，務須格外保護。（二）作戰時我軍不可侵入租界綫內。一月二十五日，我軍大概如前令佈置完妥，并由一五六旅第五團派出一連，保護真茹無線電台，而總部人員亦已有一部開到真茹，軍長蔡廷鍇也親自出馬，到真茹了。總指揮蔣光鼐雖尚養病上海醫院中，但當此緊要關頭，他亦不得不力疾出來，担負全軍的全民族的重任了。我軍最前線自寶山路北站起，經虬江路寶興路橫浜路天通庵路江灣路青雲路各通敵方路口，皆配備步哨，并以沙包鐵絲網嚴密佈防。步哨前方更有武裝警察在毗連北四川路之虬江路邢家橋路寶興路吟桂路各處加派雙崗，閘北一帶全陷於戰時混亂狀態，租界方面也十分

戒嚴如臨大敵此時上海市府固極希望避免戰事而同時金融界張公權等亦有向市府警備司令部請願求和平解決。惟我一般民衆，則悲憤異常，皆有寧爲玉碎之慨。農工商各界領袖，則于二十六日下午，假打浦橋法政學院開一次聯席會議，通電一致對日絕交，反對日領事所提四項無理要求。滬學生聯合會全體幹事二十餘人，則于二十七日赴市府請願，反對接受日領抗議，保障抗日團體，永遠公開存在。那時客觀的環境已如是，而九路全軍的官兵心理又怎樣呢？這是值得注意的。當時智者雖以爲必敗，但人人都以對日成仁爲榮；勇者則以爲必勝，而且人人都以對日勝利爲幸，所以有的說『丟那媽，打日本鬼死都抵咯！』有的說『好啦，現在可有機會打衰日本鬼了！』『東洋鬼那末強橫，我們要給一個利害教訓牠，』『和東洋人打，我們打到死還是要和他打，絕對不和那野蠻的人講和平啊。』有的說『小鬼有什麼本領，那末凶，不過只會欺負我國無槍的百姓，無能的軍隊吧！現在我們預備好了，看你小鬼敢來麼！』『可惜我們的命令不許我們到租界去，不然我們一定衝過去把那些鬼頭鬼腦的東洋人，一個一個都打死牠才開心啊！』

這種民氣，士氣，處處皆是表現我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惜爲非戰派所誤，更惜爲當局不善於領導，使其不能充分的發揚耳！可憐我顛覆的市政府，竟實行束縛子弟手足，以買欲破戶入室的強盜的歡心，以求一時的苟安和平，於二十八日早查封解散我各界抗日救國會，下午二時屈辱承認日領一月二十一日之四項無理條件了！當時上海市民聯合會，即假座新世界，召集全體會員大會，通過電請政府，堅決與日絕交，反對上海市長吳鐵城擅自封閉抗日會，並行嚴重警告，另組織決死團，誓以武力對付奸商，並決死剿抗倭軍，請工商學各界一致立即成立救國義勇軍，聯合組織金融集中機關，進行籌募，積極購備軍器等嚴重議案。門口有市聯會十三十四兩區義勇軍守護，氣象異常悲壯。并定下午三時召集全市市民大會，後來，竟被公安局強迫制止而散。而目光短小的一部份不知不覺的市民，以爲我市府已經屈辱了日領的最後通牒，上海可以和平了結，日前由開北避難到租界的同胞，反於是日下午搬回開北原處去居住，豈料大難臨頭，即在當晚爆炸，哀我開北同胞，不知多少生命財產，盡受倭奴鐵蹄的蹂躪，一任其自生自滅，圭玉廢于橫中，是

誰之過歟？倭奴野蠻橫暴，和我當局的做官不管事的兩大教訓，都值得我國民們作永久的省悟啊！

戰鬥經過

一月二十八日晴，二日軍進攻和我軍抵抗的第一聲：從上節事實看來，我們知道日本的謀我，是全國一心，始終一致的。政府的調兵遣將，領事的無理要求，浪人的故意橫行，總是爲求達其佔據上海，併吞東北的計劃和目的。反視我國，則政府軍隊，人民，主戰主和，處處矛盾，且係出自個人私見，不以國家爲前提，這真令人悲痛極了！若非我十九路軍明知在喪權辱國的條約下，是終不應當與之講妥協，對操刀入室的強盜，更不能與之講和平，而在事先有所準備，則兇暴的強敵，突如其來的初夜，損失犧牲，恐更有不堪設想的啊！可痛心者，當二十八日市府屈辱承認日領的無理要求的時候，我十九路軍且於下午三時許，奉命以七十八師移駐南翔真茹，開北防務即日移交憲兵第六團接收。實際因憲

兵第六團當晚只有一營到真茹，兵力不足，時間已晚，商定二十九日拂曉交代，同時探知日本已有大批軍艦及陸戰隊等到滬，敵方軍事已經準備完妥，料定不守信義，不講公理的日本，必不免有暴行，而爆發亦將在即。更從公共租界方面觀察，一、公共租界捕房，本日總動員，下午四時起宣佈戒嚴，以英國陸軍司令佛平曼任上海各國聯軍總司令，並飭令華籍捕員即日遷入租界；二、開北寶山路河南路口及滬西梵王渡曹家渡一帶通租界路口，均有英國陸軍警戒；三、法租界在徐家匯路一帶，增設電網，戒備甚嚴。下午六時以後，我軍疊接各方諜報，皆稱敵軍已決定即晚向我軍防地進攻。日海軍司令且口頭宣稱四小時內佔領上海，同時我最前線的警察，亦疊報敵方戒備，和便衣偵探活動狀況，並稱敵人有即晚進攻的模樣。晚十時許，我軍前方警察在天通菴路寶興路捉獲敵方便衣偵探四人，十一時許，我步哨聞日本小學方面之敵軍吹集合號音，綜各方情報，我十九路軍在最前線之張君嵩團遂不得不特別戒備了。當時該團之配備如下：第一營附步兵砲一排，位置於虬江路廣東路西寶興路各路口，第二營附步兵砲一排，位置於橫浜路天通菴路江

灣路青雲路各路口，對敵嚴密警戒；第三營派兵一連在寶山路口協同駐北站之憲兵第一團之一連及鐵道砲隊防守北站，其餘三連集結於太陽廟路嘉郡會館爲團備隊，十一時二十五分，上海市府接到日本總領事轉來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致上海市長公告一件，略稱：帝國海軍鑒於多數邦人位居閘北一帶，爲維持治安計，將駐日軍於該處，以負保安之責。本司令希望中國方面將閘北所有中國軍隊及敵對設施立刻撤退等語，同時探報敵人大部已在北四川路天通菴路車站一帶集合，至十一時三十分野蠻橫暴凶惡狠毒的日軍在閘北開始向我軍進攻屠殺，放其第一槍了！這就是我四萬萬同胞子子孫孫永久不能忘記的一二八夜。在最先，日領是以最無理的四項要求，任何國家所不肯接受的條件，以欺侮我上海市府和同胞們，但市府爲求維持其所想像的上海和平計，不惜忍痛屈辱，揮淚簽字。雖然，雖然！但日本本來計劃是在佔領上海的！所以此時日海軍司令並不認爲滿意，又不得不揭開其本來的猙獰面目，用其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有意使我國市府來不及再接受承認另外更苛刻的條件，使我駐軍雖欲安全撤退亦

勢有所不能！日本海軍軍閥縱然要和其陸軍爭功，他們以為陸軍在東三省佔了大功，而海軍則當逞其威風於上海，以求補償，遂不惜任意橫行，破壞信義公理，絕不為我同胞留一線的生路！但我十九路軍却不得不為保持人道與正義，及民族生存軍人人格而實行正式抵抗了。

三、上海市府對日領抗議和對各國領事通告：我上海市府當接到日領轉到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鹽澤的公告時，始知和平絕望，雖欲俯首屈辱而不可得，遂再向日本總領事村井提出抗議書云：

『逕啓者：查關於本市最近中日交涉，本市長為求和平解決計，對於貴總領事所提條件四項，業經接受，並於今日（二十八）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函復送達在案。當時貴總領事並經表示滿意，詎料今晚十一時二十五分市公安局接到貴總領事館信封一件，內附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致本市長及市公安局長公告一件，略稱：帝國海軍鑒於多數邦人住居閘北一帶，為維持治安計，將駐日軍於該處，以負保安

之責，本司令希望中國方面將開北所有中國軍隊及敵對設施立刻撤退等語，查貴總領事對於本市長之答覆，現經認為滿意，而貴國海軍突然有此種軍事行動，殊堪詫異！所有破壞和平，及本市安寧所發生之一切責任，應由貴方負之，本市長相應嚴重抗議，即煩查照轉致貴國海軍方面迅予停止軍事行動，以免事態再行擴大，並希見復為荷，此致日本國駐劄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

此項抗議，只不過為外交上之一種例文，實際上日本海軍陸戰隊早已實行向我軍駐地進攻屠殺了！我市府當此無可奈何中，更通告上海各國總領事，其函云：

『逕啓者：查關於最近中日交涉事件，本市長為求和平解決，以保本市安寧計，業經完全接受日本總領事所提條件四項，並於今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函覆日本總領事並已表示滿意，詎料今（二十八）晚十一時二十五分市公安局接到日本總領事信封一件，內附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致本市長及市公安局長公告一件，略稱（全前）等語，旋於即晚十二時市公安局接到開北報告，日本海軍陸戰隊在

該處開始自由軍事行動，向華界進攻，查日本總領事已對本市政府答覆表示滿意，而日本海軍方面突有此種軍事行動，殊堪詫異！所有破壞和平，妨礙本市安寧之一切任責，當由日方負之，除向日本總領事提出嚴重抗議外，相應函達，即煩查照，主持公道，實叙公誼。此致英（壁約翰）法（柯克林）美（克銀漢）意（齊亞諾）德（豐理德）國駐劄上海總領事。」

此項通告，原爲申明戰事責任，應由日本完全負責，在國際公法上，本極爲重要，不過在今日的國際公理還是建築在強權上面，并且又是我至弱的中國，不幸遇到了至橫暴的日本，誰肯出來主持公道呢！又有人說日本此次所以敢在上海如此橫行，公然向我軍民進攻屠殺者，全係在事先運動好了工部局，得工部局的許可的，這種說話，我們雖然沒有憑證，不敢斷定一定是事實，但是在戰時，日本是以租界作侵略我國的戰爭根據地，明明破壞租界的中立，英美法當局均置之不管，也沒有說過半句公道話，這都是值得我們的注意的。

四，初夜的戰況：當滬案緊急時，我十九路軍因探報日軍有進攻我軍，佔領閘北的企圖，雖極力準備抵抗，但亦遵上級的意旨，極力避免衝突，所以七十八師雖在上海佈防，但兵力甚為分散。一五五旅任京滬路至龍華市警戒，一五六旅第四團任吳淞寶山之警戒，第五團駐大場，實際上在閘北駐兵只有一五六旅第六團千餘人，且多係廣東籍士兵，多身體矮小，從表面上看來，都是十二三歲以至十四五歲的小孩子，又因我國士兵服裝不大講究，如對胸的大棉衣，中國式的褲子，不圓正的軍帽，廣東軍的草鞋等，都很易現出土兵們毫無精神的狀態，資本化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貴族式的海軍陸戰隊，當然先存了輕視的觀念，以為也必是和東北軍隊一樣，日軍一進攻，就會不抵抗而走的。且在二十八晚，當時以敵軍和我軍閘北兵力比較，敵方實大三倍以上，無怪乎鹽澤敢大胆的誇口四小時內可完全佔領上海的，確在當時我軍張君嵩團，更因奉令將閘北防務即日移交憲兵第六團接收的關係，戒嚴亦未免稍為鬆懈，當二十八晚十一時三十分日軍發動，突然向我進攻的時候，實際上我軍還很多未進入陣地，大有倉卒應敵，措手不及之勢！鹽澤的

誇語，似乎要實現了！但我十九路軍戰的教育，素有個口號是『有進無退』『有死無降』，對於這有世仇不兩立的外敵，自然更能發揮其固有的鐵軍精神，給野蠻橫暴毫無信義的日人一個當頭棒喝。當初日軍向我進攻時，最先是佔領我天通庵車站（當時因兵力和地形上關係我軍在先未派兵駐守）以斷我軍駐防閘北和吳淞軍隊車路的聯絡，次則利用鐵甲車和武裝電單車掩護，每路約二三百人，軍服便裝不等，分由寶山路，虬江路，廣東路，寶興路，橫浜路，天通庵路，青雲路，等向我防地進攻，行動如飛，來勢極猛，可憐在防地步哨，前方的我無辜警察首先遭敵的機關槍掃射，手榴彈的炸擊，刺刀的刺殺，其盡忠職守者，勇敢不屈者，大多都是抵抗以死，其怯懦偷生者，則完全向我軍防線內潰退，便來報告敵情，且圖脫難。此時有些夢中驚起的難民，亦扶老攜幼，前來避難，更有一部已負傷的民衆，是鮮血淋漓憤懣慘呼，也爭先恐後來請我軍準備抵抗，努力殺敵。同時敵軍亦跟蹤衝來，那種混亂悲慘的情狀實在難盡描寫。我十九路軍最前線的官兵，當此大敵當前，一髮千鈞的剎那間，自然而然的把我數千年來所謂『匹夫不可奪志』『男兒死耳不

可爲不義屈』的民族精神，和最近所謂『寧爲玉碎不作瓦全』『寧戰而亡不願束手以待斃』的軍人決心，盡量發揮，不論先已準備妥當的，或倉卒應敵的，也有成羣結隊有官長指揮的，也有聞風自動，單獨向前的，總是獨斷專行，拚命抵抗。此時官兵心目中只有愛我中華，和打倒日本這種簡單思想，故人人皆以殺死倭奴，或受倭奴殺死爲快。軍人最大的事是愛國，人生最大的事是死，十九路軍的官兵能真正愛國，又能打破了生死關頭，更遇着了向我侵略的累世仇敵，那種熱血勇氣，當然是銳不可當的。倭奴徒恃物質的優美，欲以征服我中國民族，事實上是不可能；我同胞的血肉足以戰勝倭奴的武器事實上可能。請看這初夜抵抗的戰況，和以前作戰的經過，我們可以自信了。當時日軍的進攻，本來有計劃，有準備，預先已經詳細偵察，適當部署，對於到達我軍最前線的時間和攻佔各點的兵力，都是預先計算妥當了。所以敵軍的到達我軍所扼守寶山路，虬江路，廣東路，寶興路，橫浜路，天通庵路，青雲路各路口的時候，時間大概都是相同，而天通庵路方面，因爲敵人最先佔據天通庵路車站，與我軍相接最近，所以十一時三十分敵人最先向我

開放的第一槍聲，也就由那裏開始了。這樣一來，日兵即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一帶乘機把守，自由進兵，向我全線襲擊，我軍官兵當敵軍攻到的時候，不論他鐵甲車好，武裝電單車好，穿軍衣陸戰隊好，掛標記的便衣浪人也好，總是奮勇百倍，在原地沉着應戰，敵人雖衝至相距咫尺，我軍有死至僅剩一兵一卒，都是十分沉着，絕無一人退後。其間如上等兵潘得章被彈炸中了頭部，他用腳綁自行裹傷，仍在前線抵抗，總無一點的痛苦。其他受傷的兵，大多如此。也有重傷未死的傷兵，兩手能動的還是拿着步槍，向敵人不斷的射擊，目無我中國人和中國軍隊的倭奴，初以為十九路軍也是不抵抗的軍隊，聞北是可以毫不費力隨手而得的，不料經我軍的頑強抵抗，死傷狼籍，毫不得手，始大驚失色，手足無措。此時敵人困難萬分，黔驢技窮，只有專利用其鐵甲車和步兵砲，機關槍，手榴彈等，接近我防線，盡量射擊轟炸，而虬江路，天通庵路，青雲路各路口雖受敵人火力損害，以致全數死傷，給敵人一時衝入防線內，陷于危險的狀況，但因我軍預備隊的增加迅速，仍然即時恢復原線，與敵抵抗。而增援虬江路方面的機關槍兵張天王華勝等因時間倉卒，突然遇敵，槍

手不待槍架裝妥，即以兩手拿着機關槍身，猛向敵的車上撲去，卒使敵車毀而被俘，其餘鐵甲車也馬上向後退走，我增加的士兵，此時完全到達，虬江路口的防守也更加鞏固了。更有廣東路方面的守兵，當敵軍前進時，都是沉着不動，一槍不發，倭奴即認為我軍不抵抗而退出，傻頭傻腦的毫不戒備，跑到我軍防線內來，豈料我軍伏兵在正面和兩旁把步槍機關槍手溜彈一齊炸擊。絕無戰鬥經驗，不知打仗是什麼，只會欺侮我愛和平講公理的良善國民的敵兵，此時才心破胆裂，好像遇着了猛虎那樣畏懼，又好像拜見着他們的天皇那樣恭順，竟把槍刀等武器都一齊丟在地上，兩膝一齊向我方的士兵跪下，兩手都高高的舉起，并把頸縮得短短幾乎要把頭都縮進肚子裏去，還有磕頭磕腦，口上不絕的叫 Yurushite Onega-i-mas（老爺饒命之意）表示乞降和請求的意思。我軍的士兵們因為不懂他們的鬼話連篇，看見他們的奇形怪狀，有的是笑他們只會嚇人的紙紮老虎，說他們是一動手就破的豆腐軍，比只給人打，不能打人的三武鵝五還比不上，有的更恨倭奴不過更會磕頭啼哭，毫無男子軍人的氣象的敵兵，也竟然敢跑到我國來，實行他

的侵略政策，個個都氣得真是怒髮冲冠，目眦并裂，那一霎時間，自然敵兵是死傷遍地，狼狽萬狀。沒有死的更是悲號慘泣，乞憐救命，其離我軍稍遠的，便是丟了槍械轉過屁股來拚命往後跑走，僥倖我軍的子彈沒有眼，可以給他們生還；可是有一部份該死的敵兵，却很多給我軍的子彈從屁股後而打進去，雖然死在廣東路，做了侵略戰爭不名譽的冤鬼，但是總算免了死後還要破肚挖腸和割頭醃鹽的悲慘。（敵軍死尸必查驗記名，其傷口自前面進去的認為忠勇軍人，即破肚去腸割頭再加鹽醃，用蔴包裝好，運回日本去火葬。其傷口自後面進去的，認為辱國軍人可在上海火葬了事。）初夜的戰鬥時間雖然極短，但是敵方死傷却極大，當時雖無法正確統計，但至少也超過四百名以外。因此為倭奴是甲午以來總是在我國吃便宜的或是無代價的肥豬肉，今天才算第一次撞着吃不下的硬骨頭。但當敵我兩軍激戰之際，我閩北數十萬的無辜民衆，都從夢中驚起，在槍林彈雨包圍中難于逃避，怯弱者呼號悲泣，不知所措；強壯者，扶老攜幼力圖逃生，死於流彈者已不知有多少，而萬惡的日軍，更因為受了我軍的擊潰，竟遷怒於我手無寸鐵的民衆，逢人

便行槍擊刺殺，即婦人孩子，亦多有所不免，悽慘的情形，實爲上海有史以來所未有？日本軍人的野蠻兇惡，絕無人道，亦爲現在世界上任何國家所找不出來的，即此看來，我黃帝子孫，此夜在上海所受的奇恥大辱，固已值得我們生生世世永紀不忘：然豈料此夜而後，日軍的惡毒，更有加甚百倍，而尤爲吾人所意料不及的呢？

附譯泰晤士報所記一月二十八夜日軍攻我閘北前準備的情形如下：

昨日（一月二十八日）午夜將近，日軍向閘北進攻。（注意！）據日方消息，夜十一時五十七分日兵發第一彈，以回答華兵。（按日人之言當然如是）日軍進攻迅速卒出不意，故在上午（二十九日）十二時十五分以前，即有兩卡車載所俘華兵（按此殆爲中國平民）馳至陸戰隊司令部之庭前矣。夜中閘北邊界一帶，機關槍聲與來復槍聲怒鳴不已，日軍第一大隊與第二大隊已開始穿北四川路外之小街前進，槍聲一鳴，伏於各處牆隅之兵，齊起直撲華兵衛守之地點，隨手而下者數處，日兵之機關槍聲與歡呼聲相應和，日兵所擲之炸彈甚猛，四川路一帶之玻璃窗所震都

碎，遙想彼等所攻擊之區域，受創必重，附近華人所受之損失，今猶無法估計之。

進攻之兩大隊，似皆以北車站爲其目的物。第三大隊亦在進攻中。第一大隊由北站四川路公立學校穿橫街而進，與北寶山路商務印書館附近之華兵交鋒，另有若干人，在陸戰隊司令部後與華兵接觸。第二大隊已在桃山咖啡館附近奧迪安影戲院後出四川路。兩大隊齊向鐵路方面進發，攻入上海市義勇軍防守之地。

昨夜十一時三十分，日水手與海軍陸戰隊約一千名，鐵甲車八輛，機關槍無數，炸彈兵數隊，同離北四川路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埋伏於毗連華界之各地點，準備攻華境以鯨島大尉任指揮。將近午夜，各隊沿北四川路絡繹而進，以齊上刺刀五十人之小隊數組，蹲伏租界邊線之屋隅，另以人數更少之數隊，潛入華境爲斥堠。鐵甲車分駐各地點，候令前發，醫務隊攜昇牀藥囊，同於左右，機關槍兵則在守候之各隊前列作預備放，惟時北四川路之景象，儼如比國之佛蘭特，所不同者，各隊軍官皆佩金柄之刀耳。

日軍之攻佔據中國土地也，租界中之日僑，早已喧傳矣。故在各隊由陸戰隊司令部出發以前，已有日平民數百人，集於其地，紛向兵士歡呼，司令部垣內將士雲集成一大營。上海泰晤士報代表，曾好立司令部側汽車間之屋頂，以觀日兵之集隊，舍該代表外，場中無一西人焉。

夜十一時左右，第一次集隊之軍，號聲不鳴，登時庭前屋內，所見皆兵，卡車之聲，轆轤於途，滿載全副戰裝之大隊援兵，飛馳而至，頃刻間，庭園爲之人滿，機關槍兵攜其武器，列於庭之中央，長行之來復槍兵，雜以手溜彈兵，絡繹開入，廣場之中有高台，上立海軍參謀官兩員，監視戰士之會集，此時情況，大類幻景。水兵紛自暗隅擁入，燃光照耀如白晝之廣場，其軍器磨擦作聲，其刺刀閃閃發光，身佩乾糧，與輕便應急器用，來復槍皆上刺刀，橫負於背，機關槍兵及饋送『吃人』之子彈者亦然。軍官則踱步諸戰士前，狀態閒適，維時只見鋼盔顫動，絕不聞語聲，卽下士亦不向兵士作怒斥聲。人人知其應處之地位而往就之，未及十五分鐘，各組列隊，皆立正待令，於是號角

之聲，發自黑處臺上軍官一員，向衆發言，語殊急迫，聲殊壯厲，余側之日譯員語余曰，彼乃諭告將士各盡其責，非至急要，勿作無益之殺戮，非被擊不開槍（按既進攻矣，焉有不開槍之理，日軍官意中聞北華軍，必如東北軍不戰而退，可不必開槍也）並祝衆順利，言畢，全場寂然，于是有日本攝影師一隊，開始鎂光攝影，即聞砰砰炸聲數次，衆目暫爲失明。繼由臺上另有軍官向衆鼓勵數言，於是號角之聲大作，接以跑步之聲，蓋繫泊浦江日軍艦之援兵疾趨入場也。就位既定，旋有已上刺刀之兵，擁以旭日旗之兵，步入高處，於是尖銳之號令聲，宏壯之革履聲，又見諸軍官皆拔刀出鞘，臺上二軍官，則注目於其手上之時計，維時黑暗之一隅，忽大放光明，顯出鐵甲車多輛，左右皆立有戰士，車作橘黃色，橘形穹頂之小門半啓，一鋼盔之首，由內外窺，俄而號令之聲雜起，最前數行之戰士，即躍登卡車，俄而機車軋軋，第一卡車之兵發動矣。餘車繼之，但轉瞬間，卡車之機聲，悉沉沒於門外羣衆之狂呼聲中矣。不十五分鐘，廣場爲之一空，其間有一動人之短幕，試爲記之如下：一袖綴三A字之老於戎行者，忽

自其隊伍中趨出，在汽車之下，沿牆向一少年奔出，既近其身，奪其手而握之，須臾，此灰色軍服之矮漢，又狂奔歸隊，蓋其隊伍均出動矣，少年旋亦他去，此二人殆係昆季也。最後一輛之卡車，駛出廣場，最後一隊之水兵，開步出發時，泰晤士報代表亦離其地，時門外集有日平民一小羣，而由人叢中擠出，頗不易易。若輩每見卡車及鐵甲車駛過，輒向歡呼，步行之隊伍經過時，則向鼓掌而狂號，附近日人家皆啓窗以觀，其中有女子『沙牙那拉』（意即再會）之呼聲，與道中男子狂號之聲相應和，水手與陸戰隊士兵，則皆揮手大笑以答之。五分鐘後，卡車均駛抵指定之地點，戰士紛由車上躍下。

尾隨戰士入四川路冷靜黑暗之區，摸索蛇行，以視若輩列陣，不啻握自己之生命於手掌。前進時，經過跪伏牆隅之許多隊伍，行近始能見之，稍一不慎，即將踐踏其身，蓋處處皆有之也。忽牆隅鎗刺齊豎，軍官士兵躍起，操日語問話，語不可辨，繼出電炬，照見爲白人面，乃復帖然。沿華界邊線一帶，滿佈此類匍伏之兵，鐵甲車則一無

所見，顯已在步隊之前駛入華界矣。但未聞有槍聲，僅寂靜之中，充滿殺氣耳。發號之聲，既不之聞，而軍器亦不使稍作響動。日兵之行動，如黑夜之貓，異常謹慎，凡人數較多之隊伍所駐地，輒放哨於前，哨兵若干，在午夜時，確已潛入華界，其同志緊躡於後，機關槍則居前列，以槍口向外。

泰晤士報代表旋乘汽車歸，沿四川路向租界中心進發，途中遇日兵小隊，直至蘇州河始已，若輩擎槍巡邏，其狀森嚴，如閘北邊線一帶潛伏之隊伍焉。

上述記載，全出於中立國人之口，足見敵人之首先進攻，不宜而戰，故造謠言，圖卸戰爭責任，真是野蠻無恥極矣。

一日二十九日上午晴下午雨 五十九路軍抗日通電：當敵軍進攻，我軍抵抗戰事已開的時候，我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和軍長蔡廷鍇等，曾在警備司令部開一緊急會議，決定抵抗的步驟和本軍的調動，即報告政府，並發一通電，文曰：

特急：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院部會，各級黨部政府，各軍師旅團長，各報館，全國國民公鑒：暴日佔我東三省，版圖變色，國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殺人放火，浪人四出，極世界卑劣兇暴之舉動，無所不至。而砲艦紛來，陸戰隊全數登岸，竟於二十八夜十二時在上海開北，公然侵我防線，向我挑釁。光緒等分屬軍人，惟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絕不退縮。以喪失中華民國軍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質天日而昭世界，炎黃祖宗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十九軍軍長蔡廷鍇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叩艷。

軍隊本來是國家的，軍人的責任要在守土衛民，當外敵侵陵國難臨頭的時候，軍人職責所在，只有團結一心，不顧利害，決心為國為民作犧牲，雖把整個軍隊消滅了亦絕對沒有半點的顧惜。若是把利害看得太重，責任心放輕了，那是商賈化的軍人，軍隊可變為私人所有，成為官僚式的軍閥派了。十九路軍只憑愛國愛民的熱血和敵愾同仇的精神，竟能不顧一切，抵抗現代式軍備完美的日本，全係出于『衛戍京滬警備淞滬』的一個

責任心，寧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盡軍人的天職。所謂『爲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絕不退縮，以喪失中華民國軍人的人格。』這種論正義不問利害，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真正中華民族的軍人精神，正所謂天地之正氣，足使頑廉懦立，能在于秋萬世，爲中華民族增無限的光榮，立不朽的模範，真要愧煞那保全實力，以圖霸佔地盤，爭權奪利，勇於內戰，只知自殘同種的敗類軍人啊！

六，拂曉前的第一次戰況：昨晚以來，我軍頭一步已把敵兵打得死傷遍地，狼狽不堪，僥倖不死的，都是屁滾尿流，逃回去了。但因我軍沒有還擊，被我打散的敵兵，三三五五，退到相當的地點，又轉過頭來拿着槍向我方亂打，此時我逃難的民衆，夾在兩軍中間，受敵兵殘殺的極多。然此時無十分激烈的戰鬥。待至午前一時三十分許，敵增到部隊約千六七百人，再用鐵甲車掩護，分由虬江路廣東路寶興路向張團第一營陣地進攻，並利用該處高樓，各架機關槍數挺，向我陣地掃射，又用手榴彈（以步槍或擲彈機投彈）步兵砲向我陣地轟炸我防禦工事，並利用鐵甲車掩護敵兵，向我衝鋒，或用鐵甲車裝載敵兵，至

我陣地下車，進攻我陣地，肉搏血戰，屢陷於危者不下六七次。我軍官兵因愛國情深，恨敵心切，愈頻危險，愈加奮勇。有一次當敵鐵甲車衝入我廣東路口陣地時，我軍一方應用營預備，即佔據路口兩旁商店樓上，奮勇應戰，而同時我臥地未死的傷兵，且以其手榴彈炸燬敵剛通的鐵甲車，而敵反以為中了伏兵，馬上都向後跑了。但是在該毀車前頭的兩架鐵甲車，想向後逃，却被炸毀車阻止住，各車上的敵人，自然給我忠勇的士兵們歡送他們一去不回了。北江路方面來的鐵甲車，當初我士兵受他的損害至大，因為牠可以接近來射擊我陣地的士兵，我們用步槍機關槍都打不着，手榴彈也無法炸毀，有時來得近了，手榴彈發到牠鐵甲上，反把手榴彈的破片炸回來殺傷自己，我軍士兵氣不過，竟以肉身和鐵甲相撞而死的，有十餘人之多。及後再用手榴彈從地面上滾過去，走到鐵甲車下面爆炸，終把敵人的鐵甲車炸壞了，不能走了。足見天地間若有一厲害的東西，亦必更有其他同樣厲害的東西來制他；我軍有愛國的熱血，便足以抵抗敵人的鐵甲車和其他一切武器，便是一個很好的說明，血戰約二小時，結果敵人只送了一百餘死尸和五架鐵甲車到

我軍陣地上來，其餘一無所得，還有很多領了我軍槍彈手榴彈刺刀等等的情惠，鮮血淋漓，又退回去了。然我軍死傷亦頗大，而營副陸彬和機關槍連長張金山亦均於是役作了光榮的犧牲。且因死傷過大，兵力薄弱之故，未曾向敵跟蹤追擊，只仍扼守原防，殊屬可惜。

當午前一時三十分，敵由虬江路廣東路寶興路第二次大舉進攻之際，同時敵人另有約七八百人，亦利用鐵甲車掩護，向我天通菴路橫浜路青雲路各路口進攻，激戰一時餘，我橫浜路青雲路兩路口的工事多被敵鐵甲車衝壞，士兵亦因受敵鐵甲車的小砲機關槍的射擊，損失甚大。敵兵大部且跟車衝到，戰況非常危險，該營營長吳唐鑑乃督率所部及警察第六中隊，紛登橫浜路醫院洋房及光明玻璃廠樓上，據險抵抗，敵人因見我路上無兵，直衝向前，有一部且將達到寶興路時，不料突受我方機關槍掃射，而手榴彈槍彈更從天而降，猛烈炸擊，竟斃敵百餘人，其餘即狼狽奔潰，又退回去了。但當敵潰退之際，有兩個班長名叫華中興和鍾國強因為愛國心切恨着敵人，帶了二班弟兄們不管三七二十一竟跟着敵蹤，一直追到北四川路底的日軍司令部附近，把敵人整個司令部的人，嚇

得狼狽四散，雖卒因衆寡不敵，兩班士兵無一生還，却足以動天地泣鬼神，爲中華民族頓添無限的光榮，聞當時有五人被生擒，個個都向敵人拳打足踢，頭銜口咬，不屈而死。尤足以振我中華民族的軍人精神，以寒敵人的心胆。

七、一五六旅第五團的使用：第五團丁榮光所部原留駐大場，當我軍實行抵抗，日軍進攻，戰事已開的時候，該旅旅長翁照垣即令其第二營開到江灣站西端的勞動大學附近，令其第一營派一連至八字橋以掩護我軍左翼，並牽制敵人。及後又令第一營（缺一連）開到閘北歸張，君嵩團長指揮。午前一時許，第二營到達勞動大學，即派出偵探數班，分赴水電路及持志復旦兩大學一帶搜索，均無敵蹤。第四連同時到達八字橋，亦無敵情。第一營於午前二時三十分到達閘北，即接第六團寶興路和橫浜路的防線。因當時第六團死傷甚大，且敵情緊急，即以該營作伍間增加。三時許，團長丁榮光更奉令率全團（缺一營）開赴閘北增援，三時五十分到達閘北，更以第三營增加於青雲路至八字橋之間，以八字橋第四連歸回第一營，此時最前線兵力配備如下：北站至寶山路爲第六團第三

營之一連及憲兵連，再經虬江路至廣東路爲第六團第一營，經寶興路至橫浜路爲第五團第一營，經天涵菴路至雲路爲第六團第二營，青雲路以至八字橋爲第五團第三營，江灣勞動大學爲第五團第二營。

八拂曉前的第二戰況：四時許，橫浜路以北槍聲稍沉寂，但寶興路以南槍砲聲仍極激烈，因我軍未乘勝追擊，敵兵退至相當地點，仍極力猛烈向我方亂行射擊，似欲借槍聲以壯胆量，實非激戰也。四時四十分，敵飛機數架從空中投擲照明彈及炸彈，轟炸我陣地，同時廣東路橫浜路寶興路一帶民房商店，或受敵飛機投擲燃燒炸彈，或因敵浪人四出放火，各處皆火光燭天，燃燒甚烈，可憐我無辜民衆，往在兩軍激戰彈如雨下之中，又遇大火四起，十分猛烈，人人都是扶老攜幼，背箱帶篋的狼狽逃難，途中死於槍砲火下的，和受擁擠踐踏死傷的不知多少，還有忙亂中向敵人方面逃走的，更是萬無倖免！到此時，我官兵因經過了數個鐘點的戰鬥，知道敵兵的無能，已勇氣百倍，毫不爲飛機和大火所動搖，仍然沉着應戰，固守原線，且以預備隊在戰線內極力救火，五時三十分，敵軍乘其飛機以

炸彈轟炸我防線，和焚毀民房之際，又以鐵甲車掩護步兵，向我進攻，但我方官兵因知敵軍的無能，愈加沉着，又見敵軍的慘無人道，焚我民房殺我民衆，更愈加痛恨，其敵氣同仇，奮勇抵抗，欲報仇雪恥，必得敵而甘心的精神，大有不可抑遏之勢。所以當全線激戰時，敵兵死傷狼籍，我虬江路寶興路的部隊，均不期而然的齊向敵逆襲，猛烈攻擊當面敵人，衝過淞滬鐵路以東，進入赫司克而路廣東街內和北四川路附近，靶子路一帶敵人完全肅清，敵兵突然受此迅雷不及掩耳的意外反攻，死傷至大，狼狽潰退。其退到北四川路欲向日本小學方面逃走的，因見我軍已由寶興路截出，斷其歸路，一班胆小如鼠的敵兵，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急得都把手上的槍械丟棄地上，并把穿着的軍衣脫下，見着日本人的住宅就敲門挨戶的叫『斯吾鳥』（救命之意）『他斯咳六』（請救之意）請求收容，聽說有些走入屋內了還是面青氣喘，手彈足顫，說『中國兵真勇猛，我們趕快逃走吧！』若是給中國兵追到了，可不得了。』在黑夜中也有打錯了門，請求我們中國人收容的。這自然給他一個閉門羹，也有愛國熱心的同胞，乘機給他們一個利害的。這足見怨毒入人之深。還有

一部逃走不及，已受包圍的，却匿在廣東路洋房內，負隅反抗，殘殺我民衆，並在各屋縱火焚燒，倏忽之間，火光燭天，不可向邇，可痛我民衆的生命財產，損失又不知多少，而萬惡的無人道的敵兵，也只有在那裏自然的火葬了。同時我軍因爲外交上的關係受命令的限制，仍令追敵隊伍，退回原防駐守。

九日間至晚八時的戰況：早六時許，天甫微明，敵水上飛機十餘架，在我陣地上空不斷的偵察，並四處投擲燃燒炸彈，焚燬民房商店無數，而湖州會館內之軍警聯合辦事處及第六團第一營部亦被炸燬，幸受翁旅長指揮之第八十八師小炮第十連，於五時二十分許已到達滬北，在滬太汽車站附近放列，此時即開始射擊，有敵機二架受傷，倉惶向東飛逃，其餘的飛機，也更十分戒慎，飛得高高，沒有初來時那樣放肆了，至八時許，敵又大舉進攻，先用飛機大炮轟擊我陣地，炸燬我民房商店，虬江路寶山路寶興路等處火焰四起，烟幕蔽空，我國費數千萬金錢所建築，數十年苦心所經營，爲全國文化中樞之商務印書館總廠及東方圖書館，又受敵飛機不斷的轟炸，爲有計劃的破燬，此時亦火焰衝天，付之

一炬了。聞當時鹽澤對他的左右說：『燒燬了開北幾條街，一年半，中國人馬上可以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總廠及東方圖書館即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燬了，中國人可永久不能恢復。』即此數語，足見日本人的陰險毒狠，直欲置我民族於亡國滅種的地位，真值得我同胞永久不忘要誓死圖報的。此外北站鐘樓及列車鐵軌等，亦同時悉被炸燬，停在月台內之中央鐵道炮隊，亦被炸壞兩卡，因即開赴後方，以避損害，而敵人即在其飛機大炮掩護之下，向我全綫猛攻，而寶山路廣東路虬江路之敵，約有步兵千餘人，向我進攻，尤為激烈，企圖佔領北站，我軍因受敵飛機轟炸，死傷已大，又戰綫內外火焰衝天，危急萬分。由虬江路衝來之敵，且將到北站，我軍大有不能支持之勢，第六團長張君嵩當即飭令第三營長吳履遜率所部之預備隊，分向北站虬江路寶興路方面增加，各官兵皆沉着勇敢，死力抵抗，其間有重傷而不願退後，寧肯死在戰綫上的，有退後裹傷完了而復上前線去的，有當敵入衝來時硬拿着手榴彈或上起刺刀直向敵方衝過去與之肉搏的，我軍士兵愈戰愈勇敢，愈死傷愈憤激，血戰約三小時之久，敵方死傷約四百人，仍不支而退。此

役我第九連連長林玉身先士卒，竟爲國犧牲。又敵我兩軍正當混戰之際，防守北站之憲兵，竟有一部因死傷過大，紛向後退，幸其第六團第一營亦同時由真茹趕到，並即歸張君嵩團長指揮，該營營長李上珍率其所部，冒着敵火，增加北站，並佔領該站附近的洋房而死守之，使我右翼據點益加堅固，此役之勝利，李營長實與有功也。下午一時以後，敵因屢次進攻，失敗且死傷甚大，不敢再行進攻，除在散兵線上互相對峙，斷續射擊外，無甚激烈的戰鬥。惟敵飛機仍不斷的飛行，並對戰線以外無兵駐紮的民房商店轟炸，而寶山路一帶則依然烈火延燒不已，日本的野蠻橫暴，毫無人道，殺戮非戰鬥的人民，炸毀戰線外無駐兵的商店民房等等，即此一晝夜的事實看來，已足使我同胞痛恨萬分，和明白日本人的下流無恥，實爲世界上最惡劣的民族，我同胞爲求生存計，非澈底覺悟防患，則將來禍患更不堪設想啊！三時許，我高射砲連擊落敵飛機一架，六時三十分，六十師第一團第一營開到閘北，即歸張君嵩團長指揮，增加於寶興路及天通菴路之綫，同時中央鐵道砲隊亦開回閘北，控置於共和路口，警戒北站西南一帶，掩護我右翼，並向敵方轟擊。七時許，敵

兵約一連來到八字橋方面，向我駐玻璃廠之守兵攻擊，我方以機槍掃射敵死傷二十餘人，又向天通菴路方面退去。

十日軍因敗待緩請求停戰：自開戰以來，日軍屢戰屢敗，屢進屢退，且死傷過半，無法支持，深恐我軍反攻，必至全軍覆沒。又日本海軍陸戰隊與其陸軍相比，訓練較精良，軍械較精利，此次爲要與陸軍爭功，却偏給我軍打得死傷狼籍，棄械脫衣，叩首乞命，把日本的紙紮老虎真面目揭開，把日本人自誇爲大和的軍人而皮拉破，在這愧懼交集的當中，只有調兵增援，以求一逞，又恐怕在援兵未到以前受我軍反攻，所以想出一個請求停戰的緩兵之計。一方日領直接請求吳市長，一方又托英美法各國領事出任調停，且甜言密語，用盡其欺騙威脅的能事，我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不忍我人民生命財產再受敵人摧殘，雖明知日本人絕無信義，仍希望有一線的和平。故於是晚八時許，依英美法各國領事的請求，即令前線停止戰爭，並因原來防綫前後，自今早以來，受敵人轟炸焚燬，頗多損壞，不能立足，同時且將陣地稍向後移動，一欲避免戰鬥，一圖堅固工事。不料無信義的敵人，

反以爲我軍撤退，遂又乘機以小部隊，向找陣地，不斷的進攻，我士兵當然的固守原線，把敵人一個一個打得死的死，傷的傷，活的也都回去了。十時許，敵攻勢愈猛，然結果敵人還是徒招死傷，又退回去了。當時翁照垣旅長和前線一般官兵，都憤敵人的無信義，太陰險，皆欲即晚反攻，把敵人全部殲滅，但當時因國情和外交戰略的關係，有所顧慮，未曾實行，殊屬可惜。

十一，十九路全軍的總動員：二十八夜未開戰以前，十九路軍的分駐地點如下：

六十師駐蘇州無錫常州丹陽。

六十一師駐南京鎮江。

七十八師一五五旅第一團駐龍華南市，第二團駐北新涇，第三團駐真茹，一五六旅

第四團駐吳淞寶山，第五團駐大場，第六團駐閘北。

開戰以後，我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知大戰必不可免，遂令全軍總動員，除有任務者外，皆分別調動，或加入戰線，是日全軍各部隊狀況如下：

六十師大部到達南翔，第一團到達真茹，其第一營且增加入寶興路前線戰鬥。

六十一師一部在輸送中，一部仍任南京鎮江的警戒。

七十八師一五五旅在原地，惟第三團第二營調大場，一五六旅第四團在原地警戒，

第五團第六團皆加入前線戰鬥。

動員爲軍隊由平時轉入戰時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此次十九路軍能即時動員，即時出發，調動能如此神速者，雖係預先準備和交通便利，然亦由於各級幹部戰事經驗豐富，和官兵愛國情深，團結力大，同仇敵愾，共急國難故也。

十二，我國民政府的準備和陳銘樞部長的決心：當滬案緊急的時候，我政府因內政外交諸關係，極希望和平了結，不惜委曲求全以免事變擴大。及二十八夜，日軍實行進攻，我軍實行抵抗以後，我國民政府知戰事已不可避免，必須上下一心，抵抗到底，然後可以得最後的勝利。所以今日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專策劃對外作戰事宜，如必要時，且決心遷都洛陽，準備長期抵抗。交通部長陳銘樞，在事實上本爲十九路軍的最高領袖，當戰事

未爆發以前，原為主戰最力的人，及戰事爆發以後，又聞知我軍大勝，其歡狂態度，堅確決心，比任何人都要熱烈，茲錄其當日致蔣總指揮等一電如下，即足見其一般了。

蔣總指揮蔡軍長戴司令密：一、租界外日軍應相機消滅之。二、慢兄統率禦敵之部隊，已由參部令知，在敵增援之陸軍未到以前，須預想定其登陸地點，到時力阻其登陸，如敵增援陸軍之量數，探明超過我軍時，候令進止。三、軍委會即日成立，以後當隨時指示機宜。四、在外交上暫視作局部問題為有利，而在軍事上中央已具全局應戰之決心，惟調集大軍不易，此時惟有準備最光榮之犧牲，切不可輕作退後之辱也。

銘樞監。

從上電看來，我們知道戰事已開以後，我國民政府對外決心，原與十九路軍完全一致，十九路軍的進止，都係遵照政府的命令，因為站在國家民族立場上，非如此不足以圖生存，彼那些野心的，失意的，為自己打算盤，欲利用外交，圖掌握政權的人，反挑撥離間，造謠生事，攻擊政府，且污辱十九路軍，真所謂敗類的國民民族之罪人了。

一月卅日晴 十三，停戰聲中的戰況：昨晚以來，我方雖實行停戰，敵方仍以部隊時向我進攻，故戰鬥時起時止，但亦無甚大戰。惟北站和虬江路方面較為激烈，又敵海軍向我方砲擊，徹夜不絕。拂曉以後，兩軍對峙，敵方且時以步槍機關槍向我軍射擊，飛機八九架時翔空中，不斷偵察，寶山路一帶火災仍繼續燃燒不熄，因敵時由機關槍或步槍發出燃燒彈，落在我民衆房屋，燃燒約七八分鐘，且有千五百度高的熱度。我軍仍一面救火，一面修築工事，未還槍擊敵，而敵亦不敢積極進攻，故無激烈戰鬥。惟午後六時，敵有陸戰隊十餘卡車，由租界運往滬西向潭子灣方面前進，有攻我閘北側面之模樣。同時新拉圾橋附近，有敵便衣隊數百人，有通過四川路進攻閘北之企圖，又廣肇山莊對岸叉袋角附近，亦有敵百餘人，我軍得報當即以午前一時許到達閘北。現駐太陽廟路嘉興賓館爲一五六旅的預備隊之第三團第二營，於恆豐路西藏路各派兵一連，對敵嚴密警戒，另由總部令六十師第一團團長黃茂權率部由真茹開抵中山路附近，與一五六旅連絡，對敵嚴密

警戒。因日人絕無信義，乘停戰期間，出我不意，抄襲側背一節，在軍事上尤多可能，我軍故不能不慎為防備。江灣方面，今日無敵情。

十四，民衆的同仇敵愾：兩日來我閘北民衆因受戰事損害，以致父母，兄弟，妻子，生離死別，無家可歸者五六十萬人，但人人皆以抵抗日本得到勝利為榮，絕無一句怨言。同時許多青年，自動組織義勇軍，或加入我軍前線作戰，或深入敵區偵探敵情，雖因缺乏訓練和組織損失極大。可是這萬衆一心，甯為玉碎的精神，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啊！又上海各團體各界名人，並組織戰地救護隊親來閘北救護慰勞，戰線附近的民衆，且煮粥送飯給我官兵，凡此種種皆足表現我軍民一致的抗日精神，我中華民族已非二十年前的睡獅可比了。

十五，敵軍的增援和我軍的調動狀況：敵軍大敗後，由佐世保調巡洋艦龍田號及驅逐艦四艘，載其海軍省所認為最精銳的特別陸戰隊約三千人并大砲炸彈硫磺彈等，於今日午後四時許先後抵滬，登陸後即增加前線。

至我軍的調動狀況，除昨日運輸中之六十一師二、四、六團，今日到達黃渡外，其餘各部隊狀況，皆與昨日相同。

十六，我國民政府抗日的決心和處置：我國民政府爲捍衛國土保障主權，免除敵人威脅，完全行使職權起見，於三十日實行暫移洛陽辦公，並發表宣言如下：

自日本以武力侵佔東北以來，政府一面遵重華盛頓九國條約國際聯盟凱洛格非戰公約之精神，雖聲自彼啓，仍堅持忍耐，以候簽約各國之主持公理。一面嚴飭軍警，應以全力捍衛地方，保障人民生命自由財產之安全，苦心維護，於茲數月。而日本進逼不已，最近竟以大批戰艦駛至上海，并輸送陸空各軍，藉口市民抗日舉動，以使用暴力，橫加恫嚇。夫人民組織團體，以急國難而禦外侮，本出於愛國之熱誠，苟無越軌行動，政府無加以干涉，惟政府爲避免戰禍計，已不恤一再遷就日本之要求，始則對於民衆抗日言論行動稍涉激烈者，均予禁止，繼且曉諭各民衆團體，自動取消抗日名義，以杜強隣之藉口。本月廿八日午後一時四十五分，上海市政府對於日本

駐滬領事之要求已予日領自身亦認滿意之答覆，而同晚十一時廿五分，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忽來通告，迫我上海駐軍讓出防地，俾其佔領。軍隊有守土之職，詎能應其所求？日本軍隊遂即向我軍進攻，竟使上海繁盛市面，罹於兵燹，且使用無限制之飛機轟炸政策，平民人命財產，慘受荼毒，數量之巨，無可估計。同時首都及長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鎮，亦有日本軍艦到處挑釁。夫日本所以繼續使用此等暴力政策，且進而愈厲，其用心不過欲威脅我政府，使屈服於喪權辱國條件之下。政府受國民付托之重，惟知保持國家人格，尊重國際信義，決非威力所能屈。惟有堅持原定方針，一面督勵軍警，從事自衛，決不以尺寸土地授人，一面仍運用外交方法，要求各國履行其條約上之責任。日本此次濫啓兵端，破壞和平，不但中國領土主權遭其損害，舉凡華盛頓九國條約、國際聯盟約章、凱洛格非戰公約，亦爲之毀棄無遺！政府深信中國對於此等暴行，有正當防衛之權利與義務，同時深信各國爲維持世界和平及國際信義，亦必不能坐視。茲者政府爲完全自行使職權，不受暴力威脅起見，已決定移

駐洛陽辦公，望我各省區行政長官及軍隊長官，同心協力，各盡所職，以靖地方而安人民。尤望我全國人民，以勇毅沉着之精神，共赴國難，勿囂張，勿畏葸，務使暴力無所施，正義得以申，國家安危，悉繫於此，願共勉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精衛再錄蔣介石先生和何部長應欽陳部長銘樞各電如下：

限卽刻到。各總指揮部，各軍官學校師生諸同志均鑒：東北事變，肇始迄今，中央爲避免戰禍，保全國脈起見，故不惜忍辱負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與正義，促倭寇之覺悟。不意我愈忍讓，彼愈蠻橫。滬案發生，對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再向我上海防軍突擊，轟炸民房，擲彈衢市，同胞慘遭蹂躪，國亡卽在目前，凡有血氣，甯能再忍。我十九路軍將士既起而爲忠勇之自衛，我全軍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種滅，患迫燃眉之際，皆應爲國家爭人格，爲民族求生存，爲革命盡責任，抱甯爲玉碎，毋爲瓦全之決心，與此破壞和平，蔑信義之暴日相周旋。中正與諸同志久共患難，今身雖在野，猶願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特本血誠，先將電告，務各淬勵奮發，敵

慎同仇，勿作虛浮之豪氣，保持犧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黨國幸甚。蔣中正印。

（銜略）日寇侵滬，暴行未已，彼利用其砲艦政策，長驅深入我腹地，長江各埠，迭肇釁端，察其用心，直欲使我政府在彼砲火威脅之下，爲彼苛刻條件所屈服，中央爲求領土主權之完整，已具最大最後之決心，現爲便於自由行使職權，不受強鄰威力壓迫計，決將整個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移到洛陽繼續辦公，此間事務，由弟負責處理。何應欽卅亥。

（銜略）國府重要人員，爲應付時局便利起見，本日渡江，應欽等照常在京維持，餘詳另電。今後滬上停戰與否，由吳市長與蔣總指揮按外交情形協同處理。作戰部署，由蔣總指揮適應情況，便宜處理。雙方連絡，務期密切，情況處置，盼時詳報。何應欽卅亥。

（銜略）暴日欲以海空陸軍武力威迫首都，逼我簽約，我爲保全根本不受箝制

計，經將政府暫移洛陽，密留何部長在京主持，以顧祝同統軍死守南京，本軍在上海方面與決死戰。樞亦密留，擬明日先到鎮江，再隨軍前進，與兄等共生死，國家存亡，本軍榮辱，繫於此舉。望更激勵將士，無負初心，為全國軍民之欽式也。銘樞卅申。

從上述宣言和各電看來，即知當日我國民政府的抗日決心。可惜以後不能貫徹，致淞滬到底不免敵軍的蹂躪，我方終歸簽字屈服，以至一切犧牲，盡化為烏有，殊可痛也。

一月三十一日陰 十七，停戰聲中的戰況及和平會議：自昨晚以來，我方士兵雖遵令停戰，一槍不發，但敵人可以用一部用步槍機關槍在較遠的距離時續時斷，向我軍射擊，并發放燃燒彈，因為這些殘兵，都成驚弓之鳥，深恐我軍反攻，特借槍聲以壯胆量，又用燃燒彈以毒我民衆。又利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作交通，依據淞滬鐵路而在北河南路虬江路廣東路川公路寶興路橫浜路天通菴車站江灣路及各橫街路口等處扼要重重構築強固的防禦工事。又北四川路口吳淞路老靶子路海寧路崑山路蓬路天潼路一帶均有

日本浪人手執槍刀，阻止交通，拘捕殘殺我民衆。今日午前四時許，敵兵數百，由寶興路、寶山路向我防線猛攻，終被我軍擊退。至拂曉以後，槍聲漸稀，但我軍方面敵不來攻時，絕不放一槍。至午前九時許，敵飛機約十七架，翔空示威偵察，敵軍方面利用停戰機會終日努力構造防禦工事，我軍亦極力修築戰壕，并在戰線後多築掩蔽部，因受敵飛機損害大，必增築地洞，以作掩蔽，方可減少死傷也。晚間，敵方槍聲不斷，未敢進攻，江灣方面，仍無情況。

昨晚以來，寶山路一帶大火蔓延益甚，而北四川路的奧迪安戲院、廣東戲院及民房商店被焚不可計數。此皆由日本浪人四出放火和敵人發射燃燒彈所致，而焦頭爛額的逃難同胞，又多受日兵殘殺，廣東籍人更無幸免。我國因向日本領事的請求，和英美法各國的調停，派出軍事代表區師長壽年，和吳市長鐵城，與日領村井海軍司令鹽澤及英、美、法等國領事、軍事司令官等，在英領事署正式會議停戰辦法，我方要求：「一、在滬日軍除依條約原駐者外，即解除武裝退回兵艦；二、日本須負戰事責任，賠償損失，數目待後調查；三、由英美領事保證，日本在上海以後無同樣事發生。」但日本反提出「一、華軍退出距

聞北二十啓羅米達以外，二，在京滬路延伸綫以北的上海市區——即指開北真茹楊行、吳淞高橋洋涇周圍各區內，中國永久不駐兵，』的亡國條件，向我方要求，又因爲怕我軍反攻，竟想出在兩軍陣線間，設中立區，請英、美、法國派兵駐守的滑稽提案，老奸巨滑的村井，什麼都說要請示政府，夜郎自大的鹽澤還是要憑着他帝國主義的聲勢，來欺侮我國，當在會議席上說：日本的飛機三小時內可以消滅中國的軍隊，和其他一些毫無知識無價值的恐嚇話。午前午後，開會兩次，總是反反覆覆，毫無誠意，終至絕無一點結果，只得着徒利敵方的『停戰三天』四個字而已。因當時會議的最後決定，是日本軍隊要退入公共租界內，中國軍隊則退至距離租界，在步槍射擊距離以外，而村井鹽澤則以請示政府爲辭，須三日後始能答覆，實際則敵人援兵，約再須二日時間方能到達，三日內才可準備完妥，再行向我進攻，試看，日軍由佐世保調派第一航空隊約卅架，由航空母艦加賀、鳳翔兩艘裝運，今晨抵上海，又第三艦隊巡洋艦那珂號，由良號阿武隈號並魚雷艦四艘滿載，特別陸戰隊約三千人及大砲炸彈硫磺彈等於午後四時三十分許開抵上海，分別登陸，僅

楊樹浦一段，已停有敵艦三十餘艘，而白龍港方面，且停有敵驅逐艦和飛機母艦等等事實，即知和平絕望，用兵之道最貴制人而不制於人，現在敵人方狡詐以謀我，我們還是拿着中國固有的「王道」去應付，不乘着這個機會反攻過去，把敵人的殘兵完全解決，真是太忠厚，太吃虧了。

是日我六十師一一九旅（缺第團）集中大場附近，并派出一部至小川沙瀏河，對敵警戒，一二〇旅集中江橋鎮附近，六十一師之三團全集中南翔。駐京鎮各部隊準備調前方。十八，外交的轉機和國內軍民的奮起：今日英美法各國公使先後抵京，皆稱贊我軍，并表同情於我國，國聯已允執行第十五條並派調查團在滬調查，各國報紙及上海外國報紙，多極力贊許我軍的神勇，宣傳日軍的野蠻，國際輿論，完全改變。足見惟能犧牲，才有外交，打出死路，才得生路呢。

自上海抗日戰鬥開始以來，全國民氣非常激昂，皆抱犧牲救國誓死抗日的決心，即在敵軍勢力範圍內的愛國同胞，亦多自動的起來抗日，如在吳淞路武昌路北四川路狄

思威路各處，皆有一部份同胞不顧利害，突然和敵對抗，作殊死戰。雖各因衆寡不敵，或死或敗，但那種拚命抗敵的精神，實足爲我民族爭莫大的光榮。而軍人方面，尤爲憤慨，全國各軍，皆一致通電請纓，共賦同仇，欲効死疆場，滅此朝食。如京滬駐軍的十九路軍和八十七師各部隊，皆以出發前線爲榮，不願留住後方。凡此種種，固然由於十九路軍犧牲抗敵的精神，有以使全國同胞頑庶儒立，然亦係我數千年來所養成『匹夫不可奪志』的民族特有精神的表現。所以我同胞在平時雖然爲愛和平而肯吃虧退讓，有時能忍任何民族所不能忍受的欺凌，但至萬不得已時，則反抗的力量，亦比任何民族更要強大。

二月一日晴 十九，停戰聲中的戰況和日艦炮擊南京：本日（一）雖在停戰聲中，但敵方戒備極嚴，蘇州河以北各路，幾完全斷絕交通，我中國同胞，偶有通行的，多被拘捕殘殺，前線的敵兵，則時以機關槍步槍向我方射擊，且多發射燃燒彈，以焚燒我民房。午前一時至三時，進攻甚猛，但終被我軍擊退。拂曉以後，槍聲稍疎，但青雲路天浦菴路寶興路一

帶終日焚燒，無法救熄。因敵專用機關槍燃燒彈，向我民房射擊，去救火的人，必遭死傷，且受傷的痛苦，比達姆達彈還要加重，故人人不敢向邇，只有一任其蔓延以至自熄而已！此係因敵方巷戰，進攻損失過大，故企圖破我防線，下此毒慘手段。聞當時鹽澤對人說：『雖然打不着中國的兵，也應當多燒幾間中國的房子，以損害中國的國力。』但我方士兵不論如何，總是沉着固守。當大火燒來的時候，在無法之中，只好把防線稍稍向後移動，及至大火燒過了，又再想法子進到前方去，且當前進的時候，一般民衆都是出來幫忙，搬沙包，築戰壘；及到敵人再來進攻時，見我軍還是在原來的陣地，或者更加前進些，敵人乃驚怪萬分，以爲我軍真是神兵了。晚間前線甚沉寂。敵軍援兵已到，乃重新佈防。

今晚十一時二十分，日艦七艘在下關江面向我南京城及獅子山砲台發射二十餘炮，據此益足見和平的絕望，我同胞只有努力抵抗，以圖報雪。

二十，敵軍的增援和我軍的準備：日船照國丸今日載陸戰隊抵上海，人數和隊號均極祕密。但人數至少約有二千名，又日公使重光今日由日回到上海，即下令日僑即日完

全準備回國，婦孺先全遷入法租界內，其餘壯丁集合日本俱樂部，且要準備兩個月糧食。又探報日到滬飛機現共有一百架，裝好者已有五十架，未裝者五十架，鹽澤且對英美領事表示日方在上海兵力甚薄弱，不能放棄其使用飛機投擲炸彈之權，大戰重行爆發，萬難幸免。

我十九路軍各部隊狀況同昨日無變動，總指揮蔣光鼐今日下午三時親到真茹前線指揮。

二月二日晴 二十一，停戰期中日軍的背約進攻：昨晚以來因敵方佈防交替，全線無戰事。拂曉以後，仍無甚劇烈的戰鬥，至午後一時許，敵忽來飛機六架，在開北上空盤旋，偵察二時許，敵砲兵在天通菴附近開始向我青雲路，天通菴路，寶興路一帶砲擊，飛機同時投擲多數炸彈，一時驚天動地，火焰四起，機關槍和步槍聲亦同時大作，停戰聲中，忽來此晴天霹靂，殊為駭異。日本在戰敗危急的時候，不惜卑躬屈膝以求和，增兵已到，又不顧

信義而背約，此確爲世界上最野蠻最卑劣的民族的特色。我們如不揭破其陰毒詭計，慎爲防患，將來真不知要吃虧到什麼田地才止！敵人背約進攻後，於午後二時五十分許，日本領事以電話通知我上海市政府，稱日本政府對於三十一日在英領事署會議，日軍退入租界範圍所讓出之越界築路及附近地帶交由英美軍暫時維持，不能同意，實際日軍早已以其飛機大炮機關槍步槍向我全線轟擊，且利用其飛機大炮掩護之下，以鐵甲車六輛步兵約六七百名，分由青雲路恆業路中山路向我軍陣地猛衝。此因連日以來，敵在寶山路虬江路廣東路寶興路天通菴路各路口進攻，死傷已大，毫不得手，所以現在，在這方面取守勢，專以重兵猛衝青雲路恆業路中山路一帶，企圖包抄我閘北防線左翼，但我方官兵奮勇抵抗，且隔有一河，故激戰二小時餘，敵終無法衝入，只死傷百餘人，又退回去了。此役我方亦陣亡連長張福甫和傷官兵二十餘人，七時許，我七十八師以砲兵一連加入前線，在中興路附近佔領陣地，砲擊敵軍司令部及日本小學校之駐兵。是晚敵我兩方只砲戰，步兵無甚大激烈的戰鬥。但閘北民房多處，終夜延燒不息，閘北數十萬民衆自二

十八晚開戰以來，都沿京滬路西走，逃難日夜絡繹不絕，今晚更是扶老攜幼，塞滿了整條鐵路和小路，爭先恐後，拼命向西逃走。此因連日以來，日本兵和浪人在關北及北四川路一帶任意放火殘殺奸淫，雖小孩子亦多有受剖腹而死的，凡我同胞，無不談虎色變，今見敵人進攻，故有如此倉惶萬狀，其淒慘的情形，見的聞的，無不爲之痛恨，想身當其衝者，更能永久不忘而必有以報答倭奴之賜的吧！

今日我軍部隊無變動。陳部長到真茹前線慰軍。又敵人晚間由商輪二艘載補充兵約三千人抵滬，即登陸。

二十二，蔣總指揮暨全體官兵通電及上海市府嚴重抗議：蔣總指揮暨全體官兵通電云：

（銜略）暴日貫徹其武力侵略之政策，傾其國力，意圖吞併疆土，消滅我民族，東北三省既被佔領，仍肆其兵威於長江流域，我軍不得已始有自衛之抵抗，中央政府因首都地位危險，時時在敵人砲火威迫之下，應急制度，斷然不疑，遷移洛陽，與法都

之遷波爾多，土都之遷昂哥拉，同爲禦敵圖存之必要政策。武裝同志，全國國民，方幸安全行使職權之政府，以領導民族鬥爭，不容懷疑，無可非難。方今寇益深入，國瀕危亡，血氣之倫，祇有發揮一致効死之精神，滌除詆排傾軋之惡習，舉凡私見異同，權利之夢幻，一洗而空。我十九路軍奉命守土，本捍患之天職，自衛之正義，洞胸斷手，萬衆一心，犧牲最後之一彈一卒，對於中樞之遼遠，應援之困難，絕無顧慮。全國武裝同志，激於愛國自衛之良心，人自爲戰，在期守土之下，敵來則與之死戰，成敗利鈍，不容顧及，吾人深信能奮鬥者不滅亡，服正義者得勝利，世界苟有公道，暴日決不得逞。吾人尤切望於散處各方之中央委員政治領袖，發揮其拯救危亡之抱負，通力合作之精神，劍及履及，蒞止於洛陽行都，智者盡謀，勇者致力，應付存亡一髮之危局。古人有言，覆巢之下無完卵，不自救者，結果爲自殺。我十九路將士以純潔之心血，貢於黨國，獻於全民，邦人君子，聽此最高之哀鳴，其亦鑒至誠，察其懇直！

上海市政府對日本領事村井提出抗議書云：

逕啓者：查關於貴國海軍侵攻開北一節，前經向貴總領事提出抗議在案，旋經英總領事暨美總領事，爲維持和平避免戰禍起見，邀集貴我兩方當局，及各國防軍司令，於一月三十一日在英總領事官舍會議，當經英國防軍司令建議，避免兩軍衝突辦法，并約定由貴總領事，請示貴國政府，以三日爲期，如貴國政府，不能同意，再由本府請示我國政府，在此請示期內，仍各不相侵，以上各節，均有記錄可稽，乃自該日會議後，貴國軍隊，屢向我本國軍隊襲擊，迨至今日下午二時五十分，本府忽接到貴總領事署電話通知，謂貴國政府，對於上述建議辦法，不能同意等語，殊爲詫異，且在本府未接到貴總領事署通知前一小時，貴國軍隊，已向我方駐在開北之軍隊復行攻擊，且用飛機任意炸轟該處。查貴國既違背信約，且不顧上海市內我國人民與各國僑民生命財產之安全，重行開釁，所有一切責任，當全由貴國政府負之，除函達英總領事，美總領事，暨各國領事聲明外，相應提出抗議，請煩查照爲荷。此致日本國駐滬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

又對美英各國總領事通告云

逕啓者：查關於日本海軍侵攻閩北一節，前經函達貴總領事，在案。旋經英、美、總領事爲維持和平，避免戰禍起見，邀中日兩方當局，及各國防軍司令，於一月三十一日，在英總領事官舍會議，當經英國防軍司令建議，避免兩軍衝突辦法，并約定由日總領事請示日本政府，以三日爲期，如日本政府不能同意，再由本府請示本國政府，在此請示期內，仍各不相侵，以上各節，均有紀錄可稽。乃自該日會議後，日軍屢向我本國軍隊襲擊，迨至今日下午二時五十分，本府忽接到日本總領事署通知，前一小時，日軍已向我方駐在閩北之軍隊復行攻擊，且用飛機任意轟炸該處。查日方既違背信約，且不顧上海市內我國人民與各國僑民生命財產之安全，重行開釁，所有一切責任，當全由日本政府負之。除向日本總領事提出抗議外，相應聲明，並函達貴總領事，請煩查照，主持公道爲荷。此致英國、美國駐劄上海總領事暨各國總領事。

上項抗議和通告，當時不過是具文，事後也屬廢紙，強權即是公理，打得勝仗，才能講

話我同胞應當澈底覺悟，力圖自強才對。

二日三日晴夜雨寒 二十三，開北方面的戰況：拂曉敵軍由虹口公園及天通菴車站方面向我猛烈施行砲擊，飛機九架在開北不斷投擲炸彈，但敵的步兵却不敢向我進攻，只是無意識的亂行放槍。我方官兵知道了日本兵的無用，於是都坐在掩蔽部內休息，玩笑，弄音樂，唱留聲機器，沉着以待；只以砲兵和迫擊砲由中興路天通菴路專對日軍司令部一帶射擊，至午後二時許，敵復用砲兵向我全線陣地轟擊，尤以天通菴路為甚。同時敵飛機約二十架，亦至開北陣地投擲炸彈，商店民房，多被焚燒，天通菴路寶興路焚燒尤為慘烈。我軍所據各洋房，殆全被轟燬，有再難以支持之勢。正當危急萬分之際，我軍因為愛國和恨敵兩種感情所驅使，對於炸彈，砲彈，槍彈以及猛烈火焰，皆一無所畏懼，所以當烈火焚燒所及，或敵火集中到來的時候，我軍不特不向後縮退，反由正面或橫路稍向前進，依據已被焚燬的殘牆，破壁，瓦堆以作陣地，待敵人前進時，我勇敢沈着的士兵們，却在

火焰叢中，磚瓦堆後，突起與敵肉搏，殺得敵人死傷枕籍，又敗退回去了。一般年青無知和舊式頭腦，（日本人還很迷信鬼神，這次來上海作戰的官兵大多都在身上帶有護身符的）的敵兵，看見我軍士兵的神出鬼沒，總以我軍真有什麼神兵前來助戰，所以敗退逃命的時候，口中不絕的叫『天國萬歲』（日人在維新前對我中國稱天國）『大中華民國萬歲』『天兵饒命』等等說話，以求保他們的狗命。

二十四，吳淞方面的戰況：吳淞要塞，位置於吳淞口西岸，當黃浦江入揚子江要衝，實我國揚子江第一重要門戶，惜砲台與炮俱係舊式，可謂有名無實。當上海戰起，狡猾的日本人，因恐事變的擴大，無法應付，乃努力宣言：說上海戰事，只係專對十九路軍，不與南京國民政府和其他軍隊對敵的，似是而非的話，以侮辱我中國和欺騙國際。但是吳淞要塞司令鄧振銓也因為自知力量薄弱，特別尊重政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意旨，努力避免戰鬥，以圖長久保持其祿位。所以在二月二日以前，吳淞方面全無戰事，連日敵方調兵增援，不論戰艦商輪，皆可在我要塞監視之下自由出入，此種在任何交戰國所無的特別現

象，竟是我民族不團結一致的最大表現，言之殊覺痛心。

本日（三日）上午十時許，當開北砲火連天之際，敵在吳淞口外的戰艦六艘，忽然接近砲台，向我砲台猛烈射擊，同時敵飛機六架，亦飛到砲台上空投擲炸彈，一時彈如雨下，聲震天地，我砲台上亦即開砲還擊，我守砲台灣的十九路軍步兵營亦以機關槍步兵砲向敵艦快放助戰，激戰約二小時，擊沉敵驅逐艦一艘，擊壞敵巡洋艦二艘，驅逐艦一艦，中有一艦，受傷甚重，當時亦將沉沒，被其餘戰艦拖走，各艦亦遂不支，向外逃去。至揚子江口而停泊之敵艦敗退後，砲聲即停，但移時，忽有敵軍飛機十二架由川沙白龍港方面飛至我軍砲台天空，投擲大威力的重量炸彈，此時歸我十九路軍翁旅第四團指揮於午前一時到達的八十八師高射砲連，即以高射砲向敵飛機猛力射擊，當即擊落飛機一架，落至寶山城外，其餘敵機遂紛向東面逃去，而我砲台亦被炸燬砲三門及砲台一部，晚間，吳淞方面無戰事，但九時許，敵有飛機六架，來行偵察。

又本日日本領事對外宣稱：『日本海軍陸戰隊決於三日內佔領吳淞要塞。』戰端

已啓吳淞方面日間自然不免有一場惡戰。但日軍到底能不能在三日內佔領吳淞呢？正吳淞要塞內容說，是實在有可能，但據敵軍進攻閘北時的能力看來，恐怕日領的話，又是等於放屁吧。

是日我吳淞鎮附近民衆，已完全逃避走了。

二十五，我軍前線部隊的調防：我軍因為作戰上的關係，十九路總部於今日（三日）午後一時下六十師七十八師命令之要旨如左：

一，着六十師派一百二十鄧志才旅（缺第五團）附黃茂權團，至閘北接七十八師翁旅防務。

二，着憲兵第六團（缺一營）至中山路接黃茂權團防務，担任對日本紗廠方面警戒。

三，翁旅交代後，開向金家角（即真茹國際電台西北之金家樓）附近，歸六十師沈師長指揮。但張團長君嵩酌留兵一連駐閘北，并指揮義勇軍，歸鄧旅長指揮。

四，鄧旅及憲兵團應於黃昏前派員到防地偵察地形，於黃昏後開始接防，限午後十

一時前接交完畢。

又午後五時三十分再下七十八師命令要旨如左：

一，據報，敵軍有在吳淞登陸，攻佔我要塞之企圖。

二，翁旅候鄧旅接替開北防務後，除第六團仍應照前令辦理外，應即開赴吳淞增防，并死守之。

鄧旅翁旅及憲兵第六團等各部隊受命後，皆遵命辦理，分別交代接防。是晚十二時許，開北地區守備隊鄧志才旅（缺第五團）附黃茂權團及中央鐵道砲隊，小砲連，如下佈防完妥：

一，第一團守備區，右自新開橋（在內）起，東沿蘇州河及華租界線至寶山路北折左至虬江路口止，右與憲兵第六團取連絡，左與第四團連絡。

二，第四團守備區，右自寶山路虬江路口（在內）起，東北沿寶山路橫、浜河，左至大通菴路口止，右與第一團取連絡，左與第六團連絡。

三、第六團守備區右自大通菴路（在內）起，北沿橫浜河左至八字橋止，右與第四團取連絡，左與一一九旅派至江灣警戒部隊連絡。

四、鐵道砲隊在共和路，小砲連在大統路。

五、旅部在中興路大統路口。

是晚間北方面戰事甚沉寂，敵軍只時以大砲向我軍轟擊騷擾，步兵無甚動作，故我軍能順利的按預定計劃調防完妥。

二十六、陳部長銘樞談話：陳部長銘樞自前方勞軍回京談話如下：

政府爲準備長期奮鬥而遷洛，余爲政府之一員，因十九路軍在上海對日軍之侵略。爲正義光榮防衛國家而抵抗，余暫留代表中央慰勞該軍，前兩日入軍會晤各將士，有使余生極大之感動者，余可代表該軍全體將士一言，該軍秉正當防衛不以尺寸土地授人之本旨，人懷必死之心，願全體犧牲，以作民族生存國家復興之代價，始終一貫，服從中央政府，保持氣節，以克盡軍人報國之天職，此外不知其他。余又敢

謂該軍不論遇如何侵犯我國土之強敵，決不畏懼，雖全數犧牲，亦決不離開京滬線上，余深信其他各軍，亦都抱同樣的精神與志節，且爭願効命。中國物質科學，雖落人家，然地廣人衆，且係農業國家，只恃此民族精神，以死衛國土，自必能於長期奮鬥中，求得最後之勝利，故吾人務須發揮最高無上之犧牲精神，方能自救。中國本爲愛和平之國家，苟世界尚有正義公道與國際公約的責任可言，則吾人亦無不樂從，蓋吾人爲抵抗強暴而犧牲，正爲正義公道與國際公約的責任，若國際間有此深刻認識，國民有此深刻覺悟，則吾人亦願以外交方式，求世界和平，使國際間知破壞世界和平之責任之誰屬也。

二十七：戰鬥聲中外交消息：我外交部昨（二日）晚接美英法三國重要抗議，大要如下：一、中日雙方俱退若干，中立國實行派兵作緩衝。二、雙方不得增兵。三、雙方能提條件。四、依照華府條約解決一切，不得保留等語。又駐日江代辦電稱：「英美大使向日提出抗議，其內容：一、日軍行動軼出自衛範圍。二、公共租界關係各國利益，日軍作戰以租界爲根據

地，各國僑民生命財產，瀕於危險，日應負責。三、日本應速取一切處置，使租界恢復常態。四、日空軍爆擊中國，非戰鬥員，第三國不能緘默。」云云，又昨（二日）晚日海陸軍當局會晤，決定派遣陸軍，本日提出閣議，政府亦予同意等語。據上所述，外交方面都表同情於我國，但野蠻的日本，總是目無國際一意孤行，英、美、法國也屬無可奈何吧！

二月四日微雨帶雪甚寒。二十八，開北方面的戰況本（四）日爲敵軍增援到達後，向我總攻的第一日。但是敵方步伐實很錯亂，似有劉老吃合鵲蛋，無從下箸之勢。大約因鹽澤是海軍人才，不懂陸戰指揮，或其陸戰隊無能，不能用命。不然是因爲頭一步給我軍打暈了，以後却成了挖肉補瘡而無整個指揮的計劃。開北方面昨晚以來，甚爲沈寂，於午前七時許，敵開始向我軍砲擊，初以子母彈向我陣地後方猛烈施行縱射，繼復以重砲向我陣地線的工事房屋轟擊，至九時砲火益密，我軍寶山路、天通菴路一帶工事及所據房屋，被燬甚多，我方爲避砲火無謂的損害計，只得留少數士兵於最前線，以監視敵人行

動，將大部控置於後方，待敵方砲火稍沉寂，又復回佔前方陣地，修埋工事，抵抗敵人，十一時許，敵兵大舉來攻，分由新民路、虬江路、寶通路、寶興路、天通菴路、青雲路向我全線攻擊，八字橋方面，亦有敵百餘名來攻，但當時即行擊退。正午十二時，敵當兩軍激戰之際，利用鐵甲車機關槍的掩護，以步兵七八百人，分由寶通路、寶興路、橫浜路等處向我寶山路及天通菴路陣地拚死猛攻，我軍亦奮勇應戰，雙方血肉相搏，死傷甚大。戰至午後二時許，天通菴路的敵軍鐵甲車，被我鄧旅第六團士兵奮勇拚命，以肉身和鐵甲搏戰，卒以手榴彈炸燬其二輛，斃敵四五十名，其餘即狼狽潰退，同時寶山路方面之敵，亦被我第五團擊退，敵步兵進攻失敗，又以其飛機來轟炸我陣地，并以機關槍燃燒彈射擊，焚燬我陣地附近的民房，敵之用意，似欲先行盡量破壞爲我軍所利用的房屋，然後再圖進攻，所以稍爲完全的房屋，皆成了敵人轟炸焚燒的目標。三時許，天通菴路的民房，焚燒至爲慘烈，敵人且乘機向我衝鋒，我軍士兵冒着猛烈火焰，死守原來陣地，與敵激戰，卒因火勢過猛，房屋倒塌，以至我守兵大部被壓斃命，不得不把原來陣地暫行放棄，但不久亦即恢復。天通菴

四架，亦飛到上空，投擲重量的炸彈，當時大砲聲炸彈聲機關槍聲隆隆不絕，江中的波浪水花和地上的煙塵高飛，有如翻天覆地，砲戰之烈，爲開戰以來所未曾有。激戰至午後一時，我砲台殆完全被毀壞，砲亦炸壞六門，要塞司令部參謀長滕祺之及副官兩員均陣亡，砲兵守備營官兵傷亡亦甚衆，其餘皆逃避一空，而敵艦之攻擊，尙未稍止，且有乘機登陸之勢。我翁旅第四團乃派兵一部據守殘毀的砲台，用機關槍步槍死力制止敵人接近我砲台，雖在敵砲火猛烈下死傷相繼中，仍皆沈着堅守，不稍動搖，敵卒無法登陸。三時許，敵方砲擊暫停，不久敵飛機又來十二架，再投擲炸彈，至五時始飛去。而槍砲聲亦全停止。共計敵人開砲約五百發，投炸約百五十枚。

是晚無戰事，但我軍仍嚴密戒備，士兵除勤務外，全數皆星夜修築工事，并挖掘地窖，以構築掩蔽部。又不敢點燈講話，因敵艦五六艘在我砲台江面，不斷來往，偶有火光或聲響，必受其砲擊，所以全吳淞鎮雖有四千官兵，整夜的戒嚴備戰，毫未休息，也非常沉寂。熱鬧的市鎮，一變而爲冷悽的荒野。

三十，兩軍激戰中的敵情和我軍的調動：一，敵軍司令部開戰的初夜，即被我軍步兵衝到以後，又常受我軍砲擊，并恐受我義勇軍的威脅，所以屢屢祕密移動，初移至岳州路工部局造冰廠，再移至大連灣路皮鞋廠，現又移至外白渡橋東端禮查飯店。二，在滬敵軍各級幹部和紗廠經理等，昨日會議，決定滬事絕對不稍讓步，若與美英兵衝突時，則增兵實行佔領上海租界全部，并電請其政府採納。三，敵軍已更換軍司令官并決再增兵一師來滬，但因欲欺騙國際和其國民的關係，大部皆祕密登船，日內即開上海。

我軍因敵方猛烈進攻，且不斷增兵，今日已將六十一師集中南翔（只第一團梁世驥部仍在鎮江警備，須待友軍接防後，始開來前線）。中央砲兵一排，今晨由京抵真茹，十八師愈濟時部由浙調蘇州，今日已先到一團，又憲兵第六團調南市，龍華接一五五旅第一團防，中山路防務，由七十八師派一團接替，餘無變動。

二月五日陰寒 三十一，閩北方面的戰況：昨晚以來，敵方不時向我軍砲擊，但前線

步兵無甚動作，至本（五）日午前一時許，敵忽向我攻擊，而天通菴路第六團二營的陣地戰鬥尤爲激烈。戰鬥約一小時，即將敵擊退，前線暫歸沉寂。至七時，敵仍以飛機大砲轟擊我陣地，及附近一帶的房屋，凡稍完整的殆無幸免。火炎四起，敵又乘機先向我天通菴路青雲路陣地進攻，同時八字橋方面，亦有敵兵三四百名利用飛機大砲掩護，拼命進攻，戰鬥極烈。八時，敵更向我全線攻擊，來勢比較昨日尤猛。似有背城借一，勢在必得之勢。新民路虬江路寶山路橫浜橋天通菴路青雲路八字橋各處，皆有激戰，敵我兩方死傷甚大，寶山路之新民路虬江路兩路口，因受敵方據高樓的瞰射，死傷過半，屢瀕危急，卒以預備隊增加，挽回戰局，斃敵七八十名。且在虬江路口炸燬鐵甲車一架，至十一時，敵即潰退，八字橋方面，我軍與敵苦戰四時，敵人傷亡過百，亦於十一時潰退，但我軍亦屬危急萬分，且陣亡機關槍連長岳喜慶一員。至天通菴青雲路及寶山路橫浜橋一帶來攻的敵人，雖亦於十一時許潰退去了，但至下午一時，敵人又大舉來攻，尤於青雲路口與寶興路的橫浜橋敵方攻擊最爲猛烈。但當激戰之際，我軍以一部向敵包抄側擊，更斃敵百餘名，繳槍八十

餘枝，敵遂全部潰退，至四時戰鬥稍息。但敵方飛機仍繼續向我陣地轟炸，五時以後，漸歸沉寂。

七時，六十師第五團（缺第二營）開到閩北中興路，歸回建制。又小炮連亦同時到達，歸鄧旅長志才指揮。因兩日的激戰，我方死傷甚大，尤以第四團三營較甚。即晚以第五團第三營接替該營在寶興路橫浜橋一帶防務，而小炮連則使其在共和路附近佔領陣地，向敵炮擊。

六十師部隊除一一九旅集中大場，并派出第二團進至楊家樓下任八字橋，至江灣之警戒和一二〇旅（缺一營）連絡任閩北防守，另派一部至小川沙瀏河警戒外，其餘各部隊及歸其指揮的中央炮兵排，皆隨師駐唐家橋附近。

附譯日文報每日新聞一段，足見敵慘敗之一般：

五日晨我軍（指日軍以下相同）決行總攻擊以來，爲空前未有之大激戰，敵軍死力反抗，我軍雖猛力發炮，然彼竟東衝西撲，致我軍不易進展，未幾敵軍（我軍）

以追擊炮襲擊日軍，致我軍慘遭未曾有之慘敗（照日文直譯）。第○隊市川中隊與池田小隊，因在最前線，損失甚大。池田小隊長亦受重創，所有兵員三分之二死傷，瀕於全滅（照日文直譯）。其他第○隊自午前六時進擊至七點二十三分，敵軍（我軍）抵抗猶為頑強，柳營路之敵部隊，向我軍（日軍）不時擾亂，致我軍無暇進食，寶樂安路附近，橫須賀戰車隊二曹小園榮藏氏，為手榴彈所傷，中隊長毘田惠助彈穿胸腹，均有生命之憂。

三十二、吳淞方面的戰況：敵人於三日前攻我吳淞的時候，曾有三日內佔領的誇口，本（五）日可要期滿了，且炮台已經全毀，原有官兵全逃，我們料想敵人必大舉拼命再來進攻，非常担心，但事實適得其反，僅於午前十時，敵飛機四架，十二時，又來六架，飛至我吳淞鎮陣地，共投擲炸彈三十餘枚，并放機關槍射擊我警戒兵，被我擊落一架，旋即飛去，而敵艦五艘，時出入於黃浦江口，向我共開炮約五十發，我方僅傷士兵三名而已。

又軍政部今日改委七十八師副師長譚啓秀為吳淞要塞司令。

三十三，大戰中的我空軍消息：戰鬥開始後，我空軍因政府冀望和平的關係，牽延多日，未加入作戰，今日午前九時，我中央飛機第六第七兩隊，由京到滬，在閘北初次與敵機戰鬥，但因較敵劣勢，未能發現威力，且因外交關係，未曾攜帶炸彈殺敵，我軍作戰，如此不澈底，真是怪象！茲錄空軍將領黃秉衡沈德燮等微電如下：

（銜略）東北事變，數月於茲，三省之失地未收，淞滬之慘暴繼演，公理淪胥，舉世憤慨，我空軍繫國民屬望之殷，將士抱敵愾同仇之切，爲國死難，夙具決心，磨厲枕戈，匪伊朝夕，祇以政府負重，冀望和平，以致忍辱牽延，求死不得，茲者領空領土，橫被摧殘，寇蹤益張，國亡無日，秉衡等防空有責，誓抗強梁，爰用集結，以圖自衛，海枯石爛，此志不渝，凡我國人，幸垂鑒察云。

又今日午前十一時許，當閘北激戰之際，敵飛機十餘架飛至真茹車站及我十九路軍總指揮部上空投擲炸彈，我中央小炮連在車站被炸死傷二十三人，但敵機亦被我擊落一架，死海空軍大尉矢部讓五郎等三人。

三十四、本(五)日敵軍和我軍的情況：本日(五日)敵軍由特務艦宮間號連輸艦易達號運到日本所謂最精銳的特別陸戰隊約二千名，炮約二十門，并槍礮等千餘箱，在匯山碼頭登陸，又小艦保津號泊三井新碼頭，驅逐艦兩艘，泊二十一、二十二號浮筒。晚另有敵軍約三千人在張華浜秘密登陸。

我軍六十一師的第一團梁世驥部，今日由鎮江開抵南翔，歸回建制。一二二旅(缺一團)開嘉定羅店，并派一部至瀏河小川沙接一一九旅警戒。又八十八師今日集中蘇州，但調一團到鎮江警戒，餘無變動。

二月六日晴寒 三十五、開北方面的戰況：昨晚以來，前線步兵甚沉寂，只敵我兩方砲兵互行炮擊，拂曉後，敵仍以飛機大炮向我陣地轟擊，并用燃燒彈燬我民房，午前九時許，我八字橋防線的牛皮廠被焚燬，至午前十時許，敵步兵又分向我虬江路及寶山路的橫浜橋青雲路中山路一帶進攻，每路有步兵百餘，鐵甲車數輛，而天通菴路至中山路陣

地戰鬥最烈，雖斃敵數十名，於十二時許將敵擊退，但我軍亦陣亡連長艾質彬一員，及傷亡官兵數十人。八字橋方面，亦同時有鐵甲車四輛，步兵三百餘人來攻，激戰至烈，幾經危急，我軍且陣亡連附丁子堅一員，傷亡士兵三十人，至午後二時許，斃敵百餘，敵又退去，午後六時，我寶山路的橫浜橋陣地，因着敵彈燃燒甚烈，因撤回至第二線防守。至九時則仍佔回原陣地，至十一時許，我軍全綫各以一部向敵攻擊。炮兵連放砲協助，敵倉惶應戰，死傷甚多。虬江路天通菴路之敵，且紛紛潰退，可惜我軍非整個計劃的反攻，而未曾跟蹤追擊。

三十六，吳淞方面的戰況：本（六）日吳淞方面亦無戰事，惟有敵飛機五六架，戰艦四艘，不斷往來偵察，但我軍則乘機得以休息，或築工，或掘地窖，作掩蔽部。而獅子林砲台於午前十一時，有敵飛機六架，投擲炸彈轟擊，傷我官兵二十餘人，又吳淞口今日泊有英艦二艘，美艦一艘。

三十七，本（六）日敵軍和我軍的情況：敵軍屢敗，其政府另委野村吉三郎中將為第

三艦隊司令，乘旗艦出雲號今日抵滬，主持上海方面的軍事，其新委陸戰隊指揮官植松鉢磨亦乘龍田同時抵滬，以代蛟島，今早七時，敵特別陸戰隊一千餘名在匯山碼頭登陸，後又到一艦，靠三井碼頭，內載陸戰隊一千餘名，槍砲彈六七百箱，即時登陸，前在禮查飯店的司令部，現移駐吳淞路日人上海銀行內。滬江大學運動場及楊樹浦黎平路西之空地，均由敵人改築為飛機場。又得確報，知敵決派陸軍一師來滬，并擬在吳淞瀏河方面登陸。

敵情如此，我軍情況如何呢？茲錄當日（六日）汪院長馮玉祥李濟琛朱培德及陳部長致十九路軍兩電如下：

（銜略）十九路軍將士，連日苦戰，克保疆土，勞苦卓絕，至深感慰。軍事委員會支電計達，現聞日本目的，在急於攻佔開北，此著關係重大，蓋上海一隅，不僅中國所繫，亦世界視聽所繫，吾人犧牲愈烈，則效果愈大，務望激勵將士，固守原防，不可輕讓尺寸。現在各路援軍開赴不至，貴軍陷於孤立無援之境，尚祈繼續努力，以獲最後之勝。

利，是所切望，弟等本日已抵浦鎮與敬之真茹諸兄晤商一切等語。

（銜略）徵申電悉，英美已願自動強迫日軍出租界，希望我方不派飛機交戰，可照辦，并囑羅部長向英美方面表示好意矣。查我飛機能與敵作戰者，僅驅逐機〇架，非廣東方面驅逐機加入，亦不易再行冒險，日寇志在攻佔閘北，我軍須死守，不輕讓寸土，蓋近租界，愈持久則效果愈大也。若日陸軍來壓迫我左翼，警衛軍正在增援，可無虞也。昨并飛電贛豫兩省，抽調勁旅來助等語。

據上電看來，我軍應萬無一失，可惜事實上不盡如此，終給敵人便宜的佔了上海，殊屬我國最痛心的事！

二月七日陰雨帶雪 三十八，閘北方面戰況：四日敵人再向我軍總攻以來，絕未得我尺寸土地，屢攻屢敗，徒招死傷，其用飛機大砲炸擊，焚燒的毒計，却因為我十九路軍的勇敢沉着，善於防禦，絕不為其所搖動，至其步兵進攻，則損害尤大，而絕不能成功。大凡新

因敵人最初加入作戰的部隊，因為不知道我軍的利益，總是傻頭傻腦的衝來，當敵兵在遠距離的時候，我士兵照例是不放槍的，及到接近我陣地附近，我軍出其不意，突然快放起來，在很短的時間內，給敵兵以很大的死傷，於是那些毫無經驗蠢豬似的敵兵，有的是叫苦連天，有的大驚失色，狼狽潰退回去了。及後吃虧愈多的敵兵，愈是談虎色變，不敢向我軍進攻，因為他們是絕對不能衝破我軍的防綫，他們愈接近我軍的陣地，損害必愈大，生還的希望亦愈少，然而多吃虧一次，即多學乖一次，也是日本人的特長。所以敵人因連日所得教訓之關係，故今天不從開北來進攻，而似移其主力轉向江灣吳淞了。因此，開北方面，今天無甚戰事。

午前九時起，敵飛機五六架，向我開北一帶陣地投擲炸彈，我軍微有死傷，至午後二時許，敵又向我軍砲擊，且以步兵數百人向我中山路一帶陣地戰鬥，較為激烈。至八字橋一帶陣地，因自五日以來不斷受敵人猛攻，我第六團第三營損傷甚大，今晨四時即調由一一九旅第二團派第一營接防，此因我軍亦認定這處是敵我兩軍必爭之地，且防敵

從此處威脅我北陣地之側背，從兵力配備適當計，特以八字橋歸入一一九旅第一團担任，自午前九時起，敵步兵即利用其飛機大砲掩護下，向我八字橋一帶陣地猛攻，且有一部約二三百人遷迴我橋之左翼，我軍以逸待勞，當敵人飛機大炮正在轟擊的時候，官兵都是躲在掩蔽部內，絲毫不動，及至敵人步兵來了，則利用在最近距離殲滅之法以抵抗。激戰六七時，斃敵二百餘人，敵兵又大敗，退回去了。午後四時以後，因下大雪，天氣驟寒，敵方飛機已不能活動，大砲亦停，步兵已沉寂，晚間北八字橋俱無戰事。

三十九，吳淞方面戰況：當三四日敵人攻我吳淞的時候，我軍部隊的大部除勤務外，多住在民房，敵人重量的飛機炸彈炸落一個，足使全座房屋倒塌，震動所及，鄰近的屋宇亦多因之傾倒。守備吳淞部隊，全部時時皆有滅亡的可能，惟期敵人飛機不來，炸彈不落，還有一條生路。因責任所在，又不能退走，在這樣狀況之下，人人只有等死罷了。自是以後，經過這個大教訓，我軍知道了房屋是絕對靠不住的，乃立刻挖掘地窖，以作掩蔽部，最先士兵是每班挖一個，及後時間愈長，則每四人或六人挖一個。各個間至少離開五米達以

外的間隔，五六兩日幸得敵人不進攻，多得上海各熱心的民衆團體送到五六百塊大鋼板，我軍在兩日之內，把掩護部築好。當敵人以炸彈轟炸的時候，因為炸力是斜向上的關係，我軍在地窖掩蔽部內絕不受什麼損害，即是恰恰把掩蔽部炸中了，亦不過死傷數人，躲在鄰近掩蔽部的，也不至受損害。

附記：陣地掩蔽部的構築，最要利用地物，如在室內樹下，或土丘等，最好使炸彈在上方爆炸，則其破片的侵澈力不至很大，若在掩蔽部上直接爆炸，則在普通地面有穿至三四米達多深的，即被炸中的掩蔽部，雖有鋼板并加二三米達的泥土，其抗力亦必不夠。但在室內掘構掩蔽部時，要注意到如房屋傾倒時，可以支持。又凡為避敵炸彈而築的掩蔽部，必須對敵方向，而左右開門，如有一門被炸封鎖時，可由他門逃出，且門口通路，須有轉灣，以防炸彈破片的直接飛入掩蔽部內。

敵軍攻佔吳淞，諜報係日海軍最高主腦部決定的計劃，但亦在我軍意料中。自五日

晚，敵有三千餘人在張華浜登陸後，昨日以來，無甚特別情況。今日（七日）拂曉，張華浜車站附近發現敵鐵甲車六輛，並有兵馬車輛的噪雜聲音，我軍當即嚴密監視戒備。翁旅并以第五團之一營進入泗塘河陣地，以防敵人偷渡。蘆藻浜上游，包抄我軍。午前八時，敵飛機四十餘架，突來我吳淞上空盤旋，并投擲重暈炸彈約有百枚，同時敵艦二十四艘在黃浦江張華浜碼頭附近及吳淞口之夾水等處，向我吳淞全線陣地轟擊，而張華浜站附近亦發現敵重砲約十門，并野戰砲約三十門，向我吳淞鎮及其南蘆藻浜鐵橋一帶的陣地集中火力，猛烈轟擊所有民房商店，或棟拆椽崩，或火焰四起，吳淞全鎮有如火山爆發，大地震烈，真是昏天黑地，倒海翻江，其恐怖淒慘狀況，難以形容。而敵飛機的俯瞰注視，往來活動，絕不因天下雨雪而稍停，尤令我軍難以躲避，無法應付。且張華浜之敵鐵甲車，并步兵二千餘人，亦同時向我蘆藻浜站第四團第八連前哨陣地進攻甚烈，該連連長趙金聲勇敢沉着，督卒所部，依據工事，死力抗敵相持，約一小時之久，該連亦死傷過半，比敵衆寡懸殊，勢難支持，且敵從兩方包抄，將有全連覆沒之危。趙連長即率殘部四十餘人向後移

動擬退至溫潭北岸本陣地抵抗，敵人乘勝猛進，由軍工路蜂擁而至，滿以為我軍大敗，吳淞隨手可得了。但趙連長退到鐵橋南端時，忽奉命要在原地抵抗，無命不准撤回，但事實上敵人大部已跟蹤到達，再無法回復原有前哨陣地，然忠勇的趙連長亦認為命令所在，只有絕對服從，所以以必死的決心，遂率同餘部，從車站東端，繞出車站南端的民房，用機關槍向軍工路之敵突然掃射，將敵截為兩段，而滿路死傷枕籍，紛亂萬狀，後截之敵，自然停止前進，紛向我軍還槍射擊，但前截之敵進至鐵橋南端附近者，因受我本陣地士兵的猛烈射擊，死傷至多；且同時聞後方槍聲大作，又以為是中伏，遂像『馬鹿』的樣兒，紛向後潰退，那時在後截的敵兵見前截的敵兵潰退回去，狼狽不堪的形狀，更是莫名其妙，以為大中華民國的神兵必然又從天而降，大舉反攻了。於是有的是下意識的也紛向後潰退，有的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槍亂放，不特無一槍打着我軍，反把他自己的官兵打得尸橫遍地，結果敵方死傷約五六百人，全向張華浜自行潰退回去。我軍趙連長金聲遂率餘部仍守原陣地，後來英美報紙皆稱贊我軍以三四十人打退日軍二千餘衆，即是此

役，敵步兵退後，砲兵飛機仍繼續向我陣地轟炸，所有工事，悉被破壞殆盡，而第五團第六連有士兵一排，在吳淞鎮東北端的戰壕中，受敵砲彈和炸彈的炸擊，全被活埋，槍械尸骨，均無從收獲。現代火器進步如此，戰爭的殘酷，即此足見一斑。又第五團第三營長梁文在鐵橋頭附近指揮，有一牆爲炸彈所中倒塌，該營長即被生埋於瓦礫堆中。後經多人挖救，始慶生還，亦屬萬幸。

午後六時後，敵飛機活動漸少，砲聲亦稍停，敵艦亦多他去，血戰竟日，敵放砲約三四千發，投擲炸彈約二百枚，但我軍只第四團死傷官兵八十八人，此全係多築地窖掩蔽部之功效。因當敵飛機大砲轟炸時，我軍兵士全數躲在掩蔽部內，只留最少數人對敵監視，多戒而已。晚間敵殘部仍聚集張華浜一帶，黃浦江面有敵艦六艘停泊，且附有舢板艇頗多，警似有捲土重來，企圖登陸之模樣。我軍仍嚴密戒備，并修復被破壞的工事，在蘆藻浜的前哨連趙金聲部則退回蘆藻浜的本陣地，并將蘆藻浜橋梁破壞，以圖死守吳淞。

四十敵軍和我軍的情況：敵軍在閘北迭戰皆敗北，今日已將其攻擊重心轉移到吳淞。

淞方面，極端發揚其飛機大砲的威力，欲由蘆藻浜方面進攻吳淞，由八字橋方面包抄閘北。諜報知係野村遵守其海軍主腦部決定計劃，且欲以海軍單獨的力量，在今日內攻佔成功（某領事云日軍亦如此誇稱）。日政府因海軍再三敗北，已實行增派陸軍來滬，其增援兵力，今晨在匯山碼頭登岸者，約四千人，有馬四百匹，砲四十門，鐵甲車坦克車四輛，分向張華浜方面開動，圖攻佔吳淞。下午三時，在張華浜鐵路碼頭登陸者約有三千人，據報係久留米混成旅，其旅長爲下元熊彌，大部駐公大紗廠，一部則至蘆藻浜方面協同陸戰隊作戰。又確報日僑自開戰以來，其最活動的團體，爲在鄉軍人和浪人青年團等合組的『吳友團』，內分輸送偵探，便衣等組，且時買通我國無知窮人，以作漢奸，利用之以作助敵爲虐，爲虎作倀的工作。

我軍因敵方不斷增援進攻，今日調動情形如下：一、八十七師 二六一旅 宋希濂部，今日午前全部集中崑山，自我軍與日軍開戰以來，我國軍人大多都能敵愾同仇，欲開到上海以與敵決戰，尤以宋旅長 希濂所部最爲憤激。二十九日而後，即連日請纓開援，以至全

體官長簽字，派員請求陸軍部，下令准予出發，大有不聽命令自動出發參戰之勢。全旅官兵愛國激昂，誓死殺敵的氣慨，可謂比任何各部都要壯烈。茲節錄其到崑山後宋旅長呈蔣總指揮的報告一段，略云：「職部此次奉令歸鈞部指揮，全體官兵均異常歡躍。緣職旅早具與日寇肉搏之決心，以後聽憑鈞座如何使用，誓當絕對服從，并盼能被派遣於與敵直接決戰之地作戰，以償宿願。」等語。足見我宋旅官兵的犧牲愛國精神，假使全國軍隊皆能如宋旅的團結一心，不顧一切，相繼而起，以與敵軍抵抗，恐敵軍不特不能得志於淞滬，即東北亦不難恢復了。二十八師（缺一團）今日移進至南翔，王厝獨立旅之二團今日集中虹橋。

又兩三日來，英美各領事在滬及其公使在京進行調停甚力，日使亦屢表示欲速停戰，但我軍事外交當局今日與英領事等晤面磋商，毫無結果。

四十一，我軍的作戰計劃：自一二八夜開戰至今日，日軍的戰鬥完全是七亂八糟，絕無秩序，如同一個癩狗，毫無理性，見着了人，就向人這裏咬一口，那裏咬一口似的。我軍看

透了敵軍的無能，也自然是隨便些，沒有定出整個的作戰計劃，現在敵方已不斷進攻，不斷增援，後續部隊源源而來，我軍除十九路軍外，已集中前方的部隊且有八十八師（缺一團）、八十七師宋旅、王廣旅及憲兵第六團等部，因決定作戰計劃，概要如下：

第一，方針：本軍以固守淞滬，抵抗暴日之目的，決以一部分派於閘北，江灣，吳淞，及龍華，南市三地區，各死守之。主力則集結於南翔鐵道以東，至真茹大場楊家行地區，以待機反攻，殲滅敵人。

第二，指導要領：一，我軍以能固守閘北至江灣之綫，及吳淞要塞兩地區，使敵主力在江灣至蘆藻浜之地區，與我軍決戰最爲不利。二，江灣必爲兩軍戰爭焦點，我軍須派強固部隊，構築強固工事，以死守之。三，敵若以主力攻吳淞要塞時，我軍應由楊家行（敵渡蘆藻浜後）或由廟行鎮（敵未渡蘆藻浜前）方面側擊敵之側背，或共同夾擊之。如吳淞受敵攻破，我軍則以全力反攻殲滅之。四，敵若仍以主力專攻閘北時，我軍應沉着死守，待機出擊反攻。五，敵若以一部分攻我閘北吳淞，而以主力進出於江灣。

蘆藻浜之間時我軍卽在該地區內與敵決戰，以圖殲滅之。六，我軍行動及戰鬥，利用夜間爲有利，兵力配備宜力求縱深，最前綫兵力尤須單薄，散兵壕須用數綫的重疊構築，且宜多利用地形力求與原地一致，勿連成一綫。

第三，兵力部署：一，王廣獨立旅（計二團）及憲兵團担任南市龍華虹橋北新涇（在內的守備。二，七十八師主力挖置於真茹附近，且担任北新涇至真茹車站的警戒，以翁旅（缺一團）死守吳淞寶山。三，六十師担任閘北至江灣的守備。四，六十一師以一部挖置於楊家行，主力集結於大場劉家行間。五，八十八師（計三團）及八十七師宋旅（計二團）挖置於南翔嘉定間，作總預備隊，但須派出一部至羅店瀏河小川沙任警戒，并須拒止敵人在該方面登陸。第五以下略之。

以上計劃，雖屬完善，但我軍此時兵力已經集中，較敵甚優勢。又據諜報，知敵人日間續有陸軍增援，我軍可不於此時積極的實行反攻，以殲敵人，佔先制之利，不能不算軍事上的錯誤。但在外交方面，此時仍偏重於主和停戰，軍事當局也只好照樣做去！

是日十九路總部下達各部隊命令要旨，同上第三兵力部署，

二月八日陰雨 四十二，開北方面戰況：是日微雨紛紛，天色朦朧，敵人飛機冒雨飛行，並投擲炸彈。正午十二時起，更投擲重量的炸彈，並向我青雲路八字橋一帶陣地猛烈砲擊，附近民房被毀甚多。我第六團士兵被房屋倒壓及炸彈砲彈的轟炸，死傷甚大。同時八字橋方面且有敵鐵甲車數輛步兵約千人，向我猛攻，戰激三時餘，至五時許，炮聲漸息，敵步兵又分向我虬江路及寶山路橫浜橋青雲路八字橋陣地攻擊，八字橋方面較為激烈，但戰至七時，敵死傷百餘人，即各退走。但我軍死傷亦大，虬江路當激戰時，我第四團陣亡營附任澤林一員。至晚十一時，敵復向我全綫猛攻，中山路方面，敵且有鐵甲車數輛，來勢尤兇，但夜戰本屬我軍所長，士兵更見沉着。敵雖反覆衝鋒多次，終因大受損失，不得不潰退回去。又本日午後，當敵向我猛烈砲攻之際，屈家橋附近發現敵二三百人對我江灣警戒，敵軍日增，戰區似有漸向江灣方面擴大之勢。

四十三，六十師在閘北至江灣之綫的防禦部署：該師遵照總指揮命令，即於本（八）日更下達佈防命令，要旨如下：

一，一二〇旅附第一團及山砲連小砲連，固守右自新閘橋起，至北站寶山路青雲路，左至八字橋之綫。

二，一一九旅缺（第一團）應以一部佔領八字橋（在內）至雨傘店楊家樓下至江灣之綫。主力應控置於劉家宅俞家宅附近，但八字橋江灣須各派一營固守之。

三，工兵營應以一連歸鄧旅長，其餘歸劉旅長指揮工作。

四，野砲連應在八字橋江灣楊家樓下附近選擇能對虹口公園劉家橋屈字橋一帶射擊之陣地。

右令下達後，各部皆遵命於今晚十二時前，配備完妥，各陣地工事，亦於今晚成。

四十四，滬淞方面戰況：昨晚以來，情況十分緊張，敵人步兵進至蘆淞浜南岸，與我陣地守兵隔河對峙，無情的砲彈不時飛來，我軍方面不敢點火，不敢大聲說話，更不能安無

綫電機，稍有違犯，敵人砲彈必集中射來。聞敵方砲兵有測音機，能測我軍發聲地點的方
向和遠近，所以能於夜間射擊，精確命中。午前六時起，敵以鐵甲車數輛，飛機二十餘架，
兵艦六艘，掩護步兵千餘，向我大興橋至吳淞鎮一帶陣地進攻，激戰至九時，始被擊退。自
後敵飛機兵艦，竟日監視，時向我陣地轟擊。又午前八時許，當敵向我猛攻之際，敵艦四艘，
載兵千餘，在張華浜登陸，向楊家行方面前進，午後三時，有敵兵百餘名，到達紀家橋，似有
繞攻我吳淞之企圖。是日吳淞方面我軍陣傷官兵二十三員名，亡士兵五十三名，陣亡的
士兵，因被敵炸彈砲彈炸擊，屍身多不完全，甚有全身飛散，而不知下落之處的！

四十五、七十八師部隊的部署：該師遵照總指揮命令，即再決定其部署，并下命令安
旨如下：

一，一五五旅將虹橋北新涇之防務移交古園外，集結於真茹附近，但須派一團任北
新涇至真茹間的警戒。

二，一五六旅（缺張團）死守吳淞，但張團則任真茹站至大場間的警戒。

三，其餘直屬隊在原地待命。

右令下達後，全師皆於今晚前佈置完畢。但翁旅以三千之衆，死守完全破毀的砲台，并在敵人陸海空軍四面包圍中，其任務殊屬困難。此時只有盡能力所及，準備一切，以圖抗拒強敵而已。其準備要事如下：一，加強工事，多築掩蔽部及交通溝；二，利用房屋，多做據點，以備各自爲戰；三，每兵補足子彈五百顆，手榴彈四枚；四，糧食盡量準備。

四十六、六十一師的部署：該師奉命後其部署大要如下：

一，一二一旅集中大場，并派出一團至江灣任搜索警戒。

二，一二二旅集中劉家行，但以一團在羅店警戒瀏河小川沙，又對楊家行胡家莊方面，應派出一部任搜索警戒。

三，師部及其餘直屬各部隊，集中大場附近。

右部署師部及一二一旅於本（八）日拂曉前到達大場，其派出江灣之第一團，於午後十一時到達該處，一二二旅仍在羅店瀏河一帶，未移動。

四十七，歸十九路軍指揮各部隊的部署：各部隊奉命後的部署如下：

一，憲兵第六團（缺一營）仍任南市龍華的守備。

二，王旅古鼎華團任虹橋北新涇間警戒，本（八）日拂曉前接防完畢；餘集結於虹橋附近。

三，八十七師本（八）日進至江橋。

四，八十八師仍在南翔。

四十八，敵軍方面的情況：本（八）日早晨敵陸軍在楊樹浦匯山碼頭登陸者，約四千人，有鐵甲車十輛，坦克車四輛，野砲八門，砲彈百餘箱，俱向軍工路方面運去。另有野砲八門，砲彈二百箱，用駁艇過江，向浦東搬運，似連吳淞對岸。諜報日本決定向滬增兵，其部隊爲金澤第九師全部，及久留米十二師之混成旅，約共二萬人；久留米混成旅，昨今兩日已先後達到。又日使重光力請日政府對於增兵事，應暫行嚴守祕密，深懼消息一經宣佈，我軍方面必即行總攻，恐增援未到以前，其陸軍隊將有全軍覆沒之虞。

綜各方情報，計敵軍抵滬，兵力約爲二萬四千人，但敵人詭計百出，其部隊到滬時頗守祕密，或以多報少，或以少亂多，並有時揚言某碼頭登陸若干，實際則另以駁艇運到他碼頭登頭陸，以圖欺騙我方耳目。且時多在深夜祕密登陸，故敵兵確數，甚難調查。但以連日戰況推測，敵方兵力無論如何，必較我軍劣勢，實毫無可疑的。我軍此時已身中的兵力，約有三萬人，實爲反攻最良好的一個機會。又明知敵軍增援，日間必繼續到達，陳部長今日致蔣總指揮等電亦云：『鄙見遲早總須決戰，愈遲於我愈不利，兄等當機立斷可也。』但政府方面，又因爲各種關係，仍希望和平了結，卽時反攻的主張，未能貫徹，殊屬可惜。

二月九日陰 四十九，開北八字橋江灣方面的戰況：是日無大戰，惟午前九時起，敵飛機大砲不斷向我寶興路天通菴路青雲路至八字橋陣地轟炸甚烈。正午十二時，且有步兵數百人，向我八字橋陣地進攻，激戰至午後二時，敵又以一部企圖向我八字橋左翼包抄，均經我軍擊潰。但至三時敵以鐵甲車二輛及步兵數百由江灣東向我一一九旅陣

地進攻，激戰半小時即將該敵擊退，而我軍方面陣亡連長熊耀章一員，及傷亡士兵十餘

又本日午前十一時，我六十一師第一團梁世驥部，由江灣派出搜索屈家橋之第七連，在該處先驅逐敵之便衣隊後，與敵陸隊約千人，及坦克車三輛激戰。虹口公園之敵砲且向我屈家橋猛擊，該團再命第三營長古煌率兵一連，機關槍一連去增加，戰至午後四時，當場擊斃敵入約四十名，敵即向虹口公園方面潰退，但我軍亦死傷官兵七十員名。六時遂撤回江灣陣地。而集結於張華浜之敵所派出的警戒部隊，於午前十時在東唐家橋肇家浜與我軍梁團搜索隊略有接觸，晚，前綫甚沉寂，但夜十二時起，敵向我八字橋砲擊甚烈。

五十，吳淞方面的戰況：本（九）日無甚戰事，惟自午前九時起，時有敵飛機來偵察，并開機關槍或投擲炸彈，泊黃浦江的敵艦，亦時開砲向我吳淞鎮及各陣地村莊轟擊，終日無論軍民駐地，凡有烟火燈光之處，砲彈紛飛而至。各部隊早飯提前，晚飯延後，白日只吃

乾糧而已，是日我軍共傷亡士兵十七名。晚間甚沈寂，但敵兵蟻集於蘆藻浜南岸，與我軍嚴重對峙，又是晚我軍增加地雷隊一排，歸翁旅長指揮。

五十一，敵軍和我軍情況：敵軍方面已抵滬之陸軍爲第十二師之步兵第二十四旅，係日軍最善戰者，其編組爲步兵兩團又一營，并砲兵隊，工兵隊，戰車隊，騎兵隊，輜重兵隊，各一部，人數約七千名。敵軍的攻擊部隊，開北方面，以陸戰隊任之，其指揮爲植松，指揮部設江灣陸戰隊本部。吳淞方面，由新到陸軍混成旅任之，其旅司令部設軍工路水電廠附近。又敵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部，設在日領事館前停泊之出雲旗艦。但野村常駐禮查飯店。又今日午後三時，敵兵艦夕張號試用煙幕彈，想係準備攻擊我軍時使用。

我軍方面，則京滬兩方還是不斷的進行和平運動。此全係中敵方增兵未到齊前的詭計。試節錄陳部長銘樞本日致蔣總指揮等電，文曰：「日艦向我警告，如江北調兵渡江，即砲擊，我調胡宗南梁冠英兩部，各設法祕密渡江，恐難達到，不必懸望。估計倭寇兩師，以我現在陣地兵力，與決死戰，有勝算否？若退後另擇陣地又如何？敬之將就此兩點電請兄

等決奪……人心已死，吾儕只有認定爲民族光榮，而完成本軍之使命耳！」等語。足見我軍自今而後要陷於困難的地位了！

二月十日晴 五十二，閘北八字橋江灣方面的戰況：昨晚以來，敵向我八字橋砲擊，三本（十）日午前一時，始稍停息。至七時，敵機數架，向閘北八字橋江灣一帶陣地轟炸。八時復向我閘北及八字橋陣地砲擊，我方官兵均沉着固守，不爲所動。十時砲聲稍息，飛機又聯翩飛來，偵察甚久而去。此因我軍連日被炸，損傷甚大，現在各掩蔽部均已構築完妥，且官兵均有戒心，敵飛機來時，大家都逃避到掩蔽部內，敵飛機在上，絕不容易看見我軍一人，且閘北一帶皆已被炸，焚燬崩壞，殆將完盡。現在敵步兵對閘北方面，又未正式進攻。故敵飛機來時，也有不放炸彈就飛去的。午後二時，敵飛機又向我青雲路八字橋一帶投擲炸彈，并猛烈炮擊，步兵亦同時進攻，戰約二時始將敵擊退。晚間無甚戰爭。是日我方陣亡第一團第一營營長陳正倫一員，及傷亡官兵三十餘人。

六十一師張勵旅在江灣之第一團，今日調水車頭任嚴家橋竹園墩廟行鎮的守備。另調第三團第一營守江灣，并歸第一團指揮之。而江灣方面，是日無甚情況。

五十三，吳淞方面戰況：本（十）日吳淞亦無戰爭，午前九時至三時，有敵飛機三架時來偵察，并以機關槍向我沿河一帶陣地掃射，又敵兵艦三艘，時來往於黃浦江中，向我開砲二十餘發，我方傷亡士兵十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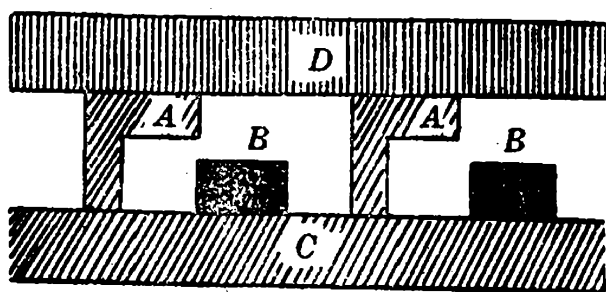
六十一師張炎旅第六團，今日進至楊家行，并派出一部在胡家莊紀家橋曹家橋沿蘆藻浜北岸警戒，而吳淞後方更為鞏固。

五十四，敵軍和我軍的情況：敵軍吳淞方面陸戰隊與陸軍交代，昨（九）晚完畢，敵陸軍在該方面有野砲三十六門，陣地在水電廠附近，山砲十八門，陣地在張華浜碼頭棧房附近。陸上飛機十二架，在滬江大學附近。軍工路水電廠及遠東運動場內，均有敵飛機場。又敵憲兵已到滬約五十名，專任偵查間諜及制止其浪人強盜行為等工作。晚續到日憲兵約千名，在匯山碼頭登陸，入駐公大紗廠，另有長崎來苦力五百名，到滬服務，敵國工

人渡萬里重洋，來爲其國家服戰事勤務；我國窮人却甘作漢奸，反爲敵人所利用，做敵人偵探苦工等工作，兩兩相比，真可痛心極了！

我軍自和敵開戰以來，死傷已逾千餘人，尤以受敵飛機大砲損失爲最多。只以步兵長與敵陸海空軍爭持，殊屬可慮。而最前綫部隊，多係日間與敵戰鬥，夜間修築工事，絕不能休息，尤爲艱苦。然此益足見我軍忠勇愛國的精神。茲抄錄蔣總指揮致汪院長陳部長蔣馮李委員灰晨電云：『敵連日機羣，大砲轟吳淞房屋砲台樹木，毀掃已盡，無所憑依。閘北一帶，炸焚殆盡，敵屢以鐵甲車羣，分路來攻，我軍雖死守陣地，唯有肉搏相持。十日以來，我傷亡逾千，甚屬困難，吳淞尤危。敵增兵已到，大戰在即，誓拚犧牲，與敵一決！』足見我十九路軍蔣總指揮等當日的大決心，絕未因困難而稍變。又因何部長電令『我軍爲避免敵兵艦大砲之防敵利用租界起見，應選定抵抗之本陣地，除現在楊家行大場真茹虹橋之綫外，則以瀏河及嘉定南翔泗涇鎮之綫爲宜』等語，楊家行至虹橋之綫已先行構築，瀏河至泗涇鎮之綫，今日令八十八師開始構築，以備作長期抵抗之用。

附記：陣地構築和兵力配備的注意：我軍因連日作戰的經驗，陣地逐日改良，死傷亦日益減少。關於陣地的構築，一，最要利用地形，不可連成一綫，宜採用鱗形



A 散兵窟
B 掩蔽部
C 交通壕
D 胸牆

的數綫配備，并以交通壕連絡之。戰壕上應加掩蓋，使敵飛機砲兵，不易認識。二，胸牆不可高出地平面，且散兵溝須如左圖構築，可以減少敵飛機和砲彈

戰爭。

的損害。三、機關槍陣地，須與步兵陣地完全相同，且須多構陣地，射擊時常行變換，以免敵方發見。又散兵綫的兵力，務須薄弱，其餘應控置於散兵綫稍後方，且散兵不論日間晚間，當敵人飛機大砲或機關槍步槍轟炸射擊時，須躲避在掩蔽部內，只可以極少數的士兵，在良好位置監視敵方行動，免招無謂的損害。因敵方常於交代時，或攻擊前進以前，亂行開砲放槍，我軍若於同時到散兵壕上面，向敵人還槍射擊，必多受損害。所以此時只好以極少數人監視，待敵有動作，如射擊後向我方前進時，始可到散兵壕內，去抵抗敵人。

又廣東空軍丁紀徐今（十）晨率飛機一隊（共七架）由廣州出發來上海參加抗日

二月十一日晴 五十五、開北八字橋江灣方面的戰況：是（十一）日午前八時起，敵飛機八九架來我天通巷、青雲路八字橋一帶陣地，并全線陣地後方投鄭炸彈數十枚。

同時敵砲且不斷向我全線陣地轟擊。十一時，用砲及機關槍向我方陣地猛烈射擊，且以燃燒彈毀我八字橋一帶民房。午後五時三十分，敵數百人以鐵甲車數架和機關槍掩護向八字橋衝鋒，激戰一時，將敵擊退。八時，敵又以砲兵向我八字橋寶山路橫浜路及閘北陣地猛擊，敵步兵且有一部肅靜進入至天通庵路青雲路陣地前，欲圖襲擊，經我軍以槍猛射。當場斃敵二十餘人，即時退去，以後甚沉寂。

江灣方面，於午後三時，敵由東方來步兵約二十名，向我偵察，當即驅逐遁去，黃昏時候，敵約千人分東南北三路用步兵礮機關槍向我體育會路六十師劉旅的部隊警戒包圍，企圖抄我左側。晚間八時激戰最烈，而持志大學附近之敵，亦有數百人分向我沈家宅八字橋猛攻，至十時始將敵擊退，而漸歸沉寂。

五十六，吳淞方面的戰況：本（十一）早蘆藻浜附近，發現敵約二千人，并有二三百人向我鐵橋陣地隔河攻擊，旋被擊退，但有一部向右移動，又敵飛機三架時來偵察，敵艦數艘，時行往來，并向我開砲十餘發。是日我方陣亡士兵六名，傷排長一員。午後一時後，我六

十一師張炎旅第四團前哨在曹家橋南岸與敵偵探，時有接觸，晚間戒備槍聲，亦無戰事。五十七敵軍和我軍情況：綜各方彙報，得知敵軍在滬軍隊實數尙不足二萬人，但有飛機約六十架，重砲十六門，野戰砲約一百門，重機關槍約四十挺，手機關槍約千挺。敵海軍陸戰隊改組爲八營，每營約千人，其所任戰區，區分如下：

一，北區由虹口公園至跑馬場，其司令部在前日軍司令部。

二，中區由虹口公園至寶山路，其司令部在寶山路口之日本飯店。

三，南區由寶山路至嘉興路，其司令部在篷路日俱樂部。

四，東區由楊樹浦至吳淞，司令部在吳淞之日本飯店。

又敵司令野村對日本僑民發表談話云：「特別陸戰隊及陸軍到滬後，本應即時解決華軍，以盡保護僑民之重責。奈因各國之調停，及本不侵略主義，俟調停之成功，即華軍離滬二十英里外是也。若不能達此目的，當以武力實現之。各僑胞更稍忍耐數日。」等語。又野村本日接見各西報記者，著談片刻，其最後結語聲稱：「日軍渡過蘊藻浜之日，

即爲日本在滬軍事行動終止之時。並作豪語，謂日軍自吳淞踏平華軍濠溝之日，爲時不遠，請諸君拭目相觀，屆時即可結束華軍之抵抗」云云。又當接見之初，諸人進茗後，野村即將預備就緒之宣言，向記者宣述一過，說明日軍進攻閘北之原因，及日方對付華軍之方案等語，足見敵人的野心企圖了。

我軍方面情況如何，可看下錄各電：

一、蔣總指揮發何部長陳部長真酉電略云：「燕午電，奉悉，吳淞砲台被毀，敵以陸海空軍全力攻我，明知死守，終必燬陷，但遽然撤退，示弱於人，予敵便利，殊屬非計。仍擬以一部堅守吳淞閘北，餘配備於胡家莊大場真茹虹橋之線，控置預備隊於南翔，敵來與之一決。達天交涉，日方要求雙方撤退，此可甚難，日方向無誠意，如我放棄閘北，敵目的已達或更加無理要求，而政府更受人民攻擊，鈞意如何？請示。」等語。

二、陳部長銘樞致蔣總指揮蔡軍長戴司令及各師旅長真電云：「本軍爲着精神、道德、正義、公理、光榮、自由，而抵抗暴日，其價值是絕對的，永久的，吾儕必須貫徹全

軍犧牲之初心，以完成民族命運所寄托之使命。國民瘵痿，非有驚心動魄之犧牲，不足以振起之！世界公道，亦非有震撼八地之犧牲，不足以喚起之！本軍抗戰十餘日來，所表現之忠烈神勇，雖足昭示中外，然尚未至全軍決戰之期，大敵不懼，失敗非辱，待本軍達到最後犧牲與失敗之時，即吾民族命運復興，與世界公道得伸之機矣！本軍乃民族司命之神，兄等應再接再厲，完此空前啓後之絕大使命也。近日頗有人發議，不忍本軍犧牲，無以爲繼，亟欲設法避免再戰，極極不謂然，故略申前意，以是兄等，願共勉之。」等語。

三、何部長致蔣總指揮真電云：「訓令：日前閩北抗戰，純係巷戰性質，彼此不能運用多兵及特種砲兵，現則日軍主力漸向北移，將由巷戰而趨於野戰。戰術上應注意者，推想日軍，必利用其多數重兵器，先對我陣地之一點，集中火力，盡量破壞，使我陣綫之一部動搖，同時即從此部施行突擊，或從兩翼包圍，以期波及全線，故我軍對於此着，應加預防，其方法：（一）兵力配佈前線，不宜過厚，須將重兵置於後方，力求縱

深配備，以期減輕損害，而策應便利。(二)散兵據切忌連成一線。使飛機易於偵察，應按地形地物，分散配備，重疊構築。尤應設置掩蓋，隱蔽上空，如得時間餘裕，則增設二線三線，俾能頑強抵抗。(三)距本陣地較遠之處，酌設假裝物偽工事，以亂敵目，而分散其火力。(四)機關槍陣地為戰線之骨幹，務必力求堅固。(五)指揮最重要者，為各級官之通信，故其設備，須力求完備靈活，尤其部隊與高級指揮官之連絡，須十分確實。以上各項，即希切實遵照施行為要。」等語。

敵方正在調兵遣將，又極力宣稱調停，每次打敗了仗，又極力運動和平，及至增兵到齊，又即行向我猛攻，詭計百出，狡詐多端，以謀我，我國却當此大敵當前，危亡在即的時候，議論還是未定，主戰主和，極不一致，且戰且和，十分矛盾，事事都在被動，此全由於我民族的甘心自誤，實非倭寇足以勝我國，這是我全國上下所應根本覺悟，而急圖有以自拔的。又是日由京調到前方工兵地雷各一隊，中央軍校砲兵一連，皆分歸沈區兩師指揮。我十九路總指揮部今日由真茹移至南翔。

二月十二日晴 五十八、開北八字橋江灣方面的戰況：本（十二）日午前三時許，敵不斷向我江灣至八字橋之線進攻，五時始將敵擊退，不敢再來，而開北至八字橋之線無戰事，午前八時至十二時，因萬國商團援救我開北難民離開戰區，由英美領事與敵我兩方約定，實行停戰四小時，故全線沈寂。但午前十一時，天通菴方面之敵，利用停戰時機，進至我陣前約我六十米遠處，構築掩體，厚鋪鐵板，十二時後，我軍雖以小砲射擊，無法破壞，午後一時許，敵飛機十餘架，來我陣地偵察一週，又向真茹方面飛去，五時敵以機關槍燃燒彈向我陣地後方恆業路一帶猛烈射擊，該處民房多被焚燬，我陣地未受影響。七時敵向我全線陣地砲擊，極為猛烈，八字橋尤甚。我方砲兵亦還砲對戰，當時有一砲中敵北四川路底陸戰隊部，斃敵少校參謀等三四人。九時敵以手機關槍隊由天通菴路青雲路中山路向我陣地猛烈衝鋒，我方士兵亦以機關槍步槍手榴彈沉着應戰，至十一時許，敵遂全部潰退。

北站至寶興路之線，連日皆無戰事，料係因該方進攻困難，敵屢次失敗，且所有民房

炸燬焚燒，殆已完盡，敵無所施其技，故亦在該方取守勢。江灣八字橋之線，是日無甚戰事，但午前八時，我梁團由廟行鎮派出之搜索隊，與敵在三瞿宅北沈宅附近，發生衝突，死傷數人。

五十九，吳淞方面的戰況：本（十二）日吳淞仍無戰事。只敵飛機六架，時來偵察，兵艦七艘，往來於黃浦江，并發砲三十餘響，我軍陣亡士兵二名，傷一名。午後八時吳淞鎮四處起火，係敵收買漢奸所為，但我士兵當即將火撲熄，晚亦無戰事。敵軍進攻方略，原定先攻佔吳淞，然日來毫無動作，聞因七日受我趙金聲連大敗之後，對於我軍的神出鬼沒，真是有點莫明其妙，驚魂未定，自然不敢冒昧進攻。且見我軍連日絕不發一砲，尤為懷疑，深恐我軍或有特別計劃。殊不知吳淞砲台，早已全毀。使日本陸海空軍無可奈何者，尙有我中華民族精神和十九路軍官兵所構築成的一個肉要塞而已！

蘊藻浜曹家橋方面，本（十二）日拂曉，敵約數百向我六十一師第六團的沈家橋曹家橋一帶前進陣地攻擊，八九時尤為激烈，當被我軍擊退。至午後三時，敵再增加步兵數

百，及步兵砲，機關槍等，再來進攻，雙方且行肉搏，斃敵數十人。午後七時許，始將該敵擊退。但同時紀家橋南岸，發現敵兵數十名，並搬運架橋材料，有企圖渡河模樣。我曹家橋紀家橋的部隊，是晚非常戒備。

六十敵軍和我軍情況：據報敵增援陸軍自八日以後，遲遲不到，係因最高指揮權限問題，海陸軍部意見不合所致，現已決定。故遲至十四日，其預定之一萬六七十陸軍，可全數到滬。日領又下令在滬日僑急速回國，因日軍有佔我上海南京，欲在日方有利形勢下，始行談判之企圖，預料需半年時間。在滬敵軍，今日下令向我軍進攻，擬先壓迫我前哨警戒部隊，退至本陣地後，即行開始總攻。

我軍因敵情的關係，其調動如下：一，令八十七師宋希濂旅開至嘉定，以一團進駐羅店，接替六十一師第四團所擔任瀏河小川沙的防務。二，令六十一師任江灣互廟行鎮沿蘊藻浜至吳淞的守備。在羅店第四團交代後，即歸回建制。三，令八十八師獨立旅即王廣旅（三團）附憲兵第六團（缺一營）并南市警察，專任南市龍華虹口互北新涇（在

兄等堅決到底，不可爲任何當局所搖奪爲要，等語。

從以上事實看來，在軍事上，可算針鋒相對。不論倭寇怎樣利害，我國若能全國一心，真正準備長期抵抗，敵人必不敢目無中國！可惜我國偏是且戰且和，舉棋不定，完全出於被動，絕無整個計劃。當此軍事緊急中，我國府當局仍尊重英美法使的調停，進行和議，蔣總指揮於午後因調和事，特由前方回到租界內去。附本日兩電如下：

一、何部長致蔣總指揮文未電云：「滬方軍隊配備，及吳淞陣地預定辦法，均甚周妥，請即照辦。關於中日軍隊引退一節，經將達天接洽情形，商諸真茹，均任諸兄，共同決定辦法如下：雙方自動撤退，即日軍撤至租界內，我軍撤至相當地點，兩軍撤退之中間，設一和平區，由雙方公同請中立國酌派小部隊暫時駐紮，所有和平區內之行政警察，仍由中國照常辦理，詳細請參照羅部長文幹致吳市長等之陽電。蓋日方以雙方撤兵，不能避免中國便衣隊擾亂爲慮，則最好有第三國居間，可以免此顧慮。且係雙方自動請第三國居間，與受第三國干涉不同，故無失體面。請兄等即照所定

辦法，與日切實商洽，結果隨時見告。待雙方商議確定後，仍移歸外交方面，用正式手續解決也。原田定後日即十四日赴滬，并聞。」等語。

二、陳羅兩部長致蔣總指揮文未電云：「昨晨英美公使已赴滬調停戰事，願行前，當經文幹屢告以果能如外交部致吳市長等陽電所開，則我方固願意停戰，以免擴大，俾得早轉入外交途徑，以解決中日全部問題，不然，若專遷就日方，使我難堪，則我將不顧一切，死與抵抗等語。昨晚接滬電，日方將於寒（十四）日集中陸軍二萬人，陸戰隊七千人，軍艦四十艘，實行總攻擊，文幹當即又召英美代辦至外部，問其兩公使及日使重光進行調停如何，并謂日報所登各難堪條件，決不承受。日軍集中，請其先事制止。不然，日軍果即專攻我吳淞瀏河，不攻租界，而我為首尾兼顧計，到時必全線抵抗，此時如租界受有損失，我不負責任。此層應請英美千萬注意等語。該兩代辦已允即電各該使矣。以現在情形而論，日軍集中後，恐必實行總攻，萬望準備一抗，調停成功固善，不然，不抗則無外交可談，而一抗之後，其影響所及，必更獲極大之價值。」

也。除分電宋部長郭次長吳市長并顧少川先生外，特達。」等語。

二月十三日午前陰雨帶雪午後大雪寒冷 六十一，開北八字橋江灣方面戰況：據各方諜報，原說敵人昨晚向我總攻。而敵人亦於昨晚在八字橋中川路天通菴路一帶向我進攻戰鬥甚激烈，好像證明敵人確實總攻似的。但午夜十二時以來，戰況極沈寂本（十二）日午前八時，敵飛機十餘架，分隊來我寶山路天通菴路青雲路八字橋江灣一帶投擲重量炸彈數十枚，且不斷向我陣地施行砲擊九時江灣方面有敵五六百名，由萬國體育場水電路方面向我六十師一一九旅陣地進攻，企圖包圍警戒部隊，戰鬥約一小時，敵即退去。十時小場廟我六十一師梁團部隊，亦與敵小有接觸，旋敵亦退。十一時後，因天下雪，敵飛機絕跡，但大砲還連續向我陣地轟擊，至下午四時最爲猛烈。寶山路以至青雲路一帶陣地附近，及其後方稍完整的民房，多被炸毀，因敵多用重砲轟擊，威力較前更大，幸我方官兵因連日經驗，司空見慣，且躲避方法，亦較進步，故損傷甚少。六時砲聲稍息，我

躲入地洞內的官兵，才由地洞內鑽出來，好像得慶再生似的說：「丟那媽！日本鬼管只多放兩砲，我底總是有一日報仇的！」七時敵復以機關槍向我猛放，并以燃燒彈專向我寶通路一帶民房射擊，以至大火四起，無法撲滅，直燒至十二時以後，仍火光萬丈，不可向還。且全綫陣地，皆不斷有敵少數部隊來攻，此因敵主力正在蘆藻浜方面向我進攻，所以北八字橋江灣綫之敵，特行聲東擊西，以圖牽制我軍。

六十二，吳淞方面戰況：本（十三）日吳淞要塞內無戰事，但曾有敵飛機四架來行偵察，敵艦數艘出入於黃浦江口時，開砲示威，約十餘發，我官兵無傷亡。然蘆藻浜紀家橋一帶，敵與我六十一師部隊戰鬥甚激烈，因敵必欲攻我吳淞，又無法在蘆藻浜下遊飛渡，故從該方進攻，以圖包抄我吳淞後路。

六十三，蘆藻浜紀家橋戰況：我六十一師一二二旅張炎部，自昨晚以來，因情況緊急，即遵命令其第六團鄭為楫部，守備胡家莊沿蘆藻浜北岸至吳淞之綫。並令其所指揮之砲兵連，在姚家灣附近，構築陣地。第四團進至胡家莊附近，餘仍在劉行鎮附近停止。而紀

家橋曹家橋一帶的敵情，終晚十分緊急。本（十三）日午前四時，紀家橋南岸發現敵兵四五百名，及砲約六門，突向我紀家橋北岸一帶陣地攻擊，最先專以砲火壓迫我陣地守兵，繼用烟幕彈蒙蔽我守兵視線，同時以各種木板迅速架橋，強行渡河，是晨適值大霧濃濛，雨雪紛飛，我第六團守紀家橋之第九連，因被敵突然接近，死力抵抗，因乘寡懸殊，增援不及，全連官長全數死傷，士兵傷亡亦將殆盡。遂被敵突破，入佔我紀家橋，姚家灣鍾家宅一帶，其後續部隊，亦繼續渡河展開，聲勢凶凶，大有不可遏抑之勢。第三營長李榮熙聞報，即率所部，由葛泗浜蔡家宅方面馳援，拚死抵抗，同時第二營亦以一部由翟家浜曹家橋方面西向壓迫敵人，并以猛烈槍火阻止敵人後續部隊前進，敵人勢焰始行稍息。只在姚家灣鍾家宅一帶向我軍猛烈射擊，而南岸的砲兵，也不斷砲擊我增援的部隊，而其步兵一部，且在蘆藻浜南岸孫家宅侯家橋一帶展開，對我北岸及蔡家宅方面警戒。第一二二旅旅長張炎聞報，當即親至張家村指揮，并命所部四五兩團兼程開至湯行鎮，張家村附近待命。至九時，我第六團部隊除原在曹家橋守備外，其餘大部及第五團一營皆展開於周

家宅吳家宅楊家宅劉家宅蔡家宅之綫，與敵抵抗。但敵利用姚家灣鍾家宅作爲據點，拚死撐持，以其猛烈砲火，阻止我部隊前進，我軍雖努力反攻，反覆衝鋒，均未能得手。十一時許，我軍再以一營增加於楊家宅，先以猛烈火力射擊敵人，然後全綫一齊前進，激戰二小時，肉搏七八次，我方死傷甚大，士氣異常憤激，不論官長士兵，皆欲誓死破敵，生擒倭奴。至下午二時，我軍全綫更同時反攻，向敵步步進逼，一時槍砲之聲，震天動地，彈丸破片，如雨紛飛，敵人愈頑強，我軍愈奮勇，敵人愈增加，我軍愈猛進，死傷遍地，前仆後繼，血戰至三時許，我軍先克復鍾家宅，敵人仍佔據姚家灣及其小河南岸，以至紀家橋南北岸一帶，以猛烈槍砲火，阻止我軍前進。我第六團第三營營長李榮熙更身先士卒，再接再厲，奮勇前進，欲乘勢克復姚家灣紀家橋，肅清蘊藻浜北岸之敵，於是我軍勢若怒潮，敵火益加利害，李營長榮熙遂以陣亡。而第六團長鄭爲楫同時亦受傷，我軍士氣未免稍挫。且因爲細流交錯，前進困難，我軍因在吳家宅橋沈家宅鍾家宅之綫，與敵相持。以此時我軍前綫下級軍官，幾傷亡殆盡，士死傷兵亦至大，即未曾受傷因爲未吃早飯，苦戰竟日，且雨雪紛亂，餘勇

殊難再鼓。不得不暫行停止前進，略整隊伍，再圖反攻。然敵方亦已氣窮力盡，無能再戰，前綫門，因暫停息。至七時三十分，我軍再開始前進，向敵反攻，逐步接近，竟以手榴彈刺刀與敵肉搏，敵亦殊頑強，不能得手。姚家灣西北端的敵人陣地，因兩軍再三搶奪，死傷尤多，但當七時三十分攻擊開始之際，我軍原以一連由周家宅向姚家灣紀家橋之間靜肅前進，渡過小河，竟於九時許到達接近，以手榴彈駁殼槍向姚家灣之敵猛烈襲擊，敵因當面已有我軍接近肉搏，正在苦戰，而後方又突受襲擊，即毫無抵抗，向紀家橋方面崩潰，我軍全綫乘勝猛追，敵遂大亂，爭渡蘊藻浜，向南岸潰退。一時殺聲手榴彈聲和敵兵啼哭聲相雜，混亂異常，而南岸之敵，又以為我軍渡河夜襲，突如其來，更把步槍機關槍掃射亂放，其不死於我軍槍彈者多溺於蘊藻浜河中，僥倖渡過南岸者，又多死於敵人的自行殘殺，真可謂上天有眼，不赦惡人了。然當敵人潰退慘敗的時候，偏值潮水退落，未把敵人浸死在蘊藻浜中，亦殊可惜。是役計斃敵五百餘名，我軍死傷亦四百五十員名，來犯之敵，為久留米陸軍第二十四混成旅一部共約二千人。是晚我軍克復紀家橋後，未渡河窮追，只仍在

蘊藻浜北岸固守。但我軍今早因受敵包圍，死力抵抗，不肯後退之張炎旅第六團第三營士兵仇委尹抗日等七人，被敵擄獲，不屈，竟爲敵人斬去手足，火燒而死，悲慘餘燼，尙留紀家橋中。

是晚我軍原決定以主力由江灣出擊，先撲滅殷行鎮以北之敵，然後再向南壓迫，命令且已下，但因各種關係而中止，最爲可惜。

附烈士李營長榮熙傳

烈士諱榮熙姓李，籍隸廣東台山。家富裕，父母健存，既室而有子矣。因慨中國現代武力不強，固有文化將墜，思有以改善而光大之，乃東遊入學於日本士官學校，時東京留學生有左右派之閥，人多入漩渦，烈士獨超出黨派外，且常以程度重洋，志在求學，毋以黨爭傷國體勸同人。儕輩咸欽仰之。卒業歸國，未還家，即獨入六十一師部服務。他部有慕烈士品學，而以較高階級羅致者，輒婉辭之。并對友好言：軍人偉大處，全在能盡所學，以爲國用，何必計階級之高下，以當時將光緒任師長，深信該師真能

福國利民也。歷任參謀團附營長等職，皆能展其長才，盡其責任。倭奴謀我久既毒且狠，東遊學子，多深恚之。烈士愛國心最初，恨日心亦最深，故其訓練軍隊也，主專對外，且以日本爲其對外之理想國。六十一師連年轉戰奧桂湘魯豫諸境以及高興剿赤諸役，烈士幸勞特著，恆以煮豆燃箕，自殘同種爲憾。倭奴入東北，烈士力主戰，慨然曰：倭奴不講公理，我國惟有戰而求存耳。滬戰既起，我軍自京調滬，出發時，歡騰勇躍，其欣喜之色，爲從來所未有。紀家橋之役，烈士身先士卒，爲國捐軀，至一息尙存時，猶大呼「前進」「殺倭賊」「打倒日本」不已，嗚乎，烈矣！雖曰求仁而得仁，精神不死，然倭奴未滅，繼起而圖報仇雪恥復興中華者誰乎？余深知烈士爲國士，痛其志未竟，而身先殉，并望我後死同胞必有以繼之也，因誌其傳略於此。（華振中撰）

附記：使用烟幕彈作戰攻者，最爲有利，但守者士氣旺盛，能沈着應敵時，則兩軍接近，完全變成白刃戰，且各級幹部無法指揮，士兵只有人自爲戰而已。戰鬥單位，原以連爲準。歐洲大戰，偏重於以班爲戰鬥羣，待第二次世界大戰或將一

變而爲以個人爲戰鬥單位，即要增進士兵技能，使不待指揮而能各自爲戰，此我國軍隊教育應加以研究者。

六十四，敵軍和我軍情況：敵軍於本晚十時許，由商船三笠丸、佛蘭西丸、Amur丸、耶丸、筑波丸、岩手丸、生鈞丸等七艘，載金澤等九師陸軍一部，以魚雷隊掩護進口，即晚在日郵船各碼頭登陸，終宵不斷，形勢非常緊急。

我軍當此前綫血戰，敵人增援部隊不斷到達的時候，我國因爲酷愛和平，今日仍尊重英美法使的調停，在上海進行和議，可恨狡毒的倭奴，毫無信義，只想在他兵力未全到齊以前，敷衍欺騙，將來結果，總是我國吃虧，敵人多得了便宜罷了。茲摘錄本日蔣總指揮和何部長應欽等來往電報如下，於此即可略見一般了：

一、陳部長銘樞、何部長應欽、羅部長文幹致蔣總指揮元未電云：「介公刻到浦鎮，召弟等指示滬事，以十九路軍保持十餘日來勝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戰爲主，其辦法如下：一、如日本確無侵佔閩北之企圖，雙方立即進行停戰辦法，從速進入外交

途徑。二、停戰條件，須雙方各自撤退至相當地點，中國軍隊退出地方，由中國警察維持，請兄等仍斟酌部外前開接受英美法調停辦法各電，及陳公洽所言，王俊所遞辦法，擇其於我有利者，從速進行，盼示覆。」等語。

二、蔣總指揮元酉覆電云：「元未電奉悉，指示各條，謹遵辦理。但敵方狡詐百出，未審能達到否？謹覆。」等語。

三、何陳部長致蔣總指揮元酉電云：「蔣介公之意，我軍進攻，無論如何犧牲，不能達到目的，在全般計劃未定以前，仍取攻勢防禦爲要等語特達，希查照。」等語。

四、何部長致蔣總指揮元戌電云：「陳公洽兄頃與原田（日公使館武官）談話如下：一、先雙方停止射擊若干時間，爲辦理調停之餘地，其時間，由田代少將協商。二、停止射擊後，雙方如何撤退，及撤退區之維持治安方法，請兄與田代（日第九師參謀長）協商進行。三、上述事件，已由原田急電田代，候兄面談，請即前往接洽，並將接洽情形，立刻報告吳市長，顧少川，郭復初，蔣蔣諸兄，請其處理等語。合電另達，即希

查照」等語。

二月十四日晴 六十五，閩北八字橋江灣戰况：閩北寶通路一帶，昨晚以來，因敵放燃燒彈，終宵大火，焚燒民房千有餘家，而萬國體育場，我軍則於午前一時許確實佔領。拂曉敵向我寶山路至八字橋一帶陣地猛烈砲擊，且多放燃燒彈，至八時雖稍停止，但陣地附近各民房，多被焚燒。且自來水管多被擊斷，水電工人救火會等，又未敢冒險施救，我軍官兵，多在水深火熱中與敵相持。午後二時，敵飛機大砲又來向我全線陣地轟炸，而青雲路中山路八字橋一帶最為慘烈。我軍多受損傷，但敵步兵無甚動作。入暮敵復以大砲猛轟我天通菴路青雲路中山路八字橋江灣，各處陣地。七時敵約二三百攻我江灣，五六百攻我八字橋沈家宅，二三百人攻我天通菴青雲路，戰鬥均甚烈。八時自寶山路以至江灣，全綫皆有激戰，敵砲射擊甚多，但我方士兵沈着應戰，敵均不得逞。九時三十分許，全行退去，前線漸歸沈寂。

六十六吳淞方面戰況：本(十四)日有敵飛機十餘架，軍艦十二艘向我陣地不斷擲彈發砲，但官兵殊鎮定，惟第五團第五連長維彬在砲臺陣地督率士兵做工事，被敵飛機炸斃。計是陣亡官兵四，傷四員名。又命義勇軍，鐵血軍二百餘人到吳淞歸翁旅長指揮，協守吳淞，今早到達。此因自吳淞沿寶山至獅子林砲台，沿江防線甚長，兵力甚單薄，特多配義勇軍等以威嚇敵人，故後來收効甚大，被我軍打怕了的倭寇，只看見我岸上有人，即不敢冒險接近。

自江灣廟行胡家莊沿蘊藻浜至吳淞之線，本日無戰事。但六十一師於午後九時轉命其第一二一旅附小砲連工兵連應速在原來守備的江灣小場廟廟行鎮蔡家宅之線，星夜增築強固工事，嚴密佈防。第一二二旅附山砲連小砲連即將蘊藻浜北岸，由胡家莊至吳淞之守備區，交八十七師宋旅接替，又以第六團接替宋旅羅店瀏河小川沙之警戒，其餘限於明(十五)日拂曉前開至胡家莊集結，為師預備隊。砲兵營(缺一連)即進入廟行陣地。

六十七，敵軍和我軍情況：敵軍自昨晚以至本（十四）日晨，共登陸陸軍約七千人，即分往江灣軍工路張華浜一帶。其金澤第九師師長陸軍中將植田謙吉，亦於今日抵滬。今後敵方軍事，將由植田主持，這是敵方第三次更換的司令官。植田今日發表談話云：「日軍亦希望滬事迅速和平解決，故現暫停止攻擊行動。擬向十九路軍發表要求撤退之哀的美敦書，並擬給相當撤退之時間，不答應時，當即以實力決行該軍任務。」等語。此足見敵方攻擊準備，尚未完畢，但其反客為主，必佔上海的決心，已見于言外。

我十九路軍自開戰至今日，死傷總計約二千人。綜計敵方到滬兵力，可略與我軍相等。又連日英公使蓋博森、美公使詹森、法公使章德理要同意代辦齊亞諾調和停戰，至為熱心。日公使重光葵表面上亦極為協力求和，但事實上毫無結果。因敵方毫無誠意，要求我國軍隊先退出上海吳淞，退出以後，再行談判，以顧全日本的面子。但我軍退了以後，他是否再行進攻，談判有無結果，則絕無保障。這種反客為主，只要他有面子，不顧我們有沒有面子，這要他絕對佔便宜，不顧我們吃大虧的無理要求，目無我中華民族，真令我國痛恨。

蔣總指揮即於今日下午返南翔，再錄關於我軍軍事準備要電如下：

一、蔣總指揮發何部長陳部長寒戍電云：「綜合各方確報，敵到滬陸軍并陸戰隊共三萬人，有必據吳淞或勝仗後始行停戰之企圖，我雖欲求和，而日寇絕無誠意，爲民族生存，國家體面，只有決心一戰，請令我飛機，排除萬難，速來前線，參加戰鬥，并設法在最近期內，另調援軍一二師開來，爲千萬禱。」等語。

二、蔣總指揮接何部長寒電云：「第八十七師長樓景越另有任用，遺缺經委張治中接充，並兼第五軍軍長，指揮八十七八十八兩師，除委令呈報外，特電查照。」等語。

三、蔣總指揮接何部長寒電云：「茲令八十七師張師長治中率同該師第二五九旅全部於明（十五）出發，由堯化門和平門車站上車，開往南翔歸蔣總指揮指揮，并俟張師長抵崑後，宋旅長即歸該師長指揮，除分令外，特達，仍希將到達時期及分防情形電告爲荷。」等語。

四，蔣總指揮接陳部長寒未電云：「元日各電俱悉，據顧少川元日電與美英法使磋商辦法，果能辦到，則和平可望。請與切實接洽，但一面須刻刻防備日軍來攻，速準備一最後有利地帶，與之決戰。諜報閬北等處敵方陣地已調陸軍接防，若和平無望，敵來犯時，予以一極大懲創，然後別作良圖。現已預備加調八七師孫元良增援。總司令並電韓向方劉經扶上官雲相梁冠英共選現役徒手兵三千，輸送來補充代募五千新兵矣。又政府對外態度與民衆口氣輕重緩急，其作用不同，兄等須謹慎將事，依照政府指導而行，外間不負責之議論可不理會也。以上係總司令面囑電達，即希查照。」等語。

二月十五日晴 六十八，閬北八字橋江灣方面戰況：綜各方情況，敵似有今日拂曉總攻趨勢，我軍全線皆嚴陣以待。然敵方今日仍無甚動作，僅飛機數架，時來偵察擲彈，並於午前十時向我八字橋青雲路嚴家閣路天通菴路一帶砲擊約二時。正午雖暫停，但至下午二時，又以重砲作猛烈轟擊，各部電話線均被炸斷，步兵數百向我天通菴路一帶陣

地猛攻，第六團第一營營長指揮受傷，其士兵仍沈着不動。四時敵被擊退，八時敵向我中山路八字橋陣地進攻。至九時許，敵又不支退去。江灣方面無戰事，惟敵時行砲擊而已。

六十九：吳淞方面戰況：本（十五）日拂曉敵飛機十三架，軍艦八艘，不斷向我吳淞寶山一帶擲彈砲擊。敵海軍有舢舨船數十隻，藉飛機大砲的掩護，滿載陸戰隊，向我寶山方面強行登陸，有十餘次均被我軍擊退。但敵戰甚烈，敵軍中彈者甚多，而我吳淞鎮附近陣地受敵瀰藻浜車站附近之敵砲擊，亦甚猛烈。午後六時後，戰鬥漸停。晚間雖無戰事，我軍戒備至嚴，全部毫無休息。是日計我軍傷第四團第一營長鄧啓新一員，及士兵十一名，亡士兵七名。

七十：敵軍和我軍情況：敵軍第九師後續部隊，今日繼續到齊，約五六千人。查該師係日俄戰役時，屬於乃木將軍之第三軍擔任攻路旅順之中央部隊，並參加奉天會戰，一九二十年曾出征西伯利亞，保有名譽之戰功者。敵軍第九師司令部，現設楊樹浦公大紗廠，旅部一在虹鎮，一在施高塔路與業里，部隊多在虹鎮附近。又查敵到滬飛機總數約八十

架，坦克車十二架。再錄蔣總指揮發何部長陳部長刪戌電如下：

（銜略）一，觀今日達天來函，大意對和議事，敵絕無誠意，且對吳淞有特別企圖。二，確報敵第九師團全部已到達，計步兵四團，騎砲兵各一團，工兵二營，并唐克車鐵甲車飛機多架，合前到之兵及陸戰隊等計三萬餘人。三，敵積極準備渡河材料，預料日內必將總攻。四，今晨敵用飛機大砲及少數步兵吳淞試攻，并轟擊閘北，餘無戰事，謹聞。」

我軍方面，本日無甚變動，惟八十七師二五九旅孫元良部今日由京出發開來前方，正在輸送中。十九路總部本日下各部隊教令如下：「防空射擊除小砲連外，各部隊應指定一部步兵，擔任對空射擊，嗣後敵飛機來時，應以火線網密佈上空，以防敵飛機之低空飛行，但禁止少數人自行射擊，以其效力極少，反足使敵飛機用測音機得知我軍部隊位置也。」

架，坦克車十二架。再錄蔣總指揮發何部長陳部長刪戌電如下：

（銜略）一，觀今日達天來函，大意對和議事，敵絕無誠意，且對吳淞有特別企圖。二，確報敵第九師團全部已到達，計步兵四團，騎砲兵各一團，工兵二營，并唐克車鐵甲車飛機多架，合前到之兵及陸戰隊等計三萬餘人。三，敵積極準備渡河材料，預料日內必將總攻。四，今晨敵用飛機大砲及少數步兵吳淞試攻，并轟擊閘北，餘無戰事，謹聞。」

我軍方面，本日無甚變動，惟八十七師二五九旅孫元良部今日由京出發開來前方，正在輸送中。十九路總部本日下各部隊教令如下：「防空射擊除小砲連外，各部隊應指定一部步兵，擔任對空射擊，嗣後敵飛機來時，應以火線網密佈上空，以防止敵飛機之低空飛行，但禁止少數人自行射擊，以其效力極少，反足使敵飛機用測音機得知我軍部隊位置也。」

七十三，敵軍和我軍情況：敵軍司令植田本日視察關北江灣吳淞戰線，準備向我線攻。敵軍千餘人，并機關槍約二十架，上午由虹口向江灣方面出發。又有一部增加關北方面。又據報植田向日陸相荒木報告，上海近郊河川溝沼縱橫，日軍作戰行動上，非常不利。十九路軍爲中國軍隊中戰鬥力最強之軍隊，並有多數德人設計作戰，因此預測，必有若干時期苦戰。現日陸軍中央部正考慮此後之增兵。昨日荒木陸相已向芳澤求增兵之瞭解云。

附記：日人誣我十九路軍有多數德人計劃作戰，完全非事實。只因倭奴橫暴已極，英美干涉。且欲連法以制英，又知德法世仇，故以此挑撥中法感情耳。此足見倭奴的毒狠狡詐，無所不至。

我軍方面則八十七師孫元良旅，今日開抵南翔，第五軍軍長張治中亦於今晚抵南翔。十九路總部與蔣總指揮面商，決定我軍全線部署。丁紀徐率領之廣東飛機隊，今日抵京。

附本晚蔣總指揮光緒下全盤命令我軍兵力部署大要如下：

甲，蔡軍長率十九路軍三師（缺翁旅）及王廣旅（缺古團）憲兵第六團爲右翼軍，佔領南市虹橋真茹閘北江灣（在內）之線，主力控置於真茹大場之間，待機向虹鎮方面出擊敵人。

乙，張軍長率第五軍兩師，及翁旅爲左翼，佔領江灣廟行鎮胡家宅紀家橋曹家橋泗塘之綫，主力控置於瀏河鎮附近，待機向殷行鎮方面出擊敵人。但須以一部在羅店瀏河小川沙担任警戒。

丙，翁旅長率該旅爲吳淞要塞地區隊，須死守吳淞，以爲全軍右翼據點，并歸張軍長指揮。

再錄本日蔣總指揮來往要電如下：

一，發陳部長銖電云：「我軍連戰皆捷，然非主力戰，死傷已達二千，紀家橋一役，知敵亦不可輕。確報，敵到滬兵力已有三萬餘人，和議無望，敵只效佔錦州故智，我退

彼進，永圖佔據，稍一讓步，開北南市均非我有。大戰在即，兵貴萬全。滬戰如大勝，可爲我民族復興之轉機，敗則將陷國家前途於萬劫。萬懇速請介公敬之務在最近期內調二三師開來前綫，預備急用，方能先爲敵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至江北部隊可在浦口上下游偷渡，鎮江有保安隊維持，八十八師之團可調歸建制，如辦不到，宜速定和議，不容猶疑也。」等語。

二、陳部長覆後方主任范志陸并轉蔣總指揮蔡軍長戴司令銑電云：「刪戍電誦悉。目前國論，確爲和戰交持之局。昨日孫哲生、張靜江等猶有電責難政府，應早定大計。而主和派如某某等，其論又適與相反。今日豈有和之可言，惟有降服，降服，敵人亦不能放我，又豈有戰之可言。絕交宣戰之形式，既不適用，可適用者，祇有處處與之抵抗到底而已。此意早屢向政府陳之，羅外部長亦極同意。憬賢、孝悃諸兄之誓死殺敵，亦本此旨。且目前形勢，斷無避免決戰之可能。政府若下令撤退求和，則日軍仍否進攻，黨政府是否仍能存在，必皆成問題。此次十九路軍蔣蔡等已成歷史，民族之英

雄，倘全國人心不死，採取長期擴大抵抗之手段，必能激起日本國內及國際有利於我之新變化，以收不重喪國權之結果也。吾人倘祇斤斤爲愛十九路軍之計，恐本軍之命運，在精神與實際，終陷於愛惜不了之局勢，即整個黨與國任何部隊，恐亦將如此！弟早屢促軍政當局，下大決心，抽調各方援軍至前線，并極力設法推動東北，能否照辦，姑勿計。惟上海戰爭，必須在原線抵抗，或終必難有撐持，即失敗後，化整爲零，作類似土匪式不規則之戰，最後之結果，積極仍可利便外交之解，消極亦可見民族之精神。十九路軍雖毀滅，全國猶將有千百十九路軍前仆後繼，猶是十九路軍之成功也。望兄等勿再憂慮。」等語。

三，覆陳部長銑亥電云：「銑電奉悉，職等亦作如此打算，但希望政府有整個計劃，若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則始終無濟於事也。據各方報告，敵今晚或明日有總攻企圖，經嚴陣以待矣，謹覆。」等語。

四，發朱何陳各部長銑亥電云：「頃接達天兄電話，日方和議毫無誠意，職等積

極備戰外，懇鈞座早定全般備戰計劃，盼切！」等語。

二月十七日晴 七十四，開北八字橋江灣方面戰況：是日午前四時許，敵向我陣地砲擊，拂曉即停。但時有飛機數架來偵察，午後零時三十分，葉家花園發現敵騎兵二十餘兵，步兵二百餘名，向我萬國體育場東端排哨攻擊，戰半小時，敵即退去。五時敵砲向我寶昌路香山路及八字橋一帶轟擊，並以機關鎗向我虬江路陣地射擊，我軍皆未還擊。夜間甚沈寂。

日來開北方面戰事極少，只敵方無聊似的時時放鎗砲而已。我軍常置之不理，聽其亂放，因為當初我在開北作戰時，每聽敵方鎗聲，即誤認為緊急，有時或竟把後方的部隊，亦增加到戰壕上去。敵人見我戰壕中發見目標，更把鎗盡量快放，結果我軍每天都是很無辜的死了不少的士兵，蓋兩軍距離很近，敵兵射擊甚確，若是他們在戰壕中停止時，我方略有目標發現，必定受敵方射擊命中。但是後來我軍知道了敵人的這一套以後，每當

敵人亂放鎗砲的時候，我們總是不理會，且多躲避在掩蔽部內。及敵人鎗稍停放，真正向我陣地前進時，我軍才一齊出來抵抗，敵人往往錯認我軍或已退走，待進到我陣地前端，而受一個很大的打擊。敵人屢次吃這樣的大虧，即我軍方面一鎗不發，且不見一個人影，也不敢輕易向前進了。

自敵方陸軍不斷的增援，閘北方面依然無甚動作，我軍惟恐其別有用意，如挖坑道以圖猛襲等，所以最近我軍在閘北防守的部隊，極力加築工事。第一綫固力求其堅固，前方要點，多設地雷，而第一綫稍後更多加掘一內濠，再後更構築第二第三綫的工事，以防敵方破我第一綫後，直馳而入。這二三日來我軍更不論晝夜，忙築工事，經驗多的兵士們，絕不爲敵人鎗砲聲而動搖中止。

七十五，吳淞方面戰況：本（十七）日無甚戰事，惟敵飛機三架間來偵察。軍艦五艘時在黃埔江往來遊弋，且間向我砲擊，我軍計陣亡士兵三名，傷一名。

七十六，敵軍我軍兩方的情況：綜各方諜報，知一，敵軍因屢次失敗，預備特別進攻，現

在正在積極設施攻擊準備中。其計畫擬在攻擊前，施行猛烈的轟炸，破壞吳淞方面由海空兩方担任，開北江灣方面由陸空兩方担任。其後以主力由江灣方面突破我陣地，斷我吳淞開北之連擊，再分別包圍攻擊。二、日本第二艦隊司令末次中將，今日到滬視察敵海軍配備。三、敵今日新到戰鬥機二十四架，登岸即向楊樹浦方面運去。四、敵在浦東高橋設一新飛機場，內有戰鬥機十架，擲彈機十五架。五、日陸相荒木對日記者團稱，必要時可再增兵三師於上海，并已下令待機出發。

我軍日來真是矛盾極了！因京滬方面認為大戰在即，皆努力進行調和，所以蔣總指揮今天也無可如何再由南翔到租界內去會議，以事實如此，不得不再勉強一行，作最後的和平努力。然在軍事方面，我軍亦積極準備一切，全綫總配備，限今晚完妥。丁隊長紀徐所率廣東飛機隊今日抵蘇州。至於和平到底有無希望呢？固然要待看會議的結果，但是我們看今天蔣總指揮來往的函電，也足見一斑了。

一、發何部長陳部長篠已電云：「對和議事，請政府派人參加談判，商定後自當

遵從。但敵極狡詐，前次在閩北救濟難民，停止四小時射擊，敵竟利用此機會進至我陣地前構築工事，其無誠意可想而知。料敵係緩和機會，作一切之部署耳。一面談判，仍望不忘作全般之備戰，如仍盼示覆。」等語。

二、王達天來函稱：「目下和平似難有望，倭即日進京，在滬間諸承關照，至感。我國家及民族此後之生存進展，惟有以閣下之精神及十九路諸同志之鐵與血足以維護之。諸祈保重，專請戎安。」等語。

二月十八日晴 七十七，閩北八字橋江灣以至吳淞各方面戰況：今日因為在租界內再開和平會議，午前全綏俱無戰事。至午後三時許，敵飛機復來偵察，并以大砲向我天通菴路青雲路八字橋附近陣地砲擊，黃昏砲聲停止，晚間全沈寂。

吳淞方面本日亦無戰事，但午後九時我軍增加山砲兩連，在同濟大學附近礮擊陣地。

七十八、和平絕望與敵我兩軍的情況：倭奴目無中國，已非一日，和平無望，早在意料中。日來和平會議全係敵方因外交上不得不敷衍英美法各公使，在軍事上則因為準備未妥，借此以延長時日，欺騙我軍。今日午前在英領事署的會議，果然在我們意料之中破裂了。因敵方要求我軍即時撤退距上海二十啓羅米達以外，且須上海市區永不駐兵，吳淞要塞（獅子林砲台在內）永久毀止，凡此種種無理條件，不特視我為戰敗國家，且完全視我為亡國的國家，不欲我民族再有起頭的一日，我們不欲亡國，所以會議即時破裂。

敵方因軍事準備已大致完妥，今日上午會議，故意以無理條件，使我難堪，使和平會議決裂。在虹口一帶敵軍來往頻繁，調動至忙，大多係向江灣方面移動。午後九時許，敵植田以日本軍司令官名義，向我十九路軍蔡軍長提出哀的美敦書，同時敵總領事松井另致吳市長一份，詞句略相同，茲譯錄該書條文如下：

本職切望以和平友好之手段，達到任務，茲對於貴軍通告左開各件：

一、貴軍應速即中止戰鬥行為，於二月二十日午前七時前，將現據之第一線撤

退完了；於二月二十日午後五時前，從黃浦江左岸，由公共租界西北端，連接曹家渡鎮周家橋鎮蒲淞鎮之線及租界北部境界線以北，并連接黃浦江右岸爛泥渡及張家樓鎮之線以北，完全撤退，至距租界線二十基羅米突以外之地域（包含獅子林砲台），且撤去在該地域內砲台及其他之軍事設施，並不得再重新建設之。

二、日本軍於貴軍開始撤退後，不行射擊轟炸及追擊動作，但飛機偵察，不在此限。又貴軍撤退後，日本軍僅保住虹口附近之工部局道路地域（包含虹口公園之周圍）。

三、貴軍第一線撤退完了後，日本軍爲確認其實行起見，派遣有護衛兵之調查員，於撤退地域，該調查員攜帶日本國旗，以資識別。

四、貴軍對在該撤退地域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生命財產，應完全保護之。此項保護如不完全，日方，當採適當之手段。

五、關於上海附近（包含撤退區域）外國人之保護，容另商議。

六，關於禁止排日運動，一月二十八日吳市長對於村井總領事之約諾，應嚴重實行。關於此項當另由帝國之外務官，對貴國上海行政長官，有所交涉。

如以上各項不能實行時，日本軍將即對貴軍採自由行動，其結果所生一切責任，應由貴軍負之。昭和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後九時，大日本帝國司令官植田謙吉。

第十九路軍司令蔡廷鍇閣下。

再記國際聯盟二月十七日發致日本應在道義上，法律上，尊重九國公約所訂尊重中國主權獨立及土地行政上之完整，勿害世界和平申請書。日本帝國主義者反強詞奪理，誣衊狡辯的答覆如下：「（一）國聯對日本的警告，出於善意及愛好和平，日政府雖能了解其意，但施之日本則認為失當。（二）日本為自衛（？）而戰，在中國軍隊未撤退前，日本實不能停止抵抗。（三）國聯和平解決，而沒有提議具體的辦法，設日本從國聯之要求，則公共租界秩序，將受華軍蹂躪（？），日僑生命財產將受害不淺。（四）中國聲明有和平解決的用意，實與事實相反。至日本早抱和平宗旨，且現居防禦（？）的地位。對於國聯

發出之警告，在日本實無接受的義務，因獨立國應有自衛權，日本政府在條約及道義上，應有拒絕這種警告的權利。（五）國聯的警告，根據會章第十條，固然不能加以否認，但對獨立國的自衛權，何能以日軍之行動爲不對。且列國間既須互相遵守，向常進兵上海，不乏先例，又何以自解。若僅默想中國獨有攻擊他國的權利，世界上豈有此種道理。日本對於中國領土的完整，毫無反對，國際對中國既予以寬容的態度，不宜有所偏袒，而失光明正大的精神。中國政府無組織，無秩序，內亂不息，各省獨立，不應該爲整個的國家，國聯會章，實不能適用於中國，列國定有可了解之一日。」

我軍前線配備，已於今（十八日）拂曉前完妥。敵軍來攻，必可決一死戰，如在現在陣地作戰，敵軍我軍兵力不再增時，很有勝利把握。對於敵人哀的美敦書，決以大砲答覆之。——蔡軍長接敵軍通牒後，請示蔣總指揮光緒如何答覆，蔣答以大砲答覆之。——因倭奴野蠻兇暴，卑劣下流，絕對不能與講公理，只有以武力壓倒他，打得贏仗，倭奴自然恭順拜服，我們若是強不過他，想和他講理，向他乞憐，恐我們中華民族永久沒有抬頭的希望。

茲記錄十九路軍蔣總指揮所下全軍佈防命令及配備狀況如下：

命令（二月十六日午後十一時於南翔總部）

一，據確報，倭敵金澤第九師十五日全部抵上海，并久留米第二十四混成旅，及陸戰隊殘部共約三萬餘人，歸植田謙吉指揮，聯合其海空軍有再攻佔我上海吳淞之企圖。

二，本軍以守土自衛之目的，決佔領南市龍華北新涇真茹間北八字橋江灣廟行鎮吳淞寶山獅子林之線抵抗該敵，并集結主力於真茹大場劉行鎮附近，待機反攻而殲滅之。

三，右軍翼應佔領南市互龍華北新涇真茹間北八字橋江灣（在內）之線，主力控置於真茹大場之間，待機向虹鎮引翔港方面出擊，殲滅敵人。

四，左翼軍應佔領江灣北端，互廟行鎮蔡家宅胡家宅紀家橋曹家橋泗塘之線，主力控置於劉行鎮附近，待機向殷行鎮方面出擊，殲滅敵人。但須以一部在羅店瀏

河小川沙方面担任江面之警戒。

五，吳淞要塞地區隊，須死守吳淞寶山獅子林之要塞地區，以作全軍左翼據點。又須以有力部隊乘機進佔張華浜地區，並歸張軍長指揮之。

六，左右翼軍作戰地界爲大場江灣之線（線屬右翼軍）。

七，航空隊須努力妨害敵飛機活動，以掩護本軍作戰。

八，各部隊一切戰鬥準備，限十八日午前三時完成之。

九，通信及連絡：（一）以電話爲主，各師旅應遵照作戰計劃辦理。（二）交接防務時，須將已成之線移交，電話機則自行裝卸。

十，補充給養：（一）糧秣各部隊應自行準備半個月。（二）彈藥總庫在南翔。

十一，衛生：（一）各師應在前線開設野戰病院。（二）南翔有軍政部特設傷兵收

容所。（三）總病院分設蘇州常州南京。

十二，余在南翔總指揮部。

十九路總指揮蔣光鼐。

傳達法以油印命令分發各部隊受令者。

附錄軍隊區分

右翼軍指揮官第十九軍軍長蔡廷鍇

六十師

六十一師

七十八師（缺翁旅（缺第六團））

八十八師獨立旅附憲兵第六團及南市團警

左翼軍指揮官第五軍軍長張治中

八十七師

八十八師

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學生義勇軍（馮庸大學生約一連在瀏河）

要塞地區正副指揮官
譚司令啓秀
翁旅長照垣

一五六旅(缺第六團(缺一營))

義勇軍約三百人

沈德燮

航空隊指揮官

丁紀徐

飛機三隊

再記全軍配備狀況如下：

右翼軍

一八十八師獨立旅(缺古團)附憲兵第六團及南市警團，警戒南市互龍華槽河涇虹橋至北新涇(連北端蘇州河在內)之綫，并須死守南市龍華，以作右翼軍之據點。

二七十八師(缺翁旅(缺一團))警戒北新涇互曹家渡中山路至北站及真茹

站之綫，主力控置於真茹鎮附近，以便策應開北或南市方面。

三，六十師佔領新開橋互北站寶山路橫浜路河八字橋雨傘店楊家樓下至江灣之綫，配備同前。

四，六十一師以一團死守江灣，其餘集結於大場附近，但第六團仍在羅店瀏河小川沙任警戒。

五，軍司令部在真茹。

左翼軍

一，八十八師（缺一團）以二六二旅佔領江灣北端互小場廟竹園墩麥家宅廟行鎮周巷蔡家宅至蘊藻浜南岸之綫，其餘集結於馬橋附近。

二，八十七師以二六一旅佔領蘊藻浜北岸胡家宅互紀家橋曹家橋至泗塘之綫。二五九旅集結於火燒場附近。

三，七十八師翁旅（缺一團（缺一營））附義勇軍約三百名，固守吳淞要塞（獅

（子林寶山在內）

四，軍司令部在劉行鎮。

總計我軍兵力約四萬人（八十八師在鎮江之一團計明（十九）日可開到前綫歸回建制），與敵比較，略為相等，或稍優勢。以現在配備，如在此短期內，敵人兵力尚未增加，向我進攻時，我軍即乘機反攻，必定可操勝算。可惜以後總為和戰兩可的政略所誤，以致殺敵未能致吳，殊覺痛心！

我軍軍事方面如此，至於國民方面，則與敵人開戰二十日以來，國內民衆以及國外華僑，皆一致奮起共赴國難，誓死抗日，或捐款，或慰勞，或組織義勇軍參加前綫作戰，或服後方勤務等工作，不論精神上，物質上，皆直接間接予以援助。聞北江灣吳淞百萬民衆，無家可歸，家產全數犧牲，皆毫無怨言，上海各銀行也絕無提款擠兌情事，凡此種種，皆足以表現我國民抗日的決心。昨日上海市民聯合會，更代表滬市三百萬市民發表擁護十九路軍抗日到底的鄭重宣言，原文如下：

自暴日憑其武力，侵略我東北三省後，猙獰面目，日益暴露。上月二十八日，駐滬日軍，於其國領事對市府答覆認爲滿意後，違背信義，引起戰禍。我十九路軍爲防衛國土計，誓死抵抗，血戰兼旬，屢摧強敵，我民衆敵愾同仇，故袍甯爲玉碎，勿爲瓦全之心，爲我國家民族爭一線生機。各竭其力，爲我忠勇衛國之十九路軍後援。不圖在此浴血抗敵，千鈞一髮之秋，執政諸公，忽有依違和戰之間，舉棋不定之勢；日人亦竟不顧廉恥，提出種種無理條件，以冀我人屈服，遂使杯弓蛇影，伯有相驚。夫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穴穴來風，非爲無故，吾人苟抱定犧牲之決心，則公理終有戰勝強權之一日，物質損失，猶是小焉者也。敝會敢代表滬市三百萬市民，堅決作下列之表示：（一）非日軍先行退出中國領土，絕對無調和之餘地；（二）反對設立中立區域；（三）擁護十九路軍武力抗日到底；（四）全國總動員，實行正當自衛，拒絕日方任何要求。以上四點，爲一日最低之要求，如果不能達到，而竟致軟化，則此次上海千萬生命財產之犧牲，無異付諸流水，國家興亡，在此一舉。尙希我全國同胞各秉匹夫有責之義，督促當

軸，一致奮起，勿令秦檜張邦昌輩復見於今日，國家幸甚，民衆幸甚，謹此宣言。

我國軍隊和民衆方面情形如此，在事實上，總可與日本決一死戰。陳部長銘樞一日到前方詢察，其抗日主張，至爲堅決。再錄其本日自真茹發汪院長蔣李朱委員等巧西電云：

「倭寇談判，絕無誠意，大戰在即。計倭軍在第九師到滬前，有久留米福岡混成旅先到滬，九號以來，與我軍在江灣吳淞一帶作戰者，即該混成旅。查倭國反對出兵，現尙陸續由東三省祕運兵來滬增援，我軍雖決死抵抗，而兵力物質懸殊，成敗之數可知！爲今之計，惟有照樞前所陳議，嚴令東北全軍反攻，并密令沿海江各省埠，一致抗日，使事件擴大，爲倭之所懼，即我之所利，持久抵抗，不顧目前之損毀，必收最後之勝利無疑。若恐東北將領不聽命，最好蔣先生到北平坐鎮，示以必反攻之勢，則亦可收同樣之效果也。是否有當，即請尊裁爲禱。」等語。

觀此電，即足見一般。惜中央總是凶循，猶豫不決，一誤再誤，以致殺敵未能致果，爲可

恨耳！

二月十九日晴 七十九，右翼軍方面戰況：一，開北八字橋江灣之綫本（十九）日無甚戰事，惟敵飛機十餘架不斷在我前綫和後方上空偵察，八字橋方面之敵，自午前九時起，至午後六時，以步槍機關槍，向我軍射擊，江灣方面間有砲擊，午前十一時許，敵步兵四五百名，并便衣隊百餘向我江灣站前進。當經擊退，萬國體育場的警戒部隊正午與敵亦略有接觸。二，南市至開北之綫無戰事。

八十，左翼軍方面戰況：一，吳淞方面敵飛機數架不斷的偵察，黃浦江敵艦七艘時向我沿岸陣地砲擊，并開機關槍掃射，張華浜之敵亦向我陣地砲擊數十發，蘊藻浜車站附近敵約百人，似埋設地雷，經我軍出其不意，以機關槍掃射，斃敵數名。是日我軍傷亡官兵共五員名，本晚增加榴彈砲二門，在張華浜北金家宅附近佔領陣地。二，吳淞紀家橋胡家宅蔡家宅廟行江灣之綫無戰事，但敵飛機十數架不斷偵察，陣地前方村莊時常發見敵

人搜索小部隊，與我軍前進哨及偵探衝突。我八十八師五二七團本日由鎮江歸還建制，午後十一時完全到達馬橋宅附近。

八十一敵軍和我軍情況：敵軍一，今日續由匯山、黃浦虹口各碼頭登陸者有陸軍約一千，陸戰隊約一千，砲八門，軍械軍用品數百箱。二，植田奉敵陸軍部令云：「此次攻擊之成功與否，與日軍名譽及國家生命攸關，須慎重將事。」敵昨日正午在司令部召集各級部會議，——內容未詳——並即派參謀長歷訪英美當局，聽取日軍攻擊時之態度。英美方面答稱「若華軍進入各該軍警備區域時，即予解除武裝，希望日軍攻至英美警備區相近時亦勿使用飛機槍砲等，以免流彈飛入該軍防線內」云。三，敵砲兵陣，分設在北河南路愛而近路口靶子路四川路口虹口公園靶子場軍工路中段張華浜車站殷行鎮南端蘊藻浜鐵路工廠附近等處。四，狄思威路有敵陸軍約一千，分據各房屋，并有重砲六門。五，敵八部皆移到江灣方面淞滬路三民五權路一帶，有敵步騎砲兵，新市政府附近有敵步兵二千餘，機關槍十餘架，安砲二十餘門。六，軍工路公大紗廠後門有敵飛機場，內有大

小戰鬥機三十六架。楊樹浦有敵飛機場，內有戰鬥機十二架。七，匯山碼頭今日運出浮水衣千餘套，及類似竹梯之物約六百件，送往軍工路方面，想係預備渡蘊藻浜攻我吳淞。八，敵領事今日再令北四川路日僑全數搬遷。

我軍方面最前線部隊兩三日來，更努力構築工事，今晚全線皆已完成，並甚強固。而蔣總指揮更下達關於工事及防敵戰事之命令如下：

一關於工事的命令：

一，本路軍爲圖長期抵抗倭寇，於鐵路之北再選擇防禦線構築強固工事，以完成其目的。

二，其防禦線之選擇及構築工事之區分如下：

(甲)防禦線之選擇 以北站——八字橋——雨傘店——楊家樓下——小場廟——蔡家宅之線爲第一線。以潭子灣——潭家宅——彭浦鎮——唐家衝——孫家宅——牆前宅——楊煥橋——蔡家宅之線爲第二線。以王家井亭——俞趙

宅——王家宅——王家街——李家橋——胡家莊之線爲第三線以眞茹站——
浦家角——柏家宅——勞家宅——童江宅——馬橋宅——蘇家橋——蘇家池
——新宅之線爲第四線。

(乙)各線上之構築工事區分如下：廟行鎮——楊煥橋——李家宅——馬橋
宅之線以北地區(線上屬之)各線未完之工事歸六十一師担任構成之。自潭子灣
經彭浦鎮至牆前宅之綫，其未完成工事由六十師及七十八師之謝團協同構成之。
自王家井經王家菴至大場之綫，其未完成之工事由七十八師担任構成之。

三，各綫工事應盡量加其強度，尤以機槍陣地之工事益宜堅固。

四，各綫應構築交通壕以便連絡。

五，構築工事之材料除由交通處盡量撥發外，令由各部就地徵集之。

六，各工事限於兩日內完成之。

二關於防敵戰車的教令：

一，陣地前之河溝，兩岸須削成絕壁，並設法增加河溝之寬度深度，但須注意對此河溝設置側防機關。

二，潮水漲時，須將河之下流堵塞，使水增深。

三，陣地前無河溝者，須掘外壕，務使敵車不能直達我外壕。

四，便於敵車通行之陣地前後，更須多設寬深的陷井，上面蓋以薄板，敷以泥土，使與平地相似，我陣地內的木板須能通行人馬。

對於敵軍通牒，本（十九）日蔡軍長以軍長名義答復如下：

「逕啓者，頃接貴司令二月十八日十午九時來函，備悉種切。本軍爲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所直轄之軍隊，所有一切行動，悉遵國民政府之命令，來函所開各節，業經呈報政府核奪辦理，由外交逕行答復。」等語。

又汪院長皓未電告上海市府對敵牒文之答復如下：

「此次中國軍隊在滬行動，原係對日本攻擊之正當防衛，祇須日軍停止進攻，

二月二十日晴 八十一，右翼軍方面戰況：本（二十）日午前七時爲敵軍限我軍由第一綫退出的期限，我軍前綫將士早已遵了蔣總指揮的意旨，以大砲答復野蠻的倭寇，且在嚴陣以待。我們所預料的大戰，當然也在今天午前七時開始，茲先從右翼軍方面，緒述如下：

甲，開北八字橋江灣之綫——六十師方面戰況：是日午前七時許，敵向我全綫總攻，最先是以飛機大砲轟擊我陣地，而八字橋沈家宅楊家樓下江灣一帶最爲猛烈。飛機十餘架，大砲數十門，絕是不斷的轟炸我全綫陣地及陣地後，八時起敵步兵約四五百名，向我八字橋及其左翼努力進攻，十一時敵步兵約七八百名，由屈家橋持志大學進出，猛攻我沈家宅錢家蕩各前進陣地；另以一部向我孟家宅排哨攻擊，飛機的轟炸，大砲的射擊，機關槍的掃射，無所不用其極，來勢兇猛，爲開戰以來所僅見。我軍亦同仇敵愾，咸抱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觀念，沉着應戰，肉搏多時。八字橋方面之敵，雖終未得逞，然我孟家宅之排哨，則因官兵全數傷亡，午後三時，卒被敵以傷亡約百人的代價，實行佔領。但我在沈家

宅錢家蕩的守兵，仍與敵繼續搏戰至午後九時，我軍乘夜更將孟家宅奪回。來犯之敵，死傷遍地，遂全數潰退。而北站方面，自正午十二時以來，受敵飛機大砲轟擊至烈，且有敵砲彈落至新民路南美國兵防守的租界地，更激起美兵之憤怒。午後六時，敵步兵二三百名，機槍數挺，由河南路方面，向我寶山路新民路之陣地進攻，激戰至八時，敵忽然潰退。且其後方有機關槍聲頗密，聞因敵人侵犯美兵防綫，美兵以機關槍向敵掃射，敵兵反疑我軍抄襲，遂狼狽崩潰而退。九時以後，開北八字橋江灣方面全綫無激戰，我軍遂乘機增調沈家宅錢家蕩陣地守兵，及連夜修築全綫工事，以死傷甚大，陣地且多破壞故也。

附註：美國駐上海軍隊第三十一團士兵全係美國西部的青年國民，忍勞耐苦，勇敢善戰。軍隊嚴肅，最注重正義，為美著名良好軍隊。但因美國西部最多日本移民，平日習見日本僑民野蠻橫暴，卑劣狡詐，一與之親近，即須吃他們的大虧，早已深惡痛恨，罵日本人為世界上最惡劣的民族。這次見日軍在開北的橫暴，及荼毒我無辜的民衆，更對我軍深表同情，欲為正義人道而與日軍戰。

雖因時機未到，美軍未正式與我軍連合，與日軍對抗，然無形中，已不啻與友軍無異。如美兵每晨與我軍士兵相見時，必說：“Good-morning, our friends; Wishing you in every victory.”又每見敵人飛機來時，必以手示意，叫我軍士兵射擊，若是敵飛機侵入到他們防綫上空內，美兵必毫不懷疑的向之射擊，凡此種種，皆足見美兵對我軍之好意。而我十九路軍士兵們對此好意，認識亦最為深刻。

乙，江灣方面戰況：守備江灣的部隊，為我六十一師張勵旅第二團田國璋部及第一團梁世驥之一營，其配備：一營在江灣南部，一營在東部，一營在北部，而萬國體育場及各陣地前三四百米達處，皆配置排哨，為前進陣地。第一綫全部使用兵力約六連，餘皆集結於江灣大街內，為預備隊。另附砲兵一連，重迫擊砲兩門，及輕迫擊砲一連。皆在江灣內分別進入陣地。又江灣車站附近，有我六十師劉占雄旅一部。此為江灣方面佈防之備情形。本（二十）日午前七時，敵飛機十餘架，大砲多門，開始向我江灣陣地轟擊，敵步兵二

千餘，即由萬國體育場方面攻擊我前進陣地，我警戒部隊努力抵抗，并捕獲敵方士兵一名，知當面之敵爲第九師第六旅第七團，至八時，我萬國體育場警戒部隊，乃逐漸撤退。而敵亦跟踪進抵萬國體育場西端，我第二條前進陣地的警戒部隊，更努力抵抗。至八時三十分許，敵飛機大砲轟擊，更爲猛烈。江灣東南部陣地步兵，亦已開始向敵射擊，敵坦克車鐵甲車更掩護其步兵向我陣地前進，其由體育場南端而來者，有坦克車四輛，同向我陣地前進。并以小砲機關槍齊向我軍射擊，聲勢兇兇，難以抵禦。我軍即以小砲射擊制壓，阻止其前進。至九時二十分，由體育場北端來者，被我擊破三輛，餘四輛即向後逃去。由體育場南端來者，進抵我江灣東南陣地前，更被我地雷炸毀其鐵甲車三架，其餘亦不敢前進，旋即退去。但至十時，敵步兵已進至距我鐵路陣地百餘米遠處，戰鬥愈趨激烈。此時我軍受敵飛機大砲猛烈炸擊，死傷甚大。敵情危急，真有一髮千鈞之勢。但我軍官兵，仍堅忍沈着，絕不爲敵所動搖。敵方愈向我軍接近，而損失亦愈衆，每次數十人，其猛來衝鋒，至接近我陣地者，俱無生還。江灣附近敵兵，連受二四次大挫折，又不敢向我軍進攻，至十一時

擊，茲分述其戰況如左：

甲、江灣以北小場廟廟行鎮蔡家宅之綫。十八十八師方面戰況：敵方飛機七八架，於午前七時以來，不斷在我廟行鎮陣地一帶上空循環偵察，不時投擲炸彈，及射機關槍。九時，敵少數步騎兵先進至我小場廟至麥家宅陣地前方，向我行威力搜索，并用砲擊敵飛機，且放下白烟信號，以指示其砲兵射擊。不久，敵步兵千餘人，在其飛機及砲火掩護之下，向我各警戒陣地前進。而周巷前方，亦發現敵步兵數百名，對我方展開搜索，敵砲兵更以猛烈砲火，向我本陣地全綫砲擊，尤以廟行麥家宅為集中火力之區。我各前進陣地之守兵，皆沉着應戰，強紐抵抗。至午後三時，乃逐漸退回本陣地。且見敵兵約二千餘，已在小場廟麥家宅前方展開，在攻擊準備位置，且有一部向我小場廟陣地前進，我十八師第五二三團官兵皆沉着應敵，衝鋒數次，皆被擊退。且死傷甚多，而周巷前方之敵兵，則終日未敢前進，無甚動作。入夜以後，我軍將陣地前各敵兵完全擊退，且乘機恢復各前進陣地，但未尾追，敵去亦不遠，終夜皆嚴陣以待，無甚激戰。

乙，胡家宅、紀家橋、曹家橋、泗塘之綫——八十七師方面戰況：是日雖有敵飛機不斷偵察，并擲炸彈，敵砲兵時對我陣地及其後方砲擊，但無甚激烈戰事。惟午後一時，有敵約二百，向我紀家橋前進，被我警戒部隊猛烈射擊，敵死傷廿餘人，即向張華浜方向退去。又午後三時再來，敵約三百餘名，在蘊藻浜南岸，對我構築工事，我軍以榴彈砲射擊之。其餘無他情況。

丙，吳淞要塞即吳淞寶山獅子林之綫——翁旅方面戰況：午前七時，敵艦十二艘，飛機二十八架，及張華浜重砲八門，野戰砲二十四門，齊向我陣地猛行砲擊，并擲彈炸擊，我方砲兵亦開砲向敵還擊，戰鬥頗爲劇烈。寶山城獅子林、吳淞鎮一帶，最爲激烈。至午後三時，敵以裝甲電船三隻，掩護民船三十餘隻，每隻滿載陸戰隊約三四十名，在其飛機大砲掩護之下，向我砲台灣附近，強行登陸。我軍官兵皆沈着以待，把機關槍集中火力，向敵掃射，激戰二時，敵死傷落河者甚多，卒將敵擊退。入夜以後，敵仍不斷向我砲擊，其戰艦則分爲兩部，一入黃浦江向上海開行，一退出吳淞口外停泊。計是日敵在吳淞要塞方面，開砲

千餘發，擲炸彈兩三百枚，我軍官兵死傷三十五員名，駐潘家宅之鐵血軍（即義勇軍）被敵砲濺斃四名，傷十五名。

丁，羅店瀏河小川沙——六十一師第六團方面戰況：本日敵艦三艘，到瀏河口外停泊，另五艘到楊林口，向我岸邊陣地砲擊，一艘到七丫口逡巡，楊林口七丫口一帶，并有舢板小艇，似有登岸企圖，午後九時，敵艦三艘，并民船七隻，舢板小艇等，駛至我茜涇口，企圖登陸，經我義勇軍射擊阻止，敵卒退去。晚，我中央軍校教導總隊步兵一營，開到瀏河，協助六十一師第六團防務。

八十五，敵軍和我軍情況：是日敵軍除向我全線總攻外，其飛機尤爲活動。我大場真茹瀏河南翔等處，多受敵轟炸，道路橋樑，間被破壞，無辜民衆，亦多死傷。

我軍除前線努力抵抗倭寇，及各局部部隊因作戰上關係略有調動外，其餘無他情況：但我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警備司令戴戟，及各師旅長發致國民政府各省軍民長官全國民衆號電稱：

「暴日蔑視我國家政府，以挑撥造謠之卑劣技倆，違反通例，單獨致本軍以蠻橫之最後通牒，本軍惟有以鐵血答復之。軍人報國，粉身碎骨，是分內事。大戰開始之日，即本軍授命之時。使一卒一彈猶存，則暴日決不得逞，惟願全國朝野上下，人人懷必死之志，引偷生苟活爲無上恥辱，團結一致，前仆後繼，則本軍之犧牲爲不虛，伏屍流血之戰士，必含笑於九泉矣。」

等語，益見我軍抗日之堅決。可惜我國上下，終未能團結一致，以抵抗到底，收最後勝利爲痛恨耳。

二月二十一日陰晚微雨寒 八十六右翼軍方面戰況：是日倭敵還是繼續向我全線總攻，而江灣方面最爲激烈。但此係我軍作戰計劃預料所及之現象，故我軍應付甚鎮定安閒。茲先敘述本（二十一）日我右翼軍戰況如下：

甲，開北八字橋至江灣之線戰況：本日午前二時起，敵專以大砲向我寶山路天通巷

路一帶陣地不斷射擊，陣地後方民房，因受敵燃燒彈射擊，多被焚燬，拂曉以後，火勢稍熄。而敵飛機即來偵察投彈，而我八字橋方面受敵砲擊，更十分激烈，九時，敵以步兵二百餘名，向我寶山路天通庵路一帶陣地進攻，並以鐵甲車四輛，猛衝我寶山路陣地，同時，八字橋方面，亦有敵數百來攻，我軍雖沉着應戰，敵終不得逞。但其頑強程度，似較以前增大，或因敵軍全線總攻，這方面雖然非敵人所選定的攻擊點，但亦欲極力佯攻，以實行其威脅牽制，所以今天敵人雖屢攻屢敗，屢進屢退，總是前扑後繼，反覆來攻。午後二時，當敵大砲飛機猛炸各陣地後，敵再以鐵甲車六七架掩護其步兵，向我寶山路天通庵路青雲路恆業路中山路八字橋各處陣地猛撲，激戰至六時，敵始潰退而去，戰況始稍沉寂。七時有敵數百，并機關槍十餘挺，又向我天通庵路陣地進攻，激戰至八時，被我擊退。八時至十二時，八字橋之敵，向我八字橋陣地再攻兩次，均被我軍擊退，而沈家宅錢家蕩方面，今日無劇戰，惟受敵飛機大砲轟炸，微有損傷。但我軍總是沉着以待，倭敵竟無可如何。

乙，江灣方面戰況：今日守江灣部隊仍為六十一師第二團及附第一團第三團各一

營，昨晚以來，我軍與敵對峙，或修築工事，或担任防守，不論官兵，皆枕戈待旦，絕未休息。拂曉，敵復開始向我砲擊甚烈。七時，敵飛機十餘架，亦來投擲炸彈。午前八時，敵步兵乘其飛機大砲猛烈轟炸時，復開始向我陣地進攻，我官兵沉着應戰，待敵接近，即以各種槍砲火猛烈射擊抵抗，使敵突受很大損失，復敗退而去。八時後，敵專以飛機大砲不斷轟擊我陣地，所有工事，多被破壞。同時楊家樓下陣地，亦同受敵砲擊，被毀甚多。敵更施放烟幕彈，以遮蔽我守兵視線，其步兵即同時向我江灣站及江灣鎮之東南一帶陣地猛撲，我軍亦沉着奮勇，死力抵抗，以機關槍掃射，步槍快放，手榴彈炸擊，刺刀格鬥，與敵肉搏多時，雙方皆死傷遍地，敵遂稍退。其後方部隊，仍繼續推進，我方甚爲危急，而敵攻擊正面，更漸向北推移，激戰至正午，敵砲兵因得飛機指導，射擊更加有效。且重砲多門，亦集中火力，轟我陣地，我軍工事，大部被毀。江灣民房，亦大火四起，焚毀甚多。正面敵人攻擊，亦愈加猛烈，我軍乃將第三團第一營悉數增加至前線，以與敵抵抗，敵死傷數百，終不能進入我軍陣地一步。午後五時，敵因江灣無法進展，遂移其攻擊方向於江灣以北地區，而江灣戰鬥漸入平靜。

前之敵，進攻更爲急迫，同時普西方面，更有集團步兵約千有餘人，午前十時，戰鬥更加激烈。雙方死傷甚大，敵砲兵射擊，改以我陣地後方一帶爲目標，其步兵全力即向我陣地猛衝，我軍陣地雖大多已經破壞，而我官兵則奮勇百倍，繼續抵抗，敵死傷徧地，終不得逞。入黑以後，我軍乃由廟行北出擊，敵漸不支而退。午後十時，戰況乃稍沉寂。我軍仍恢復前進陣地，與敵對峙，努力戒備，并修築工事準備再戰。

乙，胡家宅記家橋泗塘之線戰況：午前一時許，敵步兵當其砲擊猛烈時，在紀家橋曹家橋附近，企圖預渡蘊藻浜河，以擊甚猛，戰二時餘，敵即退去，但有敵步兵及小砲兵等盤據北沈宅一帶村莊，溝築強固工事，而張華浜方面的砲兵，更自昨晚以來，不斷向我陣地射擊。今日拂曉後，更加激烈。至午後一時以後，乃稍停息。敵步兵則拂曉以來，屢欲強渡蘊藻浜河，俱被我軍擊退。又敵飛機五六架，終日不斷偵察，到處投彈，午後一時三十分，被我小砲擊落一架，墜於火燒場附近。其飛機爲「八四六」號戰鬥機，駕駛員田中少尉，當時斃命，身上帶有銅牌一塊，上鐫「菩薩小像」及「信濃國別所厄北向大悲尊別當常樂寺」。

等字樣，聞係敵人自知侵略戰爭，太背人道，早知必死，故帶此小菩薩，請其保護此種迷信舉動，敵方官兵幾全體如此，非僅田中機師一人而已。西洋人信上帝，日本鬼拜菩薩，原與我國敬祖宗孝父母同一作用。現在我國青年把中國數千年舊禮教破壞無遺，而新道德又未確立，宜乎全國內亂不已，不能團結一致，共圖對外了。

丙，吳淞要塞方面戰況：本日午前二時，敵飛機數架，來轟炸我吳淞一帶陣地，並放火球甚多。張華浜敵砲兵向我吳淞方面射擊，六時起，砲火益烈，專向我泗塘以至吳淞一帶陣地不斷轟擊。而敵軍艦十三艘，飛機十八架，亦同時向我吳淞全陣地爆炸，而蘊藻浜站之敵步兵四五百名，且有在其火力掩護下，強行渡河之勢。經我軍沉着應戰，努力抗拒，始將該敵擊退。而獅子林方面午後二時，亦有敵艦五艘，飛機數架，到來努力猛烈轟擊。又午後三時許，當敵人飛機大砲，齊向我軍陣地猛烈轟炸時，突有一砲彈，自張華浜方面飛來，穿永安紗廠鐵窗，在廠內爆炸。而我軍防守該廠之七十八師一五六旅第四團第三營第八連連長趙雲聲，排長劉得標，士兵六名，皆同時被敵彈爆炸，陣亡官兵血肉橫飛，屍體

破碎，而趙連長頭顱四肢，不知去向，死得最慘，殉國亦最烈。「大好頭顱爲國擲，何須馬革裹屍回。」真可爲趙連長咏矣。嗚呼！我忠勇的趙連長，於二月七日，以一連之衆，抗敵二千餘人，殺得落花流水，不幸機會不容他再率鐵軍健兒，向倭寇衝鋒陷陣，今竟爲國作最後之犧牲，雖有遺憾，然取義成仁，亦可告慰矣。午後六時後，敵砲飛機始漸停息，而步槍機關槍仍澈夜不絕。是日我軍共傷亡官兵二十一員名。

我防守吳淞鎮沿蘆溝浜至泗塘一帶之翁旅第四團第三營梁文部自二月三日以來，苦戰已將二十日，連日受敵人砲擊彈炸，日夜進攻，官兵死傷甚大，其不死者，也因炸彈的震激，和日夜苦戰，不得休息，精神疲乏萬分，甚至有耳聾目眩，或發神經病者，故於今晚特乘暗夜，以第五團第三營與之調防，於午後十一時，始接換完妥。

附故連長趙烈士金聲傳

趙烈士金聲，江蘇泰興縣人，生性聰慧，富愛國心，年十八，畢業於南洋公學，感懷國事，投軍福建陸軍教導團，畢業後，歷任十一軍教導營排長，軍官教導隊分隊長，六

十一師第七旅十四團營附，訓練有方，成績卓著，愛士卒如手足，視民衆若家人，忠於職務，臨難不避，雖歷任艱苦，未嘗云勞。上峯器重，部屬愛戴，智仁勇兼備之軍人也。旋改編爲本軍七十八師一五六旅四團三營八連連長，滬戰乍起，烈士興奮異常，痛恨萬分，勉其所屬官兵云：『以前對內打仗，完全罪惡，現在可真正是我們報國殺賊的時候了！』二月七日，吳淞之役，烈士率一連兵力拒倭寇二千餘衆於吳淞蘊藻浜站，血戰終日，誓守不屈，其英勇可知矣。此後倭寇不敢輕犯吳淞。我軍退守前，吳淞仍無恙，烈士與有功焉。吳淞之役，烈士鱗傷遍體，竟以身殉，嗚呼，烈矣！作者曰：『烈士往矣，但不知我國能有無限趙烈士相繼而起，以抵抗倭寇否乎！』（華振中撰）

丁，小川沙瀏河楊林口方面無甚戰況，惟敵艦十一艘，停泊楊林口一帶不斷梭巡，并向我楊林砲擊數十發而已。

八十八敵軍及我軍情況：牒報一敵之善通寺陸軍第十一師，昨日出發來滬，餘待機出發，擬派兩三師，其出發日期，則視今後戰況及各國態度如何，再由閣議定。但植田佐藤

鮫島等昨日在靶子場陣營協議今後作戰計劃，決電東京軍司令部，請求速派三師增援。
二、敵第十一師師長爲中將松井石根，其編組兵力如下：

步兵第十旅。

步兵第廿二旅。

騎兵第十一團。

山砲兵第十一團。

工兵第十一大隊。

輜重兵第十一大隊。

又敵在軍工路公大紗廠後方飛機場內，有大小戰鬥機三十六架。又查敵坦克車，現共有三十架。江灣萬國體育場敵築砲兵陣地，已設野砲十二門，重砲八門。敵司令部已移復旦大學。主力已移到江灣方面。

至於我軍方面。當此敵方調兵遣將，猛烈進攻中，除前綫拚死抵抗外，到底怎樣應付

呢？這是當時我軍最爲急切的一着。因爲此時兵力，敵我兩軍，不過約略相等，如敵軍增加，我軍不增加，結果終不免於一敗，則以前一切犧牲，亦將變爲毫無意義。茲摘錄蔣總指揮本日來往電報三件如下，以見一般。若問以後事實如何，作者執筆傷心，實在不堪記述啊！

一、陳部長銘樞李委員濟深馬來電云：『政府經決長期抵抗計劃，密令各方調軍，俟面詳。望速飭員催夫構築瀏河羅店廣福南翔黃渡陣地，以爲不得已時之第二重防禦綫，弟等即夜帶同工兵軍官前來。』等語。

二、復航空丁隊長紀徐馬申電云：『號電奉悉：敵機日來四處轟炸，尙盼貴隊速來助戰，以挫敵鋒。敵機場在滬江大學球場，張華浜鐵路碼頭，浦東高橋鎮，及楊樹浦華租交界處，約計四處。如能乘其不備炸轟之，尤善。再，敵機場與沈家宅虹口等處均有高射砲，特并復』等語。

三、發何部長陳部長並轉汪院長蔣委員長李委員等馬電云：『敵在滬海陸空軍今日全部出動，向我全綫猛攻，始以砲兵壓迫，繼以唐克軍掩護陸軍突擊，並企圖

突破我中央，故江灣車站及江灣鎮間戰事最爲激烈。該處受敵機數千架之盤旋擲彈，及砲兵之轟擊，所有房屋工事，被毀淨盡。嗣以陸軍數千，藉唐克車十餘架之掩護，拚死來衝，經我死力抵抗，斃敵甚多。我毛師在江灣鎮之第二團官長，傷亡殆盡，士兵亦傷亡甚多，現仍在苦戰中。但敵砲所發多夷燒彈，江灣鎮四週房舍起火，勢甚危殆。閘北廟行鎮曹家橋吳淞一帶，亦受敵之猛衝，我官兵沈着應戰，敵均不得逞。惟尙未退，仍與我支持中。同時，敵機來真茹南翔一帶擲彈，傷老百姓極多。並燒毀房屋數座。劉家行方面被我擊落之⁸⁵號戰機一架，內有機關槍兩挺，其大尉機師死焉。」等語。

行方面最爲激烈。茲分述如下：

二月二十二日早霧日晴 八十九，右翼軍方面戰況：本日戰況以江灣及左翼軍廟甲，閘北八字橋江灣之綫戰況：本日（二十二）午前四時，敵大部猛攻我八字橋陣地，

被我軍擊斃百餘，退去。拂曉敵飛機大砲照例向我陣地轟炸，午前八時，敵以鐵甲車四輛，掩護步兵，向我天通菴路青雲路中山路一帶陣地進攻甚烈，激戰二小時，卒將敵軍擊退。午後一時，因我左翼軍廟行方面，與敵主力激戰，我軍這方面爲牽制敵人計，乃施行佯攻，先以槍砲火力向敵方陣地猛擊，後以一部份由寶山路天通菴路中山路向敵進攻，激戰約二時，敵陣地後方部隊，紛紛增加，我軍略有損傷，乃撤退回原陣地。六時三十分，我軍更以一陣向屈家橋持志大學之敵進攻，戰約一時，我軍仍退回原陣地。七時後，敵砲猛向我陣地轟擊。九時，我廟行方面已將敵擊潰，且以一旅實行追擊反攻。我全綫更以一部進至敵陣地前，與之搏戰。我方官兵因二十日來均係在陣地抵抗，滿胸憤恨，無從發泄，今聞敵軍大敗，我軍反攻之訊，這方面雖係佯攻牽制，而官兵則奮勇向前，勢如潮湧。大多皆直衝到陣地，以手溜彈刺刀與敵人肉搏，敵在黑夜認我軍反攻，倉惶應戰，并以其後方部隊加入陣地，戰益激烈。我軍乃乘機退回原陣地，與敵對峙。但聞敵戰壕呻吟之聲，最爲慘酷，敵方死傷甚大，我軍亦略有損失。是日八字橋以北，寶興路以南無劇戰，敵飛機亦少活動。十

一時後，全綫漸沉寂。

乙，江灣方面戰況：我六十一師第一團梁世驥部附第二團第三營接守江灣防務，於昨晚十時許佈防完妥，其配備以兩營守江灣站北端，沿鐵道江灣鎮東北虬江小學，以一營守江灣鎮北，以一營爲預備隊，而江灣站附近有我六十師劉旅一部。昨晚以來，敵不斷向我江灣站附近陣地攻擊，被我軍殺傷二三百名。本日午前四時後，敵乃退去，前綫乃稍安靜。至午前六時起，敵復以多門重砲及野戰砲向我江灣鎮猛烈轟擊，同時飛機二十餘架，盤環天空，向我陣地頻擲重量炸彈及燒夷彈轟炸，霎時江灣鎮東市商舖及陣地附近房屋，均先後起火，濃煙四佈，火焰漫燃，極爲慘烈，至上午七時三十分，即用唐克車八九架，分數路由跑馬廳方面向我江灣鎮及江灣站一帶陣地猛衝，掩護步兵二三千，向我前進，來勢極猛。此時我狙擊砲連因砲破彈盡，已調返後方，而山砲僅三門，因受敵砲火集中射出，日間又不敢射擊，我軍步兵只得固守陣地，沉着應戰，然江灣爲軍事上必爭之地，我軍必須固守，敵軍亦勢在必攻。我失江灣，則吳淞上海之連絡斷絕，閘北八字橋堅固陣地將

全失其效用。吳淞要塞亦將受敵包圍，而最初決定『就地抵抗』的計劃，必然根本打破。敵得江灣，則可以側攻閘北，或圍攻吳淞，且可使彼軍之展開進出容易，而在外交上更可借作宣傳要脅。今日爲敵第九師團到滬後，實行總攻的第三日。兩日之間，皆注其全力猛攻江灣，今日也自然不能例外，凡敵所有野戰砲攻城砲平射曲射各種重砲，盡量向我江灣陣地轟擊，其飛機更在上空監視爆炸並指揮砲兵射擊，江灣一帶陣地，民房，無一不遭敵人殘酷損害。我軍步兵，當敵人飛機爆炸，大砲轟擊，戰車衝鋒，步兵猛進及陣地大火中，又絕無他兵種的援助，只憑一枝步槍以與敵搏戰，其困難危急，殊非局外人所能想像。被敵人轟炸的，房屋倒壓的，烈火焚燒的，死傷狼藉，悲慘萬狀。午前八時，當我左翼軍廟行鎮方面正在危急萬分的時候，敵人更欲擴張其戰果，大有一舉而奪我江灣之勢。除向東面陣地猛攻外，更向北面陣地進攻，而猛烈砲火，且集中向我江灣西北，及嚴家宅一帶射擊，威脅我軍側背。敵人坦克車及步兵，則前進至江灣鎮東西一帶陣地，與我軍肉搏，我軍亦以步槍機關槍向之射擊，或以手榴彈投擲接近之敵，或以刺刀與之相搏，有時殘屋瓦

堆上，烟火叢集中，表面看來，似我軍已全部死傷了，待敵接近，我軍殺聲四起，槍彈手榴彈四處橫飛，敵人幾無生還，所以敵雖死傷續出，仍不能佔我尺寸的陣地，戰車屢進屢退，步兵屢進屢亡。十時許，我左翼軍方面，因得我六十一師張炎旅的增援，陣地已復穩固。而敵方死傷過大，兵力用盡，亦再無力擴大其戰果。江灣方面的攻擊，亦稍停息。但飛機大砲的轟炸，絕未稍殺，至午後三時，敵利用其飛機大砲的掩護，再由我江灣鎮北面陣地前約三百米遠處，力行突擊作孽，雖死傷數十人，亦當即將當面來攻及作孽之敵擊退。當時捕獲敵兵二名，該二兵從袋內取一紙包以示我軍士兵，因即暈倒敵兵即逃脫而去。四時以後，江灣方面之敵，已漸停止進攻，我軍苦戰之後，亦得暫行休息，與敵對峙。入黑以後，我軍即續行修築各陣地工事。晚間雖無甚激戰，但嚴家宅以北敵人進攻甚烈，我軍亦努力反攻，我江灣方面官兵爲修補工事抵抗敵人連絡友軍計，仍嚴陣待敵，未得片刻安息。

丙，南市至閘北之綫，今日亦無情況，惟真茹一帶時有敵飛機來投擲炸彈騷擾。九十，左翼軍方面戰況：今日敵軍除猛攻江灣外，江灣以北至廟行之綫，攻擊亦十分

激烈，即在抗日戰爭中，所謂廟行鎮之役是也。是役敵我兩軍死傷六七千人，茲將大戰經過分述如下：

甲、江灣北嚴家宅小場廟竹園墩麥家宅廟行鎮周巷蔡家宅之線——廟行鎮之役：戰況：敵人攻我廟行方面的陣地，已經兩日了，雖屢進屢退，表面上徒招損傷，毫無所得，但事實上，因我八十八師部隊對於前進陣地，未派有力部隊防守，敵人二日來的進攻，已完全知道了我本陣地位置，及全線的虛實，故今日（二十二）敵人大舉進攻，主力專用於廟行方面，且能在天色未明前，即猛烈的開始動作，當時我軍八十八師佈防狀況，最前線兵力約共三團，江灣鎮北經嚴家宅至小場廟北之金家塘（在內）為五二三團馮聖法部，金家塘北經竹園墩至麥家宅（在內）為五二七團施覺民部，麥家宅北經廟行鎮周巷至蔡家宅為五二四團何凌霄部，每團所用兵力不過二營。午前一時起，敵主力第九師一部，及久留米混成旅，乘夜突然向我軍猛烈襲擊，尤以竹園墩麥家宅方面的陣地最為猛烈，然均被我前進部隊抵抗擊退。至午前三時，敵集中砲火，向我陣地射擊，甚為猛烈，同時敵步

兵亦全線向我陣地進攻，來勢十分凶猛。我軍亦奮勇抵抗砲擊，槍彈手榴彈互相轟擊投擲，敵我兩軍皆血肉橫飛，拚命撕殺。而麥家宅附近，因為敵之攻擊點，而戰鬥亦最烈，敵我死傷亦最多。午前五時許，敵方砲擊已不下三四千發，且全向我竹園墩麥家宅廟行一帶陣地集中火力，所有陣地多被破壞，又值天霧彌漫，拂曉之際，敵步兵更以縱深重疊配備，向我陣地節節逼進，戰鬥益加猛烈，我方沉着抵抗，拚死撐持，敵方前仆後繼，反復衝鋒，拂曉後，敵飛機大砲轟炸益加猛烈，我軍死傷益大，血戰至午前七時，我麥家宅方面之二五七團第三營，因官兵士兵幾傷亡殆盡，而後方增援，因受敵人飛機和大砲的轟擊，多在未到達前，已死傷過半，而麥家宅的陣地遂被敵人突破，錢旅長倫體親率所部，向麥家宅方面之敵努力反攻，當時即重傷胸部，而戰況益加危急。我廟行鎮五二四團之第二營因受衝入麥家宅方面之敵人側擊，損失亦極大。八時許，我軍死傷益大，敵方飛機大砲的轟炸益烈，步兵進攻亦益急，戰況危險，真有一髮千鈞之勢。所幸何團長凌霄，指揮沉着，能於戰鬥激烈，友軍崩潰，所部死傷甚大，敵方進攻不已之際，嚴率所部，死守廟行，而楊旅長步飛

調度有方，又能在抽調所屬前後方部隊，向麥家宅方面之敵猛烈反攻；又錢旅長倫體能負傷指揮，前線各團長能互相協同，故竹園墩以南陣地，因得不至動搖。苦戰至十時許，雙方傷亡益大，我八十八師俞師長李副師長，皆親自出馬，上前督戰，而所有預備隊以及工兵營等皆完全用盡，因得與敵相持於嚴家橋塘東宅沈家宅金家碼頭之線，與麥家宅方面來攻之敵奮勇抵抗；且因敵軍兵力局盡，死傷亦衆，又不知我軍作戰性質，無法擴張其戰果，我軍見敵軍能力終不過如此，血戰半日，士氣漸定。同時我六十一師張炎旅長率所部兩團，先後到達水車頭附近，我軍士氣益壯，敵方更絲毫不能進展。至午後零時三十分，敵人因廟行以南，再無法進攻，因又在廟行北至周巷之線，增加步兵一千餘人，連合飛機大砲猛烈進攻，企圖再突破該線，包圍我廟行而奪取之。敵方現有兵力，似將孤注一擲，我軍廟行得失，尤爲全軍安危之所繫。雙方戰鬥至爲激烈，死傷亦且衆多，血戰至午後三時許，我八十七師宋旅，由紀家橋方面渡河，已到達北沈宅附近，與敵激戰，且逐漸向南金穆宅方面逼進；我嚴家橋塘東宅沈家宅金家碼頭正面，更乘機向麥家宅方面之敵反攻。五

時我六十一師張旅部隊，已先後增加一部於小場廟竹園墩陣地，與八十八師部隊努力向當面之敵反攻，我方死傷甚大，仍難進展。傍晚敵飛機已停止活動，我軍即乘機向敵猛烈反攻，敵遂不支而退。我八十七師宋旅亦進抵南沈宅附近，與敵苦戰。十時我大部陣地皆得逐漸恢復，惟麥家宅之敵一部，因受我軍包圍，頑強撐持，我出擊部隊因此未十分窮追，我軍乃以八十七師孫元良旅解決麥家宅之敵，調回宋希濂旅仍守蘊藻浜北岸原陣地，六十一師張炎旅則向趙店宅吳家宅之敵攻擊，但仍不能十分得手。惟敵方亦氣窮力盡，勢成強弩之末，是晚只兩軍互相對峙，除嚴家宅郭家宅方面較為緊急外，全線皆無甚衝鋒肉搏血戰，不下二十二時，實為抗日戰役中最激烈者，我軍死傷約三千餘人，敵方因取攻勢，死傷更大。敵第九師團為日本軍隊歷史上負有名譽而且最精銳的部隊，這次進攻我廟行陣地，偵察十日，試攻兩天，在敵魁植田以為十拿九穩，一攻必得，故傾其全力，作孤注一擲，欲因此一役，以挽回日本軍隊屢戰屢敗的名譽，並表現其第九師團的威風。豈知竟給我軍殺得七零八落，晚間十一時許，有一部失了官長指揮的第九師團潰退的士

兵，竟有由廟行方面一直跑到楊樹浦匯山碼頭附近找船回日本去的，其狼狽慘敗的情形，可想而知了。當時上海租界裏面，有說日本軍總退却，有說中國軍已追入租界直到了楊樹浦的，即外國記者亦多以日本軍慘敗的消息密告我軍說：『日本軍預備隊已完全用盡，中國軍宜乘機反攻，直可使日本軍全軍覆沒，萬不可錯過了機會。』惜我軍當時因諸種關係，竟把這個機會錯過去，使九死一生之敵，再得死灰復燃，以後敵軍源源而至，我軍始終只有這名號五師，實不過四萬的兵力，與敵相搏戰，絕無一兵增援，徒再多死傷八九千人，終不免於一退，真可爲之痛惜長嘆的啊！

乙，胡家宅紀家橋曹家橋泗塘之線戰況：我軍在這方面因爲佔據蘊藻浜北岸，與敵隔河對峙，敵軍不易進攻，故自二月十三日紀家橋一役以後，敵軍未敢向這方面企圖進攻，所以連日以來，敵情不甚緊張，間或來犯，也不過零星戰鬥，企圖牽制，以利其主力的進攻。本日（二十二）早，敵人以主力向我廟行八十八師陣地進攻時，敵人仍以少數步兵，隔河向我進擾。拂曉後，敵人飛機大砲，亦時向我陣地轟擊。我宋旅仍嚴陣以待，以爲敵人不可

久亦必來此攻擊。八時我廟行方面十分危急，敵人拚死猛攻，而蘊藻浜之線的敵人，仍無動作，我軍雖以猛烈火力向其側射，但不見什麼效力。十時，我宋旅官兵皆忍至不能忍，宋旅長乃決心自動的向敵側面出擊，威脅敵側背，援助我友軍，即以一營担任紀家橋至吳淞之警戒，以一營進至紀家橋附近作策應，其餘分由紀家橋、周家宅強行渡河，攻敵側背；但敵人當時分據蘊藻浜南岸朱家橋、顏中橋、宅趙家宅、南北沈宅各村莊，不下三四千人，且築有強固工事，正午十二時，我軍一切準備，已經完妥，即以民船小艇，努力渡河，敵步兵拚死阻止，飛機十餘架，且在兩渡口盡力轟炸，我軍死傷甚大，宋旅長指揮所部，不顧一切，期在必渡，各官兵亦踴躍爭先，斷無畏縮，一面苦戰，一面渡河，至午後三時，我軍經不斷的血戰猛衝，乃將顏中橋、宅北沈宅一帶之敵擊退，而奪回佔領之，并再繼續向南進攻，敵軍二十四團之一部，於四時屢向我軍反攻，終不得逞。然雙方死傷續出，搏持至苦。至六時天色漸黑，敵空軍已失活動能力，我軍士氣益壯，乃進至南沈宅一帶，敵狼狽潰退，損失甚大，我軍奪獲甚多，中有日本旗數面，我士兵多拿來撕細蹈地。因恨敵心切，絕不顧該敵國旗

幟，存留在我國土地上也。我軍以破竹之勢，更乘勝將金穆宅之敵重重包圍，敵雖作困獸之鬥，我軍可殺敵如狂，大有殺盡倭奴方能罷手之慨。此全因倭奴之於我國怨毒已深，我國人愛國心愈切者，恨倭奴心亦愈深。況八十七師宋旅，當滬戰爆發時，全旅官兵皆請纓出發，誓不與倭寇兩立，今日乘勝殲敵，欲其不愆步伐，所殺不至過當。自然是不可能，假使我軍能於是夜乘勝追擊，全線反攻，倭奴必全軍覆沒，毫無疑義；又誰料我軍竟因政略未定，殺敵不能致果，使釜中之魚，復得生機，真可痛惜！午後十二時，我宋旅以援助八十八師恢復陣地之任務已達，奉命實行調回蘊藻浜北岸原陣地。當撤退時，官兵皆多嘩然，有甯死不退之憤言，且有自動實行向敵衝鋒而死者，尤爲可歌可泣，最足痛心！是日我八十七師宋旅死傷官兵共五百餘名，舊仇新恨，更不知何日何時可得報復呀！

丙，吳淞要塞方面戰況：本日（二十二）仍有敵機十二架，及軍艦七艘，不時向我吳淞砲台及各陣地擲彈砲擊，但不甚猛烈，只傷陣地士兵一名。而獅子林方面，亦到有敵艦九艘，及飛機五六架，向砲台轟擊，十二寸大口徑砲及營房全毀，各藥庫亦多被炸，并死傷士

兵二名，此砲台遂全失戰鬥力，以致更無法制止敵艦的來往了。

丁，小川沙瀏河楊林口方面，今日無戰況，敵艦不斷往來遊弋，并向我瀏河方面砲擊。九十一，劇戰中的敵我兩軍一般情況：敵軍今早到有援軍一部，在張華浜登陸，惟兵數及隊號未明。敵由青島募來勞工約三百人，充當苦力，及作間諜之用。又北四川路一帶及各橫路口，皆設置山砲，共約十餘門，及坦克車十餘架，似企圖攻我閘北，或因我軍佯攻，特在此方面加以防備。晚，敵因攻我廟行陣地失利，特別恐慌，連晚特電東京請速增援，企圖在三月三日國聯再開會前，打一個勝仗，以便外交得站在有利地位，以爲了結。

我軍自抗日開戰以來，國內已日加團結，國際地位亦日益增高，然在此劇戰時期，我國到底怎樣去應付呢？就今日陳部長銘樞到前線和蔣總指揮蔡軍長等會商後，發致各方電報上看，即可見一般。茲附錄各原電如下：

一，發呈蔣委員長介石養辰電云：『現細察前線作戰情形，及影響各國關係，依蔣蔡等意見，決不宜撤退，且因戰鬥日烈，亦不能抽兵回作工事，茲決定以南翔互瀏河』

之線爲第二防禦地帶，由吳工兵監規劃工事，請卽飭上官雲相所部，前來担任工作爲禱。前方兩軍協同作戰，情同手足，無殊一軍，必能發揮最大之光榮，請釋鑒慮。但爲持久抵抗之計，務請俯照前言，迅調江西陳衛譚各部，兼程前來無誤，現在前線如何犧牲，亦可達到目的也。」等語。

二，發吳市長鐵城養午電云：「立轉哲生兄暨諸同志：政府經決定長期抵抗，密調各地大軍，并設法推動東北，此乃全國同心，衆志成城之時，滅敵興國，在此一舉，請兄等邀同各中委迅詣洛陽，鞏固中央，主持大計，無任急迫待命之至。覆電請拍蔣總指揮轉，并乞祕密。」等語。

三，發蔣委員介石及汪院長兆銘李委員濟深養申電云：「現與蔣蔡等熟商，依目前戰況，我軍如撤退南翔附近，戰綫愈長，又不能脫離敵火，士氣影響亦大，更難持久，決死守原線待援，除請嚴飭上官雲相星夜渡江前來外，并懇再抽調江北部隊渡江，重砲及湖北砲兵亦請調來，日方擴大戰區，當不至向我渡江部隊尋釁，若果尋

覺，此正我之利，務乞速決，又蔣鼎文師何日可到，盼覆。據報，日再增援之師，已陸續到滬，并聞」等語。

附記關於敵軍內情，張軍長呈蔣總指揮報告如下：

職軍第八七師第二六一旅營附盛家興於念二日由紀家橋東南齊家宅顏中橋突擊敵側背，敵紛紛潰退，損失甚多，當時拾得敵軍士日記一本，現已譯出，查其內容，雖對於軍事方面，無若何價值，然摘出數點，尚可明白敵軍內情一般。（一）當日軍出發之前一晚，該日記中載有：『班內鬧得不堪，也有哭泣的，甚至有裝死的。』等語，又當出發之際，有『中隊有個兵，跑步來到面前，說了一聲『班長，』就哭泣起來了，我也覺得很悲哀，以致把剛才那信子（女人名）拿來的花，都弄丟了。』等語，又命其充當斥候時，有『剛準備好，決心出發，忽然命令中止，這才把心放下來了。』等語，可見日本此次侵略我國，非特世界輿論所不許，且亦違背其本國民意，即其士兵亦非所願，惟迫于政府及軍閥之淫威，不得已而免強從事，然其軍心煥散，士無鬥志，已無

疑意，無怪其屢戰皆北也。(一)當日海軍在滬幾次失敗後，該日記中載，有一個兵曹說：『海軍太不行，我們受的教育太少，什麼也不知道，班長排長不懂戰鬥法，我們一點情況都不知道。』等語，由此可知日軍乃烏合之衆，不足爲懼，其自命執太平洋海上霸權牛耳之海軍陸戰隊，尙如此，其他可想而知矣。(二)日軍在滬有『夜晚到西方民衆家裏，看看也沒有好的東西，一手拿了手槍，形狀可笑。』又有『將附近人家所有的鷄酒取來吃，雖忙，但是很有趣味的哩。』等語，可見日軍紀廢弛，不堪設想，且其在滬種種暴行，慘無人道之情形，于此可見一斑矣云云。

二月二十三日晴 九十二，右翼軍方面戰況：敵人今日(二十三)仍向我江灣至廟行之線進攻，但多用砲擊及飛機爆炸，步兵不甚活動，茲詳述如下：

甲，閘北八字橋江灣之線戰況：昨晚以來，這方面戰況雖甚沉寂，但敵我兩軍仍在十分嚴重相持中。本日午前我軍在閘北集中，各種砲兵向敵方轟擊，敵還砲甚多，又引起雙

方步槍機關槍的互相射擊。拂曉至暮，步兵無劇戰，惟午前九時至午後四時，敵以大砲向我陣地轟炸甚多。又敵飛機十餘架，時來我陣地盤旋投彈，而以八字橋江灣方面陣地損害較大。惟我全線陣地附近民房，早已成了瓦礫焦土，燒至不能再燒，炸至無可再炸，我軍士兵乃利用之，使敵人飛機不能在上空觀察，砲兵無明顯的目標，故我陣地及守兵反更覺安全，入晚以後，此方面亦無甚戰事。

乙、江灣方面戰況：敵連日攻我江灣不得逞，總攻廟行又失利，昨晚以來，乃以一部向我郭家宅嚴家宅及江灣北端東葛家橋一帶陣地進攻甚急，似有攻破我這一帶陣地，以包抄我江灣之企圖。我梁世驥團爲鞏固江灣陣地及援助八十八師友軍計，乃抽調陣地守兵兩連及機關槍一連，由古營長率領，於本日（二十三）午前二時從東葛家橋陣地實行出擊，向敵衝鋒七八次，彈雨血花，殺聲震野，繼以白刃手榴彈肉搏，惡戰約二時之久，當場斃敵百餘，殘部始向顧家宅孫家宅方面崩潰；我軍跟蹤追擊，并將敵第九師第七團（聯隊）第二營（大隊）營長空閑昇捕虜，奪獲日本國旗三面及其他步槍、機關槍、擲彈機、

綢帽等甚多，而空閑所部幾完全覆沒，我郭家宅嚴家宅一帶陣地得復安全，而江灣亦得鞏固。然我方亦死傷營附陳拔雄等官兵共約百人。天色微明，敵飛機大砲又紛出活動。并以步兵一部向我江灣站至江灣鎮陣地猛攻，我出擊部隊乃撤回江灣原陣地。至午前六時，敵集中重砲，野戰砲，步兵砲等，猛向我江灣全陣地轟擊，飛機十餘架，更頻投重量炸彈，爆烈之聲，密如串珠。江灣全市，幾全部破燬。十時我江灣鎮東北紀家花園陣地，被敵飛機炸倒洋房七八棟，波及陣地，我守兵陣傷連長何保松及官兵等共四十餘人，更有士兵十二名被炸壓而死，尸身完全不能收拾。我忠勇士兵殉國的壯烈，殊令我們十分敬佩。梁團官兵，人懷必死之決心，誓與江灣共存亡。當數人飛機大砲猛烈轟炸的時候，人人皆鑽入地洞，或利用破燬牆垣，監視敵人，坐以待死。及至敵人步兵衝來的時候，我軍官兵又一齊出來，和敵頑強抵抗。敵死又傷狼藉，潰退回去。午前十時以後，敵方步兵均無動作，惟專以飛機大砲轟炸。入晚以後，戰況稍沉寂，但敵人多接近我陣地，兩軍在嚴重對峙中。

附烈士陳營附拔雄傳

陳營附拔雄，廣東興寧人也，少負奇氣，天資聰穎，畢業興寧中學後，負笈浙江，考入之江大學，感國事日非，外患頻臨，乃棄文就武，毅然回粵投考十一軍軍官教導隊，畢業後，在本軍歷任政治訓練員及排連長等職，皆能盡其所學，力盡職責。二十年夏，任六十一師一二一旅第一團三營營附。九一八瀋陽事變，烈士憤倭奴侵凌，已矢捨身救國之宏願，決自動赴東北收復失地，致書家屬，意至決絕。一月廿八夜，倭寇進攻上海，該團由鎮江開到江灣，屈家橋一役擊退倭寇，烈士之力居多。梁團守江灣，烈士勤慎有加，日夜無休息，常謂我陳某在，不讓倭奴攻入江灣，該團向倭敵出擊時，敵飛機轟炸，機關槍掃射，君攘臂大呼，衝入敵陣，所向無前，敵因崩潰，斬獲甚多，生擒日寇陸軍少佐宮閑昇一員，斃敵官兵百餘，鹵獲敵國旗三面，乘勝逐北，士卒爭先，適第七連略連長名揚重傷，烈士奮不顧身，親率七連隊伍，猛追殘敵，正高呼『殺絕倭寇！打倒日本！』聲中，竟為敵彈所創，一蹶不起。時年二十五歲。嗚呼！烈士之死實為軍人爭人格，為民族爭光榮，馬革裹尸，死有榮焉。惟余不能無感焉。當民國十七年，余在廣州

小港主辦十一軍軍官教育時，朝夕所訓勉學生者，全在保國衛民，以盡軍人天職；努力準備對外，期在國民革命第二期之完成，在打倒帝國主義戰爭中，要使本軍有其特別之表現，以光大鐵軍之榮譽，並發揮民族之精神。然自十八年以後，卒業同學八百人，死於粵桂湘贛魯豫諸役者，不下十之三四，雖云討逆剿匪，究其實，終不免有自相殘殺之嫌疑，沙蟲猿鶴，死者其能無憾乎！此次抗日戰役，如烈士及駱名揚、黃元吳、子和、張篤初、蔡朝青、陳希豪、陸益初、羅彬、張福甫、丘挺、國楊、得昆、譚啓友等（前十一軍軍官教導隊抗日死難同學姓名多未及調查，實不止此數）同學，真能爲國家爲民族爲革命而死，死而不朽者，究得幾人？瞻前顧後，實爲我國寒心，不知我國同胞，何日得脫出內戰漩渦，而一致團結對外對日耶？余不禁企踵望之。（華振中撰）

附記敵被虜營長空閑昇的終結：

大美晚報云：日本第九師團第七聯隊（團）第二大隊（營）長空閑少佐前在江灣戰場被中國俘獲，解至南京，拘留十日，約在兩星期前釋放。頃據日人消息，業於

星 一下午在江灣西首嚴家宅曩日被俘地點開槍自殺查空閑少佐係隸屬植田少將部下，二月二十日率部開往江灣前線作戰，嗣被中國軍隊包圍，日軍苦戰兩日，未得進食，空閑爲手榴彈炸傷胸臂等處，遂被俘獲，解往南京。及三月十六日，空閑與其他俘虜數人，經中國當道釋放後，即解送來滬。空閑旋經日本軍軍事法庭審問，而於星期一開釋。詎是日下午，即赴被俘地點出手槍對準口內開放，當受重傷。旋即身死。空閑於未死前，猶作遺書，聲明所部兵士，作戰極勇。現聞日軍當道傷悼空閑自殺，已請本埠日僑及本國人民贖資卹其家族云。

按空閑被虜，解到十九路總指揮部審問時，他只說：「我是日本的軍官，我不能把日本的軍事告知貴軍，我看貴軍缺點甚多，不如及早撤退爲有利。不然，貴軍弱點，將爲我軍所乘。」其他不論問什麼，都以「不知」回答，其倔強如此，聞其自殺前，曾給他父親的信并付詩云：「華人的恩恕，使我在塵世上又空過了一天。遵從父親的教訓，我要走武士的路。我將與不結實的花一樣而長逝。」又敵第九師團西尾其六

少尉被虜解到十九路軍總部受審問時，表面雖非常和平，裏面却十分頑強，如問其何以要來上海參加侵略中國的不名譽戰爭，他竟說中國軍隊要侵略上海日僑租界地，不是日本軍隊侵略中國。據此二例，足見日本軍隊教育之一般。我國軍隊不特軍械不如敵人，即精神方面，亦相差甚遠。我國上下如不澈底覺悟，急圖補救，亡國滅種，禍起眉睫，豈可再如此次的倉卒應戰，空言抗日，所可與言成功的嗎？

丙，南市至閘北之線，今日仍無情況。惟上午滬南方面，敵飛機來往偵察，較日前特多，似別有企圖，故特加戒慎。

九十三，左翼軍方面戰況：敵自二十日起，攻擊我江灣廟行，企圖向我陣地中央突破，計劃皆已失利，且受巨創，我軍不乘機反攻殲滅敵人，在我真是失着，反之，在敵當然佔便宜。故今日敵方雖力竭聲嘶，毫無辦法中，還敢大膽的不斷向我左翼攻擊，此非敵人萬能，實因我國毫無政略，以致軍事上亦絕無辦法。所以敵人絕對不怕我們，敢於一意欺侮，非至佔領上海，決不能手。茲分述本日戰況如下：

甲、江灣廟行蔡家宅之綫戰況：昨晚以來，敵我兩軍在嚴重相持，且努力互攻中。今日敵仍由江灣廟行間努力進攻，欲實現其中央突破企圖。拂曉以來，敵不斷以飛機和大砲向我陣地轟擊，步兵亦時有接觸。江灣以東之敵，亦陸續向廟行方面移動，而廟行至塘東宅一帶陣地，及小場廟至竹園墩一帶陣地，受敵攻擊較烈，因一爲受敵攻擊，而成爲凹入的部分。敵欲由此打穿，以圖擴大其戰果，一爲凸入部分，敵欲攻破之，以使其戰況的進展。午前敵步兵約二千人，向我八十七師孫元良旅進攻甚烈，午後則又轉向我小場廟竹園墩陣地進攻，但我軍經過昨日血戰，官兵皆已由死傷的悲慘驚慌中而入於鎮定沉着，所以敵人雖然猛攻，却成了蚊錐牛角，絕無効力。大砲飛機雖是猛烈，給我軍以永久不忘的慘慘死傷，步兵雖再三向我前進，仍得不着我陣地的尺寸，有時或有不知死的敵人，冒火來攻，我軍總是一槍不發，裝着好似完全給他飛機大砲炸死了似的，及到敵人進到近距離時，我軍又一齊快放掃射，打得敵人流血洞胸，死傷狼藉。如午後四時許，有敵約二百餘人，向我小場廟的陣地進攻，我軍總是不動聲色的沉着以待，直等敵人進到我陣地前，然

後步槍機關槍手溜彈一齊使用，竟把敵人全部殲滅，無一生還。自後敵步兵更不敢輕易進攻，晚間戰況稍沉寂。

但八十八師因自二十日以來苦戰數天，且死傷甚大，故於今日拂曉前，以八十七師孫元良旅接替，其廟行以北至蔡家宅之陣地，入黑以後，又以六十一師張炎旅附王廣旅之古團接替，其廟行以南至江灣之陣地，限本晚十二時前交代完畢，八十八師則調回西塘橋附近整理。

附編者本日軍中日記的一段：

今日因奉愷公命，特到八十八師和光中旅方面去視察，因該方日來最緊急；愷公對之最爲擔心也。至前綫，見敵機二十餘架不斷環飛爆擊，砲聲如雷，烟塵蔽野，皆係敵方砲擊，步槍機關槍聲至少，因敵步兵今天不大活動，我們也沒有去打他們，實在白天亦無法去打他們，所以光中說：「白天我們只有等死，死不了的，晚上才可以活動，去進攻敵人。」與最前綫的士兵們，拂曉前吃飯後，須待至入黑後，才可以得着吃，

白天只有在前綫捱飛機炸彈大砲彈，晚間還要一方打仗，一方修補工事，絕不得休息，可幸士氣極壯，不論官兵，皆抱爲國而死的決心，故能不畏一切艱苦，而抵抗兇惡的強敵，不過受敵飛機大砲死傷多些，敵人不來攻時，我們又無法打他，長此下去，吃虧一定是不少。『我想用兵之道，最貴制人，而不制於人，古今中外，無專守的戰術，專守的必失敗。我國這次因爲沒有整個的政略，以至軍事上亦絕對無辦法，上海的抵抗而不反攻，與東北的不抵抗，同是專利敵人一樣錯誤。所不同的，一個是轉過屁股來跑，表現自己是無膽非類，一個是紮穩馬步，任人打，而不還手，表現自己還有工夫，但對方的敵人，總是暗笑我們是個笨伯啊。兵凶戰危，竟兒戲其事，真屬可嘆……』

乙，胡家宅紀家橋泗塘之綫戰況：日間敵砲兵間向我陣地砲擊，飛機數架，亦時來偵察，或投炸彈，敵步兵則未向這方活動，故全綫無甚戰事，晚間亦甚沉寂。

丙，吳淞要塞方面戰況：是日情況，無大變化，午前有敵艦三艘，向我陣地轟擊有數百發，且有飛機六架，來擲炸彈十餘枚，午後敵砲兵向我砲擊三四十發，共傷官兵六人，張華

戰壕外。其餘一切都是空談，毫無補於實際，茲錄當日緊要數電如下，即可見一般了。

一、蔣總指揮發何部長梗午電云：『第二陣地帶設計已妥，擬先行完成通信網之設備，第一次架設以嘉定爲中心，分向瀏河羅店南翔黃渡一帶完成後，再架設由崑山經太倉至瀏河，由崑山經嘉定至沈家橋，由嘉定至廣福等線連絡之，懇鈞座飭交通兵團電信隊即來架設。惟查滬戰迄今將及匝月，敵傷亡雖大，而援兵不斷，我方似應統籌應付。速派有力部隊增援，以免孤軍久戰爲叩。』等語。

二、鄧參謀長世增致蔣總指揮便未電云：『今晨晤蔣先生，催速增援，伊云：各部隊俱未集中，何能增援，預算增援部隊，須在十日之後。希囑蔣蔡諸兄務照原定計劃，迅在南翔之線趕築工事，以期長久抵抗。至撤退時間，由蔣蔡諸兄察看情形，自行定之等因。查增援部隊，難期迅速，確是實情，懇請諸兄等查察情形，妥爲處置爲禱。』等語。

三、陳部長由南翔發蔣汪李何朱先生梗戌電云：『三日內如能增加四團兵力，

必可維持原陣地至一星期以上，其時蔣鼎文師到達，則勝負可操。上官所部宜用砲兵掩護渡河，準備對抗敵艦，并催蔣師兼程來援，至原陣地之不宜撤退，當面陳。」等語。

又美國義士蕭脫今日（二十三）午後在蘇州架寶靈號飛機與敵飛機六架對戰，因機身中彈被焚，義士卽以身殉。義士係憤日本野蠻，自動投入我軍盡義務者。抵抗倭寇，全出正義，我們對義士此種行為十分致敬，然亦愧煞我國空軍同胞啊！

二月二十四日陰 九十五，右翼軍方面戰況：本日（二十四）全綫情況，無大變化，惟江灣至廟行南端原左翼軍八十八師担任的陣地，昨晚經由六十一師一二二旅附古鼎華團接防，現左右翼軍作戰地區境界爲李家橋廟行鎮姚家宅般行鎮之線（線上屬左翼軍）。茲分述全綫戰況如下：

甲，閘北八字橋江灣之綫戰況：昨晚以來，前綫甚安靜，是日敵步兵亦甚沉寂，惟時放

槍向我射擊示威，其飛機時來全線偵察并投擲炸彈。午前六時至八時江灣八字橋一帶敵向我陣地砲擊甚烈及投擲炸彈數十枚。九時許，敵又向我楊家樓下一帶陣地砲擊，一小時內發砲約二百發之多，我軍沉着不動，死傷甚少。終日共傷士兵四名，而敵消耗砲彈則有千餘夥以上。正午，又向我寶山路砲擊，午前十一時，我軍由沈家宅方面派兵一排至屈家橋向敵襲擊，斃敵十餘名，得敵手榴彈罐頭食品等甚多，并知該方面之敵軍爲第九師第十九團。午後五時至十時，向我寶興路天通菴路一帶砲擊約三百發。人員略受損傷，工事未被破壞，其他無甚戰事。

乙，江灣方面戰況：昨晚以至今晨無激戰，午前六時敵以大砲向我陣地猛烈轟擊，八時稍停，但步兵亦無甚動作。九時至十二時，敵飛機餘十架，時在上空環飛，又不斷投擲炸彈。十二時後，步兵時以小部向我進攻，但均係小接觸而已。午後四五時，敵飛機大砲又復向我陣地炸擊，我江灣北端葛家橋附近陣地，被飛機炸中守兵駐地房屋，我梁團第三營士兵被炸碎和壓倒者十七名，死者尸身多無法收檢。六時，敵坦克車六架，向左翼移動；

晚間戰況甚靜，因梁團連日苦戰，死傷甚大，張勳旅長特命其第三團接替梁團江灣防務，但其第二營仍留江灣歸第三團長指揮之。

附記：對有飛機敵人作戰時，絕不可誤認房屋爲安全。實際上，在屋內比在野外更加危險，因普通房屋只能遮蔽，而不能掩蔽，如敵炸彈轟炸，房屋倒塌時，必更增大損害，但高在三層以上之堅固房屋，可以利用，因炸彈在瓦面爆發後，不易波及地下一層。否則宜在屋內再掘地窖，防房屋倒下時，仍不至受壓倒爲妥。又易爲敵做目標的高大房屋，務須避開，不可利用。又在野外對敵飛機施放炸彈，可以臥倒和橫走躲避法（不可正向敵飛機頭逃走）亦可以減少損害，但又不能避敵飛機上機關槍掃射，故只少數人可用此法，部隊絕不適用。

丙，江灣北端嚴家宅小場、竹園墩、塘東宅、嚴家閣——六十一師張炎旅附古園方面戰況：六十一師張炎旅附古鼎華團於昨晚十二時許，將這方面防務接替完妥，其配備狀況：廟行鎮南端以南至金家碼頭（在內）之線以古園守備之，金家碼頭以南至谷家

甲、南岸至鎮行至蔡家宅之線戰況：北線自昨日起，即全由八十七師孫元良旅担任，昨晚

北岸至吳淞砲壙而言，今日無劇戰，茲分述如下：

九十、左翼車方而戰況：現鎮行所連左翼車戰況，即指廟行以北至蔡家宅之線戰況

丁、南至閘北之線無戰況，真如一帶時有敵飛機偵察。

事，力準備再戰。

以後，鎮行我軍砲擊，飛機亦不斷轟炸。入黑以後，戰況甚沉，我軍乃盡力專做修復工

因受我軍頑抗，死傷甚大，毫無得逞，遂退回。然敵似係威力偵察，試行攻擊，三時

以一部分自我郭家宅竹園撤，家碼前進，戰門甚激烈，至午激戰，三時來犯之敵，

兵，及後方預備隊，具多受損傷，最前線步兵，拂曉起，亦時有接觸，但無激戰，止午十二時，敵

是日拂曉前，兩軍無劇戰，鎮行後敵以飛機和砲轟炸我陣地，及陣地後方村莊，前線士

團守備之砲兵，在顏家宅附近，第六團於昨晚將瀏河方面移交後，早歸回建制。

宅西北端之線，以第四團守備之，谷家宅在內，以南至江灣西北端，嚴家宅之線，以第五

工事。又八十八師前開來榴彈砲二門，因其發射效力甚少，且數日來多受敵海陸空軍之集中轟擊，今晚特准其歸回原師。

丁，小川沙瀏河楊林口方面，自中央軍校教導總隊接防後，仍無大變化，惟敵軍艦和飛機時到偵察，或行轟炸。

九十七，敵軍和我軍情況：敵軍第十一師今日續到滬約三四千人，滬敵民團開會議決，日僑除與戰鬥直接有關者外，全行回國。敵對我江灣至廟行之陣地，自昨日（二十三）起，實行構築攻擊陣地。敵全線野戰砲兵，今日多向我陣地方面推進。又敵飛機今日至我南翔車站轟炸，毀我鐵路兩段，車六輛，敵軍且有以飛機施行大規模炸毀我京滬路，斷我軍交通計劃。

我軍方面當此敵我兵力衆寡懸殊，而敵方且繼續增加之際，可謂一髮千鈞，若不早爲之計，其危險當然不堪設想，但是我軍除忙於第二線的陣地構築外，還是空談抵抗，而無切實準備，和整個計劃，此我軍以後所以終不免於撤退也！特錄本日陳部長致蔣總指

揮敬午一電，足見我國之無人，這何怪倭寇之橫行呢？

(銜略)「一、南翔瀏河地帶之工事，速構築。二、上官部現僅渡過一團及京守備之某團可先調往。三、蔣鼎文師下月五號方能到三團。四、須看日軍增加兵力如何，再定計劃。惟盼兄與諸同胞盡力之所能及以抗強敵而已！」

二月二十五日晴 九十八，右翼軍方面戰況：本日(二十五)係江灣至廟行之線戰鬥最激烈，其他方面無劇戰，茲分述如下：

甲、開北八字橋江灣三線戰況：是日午前三時起，敵砲兵連續向我天通庵及寶山路之東方圖書館一帶砲擊，直至九時許，始稍停止，日間步兵無甚戰鬥，敵飛機時來偵察，并投擲炸彈，午後十一時，敵步兵數百，向我八字橋及其左翼陣地進攻，且以曲射砲多門，向我軍猛烈射擊，激戰半時之久，敵又退去，餘無甚情況。

乙、江灣方面戰況：我六十一師張勵旅第三團附第一團第二營，於昨晚十二時接替

江灣防務完妥，其配備情形約略同前。本日拂曉以前，時與敵步兵小部接觸，拂曉後，敵飛機大砲時向我陣地炸擊，工事人員頗受破毀損傷。午後當竹園墩小場廟方面激戰，敵步兵一部，亦努力向我江灣東及北面陣地進攻，但均被我軍擊退，入晚以後，敵亦時向我陣地砲擊，但無激戰。

丙，江灣北端互小場廟竹園墩至廟行南端之線戰況：是日爲敵我兩軍在此線第二次的激戰，因爲在地形和我軍情況上，這方面恰好爲敵戰略上之攻擊點也。拂曉，敵集中各種砲火及飛機約三十架，猛烈向我陣地轟擊，尤以郭家宅小場廟谷家宅金家塘竹園墩金家碼頭一帶陣地爲最激烈。大砲炸彈爆裂如雷，紛飛似雨，烟塵蔽空，天色爲之一變，泥土翻揚，大地爲之旋動。我前線士兵或被彈炸而血肉橫飛，或受土湮，而尸身全滅，死傷悲慘，爲抗日開戰以來所未有，比之歐洲大戰，亦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因敵連日進攻，與我對峙，已盡知我主陣地線位置，偵察已經十分周到，設備自然十分完備，以百餘門的大砲，數十架的飛機，對我絕對優勢，毫無妨礙的自由向一個陣地轟擊，而我軍只憑一枝步槍，

一身血肉，以與敵搏戰而已。午前六時三十分許敵，步兵在其飛機大砲掩護下，開始向我進攻，敵砲火則或向我陣地全線橫射，或更向我陣地後方縱射，飛機亦不斷的環旋擲彈，我軍則在死傷續出中，與敵步兵血戰，而守嚴家宅郭家宅小場廟谷家宅陣地之第五團，尤能不顧一切，沉着應戰。當步兵初向我前線進時，全線皆不動聲色，一槍不發，表面上好似因為應敵飛機大砲損害，已經全部消滅了，及至敵人接近至百餘二百米達或到陣地前時，全線突起，一齊以機關槍步槍手榴彈等拚死抵抗逆襲，出敵不意，給以至大的死傷，反奪獲步槍百餘枝，機關槍四挺，敵除死傷數百外，餘即狼狽潰退回去。而守金家塘竹園墩陣地之第四團方面，和守金家碼頭沈家宅塘東宅嚴家橋之古團方面，皆同時受敵步兵進攻，至為猛烈，且均被我守兵擊退，又再三增加部隊，反覆向我陣地進攻。午前九時，敵人死傷雖大，仍增加部隊，向我全線進攻，更為猛烈。其砲火尤密如連珠，與飛機連絡，向我陣地轟擊，陣地多被破壞，守兵亦死傷續出，我官兵雖堅忍撐持，但炸彈大砲彈均屬無情，我軍守兵只好沉着伏臥，靜以待斃。陣地破壞不能利用時，則利用砲彈孔大砲彈孔以作

掩護，有時第二發炸彈入砲彈一齊落到爆炸時，把整塊地皮打翻過來，竟把以前彈孔完全填滿。或且變成一個小丘，我軍守兵必然全部都遭生埋了。即萬幸不死的，亦所剩無幾。當面敵人步兵更且前仆後繼，不斷進攻，然我軍亦絕無畏忌，拚死抵抗，死傷愈衆多，精神愈振奮，第五團方面血戰至正午十二時許，官兵傷亡達三分之二。中校團附王堅民亦陣亡，而谷家宅小場廟陣地因其形成凸出部，變作敵人彈巢，第三營守兵傷亡尤甚，機關槍多被炸壞打壞，步槍亦多因槍機受地泥沾着困難射擊，而敵步兵更努力繼續前進猛攻，其戰局危險，真有一髮千鈞之勢。第四團方面亦苦戰多時，死傷甚大，金家塘第一營陣地被敵破壞更甚，官兵死傷亦更多。敵人死傷續出，而跟進部隊，且亦繼續增加，正午十二時，當面之敵更增加千餘人，迫近我谷家宅金家塘竹園墩陣地，肉搏爭持，戰鬥至爲慘烈，古圖方面此時亦苦戰已久，死傷過半，且正與敵血肉相搏，危險萬分中，因午前十時許，敵集中砲火，專向金家碼頭陣地射擊，十數分鐘內，落彈三四百發，其在該處陣地之第一營守兵即在此最短時期內幾乎完全消滅。全團預備隊於十一時前已完全用盡，而敵更繼續

難，死傷亦已甚大，無甚進展，遂固守原地，準備入夜以後，再行反攻。

又當午後九時，我軍準備方妥，正要實行反攻之際，敵步兵數百，向我廣肇山莊進攻，我黃固旅第二團奮勇抵抗，卒將敵擊退，且連台張炎旅第五團乘勝努力向小場廟方面之敵反攻，命令一發，官兵皆奮不顧身，爭先前進，但敵亦甚頑強，殊難進攻，兩軍肉搏多時，死傷甚大，十一時黃旅第二團謝瓊生亦受傷，然我軍仍前仆後繼，乘夜不斷猛攻，血戰至二十六日午前三時，殺敵甚多，且奪獲敵之機關槍等，而各部戰況皆有進展，陣地亦逐漸恢復。而我軍忽因全部兵力配備上的關係，變更計劃，將第二團奉命調回楊家樓下佈防。當黃旅第二團向廣肇山莊向敵猛烈反攻之際，我六十一師梁團第一營，亦同時向郭家宅方面之敵進攻，先令其第一連一排散開於前郭家宅西北方，對後郭家宅及小場廟之敵警戒，次令第二連先以一排由前郭家宅西端墳地葡萄園前進，接近敵陣地用手榴彈向敵猛炸，其餘兩排在後跟進，企圖殲滅前郭家宅之敵，再佔領之，方乘機急進，勢如怒潮，槍彈與手榴彈同時並發之際，敵以機關槍小砲猛射，我首先衝入之第二連連附靳國棟

及士兵十餘名均陣亡，其餘均落小溝內，傷亡甚大。該連後續部隊，亦多有死傷。而後郭家宅及小場廟之敵，見我猛衝郭家宅，即以最猛烈火力向我壓迫，雖再令第一連連附陳仁洲率兵一排及機關槍一挺增援，終無進展。直戰至二十六日上午一時三十分，我軍朱營變更計劃，令第三連連附黃元率兵一排，另從南面交通溝襲擊前郭家宅，我軍越過小溝，折破籬笆，欲躍入進攻拆毀鐵絲網，不料鐵絲已通生電，一觸即斃，方擬用手榴彈炸燬時，而敵已發覺，用機關槍小砲及手榴彈猛烈放射，我方以血肉之軀，終敵不過砲彈之殺傷，連附黃元陣亡，士兵幾無幸免，仍未能得手。三時，朱營亦奉命撤回棉罕宅。而我六十一師張炎旅即在原線佈防，敵方亦因屢受挫折死傷甚大，前線遂稍沉靜。

丁，南市至閘北之線，今日仍無特別情況，惟七十八師一五五旅北新涇至真茹之防務，今晚由王廣旅接替担任。

九十九，左翼軍方面戰況：本日（二十五）左翼軍方面無劇戰，茲略分述情況如下：

甲，廟行鎮蔡家宅胡家宅紀家橋曹家橋泗塘之線——八十七師方面戰況：是日這

方面無甚戰事，惟敵飛機數架，不斷偵察，及不時投擲炸彈而已。午後十時，孫旅集中，其溜彈砲兩連及山砲兵營共砲十二門，在張家橋附近放射，向麥家宅之敵猛烈射擊，百餘發後，即撤回後方，敵以重砲還擊，均落寶龍菴附近，我軍無損傷。我砲兵因近於劣勢，日間不敢使用，夜間則放列於預先偵察妥當之自然地上，但不敢預做掩體，恐敵飛機察覺也。十一時，敵步兵小部時向我廟行周巷附近陣地追攻，均被擊退，我軍亦以小部不時向敵襲擊。十二時，我小砲連長蕭冲漢在楊換橋被敵便衣隊刺傷，犯即逃去未獲，又八十七師獨立旅第一團由京開來，今日增加到前線。

乙，吳淞要塞方面戰況：是日拂曉起，即有敵飛機數架，時來偵察及間投擲炸彈放射機關槍，敵軍艦十二艘，不時向我開砲，我軍共死傷士兵四名。晚第五團抽調回夏家宅爲師預備隊，此因二十餘日來之證實，知敵軍不敢進攻吳淞，而江灣廟行之線緊急，故不得不如此冒險調動，兵本詭道，必知己知彼，然後可以百戰百勝也。現吳淞要塞守兵，計有第四團及第六團之第三營，鐵血義勇軍等，又守獅子林砲台有中央軍校教導總隊一部。

丙，小川沙瀏河楊林口方面今日仍無特別情況

一〇〇，敵軍和我軍情況：敵軍於今早五時到軍艦六艘，載兵約三千在張華浜登陸，下午一時續到商船一艘，魚雷艦二艘，載兵二三千，在張華浜鐵工廠碼頭登岸，計敵十一師共到滬之兵約有一萬三四千人。或說內有第一師一部。另據報敵增援部隊，尚有兩師之衆，四日內可全到達。又日間敵飛機數隊不斷到我大場瀏行真茹兩鄉各處炸擊，晚間亦間來肆擾。

我軍當此前線激戰，敵人不絕增援時，而增援部隊總是遲遲不到，或是到了京杭，又不開來前方，雖開事實，空言計劃抵抗，真巧婦難爲無米之炊，試錄本日蔣總指揮和各方來往電報如下，讀了真令人急煞。

一，發上官雲相有晨電云：「頃接樣電，欣悉吾兄決提挈雄師同赴國難，聞之益爲壯奮，但渡江者望即向黃渡增援爲盼。」等語。

二，發浙江主席魯滌平轉戴旅長岳有晨電云：「倭奴無理啓釁滬濱，敵部順民

心而伸正誼，憤寇深而自衛，苦戰匝月，幸挫敵鋒，惟雙方死傷已不忍言矣，乃敵以保持顏面計，已調其第一及十一師團，來滬增援，而我尙徒以此久戰孤軍與之周旋，何異驅羸尪而鬥虎狼，然守土有責，雖犧牲而何辭，弟恐無補于事耳！現聞貴部榮戟遙臨，當望敵愾同仇，迅開來前方作同舟之共濟，共灑熱血于黃浦江畔，一洗新仇舊恨也。端電佈臆，并希示覆」等語。

三、接戴旅長岳有西電云：「有晨電敬悉，倭賊寇滬，全國震憤，貴部奮勇殺賊，連獲大捷，爲人類申正義，爲民族爭光榮，中外人士，莫不敬佩，尙冀再接再厲，以竟全功，敵旅暫駐杭城，同深敵愾，枕戈待命，誓步後塵，岳奉真公電召，明日入京，日內返防，謹先電覆。」等語。

四、接蔣委員介石徑成電云：「廟行鎮附近正面已爲敵方窺破，係我軍弱點，不宜以特稅警務團（古團）担任，望以六十一替師接，以固陣綫，免爲敵所乘爲要。」等語。

五，又接有西電云：『第二次決戰之期，約在艷東各日，我軍援隊非到魚日不能參加戰鬥，望于此數日內，盡量節省前綫兵力，抽調部隊，原集各地區預備隊約在總兵力二分之一上數，方得應戰裕如，不致臨時竭蹶，對於瀏河方面，尤應準備三團兵力爲要，如何部署，盼詳復。』等語。

二月二十六日晴 一〇一，右翼軍方面戰況：是日全綫無劇戰，但我右翼軍因死傷過大，兵力不足，於今早拂曉前五時許，自動放棄江灣，改守夏家蕩廣肇山莊連竹園墩及楊家樓下之綫。江灣本爲我軍戰略上必守的重要地區，日前敵人拚死猛攻而不可得，今日乃因兵力不足，而輕易的自動放棄，敵人不勞而獲，真是我軍一大失着。但我軍後援不至，孤軍撐持，實在已陷於氣窮力盡之苦境，在事實上非如此配備，或將更陷於困難危急也。茲分別緒述本日各方面戰況如下：

甲，開北八字橋雨傘店張三橋之綫戰況：此綫仍係六十師担任，本日（二十六）午前

無甚戰事，惟大明後，敵飛機不斷前來偵察，及間投炸彈。又九時許，全綫略受砲擊，午後二時，敵飛機五六架，到我中興路中華新路投擲炸彈二十枚，另派飛機二架，在虬江路公興路口迴旋，并放記號，敵砲即向該處砲擊二百發，至三時三十分，始漸停止。民房被毀甚多，然傷人極少，雙方步兵則各在原陣地間互相射擊，午後八時，八字橋有敵約二百人，向我陣地進攻一次，當時即被擊退，餘無特別戰況。晚間我軍士兵多乘機修復被敵所破壞之工事。

乙，張三橋楊家樓下廣肇山莊竹園墩廟行之綫戰況：此綫計分三段，張三橋互楊家樓下至走馬塘由七十八師黃固旅担任之。走馬塘互夏家蕩廣肇山莊至竹園墩之綫，由六十一師張勵旅擔任之。竹園墩（在內）互塘東宅嚴家橋至廟行南端，仍由張炎旅附古團擔任之。午前四時，當我軍決定放棄江灣時，各旅皆依任務或據預構陣地或佔現成村落，分別佈防，於拂曉前完妥。六時餘，原守江灣之張勵旅第三團及第一團之第二營亦皆安全撤退，午前七時三十分，嚴家宅附近，發現敵旗一面，敵人數百，且向我方陣地射擊，敵

機十餘架，不斷偵察或在我陣地及其後方間投炸彈。九時敵大部隊約千人，進佔江灣鎮，並派一小部向我楊家樓下陣地進攻，我軍待其接近，即用機關槍猛烈掃射，將敵約百人完全殲滅。進抵江灣之敵，旋復退去，想係因我軍自動撤退，敵不知我軍虛實，深恐中計，吃虧之故。自後日間全綫皆甚沉寂，無戰事。午後九時，敵百餘人，向我楊家樓下附近陣地襲擊一次，被我守兵以手榴彈炸擊，敵傷亡大半，狼狽潰走，午夜敵以小部來衝鋒數次，亦被擊退，夏家蕩至竹園墩，亦間有小接觸，無劇戰。竹園墩至廟行之綫，亦沉靜。今晚由八十八師接防，於十一時許交接完妥後，六十一師一二三旅開回牆前宅，古團開回大場附近整理。

丙，南市至閘北之綫，今日亦無特別情況：

一〇二左翼軍方面戰況：本日（二十六）這方面仍甚沉寂，前綫步兵無甚戰事，飛機大砲亦甚稀少，茲略述各方情況如下：

甲，廟行鎮蔡家宅胡家宅紀家橋泗塘之綫戰況：廟行鎮至蔡家宅之綫，日來完全成

爲陣地戰狀況，而廟行鎮附近陣地，敵人接近至四五十米遠，雙方均在掩蓋散兵壕內瞄準對峙，稍露頭手，即有被擊之虞。夜間則均用手榴彈互相擲擊。孫旅當初接防時，因陣地工事不佳，第一二天傷亡甚大，後將工事改良，且築有堅固的掩蓋，並多築與後方連絡的交通壕，於是死傷極少。且因與敵相接太近，敵之飛機大砲，皆不敢向此陣地轟擊。今日午前一時許，敵向我廟行及其右翼陣地進攻一次，激戰一時，敵敗退去。拂曉後，時向陣地砲擊，周巷北沿蘊藻浜以至泗塘河陣地，敵步兵不敢活動，惟時以飛機和大砲向我轟擊威脅而已。晚間戰況更沉寂，但敵飛機數架，乘夜飛行，不時來偵察我廟行及其後方一帶。

乙，吳淞要塞方面戰況：本日午前三時，敵艦四艘，向我方砲擊，旋即停止。六時起，有敵飛機五六架，不斷在上空迴旋偵察，間投炸彈。八時，張華浜方面敵砲亦時行射擊，同時寶山城東門外敵艦七艘，與飛機九架，向我獅子林砲台攻擊，發砲二百餘，擲彈三四十枚，我方亦開砲還擊，拚命死守。午後五時，戰鬥始停止。該台大小各炮，均損壞不堪使用。所賴以固守者，只有步兵步槍而已。

我吳淞要塞方面，因兵力單薄，今日特調上海市民義勇軍二百餘人，槍五十枝，到寶山協防，另調大刀隊五十人，歸第四團第三營梁營長指揮，以備與敵肉搏。又由八十七師借自動步槍十枝，分配各營，以作緊急時之使用。

丙，小川沙瀏河楊林口方面，今日仍無特別情況，惟敵艦數艘，飛機數架，時來遊戈偵察。

一〇三，敵軍和我軍情況：敵軍因昨日進攻我小場廟竹園墩陣地，死傷甚大，今日全綫其步兵俱無甚動作。綜據各方諜報，今日敵亦無援兵到滬，但今晨八時有敵軍艦一艘，大商船二艘，由吳淞進口入上海，推測必運有兵到。然敵方關於軍事上軍隊調動，必多秘密，此或我軍無法探悉其中實情。又據前綫的視察，今日敵軍大部多由江灣向廟行方面移動，且有騎兵坦克車等。

我軍自開戰至今日，死傷甚大，十九路軍已達五千，第五軍亦有三千了。下級軍官傷亡尤大，無法補充，士兵雖能補充少數，但臨時招來，因訓練和歷史諸關係，亦難以應急，即

蹂躪。我攻擊機攜帶五百基羅格蘭姆之炸彈，飛翔於吳淞獅子林高橋等砲台之上，頻被我投彈炸毀。自是以後，連日搭載炸彈之戰鬥機，除轟炸砲台外，同時參加地上作戰。至二月五日，突然在戰線上發現敵軍複座戰鬥機四架，使我軍忽起青天霹靂之感。是日清晨，我第一驅逐艦隊，在吳淞口外洋上，約離七十海里之處，只有偵察機×架，戰鬥機×架，陸續進發，參加開北陸戰。其中由平本大尉所指揮之偵察機，與所大尉所指揮之戰鬥機，即開赴真茹轟炸敵陣，不料與敵之哥爾水加式複座戰鬥機相遇，遂開始空中戰爭。斯役也，雙方均無勝負。嗣後我方據各種情報，與中國人之傳言，敵方有飛行大隊，將從南京出發。然我軍慣於海戰，始終不易發現敵軍陸上陣地之所在。六日，方欲低飛偵察敵陣，忽有敵機四架，竟迫近我偵察機而來。然空中戰爭，在於奇襲，此時敵機反讓一步，悠悠上昇，冀飛上方射擊。適值俯瞰地上敵軍之所大尉，指揮飛機隊，仰觀上空，有綠翼赤體，翼旁塗以青天白日之敵機，似有攻擊我偵察機之狀，所大尉急向開北地上投下炸彈，再飛高以應敵機。未幾，加藤二等航空兵曹

所指揮之飛機，亦爲敵機所壓迫，而敵機見我戰鬥機馳至，乃轉身遠避，高隱北方雲間。時所機加藤機均向北方追擊敵機，平林大尉之偵察一號機，與田中大尉之偵察二號機，反覆攻擊，被我兩方相距僅五十米突，敵機突以機關槍連續發閃爍之砲，我方亦發砲應之，交戰數合後，平林機突然取反擊之勢。此役我軍竟得優勢，敵反敗退者，係我軍之善於應變有以致之也。嗣後我軍之戰鬥機，不復參加於陸上作戰，專備對付敵之飛行機，而敵機亦不再來。我軍於先發制人計，於二月七日，佔據上海郊外之飛機場，使敵機無安身之地，而我機之使用更爲便利矣。敵機自失依據後，經一星期，未見其影。至十三日，忽接情報，南京方面敵飛行隊，行將來滬，參加作戰；又據各種情報，謂廣東軍之戰鬥機爆擊機，已抵長沙，大約某日可到南京。而中國報紙與中國人，揚言廣東飛機於某日出發，受粵省官民盛大歡送，因此我事先，遂爲相當的準備。至二月中旬，探悉南京固有之飛機，亦將南來，吾人預料由南京至上海，直距離約五十海里，度被敵機之性能，必不能一氣由南京直到上海作戰，勢必然在紅橋或蘇州。

停泊休息，故我方決從事兩地間之空中偵察，偵知敵機連日在兩地準備新設格納庫，我飛機昕夕伺候敵機之來，果於二十日，所大尉指揮之戰鬥機，在蘇州飛機場附近空中，遙見美國最新式之波英克單座戰鬥機一架，疾馳西來，我軍遂勇躍進迫，敵機見我機進迫，亦飛迴應戰，惟敵機之特殊性能，其上昇力較我爲優，故我機遂處於被動的地位，敵乃利用上昇力，飛至我機之上，窺我之隙，急降直下猛射，我機回身返擊，交戰約二十分，未決雌雄，旋敵利用快速力，飛向北方，我機因困於燃料，亦南飛歸隊。至二十二日，加賀小谷大尉所指揮偵察機，與生田大尉所指揮之戰鬥機，再赴蘇州偵察，適值敵機場有一精巧飛機離陸，即二十日與所大尉激戰之機是也。敵見我機飛至，仍如前日之狀，飛高至我機之上，急轉直降，脅迫小谷大尉之後，我方雖有偵察機隊，加入作戰，不幸指揮官小谷大尉，突爲敵彈命中三發，指揮官機之銃手一等航空兵佐佐木，亦遭重創，機遂墮落。是役以望遠鏡探照操縱敵機者爲中國人。觀敵機過於勇敢作戰，遂被我機射落。

二三日，我軍繼續使用戰鬥飛行隊，本擬破壞虹橋與蘇州之敵軍飛機場，迨念飛機場並無飛機，縱破壞之，亦無所得。俄聞有粵機十八架，已飛集杭州，行將準備出動。於是我方爲先發制人計，急急編成襲空大隊，謀襲杭州敵之航空基地，由余（小田原）統率，連續佐多大尉，安延大尉，所大尉，渥美大尉等精銳攻擊機戰鬥機，祕密規定在離吳淞口百二十里之處集合。同時暗由航空母艦某某等進發，約定自翌日午前五時起程，直飛至杭州敵機之根據地。但此事最感困難者，即我機中應裝燃料的最大限度，與離根據地的附近距離地點二點。蓋恐深入敵之腹地，萬一發生障礙，必將陷於不可收拾之境。故當時頗爲焦慮，第已奉行命令，勢在必行，故亦不計成敗，於是由攻擊機隊，掩護戰鬥機出發，隱密溯錢塘江口而上，在晨光微曦中，突飛旋於杭州城天空，俯瞰杭州城外笕橋飛機場，已瞭然在目。正欲投彈時，見敵機五架，急昇上空，與我機猛烈交戰，時我方飛機十五架，應付敵戰鬥機五架，綽有餘裕，故得從容炸毀敵之飛機場後，照預定地點，分隊飛集於錢江口外，先返者爲佐多隊，次爲安延

贊。簡言之，可謂我軍已得意外之勝利了。因爲在上月廿八夜抵抗之真意，本係明知其必敗而戰，不過當時受倭賊欺侮太甚，蔣總指揮和十九路諸同胞皆認定軍人守土有責，可死不可辱之旨，抱定甯爲玉碎不作瓦全的決心，以保我民族之精神，人類之正氣。豈料開戰以來，可看不可用的倭軍，竟屢戰屢敗，死傷達萬，四易司令，因倭賊所恃爲飛機大砲，其步兵實毫無戰鬥能力，不堪一擊，我軍士氣殊壯，初雖爲敵飛機大砲所苦，久且司空見慣，毫不介意，外人俱驚嘆我軍爲神兵。上海有稱我士兵爲「鐵足，夜眼，神仙腹」者，意謂善走路，（行軍）長夜戰，雖不吃飯，亦能打仗（前綫士兵受敵飛機大砲炸擊，每日在拂曉前早餐，入黑後始再能得食），倭賊雖多飛機大砲，亦無所施其技。十九路軍諸同胞，人懷必死之心，強級固已如此，但他軍加入前綫，對倭作戰之部隊如第五軍，日來戰鬥能力，亦遠超內戰時十百倍，足見兩軍相交，悲哀者勝。倭行不義，將自斃也，軍械雖利，亦何足恃。

支持已將一月，國人萎靡不振之精神，苟且偷安之睡夢，已因此一戰而奮起，外

人已知我國軍之能戰，亦由輕視眼光一變爲同情之態度。蔣總指揮以下諸同胞，皆認定此戰爲中華民族生死存亡關頭，勝足爲我國復興之轉機，敗則將陷民族於萬劫，故全體一心，決定雖剩一兵一槍，亦要抵抗到底。三月三日爲國聯再開會日期，倭賊欲在此數日內佔領我吳淞江灣開北之線，爭其一等國的面子，我軍則欲在此時期內死守吳淞江灣開北之線，以圖打倒倭賊一等國的威風，恢復我民族固有之榮譽，已預備在此數日內，再作最大的犧牲，絕不以前此小勝爲滿足，無論如何，總以非達到打倒倭國，驅逐倭兵，得到最後勝利，決不能手也。

近來政府及全國同胞，對於抗倭運動，皆已漸漸由空論而到實行了。政府已作長期抵抗之準備，調實兵到滬抗日，民族方面則爲捐款投効義勇軍救護隊等工作，皆直接間接以精神實力參加援助，且開北無家可歸之民衆，已近百萬，犧牲財產達數萬萬以上，亦毫無怨言，開戰以來，上海各銀行，國人亦絕無提款擠兌情事，全國人民進步，足見一斑。國府方面意見日趨一致，團結日加增大，長此以往，將見我國對日

抵抗，戰爭愈激烈，時間愈延長，而全國團結愈堅固，國民愈進步。而最後勝利，將終歸我國也。

廣東爲我中華民族先進之省，素號革命策源地，今此十九路軍已代表全民族誓死抗日，得着相當成績，然國家大事，絕非一部一軍的力量所能成功，故吾人惟一期望，在自後能全國有無數十九路軍，繼起抗日倭賊兵力所及的地方，我國軍要以大無畏的精神，不顧成敗，拚命抵抗，不容敵人侵佔我國尺寸土地，如倭賊兵力不及的地方，我國民要堅決自動的對倭賊絕交，即消極方面，我們要絕對不與倭賊合作，如不買日貨，不做日工（上海戰地有國人代倭做工事偵探等可痛心！）不乘日船，並不賣仇物，不租房屋土地與日人等。至於積極方面，我們更要以國民武力，斷不與倭賊決鬥，以剷除倭賊在我國一切侵略機關和人員等。簡言之，我們要全國總動員，仇視倭賊，因爲我國民與倭賊已成爲不兩立的民族，我們雖欲忍辱，倭賊也要不斷攻擊，非至我全民族滅亡，必不止步。如上月廿八日我上海市府已承認日領一切要

支持一日，世界形勢更緊張，日使倭寇陷於孤立困蹙，然從古名將未有遺忌不得內援而能成功者，今日正是大敵當前，生死存亡，一髮千鈞，事實又如此，我深爲真公愷公憂，而更爲我民族前途悲……

二月二十八日晴 一〇七，右翼軍方面戰況：是日爲我軍抗日的一週月。上月的今日，正是敵人耀武揚威，目無中國，今天呢，敵人可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戰戰兢兢，不敢輕動。惜我國團結不堅，處置失當，終不免於坐讓敵人成功。將來仇恨重重，更不知我同胞將來何以解決也。今日全線戰事以江灣至竹園墩方面較爲激烈。茲分述如下：

甲，閘北八字橋張三橋之線戰況：這方面的防守，今日爲六十師一一九旅，及六十一師第六團，八十八師古團。是日這方面無激烈戰事，惟拂曉時，敵飛機數架，至閘北投擲燃燒彈，以至中興路公興路一帶大火，延燒終日未息。飛機且時來投擲炸彈。上午九時，敵向我閘北及八字橋陣地砲擊半時，但步兵無動作，只勞動大學前進部隊與敵略有接觸，不

放列。宋旅將防務移交後，集結於劉行南方之唐塘附近村莊，爲軍預備隊。又是晚該師之獨立旅第二團，開到劉行南方之顧家宅附近。

丙，吳淞要塞方面戰況：本日拂曉，敵艦六艘，向我陣地砲擊四五十發，以後亦間斷砲擊，敵飛機數架，往來偵察，并投擲炸彈，蘊藻浜已有增加，且時向我陣地砲擊，并以坦克車向我進攻多次，旋即退去。又敵軍艦四艘，於午後二時，向獅子林砲台猛烈轟擊，至三時向上海方面開去，晚間無戰事。

丁，小川沙瀏河楊林口方面情況沉寂。

一〇九，敵軍和我軍情況：敵軍第十四師今晨到滬約二千五百名，又午後三時，有約三千名在張華浜碼頭登陸，部隊號未詳。查係由四國開來，則似係十一師，與今晨到滬者是否爲同一部隊，未得詳悉。因敵方日來調兵極爲祕密，且有時把其已到滬部隊，故意亂行調動，以欺騙我軍偵探。敵軍二三日來積極準備總攻，擬待白川到滬，即行開始。吳淞口日來敵出口船多，入口船較少，未知其有何動作。又查江灣方面，作戰之敵，內雜有我國被

強迫的強壯小工甚多。另護敵到滬軍隊除第十一師及十四師外，實共約三萬二千人，開北約六千，吳淞約七千，江灣廟行約一萬六千，後方勤務約三千人，新到第十一師第十四師尚未加入作戰，敵情如此緊急，大戰即在日內了！

我軍方面到底怎樣應付呢？我是不忍再言了！惟錄是日陳部長致汪院長兩電，另節錄我軍中日記一段於下，即可見一般困苦的狀況了。

一、陳部長致汪院長儉未電云：「昨電諒經賜鑒。上官雲相所部，弁髦命令，不願赴援，樞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當亦無望矣！謹聞。」

二、同儉酉電云：「兩電計達。臥病多日，頃鈞任兄來談，蔣先生日來積極，又謂俄運兵東來，與日衝突，形勢漸逼，日方亟欲了結滬戰，我軍能在原線支持多日，其利甚大，蔣先生亦相同意，惜哉！前誤於軍政部之不調兵，茲又誤于上官部之不願作戰，惟恃我孤軍之決死耳！樞默念熟思，方今對內對外，惟有集合全黨之意志，樹立統一鞏固之中央，提挈全國一致所趨之民衆，以與暴日周旋，此外一切人事，臧否利害，均當

敵向我軍前線總攻，各方面終日皆有激戰，尤以八字橋楊家樓下，竹園墩廟行鎮之線，最為劇烈，茲緒述如下：

甲、開北八字橋張三橋之線戰況：是日拂曉，敵六七百人由江灣方面向我陳家宅聖堂宅及其北端勞働中學之前進陣地猛攻，我六十師第三團前進部隊一連與敵激戰，死傷甚大，且敵大部隊節節進逼，包抄至側後，不得已遂撤退至錢家蕩沈家宅抵抗，敵又續向我跟進猛攻，且以飛機擲炸彈多枚，但我六十師第三團第三營官兵奮勇沉着應戰，不為飛機炸彈所動，誓死抵抗敵人，以我軍一月來作戰經驗，已詳知對敵飛機和大砲唯一方法，即主陣地之位置，勿使敵人發覺，故甯可一部在前進陣地犧牲，拚命抵抗，使敵誤認主陣地之位置，利益更大也。激戰至晚，敵人終不得逞，無法進到我楊家樓下張三橋一帶主陣地，只在錢家蕩沈家宅互相對峙。而八字橋方面，則敵于午前九時三十分起，以坦克車九輛，掩護其步兵約千人，由水電路向我軍猛攻，我守兵六十師劉旅第二團第三營三二連，與敵肉搏血戰，死傷甚大，至十一時，陣地工事被敵坦克車衝破，敵後續部隊，不絕增

加，努力進攻，我第一線遂爲敵衝破，正當敵人聲勢汹汹，我軍形勢危急之際，第二團更以預備隊一部，並卅旅第六團第二營，協同反攻，以手榴彈毀敵坦克車兩輛，卒將敵擊退，而恢復原陣地。下午四時，敵仍用曲射砲機關槍坦克車協同步兵不絕進攻，我軍死傷殆盡，而八字橋第一線陣地又復再失。入黑，以第六團華兆東部再行反攻，以手榴彈刺刀與敵搏戰，敵死傷徧地，又以手榴彈毀其坦克車一輛，敵自行翻倒一輛，敵又狼狽潰退，我軍乃再復八字橋陣地，修復工事，嚴密佈防。而開北方面，敵于午前九時許，以飛機大砲轟擊我陣地，并以鐵甲車掩護其步兵數百，向我北站一帶陣地猛衝，又步兵千餘，向我寶山路 天通菴路 青雲路一帶陣地進攻，且因敵多放燃燒彈，以致我天通菴路中興路一帶大火，延燒甚猛烈，我軍沉着冒火抗戰，且因陣地堅固，敵終無法進攻，激戰終日，毫不得逞，但日間本軍死傷，約有四百人，敵方則更多，晚間此方面，悉嚴重相峙。

乙，張三橋楊家樓下廣肇山莊竹園墩之線戰況：敵人自昨晚以來，不斷向我進攻，并努力接近我陣地，投擲炸彈，至九時，敵以飛機大砲向我陣地轟擊，非常猛烈，其步兵亦在

丁，小川沙瀏河楊林口方面，本日仍無甚情況，惟敵飛機數架，時來偵察，軍艦數艘，往來遊弋，夜午後五時，有敵軍艦三艘，由下游上駛，直過楊林口，仍未停止，晚間往來船隻，似較上晚增多。

一一二，敵軍與我軍情況：敵軍司令白川義則和第十四師，確於今日到滬，但其登陸地點，無法查悉，吳淞口外，停泊運兵船及軍艦，共四五十艘，崇明島外之小橫沙，敵築有半永久之堅固砲台，並安砲數門，敵第九師司令部，日前移主江灣天樂寺內，敵主力注重于該方面，確無可疑，又諜報：敵外交省主張和平，而軍部方面，則以未實現哀的美敦書各條件而講和，為日本之奇恥大辱，故訓令上海方面軍司令官，無論如何犧牲，務于三月三日前，必實現其向我所提之各條件，故敵自今日起，即實行猛烈之總攻。

我軍當此前綫激戰，後援絕望，敵人已實行總攻，且其到滬援兵，有一部份不知去向，當時焦急萬狀，殊非局外人所能想像！以此次抗日戰爭，實為國家生死關鍵，民族盛衰樞紐，非僅一軍之得失也！自南市而闔北，吳淞瀏河，防線二百餘里，已有無處不備，無處不寡

作戰愈勇，敵人亦源源前至，死傷愈大，增加亦愈多，有排山倒海之勢。血戰竟日，戰線屢退，我軍七十八師黃固旅，死傷十之六七。各團之各營連，有全班全排死傷者，有全連全營官長完全死傷者，有士兵祇剩十之一二者，但于午後得翁照垣旅之第五六兩團，及六十師劉占雄旅之第三團一部增加，苦戰至午後五時，我軍仍佔領楊家樓下談家宅虹橋水車頭之線，與敵對峙，此黃旅在此總血戰之概略情形也。至其他各團血戰詳細經過情形，再分記如下：

(一) 第一團担任之夏家蕩至廣肇山莊方面——當面之敵，為敵第九師原田旅，自昨晚以來，已不斷向我軍進攻，接近我軍陣地。今晨六時餘，敵各種砲兵及飛機，開始向我陣地轟炸，至七時已落下數百發，我陣地及附近房屋，破毀殆盡，其炮火飛機，乃轉向我楊家樓一帶陣地轟擊，同時敵騎兵千餘，突分向我左右翼活動，唐克卓十餘輛，進至我陣地前面，向我軍掃射，當其逼近我夏家蕩時，第一營第一連連長雲勉，率部衝出，包圍敵車，並用手榴彈猛炸，破壞其一架，奪獲其一架，其餘則全向廣肇山莊方面移動，連長雲勉亦因

受傷而返，入原陣地抵抗。敵繼來衝鋒之步兵，以重疊縱深配備，節節進逼，十分接進我陣地，我軍極力抵抗，雖以各營連預備隊逐次增加，但死傷甚大，非常危急，卒以官兵沉着，上下協同，人懷必死之心，敵無前進可能，使敵久暴于我軍火力之下。九時許，死傷不下千數，漸呈動搖之勢，我軍乘機逆襲，躍出反攻，敵果狼狽潰退，我軍更向敵追擊進逼，但卒為敵副防禦物及坦克車等所阻，無法再進，乃再返原陣地與敵對峙。此時斃敵甚多，但我軍已陣亡第一連連長雲勉，第二連連長鐘大初，及傷第一營營附何友箴，連長譚公民，李青甫，其他官兵傷亡且及半數。敵飛機大砲，更互相協助，猛烈轟擊我陣地，所有陣地及附近房屋，盡變作一片焦土，第三連連長蔡幹青，亦于此時陣亡。其餘官兵，存者不及半數，砲火稍停，即以團預備隊增加前線。至十一時，敵預備隊亦增加，進線五六千人，共向我夏家蕩廣，肇山莊一點進攻，我軍衆寡懸殊，努力苦戰，斃敵至多，然敵砲彈如暴雨飛來，步兵亦如怒潮而至，中午十二時，我軍電話機，電話，全被敵砲火破壞，消息完全隔絕，而第九連連長宋德甫陣亡，第七連長任湘泉亦受傷，其餘官兵，存者不過五百人，士兵槍枝，且多因敵砲火

過多，泥沙飛入槍機彈槽內，難于射擊，敵衆且衝至壕外，我軍官兵仍奮勇殺敵，與之肉搏苦戰，更斃敵數百人，而我第三營營附陳必有陣亡，第三營營長羅鑒受傷，此時我第一團官兵，存者僅三百人耳。正萬分危急之際，更有敵一部且衝到陣地右後方，企圖包抄，第一團乃以其最後之數十人，向該敵抵抗，當即擊退，未幾敵又以大隊來包抄，側後危急，全線更有無法支持之勢，此時官兵皆一齊高呼：『打倒日本！』『中華民國萬歲！』預備作最後之犧牲，奮勇歡呼，衝入敵陣，所向披靡，斃敵無算。然我第三營營長羅鑒營附江榮等，及士兵四五十人，又於此時同爲國作光榮之犧牲矣！我戰線官兵，正死得七零八落，處處空虛，而前面大敵，仍節節猛進，且有一部，包抄至右側面，至二時三十分許，第五六團各增援一營至前線，協同抵抗，乃得在談家宅，及孟家角前方一帶村落，支撐入黑，此日當面之擊，約斃二千，其聯隊長林福大佐亦死焉。

(二)第二團担任之張三橋至走馬塘（在內）方面：自昨夜九時起，當面之敵，除原有第九師外，尚有第十一師一部，協力向我猛攻，而我官兵沉着應付，敵受巨創，終未能越

我雷池一步。是日拂曉起，各方面皆有激戰，但當面敵之步兵，無甚活動。至七時，敵各種砲兵，忽由虹口公園殷家宅江灣大沈宅方面集中，向我陣地交叉猛烈射擊，同時敵飛機十餘架，在上空與之連絡，指示目標，或更投擲炸彈。一時地拆天崩，陣地翻覆，烟塵上騰，血肉橫飛，敵步兵尚未前進，我方死傷已經甚大，乃以預備隊之一部增加于楊家樓下陣地。午前十時，敵以坦克車五六輛，掩護其步兵數百，向我陣地猛行衝鋒，我官兵亦奮勇沉着，努力迎擊，激戰約半小時，敵步兵悉被消滅，其坦克車亦被我地雷炸燬一輛，其餘即潰退回去。未幾，敵砲兵飛機，又向我陣地轟擊，其猛烈程度，較前更加十倍，彈如雨下，一小時間，我陣地工事，完全被敵轟平，官兵死傷亦不少，正午十二時，敵以鐵甲車，坦克車七輛，掩護步兵千餘人，向我猛攻。戰鬥極為慘烈，我第三營營長唐三章奮勇指揮，與敵肉搏，當時中彈陣亡，連長吳日廷，陳德燊排長李志俊，馬良等，均負傷，其他官兵，死傷極衆，我軍乃再以預備隊增加前方，同時敵方亦增加其所謂陸軍精銳之第一師部隊，約三千人，向我正面猛衝，另以一部約六百人，由夏家灣嶺南路方面，抄向我側後面壓迫，我軍雖衆寡懸殊，死傷

衆多，預備隊用盡，仍奮勇抵抗，當戰鬥正烈，我軍危急之際，第三連連長賴忠和，手持自動步槍，向敵奮勇馳突，斃敵三十餘名，但卒爲敵所害，我方排長陳紹良、廖繼等，相繼負傷，爲熾南、黃明等同時陣亡，其他官兵，死傷甚衆，全線只剩三百餘人，後卒因前線死傷過大，爲敵衝破一點，午後一時餘，因六十師第三團之一營，增加嶺南橋方面，得以死守楊家樓下陣地。五時，第二營長黃師焯等，又相繼負傷，六時許，遂以原線陣地，交六十師第二團接替，該第一團乃奉命開回孫家宅附近整理，計血戰終日，斃敵約千餘名。

332

(三)第三團担任之廣肇山莊至竹園墩方面——自午前二時起，敵小野旅部隊，利用樹木等蔭蔽物，匍匐接近我陣地，向我進攻，猛烈夜襲二三次，均被我官兵以步槍手榴彈作熱烈之迎擊，先後潰退而去。四時以後，漸稍安定。拂曉，仍無劇戰。至午前八時餘，敵飛機十餘架，來陣地上空盤旋十餘次，旋即投擲炸彈，而敵砲亦隨砲彈所及之處，不斷施行猛烈砲擊，各種彈類爆裂之聲，密如聯珠，隆隆歷歷，不絕於耳，烟塵蓋天，彈飛如雨，苦戰多時，死傷相繼，敵兵在其飛機大砲掩護之下，乘我死亡極大之際，乘機向我陣地進攻，我官

綫，與敵相峙，至晚十一時，我軍因作戰略上之總撤退，黃旅遂以一部份佔領大場夏家車頭之綫，作收容，其餘並五六團，則逐次撤退，至南翔集結。

丙，南市至閘北之綫，是日仍無戰況，晚，我軍全線撤退時，八十八師獨立旅，并憲兵團，則向顯橋鎮莘莊七寶鎮撤退。

一一四，左翼軍方面戰況：是日左翼軍之戰況，以竹園墩廟行鎮周巷一帶，較為激烈，尤以瀏河七丫口方面，因過于空虛，為敵所乘。今早敵十一師，在該處登陸，威脅我全軍側背，今晚乃不得不實行戰略上之總撤退，茲分述如下。

甲，竹園墩至廟行之線戰況：是日拂曉起，敵以大砲向我陣地轟擊，飛機亦不斷飛翔，并與其砲兵連絡，向我陣地炸擊，密如聯珠，直至午後三時，仍未稍停，陣地工事，大部被毀，後方村落，亦被破壞，其步兵則在其飛機砲火掩護之下，屢次向我衝鋒，經我八十八師官兵沉着應戰，斃敵甚多，均不得逞，旋因竹園墩金家碼頭塘東宅方面，因死傷極大，為敵衝破，戰綫遂稍向後移動，午後五時許，我八十八師在顏宅李家庫楊煥橋之綫，與敵相持，晚

十一時，則向嘉定撤退。

乙，廟行周巷蔡家宅紀家橋泗塘之線戰況：今日敵軍猛攻我陣地，且主用砲擊，故廟行鎮一地，落彈約有三千餘發，正而敵步兵四五百人，雖因屢攻屢敗，銳氣挫盡，今日仍有一部在其飛機大砲掩護下，努力向我廟行周巷一帶陣地猛攻，以圖牽制，我守兵在其飛機砲火猛烈轟炸之下，沉着殺敵，自拂曉起，至午後三時，敵仍不得逞，我軍陣地無變動。至午後五時，因右翼八十八師陣地變動關係，在廟行至蔡家宅之孫旅亦奉命撤退，至楊煥橋野貓墩蘊藻浜胡家莊之線，至胡家宅紀家橋泗塘之線，敵雖終日以飛機大砲猛攻，但因隔蘊藻浜河，且此綫非敵之攻擊點，故激戰一日，陣地無變動。晚十一時，我全軍撤退時，我八十七師之孫旅及教導總隊，以一部在烏橋宅顧家宅收容，其餘則向婁塘撤退集結。

丙，吳淞要塞方面戰況：敵軍盡量使用其飛機大砲，於二月三四日，已將我吳淞砲台完全破毀，一月來所恃以抵抗倭奴者，只我十九路軍翁照垣旅之一部，和少數之義勇軍

而已，國防要塞，爲敵軍完全毀破以後，專賴野戰軍以固守，而敵軍仍始終無法攻破，實爲世界戰史上之特例，推其原因有三：一，爲吳淞形勢險要，一，爲我十九路軍官兵愛國團結，能以七尺之軀，築成不破之肉城，一，爲敵軍步兵無能。自二月七日被我趙金聲連，殺得敵人落花流水，魂飛魄散後，倭奴悉驚嘆我軍爲神兵，絕不敢再企圖攻我吳淞了。

是日敵雖向我全線總攻，但對此方面，仍爲佯攻牽制而已，故無十分激戰，只當我楊家樓下竹園墩劇戰時，敵機十餘架，間斷來投擲炸彈，及放機關槍，而敵艦亦不時向我射擊，尤以寶山獅子林方面，較爲劇烈，午後四時，敵以鐵甲小汽船三隻，掩護民船三十餘隻，向我寶山東門進攻，企圖登陸，來勢頗猛，駐該城之上海市民義勇軍，及我十九路軍步兵一排，協力抵抗，激戰約一小時，勢頗危急，後由吳淞以步兵一連，并附機關槍自動步槍各兩挺，馳赴增援，遂將敵擊退。晚十一時，我守吳淞部隊，遂逐漸向嘉定撤退，但直至翌（二）日午前九時，敵兵仍不敢正視我吳淞，我軍當夜撤退時，曾留下偵探二名，於二日午前九時，由吳淞退回，仍未見敵兵隻影，敵兵仍在蘆漢對岸，以機關鎗放射，即此撤退後一段

實情，足見敵震懼我軍之聲威矣。

丁，小川沙瀏河楊林口方面戰況：兵法云：『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此方面戰綫，自獅子林以西，沿河防綫五十里，警戒兵力祇有教導總隊一營，我軍亦明知其危險萬分，但以兵力關係，事實上祇能如此，且因江蘇民氣柔弱，團警無能，故爲敵所乘。連日以來，敵軍增援部隊，大都秘密行動，或以少報多，或以多報少，或故意變亂其部隊爲號，以欺我軍間諜耳目。其第十一師主力，實于昨（二十九日）早，到達長江口停錨，昨晚向瀏河方面連送，今早拂曉，敵依照其連日偵察計劃，由第一師長指揮，利用烟幕彈，在其軍艦十餘艘掩護之下，實行在七丫口強行登陸，我軍在該處警戒者，祇十餘人，因衆寡懸殊，無法抵抗，敵最先登陸，約三千人。當即進佔我浮橋及茜涇以掩護其後續部隊登陸，以實行威脅我軍之側後，我軍聞報，當即命八十七師宋希濂旅，由顧家宅馳援，最先以汽車輸送，於午後零時三十分，一部到達瀏河，當即向茜涇前進，即在該處與敵遇戰，我軍亦陸續到達，兩軍戰鬥十分激烈，三時許，敵飛機二十餘架，來我瀏河向我連兵汽車低

飛行轟炸，各車多被破壞，我後續部隊，不得不徒步行進，當時我先行到達之五二一團，因急欲驅逐倭寇，以切實掩護我軍側背，各官兵奮不顧身，不管敵人飛機轟炸，海軍砲擊，步兵頑強，總是屢次衝入敵軍所據村莊，與之肉搏，卒因衆寡懸殊，登陸之敵，亦且死力對抗，我軍死傷極大，仍未能得手，卒相持至晚十一時許，我宋旅徒步馳援之五二二團，尙未到達，又不得不行戰略上之撤退，向太倉集結，我宋旅熱心愛國之忠勇官兵，至此雖欲誓死殺敵，亦不可得，真可爲之痛惜長嘆也！

百十五，敵軍和我軍一般情況：敵軍今日，向我全線進攻，而張三橋楊家樓下夏家蕩竹園墩廟行鎮之綫，爲其攻擊點，且主用砲擊，同時以其第十一師大部，由瀏河楊林七丫口方面登陸，威脅我軍側背。敵軍司令官白川則于昨日乘伊吹艦到達我楊子江口停止，今日午後一時，在張華浜登陸，又敵之第十四師及十一師後續部隊，亦同時先後登陸，白川登陸後，入駐平涼路公大紗廠，以軍司令名義，發出聲明，即我軍須接受其要求，實行撤退，以後敵軍亦停止軍事行動，不使戰局擴大之聲明。但某國公使對我當局謂：日本提議

和平，決難成事實，中國欲抬頭，只有努力準備一切云。

又敵新增部隊之編組如下：第十四師團（宇都宮）步兵第二十七旅團——步兵第二聯隊二四〇〇人，步兵第五十九聯隊二四〇〇人；步兵第二十八旅團——步兵第十五聯隊二四〇〇人，步兵第五十聯隊二四〇〇人。騎兵第十八聯隊八五〇騎。機關槍一六五挺，野砲兵第二十八聯隊八〇〇人，野砲一〇〇門。工兵第十四大隊，六〇〇人。輜重兵第十四大隊七五〇人。衛生隊二五〇人。經理部四五人。約計一二八九五人。武器：（步槍不計）重機關一九二挺，輕機關七六八挺，步兵砲一九二，曲射砲一九二，野砲一〇〇門。第十一師團（善通寺）步兵第十旅團步兵第十二聯隊二四〇〇人，步兵第二十二聯隊二四〇〇人，步兵第二十二旅團步兵第四十三聯隊二四〇〇人，步兵第四十四聯隊二四〇〇人，騎兵第十一聯隊八五〇騎，機關槍一六五，山砲第十一聯隊八〇〇人，山砲一二〇門。工兵十一大隊六〇〇人。輜重兵第十一大隊七五〇人。衛生隊二五〇人。經理部四五人。約計一二八九五人。武器：（步槍不計）重機關槍一九二挺，輕機關槍七六八挺，

步兵砲一九二，曲射砲一九二，山砲一二〇門。以上爲敵軍方面之大概情況。

我軍方面，因苦戰一月，前綫各師，死傷已大，不死者亦因日夜不得休息，困疲萬分，在此敵人總攻中，真可謂前有強敵，後無援兵，比之敵軍兵力，衆寡，勞逸，軍械，皆已懸殊，側後且已實受威脅，不論用正兵奇計，皆已無攻擊敵人之可能，雖再行支撐，亦不過束手待斃，徒然犧牲，無補國事，午後九時，乃不得不決心忍痛下令，向黃渡方泰嘉定太倉之線，作戰路上之撤退，以後更退至崑山常熟之線，當撤退時，我全體官兵，無不悲泣痛憤，深慨此仇此恨，不知何年何日，得向倭寇報復也。

我軍經此一撤退，以前種種犧牲，一切希望，皆付之流水，自後惟有任倭寇宰割，或各人自動長期抵抗倭寇而已。編者所紀之抗日戰鬥經過，在此亦告終止，因此後不過零星的接觸，于戰術上皆無研究之價值，且今日而後，倭寇愈橫行，其兵力所到處，對我同胞，任意屠殺，姦淫，劫掠，這種不法行動，使予更爲痛心，不忍再記也。

附記蔣總指揮三月一日以後，所發要電於下：

甲，發何部長陳部長冬晨電云：「一敵十一十四兩師，於豔日到達，東晨敵全線向我總攻，同時并以大部由兵艦二十餘艘掩護，在楊林口七丫口登陸，至午後二時，我中央之區俞兩師正面廟行以南至楊家樓下之綫，被敵突破，各部傷亡極大，預備隊已用盡，致無法應付楊林口七丫口之敵。二，至午後四時，我正面戰況，更形不利，而楊林口七丫口之敵，已進佔浮橋，我左側背深感威脅，然猶望上官師能即加左翼，驅逐楊林口七丫口之敵，則正面尚可維持。至午後八時，援絕兵盡，無法應付，全綫動搖，職乃決心于十一時開始全綫撤退，而作如下之部署：甲，右翼軍莫雄旅撤至顯橋鎮，辛莊七寶鎮；沈師經鐵道南，撤至黃渡鎮；區師撤至方泰鎮；毛師撤至方泰鎮北方。乙，左翼軍撤至嘉定太倉之綫。丙，上官師集結於崑山青陽港。三，現在右翼軍主力既妥撤至江橋南翔廣福之綫，在真茹大場之綫之左翼軍主力，亦脫離敵人至嘉定太倉之綫，四，士氣仍旺，待援即反攻」等語。

二，覆陳伯南冬戌電云：「東申電敬悉。我軍與敵苦戰月餘，前綫官兵因受敵飛

機關火炸彈，日不得食，夜不得眠，死傷極大，無法補充，有晚放棄江灣，實因兵力不足，不得不變更配備，自動撤退，敵當時實無能力攻佔也。江日爲國聯再開會期，我將士皆認定滬戰得失，影響至大，不惜以非常艱苦，重大犧牲，支撐待援，期望捱過江日，以博全軍勝利，民族光榮；倭寇亦欲在此期內拚命爭面子，以圖貫徹其侵略野心，雖屢次挫敗，更再增兵，五易主將，陸軍抵滬，且有五師之衆，豔日以前，端以和平狡計欺我政府，豔日以來，則向我吳淞江灣開北全綫施行總攻。但敵在正面毫不得逞，東晨敵以一師兵力，乘我後方空虛，在瀏河七丫口方面強行登陸，我軍以兵力用盡，乃陷于無法應付的情勢，東夜遂放棄吳淞江灣開北第一綫陣地，然將士振奮，絕對不甘于休，現決在第二綫支持，整頓待援，以圖反攻，非把倭寇驅逐出境，誓不罷手也。」等語。

三，冬日發退守待援通電如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報館，全國民衆均鑒：我軍抵抗暴日，苦戰月餘，以敵軍械之犀利，運輸之敏捷，賴我民衆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奮鬥，傷亡枕籍，猶能屢挫敵鋒，日人猝增援兵兩師，而我以運輸艱難，後援不繼，自二

十一日起，我軍日有重大死傷，以致傾全力於正面戰線。而日人以數師之衆，自瀏河方面登陸，我無兵抽調，側面後方，均受危險，不得已於三月一日夜，將全軍撤退至第二防綫，從事抵禦。本軍決本彈盡卒盡之旨，不與暴日共戴一天浴血陳詞，尙祈鑒察。
蔣光鼐，蔡廷鍇，戴戟，暨全體將士叩冬。

四，江午與蔡軍長張軍長等發泣告國人通電如下：『洛陽中央黨部，二中全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鈞鑒，各院部，各省市府，各級黨部，各總指揮，各軍長，各團體，各報館，全國同胞均鑒：暴日縱兵遼瀋，轉寇東南，我十九路軍奉命守土，作緊急之自衛，與之相搏於滬濱者，一月有餘矣。最初與敵之海軍陸戰隊，及其先到陸軍，鏖戰二十餘日，殺傷過當，敵不得逞。而第二批陸軍運到，我駐在蘇浙之中央直轄第五軍兩師，亦加入作戰，相持者復一旬，殲敵者又六七次，彼虜仍不得逞。最後乃以其自川大將率領兩師團來，而我始終在戰場者僅五師，爲數不滿四萬，敵則加倍於我。彼虜一而以講和形式，詭商停戰，欺騙國聯，二面以一師加入正面，一師由瀏河附近登岸，襲

我後路，使我腹背受敵，而我運輸困難，濟師不及，不得已乃於東夕奉命將前線陣地放棄，爲戰略之撤退，再圖反攻。此我十九路軍第五軍一月以來與敵苦戰之經過情形也。夫暴日挾其既定整個之計劃亡我，我非全國動員，以極大之決心，作普遍之奮鬥，不能得最終勝利。我十九路軍與第五軍，孤軍抗敵，本非求一隅之勝負，與彼虜爭一日之短長；乃以此僅存血肉，供救國犧牲，作同胞馬前之導卒耳。自政府遷洛，已決定長期抵抗政策，我全國軍民，正當秉承此旨，一致奮起，雲響應，此仆彼繼，勿以泥海偏隅之進退爲念，勿爲敵人分化之詭謀所中，尤望我東北同胞，懷灼膚之痛，急起遣兵，收復失地，使敵備戰力分，我十九路軍第五軍當竭此未盡餘勇，與強虜作最後周旋，藉收夾擊之效。土爾基苦戰三年，卒大破希臘十五萬軍，轉敗爲勝；杜蘭斯窪一小部族耳，亦能血戰三年，不稍屈服；况我二萬萬方里之國，四百兆人民之衆，果能全國一德一心，不能殲此跳梁小醜，吾不信也。朝鮮之亡也，猶有陸軍數萬，卒被日人解散以盡；今我國現額之兵，統計不下百餘萬，與其待國亡後供人宰割，何如及此未亡

三、士兵趙發德之奇勇

又第三團二營列兵趙發德，身軀強壯，從未染疾，不知病痛於何狀，亦不知人間有生死事。當其與敵鏖戰，該兵浴血肉搏，奮不顧身，殺敵適當。至三月一日夜，奉命撤退至第二道防綫，計該團傷亡過半，而趙仍無恙，且精神奕奕，服務如往昔，隔十餘日，其後在第二道防綫構築工事，趙因作業過力，覺右膊微痛，怪之，乃解衣給同伴視之。則見肩下寸許，爲敵彈洞穿，傷痕宛在，而創口將平復矣。人稱十九路軍爲鐵軍，趙當之而無愧。

四、負傷不返回頭殺敵

又第一營第一連班長韋應忠，左腋下中一敵彈，血流如注，担架兵卽昇之回。該兵曰：你替我裹紮好卽可，我尙精神充足無恙，我可自回後方去，你昇別個負傷兄弟。該兵卽起身向後行數十步，轉身潛到第一連壕壘內，支持一晝夜後，爲敵機炸彈而齧首。

五、武藝超羣

又第三營列兵袁正山，素嫻武藝，有祖傳少林派之學。一日與敵血搏時，該兵持槍力

敵十餘人，當者輒披靡，敵羣聚而刺之，後因用力過猛，將槍打截兩段，而左右手仍各持一段，傷敵甚多，終爲敵人刺數十傷而死。

六，女子從軍

又第二團二營連長曾統之妻陳宜貞，芳年二十，體強健有氣力，頗通文字。當滬戰始時，語其夫曰：男兒殺敵，機會勿失，我雖女流，欲從軍如何？曾曰：不宜，不若做看護工作。女曰：祇許男子殺敵，不容女子殺敵乎？一人夠本，兩人有利，我倘多殺幾個敵人，不更大有利乎？於是薙髮爲男人裝穿戎服，隨夫至營中，時操看護工作。一日自荷槍上前線，恰值敵人衝來，女士據壕，沉着發射十餘槍，斃敵數人。嗣後女士常在前綫與士卒共生活，敵飛機大砲猛攻不少怯。每有接戰，女士必勇於向前，與敵肉搏，其瞄準甚精確，因平時隨其夫學習之故也。

七，一五六旅之勇敢的戰績

第六團第一營營附陸彬，在閩北一月二十九日上午五時，親率士兵，衝過鐵路，企圖

截敵，不幸中彈，垂死猶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繼續奮鬥，卒以殉難。

同團第一營二連下士班長潘德章，一月二十八日晚，在閘北廣東路口，敵以鐵甲車來衝，該下士以機關槍抵抗，斃敵數十名，左手負傷，不退，仍死力奮鬥。

同團一營二連上等兵伍培伍金兄弟二人，於一月二十八日晚十一時，在閘北寶山路與敵肉搏，刺斃敵人十餘名，全刺二名。後以衆寡不敵，卒被敵害，均殉難焉。

第四團迫擊連士兵劉金全楊青坡段福生楊致強張廷貴等五名，於二月七、十四、二十九等日，在吳淞永安紗廠附近，受敵砲傷，均不願退，仍與敵奮鬥，而楊致強一名，卒不入醫院。

同團三營機關槍連士兵楊全勝孔祥勝鄧明大宋長發等，二月七日在華豐紗廠，敵以猛烈砲火飛機壓迫，該兵等屹然不動，誓死不還。

第五團第一連士兵雷揚劉希元，機一連劉寶青陳光言，第四連士兵王玉林等，於二月一二等日，三月二三等日，在八字橋談家宅等處抗戰，敵以大部來襲，均能奮勇抵抗，以

一當十。

以上不過舉其一二例耳，其他誓死殺敵，不稍退縮，奮勇衝鋒，不顧一切者，不勝枚舉。

戰鬥死傷

全戰鬥經過中敵軍和我軍死傷數目如左表：

一，敵軍傷亡統計表

隊別	區分		備考
	陣傷者	陣亡者	
陸軍	一八四	五二	陣傷內有傷後死者 九三名
陸戰隊	六四二	二七	
合計	三五六	六五八	
傷亡總計三一八四名			

二十九路軍第五軍淞滬抗日傷亡官兵統計表

傷亡失蹤總計官佐九一九員士兵一三八八二名共一四八〇一人	合 計		陣 傷 數		陣 亡 數		備 考
	官佐	士兵	官佐	士兵	官佐	士兵	
傷亡失蹤總計官佐九一九員士兵一三八八二名共一四八〇一人	六七七	九一五三	二一六	三九九九	七三〇	失蹤官長二六士兵七三〇	
第十軍	六十師	九三	二一五	二九	三五〇	另有失蹤士兵一三一名	
第十一軍	六十一師	一九五	二八〇	四四	七五一		
第十二軍	七十八師	一四四	一九六五	四六	一二七〇		
第五軍	八十七師	一〇二	一三四〇	二四	四九九	軍校及教導總隊傷亡在內	
	八十八師	一四二	一五五七	五七	一〇三四	另失蹤官長十四員失蹤士兵二十八名另失蹤官長一	
	八十八師獨立旅	三四	三一四	一六	一九五	二員失蹤士兵三一八名	

據上兩表看來，敵我兩軍死傷數目相差懸殊，但敵軍死傷數，係依據其陸軍部和陸戰隊所公佈者。狡詐的敵軍，原係侵略的不名譽戰爭，為欺騙其國民和欺騙國際，誇張其軍威，保持國家面子計，全係以多報少，其公佈數與實在數完全不符。依戰況推測，敵軍死傷數，至少亦有萬二三千人，或與我軍略等。因二月二十三日以前，敵軍取攻勢，比我軍死傷大，二十三日以後，我軍受敵砲擊，死傷則比敵方大故也。至我軍死傷數，則根據各部戰鬥報告而編成。

戰鬥經驗

我軍的軍械和兵種，較敵懸殊。戰事爆發，識者皆認為螳臂當車，深為我軍危。及後抵抗月餘之久，國內同胞，多驚為神祕，皆以『何以抗日？』及『抗日所得』為問，我所以特記這節，答覆以上兩個問題，亦係我軍犧牲萬五千人和其他不可勝計的生命財產所換來的無價寶也。

一、陣地之編成及改善：歐戰以前陣地多採用一綫式。歐戰第一年，第一戰鬥陣地即

(4) 陣地線必須連續不斷時，須設掩蓋，以避敵飛機之認識，又全線須多構築支撐點之類，以作戰地之骨子。

(5) 利用陣地前方堅固房屋之類，努力拒止敵人，最爲有利。

(6) 機關槍陣地應與步兵陣地一致，且不可施行連續不斷之射擊，約每放三十發，必間斷一次。又須多構預備陣地，在不得已時，必須連放多數子彈時，則宜變換陣地。

(7) 陣地各線及交通壕內，宜多設極少數人用之掩蔽部。

二、對敵飛機防備法：敵人飛機，係用於對我軍偵察攝影爆炸，以機關槍射擊，指示其砲兵射擊等，但無論如何，總以低飛行最爲確實。防備之法，本以高射砲和高射機關槍放列組成火線網，待敵飛機到來，即行射擊，最爲有利。但我軍因缺少上種槍砲，當激戰時，各部隊皆指定步兵一排以上兵力，爲對空射擊部隊，預先選定適當位置，並派出對空監視哨，用步槍組成火線網，向敵飛機射擊，亦收效果。因步槍最大射程有二千米達，如敵飛機

猛烈射擊，必收奇效。又敵人最初衝入我陣地時，爲我軍逆襲最良機會。尤應對於敵砲火威力不及或我砲火集中之處所，和敵孤立妄進之步兵，多行逆襲，均必奏効。

(己)街市戰中，敵飛機大砲及機關槍步槍，施放各種燃燒彈，無法防備。但陣地前後大火焚燒時，我軍應十分沉着，可用忽退忽進之方法，抵抗敵之進攻。大火猛烈之處，我軍雖不能防守，敵人亦不能來攻，然大火燒過之後，我軍可由各交通路再進至烈火前方陣地，拒止敵人。

(庚)對敵使用烟幕彈向我進攻時，守兵宜十分沉着，應用夜間戰法，以抵抗敵人，第二線後方各部隊，宜準備逆襲，烟幕正濃時，我守兵固看不見敵人，但敵人亦同樣困難，萬一敵衝進我陣地，我後方部隊亦可利用烟幕，立時實行逆襲。

(辛)敵進攻前，必以飛機大砲步槍機關槍等，向我方猛烈轟炸射擊，我軍此時宜躲避於掩蔽部內，沉着以待。只在第一線留極少數之兵監視之，萬不可錯認爲危急，即時加入戰線，應待敵步兵實行向我前進時，然後進入戰線，抵抗敵人。(我六十師最初不知此

法，二月五日以前之數日中，死傷數竟與六日以後二十餘日之死傷數約略相等。）

（壬）敵以小部隊向我陣地進攻時，多係敵大舉進攻前之威力偵察，我軍應十分準備應付，不可錯認敵此攻擊為無意識。

以上所述，係我軍對日軍戰鬥中所得之特別經驗，且多為普通戰術上所無者。而又在戰鬥經過中未記入者，特記於此，以公諸我同胞。

六，關於兵器等的經驗：我軍兵器一切落後，必須根本改良，才可以言對外。就步兵最要的要言，一，鋼帽為前線步兵萬不可缺，無論如何困難，應設法置備。二，步槍無槍蓋，在敵砲彈紛飛，泥塵撲面的時候，必生障礙，不能射擊，宜速行改良。三，有線電話通訊在敵砲火猛烈時，絕對不確實，宜用雙線離開架設，及無線電話或手旗通訊等補助之。四，營連旗有百弊而無一利，宜廢除之。五，射擊飛機戰車機關槍三用之小砲及自動步槍機關槍擲彈機等，俱應設法增設之。此外關於砲兵飛機及其他特別兵種之必須設置，以及軍制之改良等，皆應加以研究，并盡力之所及，以急圖進步為要。

又不能戰，更不能作有效的處置，一籌莫展，絕無辦法！於是，熱血滿腔的青年學生們不能忍耐了，首先起來開會，遊行，罷課，請願，以喚醒民衆，警告政府，這纔打破了這種沉悶的鎮靜空氣，以希望達到他們救國的目的。而學生義勇軍即在此種目的下首先着手組織了。

在北平，就有清華大學首先停了課，曾大模大樣的把同學組織了一番，訓練了一番的；於是北平的學校沒有一處沒有義勇軍了。在上海，更是盛極一時，各校都有義勇軍，而且又有女子救護隊，各大學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及中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更是大規模的從事於義勇軍的組織與訓練了。此時的中央政府，看見學生義勇軍的紛紛而起，聲勢浩大，大有掃蕩南北直搗黃龍之慨，於是也大規模的正式的見之於中央政治會議的決議案，見之於軍政部與教育部的命令，且特派中央軍官學校教育長王柏齡爲上海學生義勇軍訓練處主任，一時義勇軍的熱潮，就泛濫了大江南北，於是長江流域的各省，無論都市與鄉村，無處不有義勇軍的組織。在天津，更了亡國戟刺與請求政府的出兵，而有

國立北洋工學院院長王季緒的絕食。這樣，教育界的同人和學生們都感動了，他們的目標一時都集中在向政府請願的一點上。其後不到數十天，北平國立清華大學的講師吳其昌也同樣的做了，全豕絕食，並不知去向，後來才知道由海陸空軍副司令張學良送至南京見國府主席蔣介石，一見就跪地大哭，蔣亦同跪而哭，其結果，則三呼萬歲而回！這雖沒有達到出兵的目的，然却因此激動了清華大學的學生，就首先南下請願，燕京大學繼之，於是各校風起雲湧，都紛紛入京請願了。但是在政府除口頭接受條件外，仍是沒有出兵。因此國立北京大學學生與生面別開，改請願爲示威。但其結果，在京被禁於孝陵衛，武裝送回。從此政府就禁止學生入京請願，命令路局不准乘車，以免滋事。可是，請願潮仍是高漲不已，並不因政府的禁止而停止。這其間，就有北平，濟南，太原，武漢，杭州，上海等處數十餘萬學生臥軌的壯舉。他們仍願在冰天雪地寒氣砭骨的當中，餓死凍死，不願回校，不願國家在無抵抗中滅亡。這種行爲，可泣可歌，可以感天地，可以動鬼神，其對民族的貢獻，並不亞於直接組織義勇軍赤裸裸的以血肉與敵人相搏。這一點，值得我們在此大書特

勇軍參戰之篇矢。

自瀋陽事變後，中央政府僅有運用外交收復失地的空言，而高握軍符的大員，亦惟知節節撤退，貫徹不抵抗以維持不必要的和平。然而，在一般有血氣，有心肝的東北民衆，他們受苦最深，他們受壓迫最多，他們不能忍耐以待日帝國主義者的宰割蹂躪。他們由痛哭流涕而振臂奮起了。所以張學良的錦州最後軍隊撤退後，就有黃顯聲，熊飛等諸人率領數萬義勇軍，轉門喋血，屢挫敵鋒，即綠林豪客如小白龍，蓋省三，老北風等亦奮其餘勇與倭寇相旋過；稍後又有李杜，丁超，蘇漢章等義勇軍十餘萬奮起，襲擊日軍，屢獲勝利。最近又有王德林，劉萬魁之救國軍。共有五路十萬餘衆向哈綏綏推進。使日軍左右受敵。嗚呼，東北被佔以來，日本之不能安然統治，使吾民族尙有些須之生氣者，亦惟有義勇軍耳！此外，則僅有三數有血性的軍人！張發奎，日馬占山，張發奎之請纓北上，雖有不能達其志之政治關係與苦衷，然其殺敵盛氣，已振聳發矇，足爲軍人生色。而蔡廷鍇則竟欲辭去十九軍軍長職，另行集合素有軍事訓練的愛國青年，組織西南義勇軍救國。

軍，統率北上，共赴國難，更使人聞風興起。馬占山則以絕塞孤軍，奮鬥兼旬，更爲抗日義勇軍之先鋒。因此，盛極一時的義勇軍援馬團等等組織，更因此奮起了。

迨至東北的日人傀儡劇滿洲偽國登台，馬占山失節，一般赴東北熱血愛國的援馬義勇軍無法前往，中途灰心離散者甚多，其一部分堅欲赴遼西加入東北義勇軍者，雖曾紛紛向熊飛接洽，然亦無相當辦法，出關者仍屬小數。義勇軍高潮，無形低下，然而，當此之時，上海風雲又告緊急，各種義勇軍更奮其救國之勇，又紛紛活動了。及一二八夜開北槍聲一開，十九路軍節節勝利，其前此經過挫折者，至此都紛紛來滬，要求加入。而一時匆忙組織開赴前綫者，更是不計其數。卽到十九路軍接洽參加者，日必數起，風起雲湧，滔滔不絕，民族的生機完全在此中顯露出來了。十九路軍最高長官爲便於接洽起見，卽命七八師祕書徐名鴻專責辦理此事。但以後愈來愈多，且有接應不暇之勢，同時爲收指揮統一及發揮義勇軍特有性能起見，特任高級參謀華振中爲義勇軍總指揮官；而以一五六旅長翁照垣副之。於是各地義勇軍，都在十九路軍統一旗幟之下紛紛加入前綫工作，向

復旦義勇軍確可使人起敬的，他們在戰線上確曾作過戰，協同我們的士兵作過戰，也有數名的死傷，守備時在吳淞也曾建立了戰功，而後方宣傳更是他們偉大的勞績。不過他們有文學家的描寫，有自己的啓事，有新聞記者的吹播和拍電，社會一般都知道了，他們的勳名也凜凜然佔據了光榮的一頁。其次是馮庸大學的義勇軍，他們在社會上是很聞名的，尤其是北方的社會，其大名，使人聞之，如雷貫耳。這因為他們的宣傳力與復旦的相較，有過之無不及。其實，他們也確曾爲國盡相當的力，作防禦工事，是他們偉大的功績。尤其使人欽敬的，當三月一日全線撤退的時候，他們曾在瀏河方面從容抵禦過敵人，發揚他們的固有戰鬥力。但他們受到各方的挫折亦太大了，即如請領槍械與開拔出發兩層，曾給予他們許多的爲難。如下的一段新聞，也可以看出其中的一部分：

『馮庸大學義勇軍，於前年中東之役，已播義聲，此次滬變爆發，該軍全體在平聞訊，立請校長馮庸，率領南下，援助十九路軍抗日。馮以國府遷洛，槍械一層，須向中央請示，故先率隊往洛，面謁各當道及蔣介石委員，均甚嘉許，並由馮氏面懇蔣委員手電軍政部長

何應欽，俟該軍抵甯時，按名發給械彈。馮以在洛結果圓滿，故於九日由鄭州轉車渡江至甯，持蔣函請何氏照發。何以甯方並無槍械儲存，故允電滬兵工廠具領。該軍在甯又悉日援軍又有一師團運滬，大戰即在目前，故於昨日來滬。當在真茹下車，抵站時適雨雪交加，但該軍精神均甚奮發，令人對之激起愛國心血不少。全軍因未領得槍械，故均執紅纓，背朴刀一柄，雄糾糾如古戰士。馮庸衣褐色軍服，佩指揮刀，在雨雪中與人談話，精神飽滿，據其表示云：「本軍此次南來，不辭跋涉，間關千里，援助十九路軍，參加對日作戰，全軍人士，個個抱必死之心，故雖械彈至今尚未領到，同人並不氣餒。故無長槍，亦必以朴刀與日寇肉搏，相見疆場。聞日軍作戰，惟恃其猛烈之砲火，衝鋒陷陣，非其所擅，最懼我國之大刀隊，故本軍即領得槍械後，亦必一試身手，以殲醜虜云。」並悉該軍全體中有女同志十六名，裝束與男軍士等，故撲朔莫辨，殊無愧於古之木蘭云。」

然而，此外比較上義勇軍更有動功的多着呢。如華僑義勇軍與上海市民義勇軍，是各種義勇軍中之成績最佳最勇敢最有動功者，尤其華僑義勇軍，在火線上與我們底士

廣州中山大學赴京 請願學生	樓相茂楊衍鈞 趙立羣李紹華 等數人	中途請求參加 無統率者	三月十一日到	派交通處工作
中華民國國民救國 會救國軍先鋒隊	未詳	總指揮張子廉 參謀長劉慕蘇	司令駐滬西 陳家渡老爺廟	
鐵血救國軍	未詳	總指揮朱琳		遭上海市公安局取締
救國義勇軍	五百餘人		七日到	一部分歸交通處指揮進 行軍路工作，一部分充 偵探
義勇工兵隊	三百餘人	隊長嚴嘯侯	八日到	
臨日前綫敢死隊	大刀隊六百第 三隊九十人	軍事委員長程 天田隊長楊集	大刀隊在句容 待命第三隊在 蘇州	
中國青年反日救國 援滬討日義勇軍第 二隊	六十餘人	隊長馮君懷	八日到住仇家 灣沈家村	十一日選志願者廿人編 救護勇躍軍醫處辦理

第十八師志願抗日 赴東北折回者	三 人	姚桃謝修梅徐	九 日 到	派 翁 旅 工 作
南京中央大學學生	十 七 人		九日到蘇州前 方工作	後援隊三月一日晚開回
馮庸大學義勇軍	一百二十六人	校長馮庸	十一日開抵真 茹	暫駐暨南大學
招商職工義勇軍	隊員卞長儒胡 茂枕張發陵等 十二人	隊長俞仙亭	六 日	開赴前方担任救護工作
援滬討日義勇軍第 三大隊	八十三人	隊長藍斌	十二日開南翔 集中	十五日開封真茹改編爲 担架隊
泰興縣救國義勇軍 第一隊	二十餘人	隊長董笑天	十三日到南翔	原是地方警察故派往七 十八師第六團安置
中國青年戰血抗日 團	十 六 人	大隊長駱駿		因人數太少與賊八人隊 合併

震旦大學教授	陳	中國國民救國義勇軍	上海市民聯合會義勇軍	市民義勇軍先鋒大隊	奮勇先鋒隊
一	曾	十二總隊一總 部約當一旅	共二五區，每 區約百人	兩批共四百餘 人	未詳
江揚		軍委會委員長 朱子儒副張子 廉王漢其總指 揮洪嘉謨副劉 蘇	正指揮王屏南 副王肇成	先鋒隊長王志 祥	蔣玉枕吳坤山 張志剛劉鳳桂 等
二月十日	二十日			二月三日開往 開北分駐永興 路上處同鄉會 等處	
派交通處工作	到敵方作反宣傳	小數參加前方工作			

上海建築業同人後 方供給隊	國民救國志願軍	上海各大學青年軍	上海義勇團	留蘇學生國難服務 團	中國國民救國軍第 一軍第一師	南京中央大學學生
百餘人	二百人	約五百餘人	未詳	周世樞等五人		十人
	司令張煊	代表溫司廣 于璞令顧傳聞 參謀范丕烈	朱為珍黃建平		師長孫炎	
		二月廣集西門 少年宣講團以 便整隊開赴前 綫		十六日掘救傷 藥品到南翔		十五日到暫住 招待處
派交通處工作	准開戰地改編		受市公安局干涉命軍裝 整齊准予合到前方	交七十八師軍醫處指揮		編為宣傳隊

四川義勇軍廿餘人	中央大學義勇軍	上海中學聯青年義勇軍	臨日前綫敢死隊	天津骷髏團	上海市水木業義勇軍工兵隊	上海市民抗日決死隊三大隊	滬東民衆便衣隊
十八到真茹	隊長軍事教官 徐挽瀾	未詳	隊長倪權	八十餘人	二百人	一千五百人	約三百人
與邱壁團聯合遞步增	十七日		十七日	三月三日開到 真茹	隊長張世發 廿六日		隊長孫華山
	由南翔開到真茹該軍給 養自備服裝整齊分發七 十八師軍械處服務		到七十八師軍醫處接洽	由副官處招待	開赴周家橋喬家祠堂訓 練在真茹地方輸送及 交通等工程工作		二月日在江灣路附近鄉 間集合向九路軍防綫進政 敵有被入由江灣引擊退之 敵百餘人由江灣引擊退之 方而潰退便衣隊當即迎 頭痛擊當斃日兵三名 我死七人傷三人戰約半 小時日軍敗退

抗日決死隊	華僑救國義勇軍	郵工義勇軍	上海市民聯合會 義勇軍各分區義勇軍	中國退職軍人抗日 義勇軍	上海市工會檢送 導衛生救護等隊	救國義勇勵志社
由十九路新編 共三十二大隊 另有諜報一隊	約二百人	約百餘人	未詳	約百餘人	三千人	三百人
	北伐軍舊部吳 越所組織		委員會	司令六十八歲 老人仇驚變	總會委員李永 祥	
	十二月開赴南	二月一日起				
	十六日起正式參戰	開赴前方担任遞送交通 工作	二月一日起在開北工作 成績頗佳其十一中隊經 十九路軍給以救國軍名 稱給養等由市民自籌	二月一日起在開北助戰 在天通庵斃敵廿餘一月 廿一夜遇敵便衣隊於青 雲路發生衝突隊員王子 清受傷	陣亡屍體同警察維持治 安並協同警察維持治安 等項工作	担任輪船搬運炸藥 陣亡屍體同警察維持治 安並協同警察維持治安 等項工作

四川省抗日救國義 勇軍敢死隊	百餘人		廿五日到	派往翁旅工作
四川開江青年討日 義勇軍	六十餘人		三月二十日到 駐真儀	
首都各界抗日救國 會救護隊	四九餘人	主任尹天民由 陶寄天女士率 領	由致次段錫朋 介紹廿四日到 真茹	住暨大內廿五日看 令開南翔候命留工 員廿人在真茹駐仇 二號家巷
廣東女子救護隊	約二百人		由上海派往蘇 州等處工作	
上海市商會童子軍 救護隊	約六十人			
上海震旦醫科第七 隊救護隊	廿餘人	隊長汪揚	駐暨大	
無錫縣僑德會救護 隊	十餘人	該會員會章極 派楊采陳紫泉 及醫師十惠林 率領	二月十五到	派往顧團服務

安徽理骨會江蘇吳縣分會担架隊救護	廿四人	唐春海司馬鑫	二月十五日	住小場開始工自帶給養一月
廣東同鄉救護隊	廿四人	利明印刷美術公司羅正平介紹		以上數隊雖參加救護工作其性質與勇軍同故列此
湖南青年鐵血團救		分隊長胡彬		四月十二日起在蘇州構築城牆工事
上海童子軍戰地服務團	八十餘人	汪剛		工作全上此外尚有許多服後方諸勤務

(註) 如有遺漏希函書局轉編者俾於再版加入

最後，且將四川省抗日義勇軍敢死隊的一篇報告書錄在下面，以爲此節之結束：

『親愛的父老昆弟諸姑姊妹們！

『在中國這個次殖民地的國家當個國民，相信個個人都是感覺十二萬分的難受。

尤其是最近的暴日將牠資本帝國主義的真面目十足的表現出來，向着我們老不長進

『我們將去受訓練了，將編入十九路軍隨營訓練班去受訓練了。新的服裝，已由旅部派人量量各人身幹的尺寸去訂製了。每日的伙食，已由旅部每人每日規定發給大洋兩角了。但是有不需訓練的，想來旅部也許會有一種適當的救國工作給他們做吧。』

『二月二十六日到重慶。重慶的長官，以為我們有武器，命令守城軍士不許我們入城，並不能容許我們喚醒一般酣睡的人們。』

『三月一日抵宜昌，見岸上遍插國旗燃鞭炮，人們俱個個歡喜，十分高興。沒有想到上海失守，瀏河大敗，而報紙滿載白川陣亡的消息，是不可靠的。』

『宜昌所得消息，全成虛謊。倒是我軍退守太倉嘉定，盛傳滬上議和。』

『出錢買票之平漢車，滬上有議和的確息，使我們不能不請教遷都洛陽的國民政府。然而可惡的平漢路局竟徵收了我們每人車票大洋九元六角五分，活活送去大洋二百六十元五角五分，唉！國有的鐵路。』

『三月十七日抵洛，國府主席赴京謁見調查團去了。行政院長及各部主管人員均』

大多不在行都。向中央黨部請願，得葉楚傖委員訓示：「政府決不以違反人民之意志爲意志。」果能如是，稍可使我們滿足希望。

「三月廿七日車轉鄭州，說邱伯清同志的病危了，大家都焦急起來了。尤其伯清同志的哥哥邱鋤崐同志更急得流出淚來了。我們馬上預備一百塊錢並派鋤崐同志去看護一切。好在現在已快好了，要到前方來了，我們很感謝鄭州同仁醫院的特別優待，不取分文醫藥費。」

「三月三十一日車抵徐州，站上的兵，講馮總司令在徐養病。當派同志前往求見。隊片甫入，馮先生因喉病不能講話。即在片上親書：

「爲民族爭人格的主人們：你們真是有血性，有良心，有志氣，有硬骨的先鋒啊！敬佩之至。馮玉祥。二一，三，三一，于徐州病院。」

「三月卅一日抵京向黨政軍機關報到後，當日下午，首都衛戍司令部突然來了一張條令，上書：「頃有自稱敢死隊代表章楚僑，向本部肆意要求，查此種藉名團體，本部迭

經取締在案，仰即派得力兵士多名，勒令出境，違則拘押」等語。查章楚喬同志是本隊正式推舉之代表，所負任務，除報到外，別無何項請求，然而，衛戍司令部竟下了這樣一道命令，勒令第二天午前十二點鐘出境，奇怪！

『到京之第二日，雖有衛戍部之取締，我們因洛陽中央黨部已允許電致南京中央留京辦事處張道藩主任指導我們一切進行，所以我們還是整隊到南京中央黨部去見張主任。結果允許把我們介紹到十九路軍，衛戍部之麻煩，也因而減少。』

『中央留京辦事處雖有函介紹我們到十九路軍，但還得要我們去軍政部接頭。軍政部最初說得很好，結果他爲執行行政院取締義勇軍的命令，不接受我們敢死隊的名義，允許個別爲我們介紹工作。我們說：我們之來，就是爲着「四川省抗日救國義勇軍」這個名義而來，名義取銷了，我們到底爲着什麼而來？豈不是爲軍政部給我們介紹工作嗎？我們不願意，如果軍政部要我們取消名義的話，頂好是明白解散我們，以便我們還是回去。彷彿「愛國」還像有罪一樣。末了，軍政部仍然原諒我們遠在成都，當時不知道有行政

院的命令可以例外的派往十九路軍不過，他又來封信說：「十九路軍，官長並不缺少，所缺少的是的兵。」我們是求敢死，那管他官也好，兵也好。總之，走上前線，再說下文。

「政府對日方針，決定兩個原則。即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彷彿既不敢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復不敢大刀闊斧的進攻，所謂抵抗，祇是退讓的抵抗，快等於不抵抗。所謂交涉，祇不過乞憐國聯，一種碰頭禮拜的交涉。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一切責任，現在通通加上我們的肩頭了。我們應當快馬加鞭，挺身去幹。待死和靠人，都沒有好的補益。我們要從死裏求生，纔有意義。國家的獨立，待我們去追求。民族的恥辱，待我們去洗滌。同時，我們還急切的盼望全國親愛的同胞能一致嚴厲監督着我們的政府，使他們要根本做到保國衛民守土的抗日工作。一面我們自身也應當完成我們輸財出力捨命的救國責任。」

第三節 後方勤務與隨營訓練

義勇軍的奮起及參戰既如上述，在此，我們對於後方勤務與隨營訓練的情形，也似乎有一述的必要吧？

很顯然的，義勇軍在前線作戰是很少的。其大部分不消說都是在後方服役。因為他們的性能關係，自然要如此。

首先值得說明的是童子軍的忠勇服務。

誰都知道去年「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東北投下一顆危險性的炸彈，不但和平的中國人，連東西兩半球的尚在睡夢中的人們也驚震了。然而，在中國却出乎尋常意思不到的有兵不戰有土不守而斷送東北幾千里錦繡河山的所謂不抵抗長官，於是大家憤慨了，中國童子軍就在這憤慨之下，也組織了「童子軍戰地服務委員會」，曾準備了一切，要到東北去。誰知道東北沒有去，而一二八上海事變發生了。於是上海戰區內逃難的難民，就首先受到童子軍的忠勇服務的嘉惠。例如一二八事變的翌日，有許多逃到世外桃源的慕爾堂的災民，夜深寒重，不能成寐，往往相臥偎抱以求暖，慕爾堂的童子軍，就不忍觀這慘狀，他們感動了，當夜趕到金榮小學借毯子。這種雪中送炭的厚誼隆情，這種人類同情心相關切的摯愛，諒來當時身受其惠者至今還不曾忘記吧。稍後，童子軍就

擴大服務範圍。向戰地出發，一月三十日，該軍理事會辦的教練班與慕爾堂的二百七十團童子軍，開始活躍，並招請了自願投軍的六百多人，成立了『童子軍戰地服務團』，浩浩蕩蕩，氣吞山河，來到我軍爲祖國爭生存了。

當登報招募新團員報章發表之日，報名投効者，踵趾接相，男女青年，其中無不激昂慷慨；口試時，種種悲壯痛沉之詞，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得了的，更有許多使人感動的事實如斷指血書以示堅決者無日無之，這種愛國的精神，真要令千秋萬世的英雄志士悲歌感泣的啊！他們的功績，全在於後方服務，不論傷兵醫院，難民收容所，以及輸送傳遞等，等莫不有他們的足跡。二月二日起，他們即輸送各團體各慈善家捐下之救濟物品如食品衣服等，日必數百件，常至真茹南翔總部及交通處，雖在槍林彈雨之下，但他們的堅忍耐勞不怕死的大無畏精神，始終如一。此外大部分的工作，則爲傳遞公文信件等。他們又能駕汽車或機器腳踏車，故傳遞異常敏捷。因此，十九路的同志們都異口同聲贊嘆了，而他們也很起勁，二批，三批，四批，源源而來，於是該軍除輸送物品傳遞信件外，並兼任裝

修及視察軍用電線，警戒防區，修築城牆及防禦工事等等，忠勇哉，爲祖國爭光榮的孩
子們！

他們的救濟工作，在閩北最前線救出了七百多如火如荼行將死的同胞，在後方辦
了十三個難民收容所，同時服役於其他二十餘的收容所及傷兵醫院，專門管理警備事
宜。十九路軍的車輛出入和慰勞品的整理，也靠了他們，秩序井然。築路，架橋，監工，偵查，連
輸，招待，通訊，維持秩序，都是他們常做的工作。崑山至常熟的電杆木和電線的裝置，都出
自他們之手，蘇州城牆一圈的戰壕之挖掘，要算他們與湖南鐵血團的勞蹟居多了。他們
的足跡遍滬甯滬杭兩路而迄於太倉常熟勾容等處，他們常駐的地方爲松江，真茹，南翔，
崑山，正義，蘇州，無錫等處，他們服務最多的地方爲十九路總指揮部副官處，交通處，兵站
等，而尤以交通處爲最多。所以他們發號司令的總機關『童子軍隨軍辦事處』常依交通
處爲進展。他們有幾個同志在蘇州服務於總部兵站，與作者很接近，作者知道他們勞蹟
是很多的，他們並爲作者服役，抄了不少的稿件，就作者個人而論，至今猶爲感念。此外上

海市商會第五十團童子軍因爲單獨進行，與十九路總部很少服務關係，作者知之不詳，但他們的功績也是很多的，只可惜流彈死了幾個同志，連姓名也不曾知道，國殤哀怨，作者敬在此深深致其函默追悼之情。

此外純在後方勤務者，要推上海華商紗花業義勇軍了。該軍係紗花同業所組織，招足了二百五十名，編定一中隊，確定經費，以華商紗布交易所平台爲操練場所，繼又借定蓬萊市場空地爲操場，準備北上，參加驅倭工作。不意一月二十八夜上海戰起，於是他們要求十九路軍總參謀部處發給槍械加入前線作戰。然而該軍臨時招募，倉卒訓練，那裏有作戰能力呢？作無謂之犧牲，未免可惜了，不准。於是該軍就在後方工作。其時周浦楊思橋、周家渡保衛團，以爲各該處地處衝要，與兵工廠，祇有黃浦一線之隔，而周家渡後面又有火藥庫存在，恐敵襲擊，就要他們開赴浦東，連合協防，械彈是由該團供給的。於是就在周家渡等處掘壕佈防，前後凡三十餘日，沐雨櫛風，晝夜嚴防，雖沒有參加前線作戰，其功績仍是一樣偉大的啊！三月一日我軍退守第二防線，該軍遂亦退回，槍械各交還了保衛

團自是以後，該軍遂派一部分到十九路軍後方辦事處上海兵站服務，隊部駐南市沈家花園，担任運輸上海至蘇州崑山太倉等戰地之軍用品，又派一部分至崑山交通處工作，編為監護隊，發給他們步槍三十枝，子彈六千發，受交通處指揮，担任監視船舶運輸，保護鐵道交通，以及戰地防禦工程等工作。停戰會議成功，他們並帶了械彈回到上海。

再此外如「湖南青年鐵血救國團」等等義勇軍的後方勤務都是特著勤勞的，只因篇幅關係，恕不一一描述。一斑之微，可知全豹，還請閱者自己去聯想吧。

於是，說到隨營訓練。

這，就是關於學生義勇軍隨營訓練班的事實經過。

推本溯源，又要從九一八事變說起。當時東北失陷，天津肆虐，血性之倫的上海各大學學生所受到的刺戟當然特別激烈，就紛紛向中央政府請派軍事教官到校訓練，以為武裝禦寇的準備。於是中央特在上海設立「上海學生義勇軍訓練處」，統一各校編制，加緊訓練。訓練未及兩月，各學校照例放寒假，學生星散，訓練又暫時停止。恰好這時十九

路軍一五六旅，由嘉定移防開北，總監部就委翁照垣旅長爲訓練處副主任，即有復旦大學軍事委員會主席林繼庸君到處聲稱，該校同學擬請利用寒假期間，組織訓練軍事特別班，並請至翁旅軍中實習各種武器。翁旅長允之，於一月二十四日編隊成立。但當時人數僅及一排，不便演習各種戰術，乃向其他各校徵求隊員，又因此時各校學生大都返里渡歲，應徵者自然寥若晨星，於是就在復旦校內先行演習軍中生活和必要的學術科。十餘日後，開赴大場旅部，與士兵共同生活，特別加緊操練，爲時僅僅六七日，而上海敵軍就向開北進攻了。

當一月二十八日晨間，他們——隨營訓練學生，演習迫擊砲畢，散隊的時候，即見上海各報均載有市政府已接受日本之五項無理要求，最後一條，竟明令解散抗日會，憤慨已極，同時翁旅長亦已接到退出上海命令，於是他們更憤慨了，都以爲上海乃我國領土，駐兵乃我自由，彼日本帝國主義者究以何種權力干涉我國行政？前次以東三省之不抵抗，而陷於萬劫不復之地，此時何能一誤再誤！遂一致要求旅長固守，勿使東南尺寸土地，

忍而且無法遣散，就把他們統統編制起來，正式成立『十九路軍學生義勇軍隨營訓練班』，共分為三大隊，每隊又分為三中隊。第一大隊大部分為上海各大學學生，其較高級之軍官研究班亦屬之。二三大隊係上海市民義勇軍（內有小部分由東北拆回之上海青年援馬團團員）及四川湖南等處的學生抗日義勇軍，此外尚有女生一支隊。訓練的地點，初是唯亭，繼而無錫惠山。時間草草，雖是兩個多月，便舉行畢業，但他們的意義是深遠的，精神是始終興奮的，情緒是長遠緊張的。他們所學的東西雖很膚淺，但自各個教練以至於班教練排教練連教練，自典範令以至於大教程，此外還加上政治經濟等，他們都學到一點。同時因為他們努力的關係，成績不致於十分差的吧？然而，却因為種種的關係，十九路軍自身又奉命開闔，他們就不得不在萬分沉痛萬分哀怨的當中畢業遣散空空的回去了！這其間，自然有許多要流離失所受盡社會的磨折的！在這樣的中國，在這樣的局勢下的中國，『抗日』、『愛國』、『義勇軍』如是等等，都是不容易談的呀！

雖然，雖然！來日方長，類乎『一二八』的事件將來更多呢！作者在此敬禱祝他們不

在李公祠的飯廳裏，大中兩部教職員同學擠滿一屋子，神龕的前面張着一塊「歡迎復旦義勇軍回校」的白布橫披，底下就是主席台了，第一個上來的是李老博士，演辭是超過理想以外的長，在激昂慷慨之中仍不失其莊重，第二個是一位同學，他是代表在校同學致歡迎之忱，也發揮了不少的感想，第三個在一陣全場一致的鼓掌聲中上了台，那就是武裝同志的代表了，請他報告從征的經過，會場的空氣頓時嚴肅起來，衆目睽睽都集中在這灰布衣的英雄身上了。他開始那宏壯的聲音，恐怕是被熱情激盪的緣故，聲音已經嘶了，我在那英雄的面頰上發現兩行亮晶晶的眼淚，他的報告的確很詳盡，幾乎花去一小時有半的時間，他說十九路軍的自動抗日，歷述他們的勇敢，他們如何幫助作戰，如何宣傳民衆，組織民衆。這個，我希望修歷史的人，不要將這事忘記。最後，他說出他的感想和救國計劃，他頗以在中國尚未發現杜美爾事件和犬養毅事件爲憾。又在一陣熱烈的鼓掌聲中下了台，再經過一些節目，最後是拍了一張照，於焉禮成。

一陣擾攘，飯廳恢復它的寂寞。

最令人難忘的是那英雄面頰上的兩行亮晶晶的眼淚。

附錄學生義勇軍隨營訓練班第一隊長彭培亮君報告該隊經過之詳細情形之一文於下（節錄）

隨營訓練班，乃由復旦中公法政三校同學組織而成。一二八戰起，同學等堅請赴火綫參加工作，旅長（翁照垣）勸阻無效，乃亦移司令部於閘北太陽廟，令同學組織特務處，分五股工作：

（一）情報股

同學等類能操本地方言，熟識街道，相識人亦多，擔任牒報，極為相宜。每受派作偵探時，有向汽車夫借衣扮車夫者，有扮報童者，有雜於救護隊中者，化裝頗佳，人莫能辨。同學等在無水洗面不刷牙寢食或有或無之生活中，礮火聲震耳欲聾，大家不覺痛苦，不知畏懼。化裝之後，互相笑謔，揚揚得意之形狀，誠為出於本人意料之外者。

担任運輸事宜，最爲麻煩，亦最重要。在開北作戰時，民衆逃走，往往將門戶緊閉，我軍愛惜民物，不肯破扉而入，以致露天街道中，不能多堆什物，一切軍用品，皆須旅部隨時以車運往。當時旅部有汽車二三十輛應用，但時有車夫畏苦，私自開車逃走，或缺油或損壞者，倘有誤軍機，其關係實大。同學乃將車號旗幟通行證車夫及車上鎖鑰，統行編號登記。每有需車，先問用途，以定車之大小。然後出門外指定車輛，始有車夫入，交發旗幟鑰匙等，詳記載運物品。開車時間，開赴何處，路程若干，何時可返，及各種號數，派人押車，同學又多數爭去，亦爲難解決者。及車返，車夫常常忘記入內報告，及交還旗幟鑰匙等，又須出外查視。故終日足疲於奔，手疲於寫，雖食粥猶不敢離開。

開北激戰，多在夜間，一月三十一日晚，同學押運子彈至虬江路，返時離開火線約三十丈，忽有敵彈連續飛來，知車行聲爲敵人所注意，乃停車路旁，同學憤不可言，下車執鎗至火線參戰，囑車夫徒手回報，當即有及三四同學，奮勇前去，俟機將車開

詞。因之士氣更壯。分送慰勞品後，得知火線上士兵，因飲料不足，且所吸之火藥氣及焚屋烟火氣太多，乾燥食品如餅乾麵包及罐頭等食品，多不能下喉。乃由同學轉告各界，以後如有贈送，以軍用品及水菓爲妙。并將過多之燒餅饅頭等，奉旅長命，用汽車載出。分發給窮苦難民，一時滿街滿巷，爭食者汽車爲之阻。同學派人下車，推強助弱，維持分發之平均。并乘機宣傳鼓勵民氣。故軍民情感，從此更爲濃厚，而自願來軍投效者更多。

同學日間多在外服務，每不能在營進食，輒自在外買餅乾充飢。旅長屢令自由取用慰勞品，各同學不肯，最後始將因搬運而散包之物品。如餅乾蛋糕香烟之類，略加取用，猶連稱慚愧不已，蓋以爲慰勞品祇火線上之兵士可用也。某日，慰勞股同學，因公取用民衆送來之手電筒，其他同學等紛紛營議，竟因此而發生齟齬，經予再三勸解始已。此種精神，實令人欽佩不已。竊以爲我國各機關辦事員，如皆能有同樣之廉潔，則中國早興百廢，臻強盛之域矣，幸望各同學永持毋變。

(四) 交際股

十九路軍各官佐，如副官書記等，均富有軍事學術，此爲中國軍中之罕見者。如一五六旅副官主任丘秋星，即爲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者，學術兩科，均有深研，故戰事發生，各官佐大都荷鎗參加火線，司令部雜事，概交本隊辦理。其雜務如：(甲)招待新聞記者。自戰事發生，各報館及各通訊社各團體之前來採訪新聞探聽消息者，踵趾相接，概由交際股接見談話。(乙)接待各界代表前來慰勞者，點收慰勞品。(丙)審問漢奸及敵探。暴日橫行，國民無不憤恨，戰期中凡有稍類日人，或形迹可疑者，無不被民衆拘扭，痛打，送來旅部聽候處置。民衆此種愛國行動，固可欽仰，但日人與我之軀貌，實無大別，往往有平日極少出街之同胞，或穿破舊西裝者，皆有被捕之危險，若不加以相當審問，遽行處決，實爲冤枉，故處理此事者，亦有終日無暇之感。三月一日，獲日探二名，能操國語粵語及上海方言，身藏手鎗，自稱爲國民政府職員，可謂胆大善欺者矣。經旅長參謀長再三覆審，始確證其爲敵探，同學等即欲以爲射擊靶，爭行

覺無事可爲，乃相率至吳淞地穴中，砲彈炸彈及飛機上之機關槍彈，如急雨下，乃紛紛避開。歷一時之久，鎗砲聲始稍息，重行集合，檢查人數少二名，到處尋找，則見其在某路東端因坍屋下壓倒三人，彼等方盡力設法營救之也。自此旅長恐同學在敵人砲火下犧牲，太無意義，乃下令禁止以後不准再到吳淞。然學等仍每潛行赴砲台也。

綜計本隊參戰近兩星期。雖不敢謂有若何功績，然亦未嘗爲軍隊之贅。且協助軍隊之處亦復不少。尤以一般同學，初次參戰，不慌張，不畏懼，辦事精細敏捷，雖受過長期之軍事訓練者，亦未必能如此，是則爲個人所欽佩不置者。惟以訓練期短，加以同學等過于奮勇，故於服從上，未能完全做到。而如參加火綫，旅長則以大學生之犧牲，爲國家之損失，責成余加意加以管理，不使受險。同學則謂：『既不參戰，何必從軍？』其實在司令部担任重要工作，何嘗非有價值之參戰，而同學等則必以參加射擊，爲狹意的參戰之解釋，殊令余上下爲難也。

後方宣傳

旅長以吳淞居民逃走一空，軍隊行動，諸多困難，感於國際戰爭，有軍民聯合，共同奮鬥之必要，乃令本隊至後方，沿京滬綫各埠宣傳，以期喚起民衆，限令二月十一日午前出發。十日晚，奉到開赴後方宣傳令後，同學等即會集商議，改名爲「上海各大學學生義勇軍十九路軍隨營訓練班宣傳隊」。決定宣傳方式爲（一）文字宣傳——印發傳單宣言，貼寫標語。（二）口頭宣傳——至各地召開市民大會向各機關宣傳。街頭講演，茶肆及鄉農談話。（三）化裝宣傳——編演抗日戲劇，指示民衆抗日方法，并舉行募捐，爲深入宣傳之手段。此外更代募前方看護救護人才及指導民衆組織救國團體。十一日由大場出發，至嘉定。關於宣傳種種，更爲大學生之能事，在嘉定勾留二日，使全城空氣，頓形緊張萬分。宣言爲臨時所作，表演劇本爲「鐵與血」，寫上海戰事實況，指示民衆殺賊方法。劇本上午十二時完稿，下午三時表演，成績亦尚不差。十三日，移南翔，其時雨雪交加，途上泥濘不堪。同學身負數十斤，步行三十餘里，行進速度較普通軍隊爲快，到達目的地時，大家赴河岸濯足，猶毫無倦容，不知寒冷。

當時卽有民衆持爐炭來爲同學烘衣于此可見民衆對抗日軍隊之熱忱矣。

在南翔努力工作二日，又開赴崑山，加演『小白龍』劇本，寫東北綠林義士，爲國殺賊之壯舉，詞句慷慨激昂，激動民氣不少，送肉食來稿勞者數起。十七日開赴蘇州。過去所經各地，皆住宿於廟宇祠堂中，寢於潮溼之地，同學雖能耐寒苦，但無檯桌椅，辦事實更感不便。至蘇後，始改借住學校，蘇州地域較闊，人口衆多，且民氣遠不如其他各地，於是同學工作更加努力，計十八日派人日出寫牆壁標語，並赴各方接洽，加印傳單及戲劇說明書數千份。十九日全隊分散至各茶肆街頭舉行演講及談話，終日始歸。二十及二十一兩日，在城內外舉行花裝宣傳，民衆已受我隊之影響，故表演時，萬人空巷，場內無隙地。表演至激烈處，觀衆大呼『打倒東洋鬼，義勇軍萬歲』等口號，可見數日來宣傳之結果，已有相當成效。廿一日應十九路軍六十師之請，復在城外院吏舉行化裝宣傳一次，同時派人至各機關各戲院演講。廿二日離蘇州赴無錫。錫地工廠林立，各學校亦已開學，乃改訂宣傳日程，分日向工界學界農民及市民

化裝表演，加演『忠勇的乞丐』，寫窮苦人不受日人利用，并奮勇殺敵事。結果極為圓滿。蓋錫地各黨政機關及各民衆團體，對於抗日空氣異常濃厚，工作多向實際方面努力，如申新紗廠之編抗日課本，教育工友，并施行軍事訓練，及江蘇省立民衆教育學院，力向農民宣傳，研究防敵武器，製造簡易軍用品等事，均爲極重要之工作。尤使同學歡欣鼓舞者，即向農民同胞宣傳，得極度之反應。故如廿五日起各鄉村宣傳者，至午夜方回，猶興高采烈，盛說救國之大力實潛於鄉村及工廠中不置。計在錫工作八日，舉行大規模化裝演說四次，每次到會人數，均在數千人以上；而向隅者，正不知凡幾。本隊爲普及宣傳起見，祇得忍痛離錫，而以繼續指導之責，鄭重付托於當地各機關學校矣。三月二日，開赴常州，途中見火車上乘客頗多，乃分派同學至各車廂演講；其時車行轟轟，同學以大聲與之爭響，及抵常，則大半喉啞矣。承省立常州中學盛意招待，極爲殷勤。上午分組在各處口頭宣傳。化裝表演及召開市民大會，均已佈置就緒。忽見報載我軍退至第二綫，翁旅長孤守吳淞。同學情緒，一時緊張萬分，紛紛

整理行裝，準備衝上前綫，與旅長共生死。本人當時正在常州縣政府接洽要公，同學以電話召歸，請求即日開拔，余以交通斷絕，在日人飛機重砲壓迫之下，開至前方，必不易易。且未奉旅長命令，不敢專行，乃婉勸同學仍繼續宣傳，并備文遣人向旅長請示。同學見不能即行，有痛哭失聲者！此後宣傳，氣勢更為激烈。猶憶當日下午開市民大會時，有同學演說，厲聲勸常州同胞，無論官紳窮富，一律不準逃走，如敵人到來，即全體動員，以刀捧齒牙，與之撕拚，至死盡而後已，否則舉行堅壁清野，全體遷出，使敵人來無可居之地，無可用之物等語，聽眾數千人，無不神色為變。在常工作四日，舉行化裝宣傳大會三次，該地各機關團體，對於抗日工作，均甚努力，協助本隊不遺餘力，復旦大學同學會武進分會，及武進婦女救護隊，各贈本隊綢旗一面，以資鼓勵。二月六日，開赴丹陽，七日為星期一，乃由該地縣黨部召集舉行擴大紀念週，本隊全體參加，得知該地地方自衛會組織非常完善，辦理亦極有計劃，且極努力。散會後，仍有極多民衆圍觀不肯去。同學興奮異常，遂分別領導民衆至空地演說，直至下午二時，始

極著成績。此外省宣傳委員會及各界代表，亦甚熱心，惟重重機關之限制，未能有多量之工作表現耳。鎮江復旦同學會，協助本隊之處甚多，並設宴招待，贈『爲國宣勞』旗一面，以留紀念。初抵鎮江時，即得旅長來令，前方無特需，我隊仍在後方繼續宣傳，且旅長已安然退去吳淞，不必爲念。同學等感於江北窮苦民衆甚多，且當時形勢亦極重要，乃決於十六日渡江至揚州宣傳。在揚州承各界之招待與協助，辦事均順手。同學工作，亦極努力。舉行化裝宣傳三次，加演『新希望』及『存亡之戰』二劇。『新希望』爲啞劇，寫農工商學兵聯合起來，一心一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表情極佳，受觀衆熱烈之歡迎。『存亡之戰』寫日本野心不已，圖滅我國，壓迫備至，我華民衆全體總動員，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廿日，奉旅長命令，開返唯亭旅部。蓋旅長以久不見同學，深爲念念，且在休戰期中，正可施以軍事訓練，遇必要時，可再出發至滬杭線宣傳。本隊奉到命令後，即中止宣傳，于廿二日離揚州，承揚州復旦大學同學會贈旗及襪子等。開赴唯亭時，同學等歡欣鼓舞，恨不得插翅飛去。及見旅長，又奉派至各師各旅，

向士兵宣傳。同時舉行慰勞會，除將在各地宣傳所表演之話劇外，加演滑稽劇與音樂表演，聊使困苦奮鬥之武裝同志，略開笑臉而已。每有機會與士兵同志談話，同學無不高興異常，軍師長屢見之，輒加意獎勵。因此又奔走於蘇州崑山，數十日始擬定課程表，開始訓練。

綜計此次宣傳，歷時二月之久，經過十餘埠，三日一徙，五日一遷。同學等跋涉勞苦，自不待言。而終日奔走於街頭及會場，無駐足時。稍有暇，又須施以軍事訓練，故毫無靜思與寫作機會，為同學所最感不便者。

關於宣傳任務，旅長予以二星期之限，及種種特殊情形，不能在各地多留時日，以致雖激起民氣，而不能就地指導其組織方法，或代為組織就緒，然後離開。故民衆亦徒俱一腔熱血，無處宣洩；其有義憤填膺，當場請求加入本隊或請代為介紹入伍者，本隊亦復無法收容，祇得勸其在本地組織起來，加緊訓練，以為前方戰士之後援耳。至于代募前方看護人才，則有常州及丹陽之婦女救護隊，及無錫救護隊，經本隊

介紹至前方服務。其他有個人請求者，則皆勸其先在本地組織成功，然後以整個團體參加前方服務。至於經本隊宣傳後，起而收募慰勞金軍用品自行送往前方者，各地皆有，此可見民衆非皆懵懵者，一般散沙，亦非民衆之罪，實政府不予領導，及一般知識分子，不肯領導耳。

本隊終日碌碌，無暇靜思，殊無何種新奇有效之方法，幸國內明達，有以教之。又宣傳工作，無論喚起民氣，普及民智，對國際戰爭，均極重要，望各界同胞，加意研究及努力，則中國前途幸甚！

改組訓練

四月間，各部參戰義勇軍，均調集唯亭總部，以停戰會議將成功，擬解散之，使各復舊業。但各義勇軍均以日賊並未出境，不願解散，要求訓練，旅長以義不可辭，乃請准師長，于最短期間，施以必要之軍事訓練。各部義勇軍，除本隊外，爲上海市民義勇軍，鐵血團，敢死隊，決死隊，援滬討日義勇軍等等，各自爲名，五顏六色之旗幟，不知凡

質。

幾。爲便於訓練起見，乃完全改組，統一編制。改名爲『十九路軍隨營學生義勇軍』，共編爲三大隊，而以本隊爲高級班。但無廣大之操場可供三大隊之訓練，遂又與唯亭紳董商洽，開闢一公共運動場。從此除義勇軍得有訓練之場所外，又爲唯亭民衆，開提倡體育之風。旋以各部義勇軍自參戰以來，經費迄無接濟，食糧發生問題，又蒙旅長各師旅長湧躍捐助，始得解決。然後規定學術科進度表，預定兩月爲期，自四月廿五日起，至六月廿五日止，除軍事訓練外，又乘暇教以組織民衆及宣傳方法，由北平大學教授盛成先生主其事。在此經濟不足，設備不周之環境中，實行嚴格之訓練，預料將來分散後，各同學必能將此種熱心與精神，及所得者，灌輸於各地各界也。

第四節 本質的暴露

無疑的，這次義勇軍的奮起與參戰，是有缺憾的。這缺憾，十足的暴露了義勇軍的本

先以學生義勇軍而論。誰都知道，學生是國家的柱石，是民族的生機，是社會的中堅，是國民的先導，是未來世界的主人翁。在中國，青年學生更是一切救國份子的結晶。青年學生和一個兵一樣與帝國主義者的犀利戰器相肉搏而犧牲，無疑的是中華民族的一種損失。青年學生這樣的犧牲太可惜了。於是就有中委黃少谷朱霽青等通電反對青年學生作如是的犧牲，而主張衝鋒殺敵的大任委之於二百萬專以供內戰吃國稅爲業的大軍，這主張自然是對的。然而這未免太多心了，實際上，有一部分人的確是不行的。

當一二八戰事未發生之前，日僑在上海將要蠢動之際，上海忽有謠言，謂日艦大隊進入黃浦江，準備佔領上海云云。一聞風，學生界就首先有非常偉大的表演：急急逃跑！復旦大學的義勇軍先逃，持志大學繼之，不到數小時，閘北江灣的學校都逃之空空如也。於是閘北的人民，不分皂白，也相繼向租界裏逃，一時租界人滿，頓陷入戰時狀態。迨至消息證實，並無其事，始相顧而笑，以爲好玩，並不覺到是羞恥事。因此外人方面，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更看穿了中國民族性的貪生怕死，卑劣怯弱，毫無抵抗能力，毫無國家組織。於

是更啓日人的野心，即有四小時佔領上海的誇傲。這不是學生青年怕死的罪惡嗎？這不是學生義勇軍的卑怯無訓練的恥辱嗎？

其次，在綜合組織的青年義勇軍而論，更有許多令人感慨者。例如各大中學的義勇軍訓練，爲時不過每天一兩個鐘頭，而此一兩個鐘點內是否切能切實作嚴格的訓練，尙成問題，反使全部功課停止，終日借組織義勇軍之名以爲嬉戲遊閑，這種互相欺騙，有名無實的把戲，尙算是救國嗎？又例如在文化經濟中心的上海，有大規模的『青年援馬團』的組織。這組織中，有著名律師做法律顧問，有著名會計師做財政經理，更有海上聞人，著名交際博士，和交際花某某小姐做後方顧問團。一面大規模的向南洋各埠募捐，一面招募一些愛國無業的青年充團員。未出發之先，作大大的宣傳；既出發之日，作大大的歡送會與訣別式。由滬甯車站出發，沿滬甯線各埠如崑山 蘇州 無錫等處，既作宣傳，又來募捐，並得了許多贈送的物件如光榮的旗幟與閃爍的大刀等等，委蛇復委蛇，好容易到了北平，借宿平大工學院，遲遲出關的目的未達，而內部早已出了醜態的分裂，一部分團

員不服團長的可不對人言的處置，同時並揭穿了經濟來源與開支的黑幕。因之團長就以絕對服從命令爲口實，欲以手槍擊死團員，而團員則以真理爲依據，起而反抗。於是一團而分散了。勉強出關者，以給養不足，許多團員受凍餓而死，由平折回者，則沿途求乞，狀至可憐。這種現象，作者個人在平時親見他們在工學院鬧案的情形；二月廿七日至廿九日，由平南下之途中，又親見團員在津浦車中募捐以維持生命的慘狀；三月一日由京開蘇的滬甯車中，又見該團團員二人並他們的一女同志向乘客募捐的情景。他們三人與我所坐的是隣座，更看得親切，同時並向我訴說了他們的前後慘痛的經過，使我發生無限感慨。這固然是國家不好，不能利導，使青年無愛國的正當出路，但一方面却完全暴露了流氓知識分子的本質。嗚呼！『愛國』，『愛國』，天下不知幾多的聰明人假汝之名以獲利！

即以學生本身而論，滬戰將要開始期間，雖在寒假，而回家者仍是寥寥，此時的軍事訓練與義勇軍及救護隊的組織正在緊張中，一切形形色色甚覺熱鬧，以爲都有了辦法，何患東三省不能收回？然而，唔！沒有多久，日軍向我軍的進攻，上海戰事發生了，照理他

聽大砲聲，飛機炸擊聲，以至於一見諸種戰場上特有的現象，便不能支持，向後退却，東西四散的走了！來的時候，整齊齊齊，威風凜凜，去的時候，零零星星，無路無影，這種熱心有餘，毅力不足，誰都知道，是沒有統一的整個的『訓練與組織』所種下的罪惡！

然而，我們要問：義勇軍的缺點為什麼有這樣多？為什麼義勇軍間有這樣醜態的現象？這不得不歸咎於無統一的指揮與訓練，這不得不歸咎於把義勇軍當做與兵一樣的看待的錯誤，沒有依其各別的特有性能而利導之。而十九路軍又爲了應付戰爭的忙碌而無暇顧及，縱有一部分人顧及而又爲他部分人所忽略，遂至漫無組織，漫無訓練，更漫無整個的計劃，聽其自生自滅，種下了許多罪惡。總之，這由政府沒有整個計劃，軍隊沒有餘暇充分的利用和國民沒有統一的組織所致。有許多很好的真正愛國的義勇軍，三三五五，分散於各部隊之間，毫無聯絡，毫無組織，既不作戰，又不作他項工作。使他們的時間空耗，使他們的熱血白冷，這是誰的罪惡？是義勇軍本身的嗎？不，決不，這由於政府軍隊國民三者都是一盤散沙，毫無組織的罪惡！我們雖然求全責備，我們却不能不轉而深深的

自艾。

其次我們要分析這次義勇軍的奮起過程中，為什麼學生義勇軍與無業流氓所組織的義勇軍缺點最多？而其他由工人或商人或自由職業者所組織的義勇軍的缺點較少，甚至毫無呢？而這次義勇軍的參戰當中為什麼人口佔大多數的農民除在東北的義勇軍外，沒有參加呢？這，須得我們作歷史社會學的分析。

中國現社會的結構，是外來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和本國原有的小農經營小手工業生產及商業資本相互錯綜之下交織而成的。由縱的而言，自原始的封建主義至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進化時間相隔有數十年之長。由橫的而言，有大都市大商業中區以至於內地農村和原始部落的居住地，在地理上橫互有數十萬里之廣。故中國社會比歐洲任何社會為複雜。其間脈絡貫串，帝國主義的勢力無不到達，已佔着最高支配的地位，使整個中國根本陷入殖民地的境地。而近年來尤甚。其由來非一日矣！

外國資本的進口，對於中國經濟當然起相應的變化。中國本來有二千年來不斷發

達的商人資本，票號，錢莊，銀爐，已有日益盛大的勢力。這種商人資本是依於農產物及手工製造物的交換而存在的。票號，錢莊，銀爐，是經營商人資本最高形式的貨幣資本的業務，這種商人資本與強有力的外國金融資本相遇，其結果，殊途同歸，前者投降後者。中國的商人資本被吸收被隸屬於外國金融資本之下，票號，錢莊，銀爐，或改形為銀行，或附從於銀行之下，而皆為外國銀行之支店。但商人資本的發達，是以農民為犧牲的。商人資本雖使生產益進於商品生產，但其有販賣賤貨及高利借貸而破壞小生產者作用，所以商人資本特殊發達，便是說明生產落後的意義。同時外國商品把中國的生產更加以重大的壓迫，凡外國商品所到之處，即中國生產衰落之處。不衰落的生產，也逐漸適應外國工業的需要，尤隸屬於外國金融資本的勢力。生產雖然衰落，商業與高利貸却仍舊繁榮。商業與高利貸得到外國資本雄厚的供給，更且比從前有加無已。因此，近年來中國社會釀成農業衰落，商業繁榮，金融資本獨特發達的畸形狀態。農村半自足經濟因商業資本擴大影響而愈益破壞，窮鄉僻壤都有日益轉化於貨幣經濟的境遇，農村附從於小都市，小

都市附從於大都市，大都市附從於國際都市。這幾年來中國經濟的變化，指出了農村衰落而都市繁榮的對蹊現象，同時也指出了農村愈益附從於都市的淒慘狀態。總之，中國目前的社會，農村附從於都市資本，最後附從於國際都市資本。

因此，對於帝國主義首先受直接影響的，當然是大都市的社會各成員，農村次之。在都市裏的各層份子，又依其本身的利害關係和立場，對於反日戰爭皆各異其態度。在社會最高層的銀行家及企業家，最先是反對戰爭的，及看出戰爭的勝利才來踴躍參加的。這在一方面可以說民族資本與外國金融資本的鬥爭，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英美帝國主義資本與日本帝國主義資本的鬥爭。因為中國的商人資本早已降附了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在這種鬥爭之下，他們的態度是堅決的。這與工人的態度是一樣的堅決的，他們是在同一立場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因為他們都是生產行程中人，他們有同等的利害關係，他們都處在被壓迫的殖民地民族的地位。他們參加戰爭為本身的真正利益，為中國民族真正的利益而奮鬥，所以他們沒有沽名釣譽的舉動，也沒有其他種種醜態。

的表演，只有學生官僚政客及一切無業流氓，才五花八門，沽名釣譽，招搖撞騙，演盡了人世間種種的醜態，這因為他們是中間階級。他們是一切社會的滓穢，他們無固定的立場，他們無固定的利害關係，他們脫離勞動，脫離生產，他們是站在鄉村社會及商業經營與工業組織之外，他們是依靠原有家庭及獵取利祿朋分國稅爲生活的。在學生間的沽名釣譽，不能吃苦，不能耐勞，不能抑下虛榮心，而且特別怕死，這些都是學生的特質！而一切借愛國爲招牌，招搖撞騙爲目的，更是官僚政客及無業遊民的特色！至於農民他們限於生產關係，他們定住於農村，雖所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比任何層社會爲深，但他們與上海大都市距離較遠，感覺亦較遲鈍，組織亦較散漫，所以他們起來較遲，而且一般真正的農民還沒有起來時，而混戰已因退却而停止了。弄到結果，只有原有的地方武力如民團游匪散勇等參加戰爭，還沒有大規模的農民遊擊戰爭。而此種因抗日戰爭而起的民團游匪散勇，因戰事失敗，國家無正當的方法去收編或導之繼續對外，而反加以壓迫，他們無路可走，於是大規模的劫掠，遂有土匪如毛羣盜蜂起的現象，乃是必然之事。因爲既已因

反帝戰爭而起了，決不能無因一時就要安靜下去，不能用於對外，即用於對內，不能打『東洋人』那末，只好行劫。上海戰事停止之時，各地土匪反紛紛而起的事實，便是一個很好的說明。他們猶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在中國歷史上已有不少的先例，如在南宋之時，岳武穆以大破金兵之威，行將直搗黃龍，此時山東豪傑蜂起，四面響應，燕雲數十萬已失的土地，不勞一兵一卒，便可傳檄而定，然而其結果，十二金牌，班師言和！前此百戰所爭回來的土地不但完全喪失，而一時蜂起的豪傑，於灰心之餘，羣趨為盜，於是南宋的小朝廷也便從此結束了！這歷史上重大的教訓，在今日，還值得我們深深的回味。在這回味的過程中，我們還不得不佩服智識分子的聰明：當時金兵大敗，準備棄甲曳兵逃回老巢的時候，有一書生扣馬諫曰：『權臣在內，大將在外，未有能建功者，岳少保自身且難保矣，願太子（自然是金兵的主帥）勿回！』（大意）呵呵！的確，此言何其對耶！果然不出所料，當秦丞相府黃金累累之時，而岳少保之頭早已割下，而早屍體已腐濫生蛆了！

第六章 國民後方救濟與慰勞

在血與淚縱橫交織成的亡國怨悶之前夕，全國人士無處求得安慰，徬徨失措，如行死柩之中，其慘苦沉悶，實非言語所能形容。迨至十九路軍在閩北抗戰的礮火一響，立時引起了希望，打破以前的沉悶，忘却了以前的慘苦，全國上下，無論智愚與賢不肖，一個個，一批批，都墮入戰事的熱烈狂潮中了，都情緒緊張到萬分而至於發瘋了。於是以赤裸裸的生命供獻給戰爭者就有上述義勇軍的可歌可泣之事，以精力財力相供應與救濟者，就有此節所述的各項事實。

當一二八戰事一開，各地民衆歡欣鼓舞，每個心弦都爲戰爭消息所打動，促住了生命的整個意義。每家報館門前及公共揭示處都聚滿了黑壓壓的人頭，報紙一出版，叫立

時四處飛送，街頭巷尾，萬頭鑽動，莫不人手一張，其瘋狂的狀態，其愛國心的沸烈，處處使人興奮感泣，尤其在上海，戰地的居民不但不逃，而且還笑着待着以求最後時刻的到臨，作光榮的歸宿。在稍後方者則輸送搬運莫不爲救濟與慰勞而忙碌。如戰地傳出一消息我軍需要何項物品，則一刻之間此項物品已如山積，例如我軍需要自行車與汽車，一刻之間，上海的自行車與汽車完全徵集送到軍中，如我軍需要口罩與避風鏡，又立刻之間完全徵集，甚至有用香煙罐掘一洞以爲代替口罩之用的消息傳出，又立刻之間徵集了數萬萬隻香煙罐輸送到軍中，把上海的香煙罐都收羅完了。推而至於一切物品莫不皆然，如報紙一刊出『前方將士無以禦寒，後方民衆何以救濟』字樣，不到數小時之間，不論何處的成衣舖與家庭婦女，都匆匆趕製，絲棉背心，絨線衫，棉被等等，一時風起雲湧，齊向軍中輸送了，總之，此時民衆的全部生命意識已與戰爭的高潮相鼓蕩，忘却了自我，忘却了私有觀念，忘却了物權的存在，不論財力與物力，有什麼就送什麼，需要什麼就預備什麼，盡至送完了只剩一條褲帶，他們還是笑着叫着鼓舞着，絕不吝惜，絕不躊躇，他

護隊爲最努力最勇敢，而其犧牲亦較大，童子軍及各職業團體所組織者次之。而由女學生臨時組織者爲最劣。她們個個都佩武裝帶，儼然軍官。不到戰地，不操苦役，怕死畏勞，虛榮特重，救國云云，認爲時髦，雖然，女子能知救國，亦足爲鬚眉生色，當然不能苛責，不過總覺得美中不足吧了！

中國紅十字會救護隊，於戰爭發生後，即籌備救護事宜，於二十九日晨全隊出發，即救出難民數十，又至北火車站戰區救護傷兵，因鐵門已關，乃由北高壽里至車站，時正值日兵衝鋒之際，其時日軍以大礮掩護，並以飛機拋擲炸彈，我軍以高射炮仰射，先後落地炸彈五枚，將傷兵車炸燬，該會義務救護員及護士等正在搬運傷兵之際，甫離地點不及一分鐘，雖未波及，但該會人員竟從容不迫及視死如歸之精神，殊不多得。這因爲他們長期訓練的關係。同時藍十字會謙益傷兵醫院亦組織救護隊分頭救護，但鑒於力量單薄，不敷分配，乃以開北慈善團體及保衛團原有職員組織藍十字會救護隊三隊，連同已設之救護隊共計四隊，分往前綫救護，並開開北慈善團體爲臨時收容所。公共租界白克路

之寶隆醫院，亦於同時緊急組織救護隊，於三十日晨八時攜帶藥品往戰地救傷。而中國童子軍在此時更有大規模之組織，其慕爾堂童子軍團所組織之救護隊，於二十九日即出發，救出難民百數十人，即寄存於該團團址之慕爾堂，此時之上海市衛生局亦爲其職責的關係，特電紅十字會，紅萬字會迅組救護隊，救護傷兵傷民，並分電紅十字會總醫院，公立上海醫院，新普育堂醫院等準備收容醫傷牀位數百張以便應付，又電同仁輔元堂，普善山莊等慈善團體速組掩埋隊，以便收殮戰地死亡之人，工作亦甚緊張，其實人民愛國比官場爲切，一切救護隊等都是自動組織，用不着什麼致電督促的，不過，在市衛生局也算是一項例行公文爲國努力了。市社會局亦是如此，特派科員赴各慈善團體接洽收容戰地難民，工作甚忙。而中國著名慈善家朱子橋又因開北住民紛紛搬入租界，致租界內各大小旅館莫不均告客滿，但一般貧民雖逃入租界，却無處投宿，均露宿於路中，而不及逃之難民更衆，乃赴濟生會，紅十字會等慈善機關接洽收容，並指定嵩山路國恩寺等處爲收容難民處所。而婦女界領袖何香凝及陳朱光珍（陳銘樞夫人）更組織婦女救

護隊往前方救護傷兵，於三十日下午率領全隊工作人員余心一夫人、曾獻聲夫人、王禮錫夫人、陸晶清女士、甘陳杏容、陳孚木夫人、劉衡靜、陳銘英、楊建平夫人等加入翁旅參加救護工作。而香凝所組織之國難婦女救護訓練班，即改名國難戰士救護隊，計隊員六十人，假新開路口海關監督公署為辦公處所。三月一日由劉毅天夫人持函與紅十字會接洽工作，當經該會允許，指為第七救護隊，專任官兵救護事宜。市商會之童子軍團救護隊亦於同日各支隊陸續出發，成績亦佳。至於童子軍戰地服務團，在二月一日除市商會另行組織者外，已報到參加服務者有理事會教練班、慕爾堂、郵務工會、光華、青年會、金榮、靜安、友聲、金庭、少年會、甯波、滬江、愛國等童子軍及服務員共三百餘人，其大半工作為救護運輸等等。天真活潑之童子軍，出入戰區，使人肅然起敬，即在同日（三月一日）上海各公益團體及慈善家朱子橋、王一亭等百餘人，對開北戰事，同胞慘遭寇禍，目擊傷心，組織大規模之上海戰區難民救濟會，專辦戰區被難同胞臨時收容給養事務。上海各大學學生聯合會亦在同日議決，將同濟大學學生六百人編為救護隊，出發前方服務，設立臨

時救護病院於暨南大學內，從事救護。中央大學醫學院救護隊，更聞真茹方面軍民受傷甚多，於三十一日晨攜帶大批藥品及救護應用器具趕赴該處。而特區市民聯合會除設收容所四處外，又就各區義勇軍中抽出一部分編爲救護隊，往來巡梭，以資救護，此外各工會所組織之救護隊更不計其數。如上海總工會當日寇開北時即通令全市各工友罷工禦侮，至第二日（即三十日）復着手組織民衆救護隊，由郵務工會擔任運輸交通等事務，九區皂藥業工會担任救護事宜，該隊並向五洲大藥房捐得紗布藥品多種，計洋五百元，已定卅一日開赴前綫，實地救護。婦女及女學生之臨時組織加入者亦多。戰區難民及我軍之受傷官兵，均賴此種後方民衆所組織之救護隊救濟，使嗷嗷垂斃之傷難兵民得慶更生，使軍隊得以專心抗敵，無後顧之憂，日軍兵器雖兇，人數雖多，終不得逞，我軍終獲勝利。嗚呼！救護隊之功，豈僅救傷卹難而已哉？

第二節 傷兵醫院與難民收容所

傷殘官兵與被難民衆，既有各種紛紛興起的救護隊熱烈救護，則救護之後，當然要

設法以善其後的。這就有傷兵醫院與難民收容所的設立。

傷兵醫院與難民收容所都是民衆爲愛國心及人類最高同情心所推使而自動組織的。其間大大小小，高高下下的服務人員都是盡義務，而且其工作時間與工作速度比平時都是加倍的。他們純爲義務心所驅使，忘却一切的懣勞了。

在傷兵醫院中，看看一批一批的我們的勇敢戰士呻吟的擡回來，泥土滿身，赤血滿衣，斷脛殘肢，穿皮刮骨，其一種悲慘的景象，突然浮上心頭，立時會發生疑問，人類到底爲什麼要戰爭？人類到底爲什麼要互相殘殺？人類到底爲什麼不能享和平的幸福？倘能戰爭消滅了豈不是很好嗎？如是等等，一切一切都向腦中齊集，使人情感興奮到極點了吧？若再追究下去，這一次戰爭到底爲什麼發生的？爲什麼繁華的上海會變爲瓦礫之場？爲什麼我軍始終退駐原防會不能逃免敵人的攻擊？爲什麼在我國國境內會發生如此的戰爭？想想這些，看看受傷戰士的慘狀，更眺望一下閘北一帶火光燭天什麼都同歸於盡的恐怖世界，我們情緒更會緊張萬分，自然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痛恨切齒，誓不兩立，真

要摩拳擦掌，罵一聲『東洋人殺千刀』呀！

更有使人感泣者，是我們的士兵衛護祖國的勇敢不死精神。他們不待醫好，他們帶着綑帶，他們不顧一切痛楚與衛生，總之，他們顧不得生命的愛惜，他們只顧戰事的勝利，他們忘了自己是傷兵，他們常常偷偷的跑了，跑回火綫去作戰。他們中間，除非重傷不能跑走，或跑走時被醫生或管理員看見而阻着，否則他們大半是跑走了的。這是每個傷兵醫院都有的現象，這是事實。其重傷者，只有神智稍為清晰，也必慇懃的問着看護婦：『同志，我們前綫打勝吧？我們前綫打勝吧？』充當看護的必照例答說：『我們打勝了，我們打了！』於是病傷勝者終安然睡去，進入理想的夢境。

同時，更使傷兵在院中感到涕泣的是民衆的慰問頻頻和送來的慰勞品疊疊。一些溫存的言語，一些良美的食品，在生活最苦的士兵，久經風霜的士兵，萬死一生久經戰陣的士兵，他們感到民衆厚愛的真切，他們感到自身的偉大，他們感到平時內戰時死了算了，傷了有什麼人來慰問，而且還萬分招人厭惡，現在却好了，與前不同了，現在算是一個

人了！於是他們感到人生的意義，家庭的生趣，和人類彼此的關切。他們感激，他們真要哭了。

這些熱烈，悲壯，都是偉大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所給與的！

至於難民收容所，也有同樣的使人肅然起敬。這些難民大概是無家可歸的窮人，他們住不起旅館，他們無處可去，他們被收容於難民收容所。他們的家被燬於礮火，他們絕無怨言，飯菜不良，住處不好，他們更甘之如飴，他們樂意的服從管理員的指導，管理員亦慇懃地爲他們盡力，嗚呼！仁漿義粟，養生送死之風，復見於江河日下之今日，也是這次神聖的抗日戰爭所給與的啊！

自一月二十八夜開戰，其翌日，一切大的醫院及慈善團體均紛紛改設或籌設傷兵醫院，其間如紅十字會，紅萬字會，寶隆醫院，大陸商場等，都是很著名的爲民衆自動所組織的傷兵醫院。而難民收容所更是星羅棋布，爲各慈善家及慈善團體爭先恐後的設立了。救傷與卹難，當然是我國民應盡的義務。

傷兵醫院之首先成立者爲紅十字會各醫院，寶隆醫院，紅萬字醫院，公立上海醫院，新普育堂醫院，普善醫院等等，而後有要求加入紅十字會純粹盡義務者有星加坡路建華頤養園，龍華路惠工醫院。而紅十字會迄至二月五日，已編成後方醫院十一處，計第一院爲海格路紅十字會總醫院，第二院爲新開路紅十字會北市醫院，第三院爲十六鋪紅十字會南市醫院，第四院在西藏路，第五院在靜安寺路，第六院在膠州路建華頤養園，第七院在楓林橋骨科醫院，第八院在天潼路粵西醫院，第九院在青雲路青雲橋下公立醫院，第十院在新民路普善醫院，第十一院在法租界巨額達路公時學校，傷兵總站在愛文義路中國醫學會，又在吳淞組織後方醫院一所。又以瀏河太倉受傷難民過多，組織一救護醫院。而救急站，則遍於真茹閘北江灣各附近戰區，真茹則有前方病院一所，至二月五日，又有聯義善會，惠旅養病院及南洋醫大同學會三團體合組紅十字會第十二病院，并担任藥品伙食經費等項，日夜分治受傷兵民，國難戰事慰勞救護會，除組織紅十字會救護第七支隊外，並在滬法租界公時學校及蘇州閘門外農業學校成立後方醫院，收容前

綫受傷將士。而地方維持會並為難民預防瘟疫，設有臨時救濟醫院於小沙渡路勞工醫院內，難民患病均送往該處。醫師公會更為統一及進展計，又召集何香凝主辦之國難救濟會，龐京周主辦之同德救護隊，及紅十字會等聯席會議決添設救護隊外，並在其茹設醫療所，在上海設醫院，收容傷者，設總辦事處於西摩路武定路口，其第二步進行計劃接洽蘇州辦理後方病院事宜。而上海各大學義勇軍亦設後方醫院於打浦橋法政學院內，震旦大學亦讓屋作醫院。茲將上海傷兵醫院列表於下：

上海傷兵醫院一覽表

醫院名稱	院長或負責人姓名	地址	受傷官兵人數	備考
中國紅十字會 第一傷兵醫院	顏福慶	海格路三六三三號	二五二	
二	王培元	新開路八五六號	九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葉	翁陳王	郭何	王	陳	周	牛	張	俞	史劉	王
	演榮一	景香	一	秋	楚	惠	竹	松	量鴻	一
露	初章亭	麗凝	亭	田	良	生	君	筠	才生	亭
葉露醫院	南市大南門阜民路	愛文義路派克路口 嘉旅醫院	巨額達路公時學校 校舍	新民路普善醫院	蒲石路一一〇號	徐家匯路八五二號 骨科醫院	膠州路健華頤養院	靜安寺路張家浜六 號	西藏路五四五號	福熙路受仁里末弄
二八	一八八	一二三		一八	一八八	五〇		九三	九七	六七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俞松筠	張佩年	莊德	王蘇香	惠主教	李元善	S. Reisenhel	顧席吉	金伯琴	陸伯鴻	王漢禮
靜安寺路梅白克路 張弄浜十四號	貝勒路底恆慶里後 華東中學	天主堂街類恩小學 校內	閔行敏家花園	法租界金神父路廣 慈醫院	赫德路廣騰脫路口	法租界呂巷路望志 路口	嘉定大場	南市大南門國貨路 新普育堂	江灣鎮花園街	法租界寶德路十九 號
一〇七	七四	一三八	一〇八	五三	六五	六〇	二二二	一四四		一五

二十五	錢	龍	章	福熙路多福里療養院	二八
二十六	方	液	仙	板棚路一五〇號	一〇三
二十七	范	守	淵	小沙渡路四八五九號	五四
二十八	莊	桂	生	法租界呂班路霞旦大學	一九一
二十九	陸	伯	鴻	楊樹浦寧國路十四號聖心醫院	一八八
三十				南市董家渡天主堂街對面公教進行會	三一
三十一	翟	直	夫	南市老西門蓬萊路新上海縣東首八十八號	二〇二
三十二				徐家匯天主堂	一七七
三十三	郭	守	純	膠州路貧兒教養院	七九
三十四	張	維	光	康麟脫路五五號	
三十五	邊邵	瑞	容	望平街民國日報館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世界紅十字會 臨時第一醫院	二	三
朱世恩	魏鴻文	顧南羣			張斌言	牛惠生	周陸學伯鴻文	夏悟微	羅喜達	何乾仁
新開路和安學校	北新江路羅春閣	天后宮橋北境	太倉	膠州路大夏大學	恆通路三育中學	靜安寺大西路口延 哲里一號	松江西門外馬路橋 后慈醫院	南市斜橋東路	法租界馬斯南路體 育會	寧波路念四號上海 銀行舊址
六九	八二	四三	一〇三	二八				兵官六四二	兵官三〇二	兵官一〇九

上海市民地方 維生會臨時第一醫院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第四第一分院	第四第二分院	五	六
羅道悟	趙贊須	江乾六	湯飛凡	倪葆春	龐京周	徐季爽	徐季爽	謝應瑞	譚以禮
四門外天祥花園徐家匯路六十六號	呂班路山東會館	靜安寺路靜安學校	戈登路檳榔路玉佛寺	新開路八九六號	善鐘路正始中學	大同公寓	法租界紫來街五號利源公司	姚主教路大同坊十八號	梅白克路白克登飯店
官七 兵六四	官一 兵四三	官二 兵八五	五四一	一〇三	二七五			四八	二一七
爲孔祥熙孫哲生杜月笙夫人等所籌辦	爲倪葆春王昌齡等所籌辦	爲杜月笙個人捐資創辦	爲丁夢星等捐資創辦						

上海戰區難民臨時救濟會第一醫院	七	周誠潛	憶定盤路遵育學校	一三四	爲中國銀行所創辦經費全由該行籌募
二			亞爾培路亞爾培坊二五。二六號		
三			亞爾培路芝蘭坊二三號		
國難將士慰勞委員會臨時傷兵醫院		招素暉	小沙渡路勞工醫院		
婦女救護傷兵醫院		劉瑞恆	金神父路法政大學		
國民傷兵醫院			山東路大陸商場四樓		
臨時殘廢醫院		周誠潛	海格路交通大學		
中德醫院		俞松筠	憶定盤路	一〇〇	
寶隆醫院		柏德(德人)	淨安寺路張家浜二號	官二六	
			白克路	官二〇	
					辦宋慶齡女士創辦

時疫醫院	骨科醫院	健華醫院	黃斐醫院	廣慈醫院
牛	惠	容	玉	枝
生	生	枝	枝	枝
西藏路	楓林橋	愛文義路	大四路	金神父路
官一二	官一三	官二六	官二〇	官二〇

至於戰區逃出難民經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救濟股調查組調查，謂截至二月七日上海市設有之收容所已達三十三處，九日達四十七處，收容難民共五千餘人，各所難民大半隻身逃出，除隨身衣服外，一無他物，其一切都是賴社會各公益團體接濟的。其大多數還紛紛逃往原籍及附近各縣鄉間，其稍有錢者均自找門徑，或寄住他處，或暫宿旅館，即以公共租界而論，在二月四日前已有五萬七千餘人。茲列表於下：

區 域 人 數 住 所

靜安寺 二,〇〇〇 分住靜安寺各旅舍及友人家

民收容所，爲便明瞭起見，列表如下：

上海難民收容所一覽表

名 稱	地 址	管 理 機 關	負 責 人 姓 名	收 容 人 數
上海戰區難民臨時救濟會第一收容所	辛家花園清涼寺	戰區難民救濟會	楊欣蓮	三〇〇
第二收容所	維爾蒙路國恩寺	全	費永祚	六〇〇

此外經公共租界入法租界或浦東或赴他處者爲多，赴杭者亦衆。各公益團體之難

西虹口

五，〇〇〇

旅舍及友人家

老開

三二，九五二

各旅舍

新開

二〇〇

由市民維持會假成都路大王廟收容

中央

三，三〇〇

由市民會假九江路大陸銀行各屋或各旅舍

戈登路

三，〇五七

在紅十字會醫院收容或居友人家

虹口

二，〇〇〇

居友人家或旅舍

第十四收容所	第十五收容所	第十六收容所	第十七收容所	第十八收容所	第十九收容所	莫爾堂收容所	廣仁堂收容所	大陸樓下收容所	新開路收容所	福熙路收容所
大世界	拉都路雷米坊	愛多亞路寶天舞台	巨潑來斯路八五號	華成路宰牛公司	海格路復旦中學後面	西藏路五六號	成都路廣仁里	九江路山東路	新開路 A 一〇九五號	福熙路五〇四至十號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童子軍理事會		全	全	全
童子劍	朱嘯峯	夏壽庭	王達	蕭繩之	夏長純	汪剛	何信	沈桴	吳一球	吳鑫

勞合路收容所	廈門路收容所	武定路收容所	熙華德路收容所	靜安寺收容所	大王廟收容所	報本堂收容所	崇法寺收容所	鐵觀音寺收容所	關帝廟收容所	關帝廟收容所
--------	--------	--------	---------	--------	--------	--------	--------	---------	--------	--------

勞合路三九一至二號	廈門路九一至四號	武定路一至二十號	熙華德路仁德南里	靜安寺底	北成都路	長沙路	牯嶺路	長沙路	孟德陽路	淡水路
-----------	----------	----------	----------	------	------	-----	-----	-----	------	-----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	---	---	---	---	---	---	---	---	---	---

王定昌	陸雨田	施湘舟	鄭勝廣	王翰成	王茂卿	張穉僧	葛福田	陳樹德	趙泊清	顏仁豪
-----	-----	-----	-----	-----	-----	-----	-----	-----	-----	-----

一，五五六

二二〇

一〇〇

陸家觀音堂收容所	淡水路	全	趙贊須	一〇〇
山東會館收容所	西門路	世界紅十字會	方師龍	四〇〇
體育會收容所	勞神父路	全	李迪先	
寶豐錢莊收容所	河南路天津路	全	施仁政	
金業學校收容所	白克路大通路	全	杜華德	
全備福音堂收容所	赫德路三一二號	基督教	狹楚青	
狹楚青收容所	大四路小菜場	全	陳立廷	一,〇〇〇
青年會收容所	四川路	基督教	楊國僧	
大陸商場樓上收容所	南京路	全	俞思嗣	二〇五
聖彼得堂收容所	愛文義路二〇一號	全	姚賢楊	
聖保羅堂收容所	山東路外國坎山	全		

同教堂收容所	學真學校收容所	江甯公所收容所	仁德所收容所	民智收容所	定安寺收容所	大陸樓下收容所	煤業會收容所	常州同鄉收容所	江西同鄉收容所	聖母院收容所
浙江路六馬路	八仙橋永樂里	成都路	膠州路六百號	威海衛路一二五號	愛文義路	九江路	浙江路二八三號	成都路二號	小南門外江西會館	徐家匯華界
天主教	天主教					九江南聯會	南京路商聯會		江西同鄉會	
哈德成	徐博澤	李勤成	陸先生	徐忍寒	吳豐厂	王廉方	閔百里	莊滋穩	黃瑞霖	金姆太太
五〇				一二〇			一七五	一五〇		

培德里收容所
外國坎山收容所
天裕收容所
天興祥收容所
興成洋行收容所
仁安里五處
晏心寺收容所
尊濟寺收容所
聖公會收容所
青年會收容所
天主教收容所

新聞路大通路
九江路
博物院路
博物院路十四號
全
帖嶺路
白爾路
平濟利路
辣斐德路四二三號
八仙橋
慢白爾路

基督敎

五四七
一〇二
八〇
一四〇
五〇六
一，四〇〇

第三節 物質慰勞

自馬占山在黑龍江抗日，國民即紛紛匯款慰勞，爭先恐後，迄至馬占山因失援而投降偽國，而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日之戰開始，國民乃立即轉移視線，向上海警備司令部及十九路軍各辦事處輸送物品及款項，一時如潮澎湃，慰勞之熱，為空前所未見，此時國民真的完全瘋狂了。茲略記之，以見一斑。

一月二十八夜開北開火，不到兩天，即收到慰勞品不可勝數，已堆積如山，故一月三

南陽路收容所	南陽路四十號			
西安新路收容所	甘肅路口			
難民收容所	嵩山路國恩寺			
戰區失學學生收容處	徐家匯路東陸中學			
戰區學生避難所	海格路現代中學			
	現代中學			
		盛	張廬	朱
		衡	鼎錫	子
			新榮	橋

十一日申新各報刊出如是消息云：「近據司令部消息，謂各界慰勞品大多食品，固屬軍中所需，但各界幾多類同，殊嫌過剩，目下軍中所最需要者即運貨汽車，汽油，機器，腳踏車，跑鞋及藥品等，尚望熱心同胞，儘量捐助，至捐輸現金，一則漫無稽考，二則以之犒軍，徒增軍士重財愛命之嫌，目下士氣盛極，早置生命於度外，何論金錢也。」此消息一刊出，於是不到半天，上海全市的大大小小的車輛，不論汽車，腳踏車，機器，腳踏車，運貨車等，等交通工具幾完全捐空，齊向軍中輸送，其熱烈的盛況，在大革命的時期亦不多見，作者在此書中當然不能記其萬一的啊。即以市商會所發出的通告而論，自該會二十九日通告徵集現金物品慰勞前敵將士之訊傳出後，三十日各公共團體及個人名義前往輸助現金物品，自晨至暮，極形踴躍，僅香港路四號銀行公會一處，已堆積如山，物品種類亦甚夥，若麵粉，年糕，餅乾，麵包，牛肉，羊肉，牛奶，紅棗，毛巾，藥布，雞蛋糕等難以枚舉，當經該會請由十九路軍派員押運裝貨車十餘輛，絡繹連赴閘北一帶散發，截至傍晚，而捐助者猶接踵而至，幾至無地可以容納，而輸將現金者約有十餘萬元。由此即可見當時的熱烈慰勞情景。更

有許多使人感泣者，如二十九日午前十一時紅十字會救護車經過北四川路海甯路時，有一苦力，持餅四斤，向該會救護員董心翠哭泣，請即帶交傷兵，董即收受，謂請放心，決將尊意達到受傷軍士之前，該苦力道謝而去。又於同日九江路中國紅十字會收得各方男女老幼捐送餅乾麵包甚多，院中堆積如山，有一年約七八齡之童女，至該會送去餅乾二包，贈予傷兵，稱係：『吾母今晨給我吃食者，我偷了送來給傷兵吃。』問其姓名，含笑而去。二月八日時事新報，又登有愛國的孩子們的一封信，和洋十五元，錢是他們所得的拜年錢，原函是這樣的寫着：

時事新報諸位先生大鑒，可恨的倭寇又到我上海來，用他慘無人道的暴毒手段，無故把我同胞，用利刃刺死。沒有被殺的同胞，也是牽着年幼的孩子，攜着年老的父母，哭哭啼啼的逃難。在路上看見了，使我傷心流淚，我們也是中華人，聽見倭寇如此的把我同胞殺戮，我心似割，恨倭寇入骨。但我們年幼，不能拿槍去殺倭寇，是抱恨的事。現在把區區十五元（是我們父親母親給我們的拜年錢）奉上，來賑濟那可

憐無家可歸的遇難同胞，略表我們的愛國的心，請貴報代收轉交遇難同胞寄寓的地方，並希貴報能在報端披露，以驚醒一般吝嗇的富人心。知國難的孩子，王良壽，王瓊華，王瓊仙，王瓊瑤，王徵蘭，王徵萱，王徵弟，王徵麟，王徵慧，王徵和，王徵泰，王徵麗，王徵賢，沈祥林，沈瑞林同啓二月七日。

卽如操皮肉生涯爲人賤視的妓女，亦知努力愛國，如二月四日有小林弟老七，富春樓老六，香君老五，親以毛巾一千二百條及帆布鞋四十雙，送至上海市臨時救濟會請轉送十九路軍將士應用，并附一書，致其誠意。略謂倭寇暴行，人類共憤，有志之士，無不枕戈以待，我輩女流，雖不能上馬殺賊，然後方工作，亦願竭力贊助，一則以盡我國民之天職，一則以鼓助我十萬健兒之壯氣，以期滅此朝食云。其翌日又有福裕里南一弄香女老三，福致里龍簪老四兩妓女交捐洋五十元。嗚呼！妓女亦知愛國，可見此戰感人之深矣。此外更足使人起敬，可以風示後世者，爲許多成千成萬之無名英雄，他們捐物輸款，不求名，不望報，更不作故意之誇耀，目的只是單純救國，爲國盡力，誠屬難能可貴，例如二月二日申報

血食之熱心爲之動，無限的希望，無限的激昂，無限的慷慨，乃至無限的悲壯，都震抖了人的心弦。嗟呼！有國民愛國如此，中華民國是不會亡的！永遠不會亡的！

其次可爲大書特書的是我國僑胞慰勞之特別狂烈和外人對於我們同情的援助。國外華僑受外國資本主義壓迫較深，其對於祖國的愛國心較切，我國列次的革新運動，莫一次不賴外國僑胞的幫助。這次抗日戰爭顯然是一種反帝戰爭。於是他們就比以前努力了。當戰爭勝利的消息傳到國外時，國外僑胞的熱烈的情形比國內更踴躍萬倍。一時募捐集款，齊向十九路軍慰勞，而且其慰勞款項的數目較國內任何處爲多。當一月二十八夜間開戰，三月二日即有匯款來，至三月四日更見踴躍，如爪哇公局匯來萬元，小呂宋華僑救國會一萬元，舊金山華人會一千二百零三兩，一日之內即約有大洋六萬三千七百餘元又銀一千二百餘兩。五日又有菲律賓賓華僑聯合會雜貨商會由中興銀行匯來二萬兩，並拍致蔡軍長一電略云：「我軍殺敵致果，震動全球，淞滬之戰，開民國以來未有之光榮，請再接再厲，謹先電匯中興銀行二萬兩，充作前敵戰費。」云云。又小呂宋瑞隆興

鐵業公司職工由中興銀行匯來國幣三百元。菲律賓華僑匯到六千八百元。而美國哈佛大學留學生又電匯美金三百零九元，囑代購糖菓香煙爲稿軍之用。嗣後華僑更絡繹不絕，無日沒有匯款到，來數太多，恕不能一一記載，一切詳細的報告，只好在後日公佈冊或徵信錄上查攷。但是華僑愛國的狂熱，我們應該在此大書特書的，例如在戰事終了之後，美僑周崧君猶謂政府如對日作戰，個人願捐軍餉一百萬元。茲錄華聯社一通訊，以爲國人愛國者勸，該通訊云：

「自滬案發生後海外各地僑胞，莫不慷慨激昂，捐輸軍餉，在美僑胞尤爲最努力，有三藩市僑商周崧君者，平日熱心公益，所有難民求濟，莫不樂以援助，尤喜資助航空學校留學生。尙云吾國航空人材缺乏，應急從速倍養，因此等人材不特與敵國交戰時所必需，即平日作交通用，亦不可少。此次暴日侵滬，除本人捐助軍餉十萬元外，並在公司提出十萬元，作爲抗日軍餉，聲明如中國對日宣戰，願捐軍餉華幣一百萬元，現該公司已實行月捐助餉，以爲當地各界之倡。並每日親率留美學生向西人

勸募捐款，其爲國犧牲精神，誠不可多見者。此次祖國遭難，在美僑胞不但一般商店踴躍捐助，即患病及失業者，亦不惜以家具質之，所得資悉數提作捐款。兒童則將長輩所給餅餌費捐助，其熱心愛國，於此可見一般，綜計此次美洲方面寄回捐款爲數達五百餘萬金云。」

又三月九日大陸報記載云：

「旅美華僑七萬人各盡其力，爲祖國國難之後盾。美人觀此，將憶及一九二七年本國之情形。查美國華僑曾捐洋五百萬元匯回祖國，其中僅紐約一處二萬五千人已捐一百萬元，舊金山及芝加哥等處，亦有大批捐助。唐人街上之龍燈，競作大踏步之舞，而中國鑼鼓聲，呼喊聲，震耳欲聾，嬌小可愛之女孩，則充賣桃花之業，凡此種種犧牲，均皆爲其祖國，彼等在美生活，異常簡單，住則陋室，食則粗飯，無非欲節省金錢，爲祖國效力，當美國華僑舞龍燈募款之際，即表示美國華僑與日本之戰爭已達成功。彼等深信中國惟有戰爲唯一出路，戰而勝，中國將從此統一，蓋統一之國家，即無黨」

派分歧之現象，其黨之恐駭，亦將因之終止。苟不幸而敗，則不堪設想，然較亡國，尚勝一籌。紐約連河街上，一中國酒飯館，月捐五千元與祖國。一般愛國者，捐每月所入百分之十，其他若干中國商店，由主人發起，凡職員不願捐款祖國者，將均以解雇為恐嚇。然實際無一人不願捐助。哥倫比亞黃興之女公子黃澄華女士，曾以首飾出售，並以所得之資捐助祖國。且聲言曰：『倘外侮日亟，余將為國服務，雖死不辭。』又有紐約中國學生聯合會主席胡維德君，發起捐款，異常努力。聞胡君聞北房產已為日機炸燬，其家屬杳無音訊，或已死亡。胡君之言曰：『為國戰爭，何家室之有？使余全家被害，彼等已作最大犧牲，余奚用戀戀？余亦惟有犧牲而已！』唐人街上有勞君者，坐於廣東銀行伊之寫字樓上，對衆演講某華僑捐款十萬元之故事。勞君本人之店，亦捐此數。紐約中國學生聯合會有學生一千七百人，從事於捐款之工作，并舉行飛行隊至各處宣傳。據胡君云：所收捐款百分之九十五，均出自商人，各處中國團體對於捐款，均自動採取合作態度，且因極端熱心之故，而華僑之美友，亦有被邀捐款者，故所得之

數倍於從前。現在中國已直接自美購用飛機，此間華僑正在盡力供給駕駛員事，有安良堂在芝加哥訓練二百三十四位飛行員，加利福尼亞所訓練者尤多。而紐約之羅斯福場地則更多。凡此種種，均爲其祖國，爲此數千年文化之邦愛好和平之民族圖生存，旅美華僑均存一爲國歿死之決心。當願爲國捐軀，死於桃花樹下，其悲歌慷慨，有如此者。」

海外華僑尤其是美國華僑如此熱烈爲國犧牲，而中國自己不長進，不爭氣，對不起海外僑胞多矣！

此次作戰，歐美人士對於中國殊表同情，故於救傷卹難兩項得到外人的援助不少。在救傷方面例如各外國醫院均盡量爲我國受傷官兵收容醫治，均爲純粹無報酬的義務，各公立醫院亦有許多外國醫生來盡義務的。而華人所組織之救護隊亦有許多英美士女參加，且有單獨自己組織者。例如中國紅十字會救護隊，於二月四日即接有美國旅滬僑民韋慈瓦爾斯夫人電話，自願約同美籍女友十餘人爲中國紅十字會辦理救傷，

所用之棉花紗布即由隊長王培元送去以便製成綢帶棉花球等應用品出發前方救護。五日又有上海德商美狄根洋行，特將價值一千七百元之橡皮膏棉花紗布及綢帶分送二馬路及海格路紅十字會以救治受傷軍民。嗣後來參加救護者更繹絡不絕，可見公理自在人心，當然不分中外，都一視同仁也。而對於難民之救濟，旅滬外人亦多表同情而願援助。上海市民維持會救濟股自一月三十一日成立以至二月八日，不過十天，已收到捐款五萬餘元。其有二千元爲外人所捐助者，如西門子洋行總理薛克君捐洋一千元。華比銀行副經理萊豐登君洋五百元。德國商會四百元。司得門君一百元。漢特君四十一元。無名氏西人三十元，沙遜大班白米一百擔，鹹魚五十擔。而法租界邁爾亞愛路四百九十八號洋房之臨時婦孺收容所，即爲英人某所捐讓。更有使人感激者，四月十一日上午十時，有美國婦人，送一鮮花籃，並附二寸四方漢玉一塊，至四川路中國青年會，聲稱轉贈十九路軍傷兵，當由該會幹事代爲接受，詢問該婦姓名，該婦堅不說明，僅書外國友人致送中國大英雄十九路軍傷兵而已。此外，美國各地人士對於本軍之贊助亦無微不至，紛紛致

函蔣光鼐蔡廷鍇兩將軍，並往往將美金附入函內寄來，而要求投入十九路軍爲中國効力或表示其敬仰崇拜之忱者更不知多少，其函電原文，當於下節述之。

其次使人感泣不忘者，卽各界人士不辭勞瘁，或爲傷兵服役，或爲難民服役，或到前綫作苦工，而親身持物前往傷兵醫院慰勞，或往戰線慰勞以鼓勵士氣者，尤使前綫將士樂爲効死。其熱烈的情緒，無一不使軍民感動而至於涕泣。其最努力者如孫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與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女士除組織救護隊創設傷兵醫院捐款輸物之外，復至再三，不辭勞瘁親至前綫及傷兵醫院散物慰勞，使將士忘身，傷兵忘痛，敵愾同仇，都願得一光榮的死所。這樣的熱烈的情景，實爲中國空前所未有。其次如各大學教授，各黨國要人，各公益團體，各外埠民衆代表，每天都有捐贈物品款項旗幟等親到前綫慰勞。而一般天真活潑之少女，童子軍，及中學生，更組織寫字隊爲傷兵及前綫士兵寫信致慰其家屬，更使軍士感激。總之，一切中華民族的生機都在此表現出來了。

關於物質慰勞之數目及統計，迄至作者執筆時止，尙未有定數，且未至公佈時期，如

欲零星記載，亦不勝其煩瑣，故暫止於此。不過在這物質慰勞過程中，最可注意之事，即此次慰勞之捐款中，在國內大多為中下階級之小有產者及出賣血汗之苦力，而大資本家之輸財助餉者甚少。在國外之僑胞則無此界限，一律踴躍捐輸，這是這次物質慰勞中的一個特色。這特色是值得我們研究的。至於這次捐款的用途，各界都很加注意，茲錄蔣蔡兩人的通電，以為此節的結束。該電云：

各報館轉全國同胞公鑒，敵軍抗日瀕濱，承海內外愛國同胞敵愾同仇，熱心輸助，士挾纊而知仁，馬加鞭而愈疾，所得執餌屬鞭，與強虜周旋，以至於今者，惟在實事求是，款不虛靡，矧至一黍一銖，皆同胞救國所寄，必使一黍一銖，需用於抗日救國之途，故自義款頒來，即劃定用途，於下列各項：救卹傷亡將士一也。作全軍之特別活動費二也。軍實虧缺之補充三也。準此支配，所有出納收支，一一列註簿錄，敬僅保存。屬在寇敵未殲，猶在繼續作戰期內，應與一般軍事內情暫從秘守，一至相當時機，立即宣佈中外，以著信徵。庶使同胞紓難之情，照於天壤，政軍報國不欺之志，目指山河，僅

質數言，並鳴謝悃。

第四節 函電慰勞

此次慰勞之狂熱，除物質捐輸外，尚有許多精神上的鼓勵。此類精神上之無限安慰與興奮的事實，幾多至不可勝言。編者亦竟無從着筆。即如本節所欲述的函電慰勞一項，讀之令人歌，令人哭，令人笑，令人興奮，令人跳躍。又有許多在物質慰勞之中，繫以詩文或有意義的詞句者，更使前方將士悲歌感泣。例如上海婦女捐助軍用服裝會之趕製應用衣物，致送前方，該會各女士所織絨繩頸圈，均繫有勉勵將士小詩，錄之如下：

風雪入新春，干戈起滬濱。心長嫌線短，聊慰出征人。（陳彩珍織題）
一針一線密加工，送至軍前慰有功。勿忘禦寒並禦侮，閭閻救國與人同。（施淑

雲）

織此織物，聊表寸衷。慰我將士，暖我兵戎。守土盡責，爲國效忠。殲厥醜類，克奏膚

功。（陸均瑞）

秦大觸天河，傷心奈若何，歡騰與壯士，累唱凱旋歌。（胡淑卿）

士庶慶彈冠，倭奴胆盡寒，只因雪國恥，真個斬樓蘭。（胡幼卿）

又如廣州青年會所籌募之征衣，俱由省立第一女子中學員生義務縫製，大多數級有鼓勵將士之字句，如『國家干城，』『奮勇禦侮，』『祝君康健努力衛國，』『奮勇上前必得勝利』等等。又有刺繡七言詩句者，古人所謂戎服傳音，復見於今日矣。茲錄數首，以見一斑：

腰纏十萬橫磨劍，壯士如雲共枕戈，但得捨身同衛國，槍林彈雨奈吾何。（阮舜

英）

諸君努力去衝鋒，休畏重重砲火攻，抗日堅持須到底，莫教人笑五分鐘。（黃增

祿）

直搗黃龍恨始平，青年義勇鬼神驚，他朝斬將擎旗返，簞食壺漿到處迎。（忘名）
須知忘國卽亡家，十九軍威最可嘉，頭可斷兮心不屈，拚將熱血救中華。（黃增

（譽）

熱血男兒志尙高，爲爭人格殺倭奴，中華雪恥惟君賴，凱歌齊奏賀英豪。（蘇秀）

（瓊）

大好山河似舊不，須將武力洗前羞，揮戈逐日同心力，不滅倭奴誓不休。（鄧紫）

（封）

至於慰勞函繫以詩者，多至不可勝數。古體及五七言律絕皆有，其間打油與滑稽者歸其半，此外則歌功頌德，激昂慷慨者居多。茲限於篇幅，不能全錄，僅錄北平朝陽大學袁明琪高恩傳等來函及附詩十四首於下，以修一格：

憬然賢初諸公惠鑒：慨夫大禍中國，變起非常，倭寇犯邊，窮兇極醜。既逞勢於遼東，復憑陵於上海，凡屬國人，莫不痛心疾首，引爲奇恥大辱。然亦無如之何也！今幸諸公毅然誓師，殲彼頑敵，滬戰未終，河山壯色，使中華民族之地位一躍而蜚聲歐美矣。我諸公精誠喋血，義尙照然，此我四萬萬同胞額手遙祝，馨香崇拜者也。明琪等自

愧一介書生，不能執戈撻虜，徒增汗顏耳！謹草成舊詩十數章，藉頌諸公之勞，俯祈哂存爲荷。

北平朝陽學院東北同學袁明琪等八人

附詩十四首：

怒髮衝冠敵早虛，身先士卒有誰知，驍軍到處敵披靡，野寇何難一掃除。
驚天羯鼓起郊圻，血漾征衣尚未歸，天鳥也知烽火地，歸時不向陣雲飛。
勇戰吳淞百不輸，天來神將握兵符，託妻寄子年前去，如此高風世有無。
風驚鼓角星晨暗，月耀旌旗河漢低，夜戰不知何所似，寒光凜凜馬嘶嘶。
我馬城門未肯降，將軍一怒走家邦，重重戰壘風雲變，血氣瀾漫黃浦江。
陣馬堂堂勢亦雄，出奇制勝笑談中，縱然驕虜難摧盡，早有威名孚海東。
塞旗斬將幾摧鋒，大敵縱橫若木逢，麾下健兒齊効命，將軍插血飲黃龍。
十萬豺狼一路師，紛紛告捷總相持，驚看十九軍官外，救國前鋒更有誰。
四野揚塵畫角哀，張華浜外陣雲開，將軍馬走河山壯，贏得中西說將才。

敢將熱血報蒼生，敵愾同讐氣自橫，若使太平勞將士，論功還讓亞夫營。
一役莫名震九州，披堅執甲爲仇讐，頭顱換得河山在，飲馬長江水斷流。
蕩寇同揮落日戈，來從海上挽山河，慢誇李廣稱飛將，不及將軍戰略多。
挺身躍馬掃奴氛，麟閣名標不世勳，憔悴河山今尙在，風塵籠罩四將軍。
血戰滬濱爭國光，夷方小醜莫跳梁，縱然淘盡長江水，難洗將軍甲上霜。

其次，在這七八千封慰勞函件，一些小學生寫的信，是值得我們介紹的。在他們天真活潑的跳躍中，在他們幼稚的無邪的心理中，居然發出所謂愛國的叫喊，這是不應該抹煞的，在這地方，自然，我不敢跟着老態可掬的人說那樣『這些，算什麼』的勇氣的話。正是相反，現在，我有權利介紹於下：

勇敢的十九路軍將士們：

你們這一次和可惡的日本倭奴打仗，一個月來，打了許多次勝仗，很是勇敢，很是辛苦！我們聽了，非常快樂，非常佩服！不過，還望你們繼續努力，殺死日本人！打倒日

本帝國主義！！

祝你們

勝利！

錫中實小二年級小學生寫的 三月二日

漢中連長王成連附暨全連將士均鑒：

貴連前次的來函，已經收到，回信也覆了，並且是用單掛號覆的。

最近這幾天裏，我們都是在做種種的幻想：『貴連是正在勝利的殺敵，是正在凱旋的歡呼，是正在愉快的報告我們得勝的消息』果然，在昨天，接到 貴連的來信，信裏面充滿了爲國犧牲的精神，悲壯激昂的態度，親愛精誠的赤心，沸騰滿腔的熱血，一切的一切，在在都可以在信的字句間裏尋出來，使我們欣賞到十二萬萬分。

貴連這次殲滅倭奴，不幸稍受損傷，真叫我們惋惜，感傷！恕我們不能親自替受傷者看護，只有在紙面上祝福受傷的人，早日痊癒。尤其是勞連長以暨重傷的劉連

附，我們祝福你們早點好。

像片已經洗好，現在寄來一張，不過不大清楚，這是因為太小的緣故。等待將來放大時，再寄給你們幾張大的。

最後還要望 貴連時常的把勝利的消息告訴我們。不多寫了，就此敬祝

貴連不日凱旋歸來！

燕子磯實驗小學校友會 二月廿五日

信內還附着一張新江甯報，指示着一段『燕子磯小學歡送十九路軍之盛況』新聞，略云『江甯燕子磯鎮，駐有十九路軍士兵一連，該連長勞漢中，治軍嚴肅，為近日軍隊中之幹才，日前奉令赴滬，加入前線防衛……燕子磯小學校友會亦贈綢旗一面，上書『民族精神』並餽贈餅乾糖菓，開會歡送，復合攝影以資紀念，是日到場歡送者數百人，手執旗幟，羣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慶祝該軍殺賊勝利等口號，一路燃放爆竹，送至郊外方歸。』該信是寄至上海巨額達路中國紅十字會傷兵第十一後方醫院中的，在這短短的一封信中，使我們意味到軍隊和民衆打成一起，休戚相關，而且抗日戰爭的巨潮已震

倍的武裝着的而，那良心被不義腐蝕了的人縱，然裹在鋼鐵裏也，是裸着的」。

務望堅持到底，君等必得最後之勝利。敬祝

貴軍與貴國人民的成功！

Redman 啓

華盛頓海陸軍俱樂部來函：

蔡將軍：

請允許余祝賀君于此次在滬戰中所表現之英雄氣概。君及君所率領之健兒，已成為歷史大事件中之主要演員，此乃一般公正人士所共認者也。

此間開演關於君之新聞影片時，觀衆皆同聲歡呼，君聞之亦必欣然也。

余遊歐美，曾屢為重要人士稱頌此事，彼輩皆一致希望由于全中國人民之同聲讚美十九路軍而得到全國統一，息止內事，共禦外侮，驅逐日人於上海及滿洲之外，此間懷抱此好意之數百萬人士皆望君為此偉大之目的而奮鬥。無論何時，苟有所需于余，希即爽直告之，因余多與在美及南洋之中國人士相往還，極為融洽也。

祝君爲抗日救國而更加努力，中國之統一，將必因君之英雄的努力而成功也。

伐梅 James W. Farmer

美國 Connecticut 省女士白林 Breen 上蔣總指揮函云：

本日在報上戰區新聞欄內得悉大名，用特冒昧函懇，請君寄我一明信片或一小之消息，藉此得一貴國之郵票，置于余之郵票書中，余將極珍重之。

余聞戰禍蔓延於貴區域，對於一般爲兒女者及爲父母者，深致系念。

願聖神錫君以和平，余將爲君等祝禱也。

蔣總指揮覆函云：

白林女士：

余甚樂於接受君之要求，此覆，順祝

康健！

蔣光鼐 四月二日

美國公民屋特 Oster 來函：

請許余表示無限的欽佩，對於君等在上海英勇的抗戰。余信凡屬美國人民，無不祈求貴國繼續的勝利。奉上美金五元，藉以慰勞貴豪俠的軍隊，敬祝勝利！

美國公民夏利安哥來函：

蔡將軍：

君與貴著名之十九軍使世界知中國非弱，曷勝忻賀！貴軍武器雖不如敵人，而勇士之心則異之。

德國烏伏司貼君來函：

親愛的蔡將軍：

不單是我個人，我們奇林那工廠的全體同伴，都贊揚你們在閩北英勇地抵抗毫無人道的日本人，這事振動了全世界，且因而對於你們的苦難的民族，發生大大的同情和敬意。

我以最大的敬意與友情，希望你給我一個紀念品。祝福你。

這封信用作我對你和你智略指揮下的十九路軍爲着護衛你們國家的權利，和我們鄰國日本的橫暴和野心，作英勇戰鬥的態度，并恢復我們可愛的東方被蔑視的公道，很欽佩和很表同情的活證。

將軍，爲着這件緣故，請你允許我在你的軍隊裏做一個最低位置的內外科醫生。

我是菲律賓的人民，生在菲島的馬尼刺，現年三十六歲。

我現在受有藥劑師和外科醫師的學位。我到現在已經有了十二年的實習，其中四年是在上海公共租界裏，在那時，我在那裏由美國總領事署註冊。關於我的經驗和工作的信用，張謇醫師和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間在上海法界海甯醫院的張G.K.醫師，可爲證明。若是需要的，我還可以拿我國那些高尚的人的證書來給你。

將軍，希望你對我的請求早賜覆書。

戴亞士

美國巴西國蘇哩甘馬哩尼省拿瓦城易士丹匿士拉來函云：

閱報，得上海慘案，無任憤慨。甚願投効我具有動力之軍隊，爲一兵一卒。關於余之人品，請詢拿瓦省部議員哪波麥西米努君，便悉。切盼於下期郵船覆函。

再者，余及余一友人，均願充兵士，如蒙許諾，當卽偕往，如未許可，亦請函蘇哩甘馬哩尼中國太平洋公會，俾先檢驗身體。

余等常準備前赴援助我國，均盼於下期郵船賜覆爲禱！（譯者按，上具函人，按其語氣，大抵爲一華僑，生長於巴西蘇哩甘馬哩尼省拿瓦城者。）

美國阿里安路易亞拿城公民查里士致函蔡軍長云：

余曾以投効貴軍之意，商請貴政府派駐阿里安副領事李君，代爲轉達。據云，渠未奉有此項命令，應由余向麾下請求等語，爲此具函台端，擬請准予加入貴軍之工程隊。余爲美國公民，生於阿里安路易亞拿城，倘蒙覆示，無任幸感。並盼從速示知爲禱。敬祝勝利！

蔡軍長覆函云：恐爲事實所不許，請從他方面爲我軍助力也。

蔡廷鍇

加拿大公民金堅匿士利致函蔡軍長云

余茲請求投効貴軍，幸致意焉。余年十八歲，高五呎九吋，重一百卅二磅，胸圍卅一吋。余體格健全，長於技擊，視聽覺均佳。余善駕駛汽車，並自信胸力甚為健全。如須履歷書，當填上。甚望君之能用我也。

蔡軍長覆函與上同。

現在，回轉頭來重述國內寄來的慰勞函電。喔，這個，也委實太多了！就編者所搜到的而論，已堆置滿了一案頭，廢了一天功夫去看和整理，看得頭腦昏了的還沒有看完，足足有二千件之多。若是把它統統都編出來，儘可以寫成三四十萬字，此處只好擇要登錄，算不得整理與編排呀！

首先我們要編登的是稀如鳳毛麟角的鄉村貧農的血汗文字之捐款勞軍書。按我國農村近年以來根本破產了，農村生活狀況苦得不堪言說，當然更遠在水平線以下。因為他們生活的不優裕，所以幾盡為文盲，軍國大事，更當然不識不知。這回在上海抗日戰

聽捷音，欣慰莫名。故月之五號由中興銀行電匯大洋一萬元，料邀妥收，區區之數，聊應戰費，以盡國民之責。並懇犒勞前敵，激昂士氣，驅日寇於海外，移旆北指，恢復東省，他日青史傳名，揚我國光，皆賴公等決心戰日而保我民族之地位也。僑衆雖未能荷戈戰場，決作物質上之援助，伏祈努力貫徹初衷。臨穎神馳，不勝翹盼切禱之至。肅此奉達，敬頌

勳安

粵僑商業聯合會主席 歐陽盤石
出入口幫工會 林瑞章 謹啓

次錄慷慨激昂者：

(一) 人民王道本來電

中華民國軍蔣總指揮蔡軍長戴司令鈞鑒：東北淪亡，心驚國難，開門揖盜，日寇乘虛，當道無能，喪權辱國，應請將吳鐵城明正典刑，以安天下，而爲簽字滅種亡國者戒！夙仰諸公抗日血忱，同胞愛戴，揚大漢之天聲，洗軍人之奇恥，中華三傑，再現於今，爲神州之砥柱，增世界之光輝，遙望南天，不勝額乎！中華人民王道本叩冬。

(二) 長沙市民胡漢陵來電

(街略)民乃湖南長沙市民爲暴日無故侵吾邊疆，佔吾領土，瀋黑變成異族，繼而犯吾淞滬，兵艦飛機，擲彈亂轟，冒昧心肝，專行獸逞，惡耗傳來，不勝憤恨。嗟乎！國亡無日，四百兆民命何堪，生死關頭，千萬里版圖誰保！在此局際，幸賴諸大將督率五萬雄師，挺身抗敵，血戰滬淞，救民救國，出入槍林彈雨之下，坐立下坡駿馬之區，爲國家圖生存，爲民族增幸福，威訊傳來，不勝欽佩。誠足雄傳千古，威震萬邦，欽佩之餘，無方報德，欲奉薄資慰勞，實因經濟困難，欲直驅前綫，亦苦無路請纓，既不能捐體沙場，又不能提刀殺賊，午夜思量，不禁汗顏之至。只得持刀破體，取熱血作血巾，郵遞座前，一面表民心臨，一面捐血沙場，身雖不能臨陣殺賊，熱血代體捐赴沙場。特具糊（疑蕪字之誤——編者）函，懇求大將勿盛民之野意，函到時，乞賜教音，或寄長沙國民日報，羅心冰代收轉交民便是。或者妥飭送長沙草上阿街六十號裕昌棧直交更美。教音祈勿明有血巾，只明收到糊函便是。臨楮依依，不勝迫切感禱之至。長沙市民胡漢陵。

(三)潮州旅滬同鄉會來函

可以斷言。神州之長城宛在，龍城之飛將猶存；鐵肩足以擔宇宙，必可整再造之乾坤，士氣足以厲風雷，必可挽神聖之華夏。有志者事竟成，師直者氣必壯，較之暴倭師出無名，顯背公理者，已不啻霄壤之別矣！昔周公瑾以五萬之師，敗曹瞞八十三萬之衆，謝安石以江左之卒，破苻堅投鞭斷流之兵。上下千古，縱橫萬國，祇聞以直勝以曲敗，未聞以衆勝以理敗也。祇聞憤兵捷，未聞驕兵克也。德聯之不敵，天下所知也；久戰而德敗，楚漢之不敵，盡人所知也；百戰而楚敗，今貴軍有必勝之道四焉：天理必勝，人情必勝，事勢必勝，智勇必勝。讀古今中外兵家政家之書，而知暴倭之有以自禍也！猛虎足以震山谷，獷之微，而奪其魄；長蛇足以吞豕羊，蜈之細，而制其命；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養光心未襄而力薄，撫髀歎膚肉復生，腸一日而九迴，拭目望旗鼓重振。心長語重，無任神馳。彭養光叩豪。再，此電將發，而捷音果至，敵將既殲，虜衆敗績，瀏河既克，江灣復返，養光之所謂「必勝必勝」者，於此驗矣！天生李晟，國有道濟，萬靈攸賴，九有生輝，我我慰言，一變而爲欣欣賀電，瞻望塵旄，百祝百勝！彭養光再叩豪。（編者按：彭君所謂「此電將發而捷音果至」云云者，乃中央社爲鎮壓民

衆失望之情而誤聽之電訊耳。此處不但使彭君白歡喜一場，而亦浪費各埠民衆三月四日晚間狂熱慶祝時所燃放之鞭炮矣，嗚乎！

（六）廣東開平縣黨部來電

十萬火急，上海分送蔣總指揮蔡軍長戴警備司令助鑒：暨全體將士英鑒：日寇肆暴，既陷我遼陽，迭侵我重鎮，馬將軍而外，負寸土之責者，未聞加遣一矢，猶復以不抵抗求和平爲面具，坐視寇氛日亟，獸兵橫行，華胄懼淪亡之禍，神州有壘卵之危，髮指心痛，曷其有極！今復滬淞淪陷，門戶失守，噩耗驚傳，椎心泣血！惟幸我精忠英勇之十九路軍全體武裝同志，本愛國之精誠，守封疆而不屈，遏倭寇之兇鋒，義薄雲天，振民族之光榮，名垂竹帛，側聞捷報，八心振奮，尚望繼續努力，貫徹始終，激勵士氣，務殲蝦夷。敝會雖遠處南輒，誓本同仇敵愾，愿爲後盾，敬祈察納，不盡熱忱！臨電不勝懇切之至。中國國民黨開平縣黨部執行委員會叩冬印。

（七）湖南教育廳全體職員來電

(十)安徽秋浦縣黨部電

倭寇進犯，國運垂危，時至今日，非奮鬥無以圖存，捨鐵血莫能救國！貴軍連日在滬奮勇殺敵，爲國家爭生存，爲民族爭人格，頻聞捷報，欽敬莫名。本縣除全體一致加緊反日工作，力爲後盾外，特電馳慰，并希奮鬥到底，殲滅倭軍，以挽頽危而維民族是幸。

(十一)衡山郵局長何國璋來書

竊查日本帝國主義者，乃世界惡魔，人類蠹賊，彼竟以蕞爾三島，辱我上邦，目中華如無人，以侵略爲得計，雄稱東亞，虎視全球，東北既不抵抗於先，政府復主鎮靜于後，而國人亦疑有三頭六臂，莫敢抗衡，穩忍苟活，數月於茲，近復欲佔我上海，脅我中樞，諸公念黨國之將亡，咸已往之失策，拚命殺敵，屢奏膚功，偉績豐功，萬流景仰，不獨國人感其忠誠，卽列邦亦讚我神勇，人類公道，世界和平，舍我黃炎華胄，誰負其責？尙望繼續努力，以竟全功。此間民衆，誓以至誠，爲我武裝同志後盾，並舉辦救國儲金，以助戰費。臨盡感泣，敬候捷音。

(十二)陝西省立第七師範學校來電

(一)組織女子軍來投効者：

上海十九路軍蔣總指揮蔡軍長戴司令暨前敵全體將士均鑒：敬誦陽電，愛國熱忱，溢於言表，將士有成仁之志，摧敵無驕矜之心，爲國爭榮，伸張民氣，引瞻偉績，全國歡騰。木蘭身雖女子，救國之心，未敢後人，現在組織救國女子軍，內分宣傳、救護、決死三部，一俟批准成立，即率所部前進，追隨驥尾，誓殲倭寇，臨電神馳，佇候明教。吳木蘭叩元。

(二)崑山縣獄犯請求効死者：

謹再拜

蔡軍長麾下：竊自暴日橫行，舉國共憤，貴軍將士奮其忠義，勇敢殺敵，使倭寇氣奪，犯民等聞捷之餘，無任欽載，是中國前途尙有一綫光明。惟自慚形穢，負罪羈囚，值此千均一髮之秋，不克爲國捐軀，以盡匹夫之責，捫心疾首，涕淚交流，猶自恨過去爲非，致蹈法網，尙念諫往追來之義，故敢冒昧呼籲，請命効死，犯民等血猶未冷，一息尙存，誓以死殺敵，負罪効忠，即力有未逮，不堪臨陣，然而送軍需，猶自可能。伏乞矜憫愚忱，恩准所請，則犯民等

生生世世，沐德無涯矣。崑山縣監獄犯民等謹呈。

(三)有稱蔡軍長爲宗兄以爲蔡氏萬世之光榮者：

十九路軍長蔡廷鍇宗兄鈞鑒：惟兄忠心赤胆，爲國爲民，奮湧（原文）殺敵，百戰百勝，名揚萬國，威振全球，人民歡賀，感仰莫名，實我蔡氏萬世之光榮也。此後但願希早凱歌（此句原文），俾以國泰民安（此句亦原文），使四萬萬之同胞得享安居樂業，大小感德，永垂不朽之芳名耳。宗弟永嘉縣中義鄉鄉長蔡廷英代電叩賀。

此外尚有許多有趣的，如和尚，道士，妓女，及走江湖者寄來之信，因非關於正式慰勞，且爲篇幅所限，恕不錄。而尤其有趣者，是一些毛遂自薦的書信，他們大概都讀過封神演義，或者中了近代荒誕怪謬的武俠小說的毒，總是說我有祕訣或祕法，可使將軍不廢一兵一卒，殺得日本片甲不回，其條件只要你能用我。其所謂祕訣，又不肯在信中寫明，只是希望蔣將軍或蔡將軍的回信，以便「下山傳道」，以便「當面傳授」云云。此類信件，依編者所目見已有三封，此外當不在小數的吧。又在另一輯自薦的函中，想是中了東周列

國志等之毒，或是讀孔子聖人之書讀得太多了，總模仿蘇秦說六國的形勢去動筆，或是自比管仲樂毅，希望有個劉備去三顧草廬，或是滿幅充滿了仁義之言和干祿之話。這些信也是有趣的。此外的來信，又可分為兩類，一是關於接洽義勇軍或率部投効或響應抗日的信，又一類是關於條陳計劃的信，此兩類的函件，比前者為多，只因不涉本章範圍，故不述。

關於此次慰勞函電之統計，以地域而論，則湖南廣東兩省為最多，近在咫尺之江浙兩省反很少，以內容而論，亦以粵湘兩省為最憤激，氣魄亦大，而江浙兩省之寄來者則甚覺纖弱而溫和。以職業區別而論，則以各地黨部之函電為最多，幾佔三分之二，次之則為學校教育界，再次之則為商會及鄉鎮自治團體。以文字而論，則北方數省較差，其內容且為全封建意識所籠罩，形式字跡亦甚草亂，如東北大學學生會寄來之代電，用黃紙書寫，別字有六七個，字跡蛇行蟹走，初視之，如道士的一張符錄或告天文。這個小小的觀察，或許是中國社會之縮影吧？至於上面所編的自然是一漏萬，不免有遺珠之歎，在此，編者

第七章 國際形勢的轉變與中國外交

中國自門戶洞開，無復閉關自守的可能，以後其間與海外各帝國主義國家相周旋者，將有百年的歷史了。這近百年來的歷史，中國無不處於從屬的地位，根本沒有外交。有之，也無非是官僚及買辦的應酬而已。所以中國始終沒有主動的外交，即勉強謂之有外交，也始終是被動的，其一切須受外來的動力以爲決定。這外來的動力是什麼？一言以蔽之曰，是各國帝國主義向外發展的侵略政策而已。

因此，中國的外交只能受決於世界大勢的推移，而絕對沒有左右世界大勢的可能。然而這一次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日的一戰，却把國際形勢轉移過來了，這種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偉大壯舉，是中國民族復興史上光榮的一頁，在此更是值得我們記載的。

第一節 國際輿論轉變

在這國際形勢轉移的過程中，第一，顯而易見的，是國際輿論的轉變。

在上海十九路軍抗日戰未發生之前，一般的國際輿論是很不利於中國的，現在爲明瞭起見，約略的敘述於此。

先以英國而論，其言論界最有權威之倫敦泰晤士報，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竟受日本的宣傳，抹煞事實，作袒護日本的評論，例如該報十月二日評論之言曰：「日本在南滿之建設工作，吾人固予以同情與欽羨，日本在滿洲所有之重要利益，吾人固承認之。華人妨礙日人合法事業之行爲，華人之苛待朝鮮農人，華人之自造鐵路，與南滿鐵路並行線，致違反中日條約之精神，以及其他挑釁事件，如日人所陳訴者，固可使日本振振有詞，以此事實，日本在中日交涉中，似可立於不敗之地矣。乃日本未先向其所加入之國聯請求救濟，而竟以違反國聯會章之方法擅自行動，不亦大可惜哉！日本須知，在此各方不靖時代，國聯原則稍一破壞，即足發生廣大慘惡之後果。反抗國聯志願，孤行己意，以摧殘打

益，皆係釀成不穩空氣之原因。但謂日本軍未奉政府指令而作最初之一擊者，已無庸再加辯解。孟却斯德導報亦云：『滿洲事態，現尙不明，但甚危險。前以韜朋少年在滬被害事件，英人對中國之感情加惡，日本國民中村事件，對中國感情加惡，亦係事實。以中國現狀言之，此亦足證明中國不僅不能保障中國人民，且亦不能保障外國僑民之安全。但外國政府即因此出軍事行動以謀保護其僑民亦屬不妥之一，結局適與目的相反，僅更激增其困難而已。』縱觀他們各種論據，都以爲中國的政治黑暗，不能保護外僑，日本在東三省的舉動爲當然，而對於危害世界和平這一點，只是表示其惋惜，此外都是輕視中國的語調，這豈是真正的輿論嗎？查英國自九一八事變後，在各列強中算是對中國最表好感的，其次則美國。但雖然表好感於中國，然彼時的輿論是顯然不幫忙中國的，其有對中國的同情心，也爲了他們自國的利害關係所發動而已。如紐約世界電訊九月廿一日評論云：『當世界列國束手於各國之政治的經濟的困難，呆然自失時，日本軍蹂躪無力的凱洛格非戰條約，且不顧華盛頓太平洋九國條約，占領滿洲。日方宣傳，謂華兵最先開槍，

巴黎迴聲報與晨報之論調，均袒護日本。而俄國之言論則顯然與法不同，例如彼國真理報十月廿一日之評論曰：『日本所以欲攫取滿洲者，無非欲在太平洋上爭得霸權。而在此競爭中者，除日本外，尚有英美二國在。而法國則尚在觀望之中，蓋亦深知滿洲之爭，實在世界領土重新分配之起點也。日美二國交惡，已成不可掩飾之事實。其最大之原因，爲日本帝國之雄圖，欲在太平洋上建立無遠勿屆之版圖。其所欲囊括者，實不僅滿洲，並欲併吞菲列賓，馬來羣島，哇姆，薩摩，以至兼併澳洲爲止。日本田中首相一九二七年之奏章，即陳述日本何以必須建立鐵血主義，以排除日本征服遠東前途之一切障礙之理由者也。田中奏章中曾言明：日本在此種企圖中，勢必與美國對敵。故日本之第一戰爭，係美日之戰爭。非擊敗美國，不能操管理中國之權。而欲管理中國，尤非先得滿洲不可。觀於近日滿洲之事，恰與田中奏章中所陳述者脗合。可見日本之奪取滿洲以及蒙古，並不以此爲止境。不過爲建立大陸政府，奴隸中國人民之始點耳。國際聯盟者無他，蓋亦瓜分中國之一種組織耳。但瓜分中國，須先有瓜分中國之戰爭。該項戰爭，所以現在尙未發生者，因

時勢尙未成熟也。自滿洲問題發生以來，帝國主義者之報紙，無日不思將蘇俄牽入漩渦，而日本某大通訊社，則連續散佈謠言，稱蘇俄聯邦如何與日本表示同情云云。但此種慣造之謠言，頃刻不攻自破。因蘇俄之政策，係尊重國際間條約及他國之獨立。蘇俄之方針，既如此正大，則與乘人之危，攫人之財之日本較，更有善惡之分矣。如是日本一計不售，又生一計，至近日復捏造蘇俄軍隊協助中國黑龍江軍事當局之說，誠可謂無聊之極。而美法兩國人士，居然有爲所愚者，尤覺可異矣。『這樣露骨的評論，針鋒相對，頓覺有滿眼風雲之概。然而德意的言論却緩和多了，如德國通報在九月十九日云：『當此次聯盟總會議方酣之時，聯盟有力之二加盟國間開起砲火了，這是如何可以諷刺的事！如中國方面非法破壞爲國際法所保障之南滿鐵路等問題，孰是孰非，暫置不論，然而總之，聯盟及凱洛格戰公約之無意義，已顯然證明矣。但我等希望日本之武士道的軍隊，以騎士的精神，對於頻受內亂天災以致疲憊窘困不堪之中國，出必要的正義之行動。』又如意大利日報九月廿一日云：『此次雖發端於中村事件，而係由來於日本在滿洲有鐵道及其他

複雜的利權之故。美國認為未侵犯非戰條約，如是則非戰條約成為無用之廢物矣。本事件應視為戰爭行為。『這樣不關痛癢的輿論，也算是兩國的政治背景使然，也是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世界輿論之一般。』

什麼叫輿論？輿論無非是武力的代名詞而已！世界上沒有真正的輿論，只是強權而已！輿論在強權之前，會變成了顏色！

被人視作極端衰弱的民族，受着極端的壓迫，遂至世界的輿論也極端的鄙視。但不意卒激動了一部份極端的抵抗，以純粹的血和肉向侵略者淋漓搏擊，以亘三十四天的血戰，造成了中華民族千古未有的悲壯，掀動了全世界人類的視聽。嘿！所謂國際輿論也者，也完全改變了！

當一月廿八夜日軍突攻我軍防地，我軍為自衛而抵抗的砲火相接觸，於是日軍就慘無人道的用飛機大砲向我開北數千徒手的居民轟擊，開北的精華蕩然無存，因此戰爭的範圍也擴大了。當此消息傳至西歐及美洲各國時均大為驚動，以為世界的危機從

此爆發，目光都移注到遠東，而他們的輿論也改變了。最早的如在戰事發生之翌日（即一月廿九日）路透社紐約電云：『美國各報對於日飛機轟擊開北之詳情，皆大驚駭，紐約時報謂就最寬之意見而論，日軍司令已鑄成慘烈之大錯，彼等之意志，必不欲使華人移爲『日本野蠻之表現，』故日本於再進之前，殆必止步。該報又猜度英國擬待美國之首倡，英相麥唐納欲切知胡佛總統牽引英國加入足以引起遠東和戰問題之遠大計劃以前，已得美國民衆之贊助云。』又同日國民社紐約電云：『此處以上海傳來報告日軍有擲彈轟擊上海，美國社會報紙均示憤慨，謂轟擊無防衛之民衆，雖在戰爭時期，亦屬違反國際公約之舉。』又卅日路透社倫敦電云：『今日孟却斯德指導報載有社論，謂國際行政會集會之時，日本竟毫不遲疑，以飛機與機關槍轟擊開北平民暴舉，其侮辱國聯，莫此爲甚。此雖稱爲戰爭，較之屠殺場，似尤甚焉。行政會於提告日本侮慢國聯冒險過甚一節，無多作爲，此實無疑。但有一節令人詫異者，即日本對付勞苦已久之行政會，是否尙未稱過分乎是已。上海與滿洲迥然不同，其地接近行政會會員列強之利益，而英國尤甚。到

一步既誤於前，復誤於後，着着錯失，形勢日益險惡，彼東京當局不自認其過失，責令其海軍司令聯澤，從速挽救此危險之時局，不尊重他人之權利，而竟嘵嘵首辯，自謂所有舉動，止爲履行其保護租界應盡之本分。『紐約晚報對於日本轟殺北馴良居民，尤爲憤慨，其社評云：『在中國外交史上，中國固嘗屢受外侮之兇橫殘暴，如日本今日所表顯者，實無前例可見。日本以制止反日運動爲藉口，竟密佈飛機，向繁盛市區濫擲炸彈，大肆焚燬，使無數和平之民衆，同陷空前之慘劫，此種殘酷行爲，歐西各國所未敢施諸中國也。』紐約時報云：『就日政府所持方針言之，吾人雖欲以國際間之責任相爲勸告，亦殊徒然。』該報關於九國公約又曰：『簽約國在條約之下，儘可向日政府要求滿意之解釋，儘可反抗其在華之橫行不法，同時又可召集國際會議，以解決此極重大之國際問題，世界各國對日之最後判斷若何，胥視其對吾人莊嚴合理之表示取何態度定之耳。』至於英美之私人方面的論調，亦無不抨擊日本，與報界輿論相彷彿，如英國下院工黨領袖藍斯堡七日向報界發言，謂英工黨鑒於日本在中國之暴行，甚爲憤懣，各國政府宜採行列強所可

協定之辦法，以肅清中國境內莫可忍耐的與非法的事態，日本侮弄國聯，並視條約爲廢紙，無論商業上或金錢上犧牲幾何，世界各國必須有舉動。此舉動，未必竟成戰爭，因日本既知文明世界不能容許此種非法行爲，繼續不已，而無抗拒，定不敢犧牲其全部商業之前途也云。而美國方面之政府人員或國民，他們對於日軍的暴行幾有一致的憤慨與抨擊，其言論更不勝述。總之，各國的輿論均各依其利益的不同而各異其旨趣，但其態度，却與一二八以前不同。各國不同的態度，誠如三日德報所分析：『中央黨白魯甯總理機關報日爾曼尼亞報，觀察列強對遠東事件所採態度謂：美國多數政界人物，以爲日美衝突，勢不能免，但美國不願與日本開戰，蓋即使開戰，美國經濟發展，至少較他國落後二十年。法國在遠東方面經濟利益有限，故巴黎政府對於時局，僅作通盤籌劃，於事已足。至於英國態度，則游移未定。按首相麥克唐納之理想，則英國將協助國聯會，增加其威權，以應付中日困難之問題。但英國向有若干政界人物，專就英美抵觸之點，以判斷英國外交政策，等此分子，見日本在太平洋中，推行其發展政策，以減削美國地位，恐將轉額手稱慶也。』

此時各國之態度，誠如德報之所分析，即稍後，亦是如此。其間輿論甚多，然大致與上述相仿，固無再加細述之必要。其最有價值有意義惹國際各政治家注目者，當爲美國務卿史汀生致參議院外交委員長波拉一函。茲將原函節錄如下：

『（上略）頃承垂詢，以邇來有人倡議九國公約不能適用於中國，目前狀況及該約對於中國現狀，不能有效施行，應有修改之必要等語。設果若是，美國政府應取何種政策？查該約爲目下對華門戶公開政策之合法基礎，諒爲君所素知，毋待贅述。考門戶開放政策，一八九九年擬始於海約翰，所以終止列強在華之勢力範圍，以免中國有分崩瓦解之虞。海氏持此政策，有兩大原則：（一）各國對於中國在商務上，應有均等機會。（二）欲維持此均等機會，必須保持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顧此兩大原則，在美國對外政策上當時亦非新創，我國與他國往來以此項原則爲本，特對華提出之者，蓋欲挽救當時之危局，以免此亞洲偉大民族之主權與未來發展有妨害之虞，而世界各國間，亦可免除增加敵對形勢之危機。因其時中日間曾經開戰，迨戰事告終，另有三國出而干涉阻止日本取得其

勢，求得特殊權利，以減損友邦人民之權利，亦勿作暗中危害各友邦之行爲。是故此項條約，係代表一審慎發表業經成熟之國際政策，一方面爲各締約國保障其在華權利與利益，另一方面爲中國人民保證有最完滿之機會，發展其主權獨立，俾可符合今世各民族間維持之新式而開明的標準而受阻礙。（繼述此約簽訂之經過及其重要。茲略）：

：此約爲有關係各國在華府會議所締數種條約及協定之一，而此諸約皆互相關係，互相依賴，未可以漠視其一而不致擾亂全部諸約所欲造成之籠統諒解與均勢者，華府會議，原以軍縮會議爲主，其目的，在增進世界和平之可能性。欲達此目的，不僅在停止海軍設備之競爭，且又須解決種種糾葛問題，足以危及世界和平，尤其是以危及此種問題所牽纏之遠東和平者。當時美政府於放棄建造戰鬥艦之優勢，及再不增加甘姆與菲律賓之防禦工程者，即因有九國公約中自行檢束之條款，可爲種種信賴之一。蓋該協不僅保證世界各國人民遠東有貿易之均等機會，且禁阻任何強國之對華軍事侵略。所以吾人苟非同時考慮九國公約內此項條文所真正依賴之其他信諾，不能論及修改或廢棄此

項條文自九國公約締結六年之後，此約所由基以成立之列強勿得侵略弱國自行檢束政策因巴黎公約（即所謂凱洛格白里安非戰公約）經世界各國之批准實行，更得有力之援助。此兩約者，雖各自獨立，但係協調之步驟，期將世界之良心與輿論，列成一線，贊成憑藉國際公法從事有秩序的發展之制度。此種制度，包含用公道和平方法，代替暴力解決一切糾紛爭執在內，而保護中國，勿受外國侵略之計劃，實為此種發展之重要部份。

「各大國，公約簽字各國，及參加各國，皆正感覺，使四萬萬人民居住之中國有秩序的和平發展，實為世界謀和平福利所不可少者。凡為整個世界謀福利之計劃，決不能忽視中國之福利與保障。近日中國發生事件，尤其自東三省發端，而最近延及上海之敵對行為，益令各約無修改之可能。亦更足以見遠東有關係各國忠實遵守前述條款之重要。吾人於此，無須根究爭執之原因，亦不必在兩國間判斷咎責之攸歸，因其造成之局勢，無論如何，不能符合前述兩條約文所規定之義務。苟此兩約，能忠實遵守，則決定不發生此

種局勢此種情形不必再問其原因與責任早已明白無疑。因此九國公約與巴黎公約簽字國凡與中日爭執無關者皆未見有修改兩約條文之理由。且以僑民在上海受有危險與損失益見此項條約有忠實履行之真價值。以上所述皆爲我國政府之見解，我人實未見有理由可以放棄此項條約所援用之開明的原則。

「深信此項條款，苟能忠實遵守，當可避免今日局勢；亦未見有正當遵行此條款之後，行將妨及保護簽約國及其人民在華合法利益之證據。上月七日（二月七日）我國政府奉總統訓令，正式通知日本及中國，不能承認兩國政府違背此項公約所造成之任何局勢，與締結任何條約或協定。因此公約，有關於我國政府及人民在華之權利，設世界他國政府能有同樣決定，採取同樣立場，此種行動，將可成爲一教訓，今後當可有效的阻止由壓力或違背條約所取得之任何名號或權利成爲合法行爲，更就以往歷史觀察，終將可以導至中國恢復其被人剝奪之權利。我國爲太平洋大邦之一，深信中國人民前途無量，我人循公平及忍耐，與彼此善意之原則，與其往來，必博得最後勝利。我政府向來對

運而呈兩難情勢，加以討論。氏謂蘇俄於最近之將來，將準備與中國締結同盟，在實際上將無異受蘇俄之保護，中國人民此種感想，亦日漸擴張，此爲一種出路。其另一出路，即日本將攫取黃種之統制權，氏懷疑日本是否能以成功。墨氏恐中國將來追隨日本先例，在規模範圍下運用其無窮資源，與低廉之勞力，憑藉國外之市場而生存，並不許西方工業侵入中國之市場。繼謂：中國一向保持其永久的傳統文明，其肇端尙遠在希臘羅馬之前，中國之進步，並未因缺乏奮鬥的理想而蒙受障礙，此不崇尚武力與並無完備武裝之民族，近頃所表現之作戰精神與個人膽力，使全世界爲之震驚。此項能作此驚人事件之民族，世界殊難輕視。墨氏於結束時稱：遠東事件，無論探何出路，白種人不能不從事團結，不應如現時之供人呼斥與恫嚇，歐美澳洲之團結，能掌握全人類命運之鑰云。而托洛斯基更目光四矚，發出巨銳驚人的言論，對於遠東局勢有着這樣的結論：（一）日本的目的欲把中國夷爲殖民地，但結果必定失敗。（二）許多日本的及非日本的政治家都覺得日本與蘇俄的衝突爲不可避免。（三）俄國嘗不願戰爭，但日本若以強有力的同盟者的允

許他要挑發這戰爭（四）若戰事發生，關於軍事的形勢，有如下述：（一）日本如果欲攻擊俄國，他非集中其地位於滿洲不可。（二）日本的西進也許可以得到相當的成功。但愈進則愈困難，卒至全部盡以毀滅。（三）日本以國內有發生恐慌的危險，結果將使其革命勢力抬頭起來。他更堅決的說：『當此之時，也許有人會造出五年的戰爭計劃，並把五年的經濟計劃，再應着時機來加以更改。當然，凡是參加戰爭，其經濟與文化方面必須遭受巨大的打擊。但由我的假定，決沒有其他出路。戰爭一旦發生，必須認真應付，發動一切的力，利用一切的方策。因了蘇俄的參戰，中國人民將從此開拓新的光景，大規模的發動而為國民的運動。這是凡明白事理及羣衆心理的人所決不否認的。在中國，人力是不愁沒有。幾百萬的中國人民，已知道怎樣運用來福槍了。他們不愁沒有戰鬥的意志，他們只缺乏軍事的教育，組織與統率。關於這些，紅軍可以給與他們以極有力的援助。這樣，西伯利亞鐵路所輸送的——除了必要的軍需品以外——不但是軍隊，還有軍隊的精神。所以我敢確定的說，在一年或半年之內，可以動員百萬的戰鬥員，加以訓練，武裝起來，而輸送

戰地且他們的意志與日軍比較，有過之無不及。日本現在已過了他的頂點，漸漸的日趨衰落了。除了這，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即世界的形成，不止遠東一部。在目前，世界局勢的鎖鑰是不在奉天而在柏林。德國法西斯蒂的領袖希特勒（Hitler）的出現掌握政權，其結果將使蘇俄所受的直接的危險，遠過於東京少數軍閥的企圖。『這短小精神的革命怪物，現在雖已沒有往昔指揮千軍的豪氣，但他的言論，則有如閃電一樣在密雲未雨的天空中放射而過，使人不禁悚然震驚於世界大風雨的到來。』

我們知道，墨索里尼與杜洛斯基兩氏，為世界相反的新興兩大政治勢力之代表，於世界政治舞台上俱有無上之威權，且同為政治兩大怪傑，對於日本前途，皆不為之抱樂觀，反於中國民族之運命，致其期待之意。我們不知日本人士讀之作何感想？更不知我們的同胞讀之又作何感想？偉大的中華民族，從此怒吼吧！

第二節 國際關係緊張

自滬案發生後，國際輿論突然轉變，且有談虎色變之勢，全世界的風雲盡匯集於中

國，一時驚濤駭浪，我們看了情緒爲之緊張，同時在國際關係上亦莫不相應的起了變化。在這國際關係變化中，尤其在遠東比較關係重大的列強，各有各的利害關係，各依其國際情勢上不同的關係，都採取了不同的步驟，對於上海事變發生之初，各國都震驚日本帝國主義者不顧一切的暴行，已經扯毀了『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國際聯盟約章』而無遺！因此各國皆極端注意這事件。英國因遠東貿易的關係，尤其是長江一帶貿易因受戰禍的影響，將致重大的損失，除徵調軍艦軍隊來上海外，在倫敦也曾商議及對付上海事件的态度。據報載，在上海事件發生的開始，倫敦外交部燈光徹夜明亮，恍如歐戰時的情景。英國在遠東的利益歷史比較長遠，根據比較穩固，對於遠東方面近數年來皆取保守政策，求其能保守着原有利益，雅不欲多生枝節，同時因爲在世界經濟恐慌中，國內有數百萬工人的失業，金磅落價，海軍譁變等種種嚴重問題橫亙在眼前，實無暇干涉別國的行動，更說不上實行戰事的話，她的唯一願望在遠東的利益不給旁人掠去，那就夠了。即在九一八事變後，英國曾在國際聯盟表示如國聯需要，英國海軍可全部供國

友，使其有暗約的可能，給日本許多的幫助。意大利在遠東的關係比法國更爲簡單，同時因本身的力量關係，祇是在歐洲馳驟，對於這次上海事件，取着順風轉舵的形勢以決定其態度而已。德國因本身是被壓迫的國家，在遠東的貿易，雖欲逐漸圖恢復，但不欲另有枝節，致礙商業經營，更因其本身力量薄弱，祇取了緘默的態度。其外各小國，雖然都有一致的同情中國，都有憤慨激昂的言論，和在國聯席上替中國說幾句公平話，但有什麼用呢？只是空說而已。現在到底是強權的世界，小國的態度誰去理他！

以上所述各國的態度是根據其本身利益而決定的。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雖不免有良心上的主張，然而却限於情勢上，祇是在其各自切身利益範圍內施行防守罷了。即如上海戰事發生之初，日本帝國主義者以一等強國的資格，冒然強行以公共租界爲根據，襲擊中國，這顯然的是防害了租界中立，但各國竟怯於聲勢，竟估量以日本的強大軍事力量，和日本聲明四小時肅清開北的誇大語所蒙蔽。一任日本以租界爲根據去進攻中國軍隊。迄至日本軍隊二次失敗之後，中國抗日的十九路軍奮勇的結果，立時

變更了國際間旁觀冷靜的態度，其間就有以美國為主動，聯同英國，且參加法意等國，向中日兩方提出和平的五條件，要求雙方停止敵對行為，其五條件爲：（一）雙方停止暴力行為；（二）雙方勿再動員或作進攻準備；（三）所有各接觸地點之作戰人員各自撤退；（四）設立中立區域，保護公共租界；（五）此項辦法接受之後，雙方應即遵從『非戰公約』之精神，進行談判，永久解決各項懸案。這五條停戰條件顯見是不利中國的，然而中國方面竟表示接受了，而日本方面只接受第一項雙方停止暴烈行為，拒絕第二項不再作敵對行為之準備，第三項中日交戰者從上海境內互相接觸之各點撤退；第四項設中立區域，由中立國人担任警衛，以保護公共租界，其佈置由當地領事領導爲之，均經完全接受，第五項立即開始無條件談判，以非戰公約及十二月九日國聯決議案之精神，並以中立國觀察員之協助，解決一切懸案，則拒絕，並且強詞奪理的說中國如何擾亂，爲拒絕調停的張本，一方面大批的陸軍和海軍戰艦增加到了上海，借和平運動爲掩護，佈置以爲一切進攻的準備。迨至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力準備妥當時，和平的空氣便給日本的

大砲和飛機炸彈所衝散了。在這時候，美國、英國以及他國的態度可算是與前進步了，可算是上海事件發生後最強硬的一幕，然而其結果，反給日本帝國主義者做準備再次進攻中國的掩護。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態度強硬後，各國的態度反成軟弱了，這種軟弱的原因，稍明白國際情勢的人都明白在帝國主義進程中都含着種種矛盾，尤其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整個世界經濟恐慌的襲擊，自顧不暇，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這時候進攻中國，是因利乘便的行動。各國的調停如果要執行，祇用武力強制為最後的一着，但在目前的國際形勢看來，爆發太平洋的戰爭似乎還未成熟，並且這次的調停主動是美國而得英國曾同向雙方提出。但英美兩國情勢各異，英國對遠東方面與其說是提防日本妨害她的利益，毋寧說是提防美國。美國對於英國也因為有利害衝突的存在，遠東利益雖為日本所獨佔，還不能促成英美的真實聯合。所以調停的條件仍有利於日本，而對於日本的暴行，卒不敢取決然手段以為制裁。在英國政府只成立上海事件委員會（Shanghai Committee），而不敢對日表示何種態度，美國亦不敢逕然採取對日經濟絕交的办法。

理中日爭執之方法，「特別核准派遣調查委員會之舉，並將要求趕速解決上海事件，以利委員會工作之進行」云云，無非求其馬虎解決而已。於是中日雙方軍事首領各宣言遵從國聯特別會議案，停止進攻，國際局面又得緩和，而因上海戰事而起的這一樑危險的炸彈，也未至爆發世界第二次大戰。幸哉否耶？只好等待將來的事實去證明吧！

第三節 中國外交的失敗

中國向無外交，所謂外交也不過是官僚的對外酬應而已。很顯然的九一八事變以至於上海戰事結束以來，我國外交當局徬徨畏縮，莫知所措，更不知道如何去應付，苟苟庸庸，愛國的民衆當然不能滿意。先之以毆打王正廷，繼之以攻擊顧維鈞與陳友仁，都是國民憤慨的發洩！最可痛心的是我國外交毫無方針，毫無步驟，既不能聯俄以抗日，更不能聯美以抗日，又不能運用國際間彼此的衝突以轉移形勢，眼看着優越的有利於中國的形勢，僅幻作曇花一現，於中國仍無利益。當上海戰事激烈之時，我國當局即奔走於各公使之門，要求調停。當各國輿論均同情中國，而且願援助中國之時，而中國當局則不知

利用。即在國際關係上說，中國那時是處於優越有利的地位，是給予中國千載一時的機會，若稍有外交手腕的運用，中國的外交可操必勝之權。然而，我們看看現在怎樣？用不着作者來敘述，國民自然不會滿意的吧？

當一二八事變之前夕，形勢非常嚴重，全國上下步驟不能一致，而政府當局對外交方針，爭論尤烈，主張宣戰與和平解決者，顯然形成兩派。迨至上海戰爭爆發，南京受到日本戰艦的威脅，國民政府乃實行遷都洛陽，準備長期抵抗，以表現政府對於保護國家領土之堅強決心。即在此時全國生氣勃勃，以為政府實行對日宣戰，倫敦華盛頓等處就立時傳出此項中國政府對日宣戰之消息。於是我國外交次長郭泰祺即在二月一日發表重要談話，否認對日宣戰，略謂：『中國仍循上次宣布之方針，倘日人再行進攻，則準備武力抗抵，但絕無在此時遽行宣戰之意。查此次攻擊上海，擴大軍事侵略行為，中國不得不行使法律許可之正當防衛權，以予抵抗，絕非對日宣戰，國民政府及外交部之宣言，皆甚明顯，倫敦華盛頓消息係屬誤會，應請即予更正』云。嗣後政府即本此一貫的『一面抵

出來了。於是依賴國聯的結果，僅得到李頓調查團（Lyton Commission）的來華以謀國際共管中國，及三月三日召集特別會議的結果，是舉行上海圓桌會議以實行擴大上海租界的計劃。因此所謂圓桌會議與自由市的聲浪遂響遍塵環，其應注意者，所謂圓桌會議原係上海中日協定簽字之後即從速舉行，此為早經預定者。故於五月五日中午停戰協定簽字後，日本即邀請美國參加東京圓桌會議與英法意日四國討論共同行動，以謀保護在華之外人生命財產云云，證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收到請柬後，甚感困難之消息，當係事實，在此，中國外交之失敗與瓜分之危險，已用不着我們諱言了。

茲更所欲述者，即中日停戰協定是中日停戰協定，係產生於中日停戰會議，停戰會議之產生，即根據於三月三日國際之特別會，及駐華英美公使之斡旋而成。會議雖經長時間的爭執，協定雖經數度的修改，然卒於五月五日兩方代表匆匆在病榻上簽字而宣告成功了。停戰協定簽字之翌日，日本朝野歡呼狂熱，認為藍辛石井換文以來未有之勝利。這是顯然的，日本的勝利即是中國的失敗，故五月六日紐約電云：「國務院預料在滬

辦法三條，經多方商榷，但卒未成。於是我方代表郭泰祺、戴戡、黃強草就會議經過報告政府，轉令顏惠慶提請國聯行政院立即召集十九人委員會，請求根據國聯約章及決議案，嚴促日本開誠談判，確定撤兵日期。十六日委員會開會，經三日之秘密會議，於十九日通過決議草案十四條，其第十一條關於混合委員會職權之規定，日方堅決反對，謂爲侵其日皇統帥權，違反彼邦憲法，乃經英使藍溥森的奔走調解，提出折衷辦法，將國聯之權力減縮，而解釋範圍更形寬泛，於是日本即表示棄權投票，予以默認。至於我方，則不消說，凡有決議，自然照例接受！國聯一再遷就，無非顧全日本的體面，不惜犧牲中國以求解決。日方既無難詞，事案當然可以解決，於是即在四月卅日開國聯公開大會，將十九委員會提交而經藍溥森修改的決議草案一致通過。因此停戰會議在滬重開之說，又甚囂塵上。又因爲此時日使重光葵因參預該國天長節慶典與白川植田野村等在虹口公園遇刺炸傷，又因爲東北義勇軍紛紛奮起，並且節節勝利，日帝國主義者恐事態嚴重與日方不利，所以日外相芳澤訓令重光謂停戰會不以炸案而停頓，即在五月五日上午大會重開，停

戰協定乃在西捕嚴重戒備之下，宏恩福民兩醫院病榻之前，簽字告成，而我方外交代表郭泰祺亦被民衆擊破頭顱之餘而在醫院之中病榻之前亦陪着簽字了。該協定中文本原文如次：

中日停戰協定中文本

第一條 中國及日本當局，既經下令停戰，茲雙方協定，自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確定停戰，雙方軍隊，盡其力之所及，在上海週圍，停止一切及各種戰鬥行為。關於停戰情形，遇有疑問發生時，由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條 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其現在地位。此項地位，在本協定附件第一號內列明之。

第三條 日本軍隊應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築路，一如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變以前之原狀；但鑒於須待容納之日本軍隊人數，有若干部隊，可暫時駐紮於上述區域之毗連地點。此項地點，在本協定附件第二號內

列明之。

第四條 爲證明雙方之撤退起見，設立共同委員會，列入與會友邦代表爲委員，該委員會並協助佈置撤退之日本軍隊，與接管之中國警察間移交事宜，以便日本軍隊撤退時，中國警察立即接管。該委員會之組織及其辦事節序在本協定附件第三號內訂明之。

第五條 本協定自簽字之日起，發生效力。本協定用中日英三國文字繕成，如意義上發生疑義時，或中日英三文間，發生有不同意義時，應以英文本爲準。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訂於上海。

中代表郭泰祺簽署

日代表重光葵簽署

見證人（依據國際聯合會大會中華民國二十

一年三月四日決議案協助談判之友邦代

表（簽署）

中日停戰協定附件

附件第一號

本協定第二條所規定之中國軍隊地位如下：查照附連上海之郵政地圖（比例尺十五萬分之一）由安亭鎮止南，蘇州河北岸之一點起，向北沿安亭鎮東最近小浜之西岸至望仙橋，由此北過小浜至沙頭東四基羅米突之一點，再由此西北上至揚子江邊之澚浦口，并包括澚浦口在內。

關於此項地位遇有疑問發生時，經共同委員會之請求由該會委員之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

附件第二號

本協定第三條所規定之地點如下：

此項地點，在附黏四地圖各別標誌A.B.C.D.并稱為I, II, III, IV各地點。

理員，所有關於程序事宜，由委員會斟酌辦理。該委員會之決定，以過半數行之。主席有投票取決權，主席由委員會內與會友邦代表委員中選舉之。

委員會依照其決定，以其認為最善之方法，監視本協定第一，第二，第三，各條之履行，並對於履行上述各條之規定，有任何疎解時有促使注意之權。

日本軍隊，向上列地點之撤退，於本協定之生效後一星期內開始，並於開始撤退起，四星期內撤完。

依照第四條所設之共同委員會對於撤退時，不能移去之殘疾病人或受傷牲畜，採取必要辦法，以資照料，並辦理其日後之撤退事宜。此項人畜，連同必需之醫藥人員，得遺留原地，由中國當局，給予保護。

上面之協定原文，係中國當局所公布者。但與大阪每日新聞所載者微有出入，茲並錄之以備參攷：

日方所傳協定內容

外論社譯大阪每日新聞云：二十七日在條文整理委員會中所決定，中日停戰協定五條及附屬文書四則全文如左：「中日停戰協定」第一條 爲使中日兩軍之正式停戰及停戰事實之更成現實化，中日雙方自○月○日起，停止所有一般形式上之對敵行爲。第二條 中國軍隊經日後之決定，即駐於現駐地點，（現駐地點，由附屬書中規定之。）第三條 日本軍隊撤退至一月二十八日前之地位，即租界及租界之越界築路綫爲止。但日本軍隊因兵數衆夥，爲撤退之宿舍關係上，暫以右方附近地域爲止。其右方之附近地域，另於附屬書上闡明之。第四條 爲確認上記之條項之實施，設立混合委員會，關於撤退後之治安維持，由中國特別警察担任之。第五條 本協定自○月○日起，發生效力。本協定以中日英文作成之，如發生疑義時，以英文爲標準。『附屬書』（附屬書一）本協定第二條所規定之中國軍隊，現駐地點，北面自揚子江岸之福山起，迄梅里太倉安亭白鶴江之連絡綫，偵察方法之保留。本條對於中國軍隊之在中國領土內任意移動者，並非永久之限制。（附屬書二）

中招聘之。

至關於停戰協定之良否，編者不願有所論列，但當五月五日協定成功之日，上海時事新報即有如下之一篇評論，茲又錄之，以爲本章之結束，且可以見到國內輿論的一斑：

昨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滿斟於英領署琉璃之盃者，非國民之淚，壯士之血耶？自一月二十八日，日軍啓釁於上海之閘北，十九路軍抗戰三十餘日，援盡而退，又閱二月，我國委曲求全，簽字於停戰協定，中日問題未決，而淞滬戰爭至是告一段落矣！嗚呼國人乎！公道如彼，而強暴若此；犧牲如彼，而結果若此；誰無心肝，誰無熱血，能不悲傷，能不憤慨耶！！

敵軍入寇，未能逐出國門，停止戰爭，猶待妥協條件，彼雖曲，我雖直，而彼則駐兵有地，撤軍無期，我則人民徒遭絕大蹂躪，軍警俱有明文束縛，如此協定，謂未屈服不可得也！謂未辱國喪權不可得也！是爲國民所痛心，尤爲政府所諱言。雖然，屈服事實也，喪權辱國事實也，痛無以使事實變更，諱無以使事實消弭，然則徒痛奚益，徒諱奚

成爲新時代之英雄。

汝等今日之犧牲，卽奠將來吾民族之基礎，殺盡此蠻族之鬼魔卽世界永久安寧之維護，汝等灑一滴血，卽將來普遍世界之甘霖雨露。

汝等之死，重於泰山，汝等之死卽降福於後世萬人！勉乎哉！誓不生還！

誠然，誠然，我軍在這神聖的戰爭當中是誓不生還的，不但我軍，全國皆如此！當一二八夜開戰以來，不到二十四小時，舉國空氣完全改變，繼而國際空氣也完全改變了！於是凡在覆載之中，六合之內的人類，除站在特殊環境者外，不論中國與外國，皆一致歌頌，以至於顛狂崇拜了。二月三十日上海時事新報社論云：

舉國皆在戰線矣

十九路軍以及民間志士憤日本之侵侮不已，乃於前夜應戰於上海之閘北，忠勇奮發，殺敵致果，殲彼勁旅，克彼軍部，虜甲車，墮飛機，一鼓而挫其兇鋒，再鼓而追亡。

逐北溯四閱餘月以來，外侮所加之恥辱，國際輕蔑之觀感，民族垂絕之人格，萬衆抑鬱之心理，一舉而有掃蕩之觀。蔣介石氏等屢次聲言其「戰而不宣」之策略，至是而始得事實爲之證明。英美諸國夙昔採取熟視無覩之態度，至是而漸見搖撼。國事大勢，此其打開新局面之機運矣乎！

國人自聞抗日軍事之捷報，無問智愚，喜溢眉睫，簞食壺漿，絡繹載途，攘臂奮呼，踴躍投効者，實繁有徒。雖遙望閘北，火光燭天，明知付之一炬者，無非國人膏血，雖劫餘災黎，扶老攜幼，明知大多衣食失所，憑藉來日大難，然綜觀民氣之旺，尤遠勝於辛亥革命初期之景象焉。嗚呼！國家存亡，猶待未來之判決，顧謂如此人民而爲亡國之人民，我不信也，我不信也……

又上海申報社論云：

抵抗與同情

方去年九一八日軍強佔我東北，東北當局擁數十萬大軍，竟全師退却毫不抵抗，而東北軍人亦竟忘其衛國守土之天職，甘受個人之指揮，一退再退，坐視東北半壁河山，全淪敵手！當局既如此其怯弱顛預，故斯時雖值國際聯盟集會伊始，而遂僅持冷眼旁觀之態度，一再作遷延敷衍之決議。蓋在此不抵抗之怪現象下，國際人士已視中國民族爲甘受日本之宰割。

及天津禍變再起，錦州失陷，青島福州等地之擾亂，接踵而起，種種暴行，絕對爲有血氣之民族所萬難忍受。而各地當局，終始持息事甯人之態度，甘心退讓。在此情形之下，我國民族固奄奄無生氣，而國際人士對於日人之暴行，則更忘其爲違背公理與正義者，故當此次上海禍變爆發之初，列強竟不顧慮其市場，不預爲制止，在其心目中蓋早已預料我國軍隊必不抵抗，即抵抗亦不過如鹽澤所云四小時即可解決，故仍冷眼觀變，此蓋自九一八以來列強一貫之態度也。

斯時乃幸有我十九路軍英勇之將士毅然肩承其衛國守土之天職，奮起抵抗。

旬日以來，每戰必捷，彼耀武揚威，目無世界之「東亞霸王」，平素爲國際人士所稱道者，今在我十九路軍英勇抗爭之下，雖擁有海陸空之大軍，與最新式之利器，竟毫無所施其暴力，此種偉大之事實，蓋亦國際人士始願所未想到者也！

有此英勇之抗爭，夫然後國際人士之耳目，乃爲之一新，乃認爲中華民族尙未喪失其立國之精神，於是而國聯對日，乃發出嚴正之勸告，於是而國際輿論，除有特殊原因者外，亦頓時轉變。

及聞我軍之退也，國人無不痛哭，可見此神聖之戰爭，感動人之深！申報社論云：

我人當繼續奮鬥

頃據前方消息：我軍以敵重兵壓迫，後援不至，已全綫退却。國人驟聽此消息，當無人不爲之痛哭，當無人不爲之撫膺長慟而莫可如何！

自一二八戰幕揭開，迄今恰爲一月又二天，十九路軍以血肉抗日軍軍艦大礮

飛機，以及鐵甲車，坦克車，烟幕彈，特姆彈等最新式之利器，維護我民族之人格。此三十二天中，衝鋒陷陣，肉搏鏖戰，亦已屢挫強敵，使其不敢正眼相看。十九路軍之英武，誠可昭示世界，誠無負於我國家與人民，誠不愧爲我民族之武力，人民之武力，應得我全體人民擁護與崇敬！

至我人民對於此次戰事，慰勞救護，與十九路軍協力抵抗，亦已竭盡國民之天職，亦已可謂無負於國家矣！

雖然，此次英勇之抵抗，既已昭示世界，以我民族今尙未喪失其立國之精神矣！此後本此精神，以終始抵抗，作持久之艱苦奮鬥，則我人當終可維護我民族之生存自由，並爭取公理與正義之長存。

國人乎？今日之事，吾人爲自救救國計，惟有繼續奮鬥而已，復何言！復何言！

又云：

如何創造更偉大之歷史

十九路軍以孤軍抗強敵，苦戰一月又二天，雖終以敵重兵與利器壓迫，不得不改變戰略，退却待援。然而在退却之前，猶奮其英武於八字橋之血戰中，予敵以重創，而後全師從容引退，秩序井然。日軍於此，應亦知中華民族之尚未容輕侮，公理未必遂終爲強權之鐵蹄所蹂躪！

一月又二天，茲已倏然過去，但此一月又二天，在我民族歷史篇幅中爲悲壯，爲偉大，爲光榮，爲永永不可磨滅，極有意義有價值之一頁！而此一頁光榮歷史之造成，則完全爲我盡職之將士與人民協力奮鬥之結晶。故吾人今後如欲保存此一頁之光榮歷史，並創造我民族之新生命，則吾人惟有繼續作艱難而持久之奮鬥，毋灰心，毋餒氣，土耳其抗禦希臘，苦戰二年，歐戰前後之比利時，亦苦戰四年而復國。吾人如能具持久抵抗之決心，則更偉大更光榮之歷史，終當在吾人熱血濺洒之下，展開於

世人之眼前。

至於國外對我軍作戰之贊美，崇敬與同情，幾隨處皆是，即敵軍本國亦不免要致其十二萬分的敬佩。關於此類材料委實太多了，茲擇其簡要者匯錄如下：

歐美軍人觀戰驚歎我軍神勇

一聲喊殺向礮火衝去

昨午江灣路血戰一般

昨晚據西人方面傳出一可喜消息，略謂此次日軍向華軍挑戰，日方早出驕矜誇大之詞，曾謂華軍不值一擊，日軍於數小時內即可佔領上海全埠，不料事出意外，日軍連戰皆北，日當局更憤愧欲死。於是惱羞成怒，遂不惜孤注一擲。竟於昨日（三日）竭海陸空全軍之力，向吳淞砲台及閘北方面大舉進攻，但效力更等於零。且全軍大受重創。日艦一沉四傷。此種消息傳出後，不獨華人聞之悲喜交集，即外人方面，

軍隊作戰云。

美軍官對中日滬戰之觀察

美國某軍官曾參加歐洲大戰，日昨與記者談及上海中日戰事，據其觀察云：現十九路所作戰壕，極其奧妙。無論用如何利器，決難攻入。日本之礮火，祇能毀壞民屋耳。且日人所用礮火，成本極貴，大約中國人祇費三角錢所築之戰壕，日方非用日金千元之礮火，不能攻破。至於兩國步兵之戰鬥力，則華軍一人所守之地，日人即以十人攻之，亦嫌不足。果使中國軍隊一心一德，堅持到底，不以常勝而驕，不以偶敗而怯，則最後勝利，必屬諸中國云云。

英報讚美我軍

華軍威力業已成立

定可恢復國家威信

路透社廿四日倫敦電：今晨每日電聞評論上海戰事，謂戰爭三日後之榮譽，屬諸中國軍隊，其威力業已成立，較諸一般世人所預料者，更爲偉大，定可恢復中國乃能以自衛的國家之威信云。該報又謂據現象察之，日人現紛紛退出虹口戰線，將漸近租界，愈增外人所抱戰爭涉及租界之惶慮云。該報末稱，英政府現既援助國聯權威，局外熱心者宜少安勿躁，將此事交負責政治家辦理可也云。

德軍事家評論戰績

讚許我軍作戰能力

譏評日軍恃利器

昨日吳淞開北大戰之役，有德國軍事專家多人，親赴前線視察，對於華軍之戰略，甚爲讚美。據其以私人資格向新聲社記者表示：外間每稱華軍體力甚弱，實際乃

不然。曾以望遠鏡瞭望，親見一華人，能與數日兵肉搏，而其結果，日兵輒不敵。又華人發彈甚經濟，彈無虛發。日兵則不然，恃其軍火之充足，濫發子彈，並無準的。華軍極富於作戰能力，可作長時間之困鬥，自歐戰迄今，未見有如是能戰之軍隊。該德軍事家等又謂日軍鎗械甚利，最適宜於示威，或虛張聲勢之用，惟作戰時殊不見高明。其步鎗機關鎗之使用，不及華軍純熟，擲手榴彈更不及華軍云。（新聲社）

字林報對華同情論

華兵勇敢一鳴驚人

良好國民性堪欽佩

字林報昨載短評云：邇來各方紛紛評論近一二星期內所生之大事，容或有忽視開北抵抗日軍後華人心中所激發之情感者。中國軍隊常為各方指摘之的，今則一鳴驚人，以雙方軍械良窳之迥殊，吾人不得不欽佩第十九路軍官長士兵之勇敢。

部前線上之德軍，然華軍步兵仍以機關槍及來福槍應戰，神勇驚人，日軍相顧失色。昨日午後日軍又以礮隊轟攻開北，華軍方面力持鎮靜，以逸待勞，雖在野戰礮及六英寸榴散彈猛攻之下，陣線仍甚鞏固。

據駐守北河南路寶山路口石屋內之外國商團出而語人：當中日兩軍開火時，彼等皆由石屋之小孔內作壁上觀。寶山路上我軍之行動，歷歷在目，據謂我軍軍士臨陣鎮靜，進攻時能扼要射擊，地位得宜，作戰計劃可與歐戰時相埒。

我國兵士之勇敢與鎮定

北站一美兵所親見

大美晚報云：北火車站駐守第八道門之美國兵一名，嘗親見日軍在界路攻擊中國方面之柵網，伊見一中國兵士冒死救一夥伴，其壯烈可稱。該處柵網已毀，禮拜六有一年少中國兵士往修，瞥見日軍一隊，竊至界路轉角，向之開機關鎗，該處伏

地上別一中國兵，從沙袋之後躍出，疾趨其夥伴之側，其衣服爲機關鎗之子彈所裂。此兵因助救無效而奔避，亦未見其返往中國陣線。界路與浙江路轉角之屋頂上，有八方觀戰，此美國兵以所見告之。此時忽見兩軍陣線相對處之中間，有一所房屋，其洋台上坐一傷兵，方事縫紉。屋內尚有留聲機發悽哀之音，發之再發，未嘗一換。日軍時向該處發砲，砲彈炸裂於數百碼外，而傷兵仍事其手工不輟云。

日軍震驚我軍勇猛

泰晤士報云：據日軍司令部之發言人報稱：中國軍隊抵禦之堅勇，出乎意料之外。日軍自言其混成旅與第九師團頗受損失，惟八英里長度之陣線上，日軍傳已前進約一英里。日軍第七營與其右翼所遇中國軍隊，抵抗之猛，更較以前爲烈。故日軍傷亡尤衆。嘗有中國軍隊一百，因後路截斷而被圍，匿於村落間。日軍以爲必且投降，不意圍兵從事於肉搏，將日軍困持竟日，所有通至跑馬場之各路，均爲匿藏之兵用。

跳越屍身衝進我陣地，此次雙城堡之激戰，敵（我軍）又向我軍（日軍）夜襲。且敵不畏砲火，積極的向我（日軍）出攻勢，其勇猛實不可當。當時我軍（日軍）部隊不多，乃將兵站部衛生部以及附屬於其他旅團之部隊，集中車站，原為縮短戰線，而敵軍竟不顧生命，在砲彈如雨，蜂擁而來。使我軍（日軍）氣為之餒云。

日文報又載電通上海二日專電云：中隊長米丸大尉，於今晨三時，以軍刀刺胸自戕，留下遺書一封，內有「促鹽澤司令決斷與猛省，挽回失敗之名譽」云云。此所以有鹽澤自殺之誤傳也。

日方輿論一斑

稱贊中國軍之精勇

近來日本國內對於武力對華，頗表反對，茲摘譯時事新報記載之一頁，已可以窺知其一斑：

(一)陸戰隊之苦鬥 上海事變發生以來，至本日（二月十一日）止，已經過旬有餘日，我（日本）軍艦來滬者共四十七隻，陸戰隊共六千餘人，死守開北及虹口公園之陣地，並搜索租界內之便衣隊，已爲無上之努力。

開戰以來，戰事毫無進展，已完全成膠着狀態。而敵人（指中國軍）之砲彈又頻頻脅迫邦人之生命，此種狀況，無人滿足。而各方非難海軍之無能，自不足怪。然以陸戰隊固有之性能及戰鬥，若就市街戰之點而論，已爲最險惡之至善。而我等對於陸戰隊澈晝澈夜之活動，猶不能不相當感謝也。

(二)中國軍之精勇 我政府軍部以及國民對於中國軍之實力，以及市街戰之情形，似尙嫌無切實之認識，或者尙存有明治廿七八戰役之記憶，及滿洲野戰之經驗，以爲上海敵軍可以指日掃蕩。至我軍（日軍）之精銳，固不待言，然十九路軍決非龍旗辨髮之軍隊可比。江西掃共之役，有戰事實地之經驗，有鐵軍之稱。且尤有須注意者，即爲中國國民思想之覺悟，以青年男女爲尤甚。對於軍隊物質上及精神上

間以及沿滬甯路至真茹等處，防地堅固，倘使中國軍隊接濟不缺，非大舉進攻，難以取勝，鄉間坟墓亦成爲絕好之防守物，掘壕堅固，礮火不能猝入，而據守者，則放射之程甚遠，所據壕溝，縱橫四達，皆當扼要之處，路上挖成深穴，以防敵軍前進，一路派有哨兵，真茹路上汽車絡繹，裝送大宗鐵絲網，以作柵欄之用，且真茹一帶樹木蒼鬱，駐軍防守，最爲利便，爲敵人所不覺，訪員等於上午到真茹，天氣陰沉，天際見日本飛機五架，軋軋作響，二架似爲放炸彈者，飛過之處，黑烟兩道，從下面屋屋上升，三架環飛不已，有時向陣地放機關鎗，訪員經過之道上，難民小車，絡驛於途，皆向曹家渡租界而去，中國礮手見飛機飛過，向之放高射礮，一時機關鎗步鎗並發，飛機乃遁去不見，蔣介石之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兵士，在真茹不甚多見，大都皆十九軍之兵，觀其面貌、服裝以及服役之狀，無不使人驚奇，大都看似十四歲之童子，而一種堅決之心，現於顏面，手握機關鎗，手溜彈壘，然軍實充足，防守工程尤爲完備。

術，完全已脫化中國式之戰爭，而爲純粹某國式的精巧戰法，近代戰術之結晶體，誠使我軍（日軍）無法應付矣。（均照日文直譯）（記者按我軍防禦之鞏固與將士之用命，敵亦自知無法應付，而徒以礮火專事破壞民房，殺戮無辜，其行爲亦太殘暴矣。）

生活週刊之言論

至於十九路軍在國際上替我們民族增高人格與聲譽的地方，處處使我們發生興奮與銘感。我們每讀西文報紙及雜誌，講到中國，只有熱諷冷嘲，令人嘔血，但是自經十九路軍忠勇抗敵之後，他們說到這件事，沒有不一致讚揚的，最近出版的在美國銷數最廣的週刊“The Literary Digest”（March 5, 1932）裏面有一文，題爲中國對侵略者的可驚的抵抗“China’s Amazing Repulse of the Invader”，所述尤詳，這一篇文裏面所撮舉的各報言論，一致承認中國在道德上精神上已獲

得勝利。像華盛頓的“Herald”報，說得尤其鄭重，牠說：『中國經過許多年的屈伏與不抵抗，最後如真能學習與敵抗戰，東方的全局便要基本上改變過來。』又謂『這一戰對於東方未來趨勢的影響，是難於預見，是不能預料的。』總而言之，各國素把我們視為卑劣的民族，一見我們有相當的努力，便不能自禁的流露其相當的敬畏。

十九路軍的努力還是不幸因援絕力盡而未能始終不退的，但是所得的效果已如此。倘當時能有實援而堅持——至少至三月十四國聯調查團到滬之日——其效果又何若？能禦侮的軍隊至少須打時不怕死，敗後不搶劫，我國夠此資格的軍隊，除十九路軍外，再有多少？純稱模範軍的某私人的軍隊，其已給我們民衆的印象為何如？這都是當前無可諱的事實。我們能抗外侮的軍隊，只有這些，所以所能獲得的效果也。只有這些，我們不能說滿意，也不能說不滿意，因為我們要想到效果與努力是成正比例的；幾分努力，只有幾分效果。

迨至三月一日，我軍爲戰略而退師，外人方面亦無不贊嘆者，茲錄之於下：

外人評論我軍退師適當

贊我將材智勇兼備

用兵神速令人驚嘆

記者昨晤某國軍事專家，論及我軍此次退師之適當，並贊譽我軍事當局，爲智勇兼備不可多得之將材，爰濡筆述如下：（以下皆軍事家語）在戰事開始之初，據吾人預測與觀察，僉以爲戰事結束時間，至多不過在一星期與旬日之間，即可完全告一段落，初不料竟延長至三倍以上也。而雙方增援情形，又適成吾人預料中之反比例。蓋最初日軍僅有海軍陸戰隊數千之衆，初試鋒芒，即遭重挫。嗣後竟四易其主，陸續增援達四個師團，近十萬之衆，實非吾人始料所及者。至於華軍方面，則衆寡懸殊，何啻霄壤。蓋除十九路軍主力以外，增援者僅得數千人，尙不及日軍半數，他如

器械之優劣，礮火之利鈍，更不能與日軍同日而語。今竟相持逾月，日軍始終未能獲一次勝利，結果華軍全師自動引退，實屬難能可貴。設使華軍方面，亦能得充分之增援，犀利之器械，恐日軍早已失望而歸東瀛矣。再吾人所最引為不平者，即日軍始終盤踞租界為軍事根據地，攻則可進，退則可守，華軍則投鼠忌器，百事掣肘，不能自由發揮其天勇。設使雙方同一形勢，實力均平，照目前之結果，吾恐在開戰兩旬之間，植田尙未來滬之前，日軍將掃數敗登軍艦，即或不能立時退歸三島，但最低限度，亦必遁竄出黃浦，而離淞滬矣。惟此次雙方犧牲之比較，日軍實較華軍數逾三倍。故吾人為華軍着想，甚覺值得。今華軍當局更能於瀏河後方告急之際，從容不迫，一夜之間，全師悄然退去，其用兵之神速，更足令人驚嘆。且退時秩序井然，鷄犬不驚，尤堪令人起敬，實屬世所罕有之人傑，非智勇兼備之將材，不能得此。最後勝利，殆已完全獲得矣。

我軍撤退淞滬博得國際好評

華軍勇敢永不磨滅

最後榮譽仍屬中國

(柏林)今晨全德報紙對於上海中國軍隊爲戰略關係，撤退吳淞開北，咸以爲極有政治的重要。並一致聲稱：戰爭榮譽仍屬中國軍隊。十九路軍能抵抗軍械遠勝之敵人至於卅四日，其勇敢與胆略常存天壤間，無有足以減損之者矣。柏林日報評論稱：中國軍隊之在日軍包抄行動猶未開始之際，即行撤退，實屬最適時宜。若再死守不退，並無實益，亦未必能再增十九路軍之威望。最後又謂日當道苟能踐言，則和平當能於比較短時期內達到。中國軍隊在此時撤退，顯然係政治行動，足見中國政府準備獲得一榮譽之和平。波森日報亦預料可以早見和平，但謂上海事件，恐未必能僅藉簽字解決，並逆料全國對於三十四日激戰之反響，以爲不論上海不

宜而戰之結局若何，其直接結果，已使中國站在新紀元之門闕。該報又極重視中國政府決定與俄復交事。謂一旦中俄聯盟後，恐將成爲世界之威脅。（三日國民電）

（倫敦）晨郵報今晨社論，謂就保全顏面點言之，華軍之退却，與日軍之前進，已顯然改善地位。華軍現已在二十萊洛米達（即十二哩半）之外，是已履行休戰條件之一矣。華軍或謂並非被逐，但係自退，而日軍亦未嘗不可謂其所要求之條件，已爲華軍履行云。該報又謂：此事可保全日內瓦之顏面，蓋國聯議會在集議時，或見雙方視前較易就範圍，而使日本承認其所提出之休戰也云。（三日路透社電）

大陸報論華軍抗日爲防禦戰

此後戰事是否擴大

全視日軍是否覺悟

令深知有時以攻爲守，最爲上策。當日軍猛攻江灣廟行時，乘虛襲攻虹口，日軍根據地，爲最優之戰略。但以此舉將違犯和界之中立，明知爲行軍之利，卒未實行。且華軍始終爲防禦戰，遵從中央政府命令，僅於敵人進攻時，力戰却敵。蓋以中國曾向國聯保證僅抵抗日軍之侵犯，不取攻勢也。日本之發言人及他國之表同情者，嘗以喪失威望與顏面爲早日停止敵對行動之障礙。今中國軍隊，既已撤至第二防線，已畀日軍一異常機會，重獲其已墜之威望與顏面。中國軍隊刻在距滬二十公里之外，已合於日軍要求之停戰條件。日人是否將踐言勿再擴大軍事行動，將於今後數日間觀之。倘日軍行動再遠逾二十公里區域之外，則其責任將全由日人負擔。中國軍隊以善於撤退，未喪其戰鬥力，仍準備如一月二十八日在閘北之保衛境土。果若日軍認敵人退兵爲大勝利，而圖繼續其軍事行動，即華軍之撤退，僅爲持久戰之開始。觀於遷都洛陽一舉，足見中政府政策未嘗不有長期抵抗之計劃。惟日人不宣之戰，施諸內地，則既無租界可供失利時之退兵地，又乏良好道路行駛坦克車與重砲，更不能

紐約講壇報讚蔡廷鍇將軍

大陸報云：此間昨日接紐約電，謂紐約講壇報昨日有一社論，讚美蔡廷鍇將軍及十九軍全體將士，謂其作戰之力，足以使日本改變態度，趨向和平。該報謂蔡將軍之光榮的防禦工作，予日本軍閥以展覽世界趨勢之機會，此種趨勢，使日本威名掃地，而同時又使世界輿論灼知扶助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之宣言爲不謬。上海戰事，無論其最終結果如何，其最令人注意者，即華軍已有充足之抗拒力。蔡將軍已將軍隊中所不可缺少之本質，盡量補充於中國軍隊云云。

美報一致稱讚蔡將軍

（紐約）上海正在接洽重開和平談判，與日人已表示較前合理態度等消息抵美後，美國各報復羣起稱道蔡廷鍇將軍，表示欽慕之心。今日紀事論壇報社論聲稱：

使日人改變態度，願開談判，趨向和平，揆厥首功，當推蔡廷鍇將軍，及第十九路軍。該軍力扼日本增援不已之大軍於公共租界附近，既迫日本軍閥，將其不顧他人利益之心理，暴露於世界。又使日本人民對於其軍事方略得失是否相償，發生嚴重之懷疑。蔡將軍光明燦爛之抵抗，實界日本軍閥以表現其意嚮之機會。此種意嚮，已耗費日本無限量之信用，又界世界輿論以充分之光陰，表示其對於史汀生國務卿美國政策宣言及國際聯盟權力之擁護。

又晚郵報評論：亦稱此次上海戰爭，不問最後結果若何，其最顯著之現象，即爲中國軍隊之力抗強敵。蓋蔡廷鍇將軍，業已將完全發展軍人本質所不可少之成分，即『將才』供給中國兵士矣。（一日專電）

無畏之中國人

四五年前，法京巴黎各報，曾刊一驚人消息，謂有一華人，在法學習航空，一人獨

駛一機，作練習之飛行。不意機壞自墮，自數千尺下落，觸於近郊電線，當時飛機全遭焚燬，而此中華之飛人，在機將觸電線時，突自機內躍出，略受微傷，竟免於難。報館記者對於此新聞，除詳細敘述外，并標題曰：『無畏之中國人。』登於顯明地位。今年此無畏之中國人，却又在萬目矚睽之上海抗日戰中，屢建奇勛。從茲無畏精神，益復發揚光大。蓋所謂無畏之中國人者，即我在閘北首先抗日在吳淞死守不退之十九路軍一五六旅旅長翁照垣將軍是也。運籌決策，指揮若定，沉勇之精神，又豈偶然得之哉。（魯譽）

差利張的神勇

差利張者誰？我十九路軍中之無名英雄也。上月我軍駐守北站，有士兵某，即外兵稱爲差利張，忠勇異常，伏守戰壕，歷五六十日而不倦，長官有時以其過於勞苦，命其暫回後方休養，他亦不從。日兵每次來犯，此所謂差利張者，輒能運其神手，將敵人

掃射無餘。因此日兵視此路進攻爲畏途，真有一夫當關萬夫不前之概。差利張所守之地與中立國之防軍相近，不特可以望見，且可談話。外國兵士及其觀戰將官，見差利張如此神勇沉毅，驚歎不置。常來慰問，并餽贈品物以表佩忱。最可笑者，有一次某外國長官以差利張受日兵之注意太甚，所處地位過於危險，不忍此無名英雄，略有傷害，特送贈鐵帽數件，以資防護。但差利張笑謝不納。正謙辭間，忽日兵大隊衝鋒而來，差利張不動聲息，俟其既近，急行掃射。日兵原視此路爲畏途，以我方既有戒備，死傷復衆，遂又敗去。差利張乃上前將日兵之鐵帽除下數件，自己戴上，以示外兵。外兵見狀益爲驚佩，并以酒道賀。差利張一飲而盡，略無難色。從此差利張之威勇廣播於中外人士之口矣。下段新聞是我軍於三月一日退守第二道防線時外報關心差利張之紀載，特轉錄如下：

大美晚報云：開北火車站地方，有一中國機關礮之礮手，渾名爲差利張。凡在該處租界防守之外國兵，皆知其人，現聞此人亦已退出無恙，在別處放其機關礮，但不

知其實在何處當中國軍隊退出開北之消息初次傳出之時，人皆不知此能手之存亡。與之隨同放礮者亦有兩人。差利張臨去之時，尙遺有手溜彈於地下，待日兵前來留神拾取，宛若送禮以與日兵者。此人夜間衣黑色常服，日間則着軍服，每日清晨即於沙袋陣中露面，向對面租界之商團美兵蘇格蘭兵說早安。此人久於其事，歷一月之久，恐非他處礮手所能及。差利張不特善放機關礮而已，此人亦善於放炸彈。歐戰之時，德國兵有善於擲炸彈之技者，人呼爲丟山芋，而差利張則以丟山芋爲本領，向日軍沿綫隨處擲之，悉中要害。一夜，此人與一日本機關礮手兩相對放，彼此對街而射，相去五十尺，竟無恙而歸。又一次，日兵用坦克車來攻，差利張用機關礮及山芋應付之，坦克車不期而退。若照蘇格蘭俗語言之，必曰此人是大好老。

六十無名烈士傳

嗚乎！自海上軍興以來，將士之死者多矣，未有如蘆漢一役，決死者六十輩赴

余既爲禦侮遺聞，今又續有所聞，作續聞。

有何生爲余言，何生居開北，今歲一月二十八日夜半聞變起，既而槍礮聲漸近，生好奇忘險，匍匐至屋後。鐵門石柱旁竊望。忽見吾軍潰退，棄數兵於途中，狀若嬰重創者，方竊嘆。而賊之坦克車已掩至，將近棄兵旁，而所棄兵忽騰躍起，兩手各持火藥罐狀，猛撲賊車，一時爆炸聲雷起，而賊軍之哀號聲和之。生駭極，逡回有頃，但聞我軍喊殺聲四震，不復聞坦克車之軋軋聲矣。（案此卽報載虬江路大破賊軍之第一次，而語焉不詳，今得此，足以補史闕矣。）

又趙生爲余言：二月七日之夜，賊犯某路，時我軍守此路者僅三人，二人方入屋小憩，留一人某應守，賊來犯者甚衆，彈下如雨，而某殊不以爲意。急行至前壘，冠其於槍，而薦於壘。復左右之，使若數十人者然，賊於火光中望見之，遽發槍，某亦斷續發機關槍以應。倭知有備，彈益密，某度賊不敢猝至，遽奔還招憩者，而援者亦至；倭久不聞我軍聲息，以爲潰走，遂進攻。我軍突起圍之，竟覆其全軍。

又粵人陳某，精於射擊。某夜與同伍五六人守北車站某隘。賊軍以三十餘人進犯，勢獍甚，同伍皆自危。陳笑曰：「視吾爲君等撲殺此獠。」乃命衆鳴數槍，卽走伏壘後十餘丈，賊知有備，攻益烈。陳屏息不之應，持機關槍內向伏壘下隱蔽處居頃，賊以爲潰矣，乃越壘而前。陳俟其至彼與伏之間，突起擊之。伏亦盡起以應，賊暗中倉卒，以爲大軍且至，皆棄槍走，亡十餘人，而五六人者竟無恙。（鐵彌陀）

漏戰之光

一個智勇的兵士

二月七日那天晚間，我將去旅部報告機密的途中，忽聽得托托的機鎗聲，由東而起，我知道敵人又在挑釁了。一家燒不完轟木柵的牆角，做了我絕妙的屏障，前面是一條直串鐵道的橫路。兩旁路口，成就了敵我攻守的要隘。這時東口的日軍，斷續向西射擊，西方毫無動靜。心中着實有些忐忑。眼看身藏的地位，已不可靠，忙從亂塚

似的瓦礫堆裏，爬垣越坑向西急逃，好不容易尋出路徑，定睛一看，却巧剛見的橫路。此處正是我軍第二防線，我呼了口號，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弟兄跑來，他說：敵人正在挑釁，這路口我們三人防守，他二人現在那邊屋內休息，祇我一人在此警備，請你蹲在這裏稍息一會，看我要他丟拉媽孩的矮鬼。說着狠得意的跑向前線。我就彎着腰伸長頸，從槍眼裏注意他的動作，只見他跑到第一線，蹬下脫帽頂在鎗口上，擎起露出堆外。一高一矮的來往攢動。誰知他這樣弄，敵人就見鬼似的開了排鎗，他應聲將鎗身傾倒，並放廢壳鎗誘擊，引得敵人真的機槍猛射。好弟兄，他一面放鎗，表示還擊，一面把帽子頂着倒着的弄個不歇。一會兒，敵人火力更大了，看他時，却站在靠牆的沙袋邊，向敵探望，突地飛跑到我的後側，叫了屋內二人，齊奔前去。一陣陣哈脫聲和脚步聲，敵人已衝鋒了。看他三人，確伏在沙袋下，屹然不動，忽地放鎗擲彈，向敵掃射。更越堆進擊，沒有一刻工夫，鎗聲就停了，猛抬頭，他們已猴一般的跳躍而來，丟下戰利品的機鎗和鐵帽，狂笑着說：矮鬼以爲我們人死傷完了，便三十餘人大着膽子衝

來，想奪我們的陣地，那知反中我計，真是鷄沒抓着，倒折了一把米呢。

我想一個在火線的兵士，能隨機應變的，固屬少了。若臨敵定謀獲勝的，更百難得一了。像這位弟兄，真不愧爲我中華民國的軍人，值得我們熱烈的敬仰和欽佩。可惜在百忙中沒有問他的姓名，這才是我的憾事呢。（子成）

孝脫上尉傳

上尉姓孝脫氏，名勞勃脫，美利堅華盛頓州泰科瑪鄉人也。爲人肫摯而豪俠，習航空有聲，任職於其國蓋爾飛車（飛機歐西人又名飛車，飛車之名甚古，我國湯時已有之，見帝王世紀）公司，主馭。旋來吾國上海時，蟄居（據蓋爾公司蓋爾君言）遂兼任我國航空教士，與吾國之習航空者多契。今歲日侵上海，見其殘虐無人理，義憤之色，時流溢於眉宇。二月廿一日，忽變服至吳淞，狙擊日飛機，碎其一，二十三日，聞敵飛炸蘇州之耗，立馭一飛機曰波林者，踞其後，遇飛機六，方肆虐於吾蘇民。敵見上

尉至，遽上下遮逃而萃攻之，上尉知無幸，然猶從容力禦，碎其一機，殲厥渠魁。（據大陸報及泰晤士報）卒以殉，年二十有七。（據上尉致蓋爾公司之文告）耗聞，我國人皆震悼，國議追贈上尉，以軍禮葬於吾國土，異數也。

王遽常曰：我聞方事之殷，上尉語所親曰：我中立國人也，固無所袒於其間，第人類而見非人類之殘殺，我安能忍！我安能忍！我爲正誼人道計，不容與兩立矣，縱死，亦心所甘。我何憾，然未死，慎勿聲，死則報我父母耳。（據二月二十五日時事新報夕刊）

嗚呼！上尉今竟以正誼人道死，上尉其無憾矣！然今之非人類之殘殺，猶日肆而無已，上尉其終能無憾乎！上尉以異國人而不忍我國人蒙非人類之殘殺，扶義而起，終至投死而無憾，以視同踐國之士，同食國之毛，獨熟視其國之人宰割呼號而無覩，或竟遠走高飛以自保者，則上尉之死，有似乎不智，上尉其果能無憾乎？嗚呼！（王遽常）

胡阿毛誄并序

胡阿毛者，上海汽車夫也。日人侵江南，與我大戰于淞滬，焚殺無人理，壯者掠爲役。胡被執，搜得御車證，拘于司令部，啗以重利，強令運軍火。胡陽允，陰圖馳歸，日兵四挾持之，不得間。道經黃浦江，適撥機橫馭，望波直駛，烟沉浪飛，人車俱杳，胡亦殉之。時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也。先年九月，日軍陷遼東，一夕奪三省里地膏腴之地，未傷一卒折一兵，而所得利器無算，糧餉無算，製造飛機鎗礮之工事又無算，我之剖符專城負守土之責者，既熟視若無覩，秉鈞執契司捍國之任者，亦充耳如無聞。於是長彼寇志，復窺長江，逞貪婪，縱荼毒，猛士潮涌，利兵山積，茲之所損於胡者，不過所得九牛之一毛耳，何足道哉。然胡君一市井逐利之氓耳，非死制之士也，無負杖入保之愧，焚衝濡褐之義，適奮其薄技，棄其厚賂，捐軀俄頃，誓命洪濤，非夫壯志勇烈，玄慮速捷，豈能赴危機，蹈深淵，引義同仇，以死殉國若是哉？昔黃汪騎死郎之戰，魯人欲勿殤，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恥無勇而死，閭人浴馬，有

流矢在白肉，莊公以非其罪而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漢之司馬叔持白，日子市朝手劍父讎，視死如歸。史臣班固誅之。胡君無殺父之讎，以續之恥，手無干戈而能死以衛社稷，覆敵喪器，身沒名稱，爲天下慕。三士流風，蔑以加矣。綴文之士，安得不引表微之訓，徵彞哲之規，而爲之辭哉。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晉人之覘宋者，報不可伐。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今之爲晉人者衆矣，且游目，忱心於我匹庶衛國死義之地矣。將欲覘我國之存亡乎？請視胡君，並鑒余文。其辭曰：

嗟彼東鄰，胡然猾夏。赫赫尸位，游魂氣假。閱牆曷勇，禦侮曷寡。曾是一毛，能利天下。風起懦夫，川咽逝者。逝者伊何？執御曰胡。憤彼凶殘，侵遼憑吳。肆毒南朔，虐我師徒。雲崩霹靂，星實彤珠。誰謂微賤，騰躍淵塗。君非戎僕，義無死綏。亦旣興臺，謀在銖錙。千金一壺，敵之所資。云何造父，曾不羈縻。載鬼一車，噬我族類。載器滿箱，隨我堅利。忻然感莢，湛然敵愾。計無措手，義無反讐。見危致命，何勇且智。咫尺步無却，四輪風邁。蒼波在

前，時乎不再，好謀難成，臨難彌泰，暴虎憑河，死又何悔，以溺救焚，以生易死，擱然從井，豈徒濡趾。盈盈淞淞，蕭蕭易水，精貫白日，魂歸箕尾，陵彼三勇，（江灣一役日人得利，有所謂三勇士）懿茲一士，誠欲填海，烈比陷陣，夫豈求名，亦非茹恨，人孰不死，紛羅仇刃，秦岱鴻毛，所爭一瞬，摧彼鯨牙，同殉魚腹，震驚潛龍，齊聞闕虎，成仁一朝，炳靈千古，允矣國殤。豈惟俠武，誰鑄高標，祀之黃浦，滔滔黃浦，海塵盈汜，君靈長在，神州不死，汨羅蘭沉，胥江濤起，從此濁流，永汎馨綺，聞君有母，年窮遇極，陟屺孔哀，忘身非惑，以顯後世，式是南國，養生送死，邦人之責，母以子貴，君其勿戚，知君毅魄，迴流魚躍，阿彼江皋，碧血盈壑，粲粲沙蟲，紛紛遼鶴，君德不孤，君魂勿索，終古無絕，惟菊與蘭，臨川望復，揮涕狂瀾，人間何世，來日大難，誅君鴻烈，據我煩冤，百爾君子，視此執鞭。（劉異）

謹以此空白紀念此外許多的無名英雄

編者

第三節 壯哉滬戰

大美晚報公論

罪不在中國而在日本

大美晚報昨日社論云：凡持槍尋釁者，恆得其所欲，中國之嚴詞拒絕，實日本所自肇者也。特日本軍閥威嚴之代價，須吾人大衆負之，斯爲不可解耳。誠然，吾人今日已俱在日本侵略的自衛『保障』之下。日本參謀長田代之言曰：『租界之危機，居民之不安，至今已臻其極，故實不能再任時機之遲誤。』惟有一點，爲田代及日本一般發言人所無法宣告世人者，即現在形勢下之危機及不安，其罪不在中國，而在日本也。吾人平日常覺中國內亂足以危及吾人之本身，日本竟思利用吾人此種思想上之習慣，奈事實過於明顯何？（一）日本在滿洲侵略行爲，實爲此次上海形勢緊張之造因。（二）日本之誤認虹口一帶爲日本之領土，實爲現在一切衝突事件之發源。

地。(三)因日本提出要求之後，上海工部局始宣佈戒嚴令。(四)日軍判決錯誤，走入中國境界，實為真正戰爭之起點。(五)日本在華界天空擲彈，以及種種暴厲行為，非但在華界，並波及租界上之華人，遂造成日本不可赦免之處境。(六)及至現在，因日本陸戰隊開始之失利，致日本不得不調集大隊人馬，遂使中國遭遇非禮無狀之要挾，並不合規程之行動。知以上種種之造因，然後日本尋釁之原因可知矣。本日某晨報，謂『凡一爭端，總須有一方讓步，惟按照尋常之慣例，弱者往往先退讓耳。』(記者接此係上海泰晤士報昨日社論之主張)惟某報作此表示後，忽又自辯，並非主張『強權即公理』。又稱『中國非無友助，若能于日本開誠布公交涉，中國實無須畏葸』云云。斯誠思想上之糾纏，亦即日人慣用之理路，並欲引吾人于作同一思想者也。該報復稱『中國軍隊自有駐紮中國土地之權，事實無可疑義者。惟中國軍隊抵死不去，是否合乎理智？(嘖嘖)(原文如此)實屬可疑耳。』換言之，即中國軍隊駐所，無論是否與外人相去絕近，實有其駐在之權。惟中國弱於日本，故一遇日本之威嚇，

即應退縮。但中國之退縮，又非因弱於日本，乃因中國在國外多得友助，故對於日本理想上之開誠布公之交易，不妨讓步，因友助即屬一種安慰云云。日人復竭力辯白：滿洲事件與上海事件之不相關屬。斯二事固因不抵抗與抵抗之故，不能同日而語，然吾人可以毫無吞吐而大聲疾呼者，即滿洲事件與上海事件，同爲日本自尋的帝國主義之行爲。中國復牒之文字，實已使日本種種理曲之表現，益見明顯。如畫疆之點睛，中日雙方軍隊之互相撤退，實足完成日本宣稱之目的。若欲於此時儼然以戰勝者自居，實爲辦不到之事也。至於排日之事，應以法律爲歸宿，中國政府固應以法律限制排日行爲，然不思清其源而絕其因。中國政府將何以擔保排日行動之絕止，復如解除中國之國防，斯語可謂極端之要求。如他一國要求日本解除其本國之國防，日本之答復如何，吾人可想像而知之矣。中國政府宣言，中國軍隊平日並不常駐紮上海。此言亦極得體，因此次係日軍加危害於中國人民，而非中國軍隊之危害日本人民也。（下略）

宋慶齡之談話

在國民傷兵醫院中

贊美十九路軍抵抗

國民傷兵醫院在海格路交通大學，爲最近成立之傷兵醫院，由中外熱心救護此次滬戰傷兵者所組織。記者特於昨日前往參觀，承孫夫人宋慶齡女士接見，茲記其問答如下：問國民傷兵醫院之組織如何？答余（宋女士自謂）少數友人因見十九路軍衛國抗敵之忠勇，實爲真正之民衆武力，我輩對於其傷兵之救護，自應各盡棉薄。同時感覺上海現有傷兵醫院，數多而散漫，似應有持久集中之組織，故有國民傷兵醫院之設立。公推廖何香凝夫人、陳朱光珍夫人等及余擔任理事，馬克斯威爾博士擔任副院長。此外尚有中西專家多人，分任醫務事務。院中全體職員均盡義務，不支任何薪給。我輩設立醫院之惟一單純目的，爲救護治療此次爲中國苦戰之傷兵。

並予以精神上之安慰與鼓勵。凡抱同一觀念者，均請其參加援助。孫夫人對於最近戰事及政治主張如何？答余個人之政治主張，已見歷次表示。至對於抗日戰事，當然主張積極抵抗到底。人類惟有從奮鬥中求生存，革命者尤當祇問是非，不顧目前利害。十九路軍明知衆寡懸殊，器械財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顧一切，以血肉爲中國爭一線之生機，使世界知中國尙有不可侮之軍隊與民氣，不特爲軍隊之模範，實爲革命之武力與反帝國主義之先鋒。我輩之設立此醫院，僅站在民衆一份子之地位，對此空前之革命戰士表示其敬仰感謝而已。今之自命聰明不顧民意者，每以強弱成敗，自文其不抵抗之過。不知惟眞絕頂聰明之人，乃能從死中求生，險裏求安。日軍謂四十八小時可消滅十九路軍，某軍事家謂日本三日可封鎖中國，今十九路軍於苦戰一月以後，猶能繼續抵抗，中國不特未因抵抗而亡，反因抵抗而益堅。國民犧牲奮鬥之志，人皆以中國此次戰爭爲失敗，實則中國在精神上完全勝利，日本所得者僅物質之勝利而已。得精神勝利之人民，必日益奮進於偉大光榮之域，得物質勝利者，

祇日增其侵略與帝國主義之野心，終於自取覆亡而已。

章太炎書十九路軍禦日本事

民國二十年九月，日本軍陷瀋陽，旋攻吉林，下之。未幾又破龍江，關東三省皆陷。明年一月，復以海軍陸戰隊窺上海，樞府猶豫，未有以應也。二十八日夕，敵突犯開北。我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令旅長翁照垣直前要之。敵大潰，殺傷過當。其後敵復以軍艦環攻吳淞要塞，既擊毀其三矣。徐又以陸軍來。是時敵船械精利，數倍于我，發砲射擊十餘里，我軍無與當者。當憲司令鄧振銓，懼不敵，遽脫走。乃令副師長譚啓秀代之。翁照垣往來開北吳淞間，令軍士皆暫而處，出即散布，砲不能中。俟其近，乃以機關槍掃射之，彈無虛發。軍人多善跳盪，時趨出敵軍後，或在左右，敵不意我軍四面至，不盡殲，即繳械，脫走者纔什一，卒不能逾我軍尺寸。始，日本海軍陸戰隊近萬人，便衣隊亦三千人，後增陸軍萬餘人，數幾三萬，我軍亦略三萬，自一月廿八

日至二月十六日，大戰三四，小戰不可紀，敵死傷八千餘人，而我軍死傷不逾千。自清光緒以來，與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原其制勝之道，誠由將帥果斷，發於至誠，亦以士卒奮厲，進退無不如節度。上下輯睦，能均勞逸。戰劇時，至五晝夜不臥，未嘗有怨言，故能以弱勝強。若從竈上掃除焉。初，敵軍至上海，居民二百餘萬，惴恐無以爲計，聞捷，饋餉持橐，疊疊而至，軍不病民，而糧秣自足。諸傷兵起醫院者，路人皆樂爲扶輿，至則醫師裹創施藥，自朝至夜半，未嘗倦，其得人心如此。章炳麟曰：自民國初至今日，將帥勇于內爭，怯於禦外，民聞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軍赫然與強敵爭命，民之愛之，固其所也。余聞馮玉祥所部，長技與十九路軍多相似，使其應敵，亦足以制勝，惜乎以內爭散亡矣。統軍者慎之哉！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章炳麟書。

上海時事新報仝人追悼文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還其南滿鐵路駐軍，戕藩陽，東陲疆吏是

時方率妻孥盤桓上邑，邊師十萬，以主將無人，悉望風解甲，東北疆土，淪於俄頃。警報既至，樞府持不和不戰之策，東事益不可收拾。雖舉國怨憤，羣情洶湧，而當局徒託空言，且謂將先安內而後攘外。日人瞰中國之不敢抗也，謀鯨吞乃益急。翌年一月，先後遣海軍陸戰隊萬人來上海，日以密約若干款相脅，既屈服矣，日之軍閥猶未餍大欲，必欲據租界以北若干方里為專管租界，且謀占滬寧鐵路以扼東南形勢。進而脅南京，求為城下之盟。遂於一月二十八夜，突撲開北方，以為唾手可得矣。我忠勇將士咸怒曰：寸土尺地，皆國家所有，豈容輕棄？吾曹受國民之奉養，今日誓以血肉保疆土，而雪民族八十年以來孱弱之恥。炎黃祖宗之靈，實憑式之，乃踴躍赴敵，大敗敵師，殲其衆逾千。事聞列國，莫不震驚，咸嘆中國猶有人也。日之軍閥則大恚，更遣大將，率精兵十餘萬至滬。佐以飛機大礮軍艦之威力，欲滅此朝食，以掩兵敗之辱。而我守軍合計不足五萬人，器械皆遠遜於敵，然皆百戰勁卒，又人人爭欲衛國，忠義奮發，每戰無不一以當百。日之利器幾失其效，實開近世戰史之奇跡。雖名將如魯登道夫，皆為驚服。

云。守淞滬一月有四日，前後大戰數十，殺敵逾萬，奪其器械輜重無算，而蘊藻浜廟行鎮之役爲最烈。戰士前仆後繼，雖傷者猶裹創再起，應敵，礮火日夜不絕，壕壘燬十六七，將士猶皆屹然扼守如故，其奇節如此。先後殉國者蓋與敵相稱焉。其間得歸忠骸者數千，其餘皆或碎於礮火，或掩於壕溝，先軫之元，不復返矣！滬戰既終，國人追念此忠勇健兒，捨身衛國之殊蹟，以今日開追悼大會於蘇州，四方來弔者肩摩而轂擊，其感動人心蓋已深矣。本報同人乃謹略次其事跡，而爲之贊曰：

嗚呼！中國自鴉片戰役以還，中間歷英法中日庚子諸戰，莫不大絀於敵，國勢遂以一蹶不振，疆土日蹙，舉國上下，皆儉安苟活而已。列強偶有誅求，執政惟有屏息聽命。晚近國由黨治，高唱毀不平條約，擊帝國主義，而藩陽事起，樞府乃不戰不和不守，至日人長驅而至，國家幾亡於俄頃。幸有忠勇健兒，投袂大呼，奮起殺敵，遂使天地爲之變色，舉世爲之震撼，而列強乃皆知中國猶有勇士，未可輕侮，漸易昔日鄙視之觀念，國中有貪廉懦立之觀，雖在婦孺，皆欲躍起而求紓國難，此其豐功偉烈真足以

勳風雨泣鬼神，而實堂堂華夏炎黃裔胄之起死回生之藥也。中華民國今後之新生命，肇其端者，蓋皆受此忠勇將士之賜而已。嗚呼，巍巍五嶽，浩浩江河，我淞滬抗日陣亡之忠勇將士，雖不得悉歸壯骨，而一一建豐碑以彰殊蹟乎？而此名山與大川，乃其自然之邱墓，摩天之石崖，將永誌其奇節，而江水之滔滔，皆若含有忠魂之血，將以洗民族之大恥，以與天地共垂而不朽。嗚呼！蒼蒼之高，日月之明，我抗日陣亡將士之忠烈大節，實與蒼蒼比其高，而與日月並其明。國家民族，實賴於而永存！

戰壕之女

譯三月三十一日日本東京電日日新聞三月三十一日日本東京日日新聞云：海軍少將植松陸戰隊指揮官的苦心孤詣，我們國民（日本）是不得不永遠牢記着的。

「擁有那樣銳的武器，與世界無比的鐵甲兵，爲甚麼對於雇傭兵的烏合之衆

一樣的支那軍，全然沒有辦法呢？

這樣認識不足的非難，像手榴彈一樣從外國人，從日本人，甚至有時從中國人那裏，朝着植松少將亂投過來了。

磊落的將軍，對於這個非難，很明白地向我們解說了：「說那樣話的東西，太認識不足，我們也認識不足。中國方面呢？也是認識不足咧。喂，中國底一錢銅貨你知道罷，就是所謂『銅板』那東西呢？把中國的兵當作一個銅板吧，那末日兵就是十圓金幣了。你想怎麼能夠把十圓金幣去換一個銅板呢？就是誰也會太可惜罷。所以這裏的打算，是想拿一個十圓金幣去換百來個銅板的，是很慎重過的呢。要是亂七八糟給他們幹的話，大約只要兩天就可以肅清的罷。不過咧，戰局延長的真的原因，還是中國兵在外地頑強抵抗了呢的確，很是努力地戰了，雖是我的敵人，然而是很光榮的。爲什麼會這樣頑強地抵抗呢？說到這問題，這就是因爲中國底國民，戰爭的目的和意義。若信你們的話說就是『觀念』這東西。很明顯地保有的原故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都在抗日的敵意上，旺盛地燃燒着呢……

日本的女性雖然說是如何如何勇敢，可是往來於軍紀之前，或戰綫的顛壕之中的人，還沒有過。然而中國的女性呢？她們這次戰爭中，非常地在最前綫活躍着。雖然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可是她們是如何有着悲壯的決心和覺悟，在此可去窺見的。

在江灣方面的戰壕裏，一位中國女人被拉出到人情將軍前原旅團長的面前，據她說是一個女學生，在激戰的一週間，約五十個士兵的事情，都給她一手包辦着。從飯食的料理，至軍服的補綴，暇的時候還要從事彈丸的搬運，以及傷病兵的看護。她簡直寢食都忘掉了，這也許是真的吧。她是像病人一樣衰弱着了！

在嚴家宅的部落裏，像做過敵人的旅團司令部的一個民家中，拾到一個現代中國知識階級的女性所非常歡喜拿着的，美國式手提皮夾。那內容呢，香油，雪花膏，針線，藥品，髮針，此外還有一冊日記本。把這日記本打開一看，——×日跑到××旅長那裏唱了一會歌給他聽。——×日把彈藥××個搬到××地，——代替兵士們

寫了許多家信，——×日飛報了日軍白川大將的死信，我軍士氣俄然爲之一振。——採集了蜂蜜到各隊分配。——大約是這樣的寫記着，在戰線裏也養有蜂蜜麼，喂的一聲，把士兵們叫攔來，到處一找，果然是飼養着。寫着「十九路軍的蜂箱」約有三十個在田裏排列着。閩北之敵完全退却了的傍晚，途遇着從前線來的拉着三個中國女人的日本兵，『怎麼的，那些女人？』向他探問時，他們在敵人逃走之後還留着，等到日本軍追來的時候，想去幹拉引地雷的電線這個勾當的呢。

吳淞砲台陷落的那天，我和蕭華君在這破碎微塵的吳淞部落裏走着。忽然，從半壞的家屋下面，一位斷髮的穿着中國軍服的中國女人很凶猛地跳了出來，隔着約十米遠之間，我們和她都停了脚步，暫時怒目相對着，像要用着滿腔的憎惡和可怕的迫力，朝向我們推押過來似的。她那種瞋目相視的樣子啊，『臭貨，這畜生，』我和蕭華君突然拾起一個轉落在脚下的炸彈，向她擲去。可是就這樣麼，她也沒有要逃走的神色，而炸彈不會爆發。

我轉過腳跟，靜靜地退却了。我總想努力用着堂堂的步調走着，可是我的腳終於輕微地顫動起來了。

滬戰雜感九首

劉永濟

按此詩從對面着想，猶古希臘伊斯科拉氏(Aeschylus)所作『波斯人』The Persians一劇之寫法，而意亦同之。編者識。

而濺黃沙不勵牛，誓將忠義作干城。憐渠自謂兵無敵，一樣橋邊有哭聲！

（劉潛大詩曰：『身屬嫖姚性命輕，君看一蟻尚貪生，無因喚取談兵者，來此橋邊聽哭聲。』淞滬之役，我國戰士出死衛國，神勇精忠，舉世欽歎。而彼出無名，理曲氣竭，使誦潛夫此詩，不知當生何感也。）

月黑風旛盡楚歌，紛紛貂錦葬淞波。扶桑少婦如相問，此即當年無定河。

（聞去年張宗昌客日京，婦人有誦陳陶隴西行，問張無定河。今何地者，

張答曰：「咱家只知有灤河遼河，不聞有無定河。一時傳爲笑柄。」

萬斛樓船不載情，碧波重疊送君行。從今銀甲春風手，盡作離鸞別鶴聲。（聞日軍徵調時，軍士家屬送行者，皆牽衣泣下，不如日俄戰役時之壯烈。蓋其士氣先餒矣。）纔聞報捷詔書頒，旋見連檣素旆還。畢竟將軍能愛士，尙留白骨付紅顏。（日庭諒敗，空報捷音，以愚其民。然傷亡之運歸者，骸骸相望。橋上皆懸招魂喪旛，見者盡爲失色。）

聞道官家更點兵，一聲腸斷鐵車行。蛾眉宛轉車前死，難遏君王好武情。（報載日本三次增援軍登車待發時，忽來婦女數十百人，臥鐵軌間，阻車開行。卒被軋斃數十人而去。）

相公謀國亦忠貞，敗耗朝傳萬戶驚。欺浦波添僑婦血，出師猶用保僑名。（此次滬戰，日人以保僑爲名，出師六七萬。當戰端初開時，日軍令僑民組便衣隊，四出擾害。被我軍殲滅無數。婦人痛夫傷子者，多投歌浦而死。）

驕將鄰封還贖武，諸侯壇坫正裁兵。權衡符璽皆資盜，始見南華憫世情。（滬戰起時，適日內瓦軍縮會開會之際，日本亦與會之國也，當世賢士，多嗤笑之。不知符璽資盜，莊生早概乎言之，不足怪也。）

萬劫胡麻不返身，那教狼藉化烟塵。何因淨洗金戈氣，重見人間六合春。（松滬惡戰，兩國傷亡枕藉，而其禍根則彼國軍人跋扈於人民無與。倘若輩能及時悔禍，立釋兵戎，歸我失地，則我雖憤其強暴，爲人道計，當亦不欲深罪其民，以見我大國之風度。是有望於彼邦賢明之士者。）

我似盤沙志不齊，曾聞此語妄相詆，而今試看長江水，爲爾澄清萬斛泥！（昔聞彼邦某大學教授譏我國民性如沙，雖堅而難合。彼國民性似泥，如汙而實堅。余聞此語亦得半失半。彼民如泥，爲彼自知之明。我民則實水而非沙。水之爲德，和平廣大，柔而能剛，弱而能強。淮南數語，頗善形容。所不幸者，今吾之水，方停壅淤塞，或橫溢泛濫耳。滬戰既發，我以寇劣之器，與強敵爭。鏖戰逾月，而彼技殆窮。上海一隅，自貴婦至乞

兒，皆同聲響應，一致抗敵。雖曰民族思想之勃興，軍士衛國之忠勇使然，實則國民本性充滿於內，精神表露於外也。當國者苟能因勢利導之，則汪洋浩瀚之氣，無堅不摧。傅合汗泥，將如我何哉？是有望於我國人者，故以綴吾詩之末章焉。

續成滬戰雜感七首

劉永濟

卽墨存齊未可知，平原抗賊最堪悲。分明一著關全局，何事沈吟應劫遲。

（三月二日滬淞我軍全線撤退，實因瀏河後防兵力單薄。政府援兵遲到，敵到乘虛上陸，致苦戰逾月之功，隳於一旦，聞者莫不扼腕，至有泣下者。）

羽檄宵傳失左甄，前鋒萬甲尙乘陴。江南廟算無安石，莫罪軍中有婦人！

（淞滬軍之退也，瀏河後防被襲，牽動左翼。全線有包圍之虞。正面之師，尙據壕抗戰，固未嘗敗也。或謂有旅長王廣者，當戰事吃緊時，潛入租界外人旅社，訪其棄妻陸小曼，爲敵偵騎所獲，搜得我陣地防禦圖，知我軍虛實，故不得不退。

然政府苟能早遣重兵，防守瀏河，則敵豈能一攻而下之哉。失機誤國之責，終不能爲政府諸公諱也。（編者按：本年三月十二日北平晨報第五版載有安石卽鄧之誠君所爲『後鴛湖曲』卽詠陸小曼徐志摩王廣事也。吳梅村有鴛湖曲故題云後鴛湖曲。）

冲霄一擊氣如神，仗義纓冠豈爲身。寄語金閨莫哀怨，長留骨式華民。

（敵機六架襲擊蘇州我航空郵員，美人蕭特憤其橫暴，駕機騰起，與之搏戰，卒以衆寡不敵，機墜殞焉。國人哀之，厚卹其家屬，且請留遺骸，葬我國土，永爲邦人矜式。）

秦輪電駛入江心，臨難從容最可欽。愧爾餐餐尸位者，更留何面對蒼黔。

（日軍器械之至滬也，苦不得駕車輸送之人，大索居民，得胡阿毛者，善駕車，啗以千金，胡僞允之，將以駛入我軍。詎料日兵四人押之行，計不得逞，乃開足汽力，直入淞江，與械同殉。中外報章同聲嗟悼，謂爲民族英雄，嗚呼！此可以愧尸

位者矣）（編者按：本節有劉異君「胡阿毛諫」可參閱）

鉞寒剽冷不辭煩，一夜三軍挾纈溫，密縷暗滋嫠婦淚，開籠疑有粉香存。

（十九軍隆冬鏖戰，而每戰皆捷，國人嘉其忠勇而閱其苦辛。滬上婦女，爭縫綿半臂旁之，一夕至成萬襲。燕京大學女生，更爲編毛繩之衣，遠寄前線，其得人同情若此，熟謂吾民如散沙哉。）

擺倫雅詠哀希臘，屈子悲歌弔國殤，欲仗雄文起衰敵，可憐辭賦久俳倡！

（國難以來，政府文告，都無沈痛壯烈之辭。文士詠歌，亦少奮厲激昂之氣。識者謂此有二因：國力衰微，人心頹放，一也；白話流行，文體荒惰，二也。誦擺倫雅希臘之章，屈子弔國殤之作，不禁惕然憂復仇之無日，嗚呼！此誰之咎邪！此誰之咎邪！）

仲尼無父，禹爲蟲，大聖玄言總鑿空，今日上邦文物盡，有誰流涕嘆爲戎。

（輓近學風，務反舊說，自命新奇。頽波所被，舉凡先聖典謨，可以行己立國

者，皆視爲陳腐迂闊，盡掃而空之。於是禮坊大毀，人欲橫流。譎詐者得權勢，貪縱者爲英豪，雖無外侮，已無以立國。一旦禍發，安得不倉皇失措哉！此今日之深憂大患也。失地辱國，特其必食之果耳。有心者要當於此三致意焉。」

第四節 別矣諸君，後會有期

行矣十九軍前途珍重（蘇州明報）

嘗讀唐人斷句云：「去遠知己往遠親，欲策羸驂屢逡巡，千里關山歸養志，十年門館受恩身。」深情一往，直令人盪氣迴腸，於邑不能自己！今十九軍奉命開闔，移攘外而安內，在十九軍固屬義不能辭，然東南民衆依依掩袂之情狀，似亦未可想然不顧。是十九軍今日之處境，艱於唐人遠矣！乃觀其告別之言，則幽咽如巫峽啼猿，嘹亮如清空唳鶴，悲涼雄壯，直令閱者忽而悽愴，忽而感奮。蓋情文並茂之作，惟至誠至性者能之。十九軍之一往情深，雖木石亦將感化，况情意相符之東南民衆，能不感動於

衷乎！

雖然，十九軍自贛來蘇，吳人對之，初未嘗發生情感。而十九軍之於蘇地民衆，亦僅求盡其職責而已，未必知今日臨別贈言時，有此逡巡難舍，無限依依之景況也。『知君此去當回首，江南處處泣袁安』，真堪爲十九軍詠矣。然而記者不情，竊以十九軍與民衆，此際皆非繫調情懷之時，雖至性之行，哲人所許，然事有經權，須衡其輕重而后發。今之急務，莫甚於救國救民，救國之道惟攘外，淞滬一役，十九軍與第五軍起而力行，民衆從而援助，似於救國之道，得其轍矣。救民之道惟安內，匪共縱橫，閩民顛頓，則勦滅又安可緩。中央調十九軍前往，於救民之道，似亦無乖。故十九軍以盡職故，不得不去。民衆既挽駕未能，又安可泥以感情，重增十九軍之邑邑乎！然則民衆將何以申其意，其事非難，卽以贊助十九軍者，益加精結，以贊助共同抗日之第五軍，則內可安而外可攘，他日金湯鞏固，郅治光明，然後握手言歡，掬誠示愛，非優於作楚囚之相對乎！行矣十九軍，前途珍重！竹馬之迎，敢預代蘇民矢之。

模範軍調福建（上海時事新報）

十九路軍調駐福建，內定既旬日，隔昨始見軍事委員會命令，即日開拔長征。行矣！可敬可愛之模範將士乎！諸將士爲國苦戰於淞滬，今乃遠離淞滬而南下，我人逆知舉國人民必興奮而刺激，尤知滬甯線人民必依戀而感且泣。行矣！可敬可愛之模範將士乎！閩省同胞方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方延頸翹企以俟諸將士之爲之振拔，我人安得尼諸將士之行。行矣乎，諸將士！諸將士之行，我人安得灑滿眶熱淚，罄滿腔熱血以相贈！

模範將士乎！停戰協定已簽字，諸將士不獲自効於禦侮衛國之戰線，坐視日軍從容引退，作戰東北，我人知諸將士之必深憾也！雖然，諸軍士之豐功偉烈，既千古而不磨。不有諸將士之忠勇，何以轉移國際之觀感。曰此古國古民族，猶有生氣，大有人才，未可視如無物也。不有諸將士之抗戰，被敵將四小時內佔領閘北之豪語，必證實

於一二八之翌晨，易轍於不流血之中，何來全世界之震撼。長此橫行滬南，控制淞口，意中事耳。是今日之所接收者，固猶藉忠魂碧血爲蔭庇也。不有諸將士之守土，將作城下盟於南京，滿朝竟竟，且不知如何屈服，如何喪權辱國，外有陸沉之虞，內有魚爛之禍，可斷言也。不有諸將士之愛民，顛沛流離之同胞，必作時日曷喪之感，此其可痛，尤甚於外侮之亡國。諸將士所至能嚴紀律，故所至爲人民愛戴，諸將士亦知戰區同胞有口如碑乎？曰十九路軍之於人民，相親相愛，雖家人父子兄弟，亦無以過之。國軍若此，誰不愛國，誰不願與共死生？嗚呼！此戰區同胞之公言也。此德此功，有造於國家民族者，謂尤在殺敵禦侮之上可也。

模範將士乎！諸將士之忠勇抗戰守土愛民，昭若日月，千古不磨，既發揮模範軍之使命矣。當諸將士之苦戰淞滬以及退防次線，有數念也，綏迴我八方寸之間：國事紛亂，四海鼎沸，諸將士將何以處此？苟爭持而發生於政府與民衆之間，則又將何以自處？此一念也。對外作神聖之戰而後，對內在萬民敬崇之中，如何保持謙和勤奮沉

毅之寶貴精神？此又一念也。志不在爭地盤作憑藉，義不阿權勢作爪牙，則今後何來補充？何地容身？何自給養？此又一念也。滬甯線同胞，誰不願與諸將士長相處，誰不願盡心盡力任供應，然終老於滬甯，宜非同胞所以敬愛諸將士，亦非諸將士所自期許，況亦未必爲事實所容許。容許矣，我人竊所念念者，猶未盡解決也。言念及此，爲之氣短，而每見國內之糾紛，每見軍閥之跋扈，每聞同胞苦於兵，苦於匪之哀號呼籲，則又必有一念也。念及我模範之十九路軍將士！嗚呼，此豈我人之私念，又必爲舉國同胞所共念也。

模範將士乎！諸將士奉命入閩矣！閩中有賊民之軍人，有殘民之流寇，諸將士此去，必登閩省同胞於衽席之上，牛刀小試，遊刃有餘，何足預祝諸將士之成就。我人徒羨閩省同胞之竟得托庇於諸將士而已。行矣乎！諸將士，閩省不足大有爲，然局處海隅，暫離漩渦，亦未始非計；國內國際，前途茫茫，舉國人民之期待於諸將士者無窮無盡也！

第九章 日軍之殘暴及我國物質損失之統計

第一節 天地昏黑之暴行

我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及洪楊之亂時被難者之私家筆記，常常髮指目裂，擲書大叫，以為天地昏黑，是人類獸性的大慘現。不意，不意在這二十世紀一切進步的今日，號稱有組織有秩序近代文明國家的日本，居然在我們堂堂中華民國的領土內，幹出比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所記述的慘酷更多至十倍百倍千倍萬倍乃至萬萬倍！日本是文明國家嗎？不信，不信，十萬個不信！

野蠻，慘毒，殘忍，下流，是日本鬼子十代祖傳的道地貨色！上海一役，日本的紙老虎也揭穿了，我們所受的教訓也就夠了！哼，以血償血，總有一天要輪到日本的頭上的！

自一月二十八夜日軍啓釁以後，其祖傳的道地貨色，一時盡表現於我們中華人民的頭上，焚燒房舍，劫奪財物，奸淫婦女，屠殺人民，無惡不爲。南自北四川路開北，北至吳淞大場，以至於瀏河南翔，毒饑所至，死傷遍地，廬舍爲墟，財產蕩然，而婦女幾無一得善死者，窮凶極惡，滅絕人道，凡非人世所能忍之殘酷荼毒，而倭奴則盡行演作於吾人之前，此種罄竹難書之慘酷，世界上任何野蠻民族，無以過之！茲爲篇幅的關係，僅記其要，以示所謂文明近代國家之日本的真面目。同時，希望我們同胞毋忘此不共戴天之奇恥大辱，誓死反日到底，則這筆慘酷的糊塗賬，總有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清算的一天！

先記下奸淫的醜賊：

日軍恃虹口公共租界爲根據地，疊向華界進攻，因我軍防禦周至，未能一逞。日軍乃仇殺華人，慘酷備至。而於虹口一帶之女孩爲尤甚！一月三十日始，雙方停戰期內，虹口難民紛紛出險，日軍則多方留難，捕去不少。遺下女孩，在十幾以上者，多被姦污死，十歲以內者，則用刺刀插入陰戶，剖腹而死！其殘酷的手段，實爲古今中外所無。據避難者言：北四川

路崇福里某姓家，遺下週歲女孩，被日軍捕去，用槍頭刺刀，插入女孩陰戶，舉槍搖曳，血流如注，旋即斃命！又邢家宅子祥里某姓家十二歲女孩，被日軍圍姦，女孩且罵且哭，日軍大怒，亦以槍頭刺刀，刺入陰戶而死。如是者不勝枚舉，而日軍視女孩爲玩具，以刺刀刺入陰戶，見其流血，以爲賞紅，無不鼓掌大笑。咄咄！殘暴若此，日本是近代文明國家嗎？不信，不信，十二萬個不信！

又據虹口沈家灣逃出之難民言：其鄰居潘姓婦，身懷六甲，大腹槃槃，因艱於步履，不能逃出，被日軍所見，闖入其室，大肆強暴。婦哀免不得，竟致墮胎而死，其狀極慘。婦死後，該日兵即不顧而去。日人每每宣傳軍隊如何如何的有紀律，哼！像這樣慘無人道，竟狗彘之不若，紀律云胡哉！

不但此也，還多着呢！女生黃含英，係廣東番禺籍，在開北某女校肄業，一月三十日上午，偕同學方蕙貞、朱淑芬等，行經六三花園，被日軍捕去。方朱二生，由日軍四十餘人，輪姦致死，黃則脫險。據其告人云：方朱兩人，亦廣東籍，以家鄉遠隔，寒假期內，仍留宿校中，戰事

即披衣而去，兩同學則血染破褥，不能動彈，視余若無恙者然，對余下淚，旋方同學低聲告余曰：自姊去後，即有二日兵至，強我輩同寢，經我輩一度之堅拒，彼以刺刀加余頸，余畏懼忍辱，朱同學亦如之。與余同寢者，首先係一強有力之日兵，余受其蹂躪，疼痛難忍，然惟有暗中飲泣，不敢抵抗。過一點鐘後，該兵披衣而去，探視朱同學，則知其與之同臥者已另易他兵矣！余知該兵雖去，尙難幸免，正沉思間，突來二兵，爭入余之被窩，余大懼，然亦不敢出聲。自是此去彼來，絡繹不絕，而下部流血過多，已潰爛矣！方同學言已，不勝羞憤。時朱同學默不一言，神志昏迷，所受痛苦，一似尤有甚者！於是三人相對歎歎，至晚，余仍由形似軍官者領去，而方朱兩同學，竟於是夕被辱身死！迨我軍一度佔據六三花園，余始被救出險。聞者皆髮指，羣慰之。黃生現居法租界友人處，已將被辱情形函告家長矣。

二月十七日上午十時許，虹口荇開爾路大連灣路口，有一青年中國女子，衣服整潔，貌亦姣好，狀如學生，手持報紙，且行且讀，突有一日軍迎面而來，攔住去路，迫令脫去衣服搜查，女慙於淫威，不敢抵抗，將大衣卸下，解開旗袍。但日兵堅欲其解脫內衣，並須脫下袴

子，女羞澀猶豫，日兵立將刺刀挑開內衣，脫去其袴，女嬌羞萬狀，日兵意欲強行姦污，但女誓死不從，日兵大怒，猛戳數刀，血如泉湧，倒地而斃，遂致赤身露體，橫屍路旁，其殘酷實令人髮指！

又有女生胡寶珩，係某校高材生，家住靶子路集賢里，日軍開釁後，方偕弟妹逃避，不料爲浪人所獲，捕入施高塔路日浪入住宅，先將弟妹殺害，然後對女施行暴行，女目視弟妹之慘死，淚簌簌下，且恨浪人之無禮，更覺怒火中燒，遂直批浪人之頰，時則浪人三四，羣來辱女，或執女手，或拖女足，或握女髮，或褫女衣，女輾轉於羣虎之下，卒以力弱被污。但女則罵不絕口，誓與浪人不共天日。因此浪人大憤，遂以極殘酷之手段，使女死於非命！某日之夕，浪人剝女衣，反縛其手，分析其足，使直立草地上，用爆竹塞女陰戶，然後燃放，轟然一聲，爆竹直入女腹，五臟六腑，四分五裂，其死甚慘。倭奴手段之惡毒，誠剗聞矣！

二月十四日，有上海電話公司北分行某女接線員，於下午出外，路往同仁醫院，省視弟疾，行經東西華德路，爲日軍所阻，并施行嚴厲之檢查，勒令依次解去衣裳，比及褻衣，亦

令解去，女嚴詞拒絕，誓死不從。日兵獸性大發，頓時猛批其頰，執其髮，強曳之行，然女郎不之怯，竟與之抵抗，以致髮衣破，慘不忍觀。是時適有西人夫婦二人，道經其處，目擊慘狀，即趨前代爲解釋，詎日兵竟舉槍相向，不許干涉。兩西人雖不得要領，然心殊不忍，乃尾之行，比抵中虹橋附近，遇一某國商團團員，告以始末，該團員遂勒令日兵釋放，始得慶更生。女郎旋即旋返公司，報告同事，皆爲髮指。夜深寢後，女郎忽自牀上躍起，大呼『去！去！東洋鬼，誓死報仇云！』咆哮呼號不已，雖經同事多般解慰，依然高呼不止，察其情狀，似受刺激過深，已獲神經病云。

有蔣三妹者，住吳淞徐家宅，係蔣珊瑚之妻，珊瑚爲吳淞冷作工人，早出晚歸，習以爲常。三妹年逾花信，薄具姿色，平日治理家務，頗以勤儉稱。夫婦之間，異常恩愛，家道小康，小家庭之內，融融如也。二月一日，實有倭軍十餘人入其家，時則風聲鶴唳，鄰居已遷徙一空，珊瑚亦在滬找尋房屋，準備移徙。家中除三妹外，僅一三齡女孩，倭軍既至，遽行強暴，三妹係一弱女，安能抵抗，只得含垢忍辱，任其輕薄而已。無如倭奴慾焰甚熾，更迭奸淫，致三妹

神情頹喪，舉步維艱，事已倭奴竟扶之而去。其三齡幼孩，號哭不已，葡萄跟隨，倭奴大憤，竟以刺刀刺死。三妹觀此親生骨肉，慘遭戮斃，痛不欲生。而倭奴則呼么喝六，擁三妹入兵車，抵糧米棧營部。日間則供其驅策，或爲洗衣，或爲縫紉，入夜則仍有日軍數人，輪流奸污。如是者越一星期，三妹因不堪凌虐，稍有慍色，致觸其怒，歷受鞭撻，以致體無完膚。二月十日，一少年日兵，欲白晝姦之，三妹力拒，日兵推三妹倒地，既褫其褲，三妹仍抵抗，日兵大怒，乃舉槍將其左右兩腿，擊穿兩洞，然後推入河浜內，三妹忍痛，沿浜爬至新關碼頭，遇一舟子救起，送入醫院療治。然傷勢頗重，恐有性命之憂。而其夫珊瑚，得此消息，至爲怨憤云。

北四川路儉德公寓，爲日浪人子女避難之所，我同胞至四川路附近，不論男女，被日人拘捕者，多送至公寓中，男子則細繩背立，以利刃向其身上刺花，如口操粵音者，則爲其所切齒，於是面上刺廣東二字，然後再加以慘殺。其殺死之方法，各不相同，遇能言語者，則先割其舌，數日後再處死。或則斬斷手足，或則割去耳鼻，使必盡痛苦，其慘酷不可名狀。婦女則一任浪人之姦淫，稍不如意，亦必凌遲處死。據在該寓逃出之某婦云：余被捕在儉德

公寓已二星期，余之所以不死者，以事事順從浪人之意也。然此二星期中，同胞之被害者，不可勝數，目見一廣東少年，與日人略辯數語，即被割舌，數日後又割其鼻，少年尙未死，後則其足，斬其手，然後槍殺之。又有一中年婦人，拒浪人之調笑，被浪人斫斷十指，昏暈數次，多日未死，痛苦難堪，又有少年女郎，貌甚姣好，一浪人強施暴行，女郎不堪，奮力抗拒，浪人忿甚，縛女郎手足，褫其衣褲，用鎚水澆入陰戶，致潰爛不堪，備嘗痛苦。又一女子，口操蘇音，豐致楚楚，亦不堪浪人之強暴，自縊而死。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某婦並自承，能隨機應變，庶免於難云。

日軍在虹口勢力範圍內，見有中國女子，以檢查爲名，除解去衣服外，必迫令脫去褲子，因此愛惜生命者，只得唯命是從，任其調戲。問有守身如玉，羞人答答之一般女郎，往往以袴子之故，犧牲性命，在報紙所載，屢見不鮮。二月二十二日，有已經避出之青年女郎，意欲抵虹口周家嘴路，探視親戚，行至北四川路清雲里口，即被日兵拘住，令其脫去外衣，攔索久之。後令脫去袴子，女甯死不從，日兵即拖進里內，平將袴脫去，俄聞碰然一聲，女郎即

死於非命矣！

又有一廣東妙齡女郎，欲抵北四川路清雲里住宅，攜取衣服，行經二白渡橋北堍，卽有日兵攔住檢查，命其脫去衣袴，女郎一一如命，日兵將女郎衣服詳細檢視，歷半小時之久，女郎兀立其旁，寒風入骨，戰慄不可耐，向索衣服，日兵不理，復剝去其小衣，摸索又久之，女羞憤欲死，大呼救命。隔岸華人貯立而觀者，皆無法援救，敢怒而不敢言。少頃，兩日兵竟曳女郎入附近之某洋房內，歷二小時之久，而女郎之呼號，時斷時續，尙隱約可聽。結果，兩日兵先後出，而女郎則踪跡杳然。逆料枉死城中，又添此一小女之魂矣！

女郎王仁美，亦廣東籍，裝束入時，每於夕陽西下時，往來於北四川路一帶，狂蜂浪蝶，尾隨其後，不問而知其爲巫山神女也。淪變後，失蹤久之，其家人疑爲遭情侶引誘，頗作鴛鴦不羨仙矣。方登報招尋，突於二十日晨，有紅會隊員某君，在橫浜橋畔，見其屍體，橫臥橋之一隅，審視之，卽摩登女郎王仁美也。王與該隊員，有一夕之雅，是以辨認無誤，見其死狀，不禁怒焉傷之。於是拖入救護車，運送租界，爲之棺殮，現擬登報招領。據某君告人云：王女

極點矣！

日軍侮辱華婦，慘酷萬狀，早爲中外人士所共悉。茲據廣東大戲院逃出之伙食伙所云，則尤令人髮指。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日兵由黃埔碼頭，劫來粵籍少婦二人，由一軍官略加詢問，即交給士兵，禁錮暗室，由各兵輪流姦污，致兩婦宛轉怨啼，聲達室外，事後，復以皮條繫其足脛，一絲不掛，雙雙倒吊於牆上，並燃洋燭，插入兩婦私處，不准少動，如洋燭墮地，即以刺刀剗其股肉，兩婦遭此酷刑，欲哭無淚，洋燭燃罄，兩婦私處，已成潰爛，而日兵始將兩婦釋下，復閉暗室，依舊輪姦，聞日兵相語云：二婦人之丈夫，係在十九路軍作官長，吾輩待之，當較易於他人云。

寇滬日兵，姦殺擄掠，慘無人道，中國婦女之被害者，已不可計極，而江灣爲尤甚！近來江灣路居民某姓婦，年約二十餘歲，以戰事猝發，未及逃出，連遭日兵無理威嚇，致神經錯亂，經戰區難民救濟會將其營救出險，車送亞爾培坊該會第一醫院醫治。至其病狀，則完全爲受驚過度所致，見人輒掩面狂呼「東洋人殺人！」以至無法詢其姓氏云。

夠了，已是很多了！上面所記均採自上海中外各報及私家真確記述及被難者之口述，雖然爲編制的關係，不能盡記，然一鱗半爪，也儘夠認識倭賊猙獰的真面目了！倭賊在上海的暴行，不但極人世之殘忍，天昏地黑，而且下流到萬分！茲再述一二事如下：

虹口蓬路日人俱樂部，爲海陸軍下級軍官集合之場所。近爲籠絡漢奸計，並收容漢奸在內。日浪人亦雜處其中，日與漢奸規畫擾亂我軍後防之計。日人並欲取悅我富有智計之漢奸，不惜自損其國體，選日僑婦女之有姿色者，供漢奸之取樂。日僑迫於淫威之下，雖恨入骨髓，然亦不敢抵抗。而漢奸之諂媚日軍者，亦率領浪人，強搶華婦，供之取樂。據俱樂部中逃出之華婦云：渠被拘旬餘，被日軍及浪人之蹂躪，痛苦不堪言狀。俱樂部中我國青年婦女八九十人，大抵作亡國順民，任其擺佈，一經倔強，立遭殺害。而漢奸更爲虎作倀，對於孱弱婦女，不時恫嚇，甚亦有遭其蹂躪者。二月五日，日浪人捕女子三人，豐姿綽約，體態輕盈，獻於軍官，數軍官無不眉飛色舞，以爲得此尤物，艷福無窮。無如此三女子中，其一則艷如桃李，凜若冰霜，被捕以後，雖然經軍士之威迫及浪人之恐嚇，和我國順從婦女之

勸導，終不肯屈。數軍官因愛其姿色，亦不忍加害，屢圖強行非禮，亦終不得逞。某夕，一軍官以紙幣一束，希圖利誘，女低頭不語，該軍官以爲女已入彀，笑逐顏開，命女就寢，女不允亦不拒，解除衣服，席地而臥。軍官更樂不可支，解帶寬衣，擬作入幕之賓，詎女死志已決，乘其不備，力握其勢，軍官痛極，然猶冀女之順從，不遽加害，而女則更進一步，以軍官遺下之刺刀一柄，猛刺其腹，血流如注，該軍官殊強悍，乃忍痛奪女刀，向女亂刺，女遂斃，而軍官亦受巨傷。女既死，日人憤極，將女戮尸萬段，委之垃圾箱中。至順從之兩女，在被捕婦女中，最爲美麗，軍官中爭暱之，馴至醋海興波，發生暗殺。此事日人諱莫如深，故外人鮮有知道。婦又謂渠之得脫，係一浪人所援救，言次，若自鳴其手段之高妙者。

又北四川路橫浜橋北之東方劇場，爲敵軍特務處。中國失意軍人及下流社會甘作奸細者，日人多收容之。故該劇場內，實爲漢奸出沒淵藪。開戰以來，日兵死傷無數，在滬日僑組織便衣隊，在前線作戰，因而畢命者亦日有所聞。以故在滬日婦，多失其所天，其哀哭之聲，時與隆隆之砲聲互相應和，可憐亦可笑也。自東京索夫團之稍息傳至滬上，而滬上

日婦，亦三五成羣，至東方劇場軍務處，向當局索夫壻。日軍當局百般撫慰，而日婦痛苦不已，相率不肯去。當局無奈，乃曰：此間男子纍纍，汝輩人盡可夫，何用悲悼。遂引領日婦，使就漢奸中自行選擇。日婦楊花水性，本無貞操可言，各憑己意，紛以吾國漢奸爲其夫壻。聞有汪鍾麟者，係前狗肉將軍部下之下級軍官，將軍失敗後，汪閒居海上，無事可爲，以私販鴉片暫維生計，今則喪心病狂，纍緣浪人，在日軍充當漢奸，日以我國軍隊作戰故伎，供獻日人。日人以其有軍事經驗，亦重視之。汪身材高大，儀表不凡，中某日婦雀屏之選，日婦係一有產之商人，汪既獲選，於是面團團作富家翁矣。日婦得新忘舊，恩愛逾故夫，汪乃醉心柔鄉，頓忘奸細職務，不至特務處者已三日。日軍當局，以其辦事不力，立予槍斃。日婦忿日軍之殘暴，日往劇場詬罵，日當局不能耐，出被捕之中國少年多人，復命日婦於囚犯中選所夫。日婦乃選中一廣東少年。少年係新自拘捕者，日軍以其有反日嫌疑，擬加以槍殺，但既爲日婦所垂青，只得寬恕其罪戾，以免日婦之纏繞云。

像這樣下流無恥的勾當，日軍層演不窮，這真是人類的污點！日本的女人，本是天下

有名的賤貨，日本的男人更是天下著名的敗類，當然除殘忍野蠻之外，而且還十分下流！最近，東北在日人操縱下的滿洲傀儡國，爲請求日本承認該國起見，由協和會特派少女使節于靜遠等十四人（滿洲人八，日人六）赴日。這使我們意味到：這些被派的艷物，不但有她本行的用途，而且在外交上還可以用爲「遠交近攻」的。日本每次有重要外交談判時，女人就特別活動。前年日政府選了幾位妙齡女郎到美國去感謝救災，藉以聯絡邦交，美國人是歡喜日本女人的，果然大見功效，世界傳爲美談。又其前幾年，英太子到東京，日本當道爲敦睦邦交起見，特選派美麗的女明星伴寢，以鮮艷的肉獻給貴賓，當然可以躊躇滿志如願以償了！上次遠東運動會在東京舉行，日本當局又暗中嗾使妙齡少女吊我國選手的膀子，結果，不但我國選手大輸特輸，而且精已丟盡，生病回來，路都跑不動了！從這種種看來，這回日本在上海表現的下流，乃是其祖傳的道地貨色之反覆運用而已。下流的日本人，可以休矣！

日軍在滬無惡不作，凡其鐵蹄所到之處，無不變成人間活地獄！除恣意姦淫以外，燒殺擄掠，無所不用其極！茲略記之：

上海公安局五區三分所警長陳漢卿，於二月二日下午，被日軍拘去，後經工部局之交涉，始得脫險，已而無人色。據其語華東社記者云：予服務開北五區三所，自一月二十八晚，暴日進攻開北，以戰責所在，致被日兵迫令繳械，擄至虹口日海軍司令部，幾被槍殺，九死一生，幸得脫離險境。不意復於本月二日，因公於下午七時餘，經過外白渡橋百老匯路口時，突被日軍便衣隊四人攔阻，任意檢查，以袋內藏有中山日記本一冊，致復被拘押於附近商店，時屋內已拘有三人，門外有日兵把守。約至深夜十一時許，復被便衣兵用布帶緊繫兩目，押登運貨汽車，行約廿分鐘，至一地，即迫登三層樓，樓上已先有我國同胞念餘人，即令登於一處，至此不見天日，遂無分晝夜矣！翌晚有日兵七八名上樓，又將各人雙目蒙紮，迫登汽車內，開行約十餘分鐘，至一碼頭，下車入船底，方將紮目之布揭去，即令搬運白布袋，袋重百餘斤，外多血跡。捫之，似爲尸屍，尸袋上尚有號碼。工作六七小時後，即復以

布紮雙目，驅上汽車，稍有抵抗，即予槍決，或以刀刺死，聞多跳入浦江中求死者，故每於工作完畢後，回至樓上，輒有三五人不見，如此六七日。所恃以裹腹者，則每日僅發給黑色麵包三塊，生鹹魚一方耳。至電燈明後，約四五小時，即迫令下樓，上汽車，至碼頭，下船工作，往來紮蔽雙目，至今尚未知所登之樓為何處也。中間曾以鉛筆破紙作書，附以紙幣，上車時擲於途中，俾拾得者代為馳報家人及長官。至昨晚（二月十日）工作畢後，汽車忽駛往捕房，同車者共二十九人，下車後，捕房人員於訊問姓名以後，方得飲熱水一盃。迨天明六時，由捕房中人促上汽車，自楊樹浦駛至南京路口，令各人自由投家。當通屍時，曾留意於其布袋之號碼，計已至二千三百七十餘號。日兵對吾等時施毆擊，或則槍殺，初無絲毫人道之心云云。

有蔣俊廉者，服務於上海各日報，担任滬西採訪新聞，得有通行證，於二月三日上午十一時至虹口百老匯路，探訪親友，行抵外虹橋畔，突被日便衣隊攔阻搜查，當在袋內搜出通行證，指為軍事密探，即將雙手反縛，押送裏虹橋某馬路內日兵小隊部，少頃即轉解

至蓬路三元宮日本司令部內。推進門後，將蔣君雙目隱蔽，經數日人路訊年歲籍貫住址後，將身上所佩訪員公會第一七號證章一枚及銀洋雜物，一概沒收。至當晚七時許，押登運貨汽車，解送黃浦碼頭，同行者約有十餘人，均率在鐵礮船上。斯時偷觀被難同胞已有百數十人，雙手反縛，蜷伏艙中，均血染全身，奄奄欲斃，臭氣四溢，令人欲嘔。船上派有武裝陸戰隊四名，日夜看守，嚴密監視，並向同胞任意凶毆，刺刀鐵棍，雙管齊下。至四日，被日兵押上碼頭，斬決或槍斃者，約四五十人。天昏地黑，淒慘萬狀。蔣君至此欲哭無淚，欲訴無門，惟不忍受日兵之慘殺，決計投河自盡。至五日午，日兵將其頭上所紮之布解去，提往岸上，蔣君自分必死，遂跟上碼頭，以小便爲由，縱身河中。詎覓死不得，仍被日兵撈起，嚴加訊問，簽以四十五號表記，押回船中。是時飢寒疼痛，集於一身，萬分難受，惟有聽之天命，任其擺佈而已！檢視艙中，祇剩八十五人，餘已爲刀下鬼矣！至六日下午，又將此中二十人，提去慘殺。至晚七時許，始得工部局預備部，將被難同胞六十五人，悉數救出，車送齊物浦路工部局內暫住。經西探長裴白華總巡各立齊，殷勤招待，給以飲食，一面請紅十字會趕速醫

治，始得保全身命。至九日下午，蔣君安然返家，但兩手反縛四晝夜，手腕潰爛，渾身青腫，雖得慶再生，而已備嘗痛苦矣。

二月六日下午，有自楊樹浦逃難來滬者，經過匯山碼頭時，目覩一日船上，有華人七十餘名，被日兵將雙手反縛，兩目以白布紮住，或以手鎗轟擊，或以刀割耳鼻，受害者大喊救命，號哭之聲，慘不忍聞。日兵將華人刺死後，或推入浦江中，或推入船艙中，其慘無人道之行爲，實爲近世所罕覩云。

大美晚報云：本報總編輯於禮拜一往江灣視察情形，一路所見，不能使人無動於中。以前每見江灣賽馬之盛況，而是日所見，則一片慘毒而已！眼中所見跑馬場，入門處皆死屍，皆目擊立刻猝死者，日軍所發官報，常謂死者爲暗地放槍之人，或是奸細，其是否不能辨，然其中有婦人童孺在焉。婦人彈從背後穿入，所着棉衣，爲軍刀刺透數重，兒童滿身爲子彈所射穿，鄉裝衣服之人，積屍於地，血染地面之上，此曹皆非穿軍服者，婦孺皆非穿軍服之人，日軍司令部與日使署皆以便衣兵目之，且力指其爲便衣兵，孰能辨其是非。日本

人又言：日本海陸軍非對中國人民開戰，非對中國政府開戰，且非對中國政府之軍隊開戰，僅對廣東所來之十九路軍開戰，然則此輩橫屍於路渠之中國老幼男女，皆十九路軍之兵士矣！人已死矣，焉能起而問之！屋宇被焚者比比，往觀者且目擊其被焚；日軍焚燬屋宇之技術極，連一根火柴亦不妄施！跑馬場看台之下，有禁餘之屍體在焉，一屍滿身塗油，焦黑而仆於地，其他疊疊者，看台之下皆是也！登台而觀之，台上有日本步兵一隊，方預備開至江灣鎮，與中國軍隊作肉搏之戰，從台上遠望，鄉間房屋，火勢方熾，紅光熊熊，僥倖火裏逃生者，亦爲日軍所俘獲。日本軍官對一所捕鄉人，一揮手，使之面對日光，此軍官驟出雪亮之軍刀刺鄉人，深入其體，而其人倒地矣！一人之後，又後一人，復有一可愛之童子，爲日兵解脫其縛，強按於雙屍之上，面俯地下，當其仆倒之時，日兵六人之手槍齊發，自背而下，彈痕疊疊，鎗聲停，鎗彈罄，地上之人，初尙轉側，旋即不動，而第二人又來輪值矣！目見如此，手足俱顫，於是遂行，誠不忍更睹云！

又大美晚報云：德人皮克夫婦，英人克利恩，又愛理斯夫婦，與其兩童，皆寓虹口花園

對面林肯里，陷於戰區中五日，歷盡驚險，至星期二始行逃出。據謂：日本軍隊突攻閘北，致令彼等無機遷避，雖曾請諸日當局，而毫無效果。屢圖逃出，非爲便衣日人暴衆所阻，卽爲日水手以槍刺逐回。星期二日，因隣宅起火，彼等遂決意於死裏求生，急取可攜之物，冒烟奔出，行至日人防綫，舉手而行，是時不知生命能否可保也。幸遇一日友，始得脫險。皮克曾由其本國領事囑其勿以一切情形告知報館，故不肯洩露其窗中窺見之慘狀。克里恩尙未晤其領事，故在星期三晨，曾述其五日中所見慘事一二，聞之令人心酸。克里恩之言曰：滿街死屍縱橫，餓犬爭噬，犬集甚多，致不能見屍，吾人開槍驚之，但犬仍不散。吾人見黑影蛇行入一室，縱火室中，華人由烟中奔出，卽遭擊斃，死屍橫地，有男有女，有孩童。對街有一華人商店主婦，抱一嬰孩，正欲離店，卽遭擊倒，次日視之，猶緊抱其孩，臥地呻吟，遂由吾人之華僕趨出，昇入一室，而照料之，吾人行時，母子尙生。華人欲圖移屍去者，輒爲日人用來福槍與機關槍轟擊，致死屍當街，任令羣犬聚噬。日人非常殘惡，遇見華人，咸殺之，或棍擊，或槍戮，或彈殺，卽孩童亦不能倖免。某外人曰：余認識行暴日人中，有上海義勇隊日本隊

隊員數人，彼等服務於銀行商行，往日余曾與之有商業接洽，彼等亦識余，見余攜行李踴躍避開危險區域，向余作種種非笑，諸外人寓虹口多年，華人從未與之稍起齟齬，當日變起，外人甚感糧食缺乏，隣居華人，多冒險送米肉等食品救濟吾人，且送煤炭以供取暖之用，其盛意殊可感也。七外人離家之時，爲附近諸屋濃烟所包，故彼等皆信所有產業，今已悉付一炬矣。（編者按：此係第三者純客觀的言談，已十足的表現出日人之兇惡與中國人之仁慈，兩相對照，究竟誰是野蠻？）

甬人蒯增福，年三十二歲，住居虹口廣東街，自開北方而發生戰事後，未及逃出，祇得蜷伏屋內，至本月二日下午四時許，突被日兵破門而入，押至日本小學校內，直至六日始得工部局派員前往救出，真所謂虎口餘生。據云：余（蒯自稱）自被日兵拘至日本小學校時，同胞之被押在內者，約有三四十人，迨至傍晚，陸續被拘者共有一百餘人，先由日兵逐一將余等手足細縛，並用白布（約長三寸）一條上書號碼，扣於各人胸前，余係第四十一號，被押一宵，至翌晨押登卡車，解送至匯山碼頭，將各人拋擲於預停之大鐵駁船上，斯

時被難同胞，均倒臥船中，監視之日兵，時用鎗柄刺刀亂擊亂戳，任意兇害，於是血流淋漓者有之，遍體鱗傷奄奄垂斃者有之，並有年約八九歲之小孩，啼哭大呼父母者，淒慘萬狀，匪筆墨所能形容。至四日上午，又被日兵押同登岸，日兵聲言，概須鎗斃。當時被難同胞，均知死在眉睫，有十數人即乘間投入黃浦江，詎余被日兵拖上岸時，胸前所扣之號碼布條，忽然遺失，並不押上汽車，余已魂不附體，呆立岸畔，見各日兵紛將胸有白布條者，押上汽車，運去槍決。（地址未知）惟余因無白條，並不押去。約逾半小時許（時被難同胞已裝去），忽然另有二日兵，仍將余押回船中，又陸續被拘至船中者，約有六七十人。其時余已久失知覺矣。且痛苦飢餓，更無所覺。直至六日下午，始由工部局派員到船救起，車送捕房，七日上午始得釋回云。

江灣人沈生令，昨晨六時半，伴送鄰婦朱洪氏到仁濟醫院，醫治槍傷，據朱洪氏向人泣訴云：前日倭寇數十人破門而入，聲勢洶洶，勒令交出銀錢，其夫已早故，祇有婆媳三人，何來錢財，日兵拷打不獲，翻箱倒籠，搜劫良久，仍無所得，遂將老幼禁閉一室，放火燒屋，瞬

卽烈燄飛騰，一家行將葬身火窟，乃冒險衝倒牆壁，匍匐而出，日兵卽開槍亂擊，朱洪氏之六歲孤兒，五十三歲老姑朱張氏，及其妯娌朱王氏悉被擊斃，尸皆投入火中。朱洪氏面頰亦中一彈，仍忍痛匍匐而逃，屢奔屢踣，踐踏尸體而過，半日後，到達一竹園，始遇鄰人伴送來澀，言念家破人亡，肝腸寸斷，聞者亦爲下淚。

二月二十日午後二時，有廣東大戲院被難逃出之李國富丁桂榮二人，至中國新聞社聲稱，彼等於二月十五日被捕，先拘至日本小學日軍司令部拷問，打手指印後，由日兵押送至橫濱橋廣東大戲院內，有紙牌一塊，上書「華人拘禁處」，華人之被拘該處者甚多，與我等同室者約百人，時遭日軍痛毆，頭破血流者數十人，地上鮮血淋漓，腥穢之氣，撲入鼻官，令人欲嘔。每日上午九時，每人發冷飯團一個，至下午四時，又發一次，其中觀瞻較好，穿西裝之漂亮少年，雖無抗日證據，亦必加以殺害。我輩所居之隔室，卽爲殺人處所，每日槍聲，呼救聲，哭泣聲，必有數起，據先被拘之同胞言，我國上流社會之人士，在該院慘死者，至少在二三百人左右。又謂我等被捕僅五日，目覩被殺同胞，已有四五十人云。

又有鄭統一君，供職於北四川路底某食品公司，據其語人云：當一月二十八日之夕，日軍向天通菴附近進攻時，余適在公司，意欲翌晨逃避，不料翌晨該公司被浪人闖入，將余攜至阿瑞里日本小學內，入門後，許多如虎如狼之日兵，不問情由，各以拳脚或槍頭刀頭木棍皮帶等亂打，並詢問口供，余以實對，當時有一日兵，將余之衣服撕破，衣袋中銀錢什物，悉被取去，是日不得飲食，入夜不得睡覺，如欲睡覺，則日兵立以槍頭亂擊，倘有其他被擄同胞，凡七八十人，內有少女數人，同樣受日兵之慘酷待遇。凡衣學生裝或西裝者，更嚴厲敲打，如搜出有義勇軍及抗日會任務證據，立即推出草地上槍斃。門外殺人之聲，不絕於耳。又見一女同胞，明眸皓齒，正在妙齡，被擄來後，日軍任意侮辱，狀甚狎褻，不可逼視。女欲自經死，屢被日兵所阻，依舊強行非禮。又有一女同胞，內急難忍，因手足被縛，不能動彈，遂向監守之日兵，要求暫撤，日軍置之不理，該女同胞不能再忍，於是在被綁處大小便；同時，另一女同胞，發生同樣情形，以致斗室之中，屎尿狼籍，臭穢異常，被另一日兵所悉，復以槍頭向兩女亂刺，立時血流滿地，昏暈不省人事，後復被槍殺。越數日，一浪人語余曰：汝

能酬我百元，我當帶汝返租界，余以無款對，被其向頸上猛批兩下。繼又有一日浪人來巡視，似與余相識，細視之，則係某公司附近之日本居留民，平日屢往購買食品者。余遂詳述被擄情形，懇其設法放出，該日人以余確爲殷實商人，遂向日軍保出，始獲脫險云。

日軍攻江灣時，迭遭失敗，沿途遇有老百姓，不論男女老幼，被捉即行細綁，羣集一處，以機關槍掃射，慘殺甚夥，當進攻孟家宅敗退時，益更慘酷，對於附近之中年婦女，先行輪姦，然後以刀斷其四肢，或割傷各部，聽其在地上輾轉呼號，其慘狀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有孟姓婦，產未及旬，被日兵強姦，已成癱瘓。日兵臨行，又斷其足指，現由紅十字會救護，送入寶隆醫院醫治。據醫師云：該婦受創甚重，雖無性命之憂，而已成殘廢，無可救藥。至孟家宅全村男女，均被屠殺，所餘僅孩子三人云。

大陸報記者曾於二月二十三日晨，隨二西人記者至江灣一帶視察，目觀日軍屠殺我同胞慘象，歸而述其所遇，謂江灣民衆，幾無一倖免，日軍之殘暴，已可概見。據云：車抵江灣時，見附近民房，業被日軍焚燬一空，且有五六處尙在延燒者，烈燄騰空，爲狀至慘。道旁

屍體，縱橫排列，均爲我哀哀無告之江灣民衆。男婦老幼，莫不具備。有屍體被劈爲半截者，有頭部分裂，腦漿溢流者，慘狀不忍卒觀。女子服布裙，伏尸道旁，就余所見，已在二百具以上，想見日軍之殘忍。又遙見獨輪小車二百餘輛，滿載軍火，奔馳道上，車夫均爲我苦力同胞，衣服背部，畫一白圈，手臂纏一白布，亦有特殊暗號，余卽詢以被日軍捕去經過，車夫反問曰：你是中國人嗎？余唯唯。車夫卽熱淚奪眶而出，謂：我們做工也是死，不做也是死，簡直人間地獄。白天僅給一頓麵包，晚間則數十人拘留一室，手臂均以鐵索交互鎖住，以防逃脫。備用時，極爲客氣，且派兵保護，但不給一錢；不用時，或人浮於事，時任其高興，卽一槍了事！我們生命，朝不保暮云……

自戰事延長，戰綫擴大後，人間活地獄之慘劇亦愈演愈廣，罹難者不獨閩北江灣等處，而鄉村之嘉定太倉等縣亦莫不浩罹慘劫，卽如殷行鎮而論，就有如下一段記載：

自滬戰發生後，殷行鎮居民，以爲地處鄉僻，不至波及，是以遷避少，詎自二月十日後，該處卽陷於恐怖狀態中，大批日軍，突然闖入該鎮，分頭滋擾，毆人索食，殺劫姦

淫，無所不爲，小巷頭宋姓家二女一媳，貌僅中姿，於二十一日午夜，被日兵破扉入室，輪流姦污，事後，復拘至哨兵船上，姿意姦淫，歷三晝夜之久，二女已被姦斃，媳則受傷甚重，被日兵推入浜內，匍匐逃歸。其他青年婦女，無一幸免。間有因強姦不遂，婉轉悲啼於刺刀之下者，亦不在少數。壯年男子，則被其拘去，強迫至前線工作，稍不如意，即遭痛毆，或竟斷送於砲火之下。其慘狀與地獄無異云。

如上所述，均爲千真萬確之事實，人間活地獄之森羅氣象，躍然紙上，茲再錄兩段事實於後，以爲本節結果，國人閱後當不知將作何感想？

日軍侵佔嘉太寶諸縣，置重兵於瀏河以來，橫暴殘忍之兵士，姦掠燒殺，無所不田其極。住居瀏河新鎮之外科醫士何少章，爲人豪爽擅辭令，生兩子亦皆能紹箕裘。長子何元奇，爲著名西醫，次子何元明，爲民黨人物，歷任縣黨部委員，及上海市黨部職員。鄉民中有爲日軍作嚮導者，日與日軍週旋，即進纔言於日軍，謂何家爲國民黨員，平日宣傳抗日甚力，盡除之以絕禍種。日軍然之，即蜂擁至何家。時元奇元明昆仲

均已逃避他處，僅留其父少章守宅。日軍搜索書室，果查得反日宣傳，及打倒帝國等書籍，即將少章綁至老鎮司令部，赤其全身，以利刃割其肉，至千百塊，少章痛極而號，就地亂滾，在痛無可忍之際，竟將堅硬之街石猛噬，成爲碎粉，如是垂一晝夜始卒。而街石之爲其嚼，成碎粉者亦多至十餘處，其慘狀令人不忍睹。而日軍則猶鼓掌以取樂。聞元奇元明驟聞父耗，竟爲暈厥，現決投筆從戎，誓死殺敵，爲父報仇也。

茲有張某者，昨由嘉定避難來錫談，嘉定自我軍放棄後，日寇遂派軍佔據，余（張自稱以下倣此）即乘間逃逸，暫避鄉間，身旁僅攜小洋六角，家中物件未及攜走。嗣因聞悉日軍有准許人民搬物之訊，故即回家探望，但見家內之門窗戶闔，以及一切箱籠物件，大部份已被搶掠殆盡，值錢者一無所存，破壞枯椅，則拆作燃料，一生心血，已悉燬於倭奴之手。逾時鄰人來訪，告知日軍入城後，居民搬去一空，不意倭奴狡詐異常，忽下准許搬物之令，民衆所以懼於倭奴獸性，不敢遽返。嗣以第一日貧苦居民入城搬物，果然通行無阻，第二日遂有一般中等居民，回家探望，日人仍不干涉。至

第三日民衆已深信不疑，紛紛回家，於是日寇卽下辣手，而嘉定浩劫，亦於此開始。蓋日軍自第三日多數居民入城後，突下閉門之令，派有武裝獸軍，四出搜捕，凡居民年少面白之男子，悉予槍殺，年青婦女，則捕去後，任意強姦，甚至數人連姦一次，或一人連姦數女，總計被姦婦女，不下數百人之多。姦淫後，復逼婦人赤裸全身，日寇將銅鈴數串，繫於婦女之耳間乳峯，然後取皮鞭痛笞其臂，婦女痛澈肺腑，婉轉號泣，慘不忍聞，而每一蹤跳，則乳上銅鈴聲響大作，獸軍竟以爲笑樂。我嘉定婦女之受此毒刑，不知凡幾云云。

第三節 損失一瞥

自一二八夜日軍開釁以後，無日不肆其毒焰，轟炸也，燃燒也，屠殺也，搶劫也，奸淫也，種種暴行，滅絕人道，上面所記，不過僅萬分之一罷了！而我國所受之損失，無一不是日人滅絕人道的暴行之結果！損失之浩大，當然非筆墨所能形容。更不能作全般的記述，無已，只好先作一瞥之見，以爲部分的記述，閱者就在這一隅的記載裏也要驚心動魄的吧？

先談教育：

關於務育事業的損失，申報教育欄有一篇一二八後的上海教育事業，記載頗詳，茲擇要介紹於下：

新大陸左翼作家辛克來，在他批評美國教育『鵝步』一書，開頭刊着這樣的一段話：『如今千百萬的少年在學校讀書，他們是我們民族的命根，是我們國家未來的柱石。假使他們受到健全的教育，國家便會安甯而偉大。不然，一切的一切，就難有希望。』的確，教育是救國建國的最基本的事業，任何人不致否認的。國家的民窮財盡，不是真貧，青年兒童沒智識，才是真貧。日人的堅甲利礮擊沉了吳淞閘北，上海決不破產。獨吳淞閘北文化機關的滅絕，上海真要破產。日軍似乎也看清這層，一二八滬難暴發後，敵人蹤跡所至，學校、圖書館、書坊，無不受其蹂躪。這種損失是什麼東西都贖不回的。我們且揩乾眼淚，忍住傷痛，為一二八後上海教育界算一筆賬吧：

人口傷亡

二十年度學校曆規定，二月一日係第二學期開始，各級學校將近上課的日子。恰遭滬難。有的學校因熱心教育，認真辦學，打算補足上學期學生爲了東北淪亡而罷課所缺的學業提早開學，所以多數學校的教職員相率到校，學生聯袂入學，他們準備度那打鐘上課搖鈴下課的安定的教書與讀書生活，萬想不到敵人的槍砲炸彈，驚醒他們的好夢，連「最後一課」也上不成。縱然，事先聽得風聲吃緊，聰明的智識階級，自會揆入民衆隊裏如蟻般的喬遷，但畢竟學了政府抱着「鎮靜」態度一無舉動的也不少。於是廣東中小學男女師生流離失所，崇德女子中學校長行蹤，要煩行政機關四面打聽。商務編輯所李石岑稱病脫險，沈百英挑了小難民的擔子出奔，上海法學院的一千四百七十三件行李不翼而飛，各人自己性命難保，誰還念及立國之本的教育事業。謹慎的人們，學着古人「小亂避城大亂避鄉」的垂訓，遂厭棄平日萬衆心營目注的上海，紛紛的高唱歸去來辭而退轉內地。

然而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爹娘的員役學生，又怎樣呢，只好像沒國籍的白俄般

流落，好像鷄鴨羊豕般的任人宰割。記者留意報載或友朋的報告，於戰區內一百三十七學校中，調查出各級學校人口的傷亡的情形，謹述於次：東吳大學學生周某，持志大學學生姚勁飛，東吳二中教務主任趙敵七，廣肇初中舍務主任黎伯伊及其二個兒子，東南醫學院校工江大，志附中校工楊阿大女僕王氏，廣東初中門房潘阿慶校工陶阿大等，都死於非命。大夏大學學生四人（聽說今由日司令放回二生）交通大學工廠技師譚便（住北四川路八德里）暨南大學學生楊賢文，楊伯仁，陳德華。南洋高商學生王永鎮，三育初中教師張啓侯，修德小學教員蔣時敘及其家屬六人，清日小學教師江聖治，德國家禽學校張根松，張亞根，白鵝繙畫補習學校職員方雲鵬等，至今尚沒下落。受傷的有中大醫學院藍醫院學生陳化東，藝術專科職員陳時道，學生馮合浦馮抗爛，崇德女中之西教師馬女士，南洋高商職員吳靜珊等。還有很多的校工受傷的受傷，失蹤的失蹤，閱者看到這不祥消息，除齊聲怨譴外，更有何種反應。

學校遭劫

日軍的槍礮如有慧眼，往往看中了學校，凡鐵騎咆哮的區域，青年兒童埋頭絃誦地方，多爲全部校產葬身之所。假使你向戰區裏走一趟，不由你哭不出淚來。一處一處的斷垣殘壁，一堆一堆的瓦礫灰燼，無非是疊疊的文化坵墓。辛苦締造的有數年有數十年。今則同遭浩劫於一旦，現在把各校全部毀滅掉的製表於次；

全部資產被毀學校

高等學校

校名	如何毀壞	損失總額	校址
中大商學院	焚燬	一百零四萬七千元	江灣
勞動大學	搗毀及焚燬	八十餘萬元	江灣
持志學院	縱火焚燬	七十萬元	江灣
上海法學院	縱火焚燬	三十五萬八千六百元	江灣

以上七校損失五百七十六萬二千八百九十元。

中等學校

校 名	如何毀壞	損失總額	校 址
中國公學	礮彈轟炸及縱火焚燒	一百五十八萬六千元	礮台灣
同濟大學	大礮飛機炸毀	一百二十萬元	礮台灣
藝術專科	縱火焚燬	七萬一千二百九十元	江 灣
吳淞商船	轟炸	九十六萬五千六百元	礮台灣
水產學校	砲彈轟炸	二十五萬元	礮台灣
市北中學	縱火焚燬	二十四萬三千九百五十元	閘 北
南洋高商	縱火縱燬	二十萬元	同濟路
滬北初中	延燒焚燬	一萬二千四百九十元	虬江路
持志附中	縱火焚燬	八萬元	江 灣

道中女中

焚燬

一萬七千元

廣東初中

焚燬

十六萬五百元

惠生助產

飛機擲彈

五萬元

立達學園

轟燬

三十餘萬元

吳淞中學

轟炸及焚燒

六萬元

民生初中

縱火焚燬

二萬五千元

以上十二校，損失二百三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元。

嘉興路旦華中小學現在剩了幾根絲的柱子，他們的損失，尚未查明。

初等學校

高等學校和中等學校全部被毀的已如上述。初等學校實因恆河沙數，短時間難能一一的整理，即使小心翼翼地核算，多方面的探查，亦難保沒遺漏。爰將知悉的，說一個梗概，截止到革命政府紀念日，屈指計算，已有二十四初等學校完全遭劫。如

北四川路

大場鎮

立達路

吳淞鎮

北四川路

西橫浜路蘆濱小學，香山路惠風小學，嚴家閣路聖保羅小學，寶山路教養小學，承志小學，永興路建成小學，天通菴路三民小學，同濟小學，礮台灣北灣小學，江灣北新浜橋小學，江灣東嶽廟東江小學，殷行鎮殷行小學，青雲路香山路甯波同鄉會第七第九兩小學，寶昌路曉東小學，寶興路尚公小學，民成小學，寶通路牖民小學等等，損失總額達四十萬六千餘金。他如補習學校方面，有德國家禽學校和白鵝繪畫補習學校，也難逃劫運，二校資產損失，約四萬五千金。

一部分資產被毀學校

——暨南中大醫學院損失最大——

上列的四十五校已成焦土，全軍覆沒了。此外八十二校，其中有的僅存空空如也的校舍，有的祇剩支離破碎的校具，有的一部分完整一部分百孔千瘡了。茲將元氣比較損傷厲害的各校，報告國人：一，暨南大學損失八十二萬四千三百元，二，東南醫學院損失七十八萬五千四百元，三，中大醫學院損失五十五萬六千六百元，四，建

國中學損失三十六萬元，五，東吳法學院損失二十萬元，六，愛國女子中學損失十三萬零三百元，七，復旦大學損失十萬元，八，新民中學損失八萬餘元，九，復旦實中損失六萬餘元，十，滬北中小學損失四萬六千元，十一，東南女子體育師範損失三萬三千九百五十五元，十二，育清中學損失三萬五千元，十三，東吳二中損失三萬一千五百五十三元，十四，安徽中學損失三萬一千一百一十二元，十五，青年會中學損失二萬零五百五十元，十六，朝陽小學損失二萬元，十七，廣肇初中損失一萬九千六百元，十八，惠生助產第二院損失一萬七千六百元，十九，正華小學損失一萬一千八百元，二十，中國女子體育師範，二十一，兩江女子體育師範，兩校損失合計近五萬二千零五十八元，總計二十一校損失三百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二十八元。

自然，被災的學校，何止此數。以記者搜集的結果全都和局部遭劫的至少初等學校在八十一所以上，損失額達二十九萬四千餘元。中等學校在三十所以上，損失總額達一百八十六萬七千餘元。高等學校十六所以上，達八百六十一萬七千餘元。

總計學校遭劫的逾一百二十七所，資產損失爲九百七十七萬八千元以上。

教師失業

教育是爲着人生，所以教育是神聖。然而從前一般穿盔甲的着黃馬褂的將軍老爺們，常把教育看作一件毛大的不關重輕的事，將培植一國莘莘學子的紙墨書籍費，不惜供給那桃紅柳綠的去充胭脂水粉費，小學教員的收入，抵不過小官僚的聽差，中學教員的進款，抵不過普通的汽車夫。但先生的門面，先生的長衫，都免不了，對朝廷要寬容，對大人要逢迎，對政客要聯絡，對紳士不敢得罪，結果終於因欠薪而索薪，但憑你聲嘶力竭看作亡國滅種一樣大的去爭，終歸無效。革命政府成立後，教育看重得多了，可是教師們啼饑號寒的消息，各報仍時有披露。

上海市教師的俸給雖優於內地，畢竟開銷大，生活高，寅吃卯糧的，甚至已屆卯時，寅糧尚未吃到的，比比皆是。學校受到這次殘踏，教師不致奄奄待斃的幾希哩。下邊是各級學校的教師數和失業數，據市教育局稱：公私立三十三高等學校中，原有

教師二千三百三十二，公私一百二十五中等學校中，原有教師二千七百九十三，初等學校公私總合七百七十四校中原有四千八百六十六。眼前知道各級學校失業教師爲二千三百九十六。其中高等學校計五百四十一，佔原有在職教師百分之二十二，中等學校計六百六十三，佔原有在職教師百分之二十四，初等學校計一千一百八十二，佔原有在職教師二十七。從這個失業的數目上，可推知今日一般坐冷板凳的長衫朋友所處的境遇。

至於被災教師各個的行李，書籍，著作，心愛物，紀念品等等的損失，記者無從打聽，祇好略談一二個例子，作本章的結束。例子如下周季藩君執教愛國女中，他是研究國學的，平日好金石書畫，一二八夜，經過不少的難關，才得出險。留校的家富中，存着比鴉片烟貴重的印泥，寶玉彷彿希罕的石章，以及十稔來從事著作的將成未成的一部中國文字學。這是歷年的心血，出任何代價買不歸的，而今都成了夜間的幻夢！

英文作家周越然，歷年搜藏的英文文學等全部書籍，暨南大學南洋文化研究部劉士木所有研究南洋文化的珍藏，考古學家張鳳，幾十年來覓到的考古材料古碑，古瓦，古鼎，化石，甲骨等等，易培基的古玩碑帖祕本各件，都付諸烏有！一個人總有一個人的生平愛物，這愛物踏破鐵鞋走遍神州，費了畢生精力找不到的，往往所在皆有，經了無情的萬惡的礮火洗劫後，不知有幾千百人，唏噓嗚咽，終身們抱着悵觸，懷了說不盡的滿腔怨憤。失業，不久或有復業希望，失了生平無價之寶的愛物，心靈上將永久的受創，這個深邃的創痕，再也沒什麼能安慰了。同時，對於文化前途，又倍增一重打擊。停戰協定簽了字，可曾付到萬衆無量的損失，準備作何種交涉，以慰庶民？

文化墳墓

往昔提起東方圖書館，大家總喜氣洋洋地伸出大姆指讚一聲說：『這是東方唯一的智識寶庫。』如今提起東方圖書館，衆人的臉上油然地反映出心中的悲劇，

全國收藏最富，善本最多的私家公開圖書館，已葬送於『上海之圍』的槍林彈雨中，已緊隨着一九二一年的春風去了！『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國人！其記之，其深記之！這文化坵墓裏究有多少物質的價值，請瞧下列的清單：

(甲) 房屋

九萬六千元

(乙) 書籍

二百一十五萬二千元

一，普通書(平均三四本合訂一冊)

中文二十六萬冊

十五萬四千元

外國文八萬冊

六十四萬元

圖表照片五千套

五萬元

二，善本書

購進	集部	子部	史部	經部
何氏善本約四千冊	一千零五十七種	八百七十六種	九百九十六種	二千三百六十四種
方志	二萬五千六百八十二冊	二萬六千四百一十一部		

報章雜誌

三，目錄卡片四十萬張

(丙)生財裝修

總計損失

社教被災

在文盲遍野的中國，社會教育是何等的重要，不幸的很，一二八以後市立的補

一百萬元

十萬元

二十萬元

八千元

二萬八千二百十元

二百二十七萬六千二百十元

習學校，中心二所普通十七所，悉數停辦，八百七十餘學生隨之無書可讀，私立補習學校，共有三百餘所，計學生一萬五千，半數亦告結束，市立的中心民衆學校二所，獨立民衆學校六所，附設民衆學校四十四所，學生達二千餘，亦宣告一律停歇。私立三十餘民衆學校，十五校無力維持，絃誦中輟，市立圖書館二所，不得不暫請鐵將軍看門，私立圖書館三十餘，被焚的化作春泥了，幸存的則『十叩柴扉九不開』了，巡迴文庫，市教育局辦的二輛，暫行中止，市商會辦的迄今復活巡迴。

像這樣的國家，上海市居然創設一個『市立理科實驗室』，真的已費九牛二虎之力，這個鳳毛麟角的機關，剛巧設在敵人大本營的狄思威路天同路口，因此房屋破碎了，儀器毀壞了，用具受損了，主任范鳳源的鋪蓋行李，不翼而飛了，損失約四千元光景。然較諸打成一片瓦礫的，敵人對於理科實驗室，總算優待得多多！

更嚴重的，橫浜路鴻德里八號『上海市武術研究社』，所有的房屋儀器圖書文件等一切財產，遭了回祿不算，四十八會員（約會員全體之半）失蹤不獲，三會

員被毆遍體受傷，夫役一名被害後，屍體無存，咳，哀莫哀於亡國之奴，如今國未亡，而哀甚於做亡國之奴，請問這種損失，這種奇恥大辱，憑什麼來賠償？

北四川路底中華學藝社爲國內著名的學術團體，該社社員大半爲留日歸國之士。自九一八事件發生後，他們對於救國工作，進行甚力。敵人恨之刺骨。此次敵既犯滬，其海軍第二司令部，係設於該社對面。聞於一月二十九日，敵海軍司令部曾遣海軍及浪人多人，破門入內，搜索搗毀，旋即貼敵人海軍司令部封條於大門而去。二月二十二日，我軍進攻北四川路底，敵軍於退却時，縱火將該社焚毀。查該社所藏專門圖書甚多，約值二十餘萬元，社員寄存專門圖書約值十萬元，此外所存社員交來付印之著作稿件數十種。又該社祕書社會教育專家馬宗榮十數年來所搜集之社會教育專門書籍千餘冊，均成灰燼，誠我國文化上之又一重大損失。

教育事業如此，其他更可想而知！即如以商務印書館而論，工廠編輯所等等全部被毀，除有形的直接損失一千四百萬七千二百九十四元（若與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校合計，

則爲一千六百三十二萬五百零五元）可資報告外，其他如全部工人的失業，全部職員與編譯員的失業，以及廣大文化界知識分子依靠商務印書館賣文爲生的落業，如是等等，更無法計算了！我國文化事業向落人後，惟賴全國唯一的大書坊如商務印書館者供給全民族智識之糧食，而今都被倭奴的無情彈火吞噬殆盡，我們每念及此，對於中國前途，不勝悲痛與徬徨。偉大的中華民族呀，將往何處去呀！我編至此，真要落淚了！

更有不能已於言者，開戰以來，學校關門，工廠停閉，上海百餘萬之工人，幾半數失業，此種失業無告之勞苦大眾，其所受損失，更憑什麼去估計？其所受流離失所的痛苦，更憑什麼去解除？至於私人方面的損失，更不知多少？僅與中國文化有關者，就有如下之損失：

易培基江灣居宅及藏書被燬

前農礦部長易培基氏，平常守不居租界主義，曾於江灣水電路建築居宅及藏書樓一棟，計三層大小房屋三十餘間，易本世家，氏平生酷愛書籍金石字畫，三十年來，收羅豐富，此次日戰猝生，除運出少數書籍外，尙留有書籍字畫碑帖衣服等項，約

三百餘箱盡付一炬。據該區警察及該地土著工人云，我軍本月一日午前退去，日兵午後，即佔據江灣，旁晚即有日兵率便衣隊數十人侵入該宅放火，並焚易宅弄堂房屋十棟，總計居宅及藏書等項，損失約值十餘萬兩云。聞易氏藏書宋元明舊本甚多，精抄本殿本亦不少，碑帖字畫磁器佳者尤衆，此次損失關係吾國文化，實非淺鮮，茲探得損失單，照錄於下：三樓大洋房一棟，三層共三十八間，花園亭子，又弄堂一樓一底洋房十五棟，共五十餘間，電燈電話自來水管俱損失，書籍二百零七箱，內有宋元本七種，精抄本四十餘種，明刻本四百五十餘種，殿本五十餘種，碑帖一千三百餘種，內有明拓二十餘種，故宮銅器拓片二百餘種，磁器七箱，內有明磁及乾嘉磁四十餘件，銅器三十餘件，內有楚宮鐘及漢鼎彝弩洗十七件，六朝唐造象十尊，元權四石器十三件，內有漢石經十三方，魏唐墓志三方，魏唐造象四方，雕漆器二十四件，內有明嘉靖大餅四屏風二，嘉靖小餅六，小盒八，乾隆大餅二，小盒二，衣箱七，內有貂皮男袍一，狐皮灰鼠十四，其餘棉夾單衣及雜件二百餘件，器具生財三百餘件，內有全棟水

汀美國油木全屋椅棹長几，以上各項，盡成灰燼。

張鳳博士之古物損失

暨南大學代文學院長兼圖書館長張鳳博士，於一月二十九在校村寓所倉皇出走後，數月以來，稍聞大聲，即患心悸。張氏愛好古物，二十餘年來積存不少，此次日寇寓所一切，全部淪陷，近氏於本月六日九日，兩次設法至寓所，悉已蕩然無存，計其損失清單，古物一項，有一百二十餘日之多，計數四千七百五十餘件，價值不貲，據張氏稱述，內古錢最多，但無特著之品，而石鏹銅斧等物，頗有著述上之印證，其『多兄弟母』一鼎，足以反證時人『多父多母』之說，其『子』鼎足以證子爲『孚』字，始建國注水匱，已見著錄，傳爲國器，其埃及甲蟲珮印五十餘件，去歲在明復圖書館展覽，見者稱美，又埃及巴比倫等古文書刻石家等，頗爲國內藏家所少見，又張鳳字典底片及民衆識字標準諸稿，皆爲氏在五六年來著述，張氏於此項古物及著作悉數損失後，形氣阻喪，然猶曰：『古物無時不在消滅，歷史無時不在增加，此次開北損失』

一十六萬萬元，購得十九路軍之抵抗戰史民衆毫無怨恨，反見十分興奮，亦殊爲值得。」

劉士木藏書盡燬

日軍犯滬以來，我國文化事業，多被摧毀，損失甚鉅，教育部華僑教育設計委員會委員劉士木，藏書甚富，尤以關於南洋問題者爲多，此次均爲日軍焚劫殆盡，殊爲可惜。劉氏專攻移民殖民問題，以研究南洋文化教育爲終身事業。二十年來，萃其心力，搜羅關於南洋美洲各國文字書籍，不下五六千冊。南洋各屬精細地圖三百餘種，博物標品十餘箱，歷史地理物產風俗以及人種等類珍貴照片五千餘幅，剪報資料二百餘巨冊，編成文稿八十餘部，舉凡關於華僑問題，及吾國向海外發展之移民問題，各種參考資料，無不應有盡有。且多爲絕版本，如日文南洋叢書，自東京大地震後，日本書店已絕版，又如日本台灣總督府與東京南洋協會所出版之禁賣品，南洋叢書，劉氏均極力設法託人羅致，備爲國人參考。此次暴日入寇，開北劉氏寓所，適在

寶山路東方圖書館附近，當一月二十八夜戰事發生，劉氏適在寓所，因處於火線，二十九晨方脫險，而臨行匆促，致未能撲出，其後因奔走營救日軍捕去之華僑，未能顧及寓中書物，迨本月一日，十九路軍撤退後之第三日，劉氏得住居鴻興路之友人報告，目擊該宅於二日晨，爲日軍便衣隊侵入，劫去書籍數只，并放火將劉寓焚燬，各種文化品及諸友寄存書籍，均付一炬。此亦文化界之浩劫，對於南洋文化，更有莫大影響，注意海外文化者，莫不爲之痛惜云。

至於在戰區以內之損失，更是觸目驚心，無法記述，昔日繁華之閩北江灣吳淞等區域，今均一變而爲瓦礫之場，生命財產，蕩焉無存，我們若一臨戰區憑吊，更焉得不始而歔歔嘆息，繼而涕泗橫流耶！我們對之流淚尙且不暇，那裏還有心情描寫其損失狀況！而且，事實上除一片白土外，一無所有，則此種損失，當然無法描寫。江灣區被難同鄉會對於江灣燬屋曾作如下之調查，但該調查極不正確，茲錄之，以見一斑而已。

江灣燬屋之調查

江灣區被難同鄉會成立後，即行着手調查該區人民戰事損害，茲聞該會調查結果，已登記者共計二千四百六十四戶，其間房屋被焚成炸毀者，計大街二五八戶，一八一五間，萬安路五七戶，三一一間，河灘路二二戶，一〇七間，新市路三八戶，六四一間，車站路二八戶，一五八間，北浦路二五戶，一〇七間，北弄一五戶，七三間，市溝路一五戶，四九間，公安路三〇戶，二一〇間，奎照路三五戶，一四〇間，以上鎮集部分，共計五二三戶，三一一間，又北鄉七六四戶，二三五四間，東鄉二七八戶，一一九一間，南鄉一二四戶，三七三間，西鄉一四二戶，五一〇間，以上鄉村部分，共計一三〇戶，四二九間，兩共一八三一戶，七五三九間，平均每間建築費以五百元計，其損失共為三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元，聞該區全境，共有居民六千六百餘戶，此項統計僅及三分之一。

又戰區農村損失調查如下：

戰區農村損害之統計

戰區農村貧戶及赤貧戶人口一覽表

區別	貧戶數	赤貧戶數	貧戶		赤貧戶	
			大口	小口	大口	小口
彭浦	四二八間		一二五二五〇元		九二四八元	八六八元
引棚	八六二間		一二六四三三〇元		八六四五〇元	九五八〇元
真茹	一一〇間		二二〇〇〇元		六一〇〇元	一〇〇〇〇元
總計	一三八九八間		三九九〇七七〇元		一四三四七二元	六一九〇〇元
吳淞	五一六	四二八	一六三三	六二六	一一一九	七一三
江灣	三四五	三九三	八八五	六一一	六六二	五一五
殷行	六一六	二一六	一七八三	一一七六	六三八	三四八
彭浦	三六八	三三九	一一八六	八七七	六一八	四三九
引棚	一〇一三	二六五二	三六一〇	二六四八	八一八	五二二五
真茹	一四〇〇	二二〇〇	四二〇〇	二八〇〇	六六〇〇	四四〇〇

總計

四二五八

六二二八

一三二九七

八七三八

一七七五五

一一六四〇

除上表外，我軍因後援不繼，而為戰略的撤退之後，日本獸軍的鐵蹄更殘踏了我廣大的農村區域，我國的物質損失更大，以致於更無法統計！同時因日使隊四出活動，加以浪人漢奸流氓之助暴，無惡不作，而我國之損失更不資，如真茹我軍退出後，即有日使衣隊十餘人，在暨南大學足球場，召集漢奸流氓三百餘人，分途向近郊各村落出發，當時各村富戶即被劫一空，尤以金利宅及東望巷兩處為更慘。除財物被劫外，復拘去壯丁數十人，並將觀音堂房屋焚燬，同時即在麗川浜一帶放火，四鄉村莊均遭蹂躪，便衣隊及漢奸更四出活動，婦女之稍具有姿色者，無一倖免，遙望四鄉火勢，已不下四十餘處，可謂慘矣。然而此種情形，豈僅真茹一處而已耶？又如我軍退却匆惶，各方民衆之全部慰勞品貯藏於真茹暨南大學倉庫及南翔倉庫者，皆全部為日本獸軍所得，以民衆心血結晶之物，盡以資敵，殊覺痛心！再，即如汽車一項，亦臨時倉惶不及開回，除極少數在滬者外，全數百餘輛，盡以資敵，損失已在十萬元以上。嗚乎，遑論其他！

第四節 損失統計

統計事業，在中國尚未發達，極為幼稚，向無一項有正確的統計，即如人口統計一項，至今還弄不清楚，其他已可概見。此次上海因日軍進攻而所受之損失，因範圍太大，內容複雜，公私直接間接有形無形之損失，因報告及調查者之不同，而所為之統計亦異，如日文報載此次上海事變，據美國人調查所報告，謂北虹口方面，被害工場之損失，約值一億七千萬元，失業者約十一萬人云云，此種統計，殊非實數，一望可知。其實我方所受之損失，奚止此數，日文報云云，顯見有意亂造，企圖卸責。最近上海市商會呈行政院請速籌救濟淞滬戰區損失辦法文云：「查淞滬損失，僅就已向社會局等三機關合設之戰區損失登記委員會填表登記者，已達十六萬萬之鉅。……可見十六萬萬之數，係暫時估計之數，實際並不限於此數。且填表登記之辦法根本不能作為正確數目之根據，戰區大多數受損失之人民，不全家死於砲火及獸軍屠殺之下者，必轉徙流離而為餓殍，何來填表登記？即倖有存者，亦大多數不識字，何來填表呢？或識字而因道途遙遠而不來，或因他故而不

登記，亦屬可能之事，所以此十六萬萬損失統計之數目，同樣的不足靠。

在這樣統計困難與無法統計中，編者欲製造一個正確的統計，不問而知其爲困難更甚了。無已，編者只好根據中央統計處，上海市社會局教育局兩路管理局招商局及公私各團體所發表之各種不完備的統計資料，另爲一種不完備的初步統計，聊備社會的參攷，至於完備的正確的統計，編者希望我國的統計專家或統計機關早日製就，給我們以改正。

上海戰事中我國物質損失統計表

(一) 先介紹中央統計處之損失統計如下：

上海自被日軍侵犯以來，損害浩大，準備統計，最爲需要，中央黨部統計主任，兼代國民政府統計局長吳大鈞，最近來滬，向各方調查，並編成上海市區內滬綏損失初步估計統計，茲探誌於下：

說明 此次日軍侵佔淞滬附近之面積，達二一四一方里，將兩倍於上海市，惟嘉定、寶山、太倉等縣屬之區域，因交通阻隔，無法報告，且無舊案可稽，估計亦所不能，故調查頗需時日。茲先就上海市政府管轄區域內（包括閘北、吳淞、江灣、真茹、引翔、殷行、彭浦及南區特區等）所受損失，作為初步估計。餘俟調查齊全時，再作更詳確之統計。至本項估計之材料，悉係根據各機關之報告，以及各方面主管長官，依照原有紀錄，加以相當之估計。

（1）全市損失可以數字形容者，達一、五六〇、〇四九、八七一。

（2）全市被侵佔之面積，約四七四方里，受直接損害人民達一八〇、八一六戶，八一四、〇八四人，佔全市人口之半數（四五%）其中死亡者，六、〇八〇人，受傷者，二、〇〇〇人，失蹤者，一〇、四〇〇人。

（3）財產被侵佔區內，住戶財產價值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損失十分之七，房屋價值，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損失十分之八五，全市財產，受直接與

間接損失之價值，達七八八、一七三、四九二元，房屋二〇四、〇六九、四三八元。

(4) 學校，被侵佔區內，停頓之學校，計大學及專門一〇，中學三一，小學一九二，失學之學生三九、七三五人，佔全市學生四分之一，計大學及專門六、二八六，中學六二、八二人，小學二七、一六七人，輟業之教職員三、一〇七人，佔全市教職員三分之一計，大學及專門一、一六六人，中學七五一，小學一、一九〇人，被焚炸或駐軍之學校計大學及專門一〇，中學一七，小學四九，被焚炸之資產，達一、六八二、三九〇元，佔全市學校資產三分之一，計大學及專門一二、二九四、七三六元，中學九五七、二一一元，小學四三一、四五三元，本市教育機關團體因淪變而全部停頓，亦受損失，尚未計入。

(5) 工業，被侵佔區內，有工廠五七家，佔全市工廠四分之一，其中受損失者過半數，計六七、九九一、八七四元，全市工廠受直接與間接損失之價值，達九七、一五一、二八七元，此數僅就已有報告者計算，全數必不如此，全市工人，因事變而失

業者達十分之八，僅紗棉廠失業之工人，已達二五〇、〇〇〇人，其因失業而損失之工資，每月三、七五〇、〇〇〇元，如半年後復工，則損失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6) 商業，被侵占區內，有商店一二、九一五家，受損失者達十分之七，全市商店受直接與間接損失之價值，為五九八、一三六、〇七四元。

(7) 金融，全市銀行與錢莊營業，因事變而減少十分之八五。

(8) 交通，被侵占區內鐵路損失之價值，達一六、八九三、三一七元，計佔全路資產十分之四，計路軌與建築，損失一、九三五、五〇〇元。機車與車輛損失九八九、〇三〇元，器具與設備損失一〇、九七四、九一三元，材料損失一、七九一、四一八元，營業損失一、二〇二、四五六元，被侵區內道路損失達一、三〇〇、〇〇〇元，橋樑損失二〇〇、〇〇〇元，全市輪船堆棧與轉運公司之營業損失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9) 公用事業，被侵占區內公用事業之損失達一、七四二、〇二五元，計水

電損失一〇、二一二、〇〇〇元，電氣損失一五〇、〇〇〇元，電話損失二五三、八〇〇元，長途汽車損失一二六、二二五元，被侵占區域以外公用事業之損失，達六一〇、〇〇〇元，計電氣損失四三〇、〇〇〇元，自來水損失一八〇、〇〇〇元。

(10) 治安設備，被侵占區內公安設備因事變而損失者，達五四〇、〇〇〇元。

(11) 財政，市府收入因事變而減少十分之四強，實減二二一、二八六元，計田賦減少百分之二一，契稅減少百分之二四，房捐減少百分之八一，車捐減少百分之五三。(中央統計處製。)

以上合計全市損失逾十五萬萬元。人民損害計十八萬戶強，死傷失蹤者一萬八千人。

(二) 再介紹上海市社會局之損失統計如下：

上海戰事損失估計表：

北區

(甲)住戶(一)財產損失,計四八六、六七一、一六九·五二。(二)間接,計七九、二六〇、八八三·三六。合計五六五、九三二、〇五二、八八。(三)棚戶計六〇三、九〇〇·〇〇。以上三項,共計五六六、五三五、九五二·八八。

(乙)商店(一)財產損失,一二八、五九三、九〇九·六〇。(二)間接損失,一八、九五四、二五八·四〇。合計一四七、五四八、一六八·〇〇。

(丙)房產,(一)直接損失,計二〇一、一六六、六六一·〇〇。(二)間接損失,計一、九七二、二二二、〇〇。合計二〇三、一三八、八八三·〇〇。

(丁)工廠(一)直接損失,計四五、三二七、九一六·〇〇。(二)間接損失,計二二、六六三、九五八·〇〇。合計六七、九九一、八七四·〇〇。

北區總計九八五、二一四、八七三·八八。

南區

- (甲)住戶,計一七、五六八、一〇二・六〇。
(乙)商店,計一六一、九二五、一九八・〇〇。
(丙)房租,計九三〇、五五五・〇〇。
(丁)工廠,計五、六二四、六五七・五〇。
合計一八八、〇四八、五一三・一〇。

特區

- (甲)商店(一)公共租界,計一九三、三九六、二〇八・四〇(二)法租界,計
九五、二六七、四九九・六〇。

合計二八八、六六三、七〇八・〇〇。

(乙)工廠,計二三、五三四、七五五・七五。

以上三項總計三一二、一九八、四六三・七五。

統共計一、四八三、四六一、八五四・七三。

(附註)(一)本估計表以各區受災之輕重，分爲直接受災區與間接受災區，直接受災區(北區)爲閘北，引翔，殷行，吳淞，江灣，真茹，彭浦等市區，間接受災區(南區及特區)爲滬南，漕涇，法華，蒲淞，浦東等市區，及公共租界法租界。(二)直接受災區所受損失分直接(或財產)間接兩項，估計間接受災區，僅計其間接損失。(三)本表僅受住戶商店房屋工廠四項估計，至於交通事業，學校公園，政府稅收，金融疲滯等直接間接損失，均未計及。(四)住戶，商店之家數，根據市公安局二十年十二月份戶口統計。(五)特區商店之家數，根據本局商號調查。(六)損失以統一調查處收到報告表平均計算。(七)房產以市財政局房捐推算。(八)工廠之家數及資本，根據本局工廠調查。

以上合計我損失逾十四萬萬。

(三)又再上海市教育局關於學校損失之統計：

(一)

被災學校數

全市學校總數

被災學校佔全市學校百分數

初等學校	一九一	七七四	二四·四
中等學校	三六	一一五	一八·八
高等學校	一一	三三	三三·三
共 計	二三八	九三二	二五·五
(二)			
初等學校	被災學校 資產損失	全市學校 資產總數	被災學校資產損失 佔全市之百分數
	七九六、一九二元	六、一八八、八八一元	一二·七
中等學校	二、三二一、五七一	一三、二四四、八六〇	一七·五
高級學校	七、一七四、九七八	一三、三七七、五三九	五三·六
共 計	一〇、二九三、七四一	三二、八一一、二八〇	三一·四
(三)			
初等學校	被災學校失 學學生數	全市學生總數	被災失學學生 佔全市百分數
	二七、七四八	一一六、七三九	二三·八
中等學校	六、二八一	二八、七八四	二一·八

高等學校	五,九〇〇	一四,三二四	四一二
共 計	三九,九二九	一五九,八四七	二四,九
(四)	被災學校失 業教職員數	全市教職 員總數	被災學校失業教職 員占全市百分數
初等學校	一,一八四	四,八六六	二四.三
中等學校	七八〇	二,七九三	二八.〇
高等學校	一,〇五七	二,三三二	四五.三
共 計	三,〇二一	九,九六一	三〇.二

以上合計被災學校共二三八校，占百分之二十五，財產損失達一千萬元，占百分之三十一。

(四)又，申報教育欄內一二八後的上海教育事業一文，關於學校及文化團體之損失統計與上述有出入，茲又介紹之，以便互相印證：

(一)	被災學校數	全市學 校總數	被災學校佔全 市學校百分數
初等學校	八一	七七四	一〇

(註)上表人數包括教師學生及員工復旦、中公法學院三校人亡傷未悉。

(六)

被災社教機關總數

被災機關資產損失

圖書館

一

二、二七六、二一九元

書坊

五

一四、〇六七、三九四元

學藝社

一

三〇〇、〇〇〇元

理科實驗室

一

四〇〇〇元

合計

八

一六、六四七、五一元

(註)學校圖書館未嘗列入

(七)

全部被毀學校數

全部被學校損失總額

初等學校

二四

四〇六、〇二〇元

中等學校

一二

一、三六四、五四〇元

高等學校

七

五、七六二、八九〇元

補習學校

二

四〇、三六一元

合 計

四五

六、五七四、八一一元

從上列各表中，文化團體所損失的資產，統計二千七百四十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九元，學校圖書館以及小範圍的圖書館暨普通的社會教育機關。一則他們自己沒報告披露，二則記者於短時間內，不易各各的查明，祇有付諸闕如，至個人的文物犧牲，尤其一時無由着手統計，容待來日再談吧。

以上統計文化團體資產損失逾二千七百四十餘萬元。

(五)上海市公安局發表其江灣閘北吳淞消防損失如下：

會址房屋

四一、四〇〇元

辦公用具

二三、六二六元

救火警

七四、二〇〇元

幫浦汽車

一三四、九二〇元

皮帶捲車

一九、七二〇元

椅及車頭	一七、八〇〇元
藥滅火機	四、二〇〇元
出水皮帶	九八、二八〇元
救火用具	二八、二二四元
四季制服	五七、七五〇元
隊員雨衣	四、四〇〇元
總計	五〇四、五三〇元

以上損失僅江灣閘北吳淞三區已五十萬四千餘元。

(六) 滬甯滬杭兩路及招商局受戰事營業損失發表如下之消息云：

自滬戰暴發後，京滬路即被炸毀，滬杭路雖一時乘客非常擁擠，然大部份均係爲免票，故該兩路之營業損失，實爲空前所未有，國民社記者，昨晤兩路管理局×處長。承告兩路戰後營業損失狀況，據云自滬戰發生，祇就北站局址而言，損失達一千

二百餘萬元，業已呈報鐵道部，至目前兩路營業狀況，平均較前爲四與一之比，滬杭路因受戰事影響較淺，在前每日平均收入約二萬元，現亦減半，祇日收一萬餘元，京滬路則因各車祇能駛至蘇州，故在昔每日有四萬元收入，現竟減至五千餘元。是以每日損失，約爲四萬五千元，計滬變迄今，兩月有餘，已達三百餘萬元之鉅云。

招商局自一二八本埠發生戰事以來，所有長江各埠貨運大減，同時南北洋各埠，亦受有影響，統計自一六日起至四月一日止，損失已達一百餘萬元云。

以上合計共達四百餘萬元。

(七)又商務印書館發表其損失統計，與上述第四欄中之書坊損失之數目又有出入，故再錄之：

總廠

(甲)房屋，內分(一)總務處，一七〇、二八〇元。(二)印刷所，計印刷部，三七八、〇三一元。棧房，一三九、二三四元。木匠房等，五、七九六元。儲電室，二一、九五

三元，自來水塔，一一、四二九元。(三)家慶里住宅，七、二〇〇元。(乙)機照工具，(包有滾筒機，米利機，膠版機，鉛版機，大號自動裝釘機，自動切書機，世界大號照相機等。)二、八七三、七一〇元。(丙)圖版，一、〇一五、二四二元。(丁)存貨，內分(一)書籍，計本版書，四、九八二、九六五元。原版西書，八一八、一九七元。(二)儀器文具，七七一、五七九元。(三)鉛件，一九、八〇七元。(四)機件，六、二〇七元。(戊)紙張原料，內分(一)紙張，七七六、一〇〇元。(二)原料，三一、二〇〇元。(己)未了品，二七五、〇〇〇元。(庚)生財裝修，計(一)總務處，一二、五二三元。(二)印刷所，八二、一〇五元。(三)研究所，五三五元。(辛)寄售書籍，五〇〇、〇〇〇元。(壬)寄存書籍字畫，一〇〇、〇〇〇元。

編譯所

(甲)房屋，在東方圖書館下層，已列入東方圖書館損失數內，不另計價。(乙)圖書，計(一)中文，三、五〇〇部，三、五〇〇元。(二)外國文，五二五、〇冊，五二、五〇〇

元，(三)圖表，一七、五〇〇元，(四)卡片，四、〇〇〇元，(丙)稿件，計(一)書稿，四一五、七四二元，(二)字典單頁，一百萬頁，二〇〇、〇〇〇元，(三)圖稿，一千套，一〇、〇〇〇元，(丁)生財裝修，二四、八五〇元。

東方圖書館

(甲)房屋，九六、〇〇〇元。(乙)書籍，內分(一)普通書，計中文，二六八、〇〇〇冊，(平均三四本合訂一冊)一五四、〇〇〇元。外國文，八〇、〇〇〇冊。六四〇、〇〇〇元。圖表照片，五〇、〇〇〇套，五〇、〇〇〇元。(二)善本書，計經部二七四種，二、三六四冊，史部九九六種，一〇、二〇一冊。子部八七六種，八、四三八冊。集部一〇五七種，八、七一〇冊。購進何氏善本約四萬冊，共計一、〇〇〇、〇〇〇元。方志二六四一部，二五、六八二冊，一〇〇、〇〇〇元。報章雜誌，四〇、〇〇〇冊，二〇〇、〇〇〇元。(三)目錄卡片，四〇〇、〇〇〇張，八、〇〇〇元。(丙)生財裝修，二八、二一〇元。

尙公小學校

(甲)校舍內分(一)小學部,一九、一〇五元。(二)幼稚園部,一〇、〇〇〇元。
(乙)圖書儀器及教具,一二、〇〇〇元。(丙)生財裝修,六、〇〇〇元。

以上共計一六、三三〇、五〇四元。

(註)上述第四項所統計之書坊爲五所,損失共爲一千四百零六萬七千二百九十四元,內商務印書館佔一千四百萬七千二百九十四元,原表如下。

書坊被災一覽

名 稱	主持者	毀破程度	損失總額	地址
商務印書館	王雲五 何炳松	工廠編輯所 全毀	一千四百萬七千二百九十四元	寶山路
新中國書局	計劍華	紙版原稿外 全數被焚	三萬五千元以上	寶山路天吉里
出版合作社	鄭 耀	全部被掠	一萬元	江灣永義里
民治書店	戴渭清	全部被焚	一萬元	鴻興路東鴻興坊

學海書局 蘇東海 存貨被劫 五千元 虹口青雲風

總計 五 所 損失一千四百零六萬七千二百九十四元

(八)上海市社會局發表上海市產業工人因戰事失業損害統計表如下：

(甲)本國人經營之工廠

地區別	原有工人人數	失業工人人數
閘北區	五四、九七二	五四、九七二
南市區	二二、一九五	二二、一九五
浦東區	五、〇六六	五、〇六六
滬東區	五三、七六三	四五、九〇九
滬西區	五〇、八〇八	三八、一五〇
法租界	一四、七八三	二、九五七
合計	二〇一、七八六	一六九、〇〇四

(附註)滬東區包括楊樹浦虹口一帶，滬西區包括曹家渡及越界樂路一帶。

(乙)日商經營之工廠

業別	原有工人人數	失業工人人數估計
紡紗業	一一,〇〇〇	四,四〇〇
蛋廠業	二,〇〇〇	八〇〇
印刷業	三,〇〇〇	一,二〇〇
製藥業	四〇〇	一六〇
機械業	一,〇〇〇	四〇〇
其他各業	二,六〇〇	一,〇四〇
合計	二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

(丙)其他外商經營之工廠

業別	原有工人人數	失業工人人數
----	--------	--------

棉紗業	五四、六〇六	五四、六〇六
織造業	四、一八五	四、一八五
機器業	一、二〇三	一、二〇三
化學工業	八四六	八四六
印刷業	七七八	七七八
玻璃業	六八一	六八一
製革業	二六五	二六五
橡膠業	三〇〇	三〇〇
鹽造業	八九	八九
製糖業	九六	九六
烟草業	七〇	七〇
日用品業	四〇	四〇

其他各業

二二三

二二三

合計

六三、三九二

六三、三九二

就上述三類工廠而計，失業工人人數，即有二十四萬三百九十六人，每人之工資損失，平均每日以一元計，自一月二十九日起至三月十日止，共計四十二天，其損失總額當為一千零零九萬六千六百三十三元，而產業以外之職業工人之損失，尙不在內。（編者按：僅以工資損失一項而計，即達一千餘萬元，至於生產能力之損失，更不止十百倍於此數！）

綜合如上之各種統計，編者敢去其重複與矛盾者，依據之作一簡表如下：

項別

損失

總額

備

改

傷亡人數

八一四、〇八四人

房屋財產

八九九、二四二、九二〇元

文化事業

三〇、三二〇、九〇三元

佔上海全人口四五%

內學校損失佔一三、六八三、四九〇元
商務印書館及其他社教事業佔一六、六四七、五一三元

工 業	一〇、〇九六、六三二元
商 業	六五九、八一三、六七九元
金 融	
交 通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公用事業	三、七四二、〇二五元
財政及治安設備	四、七六一、二八六元
合 計	一、七一八、九七七、四四五元

工人失業人數佔二四〇、三九六人而工資損失以如上數而工廠營業損失尚不在內

金市銀行錢莊營業因戰事減少十之八·五，其數無從估計

如上所舉之一七萬萬餘之數目，實際上決不祇此。若以南翔太倉嘉定瀏河等處廣大區域所損失統計之，其數目更屬驚人，正確之統計，只好希望將來，此處不過給讀者作一個小小的參考而已。

救起，這是在抗日戰爭上所得的良好教訓，我們應當努力去發揚的。

（二）民族弱點的補救：我們在這次抗日戰爭中，所得的教訓，第一就是恢復了我民族的自信力，給我們以復興之機，上節已說過了。可是在其相反方面，自然也有不良的教訓，也就是這一節所要說的暴露出來了我民族的弱點！在這些弱點中，我們應當怎樣注意去補救，我們應當做個不自欺的坦白，勇敢，改過自新的有爲者，我們不要做諱疾忌醫的自誤者，那纔是我們民族今後的出路啊！

先從外交方面說：我國最大的錯誤，就是無根本的外交方針，和真正的與國。在表面上，我們說是要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在實際上，我們却沒有一個心腹的國家做聯盟或友邦。現在世界上的人類，顯然有二大界限存在，一是黃色人種與白色人種的對立，一是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的對立。從前者說，我們是黃色人種，應當和日本聯合；從後者說，我們是被壓迫階級，應當和弱小民族結盟。但是在今日，日本已成了我們的世仇，俄國和我們已斷絕了國交，我們又沒有良好的外交人才，利用帝國主義的利害衝突關係，以縱橫

綽號的手段，玩弄列強，對付敵國。國家的外交，和朋友的關係，是絕對不同的，朋友要講道
 德，守信義；國家只有論利害，用手段，這在歷史上已有不少的先例。我國在九一八事變以
 前，外交上無一個與國，固無待論，即九一八事變而後，我們原可以利用俄國的直接利害
 衝突，或美國的間接利害衝突，與之連結，並要脅國聯，以制日本。及一二八戰發生，更可
 利用英美的直接利害衝突和體面問題，以及其國民對我國的同情心等，也應當與其切
 實聯盟，共同與日本對敵。這在事實上，全是千真萬確，凡局中人皆能回憶當日的經過。
 （這經過是外交的祕密，此處不便詳言。）此經過，實為我國千載一時的良機，我當局偏把
 這個最良好的機會，輕輕放過，低聲下氣，聽命『扶強抑弱』的國聯，受動於狡滑無賴的
 九敵，戰而進退，毫無自主，待至吃了大虧，外交失敗，至無可挽救的時候，則又以『弱國無
 外交』五字以卸己過。噫嘻，弱國真無外交嗎？何以美當獨立時，佛蘭克林能聯法以抗英？
 法當拿破侖戰敗時，達祿朗能在維也納和會雄辯以挽法國之危？意當統一時，加富爾能
 聯普法以攻奧，德當統一時，俾士麥能先聯法以攻奧，後聯奧以攻法，即當大戰失敗後，更

有史特萊斯曼利用外交形勢以挽救德國的危難，這些都是弱國以外交轉敗為勝的先例，難道我們不可以效法嗎？

再在軍事方面說：我軍這次在上海抗日，戰爭本有絕對勝利的可能，即最小限度，也可以一度把日本陸軍壓迫到黃浦江中，使其全軍覆沒，拾敵軍以重大的打擊，或使其國際地位根本動搖，而我軍可以博得比現在更高的聲譽，使我國國際地位無形的增高。但是可憐！弄到現在，其結果，滬淞錦綉河山，反不免於倭奴鐵蹄蹂躪之辱，這不能不說是出於當局的過於消極，空有抗日之決心而不澈底，不會神速集中兵力，使用國家力量以誓死抗日之過失啊！如我軍始終不封鎖吳淞口，我軍飛機來滬不帶炸彈，江蘇保安隊不調到瀏河常熟的長江沿岸警戒，又極力防止我國內各通商口岸的國民和日僑衝突，以及事前不戰不和，又不準備，事後忽戰忽和，忽和忽戰，又皆聽敵方的操縱，凡此種種皆給日本以便利，遂將滬淞土地斷送於「運輸艱難，後援不繼」的痛語中。這種宋襄公之仁，實為任何國家所不取的對敵方法！以這種方法對素以「征服支那」為政策，死不改變的

洋，叫我來看看你們軍隊的行動怎樣。」「聽說是廣東軍和東洋人爭租界，我的老鄉某某拿三十塊錢給我來看看你們有多少人，我不知道那邊是東洋人，」等等事體，真是可憐又復可痛！這是我民族的污點，我們對此既不能善於防患，更不能善為利導，尤為我們最可恥的事！

以上所據各弱點，皆就這次上海戰爭中最明顯的重大的言之，此外尚不在內。即以此寥寥數點而總結之，其原因：一由於國民的缺乏教育，一由於政府的無整個計劃。這是我們應當亡羊補牢，而圖有以補救的。今後我政府和國民須互相策勉，共負國難，切勿互相責難，各自為政；政府須把民衆領導起來，把責任担責起來，如認為要和平，不妨先忍痛受辱割地簽字，然後臥薪嘗胆，以圖恢復。如認為要戰，則須破釜沉舟，堅決抵抗，長期支持，以圖收最後的勝利。萬不可如過去之主戰主和，莫衷一是，徒陷國事於不可為。救國大計，更在於臨機訣斷也。即以過去之主戰者而論，他們皆以民氣為根據，認為軍事的勝利，不僅關於兵力的強弱。美利堅的獨立，比利時的抗德，土耳其的勝希臘，以及我革命軍的勝吳

孫，皆是很明顯的先例。我們和日本爲不兩立的仇敵，欲求生存，終不免於一戰。割台灣，棄朝鮮，征服滿蒙的計劃，已經吃了萬劫不復的大虧。現在何能再誤，使敵得了征服滿洲，更圖征服支那的雄圖呢！夫臥薪嘗膽，奴顏事仇，在吳固爲救國第一良策，在現今的中國可萬不適用了！故不如死中求生，長期抵抗，以求最後的勝利。主和者又以軍事爲根據，認爲中國軍備如此不完，絕對不能與日本戰，戰必敗，敗必更割地賠款，加增國民痛苦，故不如在相當條件之下，忍辱求和，然後生聚教訓，以圖報雪云云。如此堂皇的議論，非不宏富也，但終不能解除國難，以致議論未定，兵已渡河了，即在上海激烈戰爭中，政府已經遷都洛陽，準備長期抵抗的時候，仍然主戰主和，意見各異；而且更有一部亡國大夫，以糧資敵，使敵軍得以源源入寇，殊足痛心！所以這一次戰局，先則誤於可戰可和，而結果則不戰不和，後則誤於又戰又和，而結果則忽戰忽和，遂致有今日痛心之結局！至對於國民尤須原諒其愛國苦心，如請願，示威，主戰等一切救國運動，都宜善加誘導，使爲國利，不可錯認爲惡意搗亂，加以壓迫取締，以致青年失導，走到反對政府之惡化途徑，或流於悲觀自殺等。至

於民衆武力，作戰雖屬不足，擾敵實在有餘，東三省被日本佔領半年了，但是在鐵路三十里以外，日人絕對不能自由活動，這全是由於東北義勇軍之功，證明我民衆武力所在，敵人即絕對不能統治，政府對此，尤須有全般計劃，使其走上真正救國的途徑，成爲國家有用的力量；最小限度，亦要在消極方面防止其爲敵人所利用。至於國民對於政府，最要緊的是絕對信仰，並加以扶助，萬不可專事責難攻擊，使政府難於負責，須知我國當這種積弱情勢之下，不論任何人當局，都是免不了應付困難，只要我國民與政府能全體一致，同心協力，則不論或戰或和，國事均有可爲，絕對不致陷於危亡地位。若利用國難以圖傾覆政府，爭奪政權，則適足以暴露我民族的惡劣根性，非特不能救國，實足陷國家於異常危險之境域。至對於敵人，更須知恥同仇，認清楚我們的大敵，不論何時何地，都要不斷的與之對抗決鬥，切實做到，如日本人所謂排日抵制，因爲他要借名向我們侵略，我們即不排日，不抵制，他也要說得像煞有介事的。我們以後在消極方面，要根本和日本人合作，他要賣給我們的，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要；他要買我們的，我們總是不給他。如有奸商走狗爲

中暗自流過不少的傷心淚！即現在回想猶覺雖終身懺悔，皆不足以補過去誤國誤民並且自誤的大罪過。而最矛盾無以自解的，就是往往今年作共患難的戰友，明年可變成誓不兩立的敵人！而由對方所得來的俘虜，大多都是要請他飲食，送他路費，和多方去保護他們！其次是戰場上認為敵人的，當戰鬥的時候，瞄準惟恐其不精確，殺傷惟恐其不衆多，待至戰爭結局，當局者所謂意見衝突，政見不對，已於無形中消滅了，而和議告成以後，彼此敵意又冰消瓦解，歡聚一堂，更或心內還是愧憤交作，而表面上可不得不敷衍，以求所謂顧全大局，待第二次戰爭再起，則又成了共生死的戰友，或變了不兩立的仇敵了！而最可憐的是士兵，更是大多莫明其妙的為什麼而爭，為什麼而戰，那個是敵人，那個是友軍，只是爲了幾塊大洋，可糊糊塗塗把生命送掉了，把身體殘廢了！當他做俘虜的時候，往往當天在敵方補了名，即時就拿起槍來對本軍瞄準，向戰友衝鋒了！而他們所得的酬報，就是死無葬身之地，生無歸宿之處，徒使社會厭惡痛恨而已！這種不識不知，可笑可憐，顛沛悲慘，非人生活的士兵們，都是我國家的優良分子，只因教導無方，使其走入歧途，在軍的

時候，已不能盡保國衛民的天職，反做了個人走狗，幹那自殘同種的事體。兇惡之徒，遇着機會的時期，可更帶了槍枝，脫離軍隊，去做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強盜生涯，這都是由於平日軍人教育不良，當局只以軍隊作個人爭奪的工具，沒有把真正愛國愛民的精神深注入軍人的腦中，使知軍人對於國家的重大責任，只知個人利害關係，自無爲國爲民殺身成仁的勇氣。凡爲內戰而已犧牲者固無論矣，即現有存在的軍隊，其精神實力，究亦大多不足與言對外。敵人今日敢如此橫暴，完全是我軍人過去的罪過。一誤再誤，國事遂至不可收拾了！我軍人過去的墮落，已補成今日的惡因。今後應痛心努力振作，以補從前的大過，收將來的好果。消極方面，要臥薪嘗膽，誓雪國恥，復我中華一切失地，如朝鮮台灣琉球西伯利亞中亞細亞安南南洋羣島等地，求我整個民族的自由平等。積極方面，要把我民族愛和平的文化，從軍人槍口上撒布到全世界去，以維護全世界的和平，增進全人類的福利。如有野蠻橫暴，不講正義人道，以強權壓迫弱小民族，爭奪其自身利益的帝國主義者，我們要一概以義俠的精神，爲公理打不平，以盡我軍人的天職，發揚我民族的獨特

大礙，而無主動的能力；又因為交通困難，以致增援不及，這是科學落後的顯明例子，又日本強逼我國承認廿一條的時候，我國國民何嘗不是如這次的悲憤痛恨，要馬上和倭奴拚命。我那時正在學校中，慷慨激昂，要為國死的決心，也不後人，可是當時有個教員對我們說：『你們不要急，須知救國大業，不是那末簡單容易，即時講即時就可以做得到的。現在我國所以受日本的欺侮，不單是陸海空軍不如日本，實在全由於教育的不發達，科學的落後，整個民族太幼稚，恐怕即把英國的全部戰艦，德國的齊柏林飛機廠，克虜伯砲廠，都搬移到中國來，我們也無法使用，難以勝敵。你們學生們要圖報仇雪恥的話，只要今後個個都能真心愛國，努力讀書，到了真和日本打仗的時候，個個都能以其學的學問貢獻國家，對付仇敵，萬不可空言救國。』當時我們在學生時代，對那位先生的話，表面上雖然服從，內心實在反對他太迂腐。現在看來，實在可為一般虛浮的學生，不講實際的學生，貪出風頭的學生，借端惰學的學生們的良藥。因為救國是大事，報仇雪恥是大業，絕對不能徒托空言，虛張聲勢，要真正切實的準備下死工夫，要踏實脚步咬緊牙根的來做人。做民

族之花的學生們所負救國的責任，本來比普通國民重大，所以更要有最底限度的實學，以作救國殺敵的中堅份子。

(乙)學生要能永久保持學生時代的愛國純潔精神。語云：『國必自代然後人代之。』我國今日衰弱至於此地步，實全由於國民的道德墮落，失了民族固有的精神。溯自滿清鴉片戰役失敗以來，外患日急，帝國主義者不斷的向我國侵略壓迫，假如我同胞有真正的愛國心，能澈底覺悟的話，我中華民族早已雄飛奮起，執世界的牛耳。但是我同胞偏是苟安敷衍，毫不長進，最痛心的就是一般由學生出身的當局大人，自滿清以至民國，大多都是向着營私舞弊的死路上走，所以把國家事業，社會事業，至今還是一場糊塗，毫無頭緒！即民四勾結日本的段曹章陸，現在東三省作日本虎俥的袁金凱熙洽張景惠等國賊，以至於年來在國內互相爭奪，殘殺的黨政軍要人，大多也是出身於學生，或者還是學生時代熱心愛國的份子。『一入官途，便無羞恥，』這是我國描寫官僚墮落的話，在事實上已是一個很好的證明。我國的社會，本來是個大火爐。什麼人投進去都是要受鎔化的，

學生也是不能例外。因為不是跟着惡社會隨波逐流，受其同化，那就要受社會的淘汰了。所以有人說，嚴復若是生在美國，可以做威爾遜，生在日本可做大隈伯爵，生在法國可做克里孟素，不幸生在中國却做了袁世凱帝政的六君子！這在表面上可以說是嚴復的不幸，實際上也可以說是嚴復的不會做人。因為他的中西學問都算很好，並且是得風氣之先的優秀留學生，為什麼不把着『匹夫不可奪志』的民族精神，去做救國救民，轉移風化的大事業？我敬愛的學生們啊！國家的前途如此危險，自己的前途如此黑暗，過去的教訓如此可怕，我們若不從根本上立定志向，做中華民國的愛國好男子，國亡無日矣！自今日起從積極方面要切切實實做國家的事業，不論大事小事，只要見一件做一件，見一步行一步，盡力之所能及，事實上所許可的，我們就努力去做，從消極方面，最小限度我們亦要不去做誤國害民的事體。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的思想，是我民族的墮落思想，是國民的惡根性，我們要根本的剷除牠，我們不要口頭上罵人，行為上還是受人罵，我們不要在學校裏當學生時代能純潔的愛國，及至為國家社會服務的時候，却又偷偷摸摸，

或者明目張胆去做誤國害民的壞事！學生們呀，須知什麼危險，一切絕望皆不足憂，最可慮的，就是青年學生的墜落絕望。當這國破家亡的時候，講到救國問題，一定要先從自己救起，把自己的熱血，洗淨自己的心胸，把學生純潔的愛國精神，永久保持着，立定救國救己的志向，完成報國仇，雪國恥的事業！

（丙）學生不要為愛國而自殺，人生的真意義有兩種：一是為自己謀幸福；一是為人羣謀幸福，我們人生行為的標準，是不能違背這兩個原則的。若是違背了的話，即是罪惡，自殺是害己害人的行為，其犧牲是毫無價值無意義的。不過志行薄弱的人，遇到艱難困苦的問題，自己因為才力不足以應付解決，遂不惜把重大的性命作犧牲，一死以求自己的解脫，便把艱困的責任，叫別人去代行担負，這種不負責任自私自利的心思，絕對消極的行為，完全違背人生的真義，其人格的卑劣怯懦，實在毫無足取。假使整個的民族多數的人，抱着這樣悲觀消極的態度，其國家社會前途的危險實在不堪設想。『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危，』學生的思想行為是應該積極的，不要講悲觀的話，不要作悲觀的文，

不要有悲觀的思想，不要有悲觀的行爲，要把淚和飯一齊吞，要把血和汗一齊出，要嘗試一切艱苦，要忍耐一切困乏，要時時的鍛鍊身心，要不斷的拚命奮鬥，要在危險萬分中求生存，要從九死一生中求出路，對於救國事業，要有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我們的救國，要如孝子醫父母的大病一樣，雖到了如何危急，如何絕望，但未至斷氣以後，總應盡能力之所及，設法挽救，決不能在危在旦夕時，作消極的啼哭悲傷，只聽父母臥以待死。更不能在父母未死以前，自己因看到父母無法醫治，便先行自殺以殉。我國現在正當內爭不已的時候，日本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直殺進來。而不爭氣的同胞，還是你扯我的衫領，我扭你的耳朵，國家前途，誠無一樣足以樂觀，但是我們做國民的絕對不能因此而束手待斃，以消極了事。尤其是當學生的，絕不能因國家前途的悲觀而作消極的自殺。我們既有死的決心，還有什麼事情不好作？我們若去作消極的自殺，做徒損自己有益於敵的行爲，我們就不如以不怕死的精神，作積極的救國工作。推而至於人人有此決心，我敢斷言，救國大業必定可以成功。即不然，我們到萬不得已時，也不妨以個人行動，向日本帝

中力量以爲國用，而且足以使國內危險萬分，百病叢生，雖無強敵，亦將自亡，比之列強政治上了軌道的國家，全國國民都有相當職業，安分守己，一天到晚，向着愛國的途徑走的，強弱勝敗，何待較量！因爲我國的弱，絕不是只爲陸海空軍不如列強，實在是整個國家的國民都說不上和人家競爭，所以外交屢次的失敗，愛國志士屢次的奔走呼號，仍是毫無裨益；失去的主權，到底沒有爭回，國恥的污點，到底沒有洗雪，深大的國仇，到底沒有法子去報。其比較的有些効力的，只有抵制仇貨的一法，然而這一法也固無具體的辦法，亦不過只有五分鐘的熱度！事過境遷，還有買的買，賣的賣，甚或有比未抵制之前的仇貨入口更多！至於奸商在當時私換商標，冒充國貨，爲圖自己利益，不惜認賊作父，欺騙同胞，種種賣國行爲，固不足道，進一步說，即無此等毛病，但我國因國家工業不發達，國民奢侈太過，對國家觀念太薄弱，所以每當抵制仇貨的時候，不過抵制甲國便買乙國的，抵制乙國便買丙國的，甚或再去買甲國的出品來用，國民經濟絕不因爲抵制仇貨而有所富裕，或者更因愈抵制仇貨而損失愈大。凡此種種過失，我同胞皆當痛定思痛，應有徹底的覺悟，

而求其補救的方法。我農工商人都要自動的把救國重擔負任起來，自動的想出抵制倭奴的辦法，努力向前去做。而商人尤要把眼光放大些，要從大規模大利益方面去着想。絕對不要貪圖個人的小利，甘心做賣國的事體，應爲求抵制的澈底計，圖國家大利計，即個人稍有損失，也當忍痛須臾，另圖補救，須知抵制仇貨的大權，全操在我商界同胞手上，所以抵制的是否澈底，全看我商界同胞有無根本的覺悟，能不能自動的不待政府誘導，不要團體監督，自行忍痛一時，堅持到底，以負起救國的大責任啊！工人方面，尤要以國家利益爲自己的利益，須知我百孔千瘡的中華民國最需要的是全國一心，共同爲國爲民，求整個國家的大利，絕不容我們某一部份人專求自己的利益，遂不惜犧牲他一部份人的利益，所以工人惟一的出路，是在與我國民族工業的資產階切實合作，力求生產力的增展，使直接有利於民族工業的發展，間接大利於國家的前途。在這場合之下，自己也可得着大利。什麼勞資爭鬥，什麼罷工怠工，什麼減少時間增加工資等等運動，皆係直接殺人，間接自殺的政策，尤爲我資本未發達的中華民國工人過去最大吃虧處。因爲我國工人

的痛苦，全由於外國的大資本的掠奪，絕不是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所以我工界的同胞們，要學德國工人的努力生產，自動的加多工作時間，互助互利，以求國家的大利，圖民族的復興。

第十一章 世界第二次大戰和我們的準備

第一節 中國的危機

現在的世界應該是熱鬧的世界！

然而，今日的中國，却一切都平靜了，大家仍舊睡着了，將士們有錢的去玩個痛快，無錢的在防地發氣，義勇軍也回去了，戰地服務團也回家了。一切回復舊樣，一切歸於沉寂。嗚呼！從此天下太平矣！

中國人的眼光是短視的，都沒有向世界看。他們都不知道中國是一個整個的殖民地國家，醉生夢死，只圖苟安，熙熙攘攘，儘是一些昇平的景象，大家好像轉過十八個輪迴，吃過官婆湯，投胎到另一個世界，不會記得日前上海有過怎樣一回事了！

這是一種危險。太平洋的狂潮正在掀動，世界的風雲正在抖擻，忽而日美衝突，忽而俄美聯盟，忽而法日密約，忽而墨索里尼白種人聯合的高叫，忽而有托洛斯基遠東衝突的怪聲，忽而有聯盟各國對華共同投資準備瓜分中國的企圖，忽而有全世界法西斯蒂政治的恐怖，忽而北滿日俄關係的惡化，忽而太平洋沿岸美日海軍的出動……總之，這個世界是熱鬧的世界，然而中國人却沉沉酣睡，這是一種危險！

中國應如何避免這種危險？

中國應如何準備參加世界第二次大戰？

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歐戰以後，全世界的政治家無不移其目光於太平洋，同時，也預料到未來的世界大戰必起於太平洋。今也，果然，太平洋的戰機已很嚴重了！近十年來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均發達至於頂點，互相牽制，彼此爭無可爭，美洲受美國門羅主義之保護，又因美國之富強，當然戢息列強覬覦之野心而無從插足。他若非洲早為列強瓜分，疆界顯明，

亦難輕啓釁端。此外世界各殖民地亦無一不已分割淨盡，更無再爭奪的餘地。獨有太平洋西岸的中國，地大人衆，出產豐富，政治黑暗，武備薄弱，列強各國爲救濟其戰後的國民經濟的衰落，及解決其國內因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起的諸矛盾如失業問題，生產過剩問題等等，並圖謀資本主義日後之發展與繁榮等等，捨中國外，無較好的場所，於是中國就不幸而爲列強爭權奪利的戰場了！設不幸而太平洋的爭端一起，世界大戰即立時再開，而中國必首當其衝。中國若不預先準備，臨時必抱不了佛脚，張惶失措，當然是一種危險！

然而太平洋之戰爭果將即時爆發嗎？我們以爲雖未至其時，但爆發之期，必不甚遠，歐戰後美國由債務國一變而爲債權國，歐洲列強無不受美國經濟之壓迫，德國的賠款大都輸入美國，英法只作了其間的經手人。以現在美國之處於絕對有利的地位，自不願發生戰爭，若一旦戰爭發生，列強難免要捲入漩渦，在戰爭期內，固不能向交戰國追索債務，即戰事終了，亦難保將來的局面不起變化，舊債務當然不能按年索取，而況美國本身亦陷入經濟恐慌中，過剩商品與過剩資本所引起的財政危機日益深刻，龐大的失業人

口所引起的社會騷擾，都使美國有所顧忌。更且，美國現有海軍力自衛則有餘，遠攻則不足，因為遠隔重洋，對日本取攻勢，尙難操勝算故也。其次，在蘇俄亦不願戰爭之起，牠恐懼於資本主義之聯合戰綫，牠恐懼於歐陸列強之仇視壁壘，而自己又在建設開始時期，自不敢與強日言戰。至於中國，更無一戰之決心。日本因鑒於美之不願戰，蘇俄之不敢戰，及中國之不能戰，故不惜悍然引起九一八巨變及一二八戰事，乘機侵略，以爲應付日後世界大戰之準備。但經此事變之後，很顯然的，日美日俄之衝突愈益顯明，而中國之仇日亦日益加甚，使一旦蘇俄實力充足，美國海軍擴充計劃完成，戰爭必然爆發，彼時雖無像九一八之巨變作世界大波瀾之推動，然亦必由星星之火而掀動太平洋之風雲，自屬意中之事了。

當此之時，我們返顧中國，誠不能使人無痛心！照目前的中國情形，簡直和歷朝的亡國時候差不多，尤其是和明末的環境相彷彿，怎不使我們心驚膽寒呢？當局的無能與昏迷我們不用說了，人民的醉生夢死我們也不用提了，日本的步步進逼，夢寐不忘要滅亡

中國以獨霸亞東，以實現大亞細亞或大日本主義我們也很知道了。日本急於要簽字於停戰協定而實行上海撤兵，對於日本目前的形勢是最有利的。它可以將上海的大兵移到東三省去消滅我國的抗日義勇軍，另一方面它可以用武力佔據了山海關，作將來南下的門戶。待東北的我國抗日勢力壓平了之後，它就可效清兵入關的故事，待機而進了！同時，中國共產黨的活躍，漸有蔓延長江流域之勢，而內戰又頻起不絕，與妨害到列強的商務安全，都可作日本進兵的藉口；尤其是紅軍勢力的擴大，使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地位感到危險，那日本更可以宣傳代庖剿共，大可得到列國的默認和歡迎，這時中國不必有其人為日本作吳三桂先鋒，日軍也要浩浩蕩蕩殺向關內而來，這樣的來滅亡中國，為時也不必多久吧！然而，這樣的亡國步驟，在日本軍閥看來，猶覺太遲，所以不滿於議會政治，殺死犬養毅，造成非照軍部的積極計劃實行不可的恐怖，更要急進的滅亡中國。即使引起別國的干涉，也不惜和他一戰。縱今日俄日美戰爭同時爆發，也是毫不顧惜的，它將盤據我國的東北和朝鮮用全部的陸軍和俄國戰，同時又可以出其全部的海軍和

美國戰，而其戰時的經濟給養等等得了比他本國還大的天府之國的東北，更有恃而無恐。彼時最吃虧的是我們中國，別人在我們國內做戰場，而自己尙不知怎樣應付，這是一種危險！親愛的讀者諸君啊！我國處於這樣的環境之下，還可以苟安於一時，以希冀避免逼在目前的危機嗎？再不下果敢的犧牲，作拚死的一戰，還能避免滅亡的苦痛嗎？然而以冷靜的頭腦，對中國作慎密的觀察，噓也委實使人太難堪了！我們若不願作粉飾太平的話，則目前的中國，不過再由大小軍閥割據爲雄，繼續內戰，更使人民流離失所，沉於水深火熱之中，弄到結果，不落草爲盜，即加入紅軍暴亂，由此引起列強的分割而已！嗚乎，數千年大好神州，從此又沉落於異族之手，夫復何言！

第二節 現勢的分析

日本的軍人既已作明目張膽的拔扈，積極進取北滿，美國的海軍又集中於太平洋的海上，刀光劍影，時閃爍於馬尼刺檀香山之間，蘇俄的百戰紅軍既作全部的準備外，復有四五百萬的後備軍亦動員加入今年的大操。中國的滿洲既成了東方的巴爾幹，雖九

一八東北事變的這顆炸彈未曾爆發，一二八上海戰爭的槍聲未曾震破耳鼓，然而我們從四週圍的氣息聽來，可說世界第二次大戰已逼在眉睫，只待着一觸即發的導火線了。

設使日俄開戰了，列強和中國又取什麼態度呢？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美國在這一次戰爭中，是最有舉足輕重之勢。俄國是它資本主義的大敵國，但現在還沒有到直接衝突的地步，而且還有許多機械品輸入俄國，而國內的失業勞工又因俄國之雇聘得以減少，有許多利害的相同，走兩國根本不同的敵國，日趨於接近，所以在目前就有俄美聯盟的聲浪，傳遍了歐洲各國。資本主義的美國與社會主義的蘇俄因一時利害關係，當然有暫時結合的可能，然而只是暫時而已。日本雖亦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但近年來與美國太平洋勢力的爭奪戰，更趨於尖銳化，有勢不兩立之概。故日俄設使一旦開戰，無論那一國的勝利，對於美國都沒有好處，它將願意在旁看兩虎相鬥的把戲，同時必依其傳統政策，高唱着華盛頓條約及九國公約等等以保全中國領土為口號，捉照會給日俄兩國，希博得中華民族的好感，這是無疑的。

其次是英國。英國在華的商業是注力於長江流域以南的傳統的外交政策又是穩健，如果不到緊急的關頭，對於在滿洲的日俄戰爭，他是漠視的吧。這其間，只要俄國不向印度發展，或鼓起印度革命。同時，只要日本不妨害它長江流域的商業，或威脅他太平洋海上的勢力，它是中立的吧？

最可憐的是中國。別國打在我們的國境裏，又見英美兩大國旁觀和中立，也只好照樣的抱中立。如果聯俄與日本戰，中國的統治者是無如此決心的。如置之不理或故意迴避，日本當然更不客氣的將中國各海口商埠都佔領，使中國根本不能行使其統治權，於是中國的統治者必表現其聰明，一面與日本妥協，一面努力剿共及剷除異己，以鞏固個人的政權，建設如南宋樣小朝廷，委意的苟安吧！然而，此時的中國民衆又怎樣呢？作者敢斷定資產階級大地主官僚劣紳土豪都甯與日本妥協而戰蘇俄，此外的民衆則感亡國之痛，與蘇俄聯成一條戰線了！總之，如果此戰發生，不論日俄誰勝誰敗，東北決非我有，而從此地圖也變色了！

其次與中國有極大關係的是日美戰爭。設使日美開戰了，中國又怎樣呢？

日美戰爭，不消說，其主力是太平洋上海軍戰，其次則加上大量飛機的轟炸，陸軍是很少用得着的。原爲這關係，中國也少受糜爛，戰場不在中國，這是萬幸的。但兩國戰爭，無論那一國勝利，與中國也沒有好處。如果日本勝利，東三省爲正式日本所有，自不消說起，即整個中國也要爲日本佔據了。如美國勝，則中國得到損失少一點，美國如有領土的野心，但遠隔重洋，也是鞭長莫及的呀！在這場合之下，中國必然的要聯美反日，中國可以乘此機會逐出日本在中國的勢力，東三省不但可以收回，更可以出大兵進攻朝鮮收回瀋陽，這是中國很好的出路，然而中國的執政者有此決心嗎？這只好待我們刮目以看將來。

再如果美俄日三國都開戰了，中國更將怎樣呢？

美俄聯合與日本戰，日本早已具備了決心和能力，它將用陸軍出朝鮮進北滿與蘇俄戰，同時更用大批海軍出日本海進太平洋以與美國戰。日本在去年造成的九一八東北事變，就是準備了這一着。因爲日本佔有了與其本國一樣大的東北三省，與朝鮮可以

聯成一氣，陸軍的根據地有了，而且給養也有了，與俄國當然可以充分的一戰，於是調遣其不大用得着的海軍轉而與美國戰，這樣日本兩方分頭應付，是有恃而無恐的。中國在這其間，無疑的是要聯美俄以抗日。然而沒有強有力的統一政府及一貫的外交政策，同時又沒有強有力的中心勢力以爲領導，步驟會不能一致而趨於混亂的吧！

然而，將來的戰爭必不如此簡單的，必造成全世界的混戰，必引起人類的空前大恐怖，在此恕不再作推察之辭了。現在所要注意的還是現勢的分析。

國際現勢，無論錯綜複雜至於萬分，若作根本的分析，則可歸納於三種的對抗關係：（一）資本帝國主義各國對社會主義蘇聯的對抗關係，（二）資本帝國主義各國自身彼此間對抗的關係，（三）資本帝國主義各國對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對抗關係。在這三種對抗關係中，以第一種爲最基本。現在的世界，一方面是崩潰中的帝國主義爲保持其最後的存在竭力以事掙扎，另一方面是布爾扎維克主義的蘇聯正以其新生的氣運，蓬蓬勃勃以從事其社會主義的建設，這是目前根本的對抗關係。但在崩潰中的帝國主義，因其

內部的矛盾——如生產與消費的矛盾，統治國對其殖民地的矛盾，各帝國主義者彼此間的矛盾，既無力與反資本主義的蘇聯作正面的攻擊，同時新建國的蘇聯，也因為正從事於建設，實力未充，不能對資本帝國主義作對面的反攻，所以世界革命的機運還有待於將來，此時震撼於我們耳鼓的還是世界第二次大戰的砲聲。

第二種對抗關係之最大者是：（一）英美兩帝國主義爭霸世界的對抗關係，（二）英法兩帝國主義爭霸歐洲的對抗關係，（三）日美二帝國主義爭奪遠東利權的對抗關係，（四）英日二帝國主義爭奪遠東利權的對抗關係，（五）法意爭霸地中海的對抗關係，和（六）德法的根本仇視，德波的糾紛，英愛的糾紛等等。這幾種對抗關係，因彼此間的互為影響，有使之趨於緩和或緊張之不同，但其因對抗關係而引起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危機，則無法消滅的。

第三種的對抗關係，在這世界經濟恐慌的深刻化，及彼此間矛盾的擴大，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加緊其對殖民地的剝削，同時亦增加了殖民地弱小民族反帝國主義的革命。

命鬥爭之激增。日本的侵略東省，更是其帝國主義野心的發露。日本欲以我國東三省爲其解決經濟恐慌的出路，並以東三省的資源爲將來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或對俄反赤戰爭之準備。

到了最近，全世界各國，已由經濟的恐慌轉入政治的恐怖，法總統杜美的被刺，日首相犬養毅的被刺，都是近月來政治恐怖的顯著表現。而國家社會黨法西斯蒂的厲行，更引起政治的盛大恐怖，現在不但日本，全世界都履行着法西斯蒂的極端恐怖了。最近日本的政變，軍人反對政黨內閣，行見法西斯蒂運動之急進，其實現當不在遠。他們所揭櫫的政策，一則曰占領滿蒙爲日本的領土，再則曰對國聯採取絕對不合作主義，三則曰對蘇俄及美國即時開戰以除日本之後患，四則曰產業奉還日皇歸軍閥法西斯蒂當心管理，打倒政黨政治，打倒資本家等等，已大部實現，則對俄戰爭或對美戰爭之爆發，必因星之火而燎原也無疑。日本之步武歐美資本主義，獨霸亞東，其間發揚光大，財閥之三美，三井，安田，住友等當然與有其功，即以財政而論，日本歷年歲出，除財政部所管外，以海陸

軍兩部所管爲最速，其平時與歲出總額之百分比，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一旦有事，其消長自然勿論。日本軍費浩繁，人民所負擔之半數幾完全爲軍閥所囊括。然而租稅之收入，近年雖見消費課稅之增加，在大正以後，約爲全額百分之六十二・三，易言之，即所有所得稅，土地稅，營業收益稅，以及遺產稅等之不屬於消費稅範圍者，約百分之三七・八，而此項租稅，大部爲資本家所負擔，今軍閥原不信任政黨政治而歸咎於財閥，並以打倒資本家爲其政策之一，在私有制度存在的今日，財閥正恐懼無產階級之來襲，今忽由軍閥以與極端左傾完全不同之主義而又完全與之相同之政策，加諸資本家，其恐怖當怎樣自不待言矣！自今而後，惟見海軍之薩閣，及陸軍之長濤，學閥，兵科閥，門閥，閥閥之咽嗚叱咤，馳騁東亞，造成全世界之恐怖而已！近頃日本軍人政治家，中野氏選于東京報上發表『日本法西斯蒂運動』論文一篇，完全表現日本軍人之野心，高唱滿洲門羅主義，否認國際聯盟，九國公約及凱洛格公約之存在，並云日政府當局對於日本在遠東之地位，應有更多地之自信力，關於滿蒙問題，衰衰諸公，應明白指出，何者爲日本所欲與要求，日本有

七千萬人民一致團結爲其後盾，日本之態度足以決定列強對遠東政策之步驟，及滿洲政府將來應取之途徑，日本在遠東之實力足以担保日本可用更勇敢之政策云云，這樣咄咄逼人的怪論，完全代表日本少壯軍人的法西斯蒂的心理，於此更見世界第二次大戰之迫切。世界經濟的衰落，補救乏術，民衆又不滿意於黨治，其結果使世界國家社會黨的運動日見澎湃，除德國外，後數星期內，國家社會黨之可望得勢者有斯坎狄那維亞半島之四國，尤其爲丹麥、瑞典、瑞典自火柴大王克魯格之舞弊案發覺後，人心大震。他如歐陸之捷克斯拉夫，其國家社會黨聲勢之大，不亞於德。最近加入國家社會黨運動者，有羅馬尼亞、波蘭兩國。而歐戰以還，在俄羅斯大平原與意大利半島上，異軍蒼頭特起之列甯、蘇維埃制與墨索里尼法西斯蒂制固無論矣！最近德國國家社會黨於選舉潮中，一鳴驚人，希特勒之所揭發，與其黨徒所擇取之手段，使全世界側目而視，其私人軍隊之褐衣挺進隊在德國各部活躍，使興登堡總統所簽發之禁止命令不得不收回，其勢力之伸張可想而知。出亡在外之俄共黨要人托洛斯基對此更形恐怖，常發論文抨擊，近在美報又刊

一文，以爲國家社會黨希特勒若柄國政後，其影響所及，終將使法國在歐之霸權反見鞏固，托氏聲稱：希特勒一朝掌握政權，立將使德國爲法人所利用，組成排俄十字軍，倘余仍柄俄政，一俟接到希特勒在柏林握權電話，立將下令全國軍隊動員，不稍猶豫。惟料史丹林未必能如彼之迅捷行動，但即令史丹林按兵不動，而蘇俄與希特勒化之德國，終將不免一戰云云，即此一端，已見未來世界的恐怖了。

政治的極端恐怖，足以促成戰爭的爆發。弭戰運動的勃起，和平主義者的哀怨，軍縮會議的空言，日內瓦政治巨頭進行談判的暗淡，巴黎談判又無結果，而洛桑會議更無法解決賠款問題矣。遑論其他。今年六月十六日，萬目睽睽中洛桑會議開幕，主席英相麥克唐納致詞曰：『在目前之危難中，無他，所謂法蘭西意大利德意志美利堅，亦無所謂大不列顛，舍全世界外，其他皆不足道，舍目前在足下崩裂之行政制度外，其他皆不足重，目前之危難，實爲最兇險者，其危害承平時之世界，爲從來所未有，今日全世界之目光皆集中於洛桑矣。國際貿易以今較之一九二九年恐尙不足半數，失業之人數在二千萬至二千

五百萬之間，世界之巨禍日見惡化，各國爲自保財政計，先後施行種種限制，以拒外貨，此在暫時，雖屬不可避免，然亦飲鴆止渴之圖耳。『凡這些這些，都使人感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不能避免，無怪乎大文學家吉伯林與威爾斯有文化墮落之慨嘆也。而吉伯林更在倫敦晨郵報登出一新詩，其首句即云：『夜色正茫茫，黎明猶有待！』這使我們多少嗅息到大戰的意味。

總之，在這世界風雲十分緊急，瞬息萬變的時候，各國都積極準備，有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之勢，此時無論那一國的啓釁，都將使全世界捲入漩渦，上述三種對抗關係，必同時爆發！不過此際使我們感覺到戰機最切迫的是日美的戰爭。據四月十四日華盛頓電訊，美國舉行太平洋海軍大演習，凡美國所有艦隊，一律參加，同時美國國務院預定大演習終後，由大西洋出動之偵察艦隊，無期限的警戒於太平洋方面，海軍當局已在準備施行，查此次美國海軍大演習，係歸史戈飛爾特上將所率領，即照二月六日以美國太平洋沿岸與檀香山羣島爲中心，舉行全美合衆國艦隊大演習之意，故其規模之雄大，實較一九

二五年所舉行之海軍大會操，尤爲壯烈。查美國現今之海軍編制，按照海軍卿所公表一九三一年度之報告，美國艦隊，可分爲二：一爲常備於太平洋之戰鬥艦隊，一爲防備於大西洋之偵察艦隊；構成偵察艦隊內容之戰隊，又分爲巡洋艦隊，水雷戰隊，航空戰隊，及練習戰隊等四組，而此等戰隊之實勢力，關於最近建造之一萬噸級巡洋艦，七千五百噸級輕巡洋艦，以及各種優秀艦，均包括於巡洋艦隊之中，假使偵察艦隊除外，推想合衆國艦隊之實勢，亦不甚厚。今忽由大西洋出動之偵察艦隊，無期限的防備太平洋一點，即美國爲政略上及軍事上之見地而發生，美國此舉，顯然針對日本，這是毫無疑義的。依日本大阪朝日新聞五月十三日發表大竹博吉論文之觀察，日本的海軍實力足以與美作戰，但默察俄國的內情，實使日本有極可危懼之點，即日本在太平洋上倘與美國開戰時，蘇俄必從背後乘虛企圖破滅日本，計劃擾亂日本國內，使日本全國陷於赤化之局面，使大和日本一變而爲蘇維埃日本。因此有部分日人多主張在日美開戰以前，應先痛擊蘇俄，以絕後顧之患，因而必發生美日俄三國戰爭。彼時依日本之形勢，背後之敵比較前面之敵

必增加百倍的威脅與憎惡，日本國民的向背雖不可知，恐日本政府，不待澈底的戰敗，已不得不先與前面之敵講和，此時資本主義的祖國亞美利加，見日本已成蘇維埃化，則將一變其計劃，聯合與反蘇維埃之西歐各國，共同立在一條戰線上，以與蘇維埃俄國一決雌雄。故將來的戰爭不是單純的國與國的戰爭，而是全世界的混戰，必致牽一髮而動全身，國際共同殖民地的中國無疑的要被人蹂躪了！

第三節 我們的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開，多數之軍人與非戰鬥員之死傷，資本家與相場師之活躍，交戰國間諜之活動，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等處之大海戰，天空之襲擊，新武器及化學兵器之恐怖與破壞力，龐大的戰費，物資之浪費與破壞，人類之野蠻性的歸復，戰時及戰後之無產者及第三國際之大活躍，大戰後之大不景氣，失業者之洪水等等，均將使人類陷入空前的恐怖，而此時的中國，也不免為這恐怖所籠罩了。雖然，雖然，中國在此時也是得救的時代。只要我們的路走得對，我們的力量準備得充足，中國是可以翻身得救的。

誰都知道，中國是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各國爲謀保其殘壘，必不惜用最後的努力進攻殖民地，來滅亡中國。但是，惟在這裏，也含着轉變的機運。國際共同殖民地的中國，在一面固是帝國主義維繫其最後一綫生命的對象，但在他方面，也掌握着旋轉此乾坤的樞機，只要中國一怒吼，全世界都受到震撼，並使舊日的組織都崩潰以盡。這是中國革命的偉力所在，也就是帝國主義者必須要竭力阻抑中國革命的由來。

然而，我們怎樣怒吼呢？換言之，我們應該走怎樣的路？我們應該怎樣準備？

在目前的形勢看來，中國政府是處處與帝國主義者妥協並投降，預備把中國送給他們作爲殖民地去肆行剝削，這是一條由無抵抗主義到亡國主義之路。反之，中國的共產黨則願意把中國獻給蘇聯，成爲其聯邦之一，這是由布爾扎維克主義到亡國之路。這兩條路我們是誓死反對的。凡是中國人民，誰都不願意走這二條亡國之路。我們所要走的是救國之路。救國之路是什麼？則我們的答案是中國民族應當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打開的，追隨他人的後路，都是他人的附庸，我們誓死反對走附庸

的路

帝國主義者在戰爭的準備尚未完成，尤其在目前的經濟恐慌沒有通過以前，是決不願輕易放過對中國的侵略的，他們照例用和平人道公理正義等抽象好聽名詞以掩蔽他們的豺獍面目，中國廣土衆民，物產又富，他們都想把中國安定起來，在可能的共同協力之範圍內，開拓對華貿易，投資開發中國產業，使中國更殖民地化，以解決其內部的矛盾，並以爲反布爾扎維克主義的防綫。同時中國又因戰亂頻仍，及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全國的農村經濟日陷於破產滅亡之境，而都市幼稚的民族工業亦日漸倒閉，於是遂以此等過剩人口爲基礎，有所謂紅軍的廣大蔓延，而蘇俄又復推波助瀾，極力赤化，極立對帝國主義反攻的勢力，以達其世界革命的目的。中國這樣便成爲帝國主義與布爾扎維克主義相搏戰的舞台，非紅即白，非白即紅！

然而我們沒有第三條路嗎？我們以爲中國民族應該走自己的路。我們的路應該是極端民族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的路，根本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的勢力，把中國民

衆從帝國主義及其爪牙軍閥官僚的鐵蹄之下解放出來，使中國民族得以獨立，自由與平等。

中國民衆要從帝國主義鐵蹄之下求解放，只有與最橫蠻最直接以武力支配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作戰，苟且偷安，乃至於作戰而不能打到底，都只是滅亡的路。

我們自己的路認清，我們自己的立場站穩，我們對於任何困難任何複雜的事，都有法子應付，都可以使步驟井然，有條不紊。我們是站在中華民族自己的立場上進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的鬥爭的。把中國民族奉送給帝國主義或蘇維埃俄羅斯，我們都誓死反對到底！

帝國主義的支配沒有推翻，中國的社會經濟斷不會發達。中國只有農村經濟繼續破產，工業衰落，而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裏，軍閥橫行，官僚貪榨，盜匪充斥，民不聊生。推翻帝國主義的支配，始終早晚必出於一戰。中國非經與直接支配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一戰，得不到解放的前途。中國非經與日本帝國主義誓死作戰，中國民族不能夠獨立。

但誰有作戰的決心？現在的政府沒有這個決心，他的基礎是金融資本，金融資本會因一旦作戰而陷入停滯的狀態，公債，紙幣，這些支持政府財政的東西都有大動搖的必然性。所以現政府沒有對日作戰的決心。金融資本階級始終是現狀中的寄生蟲，他們斷不會督促政府作戰。政府無論如何要維持金融資本，所以不能對日作戰。然而農村經濟破產及工業衰落的趨向，遲早必陷金融資本於絕路，那個時候，政府必終於崩潰。這就是說，沒有反帝國主義決心的政府，只有崩潰的一條路。

然而，金融資本階級以外的資產階級沒有支持中國民族的能力和決心嗎？買辦商人不能。軍閥官僚不能。民族資本主義久在帝國主義工業壓迫之下及金融資本操縱之下，即使有反抗帝國主義的行爲，而力量薄弱，一舉便打擊到投降的地位。只有上列各階級以外的農工生產大眾有對日作戰的決心，首先是從農村破產出來的士兵游民及綠林豪客，和各工業區受帝國主義摧殘的大量勞動者，次之是店員和知識分子，即所謂小市民。

中國在世界大戰中必穩取反帝國主義的戰爭，尤其對日的戰鬥，必須動員廣大的農工大衆作鄉村的游擊戰爭，戰取勝利。中國對日本之戰乃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作戰的先鋒必須是有組織有訓練的民族武力中心的軍隊，而作戰的主力是全國農工大衆。

對外有辦法，才能談得到對內的改革與統一。中國目前的出路，必須撥動廣大羣衆，站在中國民族自己的立場上，作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的鬥爭，蘇俄及各弱小民族在不防害中國民族的立場上可成爲我們的戰友。在這鬥爭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認清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必須打倒的第一個對象，在日本帝國主義未打倒之先，我們對於其他帝國主義者都可以妥協，都可以作外交上的聯合。必須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後，才能談得到其他！

組織強有力的民族中心武力的軍隊，造成優勢的導領勢力，澈底摧毀官僚組織，厲行極端民族利益的法西斯政治，公開武裝組織農工反日義勇軍，修備國防購置新式戰

表現得最可憐了，這一方面固然是壓迫之嚴厲，同時也是城市工人運動之不行，在抗日戰爭之中，沒有一個廣大的罷工響應。因為工人之不能團結行動，在這次抗日戰中便沒有基本隊伍；城市的消沈，也不能領導落後的鄉村形動。中國農村解放運動與都市解放運動之不平衡發展，是中國革命致命傷之一。只有工人能積極行動起來，與軍隊結合，與農村結合，形成偉大勢力，推進全國革命運動，積極抗日到底，才可以粉碎帝國主義體系的基礎。不然，這一個戰爭自然只有流產了。這可說是這次抗戰失敗的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這一次的上海戰爭能夠擴大，全國的民衆都組織起來，形成義勇軍，長期地積極澈底武裝抗日到最後，必將使日帝國主義者窮于應付，而引起國內革命之暴發，而且也將成中國大革命；這雖然是一個極大的犧牲，然而這犧牲是自由的代價。然而失敗了，慘痛地失敗了！帝國主義者將進行其預定的共管瓜分中國的綱領，犧牲中國民衆利益，承認日本之佔領滿蒙及上海利權之更多攫得，逼迫中國政府鎮壓民衆運動；帝國主義之統治之加深，就是中國之貧乏加深，飢餓加深，貧富日益分化，小有產者日益破產，農村

日益破壞混亂；中國人除了少數得帝國主義恩寵者外，將墮入慘不可言的嚴格意味上的奴隸境遇了。全國民衆將成爲一無所有的說話的工具，出賣其肉體，人格及勞動了！這不僅是中國的劫運，而也將是歷史的劫運！

還有什麼比現在更醜惡更黑暗的時代呢？還有什麼比我們更慘痛更恥辱的人類呢？倘我們不甘心於這恥痛的命運，便當如斯巴達卡斯，反對愷撒。

中國無抵抗主義者對於帝國主義者雖絕不抵抗，但對於民衆則不僅抵抗。此國民悲憤之不已，而亦我政府之愧對國民也。

此文作于國聯調查團來滬之時，去今亦將年矣。適國光社戰史將出，朱伯康先生王禮錫先生囑有言，僕一介書生，于國家大事，本不敢有所主張，且大丈夫不能執槍砲以禦兇寇，雖虫以苟全性命，大足悲矣，復何言哉！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不忍默而息也，爰刪改舊作，附于斯篇。嗚呼，國破人亡，山河變色，今熱河已陷，華北將亡，千年關山淪夷狄，一片降

幡出城頭，此何世界也！此時此日，除一戰求存而外，唯有作國際之奴隸。此時此日，已非空談誤國之時，政府如不願作千秋之罪人也，即當迅速出師，國民苟不願爲奴也，即當一致奮起，督率政府出師；苟政府不能應民衆之要求，國民應即自決，全國國民自動抗日。僕等雖庸劣，亦願執干戈隨國民之後也。倘國之不將亡也，吾其將見人心之尙未死者乎！！

序

外患侵入，舉國惶恐，在這苟安懦弱的生活之下，如衰草忽經狂風，無力以禦強暴，惟十九路軍，率衆身當先鋒，光榮中國失地喪權之奇恥大辱，使世界觀望所及，不能不讚歎中國非無人！華振中先生，勤勞國事，親歷戎行，平日吾人相聚談論，深以國事爲憂，滬戰之役，先生指揮軍事，備嘗辛苦，然以責任所在，生死且不暇顧，何況其他。戰事告一段落後，先生收集種種材料，編述是書，詳加評論，以警告國人。大患正殷，來日方長，則滬淞健兒之血，不過開始其端，吾人更不得不留心戰史，以警備於未來，知彼知己，深謀遠慮，國民皆負興亡之責，則抗日血戰記，豈僅戰史之一頁，亦民族發祥之一轉機。先生獨具苦心，吾人安能不接受此種教訓，有以自決而救祖國于危難乎？飄蓬滄海，風濤茫茫，戰血斑斑，吾人固未片刻忘懷也！是以爲序。

目次

題字·····	卷首
圖版·····	卷首
陳銘樞序·····	一
蔣光鼐序·····	一
蔡廷鍔序·····	一
戴戟序·····	一
陶希聖序·····	一
王禮錫序·····	一
樊仲雲序·····	一
胡秋原序·····	一

華 林序·····	一
-----------	---

第一章 十九路軍史略·····	一
-----------------	---

第二章 抗日血戰之原因·····	一九
------------------	----

1 日本帝國主義之必然的動向·····	三
---------------------	---

2 國際形勢之沉悶與世界經濟之恐慌·····	三〇
------------------------	----

3 所謂滿蒙問題與中日懸案·····	四〇
--------------------	----

第三章 抗日血戰之醞釀與爆發·····	五三
---------------------	----

1 不抵抗主義與敗北主義的反響·····	五三
----------------------	----

2 三友實業社被焚與日僑暴動·····	五六
---------------------	----

3 民國日報被封最後通牒承認·····	六〇
---------------------	----

第四章 抗日血戰經過·····	七一
-----------------	----

1 戰鬥經過·····	八六
-------------	----

第五章

國民義勇軍之奮起及其參戰經過

2	戰陣記錄·····	三四四
3	戰鬥死傷·····	三四九
4	戰鬥經驗·····	三五二
5	戰鬥結論·····	三六四
	國民義勇軍之奮起及其參戰經過·····	三六九
1	各地學生義勇軍之組織與訓練·····	三七〇
2	各種義勇軍戰地服務團之奮起及參戰·····	三七三
3	後方勤務與隨營訓練·····	三九六
4	本質的暴露·····	四二四

第六章

國民後方救濟與慰勞

1	救護隊·····	四三九
2	傷兵醫院與難民收容所·····	四四三
3	物質慰勞·····	四六四

第七章

國際形勢的轉變與中國外交

- 4 函電慰勞……………五七七
- 1 國際輿論轉變……………五二二
- 2 國際關係緊張……………五六三
- 3 中國外交失敗……………五四五

第八章

國內外對我軍作戰之輿論觀察及批評

- 1 神聖的戰爭……………五六三

- 2 偉哉英雄……………五九七

- 3 壯哉瀝戰……………六一三

- 4 別矣諸君，後會有期……………六三三

第九章

日軍之殘暴與我國物質損失之統計

- 1 天地昏黑之暴行……………六二七
- 2 人間活地獄……………六五三

第十章

抗日戰爭所得的教訓和我中華民族今後應有的覺悟

3	損失統計	六六八
4	損失統計	六九二

1	民族精神的復興	七〇〇
---	---------	-----

2	民族弱點的補救	七〇三
---	---------	-----

3	軍人應有的覺悟	七〇七
---	---------	-----

4	學生應有的覺悟	七一〇
---	---------	-----

5	農商工人應有的覺悟	七一四
---	-----------	-----

第十一章	世界第二次大戰和我們的準備	七二五
------	---------------	-----

1	中國的危機	七四五
---	-------	-----

2	現勢的分析	七五〇
---	-------	-----

3	我們的路	七五三
---	------	-----

[illegible][illegible]

附記

以上規元港洋嘉洋廣東等縣折合并原有大洋共一〇六八〇三七二元二〇〇
 從二十一年二月份起至六月份止共計支出大洋一〇、二二〇四九六元七〇〇（支出各項細數另表列載）
 以上收支相抵實結存大洋四九八七五元五〇〇美金四六、七二五元〇〇〇英金五六磅十先令助幣五〇元〇〇